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一册目錄（總第100册）

安政戊午三月十日
辰牌避人於研蔵氏以作書且浴俊蔵来報福永善人至及登一郎贈筍午前帰○波多野藤兵衛来傳木原源右衛門言曰辱賜大作幸甚如尊稟必致之信道氏路将過浪華公若有事于尊夫人見属○善人登一郎復来○今朝命厨人作鮓至午前来遣俊蔵召之至倉黄宰有乃與従者助之既成招主齋供之登一郎善人與焉○岡本権九郎来為書贈詩（五古載集）○喜兵衛来送潤筆金○浪哉来乞字○茂太

郎来乞字○大和屋嘉兵衛来贈潤筆金若干○増山處平来乞字不値○齋藤一郎兵衛来乞字○太之助来○半作来○三笠屋某使人来乞字○終日陰霾午後大風至夜益烈殆倒屋既而徹雨比暁風止

十一日
卯上牌四間鐘聲蓋火也不幾止○善人来見其門人竹下孝吉○楊井孫太郎来○竹荘来○良哉来○研蔵来○七兵衛来○半作来針○藤右衛門来取書○蘭海来取所属書○太之助来乃属送書畫巻於瀬兵衛○遣一治於研蔵氏見其在否不在

十二日
善人携其族福永十壽衛来見○増山處平来乞字○瀧孫太郎来取書○蘭海来贈茶○佐藤寛作来○登一郎来○山下七郎兵衛来○熊太郎来約夜供蕎麦而去既研蔵来曰今日家人不在願臨乃遣一治辞熊太郎○黄昏至研蔵氏借其僕招熊太郎聚主人供蕎麦余獨宿焉朝来大風微雨寒甚至夜

風止雨猶下

十三日
以帰期稍逼而招者及乞字者未已遣俊蔵於坪井楊井北條宗甫諸家告其由曰諸君有所乞須速送紙絹○楊井孫太郎稟返詩巻○坪井竹樵来先是余撰坪井氏水哉亭記成竹樵欲書之屏風又欲書統不決余曰君須見矢之助謀之去○善人来○齋藤一郎兵衛来取書○避客於研蔵氏而作詩主人設浴及食瀬兵衛至前日賦五古一篇贈瀬兵衛宿

韻而有寸莛撞巨鐘但恐有所度句今日忽悟度平
聲尤韻並非宥韻而誤為瘦欲改之瀨兵衛曰前日
所賜横紙也不便拜展願竪書大幅余曰拙作殆二
百五十言竪書之恐欹歪願令矢之助作罫畫絲欄
瀨兵衛使僕招蕭海至遂謀出游瀨兵衛曰我先歸
借山縣氏水樓而俟乃携蕭海返我寓○杉梅太郎
來宗甫來○茂太郎又兵衛來○作周伯等所乞書
數紙蕭海促曰将申牌小淞必遲（小淞瀨兵衛別號）乃出至
水亭小淞及周布政之助在焉主人之子見（前日見者弟）

皆賦詩余先成（浮萍不動眠鷗靜春水盈〻春晝永舟任流移篙不勞稍過山影入花影）
将書之主人見小淞出所携酒肴主人供食余苦茶
味鹹蕭海命舸渡川取山泉返黄昏辭政之助要入
其家供茶初在途聯句至此余書之舟人檣下語（旭莊）
樓燭樹間光（小淞）路闇行将蹶（蕭海）醉歸吟欲狂（周翼）連街
門半掩（旭莊）狹巷石殊昂（小淞）忽過周瑜宅餘談及海防
（小淞）未書戊午三月十三日中洲醉歸過周氏途中聯
句讌書酉下牌返蕭海曰前田孫右衛門欲以十五
日招先生彼實我藩第一流願強留余曰諾○初歸

良哉登一郎宗甫善人在座宗甫善人曰先生去後
小酌故來去也○既寢研藏半作來○宍道直記來
返隨筆

十四日

昨夜与蕭海謀明日避人於燕屋氏今朝燕屋來曰
既糞埽以俟○春平來乞字○慶平來昨日為慶平
録冨山詩於唐紙四葉慶平使人來曰願録詠楠公
詩余答曰惜哉不及乃送書故今日來謝○福永善
人來告別○半作來○竹樵來○巳牌至燕屋氏俊

藏從上樓而坐雨氣未散南山極近蕭海來乞書主
人供酒飯大饗思睡借枕而卧醒蕭海已去作書數
十紙春平來乞字蕭海復至宗甫來小淞東示贈余
詩數首主人弟來見乞字黄昏返寓蕭海曰前田孫
右衛門有官務不能明日相招願臨弊廬○初使一
治守寓既呂磨墨使岩吉代岡田馨藏登一郎藤右
衛門小林耕藏來皆不值○宗甫所善長谷玄恭者
來乞字不值○半作研藏來○今日周伯話曰聞熊
本大火肥後侯東觀途中聞之歸國余曰諸侯不可

以火故停東観訛言也

十五日

実道直記使人来曰今日午後舟游花江何如乃使
俊蔵往辞以将赴蕭海招且取随筆五巻於宗甫氏
附之直記〇研蔵使主斎来迎曰朝食于我乃往小
淞追至曰願書屏風二双答曰諾将食吉村延太来
初顔山謂余曰先生帰路須過吉村氏信宿至此間
期余曰十八日午後請使迎者来既食而洛竹樾来
謀書水哉亭記及送顔山詩於絖半作来乞字能叐

隆庵至贈鱸已下牌返〇大賀郁助来乞字不值〇
朝来微雨忽下忽止至午前風大起雲裂日見而又
雨蕭海使人来促〇藤右衛門来乞字〇午時携岩
助出過燕屋七郎右衛門二家謝遂至蕭海氏（在良哉氏）
（西二丁外）蕭海無妻子一榻蕭然同其弟居来問字者履
常満戸飯畢余借枕而臥作贈前田孫右衛門五古
一篇（詩長不録）権九郎追至乞字去主人招燕屋至供酒
有盛饌将撤研蔵至日没辞蕭海使弟送燕屋研蔵
従至〇恭伯良哉内藤萬里助太之助常太郎半作

長谷玄恭来皆不值〇隆菴贈生鰻鱺二十餘頭乃
使俊蔵放之於玉江途過北條氏問書様〇春平来
為竹樾謀絖短長使俊蔵属映今川吉太郎東於圭
斎（送書一紙於吉太郎）

十六日

勝間田政之助者来見〇蕭海弟来乞字〇内藤萬
里助贐金百疋〇登一郎来乞字〇藤右衛門来出
絹幅高六尺廣八尺乞畫富士山（始畫巨幅故書）〇昨日作
贈前田孫右衛門詩今朝書之於絖蕭海使其弟来

取之既而来曰孫右衛門得尊作大喜欲明日奉招
顧強許之蕭海介荻原早太者相見〇椋梨藤太東
送菓子〇春平来乃属致贈実道小倉二子詩（詩載集）
〇主斎贐半切紙〇良哉送味噌漬瓜〇光井三郎
兵衛使人来致牧庸蔵来（庸蔵送近聞紙二巻）且問上途期〇蕭
海門人高橋藤之進来乞字〇作書五十餘紙〇夜
良哉来

十七日

以去期稍逼百務麕至昧爽使一治往起岩助〻〻

晏起常以辰下牌供飯故爾○良哉來贈茶○避人
於研藏氏而揮灑方書水哉亭記於絖忽有一人通
姓名曰草刈八十八強請相見問其故曰大昨年謁
浪華矣乃見始悟乞字不識謝者也八十八曰前度
約先生臨弊邑之日首拜趨然居在三里外遅聞矣
復乞字余賤其粗慢以忙辭八十八曰聞先生將赴
玉江必往拜去余復坐書誤脱一字乃使俊藏召春
平春平有公事使茂太郎來乃屬更絖而罫劃之既
而竹樵來贐金一両及紙余留之昨夜深更研藏來

贈鰻鱺炙及鱠以既寢不食乃供之竹樵太之助亦
來共食主人自外歸飲二子小淞來見我忙不晤去
宍道常太來蕭海來欲導至前田氏以猶早去假寐
于我寓一治來報光井三郎兵衛來別乃返見之三
郎兵衛返識小克已二編且示所新寫曰將送之廣
嚴○楊井孫太郎東贈金二両乞字既而來別曰或
傳京師塗説曰水戸老公暴薨余及蕭海曰老公以
身係天下安危久矣故訛言○小倉尚藏來別不値
○良哉正次郎又兵衛岡吉兵衛登等來皆不値○

竹苞來贈潤筆○孫太郎三郎兵衛來去孫右衛門
使人來促乃与蕭海出東行十餘丁北折数丁前田
氏在路右主人見引上樓小淞八谷藤兵衛内藤萬
里助周布政之助中村道太在座皆分韻賦詩余獨
以前日既贈詩不復作萩在政府者皆好學善詩他
邦所不及或示京師近聞紙中載水戸老公奉朝廷
書一卷蓋僞作然剴切時事非尋常者所能又載池
内陶所者出入搢紳之門獲水戸老公與栗親王書
示之府尹遂以逗遛言語得譴杜門云余曰此訛言

也主人供酒以余不能飲田舎酒殊索上國酒肴亦
稱焉因大饗亥下牌同道太辭途別蕭海送至我寓
○春平夫妻中村文右衛門太之助方在我室而飲
夜半去○川口屋喜兵衛使人來致素兒柬 素兒送金乞字

十八日

登一郎良哉來○前田孫右衛門來謝贐金百匹○
大和屋嘉右衛門來送潤筆金若干○至研藏氏作
書如昨日竹樵來春平來致潤筆金七両又以中村
文右衛門旨贈金二百匹太之助來為鹿島莊右衛

門者乞詩約贈潤筆金五両（以非常故録）○倉田藤右衛門來送雲丹不値○蕭海來致潤筆金五両且曰前日小林三四郎欲招先生期在明日而以其母病止山下七右衛門欲明日為先生炙使某告○研蔵曰今朝荆婦帰寧使某謝先生○吉村延太郎使人來問我游期研蔵曰明外日也○今日事務頗繁冗不能悉記○夜典太之助宿研蔵氏○遣一治於大和屋嘉兵衛氏属典室氏東

十九日

恭伯來○朝自研蔵氏帰○辰牌将赴研蔵氏途遇川村淵蔵有田竹苞來別乃返二子皆贐金○吉村延太郎來問明日果臨否余曰意必如約然去留権在研蔵矣之助等某不能自主也延太郎遂従至研蔵氏小淞來送潤筆金千五百疋作字如昨太之助宗甫蕭海半作孫太郎來○熊太郎來送潤筆金若干贐葉夢林建康集二巻○申牌自研蔵氏帰○登一郎來送潤筆金及贐○岡本権九郎來贈贐○申下牌七郎右衛門使又兵衛來迎乃与蕭海出至嘉

右衛門氏謝訪熊太郎不在遂至七郎右衛門氏主人使其妻率其媳婦及女相見蕭海去主人妻使婦女炙余背十六處余感主人厚誼乃口占一絶以謝（日々観花日々醒春游偏恐或傷生出三年艾為吾炙客裏難逢此厚情）日没蕭海來主人供酒又兵衛妻妓也近自帰寧返又出見良哉春平太之助至皆酣飲或起舞余眠既而辞七三郎（七右衛門子）又兵衛送至

二十日（原稿既亡八月追録）

避客於研蔵氏而作書○熊太郎與田中仙蔵者來乞字○午時自研蔵氏返書宮市人小倉郁太郎所囑扁額發之荒物某氏○倉田藤右藤衛門与其主之子小林耕作來別耕作贐西筆○大和屋嘉右衛門來贐襪○山下七郎右衛門來贐砂糖初予使春平属中野屋宇兵衛召針醫敬齋二三度既辞問春平曰謝針醫何如曰一次銀一錢例也予曰我旅人也宜倍謝之乃使春平贈金二朱既而敬齋送唐紙數葉於七郎右衛門舎人乞予書舎人曰先生書潤筆額既定公不可獨破例問例何如曰全紙金百疋

扁額五字以上亦然敬齋大慍曰彼使我針而不謝
文人潤筆既有定額醫家謝儀獨無定額乎我針一
次定額金三兩然則當以金十兩謝也舍人曰公妄
人也不足共難敬齋嗔欲鬪衆諭之退又兵衛私告
余余詰春平春平曰俗例謝醫多以佳節前故某未
謝彼何得以未謝爲口實吐如此妄言乎此事一任
我先生莫関予曰凡未謝則曲在我且彼所乞潤筆
不過金一兩我何耋一兩之勞而与妄人較乎蕭海
聞之曰某既説諸人定潤筆額敬齋小人先生若許

彼乞彼必詑曰我能破鉄門限矣聞者必曰旭荘潤
筆額實派其所知蕭海私之耳先生肯以一妄人博
某乎予曰進退維谷唯諸君意敬齋日來罵山下氏
之舍人舍人不得已説答曰我既爲君請先生先生
以繁冗未執筆七郎右衛門聞之曰此衞言也唯宜
曰君言無理不可以告先生也不然彼將併怨先生
矣舍人以蕭海春平言告七郎右衛門七郎右衛門
私見予曰先生不肯爲敬齋下筆明矣某誓不衞言
而舍人衞言某自以爲過矣願先生爲我作書我將
私送之以補我過予従之又兵衛与春平謀將止贈
敬齋金二朱予曰是我以二朱當潤筆也謂蕭海何
乃送之敬齋大耻將來謝予曰我爲山下吏書而已
敬齋何來謝之爲乃止七郎右衛門爲是來謝

二十一日

朝延太親汲清泉而自烹茶前田吉右衛門虎之助
父子及有福半右衛門游佐小六天野謙吉和智小
助山本楊柳來會○朝來雲色暗澹至巳下牌雨皆
曰今日恐難上途既而晴野上周伯自萩來贖漢子

一次亦哄馬夫轎夫至余曰昨夜我東吾子曰明日
以未牌發吾子宜以午後來也而已牌來何乎答曰
某謂哄其失於遲寧失於早故爾余曰轎夫馬夫恐
不堪遲吾子能使轎夫俟乎一次不能答前田父子
聞之曰須返轎夫使馬夫先行託装於三位驛三位
人亦知我將未預具人馬以俟是良策也又曰某將
發夫送先生莫過慮乃放轎夫去馬夫亦請去不許
曰我不忍使轎夫久遲故返來嘗使汝遲乎萩役夫
至三位例也而欲止於此地何故馬夫不能答遂行

○為吉村前田諸子作書数十紙○午後蕭海来其
弟及門生数人送之至蕭海曰某将與送者飲於他
家請上途時報我去

二十五日
夜来風稍衰而微雨下乃議赴湯本巳牌至人父子
供酒醫人岩崎泰氏来見贈蕁菜及松魚○解装點
検諸具蕭海病患腰冷乃僦行縢○午後謂主人曰
我輩今明二夕宿湯本而明外日赴西市中野氏請
留我装二夕而送之前驛答曰諾乃雇轎夫及擔夫
上途久平別於戸外久七泰氏送南行一丁許村盡
右見一水三丁許西山稍遍萬木蔚葱有橋焉縦二
十間横二丈橋柱及欄皆石不用片木即久七氏所
捐貲造之萩侯賜名観月橋久七父子欲乞余詩故

宗右衛門薦我也水淺可渉然暴漲極駛人多溺死
和田氏此挙衆所欣戴蕭海曰昨夜観京儒妝某所
撰橋記蕪冗不堪観豈慊人意請先生速改作久七
泰氏別去乃上轎既渡右渓路於西山麓而南行山
益逼有村名板持路上多石時過松間又有村名河
原地以陶器名蕭海與余欲服烏頭剤乃買薬甌容
水一升行数丁渓涯有石卓新如栅轎夫曰此大内
義隆公所踞公逃山口而奔大寧寺路于此矣嗚呼

義隆狼狽不足言而遺民思之至護其所踞何也或曰毛利氏討全姜自稱義挙故崇義隆以餂人心也而又下風大起入湯本人家夾溪各数十戸山高地促酷似我豊湯坪天瀬等地渡圯橋右溪而南行人家断続一丁餘至山根投宿平川正助氏和田文子所親善故豫使人属我焉云時未下牌也正明至此四十餘丁向西南○従者遺藥乃雇一力之和田氏取之往返八十丁債僅五十六銭薫海歎曰我今而知銭之難獲也○逆旅主人導取山脚微径東北行微上左有廢舎蓋萩侯浴温泉時所止余感其素朴不奢路忽下数十歩左見湯舎一棟而両廊左廊鎖主人以鍵開之名鍵湯禁濫入也湯以石作泓方丈餘深可二尺七八寸湯自木筧出高三尺許鏘然成聲湯蓋明礬自出寡臭氣温嫩不熱○書楊井孫太郎所属風花雪月楼詩○晩復浴取生路東下数百歩出溪上返○夜又浴○夜半風雨倶烈

二十六日

風止而雨不止殆如梅候○久七泰氏携酒肴来訪為書絖紙数幅既而與二客飲泰氏供蕎麦○久七贈金若干春泥贈女才子書一套皆潤筆也○附孫太郎所属書畫各一幅及書畫帖一巻于春泥致之○黄昏二客去○醫人秋山玄琳来見○始與薫海服烏頭劑○今日浴湯三次○昨日来所浴在東第一頭名禮湯今日初浴第三湯絡恩湯廊内地勢高低下梯数級所至泓〻深筧大然比禮湯頗冷○黄昏前雨暫停南山尤高名長州富士白雲四被唯露頂数人余曰雲海也呼春泥等観之○雨聲終夜淋灑

二十七日

雨至午前止与春泥謀遣一力於久七氏柬曰今日将赴西市請使人馬未午下牌返久七答柬曰諾将命驛長恐不得速請待之○玄琳来乞字○薫海曰吾家舊僕来贈酒乃賜主人〻〻供酒薫海曰吾僕嘗姦人妻夫殺其妻僕奔竄免遂下獄吾家周旋得活今在此地云○玄琳贐茶甌及陶鉢○余将贈主人飯費春泥曰久平父子属柬曰平川氏飯費我将償之莫使廣先生費乃止和田氏厚誼一至此哉亦

顔山力也申上牌人馬未至玄琳曰先生有意観大寧寺須先發某請導乃辞春泥春泥既老而送我至此不堪悵然主人夫妻亦應皆送至濱上別渡来時所過橋西行一丁路稍上乱石犖确數百歩而下右有小溪左則山脚萬杉森立陰凉襲膚路左有井掲書義隆公鬢水池玄琳曰俗傳義隆走至此鑑池不見其首謂死兆乃自盡行百餘歩路右有夬石高数尺掲書曰義隆公掛兜處路左又見古墳八九苺苔沒碑玄琳曰浮徒偽設不足観也陰徳大平記載大

寧寺前有深溪逆波噴坌溺者不知数即謂此溪也縦使霖後深不過三尺廣不過一丈有半而増飾至此其不足信明矣行数丁有板橋敝以板屋渡入小門右有邏處余發約絶使一治補未成玄琳就邏人借發邏舎前渠水喧豗西行数十歩有三門頗巋然玄琳曰俗傳冷泉隆豊自刄門樓手抉其腸投之陶氏放火獨隆豊血痕流極上神符者不燬寺僧因作鎮火符年售数百門内僧房比列前有清泉数派分注左有選佛場柱聯多僧道費所書寺後高峯萬木

蘢蓯濃翠如潑其左右連峯横立皆斗峭如屏寺前亦然唯南北山断處僅数十百歩官道属焉取寺左小径上坂群石如磴側多墳墓草花黄紫加以杜鵑凡上一丁餘路右有平地四五畝環其三隅皆墓也凡百二三十其西北面者為本寺累世住持之墓南面者為大内氏墓凡二十中央為義隆墓高三尺許成小塔形其製粗朴蓋當時物皆痕遍蝕不見文字前立小石碑高二尺八寸横六寸蓋後人新設正面書龍福殿黄門兼七州大守瑞雲珠天大居士（十八字）

側書大内左京大夫従二位太宰大貳多々良義隆卿天文二十年亥九月朔日四十五歳（三十三字）又書辞世詞一首世人所傳故不記墓後立一牌書経文即九年前三百回忌辰薦福者毎墓皆前有小碑書其人姓名及法諡蓋義隆左右為其妻子墓左上頭為前大臣藤某公墓次某々公皆攝籙大臣寄寓者其餘皆忠烈殉節如隆豊者義隆事史傳詳悉不復論之唯墳塋荒寂使人生懐古悲涼之心返至邏處轄夫未至玄琳請走返促之去雨将下乃又遣一治久

之鐘鳴鳥歸猶無消息乃与蕭海返半途遇一治曰
人馬未至近逆旅俊藏迎曰館人謂某曰和田氏已
報遣人馬未則其早晩來必矣馬夫直赴前驛亦未
可知也君須俟於村口有岐處故來乃使俊藏俟焉
而返平川氏不見春泥館人曰春泥翁聞玄琳報親
赴和田氏矣○夜久七使人來致共春泥東余披之
東曰某命驛長發人馬彼諾之既而以今日驛無見
集人馬須課遠村且而方下日將沒請明日昧爽發
某不得強之為我善謝廣先生伻曰初遣一力送此
東途与春泥遇從歸我主怒曰不使廣瀨公見此東
必遅人馬也故使某來乃東春泥曰某披和田君東
初知人馬不來之故和田君厚誼無詞于謝君善為
我謝唯祈昧爽之期莫違○千崎醫人継單姓蕭海所
善來訪曰相見

二十八日

早起浴温泉雲散初見日○使俊藏先赴前驛頭具
人馬○卯下牌轎夫擔夫各二名來曰馬夫既赴前
驛矣將發轎夫曰轎當用三夫公何欺我也余曰允

轎有引戸蓋二採引戸三夫蓋二夫天下通法也我
轎蓋也何謂欺乎曰此地例不論引戸蓋皆用三夫公
獨吾此之謂欺也余曰此地所獨何謂例乎我知例
而不知獨汝莫怪乃怏々上途過大寧寺前西南行
杉盡老松夾路々稍上名大寧寺坂六七丁而下傍
多小山皆奇峭萬木蔚葱相距數十間見白雲遏觸
木葉如有聲而無聲蕭海曰彼即雨也余曰謂霧可
也謂雨不可也既而微雨濡巾將用笠忽止回觀即
雲也如此者數度轎夫曰雲有晴雨二種今日即雨
雲也過小原表山等地皆山際小落亦有温泉路左
忽聞瀑布聲俯視草木間奇嵓突兀路稍下出於溪
上兩崖如立掌水過其罅忽成氷簾忽成飛流如曳
練如崩雲飛雪者數處世呼七重瀑下至平地人家
數十名木津水稍廣路右見行筏者水淺數人立水中
而推挽勞比肩擔一間耳越一坂至八幡臺入驛長
氏深川至此　里而遠人既集而馬未至乃發下坂
數丁天晴到處藤花發早蟬鳴悵然感行旅之久行
一里至池吉村人家二三十入驛長氏主人業製紙

乃買半紙四千葉出摶飯喫之比畢人馬集主人素
知余姓名頗相敬乃以百錢謝路右溪而下杜鵑續
續開渡板橋而左溪地名百合野人家断續又有村
名大河内路左遥見山端露一嵓矗立数十丈路轉
而右之直過其根仰視不見行数丁有一水南流入
溪名神上川溪至此益太又数丁路右全山一片巨
嵓而嵓形似積板所化皺襞層〻千重萬疊而為一
者其根有神祠名岩神路於山腹微上微下二十餘
丁而地稍開溪益大見舟午牌入西市人家三百餘

入中野源藏氏源藏為本地第一豪右頗山所善前
日山本氏席上相見而約過訪矣主人出迎入室其
母及妻見蕭海素與其父半右衛門善半右衛門方
在三島捕鯨場云俊藏出見曰巳上牌至此○池吉
至西市二里自深川以西左右皆山別無所見○初
坐主人授孫子吉昨日柬〻曰先生願無誤以二十
八日之期云余曰日猶高須直赴孫子吉氏乃束装
屬主人雇轎夫三名使俊藏先行報孫子吉召待詔
理髮畢将上轎孫子吉倉黄与俊藏来曰今日石川

良平及家兄孫兵衛皆有公用出於長府願四月朔
臨乃止主人留孫子吉宿孫子吉将遣于長府因柬
國島俊藏曰将以数日後過貴境此
　敢告○和田順藏来訪順藏三十年前學余○
主人舎後有書齋對東山余曰山不遠不近亦不高
不卑實無雙勝境齋前百餘歩即溪也齋側又有一
小溪東流會焉歩至溪上西〔兩〕涯相距二十間許数艇
聯繫源藏曰溪舊不通舟家翁建議撤石浚砂始行
舟焉寡君賞其功命掌漕務願賜一詩余曰諾既而

飲於齋皆大酔○夜始入蚊帳

二十九日

孫子吉去約明日午前遣夫四名迎我主人叔父某
内兄等数人見○為主人作書且賦一律（詩載集）○申
牌謂蕭海曰今日春盡也不可不出遊乃與之出至
舎東溪上南下百餘歩至所謂二溪會處有椶櫚獨
木橋不能渡偶有一人立前涯授竹杖乃杖而渡路
於沙外雜英乱吐三百歩許渡橋而東取田間小径
南行数丁左見小渠渡獨木橋右渠西南行左又有

一渠廣倍前渠左此而行溪及渠之左右皆有樹林
萬緑　稍幽浄可愛忽見役夫数十杙栅渠心将激
水通溝洫也過緑陰中三四丁至有人家處渠分数
派沿而西當途有林〔竹〕右折出於溪涯林涯之間可二
三步杜鵑花簇々渡橋而北路属田間直北行八九
丁入西市玉江以西十餘里始見此平坦過街上二
丁渡板橋々角乃主人氏也荻与長府以橋分界云
一周至此三十餘丁矣日将晩○主人供酒其族来
酔先卧

四月朔
夜来大雨天明未休○脇腹大疼乃服大黄當薬甘
草湯（余所製）又服龍膽膏○為主人及和田順蔵作書
初把筆道菴孫子吉所遣夫四名至源蔵曰両勢如
此須明日發也余曰孫子吉既践約使迎者来我不
可違約也乃与蕭海議曰凡宜以数日後赴舟木驛
我自宇賀過長府赤関而赴黒石梅本健明氏報凡
也俊蔵須以明日赴長府國島氏託我装也乃裁柬
國島俊蔵茶屋新次郎東付俊蔵至午下牌書畢主
人贈潤筆金若干○主人設別筵其族数人来會源
蔵一家皆真摯忠實曰約他年復来訪云○未上牌
上轎衝雨而發一治従源蔵送過門前橋別西行右
溪而上両山相逼路於南山足順蔵獨送七八丁至
有橋處別橋側村家一戸地稍上迤邐成坂三四丁
至絶頂即平原也人家斷續村名八路麦田冉々路
坦多石二十餘丁有村名浮石又二十餘丁有村名
十文字原○北見平原数千頃中間往々有樹林忽
南折入山間微上微下地名木工路子溪水東流傍

溪而泝溪心石立激波雪飛忽過擔嫁奩者数輩轎
夫曰必与新婦遇既行二丁餘見少年三人小婦二
人皆曰婦人婦既薙眉而男子袪服疑新郎出贅也
問其従者果然従者傳道菴等言曰既来俟於横路
矣問横路距此幾丁曰二里而遠時日将暮十七八
丁有村名河内就人家乞炬時雨稍微夜行用炬甲
寅雲州路上以後初今日有也渡溪数次轎動揺非
常大發嘔氣加以頭痛背疼苦甚路頻盤旋溪聲雷
轟路傍巨石人立轎屢觸焉路益上溪益喧轎夫曰

路右高山名狗留孫西市以西第一險悪處近以萩
侯長府侯過焉修路故僅得通轎凡上七八丁而下
險於上数十盤遥見火光皆喜曰迎者也既遇之則
村人數輩擔海帯又数丁即横路也起路左人家問
迎者何如答曰来而去矣炬盡轎夫傴奔走索炬偶
得一柄然不久盡将雇一力先報孫子吉然以雇銭
非常止擔而擲者請先往横路以西路益狭石益夾
余益困疲又見火光道菴孫子吉出迎也八九丁入
本郷村孫子吉氏在焉西市至此五里向直西路属

山間山皆小而峭樹木灌茂不似他邦渓露他無所
見○孫子吉児孫兵衛之長府未帰其母及妻見時
雞既再鳴浴而飲食天殆明而臥道菴去曰某家在
三丁外

二日

卯下牌起而初晴○主人家面西地自墻上下瞰麦
田数十頃漸〻下田盡處即海也際天無涯而東南
山至此畢左右張如箕口中間平地即昨夜所過○
夜来服道菴藥未瘥又服数貼○巳牌雲散日見与

道菴孫子吉取門前中路西行三丁餘至海上数舟
連泊傍見松薪山積男婦数十人方運之于舟聞将
赴赤関乃借筆墨於舟人裁與茶新東屬焉東曰米
田生若拜趨請教本地路遣之来○西北地背挿海
未了往〻見村落東南遥見数島即赤関地方河野
亀太郎所配在其中潮際多奇石選採之道菴先去
孫子吉屬曰命家人送茶未至余頭痛甚乃返途与
送茶者遇○孫子吉母為余理髪又按摩腰脇○作
書二十餘紙○道菴僧道隆義和昌平来見曰我二

年前嘗游宜園○夜孫子吉児孫兵衛自長府帰見

三日

余語勘左衛門来訪勘左衛門舊姓名川田元貞近
贅於余語氏冒其姓云○作書二十餘紙○道菴曰
請枉駕弊廬○午時其門人使西島萬助来迎乃携
孫子吉一滔往道菴氏在西島氏東二丁外道菴及
昌平道隆出迎其家枕北山之脚西望海口而与南
山對中間之地可四　頗爽塏而隘主人曰将待一
二年結構一新余曰如是勝槩難多得但在位置何

如月○道菴妻及妹見○道菴氏東南見小岡余謂有佳趣乃使道菴導自門前下二十歩東折路於山根數百歩南折下數十歩至平地有溪西涯石出水滙孫子吉曰是消夏妙境然村人不識也渡溪即岡也盤旋上數百歩至頂神祠在焉西与海相對余曰全岡殆可二丁直幾道菴曰不過三十金余曰此可買而栖遅也孫子吉曰祠外多墳墓如之何南下百餘歩出於官道即前夜所過一周而返四丁也○暮道菴妻為灸背及腳佚酒孫兵衛勘左衛門昌平萬

助來會至戌上牌俊藏自赤関來曰昨日至長府國島俊藏不在因訪藤永氏託裝今朝見俊藏〻〻曰日者得先生東報清水願先生将來前一日報我〻将使清水氏具云〻今日至赤関見茶屋新次郎聞先生消息（謂昨日所發東）疾走來矣赤関至此八里而俊藏午後發程云戌牌酒撤孫兵衛携俊藏去余与宿主口令在孫兵衛氏見羽蟻數十萬自柱根出者三所日照之悉死

四日

夜來天陰比曉微雨既而東南風大起○初欲以卯牌走去赴赤関以風故止○孫兵衛毋來理我髮○道菴妻灸膝及脛如昨○石川良平義父一兵衛乃孫兵衛叔父也來見曰明日請臨弊廬○申下牌風益烈孫兵衛使轎夫來迎乃携從者及一兵衛道菴而往主人佚酒○夜半風稍衰大雨傾盆

五日

天明未止○石川良平來見曰午後請臨弊廬○道菴曰先生今夕宿良平氏明日晴棄舟赴赤関雨信

宿主明外日棄轎去何如余曰善既而俊藏告曰前日國島俊藏謂某曰先生來之前一日報我明日若雨明外日到赤関其翌日報國島氏又一日而赴長府不亦緩乎某今日往報俊藏先生明日不論晴雨直赴長府何如余曰善乃使俊藏發屬孫兵衛曰明日為我雇夫送我長府曰諾○道菴曰某當從良平氏之遊然隣有婚者招某為客不得從明日與孫兵衛送先生○初孫子吉欲為雅人余勧學金城為東道菴曰我為令姪謀立終身業常為其父兄所（制手臂）

今後三年唯從我言必有成也答曰諾居一年余西
下道庵等不与余謀召孫子吉下而贅於赤亀屋氏
余聞之曰孫子吉必悔此行屢謂從者我到長州孫
子吉者必來見我既而果然數日來貝母及道庵孫
兵衛與孫子吉互論往事得失是非不正余曰往事
不必論唯有今後何如耳令郎（主貝而謂）母年過而立猶
未定處既一誤二誤三誤矣不幾誤而終身乎皆曰
唯孫子吉意孫子吉曰唯父兄意余曰吾子輩相讓
而不為主預遁後日責也頗失孝慈之道今後各舍

私見唯我言之從必三年而有成皆曰唯先生意乃
勧從我游豊後○午後辞孫兵衛氏孫子吉從孫兵
衛及母妻送二丁別至溪橋道庵妻及妹走逐及而
別取來時所過五六丁到山下南折取路入兩山間
沙路少石上三四丁而下前見海人家百餘桃為孫
子吉曰彼名浦良住處此地斗出海中數十丁往年
或人謀鑿山間通潮舟楫來往本鄉湯玉人皆便之
然終不果余曰視地形蓋鑿之半止者凡此形穹處
必有地骨儼巖如鐵初不識之容易創之而悔者余

屢見之路左溪聲頗壯余曰此山高過二三丁而其
巔有東西二立蓋靈地也行三丁許入浦口瓦屋高
低孫子吉指路右一家曰美和昌平氏也呼之出而
從後丁指一家曰山本勘兵衛氏也先是勘兵衛乞
書因訪主人年六十餘極朴實供酒其子及女見申
上牌辞主人及昌平送西南下出於沙上潮及脚根
人家彎彎面海而立南行數百歩東折良平出迎其
家獨占山脚頗輪奐既坐其弟及妻子見○作書二
十紙許畢主人供酒及勘兵衛昌平戌牌撤孫子吉

從余宿焉○主人土豪多藏大内氏以來感状請観
之（感状者上賞其功勞之書）余感古人戎馬間善筆札

八日

使俊蔵先行報梅本真逸（研明近改名真逸）〇舟子将負裝所従曰朝飢難耐願遅我喫飯畢余曰我弱行爾疾走必及乃上舟子肩登南涯一沿従歩沙上数百歩人家五六倚于山根石炭之氣衝鼻客年田島要右衛等与長府人争石炭壙請余柬梅本真逸而解紛蓋此地小径数條不知所向就一家問之曰須取中路南行一丁左折渡小橋也橋以南両山逼平田如帯繚繞中間路従田東南通路傍見梅實一沿抜刀

截一枝帯数十顆者路稍入樹間陰森晝晦三四丁林盡出於岡頂遠望空豁旭初上左見海一沿曰蓋霧也視之實然即昨夜所泊上流一帯皆　霧微上又下茅花夾路列松成行田有両岡間路従田下左有微流真逸出迎傍溪東下七八丁溪稍大渡石橋即真逸氏也自妻崎至此二十四五丁舟子遂不及遣俊蔵迎之〇其義父文甫義母義弟文明其妻及門人小林尚賢岸賢水福重和三郎見〇真逸使一价報余至於蕭海於舟木驛〇主人氏側有岡市太郎導上為岡頂有神祠方修礎乃取傍径草木之氣蓊蔚至頂下瞰平田数千頃田盡有海風帆簇々海南白雲一帯其下横翠連碧即豊東湯岳諸山也祠庭頗坦廣近修祠結構未終土木狼籍祠後新誅草莱往々見石炭壙跡余曰此岡自田間突起四面平岡環匝蓋宜城郭市太郎曰昔人既矣至今地名城村下過真逸氏門前南行老松夾路二丁有崇石處即祭時遷神輿為也右折傍渠行二丁北折過村尾上平岡頂東南遥望海松林一帯似和田岬市太郎

走帰取望遠鏡至然以牢晴烟合不詳見市太郎曰此地本有祠爵田四郎左衛門毀淫祠時廢為余曰村田氏我所親善其卓識非常人所及然如此地眺望佳絶留一祠作游人憩休之處不亦可乎清高宗不毀寺院曰留當詞棧共畫景帝王量實超矣東北取田間小径返午後蕭海其門人平賀棵之進至〇作書二十餘紙〇蕭海贈櫛〇主人供酒夜共蕭海歩松間月色太研忽見一條白氣横空蕭海曰蓋白月下小星起余曰然乃往歳所現彗星之類立見之

稍〻滅不見○與主人議去留余曰吾十日夜架舟
赴赤関別使俊蔵赴長府可也主人曰唯命○今日
真逸致室氏健之助二月廿七日晦日両東曰此立
野宗甫所送始宗甫與余約會於真逸氏既其屬主
事妻病故不得来發專价報其故且送此東云

九日

主人欲導余輩觀海邊蕭海辭乃止○作書二十
餘紙○主人飲余及蕭海頗醉既食而臥未眠渇喫
茶而起作畫忽覺胸肋疼乃服龍膽膏益劇俊蔵主

人夫妻交抑胸腹終吐且下疼未已服調胃蒸氣湯
良久已又起復已凡数次比前日特劇實醉未醒而
食之所致今後須深戒○申上牌蕭海告別送之沿
溪下數百步出於橋傍人家断續一丁許村盡而別
蕭海相隨數十日為余傑佪奔走頗竭誠懇乃贐書
扇十柄其從者書一幅而屬與顔山研蔵春平宗甫
及宍道直記東○醫人三浦玄冲者来見○吐後疼
大發乃服小建中湯主人妻醮巾於湯暖疼處頗有
効

十日

辰牌使俊藏赴長府曰吾子至長府日未晩須遂赴
赤関与茶屋新次郎謀先定館舎○終日作書數十
紙○願行寺探道者来見○蕭海東送金壹両二歩
之書數紙曰波多春泉者囑○主人供酒余及探道
余以病不敢飲○薄暮真逸與探道等出上岡頂観
遷祠儀男婦立者可八百祠前置高棚著衣冠者數
人坐焉唱神呪屢拌畢投糕及錢如雨立者争拾之
相推排頭觸背軋甚者顛仆至傷半而返真逸妻暖

胸疼如昨○真逸贐上國酒三升砂糖三斤及木布
木布者老樹皮間所生長一尺幅可三寸五六分厚
而柔如韋舊無名余假名之又贈潤筆金八兩餘○
初真逸雇舟曰先生欲詰朝傳赤関須以今夕發也
舟子不在真逸曰今夕潮逆須昧爽赴舟次也

十二日
遣俊藏於瓜生氏贈金百疋謝藥更取藥四十五貼○新次郎來曰請臨○浴湯肆又就待詔師理髮○服常次郎丸藥○巳牌携三生訪新次郎不在乃訪玉池生新次郎追至生供茶余買其印函新次郎子子來報平助導堤平兵衛至乃返見之平兵衛年四可十七八快人也曰先生過弊邑日請臨我所寓產物會所余曰諾平兵衛曰某將以明日歸余曰某又然平兵衛贈加須底羅去石井宗純豐野圭次郎香取小谷玉池生桂一敬等前後來見作書數紙至午時小谷獨留主人供酒飯既而皆午睡孫子吉曰河野龜太郎配於蓋井島其妻與三子守家上許時々通消息乃裁一束曰僕過此地必主人吾子氏此行獨不然實不堪悵然聞吾子罹譴極重僕老矣恐不復相見吾子宜悔過慎已逍遙待天之時也聞令閨獨居欲相見啞之然不能無嫌於人口他日天假良緣僕將買扁舟訪吾子吾子須攝養莫夭天命也既而使孫子吉付其妻初在宇賀與孫子吉謀棄舟至赤

關途中龜太郎道菴聞之慍曰君子不近刑人余笑曰吾子誤矣然遂不果○東吉雄祐阜曰將過貴境堤氏留我或將宿焉當相見預報云東托平兵衛薄暮新次郎將供飯余曰逆旅老婆約煮蠶豆相俟矣新次郎乃遣婢取之返曰逆旅婆欲先生返食乃歸婆曰妾使婢携豆婢不顧去不解其故而欺先生至此乎○夜玉池生來贈硯一枚小谷新次郎來○平助携筑後屋作次郎來見常次郎使婢來致其妻與室氏東前日淺之丞曰義姊謂室氏母家在吉田驛傍外舅猶存欲乞先生書今日送書於常次郎氏屬致之所謂外舅蓋常次郎妻兄弟也○平兵衛使人來曰方觀劇願臨以短視辞聞一治買梨一顆價八分食之乃戒曰人不宜過身分吾子從我々々每日償吾子飯費三百錢吾子自料其勞能當三百錢否否不能當之謂素餐況費七十錢於無用閒食乎屢見吾子著破屨不肯沒買蓋敗也而費七十錢於一菓之謂吝而不知儉也今後須用意焉

四月十三日
昨日平助約送我小倉辰下牌欲發舟而不至使俊
藏等問其逆旅不在○新次郎来曰舟子以潮將逆
促上舟如之何乃遣俊藏於堤平兵衛逆旅告今日
赴小倉且問歸期返曰平兵衛昨夜観劇未起曰先
生請先某將以晩潮帰○桂次郎玉池生一数来乞
字○巳牌平助来謝遲緩罷乃命助東装○昨日来
栽与室氏使之助金城東今日属之新次郎昨日新
次郎返長府所發与室氏東曰未得聊便（御使用 邦哆）今

日○合封之表書有致此東者須附錢若干文（送書銭三）
託於金城○付與蕭海俊平東於平助平助將以數日後
赴萩（送小楷筆七枝於蕭海）○新次郎拉舟子来曰朝潮不發
而至晩潮小倉海口有官門夜鎖恐不能入乃遣俊
藏於平兵衛許曰舟子謂晩潮恐不能入関不識公
有策乎答曰関夜鎖公法也某何能私開之乎余曰
彼初言以晩潮返而今（言）如此恐不践約不若直赴大
里宿焉明日不過小倉直赴徳力則明外日帰家也
舟子曰此至大里不拘潮勢某返俟命遅速唯公意
去留識曰潮恐既逆午後赴大里可平助曰不可某
視風潮猶能至小倉平兵衛決非違約者某請行見
之新次郎曰俊藏君亦而見平兵衛致未得要領其
請往見公去既而平助返曰平兵衛聞先生將臨甚
喜然實有未得去之故属某送先生於其家矣新次
郎返曰平兵衛謂某曰我未能去君請送先生於我
家代我為主人以留之乃使新次郎命舟子辨未定
属新次郎買浪華酒一樽價銀八十錢○与孫吉洛
王司湯肆午時舟子報艤畢乃與新次郎孫吉俊藏

平助一治上舟平助僕某従入平助曰僕將帰日田
先生有事於令子姪唯命初使新次郎定舟賃錢一
千二百文舟子以平助等二人不在原數請益二百
錢使平助難詰遂益百錢今日天晴風和潮順舟行
快利午下牌傳小倉使平助送酒樽及馱物於大阪
屋喜七郎氏余及新次郎等南行街上五六町至産
物會所即平兵衛（平兵衛家住行司村）一婦人見蓋（平兵衛妻妾）僕
敍○遣孫吉俊藏吉雄祐卓氏贈菓子○栽與菊治
孝也東属平助僕東曰吾今日至小倉堤平兵衛留

未決明日將先遣二門生於鄉許去○共平助議以
明日使俊藏騎馬夾赴日田預備起馬状曰我
將以本月廿五日昧爽發小倉日田馬一匹夾西路
請預備具我過馬初過徒俊藏帶状去而諭乘兵衛
來歸止○祐淳來訪明日臨敝廬（祐卓平共子 兇退祐養丕被業襲補述）
名○夜主人供酒及祐卓平助既而与新次郎步至
大橋風光烟斂潮月解明

十四日

平助來○卿下牌至侍詔師使俊藏去七郎氏發焉

夫二名擔夫二名先赴日田今夕宿添田付与範治
孝也東東曰堤平兵衛來自馬関返致我帰期未定
若定將先郵送一束相報中島以東猶有數村東多
遲滞焉今（我帰）日米田生預與中島村長謀我東至登時
在一ヶ致卿許生來解田舍情或恐誤其事生至翌
日須發解事僕付中島村長預定我東至時處置如
何也○平助返馬（赤）関使一治送之於倉本氏贈青扇
二柄於七郎○午前平兵衛來返乃拉新次郎及二
生訪吉雄祐卓過大橋左折至城濠上左濠西行二

丁祐卓氏在路右主人引上舍後洋嶽樓遙望山海
故去既食午睡平兵衛使人來報自赤関帰主人招
之○未牌主人供酒比撤平兵衛至既而平兵衛与
新次郎去余筆宿焉○夜主人使門生按摩

十五日

夜來微雨天明風雨共烈終日不已○新次郎來曰
平兵衛欲乞字請返祐卓聞之曰將一献願招茶新
及平兵衛乃遣孫吉一治邀之新次郎至福田芳洲
是日某前日以父病自青木氏帰矣祐卓平兵衛皆

某親交也祐卓將出、、、視患者使某陪坐○午
後欲返堤氏芳洲以主人旨強留之乃復遣孫吉一
治於平兵衛氏取硯紙既而屛風一雙扇額二（即平兵衛）
（所乞）中牌祐卓帰供酒有盛饌將撤平兵衛至○黄昏
平兵衛導帰其家曰拙荊帰寧某別不供給請安心
留滞○在按摩師○主人致桂一数所贈潤筆金若
干○主人欲薦余於當路乃話經世務主人悦

十六日

昨夜雨止而陰朝來復雨○為主人作字○田浦人

規久田德左衛門来見乞字既曰某自製硯謝以硯謝大小唯命余乃作圖德左衛門曰期今後十日致之余謂主人曰今日為君講論語主人悦告之諸友○僧大明與其子来見（大明二十年前所識）○午前雨乃議上途主人与芳洲强留余難辞主人曰然今夕宿於採銅場彼地距此五里餘某與又在焉使某舎人先往報我母姉預備具而先生往可也余曰棄甚乃遣孫吉於大坂屋喜七郎氏以起馬帖發夫四名又作先報状附之主人主人使舎人携状先赴德加野諸驛預鳩役夫遅我過焉○前日梅本真逸贈樹皮類革者性疑不人工観者呼天狗嚢余属新次郎以綃補其裏余發赤関未成新次郎属平兵衛俟其成取帰平兵衛忘之今日其人初携帰授余○主人贈潤筆金二両○吉雄祐卓来致潤筆金若干及小倉織帯一條○大阪屋喜七郎来謝○午前講論語學而一章主人及祐卓親次郎德右衛門芳洲大明父子聴之○祐卓大明講終即去○午牌轎夫至乃上途孫吉一治従平兵衛新次郎芳洲喜七郎送出郭門

而別平兵衛為余周旋無所不至實不堪感愧天陰暖甚至未牌初晴使孫吉先赴前驛未下牌至德力驛轎夫去替人至曰轎無杖何乎（凡舁轎者肩必用杖）更余曰有一人曰向者見前轎夫携杖去矣乃使其人追之返曰彼言此杖我所携也不願去皆曰盜偷者也使一治与轎夫追之返曰彼示杖曰余既至産物會所将舁轎不見杖因借之吏局乃視杖書小倉吏局四字其知不我欺撥及不問二治曰杖基長府及在赤関時遺之也某此曰既傾吹轎夫而前比至呼野已昏黒里正又某見駅南口迎開金鐘平兵衛属金規金氣象旺余謂轎夫曰路右壙方雖鑿恐不若路左山脚與田綢繆而無草木處多金氣也轎夫曰實公如言過嶺而點紙燈迤採銅場梓栖樹下有溪水處瑩大乱照有石橋自其傍東折徑路狹且多石水中行數十歩稍見人家路左一舊家即平兵衛從母氏其舎人儀右衛門曰某報主名先来矣此地真田舎膳羞恐不堪下箸肴數皆我土所賜平兵衛從母見供酒飯○此地隣山溪頗陰寒初見月少閒淡霧四

今月光山影依微不見既而餘遅如雨

十七日

昧爽起二生東裝使儀右衛門促駅長發轎夫〇
未出諸山出設霧中奇甚〇裁謝堤平兵衛隶門儀
右衛門(返行尉諸具于平兵衛氏)卯上牌使孫吉先赴香春驛預
具轎夫〇卯下牌轎夫未至頻使人促之初至乃辞
原田四郎吉氏(平兵衛従世寡居無子息其家世插四郎兵衛云)始視地形
南北及東皆与山隣樹松数百本緑色如滴取松下
小径入香西三丁許渉渓入採銅處驛旅併至香春

驛大昨年過此地駅長不肯速出人馬故此行頗受
先状(先状見前)又使孫吉先矣孫吉有里正氏曰里正重
先生故不命驛長自集役夫以遅乃一揖而去孫吉
内(已)里正讀書人也自稱少時學京古處年(時)至添田
驛余謂驛長曰卿将發幾人昇我轎答曰當用三人
余曰前有紫嶺険請更増一人我将供(給)其賃乃別賜
七十五戔驛長拝謝既出驛口見轎夫唯二名曰驛
長嘉人唯令吾二人應公命前程險公誦所畫豈二
人力能所任乎公願歩上嶺余曰我謂我(汝)輩四人也

而三人不三人而二人明欺我也汝二人一人宜留
守轎一人宜返増夫来也一人走返余与一治歩三
四丁就路右神祠而休久之轎夫不至遣一治詰其
故少間轎夫増一人来一治不至轎夫亦(曰某)至自別路
故不見也乃留一夫遅一治焉行十丁許轎夫罵驛
長及参事曰彼擇食人吝財使我徒労余以驛長欺
我怏怏不悦一治走及大罵曰役夫汝愚弄人二至
此乎驛長及参事稱發既夫亦名汝恃其健私減二
人而貪其賃不又姦乎轎夫曰驛長所為某不与知

也余曰汝受三人雇賃而減一人猶可恕以減二人
為驛長罪且欲使我歩行其罪不可恕汝帰携驛長
参事来我将親問轎夫頓首謝不聴乃走去二轎夫
曰我二人戮力疾歩使公無遅滞不又可々願(强)恕
彼過余曰善稍近紫嶺卽之轎夫及皆為謝過乃聴
之参事亦来謝曰驛長亦将来謝余曰我既聴轎夫
請驛長必(不)自来也書謝去上陂思轎夫苦乃歩使一
夫推腰至絶頂復上轎申上牌至小鹿(子)孫吉先在逆
旅而俟召侍詔理髪畢与孫吉歩至驛西口循細渓

止及岡麓取異草數種杜鵑之聲四聞加以黄鶯使
人生避世之思○客年小石原人留我先状不遺詳見大昨年日間瑣事録今日主關先状之件答曰今日午前至甑
發之當以今夕至貴境也

十八日

夜來微雨天明見山頂悉抽揺雲猶謂晴徴也使館
人促轎夫未至乃与館人立舎傍空地四望余曰此
地四面皆高峯其麓低岡環匝時見燃國自由關突
起酷肖我日田不識往古為何等地也館從曰傳千
年前湖水也至今田關往往出沈木或舟材予曰此
地多水北為小倉川西為木屋瀬東南為茶屋瀬然
則一小星宿海也既而謂從者曰此地蓋後於空海
諸僧而闢者若各國絶頂各置一刹當得數百區實
無雙勝槩使彼輩見肯遺之乎○卯下刻上途下坂
將盡忽聞蛙聲萋萋振溪關予曰異蛙也轎夫曰聞
此地蛙諸州所無即所以地名鼓谷雲散日見癸甚
使一治先行報前驛巳下刻至三郎丸一治出迎數
丁告驛夫遅已久予問驛長我先状先状見前以何時至

乎答曰昨夜丑牌也登時發人送之廣瀬氏想以昧
爽達矣至東坂孝也與柴六郎秦淡路僧蘭畦等出
迎六郎曰某以客臘至春來往返北豐未去淡路曰
某一月前來沿路塾生出迎者七八十人孝也見勗
之助曰範治病淋疾不能步行故遣兒也至山田借
一村家而坐孝也供所携食既而過草場從者白林
外居在後與一老人語予疑南陵兄乃下轎果兄也
與源兵衛善次迎曰仁藏亦來然失路矣過豆田下
坊範治迎於田坊導入其家伯嫂氏見時未上牌也
兄出所携行厨範治又具酒肴饗及子余從者六郎與
焉○先是範治報以孝也將娶新築一室今日始覩
之在竹外莊北遠思樓西春秋園東予寓焉○夜使
孝也導訪仁藏遂至宗家路過壕渠田邊元春見曰
將候左右於貴寓五岳見曰某方自北鄙返不圖遇
先生焉初入源兵衛氏潤吉見曰家翁在王父許乃
至兄許兄方脩庭廣之放蘂數百亦佳觀戌牌歸月
色甚妍○今日使人致媞平兵衛束於田島要右衛
門又遣孝也曰欲有所屬願暇日過答曰詰朝拜趨

十九日

解裝○與孝也一治會計去年九月以來金錢出納贏得金二百八十三兩餘○脩藏贈香魚一籃○五岳來告近日游豐前○千原太郎兵衛來訪○要右衛門來○遣孝也於官府告昨日歸府卿○仁藏來曰今夕宗家以甲子故會客願陪往予曰善仁藏致棗見府內所發柬○蘭畦見香長五人○俊藏欲遊長崎一治欲歸省杵築樗孫吉留從予孝也以近藤譲次來見侍予○塾生神原真哉者來按摩○黃昏仁

藏來導至宗家孝也六郎從主人供食南陵先善次島勘同席將撤脩藏來戌上辭歸○今日天陰不雨頭痛甚○使孝也見阿吉謀作單衣○招蘭畦針肠筋○謁文玄公墓

二十日

與從者點檢裝而簿錄之終日而止○源兵衛來○脩藏來○先是範治病淋數百日昨日予用雞卵湯予所作方今日始瘳○辰辭而薄暮未休

二十一日

與範治孝也謀定贈諸家物明府器甌一明珍火相箸一對酒二升澤子山崎子紅林子背贈書扇二酒二升伯姨氏金百足酒南陵先浪華酒五升茶陽茶碗一雲丹一源兵衛酒五升鯨肉四斤雲丹一範治酒五升鯨四斤雲丹一白扇對金百疋孝也酒五升小楷筆千本鰭數疋仁藏千鳥賊十枚征錦糕一阿菊櫛三品松兵衛賻金二朱福藏錢三百八十文阿壹百七十文阿紋百九十文阿伊豫百七十文枡屋忠右衛門酒二升刀屋國助樓浦西一枚雲丹一中島屋善助朝鮮扇一雲丹一財津脩藏雲石西一枚朝鮮扇一千原幸右衛門白扇五雲丹一握太郎兵衛木硯一雲丹一袋屋丑六酒一升雲丹一大超寺長州海苔雅石西平次郎陶盆一雲石西要右

衛門姫路文箱一來紙移石西書五岳金百疋山田范四郎建環急須雲丹山田為作干鰒二雲丹森譲助陶盒一蒲池蘐一鯨骨児玉玄龍雲丹梅野源吾雁皮束紙書行德元遜見天紙二束麻生豊助玉江西一治金一兩屏風半雙書俊藏金一歩二朱書屏風半雙○數日前屬阿吉製單衣今日成裁柳澤孫次郎所贈綃縞○買木綿縞一段有半○聞平次郎將之浪華裁与宮氏健之助來將托焉○一治將歸杵築付与豐助來俊藏將遊長崎付與築山丈救玉井養純來而与二生約曰吾將月尾去須及來去而來也○菊池半之丞來訪○先是

属福蔵求婢今日福蔵見日撤人阿竹予曰吾不宜帯婦人去須与別人進来也阿竹欲必従予去乃止

二十二日

遣孝也於平次郎氏属与室氏東（送半切紙四百葉菅二介及櫛数品）（於室氏）〇一治帰将築俊蔵遊長崎〇巳牌将適縣府與孝也馬子吉出福蔵擔贈遺諸物而従途与丑六遇手提魚籃曰是将贈公也予曰我将野遊君願遂命孝也厨婢割烹之作行厨而進我答曰諾而阿梅（先是其父破古死）訪草野忠右衛門不在宗十郎見至宗家

謂源兵衛曰欲送金五十両於谷口宗助請属平次郎致之答曰諾訪南陵兄示亀堰船上山二碑曰日田之地鑿渠豊前之地闢海公皆有労焉而不立牌不亦欽（缺）典乎船上尚矣如亀堰比源及新闢不望十之一猶且如是二豊之人畫一時之財而不欲貽千秋名田舎見也公宜唱立碑之説兄曰善但此挙非田島要右衛門不成也卿請告之兄侍婢名美瑛初見乃贈金一朱訪刀屋國助中島屋善助皆不在訪脩蔵遂至縣府見勝田儀右衛門托呈明府物（見昨日録）儀右衛門曰今日将発送租銀使於浪華百務旁午明府不得見敢謝訪紅林伊九郎山崎信太郎相沢時之進皆不在其妻見（所贈見昨日録）訪菊池半之丞於呑湯局贈書扇二握復至脩蔵氏覓鐵使主人買鈍阮而至大超寺謁祖先墓寺方更築土木校擇訪翔鸞和尚和尚日敷寺棟當用美材請南陵書材諸公就先生所買山斬杉松各一數謝初返福蔵取行厨至是（与）六郎田代俊治近藤謙次至脩蔵亦進至和尚供蕎麥皆飽焉渡渡里橋使孝也訪去梅（海）不在傍西山而

北行至山盡處人家八九其北一帯樹林中有喬松數十亭々挺出處即我所買山也初自人家後西折取圃間径入林路頗隘急數百歩至平處萬松簇立又數百歩南折即喬松林也四隣皆松林唯我境松比他林皆高數丈延袤以田法測之二段餘云地形欹仄無所休息又乏眺望乃謂孝也曰凡置（買）山宜擇水石幽閑傍平坦便行歩處若此地傍無坦處不得開路甚艱遊遨須賣之改買他山也復出於平處西行出於平原遇耕者問路南折下小径頗峻急至平

地西行將訪護一福藏曰鶴見護一君於主家恐未歸乃使孝也先行見其家人曰欲休臨泉亭穎借鍵至亭孝也與君逸子作左衛門來作左衛門曰主備携鍵去矣願過護一氏乃随之行護一妻及武三郎出見借南軒而開行厨既各作書画脩藏戯作訪護一不遇一絶（林間問妻君言夫設金去唯在此街中塵多不知處）衆絶倒申牌辭去癸甚頗渇至吹上坂口就路左祠樹之陰烹茶黄昏歸〇癸郎兵衛来贈川魚不遇肥前屋文吉送香魚不値菊池平之丞来送酒二升菓子一箱〇昨

年與要右衛門寺謀買庄田氏所有中測地既而村民謂此地久蕪我輩新闢草莱以為十年謀而庄田氏一朝不與我謀賣之又竊私其金不肯頒我甚設道理於是耘我所種樹木又斬竹数十竿其意欲使我怨庄田氏而止買之已依舊無税而耕也至是與範治孝也議曰衆心如此異日招禍亦不可測須返地庄手氏也此仲本因要右衛門之媒風属要右衛門也乃遣孝也於源兵衛謀之〇要右衛門使人来送堤平兵衛柬告曰明日有小倉信乃作答柬属之

二十三日

遣孝也於要右衛門諸家贈物（見大昨日録）〇草野忠右衛門来〇稲貞渙度来〇要右衛門来〇源兵衛来曰明日請献一杯先是源兵衛勧予買仁藏所有係藤氏宅地今日又及之將使源兵衛導看之勧範治孝也孫吉同予行路過仁藏氏曰卿須来指示宅境也曰諾訪南陵兄借羽織吊松兵衛氏（先是其父猪三郎卒）不在其妻見訪丑六入藤氏門詳看宅形訪千原安右衛門主人供酒源兵衛以生母忌辰辭去孝也竊

告或送肴割烹何如則巧要安右衛門帰途謁文吉公墓〇中島屋善助刀屋國助送肴二種酒一升山田可祐送香魚鮓〇使田代俊次孫吉割烹飲安右衛門仁藏日没而徹善次来談話競起〇玉井蓁紙答柬至〇遣福藏於助次郎氏贈物

二十四日

修藏携渡里人市右衛門来見曰此人精日田山林郭原之地理先生有意於買山宜與此人謀余曰吾欲買地坦且高傍有水石處耳容年所買地陰無水石

故将改買矣市右衛門曰某将索善地相報○森譲
助来訪留之供飯○山田范四郎送香魚鮓○樹屋
茂七送烏賊○田邉元春来○範治孝也聚予七八
年来所貸諸金而返之總計千十三両三歩昨年来
米價飛騰諸侯皆有羸餘悉返所借故自田地多閑
全巨商皆困云○未下辟源兵衛使人来促乃範治
孝也孫吉赴馬力屋國助中島屋善助永野屋善助
来主人供酒三子新自游上國帰國助曰本月八日
某侯奪館見西郎居戲門外請見奪夫人不許日没
而徹訪兄兄示府内諸吏来報東都近事頗詳西下
辞帰

二十五日

服烏頭剤○山田范四郎来○栽與岡本主系樋口
正作托之源兵衛又發与秋雄兄来焉（送鯨肉二斤於兄）○
要右衛門来及（予）範治曰今日精作（魚屋助七長子）将供南陵
翁於吾廬願来荅曰諾○千原太郎兵衛来○與範
治孝也謀観中洲已牌余先與太郎兵衛馬子吉六
郎後治徑路過庄手氏贈酒券二葉三十郎兄弟見

乃借其舟三十郎弟棹而至洲設席樹陰孝也携豈
藏福藏至及豈藏促範治至昨年猶有竹数千竿既
悉芟夷即不還者所為招喜助（洲傍雄舎）謀之喜助曰宜
置一佃戸監視隔川田属新原村〻人患竹林多雀
害稼者莫甚雀焉故斬竹者非吾日田（限）人而新原人
也植他草木不必相妨春来田島君使某暁初闢此
地者以地已属先生家勿竊斬竹折樹彼既肯之鄰
里有喜闘者屢誘動衆心故致紛紜然其所唱皆属
無稽無確據不足慮也唯須限來作（二字謂邦呼）而取地
不必過慮予曰佃戸宜選頑良者若不得其人卿能
得其人乎否曰唯命於是返地庄手氏之説止使福
藏買圓豆炊豆飯皆饗範治先出予與衆上亀山途
遇蔭一要之而去方面山西謀次走来曰先生所服
羽織（羽織見前）即念兄物今日令兄将赴田島氏頭返此
薦别羽織換去申上牌帰○申下牌見過舎南使仁
藏促予及範治乃追従之賽龍馬塢祠至田島要右
衛門夫妻精作夫妻及父母兄弟見主人舎後方構
一宅頗華閑観之畢酒出男婦同席者十七八人酒

牌帰○磯吉義子茂兵衛送肴○贈酒一升五合於
枡屋茂七

二十六日

遣孝也於宗家謀托金帰曰源兵衛将来見○源兵
衛来乃謂之曰欲献尊翁六枡請中牌臨巻曰諾○
修蔵與渡里市右衛門来曰會於山陰有與数畝水
石頗佳公有意求之請導観之以将招客辞○丑六
来以要右衛門旨謀松兵衛氏件先是松兵衛及其
姑阿梅不悦於宗家要右衛(門)居間和之未成亦纍兵

衛與子女欲養範治季女要右衛門弟亦為是請範
治欲待余来決之故二子属予也○仁蔵送香魚○
蘐一来○源兵衛送肴○潤吉来致豊助柬曰豊助
弟婦死某往吊矣柬曰寺川生来致尊柬賜玉江画
一幅感謝生以日来畏直去因紹帰路投宿云云○
中牌兄及源兵衛来使範治接之予與孝也治厨事
既食供茶菓而散

二十七日

夜来陰雨蓋梅候也○遣孫吉於修蔵氏招之○山
田苑四郎使人来餞唐筆墨及五色箋切紙○松兵
衛氏家人送香魚数十頭乃作簡招範治修蔵六郎
俟治等○仁蔵来曰今夕請與令子姪臨○午後雨
来止使修蔵導観市右衛門所(謂)及連山田範治孝也
俟次従田在山麓拓土設殿階隴然而與官林(官林)接
(俗曰御林)有叢杉其根清泉嚢沸側多大者或高丈餘此
雅愜意修蔵曰此地殆五段租額一石也範治曰視
地形蓋新闢者租(似)甚多疑有故須詳問而後買也雨
益急全身沾濡而返○始為塾生作書数紙○中牌

與範治孝也赴仁蔵氏途遇源兵衛携稗材縞一反
木綿縞一反曰是仁蔵来贄於阿菊氏時奉叔父叔
母者今致之今日彼會客故有王節(彼)○以叔祖棣翁
納倫砲臺資於官官允称姓因襲叔祖通称三右衛
門是宜賀一也新婚一也叔父帰郷一也乃使孝也
取金三百匹贈之仁蔵夫妻以賀南陵兄善次潤吉
要右衛門弥八中島屋善助永野屋善助刀屋国助
等来會設席棣園兄故屋室暗未晡用燭而飲南牌
既徹更留話移時帰

二十八日
而止而霾山林穠糊如蒙白紗〇南陵兄父子脩職
等游慶山範治孝也往別返傳源兵衛言曰願来監
寺我家〇善次来致室氏健之助本月十日柬曰是
小倉藏本氏所送〇遣孝也於要右衛門氏將謀中
洲件不在〇未下牌渡里市右衛門與双達人平七
来曰公欲窮會所山陰田境我携地圖而来願陪往
乃與範治孝也六郎後次孫子従之出途遇要右衛
門曰會所山我同村也公有意求田某請任之又曰

中洲件某既與庄手氏及碓舍喜助今津屋八左衛
門等謀遍諭村民將待菱麥致地(村)民本(意)意唯堀田坊
有一無頼子煽動衆心欲開釁以圖其利姦情既露
不足復慮又曰將遷神宮寺於大原山下先生若欲
寺趾某請與村民謀獻之余曰幸甚既而取田間生
路東南行至山陰按圖観之比脩藏所言廣殆倍税
亦倍半観畢半七去至大原池側市右衛門去予遂
謁神祠観神宮寺過干口至中城與衆別孝也独従
至手原保右衛門舎側上孝也背涉流保右衛門過

俵藤氏門内至宗家孝也去予宿焉孝也使甚平来
按摩〇今日鍛五郎送香魚

二十九日
霾如昨(目瞇)阿蘇山烟灰之氣也〇孝也来致室氏健
之助二月下旬三月十日両柬曰是柬前月至既送
於二川氏者今日反到矣予曰欲游鷹城山汝帰與
範治孝来〇大昨年宗家改築今日始観楼上諸室
〇已牌範治孝也六郎後次孫吉来乃出途使孝也
訪太郎兵衛勧同遊過東坊上至城内孝也迎曰太

郎兵衛不在上山関観音祠縁而入皆回頭謀午餐
孝也與後治馬子吉赴巨田久之携酒肴及(之)午後下
来行過不動隘東北行出於村關観路傍古墳上似
塔形中閣有圓石書貞和五癸丑仲呂七日為了妙
修追福也貞和係北朝年號乃可稱當時此地属北
朝明矣然岳林寺距此一里而属南朝褊僻之邑初
不有定主朝南暮北莫所適従也墓傍有清泉斟之
而去至上手川傍一郎奇炎如筍登焉高可六七百
歩絶頂方僅一丈覧西水山以北村落田疇如指於

掌快甚下東南行二百歩有池北田過村家傍復出
於川上西下過橋近屯原街使孝也先赴宗家預備
茶具中牌返宗家入見居喫茶初要右衛門來曰午
後欲相過故使孝也先歸待之六郎等從去與範治
歸○丑六來爲範治諫縫堅与孝也作膳用會席様
而供伯嫂及丑六範治既食咽喉痛先是松岡良弘
診予曰有膈噎懼至此恐其既也乃與範治議將服
大紫胡湯既以心下攣急改服二陳湯○夜閏吉來
迎至宗家譲次從善次去年來寓宗家樓上因請診

曰滞食留飲之爲啾膈逃也予曰明日以併服吾子
藥○甚平來按摩

五月朔日

晨孝也來○阿吉曰今日家翁以下自彦山歸公願
孛子娃迎之予曰諾○午前自宗家歸○要右衛門
來謀中洲會所山西地件○潤吉來曰王父午後必
歸請速往迎○使孝也往見潤吉曰我將取中城東
畔路与汝會幾取村○午後与孝也馬子吉出至裏
街清正公祠傍潤吉仁藏及永野屋善助宗家舍人
甕藏又藏俟焉過昨日歸路所經橋直北取田間小
徑四五町至金手（北地）出於官道至羽野寒梅寺入神
祠内使孝也就寺主謀願借拜殿開行廚寺主許之
乃開雨戸（雨戸用邦呼）戸久停閉闔塞軋不動強推之左
小手爲板鋪所箝指見血既坐善次丑六島屋壽助
父子至孝也潤吉仁藏遂往富山驛予與善次馬子
吉皆睡使甕藏等候於祠前路來牌報有來者乃起
熱出迎父轎渉也中牌聞轎見乃下磴與範治遇曰
某將追而出驛吏孫井増屋來請受教故後行二三

里兄父子及修藏國助等歸復過祠而飲食黄昏前
出過龙屋宗助戸外其夫妻出見至宗家既上燈矣
酉降歸孝也氏○一治自杵築歸致其叔父議我東
一治曰家叔舊名達男嘗學淡窓先生矣○玉井養
純來在範治氏就見之養純子某隣人某在座皆將
受教於範治範治供酒使六郎俊次接客予以疾退
○先是屬養純爲孝也娶山北吉賴氏女既納幣吉
瀬拘方忌往莭數月予東養純促之始決以八月初
六日來嫁○予献石燈籠於淨喜公文玄公墓前源

兵衛薦庄手石工某来見
二日
要右衛門来議會所山田件○護一来議範治継娶
件○森謙助贈菓子○源兵衛父子来乃付金千二
百両取證券○蒲池七郎佐藤庸蔵来庸蔵贈菓子
○潤吉来曰王父欲供食請来○黄昏至兄許而食
源兵衛及魚屋精作同席既而与兄又浮松淵松兵衛
氏件先是松兵衛及其姑阿梅皆有憾於宗家加之
松兵衛欲養範治季女阿勝為義子故也既而謂源

兵衛曰明晨請俟吾観會所山田答曰諾戌下牌帰
門既巡鎖呼塾生開之問何故早鎖孝也曰嚮者賊
潜伏庭陰将捕之逃蓋今日出入金故疑我也○岸
野元秀足立元仙来不値○従妹阿梅来
三日
昧爽使謙次招源兵衛至之會所山陰範治孝也馬
子吉一治従帰路範治別行予以下過要右衛門氏
予曰聞彼地租重我出金買之而分半於佃者使佃
者出我租我別無所費亦無所贏可要右衛門曰然
源兵衛曰先求佃者而後求田何如余曰然○与範
治孝也謀以明日去先是一治勧游姫島孝也及俊
次欲送至姫島範治曰地方無良驛須備中津馬夫
数名駄装且騎也予曰善○使馬子吉俊蔵一治脩
装○已牌使孝也謝将監縣府途過宗家与兄謀祖
先忌祭件本年十月五日丁浄喜公二十五年忌祭
故也訪脩蔵告別至府々君延見賜刀、垂緒[illegible]
及奉書紙還訪山嵜紅林二家皆不在訪七郎庸蔵
雑議為兄訪相澤氏其妻見供柿糕曰拙夫方在吏

局将帰見姑遂之既見乃去訪牟原幸右衛門丑六
阿梅而返兄許豊之助妻及阿梅魚屋弥八在座見
予避去使孝也償前日所買唐紙直金五両衣服直
金一両二歩於潤吉而取票券○先是属源兵衛送
金五十両於谷口宗助今日取證券見供飾脩蔵追
至乃携帰○今日諸家所贐詳載別簿故不記○先
是範治姻豊蔵自江戸帰寓範治氏範治将使之送
予於高家村正山中退蔵氏○範治曰豊前馬夫見
有一名今日先送装何如予曰善乃使従者捡點装

付馬夫○以縣府用人勝田儀右衛門屢爲我周旋
使孝也送書二葉○太郎兵衛丑六來別助次郎來
贈香魚漁度文欲來

四日

潤吉來以兄父子旨贈陶器及紙若干（詳載別錄）○範治
孝也贈物數品（詳載別錄）○紅林山壽二子來贈金○相
澤脩八郎來贈金百疋○飢坐贈半切紙千枚○今
旧諸家所送詳載別錄故不記○孝也與俊次選贊
至姫島議決○範治歸願明日願二宿家況德寫郡

氏孫謀使豐藏先從報之範治將使其僕携予西檝
（西檝見前）命從豐藏發○初塩谷君賜文玄公短刀客年
範治孝也贈之於予南陵兄聞之曰彼良工所作第
文人不必論刀利鈍願以我刀易之此行予携刀致
之於兄今日兄送其刀曰此刀不必避彼刃我嘗賜
五兵衛不幾五兵衛卒我不忍視之故無卿易也初
範孝贈文玄公遺物水晶印材三顆於兄兄遂之範
孝轉送於予予爲作書十餘紙（謝）之○脩藏欲送予
於姫島予以其好游忽家務規之止○脩藏善吹太

郎兵衛文敬等來別○遣孝也於宗家及仁藏氏異
野忠右衛門氏謝贈○津江川原人與邊榮次郎來
見贈金及菓子榮次郎江宋八年前學於予矣既瘦
姓予忘之○王井養純來別○暮兄父子來別孝也
留之爲予開別宴範治及從者三人俊次六郎皆焉
○孝也爲予備中津馬夫○名留無宿各就舍所命
明日發一力（舍所旧田村江相會所以代驛舍）
寅牌起孝也以下作食送明旦達孝與俊治範治焉

予出俊藏從範治峯太郎以下門生數十人相送過
仁藏氏宗家告別兄父子送至上坊去潤吉仁藏等
至守衛去範治善次等至能敢去始上馬六郎蘭畦
等至財津去雨將下使譲次就龍泉寺借油蓋二領
陰晴屢換瘴氣可厭至石坂下馬而步予不過此地
二十餘年近山田作兵衛等指貲修路比往年勞逸
迥異坂半有碑録作兵衛功郎文玄公所作幟書者
某不識書體字畫多謬且石工麁拙不足以観後人
予至岳過曰負道與長光太郎自西日市帰昨遇豈

藏聞先生今日過光太郎止於中摩村遅馬負道當
奉送然長禅寺玄海供諸寺相悉遂訟四日市坊所
本願寺吏借所居　我顔正寺大桃以供玄海為親族坊所命
率玄海往坐於獄大桃使負道代往此件未結局寺
務殷煩不得一日延也言畢別至絶頂與玄海遇復
上馬至森饗休路左店遣返日田驛夫初俊次門人
立石人原田玄達使伴候俊次令朝同發至是時使
伴携我裝故遣馬子告於村正氏命起馬帳　録人
馬數實不出之所而使孝也俊次先赴沓林驛作食

而俟焉伴從之以雨不必下擔而具去近中摩光太
郎及村上愼次出迎雨少下愼次誘其家供茶聞其
父頃二以大昨年卒光太郎請從愼次請送此出門
而下以馬夫不宜持輕傘借俊藏笠以無油套濕甚
至宮園使愼次就村正借馬套返曰無乃乞蘭席坐
馬上而以二席以笠紐縦屡脱不得已採徽蓆壓持
手不得運且久不慣上馬加石高滑深恐墜陥俯仰
勞甚屡使馬夫整馱飾蓆然終不如意遇一馬夫曰
矢野德四郎使某傳言曰豊藏既至聞高駕將臨冀

掃而俟請勿違宿到沓林而食又使孝也俊治先赴
土田德四郎氏曰須属主人發轎夫迎我沓林村口
橋絶有渡行里許日没雨益猛欲下馬然朝來傷左
足中指怯濕不知所為強坐馬上以紙燈二張照馬
前後一步百危近樋田有橋聞數日前馬墜而死益
怖過洞中頭將觸授幘幑從者躶身而過洞忽斷而自
頭上灑遽取幑來關又有洞幑稍觸馬數欲墜馬抛
幑未畢洞已斷雨灑如初如此數次謂憂苦不異在
船將覆時到樋田投路右店使俊藏先与馬夫赴德

四郎氏促發轎夫時雨勢傾盆不堪無聊皆假寐跂
還呑俟不得眠主頻以余衣單出一被蔽之浸臭衝
鼻蓋小兒臥具也驚辭之良久轎夫數名來迎乃上
轎路過莽關竹木撑問何故曰路滑恐躓故取無路
處輓軏百態遂頭痛發熱而酔心安於馬上而苦
倍之亥上牌至德四郎氏孝也俊治見曰嚮者數馬
夫來報主人曰日田客宿沓林矣故傳迎者及我二
人到饗饌供具余曰日未没宿沓掛則無此苦唯為
馬夫勿違宿一言所誤至此而主人亦為別馬夫所

誤嗚呼今日之事何苦哉豊助見曰某已下牌到矣
主人見曰公昔年見臨不識既経幾年余曰蓋二十
三年矣主人妻見飲食畢而就寝夜既半

六日

雨勢似昨日更迅不得發○先是範治二女阿邦阿
亀来窩舅氏見○範治母見○午時雨止与俊治歩
于舎側西行一丁許陽渓奇峯八九或矗如卓側[倒]或
横如列屏皆高数十百丈渓廣可一丁水色蔚藍西
北山脉断渓灑焉蓋近海也渓涯太石星布或平或
尖或方或圓石之東松林一帯青蒼平鋪杜鵑乱吐
石往々現于渓身又伏于松根皆如厦屋一人方立
石背垂釣謂耶馬渓奇至此極矣返後治呼孝也等
悉到皆詫稱此地幽奇昇薫誅茅構屋何如乃徙倚
観久之而返○午下牌雲裂日見乃議曰宜先遣数
人報山中退蔵氏且問有赴姫島舟手否乃使孝也
与俊治俊造往○先是胸疼微背憂服薬不徴至此
飲食輒喉噎吐亦艱謂大病之兆欲走一人呼孝也
返而帰日田又謂郷謂[服]大紫胡湯一下或奏効且

俟夜半瀉三行疼痛減

七日　以下為備忘記

昨夜服下剤頗有効○与四郎浮舟天晴日熱○孝
也俊次東至○巳下牌上途豊蔵送徳四郎餞金○
馬蹶将墜七八丁出官道○過三十年所過諫山等
村賽大定祠井ト有害○過福島左折取田間小径
数丁東折過松林叢多松盡有原田又入松間又入
田間時々往々渡微流如此二里過布津邊有中津
候倉村後有流潮蓄渡之墜馬時光太郎馬子告後
一治在後不得救豊蔵摂労四望孝也退蔵自布津
邊来又渡小川過祠側松林三四丁入高家村退蔵
父六右衛門兄重蔵弟睦蔵等見庫之助[旭]長南梁渡
邉脩齋子方策来主人供酒○求舟○光太郎方策
帰復来○四更辞中山氏自後門出過墓間初北後
西九三四丁出海濱入舟庫之及南梁豊蔵別先是
托与範治東於豊蔵○初穏一里餘天曉

八日

行三四里逆風入小豆港上島過佛寺喫甘藷来奇

石買肴返舟食之夜未明而發

九日

東北風拗帆賺風而行二三里而下海波舟子(文子)相罵客恐変色近山既不見欲入竹田津不果遂入見目港光太郎等上岸訪宜園舊生末延良策有悪疾乞采酒良策謝不敢直固與之○俊治等出買魚○午後雨止風收命舟子發舟不可因相罵議買釣舟去不果蓋舟大而舟子少故也退藏不慣事故然

十日

昧爽嘯舟既發予叱舟人起將舟(發)不見退藏昨夜出宿岸上人家也遣一治等迎之不遇退藏先帰遷延卯牌始發風逆潮順巳下牌至姫島自高屋至此僅八里而三夜三日舟子慢故也○姫島周囲三里西南皆有港入南港使一治先出報島長古庄小右衛門乃一治所善小右衛門子虎治来迎過山下路回四五丁入邸小右衛門迎門入焉○島中景雲烟起誠俄頃百変○主人供酒○病甚○夜歩村間遂至海上

十一日

使舟子去○議採島中七奇予及孝也俊次光太郎馬子吉自舟餘人皆陸行初出西行半丁許左有八幡祠樹木欝蔥仁王狛犬皆立叢間奇甚殊常西行数百歩過草叢至海上入舟舟子一人及其子十歳許者還驟烟霧起於山頂須臾瞬於海上從風散又合隔海諸山乍現乍失風微而浪高舟搖甚皆眠余獨起視玉女峯極詳南行一里半峯脉既斷有平地見人家及田畝地脉不絶如帯又有圓坦而長其南端地骨露出其根有雙洞嵌空如人鼻高可三丈舟入其中鼻柱裏牡蠣粘結作觀音状俗喚為弥陀牡蠣洞前有雙巖高七八丈嶄絶似雙看浦四望山根悪洞至是東回二三丁而北折風穏海静行七八丁視圓開為田有人家至地形如帯處出舟初入洞時見一治等棄舟而回至是見其在林間就之其前有浮田踏之地動俗傳神龍所居及人闢之遁故然設席松(根)間行厨酌水極甘冷飼松藏書唐蘭人名帰舟所買比目魚大過三尺初陸行者從予入舟北行

五六丁渇甚使舟子酌山根泉〻傍有人家其北山
勢斗絶如竪掌篙木森欝下有祠陸行皆在焉出舟
上岸祠北巨嵓赭色有数百孔水自孔中吐入海有
金鐵氣石皆為黄赤色俗呼鉄漿水又喚柏子水其
中一孔應人拍手而出蓋嵓裏篏空應響而動也以
草塞一孔輙水自他孔出蓋嵓通裏一大穴而外穿
小孔者聴巖中水聲觱沸實未覩之奇鉄漿水拍子
水浮田牡蠣洞皆七奇之一其三則不足観云予疑
巖底有金虎治曰近欲穿之然石堅不及金而止俊

藏隧海而出皆乗舟唯一治虎治留浴水水能治百
病云揚帆舟子醉殆不省事客争操帆　張弛之極
速至来時所過観音轉舟入嵓根〻皆逼石漆黒有
光又有赤色泉出上岸予偶以苑止左折東南行又
有雙嵓工戴老松危石両箇人立高一丈餘奇甚舟
子曰是等巖無能登者又五六丁至昨夜所歩海濱
出舟至小右衛門氏門外与孝也等遇時申下牌也
○使俊治等煮而飲食皆大能泉三絃歌呼予与孝
也歩門外往還数次○夜俊藏来謀舟件議定明日

買一舟赴上関

十二日

主人増屋某因一治乞字謝以紅鬚魚数頭○為主
人作書数紙○謂孝也曰汝等須送我上舟而去今
夕宿二子山也○主人贈紬壺蠣殻粘結者○巳牌
舟子来報舟既艤乃辞古庄氏孝也與馬子吉從次
光太郎泰藏方策及小右衛門實次送至昨日發舟
處有一舟繕工二名方立沙上引纜乃入焉俊三六
治從別有一客通称壽之介一治所善以小右衛門

旨送余上関舟即解纜衆皆拜去小右衛門父子夫妻
皆慇厚愛客約今後書簡往還云周防帯雲不異昨
日壽之助曰潮退雲散潮盈雲涌此地為然彼此昨
日更高加風逆三人極力鼓漿僅進忽見漁人釣鱸
長尺餘買三頭行里許與彌陀蠣嵓東西相對乃揚
帆風自東舟向東北欲甚然波稍平午後胸痛復發
時二生既困疲如醉強起俊三侍護壽之助又貸蒲
團困極欲眠潮忽灑頭壽之助等遽呼張弛帆維風
声颼飀高於舟左轉右旋余聞風変乎舟子曰風路如

初強則數倍余恐懐濡使舟子設篷中上牌至硫黄島側風未減而波稍平初欲直赴室津至此以風不便東北行至佐郷島距室津僅二里時既黄昏壽之助先出良久返曰某既借村正家宜往一宿乃使之導初過松下乱蓁麻立松盡右山左海径属其間甚潮及鞋又多夬石紀四五丁始見人家中在一家老松横枝四出長五六尺跨石垣不問知村正氏也入焉主人見問其姓名曰佐川文之助問戸數曰百五十問租額曰百三十石余村依山臨海水田大田相半云○風益烈南窓去海僅七八歩濤声撼枕

十三日

昧爽使俊三視我舟在何處返報既移門前○一治病眼乞藥始至後三氏乞筒籠藥數十種在日田買施而志伊那泊夫　等貴品加焉至此尋筒不見余常使從者簿零瑣物點檢之而后發然朝亦然而遺之蓋二生属之小右衛門小右衛門属之壽之助壽之助以舟未艤賓之其家而遺也初入舟時當再點檢畧之故爾記以戒後○文之助供飯未熟余　疾取舟中飯喫之二生不能言其故強食主人飯窮甚○辰牌上舟以風逆鼓棹而進漲髙行遅屢雨屢止比入室津滂沱使俊三報長尾良哉良哉出迎入其家時時午○為文之助作書三紙○出浴湯肆○良哉診余病謂胸脇有宿食物未化宜用胃苓加茵蔯湯乃服之數貼暴瀉七八行○長尾文讓小田村耕太郎村田稼之助自上関来訪○良哉曰本月之首月性来訪疾作去初十日卒今訃音至余曰八年前我至此家初坐月性来訪三年前我發此家初解纜而月性来訪不値今初坐闕其死縁乎月性者龍護周邦兄之子也家世良恭派月性傑驁不屑修僧業好讀書髮常一二寸慷慨談世事尤憂外寇手常提鉄杖長四五尺敵愾之氣　而喜面折人過竊称其長甚得衆歡亦一快僧年僅四十二惜哉○午後風雨共烈良久晴夜無片雲月色清亮氣候如秋

十四日

遣一治壽之助泊處（昨日移舟上関）属與吉城小右衛門東返曰壽之助已去東記於姫島舟人逆矣○巳牌與

良哉上舩後三從西北行四五丁北涯山稍平山根
多礬石清泉一脉自石腹出而入石筧〻長數丈直
落潮面響鏘然移舩筧口取水〻冽潔無比良哉曰
夏旱室津井竭金鄉悉頼此水余曰何不治圃倒舟
載巨桶數十石取水販送乎良哉曰由奢跌於射利
亦由衣食不足也西行數丁石益大甚至六箇延袤
四五丈磊〻相仍與海濤良哉此西更有奇境然以
雨下回棹○將屬与室氏來於良哉良哉報有客上
舟別無一客乃議買之使春三與舟子約以金三百

匹載至浪華舟子曰明自晴卯牌揚帆雨午後揚帆
○未下牌與良哉上舩游上閑二生從將儔西雖遇
文讓出舩上曰將拜趨訪耕三(太)郎主人依酒萩画人
波佐間宗四郎(唯號西)胥吏山縣耕作未見主人妻及
父妻出行酒余以不耐飲庵二生出步街上耕太郎
宗四郎尾來西行一丁許左折陟岡渡磴數處頃有
神祠地高望迥村妓數輩方鼓絃祠殿耕太郎曰向
屢招卓之助不來見知必在此席將覘之余止之下
磴未畢卓之助遂來在祠午睡不知妓來也偶覺聞

先生聲驚出矣乃要之去自磴半右折過小祠前下
數十步有禪寺余渴乞水溫且濁一噉止返耕太郎
氏黃昏食畢歸良哉氏○良哉贈米綿縞曰令(呈)閨○
良哉曰明日耕太郎等將來請更留一日某與舟子
約益賃金百(匹)百余曰彼初言雨不發舟矣今問晴雨
先益賃不可也然我去留一兄意是聽亦唯兄意

十五日

舟子來請移舟終日晴雨屢變爲主人作書十餘紙
○暴潟不止主人有別齋其樓頗佳移席望於海上

群帆去來雲烟之際良哉曰舟遇梅天不辭雨行○
昨日上閑諸子皆曰明日拜趨故良哉留余而以雨
故不來良哉怒東文讓責之文讓來謝

十六日

良哉曰昨夜四更舟人來促止舟某曰今日雨實舟
發不能而汝以爲我留爲乞金二朱明日須待客之
事畢而發也不然賜金之劫不見舟子無音退且傒
○爲文讓等作書數紙文讓來贈潤筆金若干○辰
牌天初晴○白霧彌海包山○耕太郎來贈紅鰮魚、

○琢之助来贈松魚三筋○巳上牌良哉氏辞入舟舟子三名皆富海人別無一容良哉兄翁耕太郎琢之助携酒肴入舟而飲即解纜風逆潮順櫓而進回望諸嶼晴色蔚葱片雲如帯纏冉軽曳海嶼皆然諸浮沿例送里許上舳去見鯨魚二頭於舟側皆長十丈許吐潮成声従来見覩鯨莫詳今日揚帆行二三里雨下又屢晴屢行止比暮風歇而密泊於豫中嶼側不見人家距室津十三日

十七日

昧爽鼓櫂而進梅雨至此全晴清風西来揚帆快甚一治番眠恒不自起後三日試不起之縦其眠如何従之近午初覚舟既過二十餘里許至鼻扶峡風怒急舟屡欹俊三怖変色不能食初識過三原而返俊三過鞆訪中村吉兵衛然終日順風不欲卸帆故止至備中至白石日晩終夜行風微或鼓櫂比明経備前京女郎嶼至出岬舟子下碇出取水又行数十丁

十八日

快晴風止歇潮逆止於島皆島畔而巨巌露出有草無

木往々見石仏坐岩上蓋摹四国四十八所者雖撃四闢平明於振日記舟子皆午睡與一治出歩海涯石或人立数百尺或深成洞入馬繋溜自頭上滴或盤陀数百丈疊積累々如棒之有級陟降極苦海環石根浅而平乃上一治背誘軟没踝返舟復携俊三出覓人蹤上山往々見稲田僅半畝地裂如経地震者深不見底蓋雨洗沙墜也九三百歩許梔子花盛放不堪炎熱返○午後潮順鼓櫂而蕟三里許東南風起掛帆行頗駛黄昏至播磨家島泊距出崎十五里

○夜半見月有暈一治謂今日十七日也失昨一日衆皆絶倒

十九日

昧爽天陰風逆潮順鼓櫂而蕟数里揚帆南進六七里海立大波舟左欹右傾二生困憊不省人事余亦悪心而将下舟子議回舟半既滂沱至家島東畔覺疑嶼下碇時将午嶼大石畳数有草無樹石工方鑱石鑿声四闢其喧囂嶽以席別不見人家聞此嶼石尤堅硬宜作塁故諸州争採之馴鹿二頭逍遥石間皆

苦無聊作象戯賭魚一治頻北終買紅鬣魚午後風益烈舟避風雨走入者相續海岸與隣舟舳艫相觸互叫促纜蓬漏終夜不止

二十日

天明忽聞大声澎湃開窓嶼石之間飛流數處雪飛雲翻亦一奇觀雨忽止忽下播磨諸山隱見百態少聞大雨終日不止皆以象戯遣悶

二十一日

朝来雨勢甚壯巳下牌雨止為回舟附嶼岸取水稍

舟中望大石謂如牛馬者如屋舎謂如笑羊如牛馬石工昨日来所鏟皆丈餘今日不見隻影溪水數泓自石根走下珍卉香草遠近蔚茂盖靈區也以溪流淺御山幾到有高峯不止所見憾不得探窮舟子白晴雨未定試發乃揚帆東北行里餘舟子曰風勁恐暴雨至乃退返未幾海北諸山頂見一條橫雲色雪白須臾與黑風雲和風大起知甚雨也日没雨至舟子以泊處不便避西風數槳田嶼背北避終夜聞波濤轣轆蓬篙漏瀝不堪懊惱

二十二日

昨夜泊處距前處二十丁許嶼嶺多松飛流自松根垂如匹練〇已牌猶雨側有漁舟先發舟子曰今日亦試發不可則止鼓槳而進或雨或晴然風自西南至終揚帆潮平行連望海南北諸地方山日野雲忽白忽黑如近如遠須臾革余謂屢過播磨風波莫穩於今日雲烟莫奇於今日足以解數日之蘊矣未下牌稍近明石　波跳沸泡沫為團而數丁外平貼如油盖海底有凸凹船觸切波投索陸續皆綎陶壺以

釣章魚至舞子風死他舟皆上岸牽百繩我舟獨鼓槳故後至須磨日没又雨近和田岬見汐岸灯燈數百千煌如火城知有神祭亥牌入兵庫港使二生出報藤田善次〻〻使二僕来迎乃拉一治往宿焉

二十三日

晨起一治命船招後造至〇卯牌雨来晴與善次議曰今日舟恐不發不如陸行乃屬備轎夫二名〇京屋善右衛門藤田章菴真島順菴安若林新太郎高橋退造来余以前程遠數促上途善次强留供午食而

發後造從止一治於舟護装使後造問轎夫價幾何
答曰此至西宮例一貫錢善次曰某将賜轎夫先生
莫費一文錢至湊川渇波柏岸有橋（湊川平日無水不異官道）善
次以下皆送至兵庫神邉分境處去善次録西宮人
丹波屋五兵衛尼ヶ崎人薬屋吉右衛門名附後造白
命轎買舟等件須属此二人又東二少人曰此客我所
尊崇請善遇之乃使後造先赴五兵衛氏具轎圦過
生田祠風生雨慾逆河除轎夫若請與来轎夫相換
余曰卿今日受善次託送我（漢右）與尋常縣才不同卿
保使行人不乞一錢則可轎夫曰某義當送公至西
宮然雨勢如此夫相換則両便公独憐我両人何患
加之然而敢乞一錢予謂後夫曰爾聞前夫言乎曰
實如彼所言予曰爾莫忘此言曰諾少間聞雷声天
色如黜月夜雨声磤轟風撤轎簾不異露坐濡濬皆
溢平地没膝如乱川流轎夫大叫走至住吉投路左
店渊衛人立問何故曰午炊後置鋳釜桶甑地上忽
為横流捲去故尋之既見婦女手片板或碎鉄来曰
破矣又聞叫噪時雨少衰乃出問何事曰祠樹孔有

巨蛇現店嫗曰蛇栖祠樹不知幾十類夜聞人声輙
墜故無害夜行然以祠樹故不敢斬轎夫曰生来甚雨
今日為最疑龍蛇飛騰未下驟雨止日見光如銀予
曰蓋猶雨之兆有来者曰川塞（俗謂人不能渉曰塞）予曰何
用曰村東川也予曰未聞村東有川曰平日無涓滴
公未聞宜轎夫曰水速出必速退且待移時而行至
村東如建瓴水然廣不至二丈土人麻立有橋焉樓
纔不許過問何故曰橋未全就将待明日也初出店
衆一人謂轎夫曰村東橋可渡轎夫喜至此其人亦
在衆中轎夫曰公欺我乎其人詰衆曰尚若見人渡
橋今何禁之衆爭曰橋未成渡者死予曰必有故莫
詰轎夫要予曰下流有橋可渡然迂路十四五丁不
知公賜幾錢予曰息壊在彼爾使忘乃然轎夫冷笑
曰公以今日雨為尋常変乎夫非常之變有非常之
賜宜也予曰然則五十錢轎夫不答唯曰今日川塞
宜一宿予曰此地多故人一宿我所願我脚在汝肩
進止唯汝轎夫謂土人曰賢輩能肩客而渉乎我将
撲轎而渉不知要幾錢乎曰六百錢予謂轎夫必以

土人言要我乞二三百錢而轎夫怒現面叱土人曰僅六七步而六百錢一步百錢天下豈有如汝無法者（三字用那呼）予聞之呼轎夫曰許汝百錢轎夫悦予曰我賞卿叱土人也乃右轉入松林南行細路如帶下坂七丁有板橋長十餘丈水成數派轉石如雷橋東積六唐休焉主嫗曰向者堤將斷閭村撞鐘聚人斬松數十百本崇堤壓以土沙始得全若遅食晌我已備也（猶謂孔者曰俤）橋以東所謂下道者後年所再過地形全志笑行二里近西宮有來人曰前上有一客戴

篷貌胥廬（唐）人曰若遇拭眼鏡者為我傳言轎夫既遲請速步公拭眼鏡舟乃其人乗笑至川西後造逆曰何遲予曰川塞故也抑馬子者常謂吾子為漂流唐人今而知非虛觀誦前者言後造笑至五兵衛氏換轎夫而發謝五兵衛以八十錢西宮以東行濟汎溢如初然而熱稍衰聞武庫川渡將斷絶後三勸促步轎夫必祈渡絶得中帰履問來者皆答曰雖漲甚然猶可渡乃謂予曰公欲宿天ヶ﨑乎將欲舟赴浪華乎予曰欲舟也曰天ヶ﨑舟郭西先發郭東後發藥屋

吉兵衛氏在小渕天ヶ﨑最東也而公投焉舟乃欲速及遅乎某竊惑予曰不識遠近遅速唯識吉右衛門氏而已轎夫憮然曰促步而脩遠天下奇事予謂後三曰吾子速先行具船而俟我後三去轎夫曰脩遠而欲速天下奇事予曰宿邑勞而欲乞人錢天下奇事轎夫悟乃百端喻言余佯睡不聽黄昏至吉右衛門氏轎夫因後三乞錢余曰凡轎夫係驛者或賜錢未聽應雇者愛初約增錢且語初言西宮至天ヶ﨑雇賃例五百錢今日以雨故增百錢更欲增百錢不

識何辭轎夫無辭退至邑嫗報曰此至浪華舟賃例六百錢今日以舟故增篙工一名故一千二百錢不識公許否予曰一舟六百錢二舟一千二百錢理固當然今一舟而二篙工乃仍二（用）舟例於理未盡一千錢則可嫗退復出曰隣有兵庫客三名欲與公中分舟而各出七百錢何如予曰凡舟以乘者多少定賃例也彼三人我二人仍用中分例於理未盡容聞之曰我與浪華客來相識而同舟相對彼士我商彼直呼我為汝我呼彼公公汝稱豈止百姓乎余曰客言

理乃許之已食入舟舟所謂上荷者坐處分二區我
蘭席且廣視客坐狭且布蓆蓋喜右衛門以善次故
偏厚我也舟以郭南新設閘而防漲不得過焉故西
下而南進而東上迂回数十丁舟以漲過洲上及膠
夜色微茫且望雲水相和渺漫無際初設蓬半遮坐
其下蚊集蓬隙因避於蓬外已而雨蓬蔽全舟蚊益
多且熱篙工設板舟縁踏之運棹而大下棹觸蓬〻
隨客頭客方睡驚大嘆少間脱櫓置客側乱中津川
入進川舟傾櫓傷客額客大怒篙工畵勞不甚用力

行太遅丑牌始至蘆分橋水与岸平舟無所著篙工
茫不知所為客促出不已良久得樹林而出時雨止
月白雲鐸見已高疾走至呉服坊閭門已鎖迂回過
高麗街自心齋街進至伏見坊僑居敲門無應者怪
之大呼隣人隔壁呼健之助曰先生帰何不覺良久
初迎室氏二児及婢阿梅見阿梅阿波人皆無殃矣
明

二十四日

公之助元真秀民来余曰某舟未至單身就途無見

衣不能接人公等且代我帰○宗助来贈酒券三葉
○午後一治来曰得舟順風衝雨而至安治川口余曰
我貪一日勞苦篙手不若舟安而速世事往往如此
不須躁進○舟子忽送装○夜与二生出食八千店
健之助與焉

二十五日

遣健之助於大阪屋定次郎氏問平次郎既発否遂
之河茂氏取長尾良哉所属老子摘解一部返白乗
次郎来去○平次郎来告明日去○秀民来贈酒券

二葉○金城来贈金二朱○徳基来贈菓子○河茂
来去使人来贈金二朱○遣俊三於八之輔氏送菓
子○八郎来贈金一封○西山清三郎来○梅巌来
○行徳元恭○健之助介其従弟賀来久之助来見
請為学僕○西隣松本主計妻阿琴来○秀民氏婢
阿金之夫新助来按摩予及室氏○正也舌小瘇使
婢買之森川元道氏乞薬

二十六日

載與南駿兄範治孝也源兵衛及阿部轍藏讃岐屋

安吉東而遣僕三於平次郎舟次屬馬返曰平次郎
不在故託播松氏而取證券○天滿人岸本辰之助
及隣坊栗山靜安門人服部謙齋來見隋惹是就儀
之助脩業者○清三郎送肉糕乃轉送松本主計主
計報以枇杷楊梅及桃○与二生解裝點檢諸具而
定贈諸家土產（物）○小虎來○予贈楊梅於西隣松村
春岱松魚二笏於東隣來喜○春岱來謝○主計來
○八之輔來致其所寫九桂草堂隨筆十冊○健之
助訪（也）中又次郎因託贈又二郎藤村健造日田半紙
四百葉

二十七日

屋主使坊省來脩屋○辰牌拉健之助僕三一治出
仁也從訪春岱主計遂訪小虎贈紫金及櫛訪林泰
仙贈半截紙百葉訪宗助贈半截紙三百葉訪福田
賴藏贈半截紙二百葉至松尾平助氏戶外標喜々
津鉄治姓名而無平助名乃呼舍人出問喜（々）津君
何人曰平助贅人也乃請見贈半截紙百葉鉄治曰
天保壬寅先生臨敝藩學館時某為學生數謁矣問

八郎父子新居（在田簑橋北畔二本松邸中）贈半截紙三百葉八
郎新娶平右衛將新婦出見將供食乃使僕三一治
往贈日田半紙二百葉於分部九觀乾河豚一聯於
德基（呼）一聯（用紙）半截紙二百葉於吉田屋嘉太郎手巾
五色箋百葉於間宮小一訪元真贈櫛三枚及半紙
二百葉訪金城贈唐紙五葉又贈梅岩草履一足及
壓紙一束（一束用卵呼）桂園在座主人供鮓設浴而歸桂
園俾至四軒坊曰某將訪小虎今日倉惶不能拜趨
○元真還肴○遣健之助招桂園固辭不來○越後
人鯰野化來不值○藤村健造來贈金五十疋不值
○昨日約与長尾良哉牧庸造東今日遣僕三於舟
子宮屬馬舟子庸造中表也（送義府近言老子摘解各一部及朝鮮團扇於）
良哉○夜拉仁也訪秀民健之助貞正也至日次郎君
慍不得從故也

二十八日

京師廣瀨筑前介來見（田相識）話時事頗詳先是林祭
酒西上不幾閣老堀田公勘定奉行川路公亦西上
巷議紛紛或曰東都許墨夷隨處互市而朝廷及大

諸侯皆有異議無頼子因縁巧作偽書恣騁詐説以
煽蕩人心飛騰物價以射私利銃〔開〕前介説悟世所傳
過半訛言。遣使造於宗助氏取所託皮函遂之室
谷秀之助贈鯨骨。遣一治於晩翠氏贈乾柿於九
山氏贈川苔於河茂氏贈半截紙二百葉。堺屋善
蔵者来送斎田豚児岸本辰之助日走門下受教感
戴易謦聞先生帰不腆海魚數頭祈叱存。小一送
鱸魚。作鮓供二生又招主計。姫島舟子来致古
荘[illegible]右衛門東及藥籠来曰昨十二日先生發舟後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六　五三

行路人見沙上有竹籃視有先生名乃致之吾家誰
送云云。河茂来乞字。平右衛門来。元貞来謀
金城家事。敬甫来

日間瑣事備忘錄

五月二十九日

敬甫來贈藥○使仁也送赤貝五於秀民○昨日遣二兒於藍田氏贈櫛及塵紙今日藍田妻使人來送素麵○德基來○秀民來○宗助使人來返金十六兩三歩二朱容年西下謂室氏曰費用不足須借之谷口氏也本年在日田託平二郎送金五十兩於宗助宗助會計某其所貸而返餘金云○晩翠送金五十兩○九山來導至平辰亭供酒戌牌以過泠救胸腹

攣急九山猶無去意乃不辭返暴瀉數行

晦

浴於井池湯歸後藏從路訪八之輔未起其母見○美作湯郷人某請見曰某兒赤壕變已助八歲善書將乞謁謹呈書二紙為先容乃謝曰有疾令郎來即相見○敬甫來○秀民來○招主計圍棋○賭後藏金三歩○二兒遊藍田氏不返使婢迎之正也歸黃昏藍田妻送仁也至○周甫政之助來訪曰某三月二十三日追先生至玉江不及又曰本月十六日船發上關二十一日過此地迎寡君於東海道今朝下至此地余曰某亦十六日發上關槭不同船政之助曰某將以明朝發吾留一日必復謁

六月朔日

遣之一治於周布政之助逆旅常安橋南畔堺屋已之助視其發否返曰既發○八郎秀民敬甫小市九觀來賀○健之助介賀來有三行東脩為學費○敬甫送紅鱉魚○阿加賀祢來贈羊羹○河茂使人來取所屬書○午後拉室氏二兒後藏健之助一治出南行過河茂戶外

入相見過我橋觀春時燃跡有既再結構者或極目數百家未收瓦礫荒々生草投大津居浴藥湯呼枕而睡既飲食聞燃後此地遊客稀疎申下牌出正也迨眠後藏三負之先歸○元真來不値○落合圭輔奇少下居隣坊不値○先是屬河茂加九桂草堂表紙今日成○夜暴瀉十餘行委頓

二日

數日來栽無中村吉兵衛神原蘭藏橋本吉兵衛采田齋山田石菴臺島新四郎日高凉臺波木井昇齋

梅園玄篤貞文明播磨屋半右衛門東今日點検附
後藏〔還金二朱於栗川若二葉於中村吉兵衛澤蔓於橋本吉兵衛書一紙於新四郎川若二葉於〕
〔塚埜鉄硯詩於澤齋〕○發興京屋善次東於大七氏○石峯来
○晩翠来為梅隠乞字○興健之助一治後之點検
文房諸具有疾正○召按摩媼○遣健之助於宗助
氏屬興容貝健三郎東及興範治孝也東〔返見樹金三両證〕
〔聚一通於健三郎〕○昨年西下屬清三郎買丈黄十變疑其
下品然不腆返之携去衆医哂如此下品亦難多得
遂不用今日遣健之助返之又屬脩都截箋及硯函

○招主計園棋○藍田妻来致藍田及河鉄兜前月
二十五日東又贈金二朱乞字〔鉄兜送扇子〕种○正也有疾
室氏抱赴元道氏乞診○納商締喜来買余及二児
絺衣直金一兩○暴瀉不已〔止〕益疲○夜後藏去

三日

訪清之郎逢遇春波曰将拜謁乃帰俟之不至○點
検文房如昨○淑甫来呑室氏○秀民来○元道来
診正也今朝予謂仁也曰汝興第且遊門外既不返
室氏謂必在藍田嫂許遣婢迎之返正也滞婢曰聞
少郎君逢病不能歩太郎〔正〕負之力不勝不知所為相
扶至藍田氏予聞之謂室氏曰仁也未知人務卿莫
忘今日事正也出必使婢僕従勿〔特〕仁也視正也口中
赤爛不能飲食淑甫曰宜用寮遣省三其家取寮○
河茂〔送〕雲縮為越後人小田義兵衛乞新堂記又致
京屋善次東東曰聞官将築墨夷商館於我兵庫又
命津山侯鎮護焉昨日侯過吾郷〔境〕検視訛傳七八月
異船将入港人心驚惑云云○宗助返刀○伊藤夔
太郎廣島至予謂後藏猶在逆旅使一治導夔太往

返曰後藏外出未還既而後藏与夔太来曰夔太将
北上以本月初八九日入貴門日原文哉将為夔太
證者○元真来○八之輔来曰家弟欲招先生敢問
清暇何日予曰某有恙微差相報

四日

浴湯肆○元道来診正也因診余曰秋涼宜用吐劑
○春波来○和泉人松本壽新東門生聞先生既帰
否使健之助報之○晩翠来示京師新聞紙使八之
輔抄録○招主計供茶○徹雲来贈金一朱○府内

舟子往吉兆清藏来告将帰○先是泉宗数問我帰
否遣省三報之又報寉樺亭○使一治省三告我帰
於吉次初去婢問曰太郎君不識何往疑從二君出
予曰蓋然○夜樺亭与中津人藤野貞司来見皆在二子
緒方氏方諸健之助告曰午後子丑位見烟異常今也
紅雲漲天乃與樺亭貞司出健之助從至浪華橋北
有一帯濃雲含雨気其上下皆赤或曰本願寺燬或
四人今朝四条燬令孫與二子去至吉次氏問仁也来
否曰不来乃遂帰至西隣松邨氏戸外観何也方與

其見戯○今日属屋主所遣匠設楼上北窓欄○江
戸人太田藏六者来請見以病辞

五日

遣省三於清三郎氏属買宇治茶遂之晩翠氏致其
所属書而返秘書且問昨夜火帰路過藍田妻許致
其所乞書晩翠答曰昨日京師火我東本願寺燬貧
道将北上弔災○健之助告有賣京師火図者遣省
三買之自五條以南至七條凡百十餘坊殆萬家○
中川玄佳来乞字○丸屋文吉内日田来見曰近年
官令販明礬者悉隷此地近江屋五郎兵衛氏某以
私販之見訟特坐獄從来五郎兵衛買我明礬一櫃
直銀七十笅而自販之直百四十銭故九國販明礬
者特訟江戸云○正也二便不利煩躁甚走省三告
元道元道来診○室氏便秘三旬乃調大柴胡湯与
之既瀉又服数両下剤瀉斗餘行○健之助告齎肉
舟将発乃裁與範治孝也東封之表書秋雄兄名而
付焉送新聞紙一巻及京師大火図并記於範治○健之助携余東之府内
郎不返

六日

遣省三於松尾元兵衛氏東曰昨夜健之助以送府
内帰人出不帰亦寓我家蓋禁外宿且彼在我意既
聞君公不得以尋常書生視顧吾子詰戒既而健之
助與省三帰致元兵衛東東曰昨夜某同健之助至
安治川更既深乃留宿我家昧爽當趨謝而以遅緩
致先生之問敢謝多罪○與二治檢去年九月出家
後日間瑣事録○安藤主一郎以其父小祥送饅頭
巻二葉○林泰仙送肉糕○雲林院東吾来贈肉糕

○客年出宗旣書篋二十六及寶篋一於宗助今日使健之助一治有三就平佐氏雇車夫取之○去年過明石竹内静渓詠四絅助金井要人請曰明年二月正作蜆巌先生百年忌祭六月作帆足鵬卿翁七年忌祭（要人鵬卿姪）皆開書畫筵以致四方文士願先生莅主持焉余以西游歸期未定薦鉄兜及安藤桂洲尾崎秀民（秀民桂洲皆鵬卿門人）且勧鉄兜往見三子三子大喜本年二月鉄兜卒其徒十餘人赴梁田氏會竢貿才倨傲大失衆心要人与静渓謀促六月作珏月不復招鉄兜秀民桂洲周旋送京師浪華書画且勧文人數輩往會秀民又以余故使健之助往一時嘖嘖評盛會既文人或以贐謝寡薄怨去静渓恨要人曰公使我往見桂洲秀民也使我往集京師浪華書画也使我往勧京師浪華文人来會也而贐謝一事不使我与焉終以憾齎失衆惟使我無顔於上國文士何也要人亦有辞遂致怨隙要人柬秀民訟寃今日静渓親来述要人無状将遂赴京師周謝文人予曰去年九月公介金井子相見曰要人端士也金井子亦曰静渓雅士也吾在加古川二君交柬我相賞揚言猶在吾耳柬猶在吾手僅二百余日公曰要人要字須改女為心也金井子柬秀民曰静渓詐人也我曰公与金井氏同藩蓋相知三十年共所謂端士一朝変為悪人所謂雅士一朝変為詐人必有以也然吾所不解願公二人解怨祛惑依舊相親莫遺傍人哂笑静渓憮然将飲静渓於小虎主計小虎主計皆不至方欽請三郎適至留之小虎主計亦至夜散○今日請冬郎致大黄曰薬店主人巨商平素不肖瑣事某以先

生旨詰之主人偏責僮僕皆曰我不知也主人笑曰此大黄係近年舶来毫不効俗名朝鮮出宦乃詰唐人返之夫和唐相距萬里猶返之況廣瀬氏距我数百步其返亦宜哉主人方病以其所自服者換

七日

浴湯肆○秀民来○點検藏書○元道来診正也予欲用吐劑元道勧用瓜蒂秀民曰瓜蒂劇劑也不如吐根元道曰聞先生慣吐根亦可乃柬請三郎属買吐根○佐渡人北村吉郎来問予在否○静渓来告

別○宮嵜甚七者携金城東來見乞字○敬甫醉而來予責之曰我歸鬨郷近脩飾醫業頗行甚喜今視狂奴故態猶在不久必破産敬甫不悦○欲訪落合啓助造宥三見其在否返報不在○數日天晴而北風冷涼如秋半亦異候○有岡來贈饅頭不見

八日

涼蓋甚視寒暑鍼四五日前既當大暑九十度候今朝則白露七十三度候○訪落合啓助（居在隣坊）西贈饅頭○山中文次郎遣看一籃○八郎來囑書其妹墓

表○清之郎來致吐根○村山粂一郎來贈白玉糕○供餞於八郎清之郎偶粂一郎以既食辭二子去粂一郎留至中牌將飲之一人來從之去初粂一郎為田代邑宰來借財此地豪富予謂南陵兄曰村山以吉次為諜主事恐不成我訪吉次買物雖微瑣未嘗結局故知之至此果然○北村吉郎來見乞字曰家系矢島元慎十三四年前事先生於江戸矣致元慎東東曰其為猪股氏義子冒其姓居相川第一坊不腆菓儀金百疋伏祈叱存○遣宥三於有田氏贈長州半紙二帖且託答奥山中書松田右兵衛東（二通予草稿）○元真來

九日

卯下牌赴湯肆戸未開乃歸○北村吉郎來告別乃附其所乞書及答猪股元慎東（送書一紙於元慎）○吉田屋孫七來乞書其父母墓表○書八郎妹墓表畢使宥三致之○伊藤慶太自京師歸來見入塾○清之郎來曰午時頤上麦飯○奈島竹僊來見為松本壽軒子請受教曰本月十七日壽軒將自來○清之郎使

人迎乃往步鬨雲林院玄祥東吾至主人供茶膳用會席様既而東吾各予與主人圍棋主人設浴其母見玄祥去予亦欲歸主人曰家母納涼浪華橋下家人悉從某與一僕守舍願留乃借其僕東室氏曰郷既為我作羹須送之室氏使宥三來致羹及醃茄夕食畢返○今日春星堂鶯宿送金山寺醤候暑（候暑始至故書以下有別録無故者不書）○平右衛門來謝贈金百疋不値○洗心致孝也所属裝潢文玄公書十七幅及藤森弘菴書一幅

十日

元真送肴〇允山東送蕎椒芋及糕曰昨日自京師帰護呈産物云云又曰明日申牌願臨又曰高木伺山東一通送上乞覧願報可否伺山東曰闇旭莊夫子帰夫子嘗許厠僕于一吟社中矣僕欲以本月天神祭後一日開筵伊勢伊亭以會社友兄請為僕先容夫子乃答曰見恵産物感謝感謝伺山件与同社謀而報館期拜趨〇東十一吟社諸子曰伺山欲以本月二十六日會于伊勢伊亭宿題夏日羣熟請會日

過敵廬同往東以小虎為肯書其尾曰諸尊君前後一因道遠近非有意次第須知先送小虎氏今逓送〇将以本月十八日開易講東諸子曰暑時講以三八日秋涼以隔日啟告使健之助送示東諸家〇使一治作與大村諸吏候暑東〇送肴於福田頼蔵候暑且問大村諸吏名又東送葉子於喜喜津欽治前日見欽治氏標札標札見前今日忘其姓問之健之助一治二子與原同見標札皆曰木木津余曰恐非也標前日瑣事録書喜喜津余曰果然二子曰瑣事録吾二人所書還

然下筆進想當日視標札時意謂伊人姓木津上加一木字也木津浪華地名故云乃従其言書木木津君謂肴三曰吾子視標札報我既忝予謂健之助曰木木津不可以為邦訓其為喜喜津勿疑既而欽治答東至書喜喜津乃戒二子曰向者吾子意謂伊人姓木津上加一木字又謂瑣事録誤皆臆言也凡有志道者甚忌臆言疑事不必自決亦以不知為不知意吾子輩於書常自以為是而不疑者十居八九是學之所以不進也〇宮林舎人来贈茶〇与宣氏健之助點検

去年九月後来東中有志摩人松井右衛門為東及詩巻表書呈海苔二苞松魚四筋而健之助日記不載又不見松魚問何人所致皆惘然不記予曰我留卿署而守舎為有四方来信耳而如此粗畧不足以徴吾無復望矣但恐弁東失之者不一而足異日不堪責言也〇元道来診正也

十一日

點検藏紙〇請三郎使人致宮野琳所送茶二包〇古田屋孫七送砂糖且取薬表〇劉石舟又子東至石

秋東曰某前月帰京聞先生未帰故過浪華而不相
候某出家八百餘日既過播磨帰心如矢不能延一
日故尓三郎来曰京師火焚本願寺氏災尤烈燬所
頗廣然僅萬四千家以多廣廈大屋也又曰作州人
武韜國田直助本年五月十六日罷官十九日自殺
聞直助者先生所識敢告云云直助才名亜内藤熊
蔵不知何故然死亦嘗行来脩者不堪悵惜○数日
来載與河野鉄兜出淵黄山林桂陽中嶋文三郎三
枝五郎兵衛畑五郎作大野守四郎甚蔵三郎熊村
将曹源光寺熹徳永熊三藤本芳造東今日封之
發於大七氏諸子皆送書及土物詳載書状往来記故略○播磨令ゝゝ封之記中嶋文三郎而大野尾英二子記之五郎兵衛　又發恙石秋父子東○先是
與嚴甫謀命石工作泡影雲影二女墓今日石工来
以忙故不見○申牌将赴九山氏九山使人来辞○
聞西隣松本主計将移居北里室氏訪之不在其妻
見曰将從大江橋北畔其僕曰娘子誤矣新居在北
里左右隣皆倡家妻顰蹙曰妾固不欲近烟花塲夫
君曰新居静閑宜烹茶翫書画嗚呼欺我至此哉○

昨日来数雨数止甚似梅候

十二日

岡直助来○林泰仙送粽乃轉送之後藤春草○後
藤辰之助来出絹一幅乞字曰尾張人某将以八月
張書画展覧宴又乞某所寫天台山図既去名刹遺
座使宥之致之○清三郎来○晴雨数変如昨日疾
大發

十三日

先是使一治作与大村諸吏東十七通今日封之○
秀氏来贈葛糕○中川玄佳来贈肉糕券三且乞字
○室谷秀之助来贈羊羹○菅原寶斎来候暑不見
○送粽八之輔氏○使一治贈葛糕於吉喜氏○気
候如昨○敬甫来○召按摩嫗数眠乃辞之○為三
生講塾約

十四日

長門僧安海者来見為肥後僧介而乞其著助語考
序曰某旧名秀慧学先生於宜園既近三十年○春
草夷贈肉糕乃點送之宗助○北新地褭妓坊河内

屋多五郎皆柬曰日者致野添道也柬時先生不在閤先生既帰顧附回柬於我乃授柬及予余書帖一巻道也書數紙於伻○麻生春所来川吾家兄寛蔵来某特從西下乃属送文玄公書幅於孝也○脚夫来致深江橋屋又兵衛所送締衣三端○具呈屋文兵衛柬候暑

十五日

受塾生賀○晨牌携慶太宥三出訪小虎泰仙皆不在訪春草附尾張人所乞書絹訪宗助問有江戸信乎否今日申牌将發信渡渡邊橘遣宥三於宥宜氏送金山醤訪福田穎藏属與大村諸吏柬十七通訪喜喜津欽次出訪八郎八郎曰某特拜趨然以雨止敢謝不敏訪元真出訪金城謂之曰兄見園請次郎請爲我竊問園田直助何故自殺帰路訪荊石柬行一丁見訥堂氏標札（標札見前）入訪之主人曰家母既没某厭華屋之費故移焉午前帰○頗覺眩暈眼紅藍花満而卧○竹内静漢自京師帰来見訪之○小帝来送羊羹○宜園門人飛弾僧請徹来致範治孝也

紫六郎財津脩藏本月二日柬範治柬曰源兵衛夫妻皆病痢其孫女智勢（土兵衛女）終殁又曰五月下七八日来陰雨至二十三日豆田人家門外水及乳豆隈之間路絶某與門生數人出視中洲水勢帰路至昇天橋北畔忽遇大漲皆漂没幸土人善泅者數十人在田援之免豆田城内堀田數百千家纔炊二日縣令出米千餘石賜貧民富豪徒皆炊飲相贈田流亡不可勝計實未曾有洪水獨隈川比昨年漲僅加一層而已中洲之田無大損幸矣孝也柬曰見拜別後過孖山祈二弟平安至牛首與馬子告別十八日帰家之曰相良善治娶婦云云脩三柬述漲状尤詳南筑平地上出水三丈以留米城將没幸肥前長堤壊而頼其在水中九日云云○遣宥三於春日氏贈川苔○欲鍼胸肋健之助曰宜園生京人長澤左仲者近任先生淡路坊故宅頗善鍼術乃使宥三召之○遣宥三於云佳致其所乞書遂之九山春星諸家贈暑儀○竹軒送二褓候暑○栽與坪井信道宇田川興齋福島彌兵衛容貝健三郎柬合封之春書健三

郎名而遣肴三於宗助氏屬焉（送吉武典斎）○二児出訪
清三郎子乃贈蛤曰獻郎君○采菖送糕○寛平等
附送候署儀（嘗詳別錄故署）○河茂塀屋菖識小石林來
候署不值○薄暮靜溪去謂之曰前日送与播州諸
人東於麑川中島文三郎氏聞文三郎頗有心疾方
當缺乏窮况願爲我東水曰菖右衛門孝見處一郎
曰旭莊與中島（子）氏東伋公喜不在清二君代開封分
送諸東於高砂姫路國包中村諸地方是旭莊意也
云云靜溪曰諾○八輔來曰十七日請臨○既寢夜

仲來（田）某客春与先生約從東上然有故留至去秋
始發本年二月始往淡路坊鐵胸肋及腰○今日晴
而有變溽熱異常夜半月明如晝

十六日

藤本芳造答東至送肉糕候署又送金乞字○高木
駒之助東送素麵且告以天神祭後一日會吟社於
伊勢伊亭即附答東於俾○遣肴三於春所道旅湊
橋南畔豊後屋又兵衛氏贐團扇一柄而屬与南陵
兒範治孝也脩三東（送淡州所裝文去公書十八幅於孝也）○林良平

來贈金二朱候署乃留之供飯○吉雄卓尔武井生
造來○富海舟子萬屋某至致長尾良哉東曰先
生去日申牌上埜矢之助來同舟而月姓氏矢之助
有東謹送上矢之助東曰先生馬關所發東至既小
楷筆七枝深荷嘉惠某歸見参政前田氏曰旭翁臨
去留金五兩於胥吏而辭官饗我不解其故登時呢
胥吏返送云云胥吏某不聞其名蓋山本春平也○
召按摩嫗○二児出遊清三郎氏少聞清三郎舍人
還來曰少郎君戲而墜磚上傷頭余大驚既而二児

返視正也創頗腫然血不出亦不啼乃遣婢梅謝清
三郎○良平曰其方寓往年先生所臨柳左門叔父
木梅氏別業荷花方開願与尊夫人臨（乃）與室氏拉二
児從良平往其北隅亭子紫荷綠秧野色快爽風動
不堪衣單黃昏去欲訪村山東一郎正也眠良平皆
上別無從者乃止歸○清三郎來謝不值○室氏携
二児及塾生賽御靈祠遂至敬甫氏囑明日携二児
觀神祭○余與良平守舍○室氏祭庚申○留良平
宿

十七日
訪清三郎納明外日観稲於良平逆旅○宇都宮理
吉来候暑○吉田屋孫七来贈潤筆金百匹○藤岡
雄哉来乃贈文玄公碑文○名邑竹仙携和泉人松
本壽軒子郁太郎来見行東脩壽軒東曰某欲携豚
児拝謁然以有急恙者不得出家使樋屋善七者代
某候左右且属竹仙徴雲為児周旋二子應代某謝
也乃飲竹仙善七及郁太郎善七乞蒼東即去郁太
郎留塾○近藤健二自日田来見飯之○井阪礼太

郎来候暑○行徳元恭東借九桂草堂随筆五巻○
發蒼芳造東送書三紙○中牌赴二八之輔招圍棊既飯吉
益主税孫掃部来曰没健之助来報文吉至乃還見之
文吉贈紙○敬甫為仁也往塚小氏借其店頭既而
仁也携正也及省三婢梅往黄昏後返曰神輿既過
○塾生皆出観神祭室氏守舎敬甫来贈瓜及林檎
○八之輔請復座乃使仁也往八之輔送素麺○今
日小虎氏婢来拾金二朱闕内健之助曰必贋金予
視之真也問其主不得乃使健之助藏曰若遂不得

主須塾生買器具
十八日
始講易聴者小虎清三郎八郎元眞礼太郎秀民健之助一治慶太郁太郎省三十一人
小虎借董文敏書幅去先是元恭曰請児夫妻数及
目願教今日規之○北條紅屋源三郎来見○文吉
導麻生寛吉来見贈金二朱将欲之辭去○健二来
告比上乃属送金一朱於称名寺曰七月十七日丁
亡婢忌辰請令寺主展墓○遣健省三於亀久氏贈嵬
川煮鮒○遣婢梅於塚小氏送羊羹以謝○梅嵩来

乃属其良平東来曰詰朝将必相訪吾予願来宿○
申牌携慶太出訪清三郎納明翰過良平逆旅観還
遂訪吉次将訪東一郎吉次曰向東一郎来謂将遊
天満菅祠恐不在又曰意在布市氏問布市氏何許
曰築地文吉在坐曰某請往去返曰不在乃遣慶太
於對馬倉邸問東一郎在否贈氷玉糕返曰在然方
与客語似不欲先生来乃過浪華橋西畔肴店食鷺
日没渡橋過東一郎逆旅門外乃入東一郎独坐将
供酒辭東一郎送至鍋洲水岸假店納涼食西瓜月

出帰東一郎送至大江橋回観水邉燈火甚盛忽得燈影満川魚可数一句○良平来宿○夜半暴瀉数行

十九日

昧爽使有三招清三郎至○卯上牌興清三郎良平健之助有三出逢使有三報元眞至木梅氏別業荷花初開露凉風颯坐於北隅亭子元眞至令有三去隣墻見橘茄者余謂良平曰朝食須用新茄乃供之既而与清三郎圍棋或睡荘主人及其母見以良平

故頗慇懃又供午食移席西畔之宅廣而華潔良平曰聞天薩者造此荘費一萬七千金無幾亡産角抵木梅者柳左門同郷也懐百銭七命至堂島業糶糴一歳獲数萬金乃買此荘寔命不猶也来屋彦太郎者来見十六日異船数艘至紀洋即紀飛脚夫所報健之助曰先生嘗言訛言自米商出者名堂島出毋乃是乎余曰然彦太郎頗讀書乃借其所携武家禁秘録四巻天明世説三巻観之主人供酒食更饌又設浴乃為作書画数紙今日暑威異常然荘殊涼留連至黄昏帰元眞逢別○九山健蔵来不値○竹内江山来候暑不値○正也太熱蓋感風邪也乃用葛根湯○既寝熱甚不能眠

二十日

日原文哉来曰伊藤慶太者家姪所善聞近寓貴塾異日有疾病事故某任之不使先生勞也敢告○健蔵送麦○敬甫来曰明夕請使尊夫人臨○宇田川興斎来送焼酎一卣曰某竜寡君西下令東帰謂先生未帰睹洪菴聞既帰故還謁言終將去曰今冬東

上乃贐半紙八百葉曰前日属容貝健三郎送東及詩吾子帰家必既達也○徹雲来返予与十一吟社諸子東曰晩翠昨日始自京師帰故尊東初至某當進致梅屋而不識其何人敢問予曰山中又次郎也語次健蔵来乃託東馬曰願代致歓二子徹雲既去健蔵語又次郎游蕩將破産難（歎）息予曰兄不能救乎曰既不及○元眞来○春日寛平門人伊豫人某来乞撰墓碑見健之助去○正也頗痊○今日雇阿加禰與室氏婢等交毀秀民不止余大聲呼曰秀民我

門人有悪事宜公然忠告禁私毀之○馬夫来致良平所送長州茶三筥

二十一日

福田頼蔵来候暑不見○金雪来贈金二朱将飲之辞○九山東乞詩正○長門人李家文厚者東送大函一曰此相良善次兄所属頼先生轉致○文吉来為麻生寛蔵謀借金二十両○春日氏門人伊豫西條人守屋園蔵来為其郷人明石某乞作墓誌銘○終日陰雨疾大作乃招清三郎圍棊○服大柴胡湯瀉十餘行委頓甚○松岡良哉子勇記在緒方氏来見○遣宥三於敬甫氏取薬○夜室氏携二児宥三阿梅赴敬甫招

二十二日

興室氏一治會計容年九月以後諸友所贈金錢及本年發日田後所出納金錢○河茂来會計容年所買書籍直取金二両二歩去○遣宥三於八郎氏問其所乞書紙數何如書様何如遂之元真氏曰請返随筆忘徳基氏曰客年所託石菖蒲三盆願見返又

曰講日定三八敢告又過宗助氏問府内侯西上期者之短言話故皆授代合劉子○雄哉来贈金二朱賀我帰亦送銀一両候暑○君文吉曰寛蔵所借金二十両我将以大村侯所賜炭安氏銀券當之吾子宜定金直文吉曰今日金一両直銀七十二銭三分寛蔵所借除二分嬴銀三六銭三分當属公也予曰善文吉曰明日使寛蔵拜趨○遣宥三於吹田屋六兵衛氏贈川苔及鯨骨且告講期六兵衛不當来然往節祝儀如例故然遂之藍田氏贈羊羹○元恭返随筆三巻選羊羹曰尊著二巻願更留一

二日奉返又曰先生議論快爽剴切老朗明為是一新不堪欣悦○徳永熊三報東至送肉糕琥珀糖○春星堂鶯宿来贈金一朱○雇春夫○近藤健二自京師帰致稱名寺主證券券曰廣瀬君所送金一朱謹領将以七月十七日脩孝悌烈女忌祭○招左仲鍼肋及尻○先是予謝良平曰吾子昔日陋牡丹花肖柏俗物而今居壹邑羅羅場所我不解良平微笑曰昔日隠淪今日偵殖英雄固不可測昔陋肖柏今希端木亦唯時也予曰我相吾子孝悌力田有餘而乏

高專驅馬之奉途上今日蒼葉來曰某不用良規昨
日來乞金二百兩茫然不知所措予曰若窮無所容
衣食於我良平曰幸甚言不畢去○加賀松加賀市
兵善來候暑○夜遣宥三於敬甫氏而謝○數日來
屢雨屢止氣候如秋半簷際壁罅乞出無算予及妻
皆所螫各覺大業毆之

二十三日

講如例講後八郎見其弟○喜喜津鋏治來候暑○
栽其範治東東曰右因寛藏借我金二十兩約以七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七　二四

月二十九日返之於是下矣請与源兵衛謀善處置
○駒之助携江戸書家牧野青霞來見青霞贈金乞
字曰某近下居今橋第一坊請屢往還又曰某妻中
島棕軒姪女也本月二十八日丁棕軒忌祭欲招先
生及九山徹雲供齋願臨駒之助曰二十六日會先
生應怯暑行願晨臨○文吉与寛藏來借金二十兩
乃援与範治東○屬李家文卿寄善治函於寛藏○
雨如昨日不堪鬱悶遣宥三於清三郎氏問其在否
返曰在乃使仁也送西瓜其宅而往圍棋主人設酒

供食其兄善次來話清三郎妻初見者新娶砌除見義
石數百問何産曰津輕所出乃乞數顆黃昏仁也來
迎○夜室氏訪秀氏妻○赤城慶之助又來曰明日
使見豚兒不值○小虎使人來致大野飛山尾芝厂
村答柬

二十四日

六兵衛來謝贈瓜留之供飯○井阪礼太郎送瓜茄
○元恭返隨筆三卷又借三卷○安海柬曰某歸京
師報先生既許恕介石所著於南禪寺備錄蓋備錄使介石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七　二六

著書備錄太喜將更乞三條公序願放首卷○米屋彥
太郎柬曰明日神祭願過某家某既具舟以俟良平
兄屬某迎先生也○木梅氏使人致良平柬曰某
以亡財故急歸家然屬木梅及彥太郎二十五日迎
令春願臨二家○發与芳造柬柬曰我欲食麥願藉
麥一石送之又柬乘憲曰日者送令姪所乞詩若柬
未至何故○前日屬清三郎命工作書函三今日致
之○將訪小虎先遣宥三報之辭曰將出○夜室氏
拉二兒觀土佐壕進船○晴雨數變如昨人皆虞出

荒

二十五日

遣宥三指有宜氏謝前日贈遂之米屋彦太郎氏贈菓子問今日何降拜趨可乎又之八郎氏問如彦太郎返曰皆云未降可〇藍田妻送茶〇徽雲送銀葉箋〇模林覺兵衛來候暑贈菓子因託寫鞘室屋清兵衛東（送書一紙　清兵衛）〇已降地震〇友月來贈金一朱候暑又贈金二朱曰宜園百家詩編纂雖貴某當償金百匹而為徽雲所借遷延至此今償三朱歲晩収

償二朱可乎予曰可圍棋畢杰〇伺山（駒之勸剔辭　以下用之）來曰明日某當昧爽至伊勢伊亭侯然今夕赴天満神祭必為長夜飲恐不過辰牌不醒某既屬亭婦曰廣先生至須代我待之也早晩唯尊意〇葦土榮請來乃出大筆一枝小筆四枝命脩之〇良平來曰某帰途過郷人有故復返未梅氏矣願導尊夫人往〇八之輔來約同赴八郎招〇雇按摩嫗〇雇阿加福守舍〇申下牌良平將導室氏二児及宥三阿梅赴彦太郎氏予先与八之輔出慶太從至平右衛門氏

贈菓子〇八郎室宇都宮理吉在座八郎受業師藤藤某児主人供酒既而移席門外涼棚生客數人在座十日來陰昧今日快晴祭儀完備遊舟之影倍於他日宥三以彦太郎旨來遊（迎）以主人不肯辭神輿既過乃起座歩至元真戸外呼之曰明日須早來我家答曰諾返八郎室食両下牌辭出過彦太郎使慶太問室氏在否曰既去遂大江橋慶太曰遺徽走出去八之輔送至室氏既在房

二十六日

平明謂慶太曰吾将赴伊勢伊亭吾子須從曰諾臨出不見之乃至八之輔氏候焉主人紫頭有坊正所下官令曰蘭人自江戸帰路陸行過山陽從前土人縦観動塞道路今後嚴禁押近云云牒尾餘紙遍署同坊人名中有吉田屋音吉名乃携返使宥三拝音七郎送之隣家促慶太出曰吾子遅緩過矣是所以昨日遺徽也凡緩者臨機（不能常）必蒼黄太不若急者（寢）須用意焉既而徽雨謂必晴俟晴徽行比至高麗橋四坊頻霑慶太怨曰遺半截紙矣走去至橋上雨

勢盈勁恐慶太不識路遅之不幾追及至伊勢伊亭
主人始收卧具曰客既至乎遽延上樓北望澱川烟
雲起滅人家出沒日出風起須臾而景豫賦七古一
篇（詩集載）待諸子至巳上牌伺山東曰某中暑且醒不
能離卧床頓呂九山乃走一力送示伺山東於九山
午時九山至金城元真徽雲相繼至牧野青霞來傳
伺山言謝無状丹山金雪至伺山强疾來小魔最綴
至皆賦本日即事既全晴炎甚皆裸裎或卧比晚飲
酉下牌与金城元真小虎先歸○備前僧五岳偲來贈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七　二九

菓子請委教不值○鷲宿東送金乞字○廣瀬筑前
介來贈茶乞詩正不值○八郎送潤筆金三步○秉
憲東送甘藷○石原源之助來不值○能村將書答
東至送金及乾糯○今日聞豐後地震鶴見山崩或
疑昨日西州有大震餘勢至此

二十七日

屋喬夫○八之輔東曰家弟廣屋定七欲獻一杯願
午後陪往答曰諾○遣使之助於石村友仙氏曰客
年奉屬送賀仙臺北倉氏六十詩於大槻磐溪至今
無消息不識浮沈何如遂之舩越新七氏問有志摩
便否（便用邦呼）之宗助氏問府内廣西上期又問府内地
震何如返曰友仙曰吾奉貴東至磐溪氏勿疑新七
曰明日有志摩便宗助曰寡君期赤關前月二十五
日府内地震油布鶴見二山大鳴爾後無異聞○發
答安海東於大七氏（返介石所著助字彙四冊）○關山僧五伯來
見○青霞東曰明日棕軒忌祭請臨乃返所屬綃幅
○廣瀬筑前介來求見辭○遣肴三种大七氏發答
能村將曹東遂之鷲宿致書○遣肴三於八郎爲太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七　三〇

郎二家謝○未下牌八之輔來迎乃出健之助從過
吉益主税門前八之輔入焉招主税出同至定七氏
（在淡路街茅一坊）主人供酒招其所事廣屋又兵衛者及肥
後醫人菊池秀英至又兵衛曰今春拙荊游櫻祠雨
中見婦人攜兒無繖乃貸繖既聞即尊夫人令郎君
也於先生因緣不淺先是室氏爲予述未識婦人貸
繖事至此始識其又兵衛妻也欲聽余講故使定七
招我云秀英善棋既入初級衆交圍棋日沒又兵衛
秀英先去主人導登屋背高棚殊涼酉下牌辭歸送

主税至其門○後藤彦之助来不値○始課塾生出題
名稿定甲乙○今日定七等曰有江戸信報異船近
下田港者六十餘隻予顧徒之助曰疑堂島出也
前出見衆問何故予曰縦異船来不過十四五隻諸君
未解洋事情故信訛言定也曰某資米綿貨之江
戸今年江戸人以東情不可測傳賣買吾輩皆窮○
文吉来報麻生寛蔵大昨日發舟

二十八日

講如例○辰下牌至青霞氏（在今橋第二街北折處東畔）贈金三

朱王之示海獣皮一張曰是北海産非以旭出時生
者毛必脱此則然者貴称旭窓當用者謹献橋本半
助澤春耕伺山至遅九山徹雲不至主人供酒曰棕
軒非俗物祭冝依漢様乃羞肴極精潔皆感服亭午
九山徹雲聟舟至時雨甚借伺山僕東健之助責何
故不送徹殺予有三走来致之既而移酒具上舟初
約橋下納涼以雨中無所見入蜆川水既漲舟觸左
岸将覆舟子墜橈回旋久之下二丁出入廣木亭伺
山為主召妓数輩行酒予不堪飲乃託欲眠臥於別
室得一絶（同人善飲席顔移午雨蕭々漲蓄池撋臥紅樓緑肉際續成昨夜夢中詩）號諸
人各奏技歌呼舞踏久不出棄其稍怠復席衆問何
為乃示所作伺山悦命主婦買紙為揮灑半助和之
志其詩又合作画雨不止予欲去苦無從者九山聞之
曰我舟猶係焉請同道乃窃出春耕徹雲追從登舟
時方上燈水益漲舟極遅九山欲下西壕白先生至
呉服橋而出可也春耕家在東欲東濠曰先生家在
東西壕中闇而無遠近徹雲宿東木時西三十橋謂
平後舟無出既春耕曰為妾言纏然顧意色顔悪罪

曰吾初命有三来迎於青霞氏矣我家剛無識青霞
氏者我自別路帰雖報有三者冝至来時上舟處迎
九山怒曰夜雨如此有三何能知而候先生争先生
至青霞氏有三不在将使何人送先生争予知九山
醉乃曰兄言善過山紫九山呼曰先生何能決予曰
弁他地端距我家最近乃至地端徹雲将送予固辞
借九山僕返時酉下牌也有三曰某迎於青霞氏其
妻曰廣木氏将使人送先生故帰予曰果如九山所
測彼雖醉未可軽也○晩翠来贈金及手紙候暑於

値○筑前介来贈王人錦小路殿歌一章不値○小
豆島人来致岡井嘉十郎所送金子在中東曰東外
所副蘭一瓶頗重不能携至願使人来取焉太答曰
吾子受嘉十郎託致物而不能致吾子須復之嘉十
郎吾不与○使藏贈西瓜○宗助送南陵兄孝也本
月十五日東兄東曰我家大小悉病痢玄孫女既殁
阿吉阿元猶瘧源兵衛未瘥我憂之氣治奔姉悉我
孫知所就謀源兵衛欲梅酒願送二十鹵孝也東與伯
父不堪憂故使人迎兄矣（兄謂紀治）忍斎紫六郎東○求
白（即五伯也）来冕室氏致東脩予（帰）闢之謂使之助曰紹介
未来無受東脩之理須返之待紹介而受也○後藤
辰之助来促天台山図跋○八之輔来謝

二十九日

遣宥三於青霞氏謝青霞贈歎促○晩翠来乞字○
使宥三購梅酒於賣保命酒者家曰無○求白来見
予曰吾子欲宿我家速振證人来○遣宥三於春草
氏致天台図跋○訥堂来候暑○先是買蕪数本醃
之今日買酢一本蘸之○闇小虎独守舎拉鍵之助

訪之圍棋晩帰○青霞竹雨来不値○文吉来乃属
求梅酒○翰来雨止而雲谷濘熱甚頭痛夾發黄昏
後遂作眠終夜不止而益熱○春日寛平使来属南
陵兄東及紙包

七月朔日

受塾生賀○遣使之助於府内大村二郎投刺遂過
八郎氏致六郎東又過浙原本七氏報予帰○遣宥
三於晩翠氏致書晩翠使又来贈金二両○謂使之
助曰衆或午睡或出遊而處悉宥三汲汲務業吾子
知其故乎曰彼無資料而食於先生不得不然曰吾子
独無資料而得安然眠食何故曰以有君恵也曰食
於我者既然食於君者独不然我不解其故吾子今
後宜以二生自律不宜以一治自視且午睡懶惰皆
害養生我知而不言負吾子也吾子聞而不用負我
也今日之言意壊也使之助曰諾○八之輔来賀○
文吉来曰遍問諸店然無有梅酒者乃附寛平与兄
東先是文吉告曰田婦人数輩将帰郷故託焉○藏
巻兄及孝也東使宥三属之文吉○丹山来曰昨雨

御堂街有花市或偷花逋花主追以棒撃之既返偷
者携短刀至大閙衆飯某怙力自後奪刀反被刺殪
又傷二人衆乱棒撃之竟就紆捕云○元道来示玉径
三寸曰是稀代寶直三千金予曰是似水晶不足珍
乃出予所識水晶玉曰九眞水晶日光不徹置之极
上不焦洋人以硝子煉鍛者必焦是天工人工之別
乃駢置二玉于桐极元道玉忽生烟予玉自若元道
辞曰贋物敗矣人称先生精玉石之學某未信今日
始信○子七来不見○街卒来收寶城寺醵銭百二

十文地坊費自増過半屬神祠佛社無用之務而不
關供軍國要用蓋上下之情否鼓爾○昨日求白所
謂證人米屋孫三郎者来使僮之助援之曰某雖爲
證人不能出證券予曰凡證以文書爲據證人而不
書證券何以爲據乎今日求白来曰某遂不得證人
欲帰与父兄謀予曰郵筒来往不過十日吾子留逆
旅而飛信相報何如求白曰且退思之○坊者来告
初六日將浚井

二日

中谷謙益送狐十五枚候暑○寛平送鍾馗図乞賛
○泉宗来乞字○小豆島舟子来致蘭乃附答嘉十
郎東嘉平郎東光太郎閲潤筆定額使僮之助報之送嘉
十郎所乞書絹紙答一葉及畫一幅○右宜来自西横壙拓五図西屋五
兵衛来乃謀立泡影雲影二童女墓石五兵衛曰帰
家算費而報携墓表去○先是作書函三今日據所
蓄收焉文凡百五十卷詩上梓者十二卷未梓者十
餘卷襍著凡五十卷○暮拍肴之訪青霞贈襍府詣
来主人白東海道参尾地方洪水人小家漂没死者不

知數脚夫僅免而帰府尹欲面聞其状脚夫與疾而
趨府今日事帰路訪吉次元眞在座欲訪東一郎使
肴三先往返報不在乃与元眞吉次歩橋上元眞送
至大川坊○今日始晴

三日

講如例○感風邪服五苓散既而爲痳疾○泉宗送
潤筆金二歩二朱又示丈玄公書二幅乞識函蓋○
遣肴三於寛平氏致鍾馗賛遂之彦太郎氏致書一
紙○書泉宗所屬書画帖序四頁早方食肴三將将

印予曰縮不可紙例待吾指揮既而視之稗第三頁
予叱曰未聞舍書尾而印中間者回使之抄敎也健
三助曰省三示第三頁曰是大尾也雖疑是從其言
也予曰我既曰待我是不宜問健三助而問省三過
矣既疑之是宜問而不問健之助過矣未宜問而省
問宜不可問而問皆失中庸用心此間之謂學健省
三就元眞譯洗印元眞有奇藥洗墨及油不獲辭痕
跡救齋母遺省三於衆宗氏致其所乞書母謝盡棗
乞字母尾道舞子來致楊本謹衣衛碁家母藍田自

播摩歸來見贈絲羢鉄兜答東先是鉄兜以恬才遊
人得謗余東規之鉄兜愧謝曉携藍田渡浪華橋訪
東一郎不在過錫島有店而飲羞鰻鱺炙未熟藍田
曰浪華中亦有如此粗店夜歸欲訪金雪以雨將下
止既歸供西訊○夜分暴瀉五六行腹痛甚○敬甫
又不來遣省三問之謝曰明日將拜謁

四日

辰牌至浴湯肆以湯溫嫩使省三逐迎子晃同浴○河
内地藏寺者來求晃以病辭母德基送石菖蒲二鉢

○寛平東曰昨日所賜鍾馗贊有吹毛在午威武漢
然漢何意敢問始悟横謂作漢乃謝曰願改書○藍
田送肴與室氏謀招其妻午後妻來曰拙夫朝來醒
歸未能起乃使仁也從妻去促之良久妻復至曰拙
夫將浴畢即來移晷不來妻曰必復睡乃使仁也往
起之始至供酒飯初招金雪以將出游辭招秀民既
撤而至予與藍田圍棋妻先去秀民獨留至戌下牌
秀○楢本壽軒使人來爲郁太郎贈中元儀及飯料
素麪肴資○此日暴瀉十餘行委頓○敬甫來予贈

之書一幅曰前日見所乞書謝送潤筆金二朱今
所乞亦約贈二朱此書又當金二朱合計金一兩矣
朱見不必相贈唯導我舟遊可敬甫悦自謂母其嗇
後雨下徹曉不已淋浪如梅候天保丙申後陰霖以
本年爲尤然比當年差熱勝

五日

遣省三於寛平氏取鍾馗贊改書儀字返之○德基
送瓦盆以蘇石菖○弘臺倉卿人來致日高凉臺書
東○松園勇記來致其父良武東以病不見

申福田穎職東送雪舟○招八之輔圍棋○元恭過
隨筆一冊○終日腹痛服大柴胡湯瀉十四五行夜
腹益疼瀉殆三十行憊不能起坐○朝来嗣色鬱蒸
冷涼如秋晩夜復大雨

六日

瀉未已招藍田圍棋○幸島丈菴来訪贈纖麪季申
曰某五月送寡君至江戸今帰也乃留之藍田与焉
未牌奇○宗助来○秀民来○見辰牌両已而雲
合涼甚或服綿衣○瀉稍疎而臍下驚塞夜勝撒

措摩帰来見贈縣致銕兜答東先是銕兜以帖才流
人得誇余東槻之銕兜愧謝晩携藍田渡浪華橋訪
東一郎不在過鍋島有店而飲羞饌鱺炙未熟藍田
曰浪華中亦有如此粗店夜帰欲訪金雪以雨將下
止既帰供西瓜○夜分暴瀉五六行腹痛甚○敬甫
久不来遣省三問之謝曰明日將拜謁

四日

辰牌至浴湯肆以湯温嫩使省三返迎二児同浴○河
内地藏寺者来求見以病辞○德基送石菖蒲二鉢

ノ寛平東曰昨日所賜鐘馗贊有吹毛在手威武讃
然讃何意敢問始悟儻誤作讃乃謝曰願改書○藍
田送有與室氏謀招其大妻平從妻来曰拙夫朝来醒
帰未能起乃使仁也從妻去促之良久妻復至曰拙
夫將浴畢即来移晷不来妻曰必復睡乃使仁也往
起之始至供酒飯初招金雪以將幽游辞招秀民既
撤而至予與藍田圍棋妻先去秀民獨留至戌下牌
去○檍本壽軒使人来為郁太郎贈中元儀及飯料
素麪者貨○此日暴瀉十餘行委頓○敬甫来予贈

梅錦来賜本印乞字以病不見既書遣有三致之小
虎氏○使省三致書二葉於訥堂氏○按摩師妙野
来按摩予及室氏○前日買紫清氏筆價金二朱以
其價金請換之往年價金極多近来頗希本年附途
中所得金三百兩於源兵衛源兵衛返二朱金七両
曰皆贋也可以観朝廷多故不能究索姦人矣○遣
健之助一治書函過戌解返予責之曰吾子輩亦當
知在三之義也今師事我而汲汲奔走事他人我不
解其故爾後往節除我命外不必出賀平日与人交

須稱佳節絶往來是師命也浪華人有父母者唯其
命之聽我不復督之吾子輩寓我塾者不得不我命
之聽凡與外人酒食相交皆費光陰無益學問我所
甚惜且健之助我所竊報公旨教之公西上在近我
謂之曰萬一聞及其勤惰我何辭以奉答我不能私
蔭吾子而欺公吾子備焉○既寢敬甫來曰而勢異
常敢候安否予肅然起敬甫忽入臥内私語曰米必
貴盡買乎予叱曰狂態復發乎何商賈我視我敬甫去
予意託醉入婢寢窺之果然乃叱出去○文吉使人

送爪二顆報以羊羹○安海來送助字隱四冊

八日

講如例健藏來會贈中元儀○藤本勞藏來至言及
前日所送書而不及麦意後來未達遣宥三於大七
氏詰之答曰勿疑其不達然將質脚夫而答○石工
來示所豫量墓石樣費過金四兩以其貴止○遣宥
三召敬甫欲謀石工件返曰敬甫所同居老嫗曰彼
人日日醉狂不復省人事○上田公走東薦伊豫櫻
田人袖屋多右衛門然以病不見多右衛門乞書邊

表○藍田使人來致梧陽所贈甘鮑○仁也遊藍田
氏○八之輔來將携之飲八千亭室氏請從至亭隣
室數容方醉裸程角力蹴紙障倒殆壓余頭皆驚遽
服衣謝竄去既食室氏先去余携八之輔訪藍田金
雪在座請鬪棋以病辭不可既而一勝一輸金雪曰
某与先生圍不識既幾十度今日始一勝余曰主人
公小木兄真敵手乃勸相對二子皆苦思移晷未終
余不堪欠伸藍田妻曰妾將陪令郎君遊島内棋終
同金雪八之輔出歸室氏聞藍田妻言使宥三送仁

也新衣○吉次來曰將以今夕西下敢告乃使室氏
往別贐金二朱且託与芽也東來曰請為我買香魚
尤大者三十頭漬之而分送長崎州中野玄藏和田
久七山本宗右衛門三家須副以汝東一通而謝春
時供給三子皆豪族且為汝異日之地也○宮林有
齋使人來取茶直金三朱○梅巖來曰金城勸某別
居曰我將華家攺既而聞其門人結黨翹某白鳴者
竊告曰元真私我曰旭莊先生不喜梅巖所為使我
諜逐之云云某不識有何事而得罪左右也願見教

余曰断無此事我将詰元真梅巌曰某因将去金城氏先生若果無此事不必詰元真也余曰元真証我我焉得不辨乎請吾子某[書]某聞之白鳩白鳩聞之元真十一字作證我将執證責元真梅巌曰白鳩竊告某敢作證乎余曰彼竊告而吾子公然言之何偶憚證乎梅巌固辭曰某将帰郷願書送別巻首留紙去先是元真告予曰梅巌宣言金城妻有失行金城匹旁於昔日某憂其漸為金城之害願先生告之金城余曰金城懦緩無決我不能代為怨之府此件金城

就我謀我将有所忠告令吾子欲使我就金城謀是主客異位也元真曰然則坐視金城禍可乎余曰不可金城師事我而吾子師事金城吾子与我各有其位我無代主任怨之理吾子有代師除禍之義各素其位而可至此予意元真恐金城氣子不悉与已同意因言旭荘先生亦同我意而借重而已也乃遣宿三呂元真至詰之元真曰白鳩既与某等鳴梅巌罪於金城請出之白鳩曰出之不若絶之未幾与梅嵓通餘人疑白鳩漏言未得徴今聞梅嵓言果信某断

無先生使我云云之言唯述先生師与弟子各有其位之説而已他無一言某将与金城謀責白鳩○安藤主一郎来告将遊備中乃贐金二朱○主計妻阿琴来告将移居北里○先是買金卯[氏]醤油腐今日遣阿梅請換之○今日辰牌始晴霖殆三旬米一升直百三十七八文皆震此荒偶晴逢者相賀然晴涼如秋晩

九日

始起服綿衣猶怯冷○五六日来下利殆百二三十

行昨日始食肉腹亦穏調令朝瀉止○元恭来曰聞金城氏家政亂不能自持彼公無果断豚児等年少未老世故尓譬猶治病不首除毒而荐服調和劑何益予曰然蓋病者體弱勢未可除毒也○杉梅策[東]至来曰豚児恭助欲従左右學将以八月中旬發児於才一倚頼先生願經三年而帰省○有宜送呉春百老図一幅田願求善價沽之○昨夜藍田妻使人送仁也且贈鮓今日使仁也往謝贈西瓜○元真来曰某見白鳩責其妄言白鳩曰某昇無此言即梅巌妄

言也書證養捘某（某謂元具）敢呈之左右券曰某与梅岩
語未嘗言及旭莊先生云云因書此券爲他日之證
○主計來告移居浪華小橋且贈桃○吉次來告別
○遣省三招藍田不在○先是使洗心裝潢予書一
幅期今月朔未致使省三促之○健之助告曰鄕信
至報阿部徹藏欲養某爲義子敢問可否予曰此件
吾亦与謀我隨筆中論義子盡矣我邦自有我邦時
勢不必拘漢禮也健之助曰某父業醫早歿某別無
兄弟唯有姉某繼父遺緒而爲他人義子於心未安

何如予曰吾子言是也我爲徹藏謀不得不勸吾子
爲吾子謀不得不止之徹藏与吾子皆我門人初無
厚薄我處其間實難發言吾子宜自決○數日前余
問省三曰健之助君去吾子從去乎留乎曰願留受
教三四年而去今日健之助曰某君歸鄕省三亦欲
從去某勸其留不可予曰怪哉乃召省三詰之嗫嚅
不能詳答予惜其反覆謂健之助曰我強爲吾子留
省三耳吾子去之日須携去○夜拉郁太郎出將訪
吉次以腹癈故述路過大江橋訪主計新居（橋西芋一家）

主計喜曰新居以昔來下吉凶今第一來者本地第
一名家也某敢不自喜將供食以饗辭不聽遂買鰻
羹鰻鱺炙羹之乃強下箸（著）蓋饗戌上梓以雨將下走
歸○澂甫來予規之曰聞兄近嗜酒喪心行將敗家
兄既過六十幾敗而不至死乎澂甫肅然曰今後謹
奉敎禁酒

十日

遣省三於津正氏促屋漏件○有宜來○安海所囑
助字槩序成（序載集）使夔太寫送之安海（及助字槩四卷）○有

宜使人來取百光圖○梁清致其所修大筆一枝中
筆一枝○稲西屋庄兵衛致村瀨秋水柬柬曰某欲
學先生書願書一帖拙画數幅及往年所刻詩画卷
一冊謹左右云云○中牌訪小虎有一僧來予識其
面而忘其名問之小虎曰物外師也予曰數日前人
傳師既仙化故怪之耳出訪寬平主人曰家母大漸
某不知所爲与拙荊言我母廣先生所識不可不以
告而先生臨矣出訪吉次復屬与莘也柬（今日所載）吉次
將上舟於常安橋予欲送之主人行裝未畢出酒曰

卿當別筵文吉来侍時方黄昏飢甚僅盡一杯大酔
視主人無去意乃帰○雨下脾拉健之助一治歩街
中遂訪藍田謀梅宮件藍田曰某明日有事於梅宮
將往見之願使健之助見從我与謀責之成脾帰○
室氏拉二児賽御霊祠内金毘羅○今日有馬凉雲
来不値留一束去東曰僕今春大帰君山数日前為
病家所迎至此地明朝將去故候左右近年詩課頗
闕今後將勉強願乞斧正云云

十一日

使健之助藍田之金城氏責梅宮梅宮曰白鳩既報
為元真所要不得已書證券於我矣白鳩反覆如此
我敢疑先生乎○宗助送素麺賀中元○恵聞来見
乞詩正○藍田来○杏仙来（杏仙寓秀氏家）予謂之曰客年
我附薩人草稿於光太郎光太郎去後我檢書筐不
見其稿疑未返東間之光太郎答曰某亦不記返否
其装有（在）秀氏氏先生開視亦可今年賂光太郎我告
欲開其装彼肯之吾子請為我告秀氏光曰今日我
將与健之助往檢光太郎装杏仙去後来傳秀氏言

曰彼装堅封押印而附某曰若舟子来請授之而不
曰授之先生今先生欲開之某義不能開有封印物
願送装先生家宗後光太郎有責言我不与焉余曰
是疑我也乃使健之助謂秀氏曰吾子所言古道也
然参可与権吾子如何人光太郎如何人而我如何
人皆是誼兼師友親齊骨肉者我既曰我賂光太郎
告之而吾子不許毋乃疑我乎夫君臣之交以正救
有犯無隠師友之交以誼救無犯無隠吾子欲膠柱
難寄結交秀氏携装来曰杏仙返傳先生言曰我將

継檢光太郎装吾子若出家須置装人不見處也某
答曰某將出装有封印備竊（盗）也而置之僻處是誨
盗也不如送先生家矣敢疑先生乎予曰然則我誤
（聞）也不唯我誤聞恐杏仙亦誤聞也吾子既不相疑不
必（追）究往事也乃与秀氏藍田拉使健之助一治看三
檢装不見稿乃復包之而送秀氏○伺山東送金
百匹賀中元○使宥三嘱呑村瀬秋水東於稲庄氏
送書六紙（於秋水）帰路過栄滑氏返（筆）事曰吾子所修懸揺不
話作字○遣一治於寛平氏贈菓子問其母病○夜

訪八之輔圍棋主人供酒〇今日所家所送中元儀
有別録故不記〇數日陰涼至此益甚既如秋晩候
二石直銀百四十錢蕃商更唱東舶將來諸侯將發
備而貴之人心洶洶〇敬甫復太秉粹以刀室築阿梅
尻予老之合掌謝過去
十二日
贈味噌於八之輔〇遣宥主於津正氏附屋子償金
二兩一歩二朱及中元儀銀二戔遂往森川氏贈金
三朱謝藥遂曰今日金價三戔九分即七十三戔九分倍有七十二
字称何戔何分予怪其儀甚遺取津正所授證書視之但書屋
子償銀百七十目以金二兩一歩二朱當之贏銀三
戔九分返之乃誨之曰視津正所記三戔九分非金
價明矣稍且謬解有是哉予之會讀書者宜先講知
此之等事件〇与室氏一治會計前月念三日後金銀
出納而稔五六兩月所買諸物當償直者〇已諧攜
省三出訪秀民不在其妻見乃授謝藥金一歩二朱
訪長澤左仲不在其母及妻見妻曰田人泉屋吉兵右
衛門女先是因其夫傳言於予相見左仲所居即予

淡路街儒居也庭砌依旧樹木既長忽覺股爽如發
乃脱衣視之赤蟻也〇訪丹山弔祖母喪訪東暌先是
高松侯与松江侯戍浪華近日或示官所下令牒曰
高松津松江素名四侯戍京師岡山烏取高知三侯
戍太阪萩侯戍兵庫二本松侯戍上總富津港福井侯
戍神奈川地方柳川侯戍堺此六月念一日之令也
予意覆作問之東暌東暌松人高東暌曰真我高松此地
警衛始發怨有令戍者盡移器用於京師耗費萬端
訪晩翠主人又供飯爲作書画數紙欲訪徽雲恐其不
在晩翠走一僮視之返曰途与徽公遇自將之糟越
氏乃止徽雲使一力来白申牌以後在家願同翠公
臨晩翠曰某申牌後不得出乃東徽雲曰翠公不得
出僕或將以未牌拜趨師君不在借閑室寄傲既而
訪九山九山示紀邸所下劄子曰我寧相公六月念
五日入覲大君大君下令養爲世子以左京大夫君
第七子賢吉公繼我紀報賜德川姓云云又示本月
九日脚夫所報畧曰六月十二日甚雨袋井掛川日
坂金谷島田藤枝地方洪水人家流亡道路壞塞人

多死念三日四日雨甚前度甚雷足驚薩埵静谷皆崩巨岩飛墮道路不通騎以西橋梁悉流沼津柏原大野新田元吉原岩淵蒲原倉澤小吉田府中手越鞠子岡部民屋人畜漂没不可勝數箱根以東消息未聞云云未下牌至徵雲氏主人既遅曰我知先生性急今日何緩先是徵雲謂余曰先生來之日願以郁太郎爲從者今日以多過諸家故携肴之至此將迎肴之君郁太郎徵雲欲招九山乃使肴三歸路告九山九山使人來辭而郁太郎至主人供飯予視庭

樹曰橙安在曰既枯矣曰客年敬公迎我而飲時庭中橙方黄今公亡樹亦不見且我与敬公交二十年尊閨令嗣皆親善今無復存者我衰可知也敬公賢公既殁無復解文字者師宜勉强誘導後進也徵雲曰智欣筆雖屢覩正無奮悱之志已矣哉予曰智欣有夢返故郷人不知句乎批曰天授佳句或詮其傍曰天恐人誤言未畢忽有來立側者時黄昏黒徵雲呼曰智欣師乎曰是乎遂曰智師中途廢學可惜智欣羞曰往者不可追願勉來者予曰善午後晴而數變

至此雨未止而月色明亮皆曰奇景肴之携雨具來迎乃歸○河内稱念寺僧密藏來贈金一封不值○小布來不值○寛平來送金百疋謝鐘銷費○敬甫來贈西瓜不值○贈素麵於晩翠徵雲藍田三家贈羊羹於宗助皆賀中元也○室氏赴梶木坊買祭具

十三日

講如例恵聞來○遣肴之於南徳寺贈銀三戔爲點紙燈於醇穀恭彖泡影雲影四墓○晩翠使人來送昨日書画乞觀試且致東元儀○終日細雨微風如

初冬病大發所謂癇者○設祖先神位於書院如例○雇按摩嫗

十四日

終日大雨忽而忽晴○午後敬甫來曰數乞先生字未謝今日幸有會計餘金願陪舟遊予曰人皆営中元務恐無賣肴者敬甫曰唯津野橋肴店猶有肴且往謀仁也闇之請從乃与出肴三從至店命舟舟師曰今日風勢異常非閑篙工二人不能泝予曰善携酒肴入舟返肴三曰須取我臥具待於呉服橋也初

出家水色未瀉至此忽瀉且增数尺至呉服橋省三
既遅乃取卧具曰須勧拙荊出遅井池街口也入土
佐壕風益強舟子皆勉強棹始能進数尺至淀
屋橋流急数進数退数与繋舟鍔今日別不見一舟
無人雖多人務且怯風水也稍進室氏携正也立岸
顆就迎入過涙華橋敬甫以肴少与舟子出買肴竟
不獲下至山當杙中流而止予不堪風波激蕩趣去
申上牌至井池此敬甫使舟子送○今日所償諸家
債有別録故不記○遣有之於寛平元真二家謝其
贈金

十五日
受塾生賀○浴湯肆○使健之助賀同坊数十家○
遣健之助賀十三家奥野弥太郎最勝寺正福寺長久寺賀川秀哲村上精右衛門
小石石林山中又二郎依田竹雨大年誓淨寺新宮屋清兵衛雪海春秋◎遣肴三賀
二十家光徳寺光圓寺平野屋甚右衛門称念寺今井少允牧林覺兵衛春徳寺花屋蕃河内屋
吉兵衛妙林坊平沢白翁河内屋茂兵衛閑信寺仁託寺善瑞寺浄涼寺河内屋新兵衛淨久寺善山真
石文麗堂○遣慶太賀三十三家後藤俊蔵田能村小虎玉芝堂銭屋三之助西
山清三郎上田公圭澤屋伊三郎香川一郎三木屋紫藏洗心堂尾崎秀民雲林院玄稹肥前屋又兵衛

牛島潤城日原丈哉春日寛平平野屋佐兵衛渡邉太郎藤澤昌蔵高安丹山栅橋平右衛門長壽屋利
兵衛東原芳齋冨田屋永治赤院岡島屋又四郎東光寺森川元道緒方洪菴粟山静安野村二郎津國
屋正兵衛○遣一治賀十九家魚住荊石篠崎長平藤井藍田錫屋小市徳照寺朝
国寺平土井一郎吉田屋喜太郎南徳寺円照寺長山孔直油屋新兵衛藤岡雄哉了安寺汐原十七勝
閣西越吹田屋六兵衛泉屋千代吉中島屋藤兵衛○使郁太郎應接来賓
○来賀見者七人清兵衛六兵衛丈吉伍助秀民後藤辰之助石原源之助不見
者二十九人洗心堂河内屋茂兵衛道具屋勝兵衛生一秀之助百足屋新助渡邉太郎堺屋
善蔵原丈哉百足屋又右衛門加賀屋作右衛門室谷秀之助林恭服部熊哉棚橋又佐道具屋深
助依田竹雨鴻池永助加賀屋松兵衛加賀屋嘉兵衛加賀屋市六郎津國屋正兵衛長沢左仲栗山静

安行徳元恭田元真森川元道米屋善五郎加賀屋喜助村田周助○先是每年正月
贈留塾者書一紙今月以諸子衛而出賀且正月予
不在停例之故引正月例贈書○中島丈三郎暑東
至東田芳野至堂不在家故後答請恕察蒙託送国
皀河合中村姫路高砂地方貴東既致云云○終日
晴雨百変夜月甚明頗似秋杪○敬甫来謝○室氏
至西濠掃祭具○清三郎約午後来既而使人来辞

十六日
陰雨殆四旬今日始快晴一天無雲暑威赫然萬衆

欣喜○未下幃地震○肴三等自賀諸家帰曰聞忒
船至天保山側踏人　皆荷擔而立予曰官令赤
下恣訛言既而果然○遣肴三於松本主計氏贈詩
及小菊紙五帖金二朱賀移居主計曰今夕月必好
請与尊夫人臨○日没与室氏二児出至主計氏登
樓月方出満川金波返射屋梁大坊正伊勢村某至
某旧相識而忘其名主人曰此宅即伊勢君有也伊勢村曰敝
廬唯隔一墻聞先生聲故謁主人供酒飯初将出家
敦甫来曰前赤壁夜不可不以遊予曰将應人招至

此間肴三来迎主計歓之予白此吏過三杯輙乱乃
三酌而止戌下牌辞出月方食二分然明不減室氏
曰妾過食願散歩乃過鍋洲敦甫既狂眠路傍倡曰
如此佳人亦不易得遂携之去帰入戸健之助等今
地大震然九人不知也○今日来賀相見者九人八郎
礼太郎金城方二郎健蔵梅嵓小市汸泉才七長場屋利兵衛　不見者三十三人
佐渡屋猪兵衛香川一郎丁代政次藤岡雄哉谷松屋弥七牧野青霞永井太二郎島屋又四郎石田緑
鳩水屋作兵衛右京長兵衛廣屋定七伊賀屋儀兵衛春日寛平文麗堂吉田屋喜太郎加島屋吉兵衛
奥野弥太郎木石林井阪礼太郎河内屋宇助加島屋又兵衛吉登主税鴻池治兵衛沢春耕中川玄
佳小木八之助油屋新兵衛牛島淵城筱崎長平雲林阮玄禎恩塚敦甫髙安丹山　○遣肴
三於才七氏致所属書數紙○遣健之助一治賀十
八家花岡淳平五千川金雪有竹屋儀兵衛中島屋市兵衛天村卯存内郎倫前屋宇兵衛行徳元
恭松本元恭堺屋善蔵加島屋又兵衛伊賀屋儀兵衛今都相撲易金城後藤椿宮賀島屋吉兵衛平野
屋次吉讃名真太郎○遣慶太賀二十五家三瓶鎧蔵林泰仙中川玄佳永井大
二郎泪乗後氏春屋堂長澤左仲石橋李長山形肴雲稿九多田宗卿泉屋礼太郎我屋宗七西村仙助
伊丹屋孫助稿本半助浄泉坊落合磐助泉屋宗平牧野青霞吉益主税廣屋定七原元之助河内屋卯
助堀口屋小兵衛○遣肴三賀五家光満寺光専寺金井塚松二郎宝谷秀之助津
田亀松

十七日

浴淀路街湯肆遂賽御靈祠○咽喉及胸疼蓋昨日
過食故与室氏謀別炊米二合五勺為一日食量以
後永為例乃買米二升八合直四百二十四銭○京
屋善治来至送金二朱賀中元即發答東○桂園来
送金二朱賀中元○發与芳造東於大七氏東曰前
日東嘱見以買麥尓後杳無一信疑東未達敢問○
先是雇女按摩阿熊老無力欲雇善兵衛不識其所
居今日遣肴三於塚口小氏買藥遇善兵衛焉曰猶住

兎街乃遣肴三品之不至○寛平来告其母弥留○
有風来曰中兎前後市人傳糶糴前日加賀米一石
差九斗直銀百十八戔昨日頓貴至百二十六戔初悟
昨日東船訛言皆米商所為也○馬子吉東至東曰
家兄孫兵衛與石川市兵衛改名善良平謀欲借日田金
五百両而頓定償息年五銖矣六銖以上則不能也
先生無意周旋乎○文吉来○津正使括者来脩屋
又親来謝遅緩○夜訪秀民胸吏劉使肴三品左仲
不在○馬子吉有與藍田東使肴三致之

十八日
講如例○數日来栽與萩諸子松岡良哉坪井藕山北條小淞青木研藏野上周白山本春平土井萩海周布政之助牛尾痴齋立野宗甫楊井孫太郎宍戸直記伊藤喜右衛門
東合封之書松岡良哉名而使肴三属之松岡豪記
送上律一首於政之助近作一首於良哉楷筆七枝於萩海○昨日有宜送示心
越禅師自画賛布袋宗玩自画賛達磨而幅今日東
請轉借金二両予辭既而召文吉曰有宜吏客年要
我借金五両又借金四両遂不能償然以和助故我
不復責之唯客年約今後不復言金銭事而今復如
是故辭矣然吏年近九十不可尋常人視我竊貸金
二両於吾子吾子須以其名貸焉文吉悦去復来曰
約以本月二十九日返金矣○宗助東曰寡居明日
自伏見至乃使健之助往見謙献保命酒○按摩師
善兵衛来○室氏病痳服予藥○長澤左仲来鍼左
胸肋○關井正司馬助田中秋亭皆卒二十年前始
住浪華司馬助族有井上新助者予冒其籍而借呉
服街宅因名義第佐太郎為新助司馬助首入吾門
往還甚親嘗有故自殺予与藤堂凉雲止之後以其

遊蕩無度不聽規正絶之然其死不可不以弔也蓋
客年予西下後事秋亭者善画外滑稽而内耿介九
山曰死時橐無一錢又無一債猶記十年前聞其新
婚翌朝與九山往賀入戸寂如常日主人未起一婢
方炊余自閑昨夜主公華燭何索莫新人安在婢曰
妾即新婦也與九山出絶倒曰可以入畸人傳未五
十殞惜哉

日間瑣事備忘録　安政五年戊午

七月十九日

遣使之助爲三於宗助氏致保命酒屬献之○數江來曰明日請與金城小虎諸子集於敝廬以府内侯所賜螢之圖棋供飯○安海答來求至翌朝東來達使健之助東安海聞之既而備翁石東至謝序文贈金蘇子○東暖携其子恒太郎來見贈半截絹而頁乞題呼兩筆畫之樓○宗助來曰寡君明日至敝邸而見先生蓋有詞遊俵者之意其闕其偉更毅私告既

去來韋白佳以吉之游矣明日寡君欲相見時某將使人迎先生○桂園來乃導至八千亭供酒招藍田日沒桂園去訪金城藍田送至我家飲之○備清徵來告將歸宜園○坪若來脩屋如昨○今日大熱視寒暑鍼當大暑九十度候夜猶八十五六度實異候○展此濱來不見

二十日

清徵來乃附與孝也六郎來○荊石來○遣省三於熄世臥發暑備翁石東副以與安海東○咽喉癱促呼吸飲食皆不如意召秀民謀劑賂與笑下劑孰宜秀民曰劑賂乎然以將腸府内侯止○宗助私來曰余恐寡君欲供鰻鱺矣不識何店所賣適先生食性乎願竊見教答曰某三四年來不食此地鰻鱺不知何店尤佳如聞松平三星派華屋諸店亦可○德基來贈中元儀両年前宗助東曰寡君至敝邸欲相見即携將匠往宗助聞先生既食否曰未將供飯既而宗助導至公館館爲南陵先所献是森平内樽所泣之幾遺跡震壞本年新修之頗潔華米戸惣助先

見佇翁公坐室引見余賜金如例公曰今日殘炎異常宜脱禮服乃退脱服而進公語東都近事事秘不録曰如何則可予曰公孫宗室異外諸候唯守忠一字可公有雖小側無大諸侯亦無善政公善修其政爲四隣所信服異日有事四隣必將爲我敺民小亦可以爲大也公問學校之人材如之何余曰莫如分勤惰嚴賞罰勤無賞惰無罰猶圍棋經緯棋局人無所的也問答久之公將浴乃退媼助爲予別設浴日昃復座賜酒有盛饌增澤貫一郎等侍坐日沒飯出羞饅

纖公曰前年供烏久氏縵纜先生曰無味故今日便宗助秘問矣公強餞饗公命送餘肴於我家曰我新造紅梅船將挈婦府内今日初泛水願與先生乗予曰幸甚乃遣使省三去曰迎我井池衛曰船在即地問外恕助先導上馬次公入溝過天滿橋至浪華橋下轎傍棹眺望公曰初見此地繁華烟火數發乃移溝洲衛此晉三及宗助氏僕迎岸上乃辭出時月既高◎程宜来贈孫值◎讌盡東送中元儀包肆正◎今日東北風烈發殊熱夜蓋甚不得眠

二十一日

遣省三於宗助氏屬與木戸恕助東東曰昨日寵侍無辭於謝今日當拜趨奉別然厚明日勞趾御旨某非敢自安唯恐我往之使公不安也視雲色頗有颶意船若淹留公厭無聊願見告將走候安云云返回宗助將赴公所安治川舟次既在船上回貴東將手附恕助○京屋善次東報江戸近事事秘不得記乃發書東○藤本芳造答東至東回所賜六月二十四日東未達願問脚夫氏蒙屬參已在白中精畢貢之○安海東至○脚夫致波木井昇齋東聞是有河野金藏東昇齋刻印三顆送余金藏有與處太東乃附之○八之輔来示善次東回我聞亦如是蓋信○使諸子晒書○使省三於塚小氏買室氏藥○吉次妻来贈肉糕券○葉○河茂使人来徒新□堂記乃東之曰前日東中村吾兵衛請送保命酒二卣期七月朔猶未至疑我東不達吾子願為問之吉兵衛氏○敬甫来○寒○蒙蔗本嫂言今日使文吉守舍而出矣乃使仁處蘇齋南往觀受者在否返報在乃攜□人往吉次

妻既在室乃贈羊羹券二葉文吉供煮麵中饌歸○夜訪秀氏遺扇使省三取之○今日風益烈暑益進至九十二度

二十二日

晒書如昨獲薩人草稿於斎也雜稿中○永井大二郎東請題司金城遊同甃梅林詩於金城畫上○宗助使人致客貝使三郎六月二十六日東及其所贈祓○山中恭藏自豊前来見曰居難波橋南畔逆旅○三枝五郎兵衛来予欲飮之固辭曰明日北上五

六日後下而復謁○遣一治招請三郎至開時事既而圍棋供酒飯○昨日敬甫曰某所善藥店有酒飯請以某名取二顆自書證書附宥三宥三返傳店人言曰今日無明日有今日復遣宥三店人来送二顆○夜文吉来欲借金三両予辞且曰前日既以吾子託貸金二十両於麻生寛識又貸二両於有宜吾以葦舌耕者耶商賈流帰家後僅六十日而家口殆十人住桂玉之地何得有許多羸金而貸商賈乎吾子今後莫復謀金錢事我文吉愧謝去○今日暑九十二度風減雲色猶悪

二十三日

講如例以楼上方梱書設席楼下○會所局使人来取吉田屋音七印乃遣宥三致之○室氏以今日丁地蔵祭送齋近隣○午前藍田来贈中元儀飲之圍棋日没去○劉三郎来送菓子○遣宥三於尾衛春戸買米一斗直一貫五百四十八文○夜文吉来先是予念源兵衛病文吉出源兵衛與宗助来曰此係源兵衛君手書其痊明矣乃飲文吉以坊正示府尹令曰紀州公入為世子當御西宮然猶留本殿奉称宰相公又曰如聞農商訛聴夷船将来皆蒼黄廢業何故乎假令夷船来彼所乞互市我既許之何有野心須安心焉○藍田話某氏得江戸邸報有新聞乃遣宥三于藍田氏謀借之藍田遂令宥三之某氏取之中載七月四日魯西亜人来宿麦宕下真福寺又曰同日英吉利船入神奈川又曰大監察傳久世和州令曰官将許魯西亜使節入覲云云又曰七月五日宮使閣老阿部総州松平泉州召松平肥州松平

左京兆丹羽越州幽尾張公於外山邸令松平摂州継其封改称徳川（即尾張公介弟高洲侯）又召松平讃州松平大學頭松平播州松平掃部守幽水戸老公於駒籠邸又召細川越州阿部豫州松平佐州山口丹州幽福井侯而令松平日州継其封又傳一橋公朝参又召新庄壽三郎幽于閣老本郷丹州於其邸而奪職又罷黜御側御用河土州而幽之又罷大醫令岡櫟仙院幽之立其子良節而減禄二百五十苞○未牌健之助請曰山中退蔵有疾欲因某乞松本主計診願導

但許之既而不返亥牌使人奉東曰健之助兄被翦
斂之忽發腹痛且吐且瀉其欲止之宿明日持痊返
之敢請○今日初雨降少間風盛雨衰彌後風雨互
盛衰日波大風動屋至丑牌俱微

二十四日

永井大二郎使人來取前日所屬西贊○東西隣皆
送地藏齋曰發答劉至郎東○婢梅免暇歸其兄家
○遣肴三於宗助氏屬與南陵兄東數邇（皆鄰時津也中有[illegible]李）
（東也）及答客貝使兵衛東遂赴宋吉訊取忘趣好歸來

西幅○肥後人藤田甚五左衛門携土屋教海東來
訪東曰伊人所謂慨（侏）家將學京師梅田源次郎者頗
賜數刻門與之晤言甚五左衛門自稱途中風邪不
能步行或乘舟馬終盡不食數日乃供飯且贈金一
朱告之曰君額髮既雖而復長寸餘人或疑破獄出
者宜速理髮且赴肥後倉邸見邸監報今日來此地
也甚五右衛門曰然○午後健之助自松本氏歸◎
文吉來告六月二十九日西湖大風樹拔數價不異
文政戊子災○梅巖來○葛岡仲英使其門人池田

既能來曰豚兒年既十二欲延師讀書先生門下有
欲降惟君請勸居我近隣頗周旋輔之等曰我門旁
無其人有守部宮理吉來君試面其人勸之○評者
告葦縉事竣○夜室氏携二兒首三觀西壕地藏祭
所設人様子

二十五日

浴淡路街湯肆○數日來屢遣肴三於太七氏詰與
藤本芳藏東伴來報今日復責之○遣肴三於藍田
氏返其所貸邸報及芳園聖譽録三卷予欲寫録呈

府内侯藍田曰此書李平所貸乃使藍田借之李平
曰此書平五氏所貸聞別有寫之者請數日後借之
而呈○宗助來傳安東芳菴言曰某欲謁先生屬一
事然病臥舟中不得拜趨故託宗助述鄙衷往年竹
内壽平與岡本治部右衛門事被放自竄於近境老
母窮頓前非近年治部右衛門蒙稍遇恩赦得復臣
籍壽平有子若得末減爲小吏彼必感恩以骨報先
生與令兄南陵兄謀周旋於當路云云余曰諾宗助
既去乃栽與兄東送之○秀民來○櫻井雪海來告

来告来月十日開書画展観莚於兎角亭乞字不見
○八郎妻来室氏曰願借前日所賜日田半截紙千
葉乃使室氏贈五百葉曰不須返○朝来蒸熱異常
午後忽陰雷吼数声微雨而晴熱益甚○北條瀬兵
衛来訪贈海蘊及紙由夜敬甫来

二十六日

使諸子晒書画幅○發興芳識来○乙牌携省三至
藍田氏不在出過揆逢予曰欲命兎見北條瀬兵衛
飼如藍田曰兆傑氏我旧相識也今日有事欲得陪

往乃渡大斎橋至荻倉邸門外使省三入視瀬兵衛
在否出報在乃入相見主人見赤川某曰伊人大昨
日自江戸至頗有新聞予曰今日若清暇願陪遊主
人曰幸有暇某与赤川命舟予曰然則某呈酒肴乃
出復過藍田氏秀民在座予強勧藍田出遊藍田曰
諾乃走省三於八千店命肴且借酒具予方飢乞飯
秀民去曰今日之会必有奇談憾多患者不得追陪
省三返乃命赴瀬兵衛氏曰吾子同枝客乗舟至呉
服橋報我為藍田買酒米谷二升午時省三来報舟

至曰某既取八千代氏肴入舟矣乃与藍田携酒米
至舟舟師曰無薪乃使省三買之返曰売薪者不肯
少売之舟師曰某居通請帰取之既而泝淀西国橋
昨日上流蓋有大雨水増常水五六尺而東北風急
浪花如雨舟数進数退舟師切歯曰憾不添一力来
也瀬兵衛撐棹赤川援泊舟舟師曰止恐堕水言未
終上流忽聞喧噪淀屋橋上千人蟻立呼曰救之今
日日蓮宗有施餓鬼会画繍幕卓彩旗撃鼓鳴桝下
者絡繹内有巨船篙師救人一人過墜水也予焉皆

曰惜哉既不可救我舟子曰施餓鬼舟添一鬼何曰
惜哉衆絶倒至浪華橋下繋纜橋柱而止初入舟即
飲赤川語時事頗詳（事渉秘密不敢記）飲熱乃移棹就網彦
店買鰻鱺炙復止於中流風益烈而熱益甚皆曰異
候必有奇変藍田曰宮内梧岡在築地僑館訪之如
何瀬兵衛曰梧岡我所善乃泝至築地藍田出引梧
岡入舟梧岡曰我三十四五年前与熊坂適山訪淡
窓先生初見生（先）（余謂）後与君過聞瀬信之助氏已二十
餘年也矣因話旧下至山紫瀬兵衛命從者就洲西

店取酒肴設席渊上而飲日将没忽覺寒冷返肴三
取裕衣貸一領於藍田渊外遊舟稍多後至橋下久
之下至梅檀橋梧岡去至呉服橋使肴三報八千店
店使人来饗酒具予乃辭出藍田送至予家戚上牌
也○後藤辰之助来致若林梅仙所送金百匹不値
○村山東一郎来不値○阿梅自兄家帰○終夜米
風撼屋殆疑地震

二十七日

終日大雨大風生来風雨莫甚於本年○昨日借畫

幽金二百匹余田遣肴二返之遂酒来料金二朱
藍田返二朱曰酒米某呈敢取直乎○先是河茂為
越後蒲原小田島治右衛門乞新新堂記今日成文
来遣肴三致之東曰我記中言及吾子願来聴我講
之答曰幸甚明日拜趨○属藍田買米一斗一升三
合直金百匹塗竈拝從之途與米商遇而返既藍田使从
来問米商送米否本年官糶頗嚴米商因緣行姦
不肯送米待人従之貴其價而許之○不堪無聊中
牌出訪清三郎圍棋其兄善次郎主人供飯酉下牌

而勢微衆乃帰○室氏曰黄昏仁也驅雛鶏墜井亡
治縋捧之既不能動置之懐移時復常

二十八日

閤上原庄右衛門将帰府内欲託與南陽兄束遣肴
三於宗助氏問其發否返報米發乃裁束屬宗助
時○講如例○河茂来致小田島鶴渊潤筆金二両
二歩乃繕新新堂記○午前地震而初晴暑威猶赫
然○徳基送草花○遣室氏於藍田氏致金二朱且
招之答曰午後拝趨○君按摩嫗○横林鷲兵衛来

乃命燎漢贈室氏詩一幅○藍田来謝前餘来○蕭
村使藏蹲蓮根山白扇藏送芽○求田自備前至東
曰某有疾遂帰郷将以八月再遊○村山東一郎欲
借金十三両予不答唯取座右瑣事録指示数日前
與文吉問答一節東一郎曰先生論確矣某不敢幾
言金銭事唯願勿録我件予笑曰唯々非々乃留之
供飯閤瀲川大漲欲観之黄昏後與東一郎出過江
山亭前東一郎曰且入喫茶従之水及楼下問主人
水増平水幾尺答曰一丈五寸矣東一郎僕告曰今

夕我邸人遊北野而放煙火亭人曰屋脊高棚頗宜
遠眺乃登浪華天神天満三橋皆揭燈籠燦如大
城不堪冷借亭人衣○天星輝唯西北見一團黒雲
予曰明朝必復雨言未終煙火自雲鐸現半餘發未
終以過冷下同東二郎出別帰

二十九日

卯上牌大雨少間晴○藤田甚五右衛門自京師帰
請見以疾辭使健之助接洪之飯甚五衛門曰某初聞
朝廷廷不欲許蠻夷互市謂將有撻伐命竊懷敵愾之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八　一三

志故北上今聞搢紳關東都將校挾其閫門而業治
其眾皆讐懾不堅取前議蓋搢紳無禮上並下報無
所不至不能自修身安能平治天下國家爭棄無復
伏義死節之念故去也○有宜来曰某當迟文吉金
二両然方還得貴心越江月二幅價之幸甚願周旋
予曰諾○先是藍田示一書名方圓聖譽録意某公
言草稿欲寫供府内候覧今日借三巻送之宗助命
謄寫○欽斎門人小林粂吉来見○劉三郎東曰某
將北遊加越諸國願棄舊牧地聞士人○健之助以將

帰出宮府内倉郎○五岳祥雲自日田至致範治書
月二十八日米庸六日東及添兵衛相良善治柴六
郎熊谷禮次郎東範治東曰蒙属護三氏大黄買千
兩面遂上蓋真金一両二朱某將使後減二朱不識
肯否之曰林外孫也外孫聞黒夷船數隻來長崎港互市
典由代後治往觀之未返之曰林外婚期在六月本
日某方娛娛拮据云云禮次郎東曰聞家翁送寄某金
予在中東於先生家頗轉致予記前日厭送熊谷三
左衛門東於禮次郎事然恐属何合遍閲瑣事録及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八　一四

書状往來記不見若翻索諸簿文吉偶至武熊谷氏
金子在中東先生批之麻生寛藏某親聞之寛藏矣
予使忘如此豈可不省察乎○範治善治六郎又有
與健之助元真等來宜園生渡部杏集有典出雲屋
儀兵右衛門東皆遣肴三致之○五岳又致文吉家人
東數通乃遣肴三致之○坪井額山東至○恵聞来
○五岳欲見藍田乃招之至○落合敬助来○五岳
雲皆贈菓儀曰某將北上而宗主哭乃與藍田謀餞
之江山亭使藍田先往命肴而導二衲就焉坐高棚

水既減数尺天晴山明風色涵然暗澹洋呉楚青蒼
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一聯之妙日暮楼下尚苦
熱而棚上涼如晩秋戌牌出與二納別〇室氏遣宥
三枝松本氏

八月朔日

受塾生賀告之曰今後禁午睡又白省吾将咨数日
後去一治郁太郎額楼下居曰本月将點標匿名稿
左氏輪讀華甲以定學位上下〇携省吾出訪宗
助謂之曰聞健之助昨日來寓貴卿監察家某竊恐

彼有酒色之過願君與監察謀撤其出入宗助曰諾
予曰聞健之助将借金五両於君安者當贈雑費金
一両於彼而未至彼又當償飯費金一両於某然則
金二両既有名也彼衣服費齋帰土物費是當金三
両願貸之彼素行未脩然非借金而不償者也宗助
曰諾健之助出見乃論與宗助問吾頻未出賀福田
頼蔵主人曰数日前水汲瀧卿内矣置刺喜々津鉄
治戸内而出訪八郎不在訪元真話次平友来曰某将
拜趨予曰林元寿未帰平曰未予曰吾子見彼父須
勧令元寿帰省彼父唯一子四年不帰不孝也平友
曰諾（平友者元寿舍人也）出賀金城蘆汀在座曰今日有一人
将謁先生問誰曰某所主事松永伴兵衛也乃期宵
牌蘆汀去金城供飯既而設臥具予以不堪熱與蚊
不就枕辞帰視寒暑針當八十八度〇梅渊來贈衣
淵儀不值〇來賀者十四人（公郎蘆田元真宮内桃　象憲開健之助今井吉　平兵白松圭本仙小口秀藏華岡　準平八之輔備前屋兵衛平友）寄不值〇林泰仙
來曰豚児在佐倉七月中喀血生死未判某憂心如
惔然相距百五十里（本郷程）莫如之何予曰須安命〇

五岳來飲之招藍田辞（不來）未撤蘆汀與松永伴兵
衛來行束脩請受教引五岳接之二客去吾枝五郎
兵衛來告明日帰郷乃贐文吉所贈明礬塊成峯巒
形者（二斤）日没與五岳步至鍋渊水上假店納涼倒
有藁舩乃去訪主計主計曰春日氏母将死意甚悲
必初四日也願從先生送之予曰諾戌牌辞渡浣屋
橋與五岳別〇今日遣婢梅于敬甫氏乞醯梅返報
其疾乃使宣氏聞之贈味噌不在

二日

昨夜九郎兵衛留明樊去曰明日使僕來取今朝遣
宥三致之。遣謝三千藍田氏致金一歩并朱泊價
江山亭費藍田送二朱。室氏之蕙林氏謀米件先
是典文吉約買吉次妻所蓄粟空弁既而使舂者往
取之舂者曰一石以下粟不足為我一日之業也故
將買燕氏已舂之米。室氏與婢梅出赴尾街米一
斗一升直金一歩然麁悪不可食米商以凶歳為奇
貨而討行姦象白米價更騰愁痛擔米之艱。德基
贈肴二種。東金城清三郎至討曰明日者與諸兒謀

創肴飯無酒之會名尚儉社請今日始集敝廬。亦
林梧陽自高砂來見予告今日會梧陽曰某欲見金
城翁將復來言終去。秀氏來。天滿末生巻有致
米田俊藏六縣十五日來曰此東昨日至來曰某祈
九日歸家先生所命諸東既分送諸家矣。春日寛
平使人訃其母以今曉死乃遣郁太郎吊之。五岳
來告今夕北上。健之助來告同五岳北上予曰今
朝附寄劉三郎東於大七氏中述足下事健之助乃
往取東曰某親致之。伯耆人世良田良仲來請受

教曰某寓高麗街笠原元春氏。松田右兵衛東至
寄金百匹乾麪及詩稿。梅巖來乞字。藍田妻携
其女來見室氏贈菓子。中牌清三郎金城來日將
曉王計來至遣肴三促之至乃供飯及酒皆池之曰
先生唱有飯無酒之說且名以尚儉而首出酒以供
許多甘脆何也予曰今日殊為梧陽設也況彼不來
故諸君疑吾食言也且渋梧陽始至城上碑散且丘
也吐瀉并作予調平蔘散服之使辛計詣之告又附
五苓散。今日殊熱無風蚊蚤復大出

三日

講如例。早出弔寛平氏贈湯葉二十五包蠟燭二斤
寛平不在其妻子見綿屋源兵衛中富英二在座交
言。元恭來曰豚兒懶病和不復勤學事頗護之。
德基來。瀨兵衛來曰在後藤氏聞先生既遊播州
誠相訪即訛言也予曰我輩尚常遭訛言況國家事
乎瀨兵衛曰某欲會此地文人如之何則可予曰須
屬藍田。佐渡舟子二名來致川上快造田邉玄濤
東決造東曰某寄相良善次東頼轉致玄濤東曰某

來奉謦咳隔年因桐良善次乞先生扁額余謝以硯
材一塊及金一方米請此存寄善次紙包顧轉致舟子
曰硯材極重願使人來就我舟取之予田邉君属吾
子送我我無就取之理吾子勿厭勞舟子曰諾○世
良田仲來行東脩○正也痊○讃岐人田中竹村來
請見辭○遣省三於瀬兵衛寓贐貢紙一包帰報不
在○藍田來乃告瀬兵衛旨且謀飲梧陽遣省三於
梧陽逆旅招之不在室氏報今夕飲於邑乃與藍田
出將赴肴店遇梧陽與語小亮勸醵酌江山楽中流

曰伊藤長次郎來在座頗留話乃生長次郎見予謝
昨年招昨年徃梧陽訪長次郎主人供飲予與藍田圍棊梧陽
以將北上先去藍田又與長次郎對酌不醉帰○熱
比昨日益烈終日當兆十一二度八月如此亦希

四日

浴湯肆帰路訪八之輔○遣省三於主計氏曰願陪
送春日氏葬答曰諾○篠寄來贈砂糖白某數日前
來此地寓藤澤氏願往來受教○杉梅作予恭祐與
其郷人首啓助來致梅作東東曰豚児拜謁願督責言

不及貴用予曰杉叟近至此或於揖啓助進曰此地
桂生吾子所嘱且本年饑饉方謀減家口杉郎身無
一錢今日以往理髮識身栽讀踏履之費愿欲依他
人不亦甚乎吾願與杉翁緡白我嘍僕以為必而足
我帰家别無學僕將相報令郎須來爲既有學僕添
必相報令郎勿來余不相報而來何也我視杉郎尚
幼弱不慣人事吾子與之帰勸而遊我買園何如我
將東到姪薦之啓助曰某退與杉郎熟謀乃去○總
山氏小林房五郎來見携泰祐予母向者來而去矣

國誦與泰祐啓助問答頗來房五郎曰某為梅作門
人也夏來游京師今將帰郷意泰祐從來寓貴塾敢
相訪不圖其今日訪至不識彼寓誰家予答云聞之
曰啓助曰我寓湊橋北畔山城屋次郎右衛門矣房
五郎曰某退訪杉生寓明日與彼來○竹仙來曰都
太郎又壽軒使其言曰者使豚児請中秋臨敝廬照
方脩書室近事未畢請重陽前後臨予田諾○田中
竹村使人來乞字○德山舟子來見○午後携省三
至主計氏主人白春日氏葬招牌曰未刻尚早乃圍

棋二次予曰浴華葬称未冊者必午下牌也称申牌
者必午下牌也須速往主計曰聞其遲也未聞其早
也予曰公未晤土風趣之出渡蜆橋北行至寺町東
行二十餘町臨葬既過余曰果然乃走近龍會寺経
答遇着素衣帰者入寺門柩猶在堂送者嶋亭主計
先去乃執記客簽者處按剃時復藤厨迎助邊遷太
郎等交言而去初使省三告吉次妻曰今日或将過
君家而待葬至也過浪華橋使省三謝曰熱不可耐
尺尺不能述歩未下牌帰○八之輔来圍棋○今日

丁恭敬意孚忌祭室氏携二児省三赴南徳寺展墓
黄昏往成牌帰○今日暑進昨日一二度

五日

房五郎来曰遍尋恭祐所寓不獲○横林覚兵衛来
乞字○藤本芳蔵所送麦一石至遣妻太於大七氏
發叁芳蔵来（冲包金一両二歩）○藤卯来乞字○遣省三於
宗助氏送書一紙乞其所○元真来○石村媼者来曰
敬甫老同妾寓近来負債無算遂出奔債主責妾百
端妾無如之何敬甫老中元前辭帰曰廣瀬公招我

舟遊矣而舟子肴店皆促償於我家敬甫當自公招
予敬甫老招也彼當償金于我殆三歩請以舟遊費
當之舟遊費不當其半然我知其窮故許之媼歎息
而去○申牌徽雲来贈中元儀留之圍棋西尾善四
郎来贈八朔儀徽雲曰久不見西尾君今日邂逅焉
頗時杠駕敬廬二子先去○播磨屋半右衛門来送
十六国春秋一本○先是買荒木氏藁四冊今且遣
省三取来三冊五餘償○林良平来争戯之曰前
日欲付采直金六両三歩於兄既授拙荊忽為有賓

者所借去如之何良平曰然則賜書予曰前言戯也
耳良平曰某本意乃然○黄昏後携省三到徽雲氏
主人供酒欲留予宿乃遣省三帰曰明日昧爽迎我
時善四郎圍碁既而善四郎去予宿徽雲使其門生
二人見○今日午後聞雷聲而無雨熱甚

六日

昧爽省三不来徽雲使其門生送余過長堀橋時省
三遇○東畡門人尼田脩齋者来乞字使裹太接之
○梧陽自京師帰見留之供飯○良平来為書巨幅

二十寄張限尺七八揉尸尺餘　七古一篇遂贈良平詩○遣宥三
於藤卯氏返紙及金○朝鮮李平来貸方圓聖譽録
二巻○宇都宮理吉来贈藁子畠舊岡氏延某爲師
先生之故也報謝○使之助東至肉遣宥三招藍田
至與之謀觴梧陽於江山亭二子歡勸小虎乃出坐
心齋衛梱永伴兵衛自後呼乃歸焉讌余隨筆數則
二子與小虎至乃使妻太接伴兵衛出至亭與湶糊
一人見曰某伊丹屋孫兵衛義弟也孫兵衛前月殁然
以未聞府内庚秘之散竊告之洞余泪答只君聽炭

安等飲楼上予曰爲我謝谷口子氏我微倚故不粗率
亭主人百方奉楼上客心不在我輩酒肴粗悪殆不
可下箸皆曰唯此處涼勝楼上而已僕執客置熱處
亦宜矣日没梧陽僕来告曰将發舟梧陽遽去乃出別
於大川坊小虎送至○今日藍田傳瀬兵衛旨曰明
日舟遊臨諸欲招香波小虎等煩先生報之乃東果助
告之對曰諾使藍田告小虎○寛齋来曰明日可亡
母初七忌前夜願以巳牌臨
七日

先是室氏屬藍田旅錦嘉者製袴短窄不當用令改
縫今日将赴寛平氏召無袴乃遣宥三取之猶未改
也○藍田致金百疋曰請償江山亭費以其餘買梧
陽所屬太唐紙一葉○遣宥三於江山亭取昨日所
費目録日録用卯呼價甚貴既亭父来謝曰昨日癸歳異
常市無鮮肴故粗悪而貴願恕○遣宥三於小虎氏
示江山亭目録小虎送金二朱及錢百文○五岳弟
無深来致五岳柬柬曰所着約以十二日下然郷人
所屬事務未了非二十日前後不能去報謝違約相

良善次與賀来生東祈轉致○文吉来與閣唐船臨
便至長崎○良平来告別其爲茶彦氏宅寄○泡下
牌至寛平氏客既満座無相識者唯與主人夫妻交
言食畢歸○文吉携二児去曰供宗食○午時北條
氏僕来曰我主職舟旅遊屋橋下而遲願同小虎藍
田諸君臨乃使其人促藍田余至小虎氏小虎方浴
曰将理髮乃使宥三往見舟中別有客否遂報翁老
翁在曰旭翁来何所我頭不堪遂乃往小淞方與春
草坐曰遅既久乃使舟子從小虎未歸小虎藍田点

至将使一人迎来助偶至乃訴至宮内梧皐所寓楼
下而呼介眉下入舟曰梧皐病不能陪遊更訴至川
埼停舟西岸酒出有蔵饌雲合風絶遥聞雷聲舟子
曰暴雨将来遂棄移上岸賽櫻祠入叢園亭憩者遅
酒具或飲或圍棊或傭書画風聲忽急萬木齊鳴加
以水聲微雨過倚欄東望雲玄者赤者縹緲者迷者
近者去者止者千容百態須臾風霽雷聲未止黄昏
返舟東方既見青天西北方而残暉透雲心暴黒表
紫皆白川光山色遠明近晦真化丞筆蘇人坡中詩皆画下

至浪華橋下聞返潮将北上余促帰介爾先帰下至
斜橋与小虎同舁送至其家猶尚在焉戌上牌帰

八日

講如例松永伊兵衛来聴○泰祐来曰臥病数日欠
拜趨問其所寓則在常安橋乃開塾生誰争問泰祐
所寓而記之曰麦太也乃戒之曰吾子所謂知読有
字之書未知読無字之書若日間所行即是学毎事
行即毎読課也就師学者毎読課猶曰苦学誰其信
之既而謂泰祐曰吾子且留我将薦吾子於松本主

計者泰祐悦曰装尚在舟中返取之去○秀民来○
否膝下生創痏乞秀民氏膏薬○紅花堂者来出絹乞
紙曰本月廿二日開書画筵於兎角亭乞揮灑余
以其生面曰異日与玉芝謀而後下筆○遣肴三於
大七氏曰祝五日離発与松屋甚右衛門餞也芳金子
在中東田東来至何故曰西宮飛脚数日不来彼東
當以今日達也肴三曰前日所話六月二十四日与
善右衛門東浮沈竟何如対曰昨日命西宮脚夫往
謝先生猶未往乎今将復命肴三返誦其言余遣酒

三曰我属東吾子而不属脚夫東果失吾子當来謝
而欲使脚夫来謝何故也且金子在中東途中失之
吾子猶不親来余責之其人羞縮不能対余既為其
人猶坐乃呼曰去○房五郎来敖泰祐所寓曰明日
与彼来○遣肴三於藍田氏致梧陽所属大唐紙一
葉及銭百三十文曰此紙直及江山亭費之餘也○
呉操亭子津田六蔵来曰明日丁先子小祥忌當請
臨然暑威異常恐先生遠労玉趾故不敢也唯呈茶
甌一伏祈呪存乃答謝○泰祐与啓助来乃謂啓助

曰吾子歸告於翁令郎不慣人事宜留之一二月後有貴地舟子來須見我爾時我與令郎謀決去留啓助曰諾乃留啓助（泰祐）○清三郎來○夜室氏携二兒及泰祐訪吉次妻遂至主計氏屬泰祐主計謝曰婢僕既備矣乃歸

九日

椰太郎歸家乃束其父送菓子一篋聞其過界乃屬與桂園東東曰僕將與金城拜趨貴串秋月藩界浦不識何日奉訪可乎願見報○越後柏崎人秦屋與

三郎來見致高野六太夫者東來曰進先生書及詩集絡繹至偏境愚不自揣謂先生書有遲滯病未肯心服詩則在我邦今古獨步實曠前絶後者謹送絹一幅紙二幅乞揮灑不與金百疋以當有資余謂與三郎曰允乞字者潤筆有定額若有減額者初乞者將爭責我曰公欺我矣故不能爲一人破額與三郎曰然某將别呈金百疋此般强爲我破額異日不使餘人援例乃許之○遣有三於宗助氏致方圓聖曆錄二卷而取其所既寫三卷返之藍田氏○遣有三於有宜氏屆荅松田君兵衛東（及其詩偈）○房五郎來乃使泰祐見二子相尋數日始相遇○使房五郎導泰祐至徹雲氏見徹雲謀庭學僕余因薦泰祐來曰周防富田人楊梅作予泰祐其父我老友也貧甚使其子來依我我家别有學僕且本年米貴不欲添家口故相屬請善視之泰祐雖年少一切力役之事當不辭也釋凝語湯氏履巾紙之贈顧賜之寺子返曰徹雲師曰先生有命謹諾因約以明日來寓而返矣京華寺○旭山來贈中元儀○若山真石寺某來傳

雲海營曰明日兔角亭會伏祈貴臨金一朱聊當潤筆○遣妻於東來金城於江曰明日雲海兔角會二兄往我亦往金城荅曰諾元真以有事辭○遣仁也招清三郎辭不來○良平使米齋氏舍人來取所屬書○今井昌平來贈菓子○今日欲雨不雨蒸甚室多豹脚蚊乃設幮蓋熱欲訪秀民先使有三往返報其將出黃昏秀氏使人招乃往坐涼棚雨屢下屢歇乃歸○夜半大風作曉頗滂沱

十日

天屋與三郎来取書又乞字○朝来雨不歇巳牌使
變太謂小虎曰今日恐不能赴兎角會為我善謝雪
海○使冨三送示心越宗玩二幅於秀民○竹内静
渓来至○房五郎来請随兎角之遊○午時雨歇未
牌金城梅巖與二客来曰天晴以出也乃倶出房五
冨三從金城指一客曰此翁號翠園即我隣舎逆檣
樓主人也逆檣樓在福島傳義經與景時論逆檣處
至亭入門忽有呼旭莊先生者顧小原竹香小林石
峰也竹香曰某近年(来)寓家翁僑居亭今春燬而復結

構今日始引客俗曰店開衆婢頗裝飾然戸(屏)障未具
或用帷幕皆笑曰似劇場(用幕劇場)見雪海及真石覺兵
衛等遍観諸室書画頗多而客皆上樓小虎見曰某
傳先生言於主人且曰(天)既晴先生必来果然既而金
雪香波以下見者数十人與金城謀開飲席於樓下
識余者多来就焉余属梅巖為房五郎冨三乞書画
於諸閒人衆略余揮灑金城梅巖曰先生一下筆勢
至不可止必矣乃莫如巖謝從之復上樓就食梅巖
報桂園徹雲至乃下相見桂園曰昨日屡書某以将
歸晤故不復顧十五日臨敝廬徹雲曰請帰路過敝
廬観所新購陳逸舟画皆曰善字野甚兵衛至曰先
生屡臨家甲存栗氏未臨敝廬願與金城石峯二君
臨乃期十八日遊其家别牽下牌與金城梅巖翠園
及雕刻師玉琴随徹雲至其家観画梅嵓呼曰偽物
偽物金城曰然恭禄出見日没桂園進至王不供酒
各揭燈作書画余謂徹雲曰明日昧爽遊南徳寺師
無恙相随手曰願陪徹雲欲止余及桂園梅巖宿余
辭帰金城送至福登徹雲氏途中與房五郎别

冨三先帰復来迎○秀民来閲宗玩画之價○支吉
来不値

十一日

寅牌起口授瑣事録於變太一治如例比畢天暁徹
雲至乃飲之既而出冨三從夜来冷甚覺秋意過大
渡経新堀於野外新稲如雲實豊(饒)年先是姦商唱凶
荒之説殊貴米價一石至銀百五十五八之輔毋曰
奇哉今年農曰豊商曰歉何哉代農豫憂也至此知
媼言不欺路傍樹枝往々見濺痕至南徳寺龍潭見

乃贈金一朱曰今日下泡影童女忌祭請誦經龍潭
供食曰欲留先生宿忽有死者將送葬焉乃出展墓
閣前爲漲將踰堤堤若壞我諸墓波及下流决得免
余謂徹雲曰自初葬恭叔童子焉十八年當時唯四
五墓余則滿地墓布於下七八十唯新家一村而如
此死葬之多可知也遂過寺譚既不在其妻送南內
於室氏過野田福嶋到金城氏使省三歸金城曰翠
園欲獻茶導至其家翠園本商頗豪富後園書齋極
淨齋前雜樹蓊然南墻側有巨松既枯蔽將枝金城

曰此所謂遂楮松傳源平時松下即海也西墻側又
有二株大數十圍夭矯蟠空金城曰此遂楮松義子
也皆絶倒入齋注人供茶果酒出有盛饌无真跡余
至曰某欲乞先生書至髙館省三返報先生在此地
故来與石峯過先生家屬某傳言曰河内之頓改卜
十六七日金金城曰十七日尚在界不得從石峯言
兄宜報彼荅曰諾梅谷及一容跡金城至諸至日暮
辭金城曰白鳩與梅巖謀設書画會其家欲請先生
及某余曰吾既饜不可更執箸乃歸徹雲送至省三

出迎不値○與三郎来書不値○德基来不値○梅
洲来乞字不値○宗助使人送方圓聖學録二卷○
房五郎来告別不値○健之助来至○藍田来不値
○藤尚贈金二歩一朱乞字○清三郎来不値○夜
携一游諦秀氏途遭之遂至其家又偕出觀平野街
夜市秀氏先去乃賽御靈祠歸○遣省三于藤尚氏
附所送紙書何詩可矛○遣省三發與良平柬于某
齋氏乘白向與吾子約以十八日遊北山然别有事
請以平十五日後来

十二日

朝涼甚見寒暑針當秋分七十度候○浴湯歸省三
從乃命之藤尚氏從昨日件既歸藤尚使人来報請
書界濱晚眺備後路上及詠竹七絶○藍田来示阿
波人坂東茂兵衛名保號茘墩者送藍田萬壽余七
古一篇曰文吉欲遊阿波而責明攀茂兵衛族坂東
某豪商也某爲文吉謀欲使茘墩文吉爲先生賜一
絶於茘墩以作文吉氣緣余曰諾録茘墩詩霜隼東條鶴頭
龍崐々何日忘蒼穹隼鷙鶴標其或再樫馬低托恺湖風吾亦壯歲受羈絆猶從自傷荊棘中寬約繫頸

斗寶卑辭曳驄迪歲云終會將藤君何幸福豪語剩
詠意初雄吾欲享謝君不當詩援纖毫攪出袁藤君
跋涉名山川攬勝探奇西又東到處雲烟收奚囊裏
發作圖繪奪天工癡黃迂倪渴焦墨意匠慘憺心力
窮又詞又翰共三絶造化秀靈鍾君躬又閑締文請
碩儒發藻談詰頗情鴻一夕蕭嫺游太白揮塵娓々
爲發蒙君今告歎還浪華驕知鐵翮望長空曾聞浪
華廣君右詞藝特出玉嶽嵩吾獲某集久録藝謂非
古賢必畫翁今辭君髮幾半百大馬河料甲子同梅
也荔也共雅撤安知宿因已相通雖然廣君一世傑
壓倒能追諸名公社稷振衰李邀矣廣君特見廻瀾
功陽春白雪已掃蕩黄緒幼婦逃相攻大家排琴躍
講話若洪鐘麟秋蘇應識藤君有詩請吾亦歎
美知攸崇尚君頼見許推穀異日攀援進堂當○芳
藏來至東白先生所選金一兩二歩至閑高軒將過
甚喜頗以二三月前見報集將陪遊有馬採葦○遺

肯三千元眞氏問書様○伺山送詩乞正○泰祐來
托金一兩於室氏曰怕盜○元眞來先是余欲使元
眞刻文恭公遺物水精印三顆曰我別不能相謝將
以揮灑賀勞至此元眞請書屏風一雙曰潤筆金千
匹也乃以八百匹當其謝○作書數十紙既而遺肖
三於梅洲藤尚覺兵衞諸家致之○昨日室氏曰西
山氏君嘆甚恐發病今日遣一治招之不在既而來乃
箴之曰大昨年吾子鬱憂將死我說尊翁借吾子半
年西遊而痊癒後吾子新婚加尊翁沒家務聚一身

故復發前疾今不攝養恐嗟臍請三郎曰謹奉教○
杏仙來取秀民所乞書○松本俊平者來乞字曰某
播州產寓京左一郎家屢謁矣余曰既忘○健之助
自京師歸致劉秋石棗東曰豚兒既北遊先生所賜
手翰既送之○文吉曰先生爲坂東君作詩某代呈
潤筆

十三日

講如例○元眞致金二百匹乃携之訪藍田勧出遊
藍田曰文吉將來故俟焉余曰文吉有求於兒宜獻

一杯於裁兵文吉來借主人婢送之肖三曰須致之
棗也棗曰藍田既邀卿何不來見卿欲辱訖藍田何
嘗一飲乎婢返致桂園棗曰此棗方至故携歸乃披
之棗曰日者請十五日枉駕某歸則南紀親戚數人
在我室將留十日先生不可同俗容居頗重陽後臨
顧裁與金城棗中包桂園棗曰昨日石峯勧十六日
遊宇野氏我以桂園故辭桂園棗如此意欲十五日
遊宇野氏死誠謀之石峯棗既封肖三來傳文吉言
曰將來見又曰覺兵衞來傳余井少宛言某遊作別

業請以十五日臨乃傍誰與金城來曰十五日又事
須期十六日也乃報來者三日亦後致之既而文吉
來曰願陪野遊藍田與余圍棋出金一朱曰我屢煩
嫂供具今日欲償以此買鮮兒負唯嫂意藍田悦藍
田乞負叱其妻割烹既食携三兒子歸供茶議所遊皆
曰北野可乃遣省三乎覺兵衞氏曰中秋幸有暇欲
應余井氏招未遂與三子出余謂文吉曰御欲贈阿波
人者莫如書画今日宜請二君藍田玉江揮灑乃過團扇
堂買扇過兎店及遠通寺觀胡枝花本年多雨花色

殊美遊人絡繹北行投一茶店主既擦余曰亭觀雖依
舊婢僕悉雨新人供具態不若舊人坐西隅一亭命
酒肴核頗鮮皆曰勝舊矣余書二子画殆十扇日沒
出過北里訪主計乞茶文吉去主計曰昨日拙荊舉
男主人與藍田圍棋供酒酉下牌辭元真逢別藍田
送至〇小市來不值〇光圓寺恵眼送金乞字

十四日

健之助來曰德基欲招先生及諸子於雪園然憚其
父願先生賜一柬以詩會招彼余曰是欺其父也我

不可與焉吾子須與一治事謀觀作柬也既而遣省
三致之〇覺兵衞來曰明日未牌少允將使一介迎
願臨〇秀氏曰某在病家偶長崎信至主人示之中
載秋來長崎人病痢殁者數百十又有江戸信死者
數十百倍不識何故余曰訛言也〇遣省三於藍田
氏借枝東茂兵衞詩遂之元真氏致其所乞書而取
昨日所携筆墨之金城氏致柬柬曰昨日兒回柬有
将告十五日件於石峯之語我柬傍誰十五日又有
事願期十六日十餘字兒未見之乎十五日即赴今

井氏招也願與兒偕金城答曰昨日既報石峯以十
五日今朝忽知差一日故親往期十六日晨而西晡夕
有事不得追陪又曰今日竹軒德基別號欲饗先生及僕
於雪園別業某將先往而俟別業在兎店西隣〇遣
省三乎恵眼氏致書又贈秋月川苔〇清三郎贈芋
〇祥雲來贈菓子告別曰明夕西下〇伊兵衞來餞
之以下松永伊兵衞除姓〇遣省三於小虎氏約同赴德基招
〇侗山來余曰拙荊欲遊貴境採草願見招侗山曰
諾又曰前日九山有以七月尾會同社之語不識既

乎否乎余曰未伺山曰願先生來九山促之迨其未
去一會乃裁柬附馬○未牌携省三至小虎氏促之
出至兎店見雪園別業門楣貼紙書今日此處不得
延客後至者請臨雪園鍵之助向店人曰向者客來
時紙未貼客怏々去意金城也乃至雪園德基促之
助主計及一客在池上亭金傳店人言德基曰勿論
金城也乃使其僕迎金城辭不至衆曰一人向隅四
座不娯必致金城即遣鍵之助挐舟邀之至德基供
酒或作書画或圍碁日既没召無子命紅梅船一隻既

而步至妓舍畔上船余曰天陰不雨至此晴滿川
金波泝至浪華橋下余既饜乞茶究然藥味乃悟瓶
係主計氏物蓋爲其妻煎藥者屢煎湯藥氣稍減始
得一喫下至丼池街口端出與小虎歸○九山回柬曰
某大病恐不速起不能執筆使看侍者書云云○有
宜來不值○今日贈主計児新衣縐木綿八尺○慶太致
其兄岩次郎柬○友月來余在門外告將遊雪園乃
入而去

十五日

介卿來賀曰近年中秋毎無月今夕何如余曰紅日
赫々吾保明月○使省三之宗助氏柬曰君所寫方
圓聖譽録五卷須因寄兄南陵若藤田平治兵衛以
供公覧也遂之大村卿賀○有宜來曰其窮甚所借
金二兩不能返願賣心越宗玩二幅○大野字太郎
來見曰某昨日來寓小虎氏矣返金三歩曰此吉野
屋兵兵衛潤筆也○午後天陰頭痛甚乃臥比起雨
太下意少兄必不迎來牌弓平來曰家翁既赴別業
曰幾生必怯而行轎舟唯尊意乃使之治就秀民謀

僱轎夫秀民曰我轎夫居丼街不能速召乃省三勧
藍田且買舟未返小淞來曰某昨日自京師歸將以
十八日赴兵庫余問時事曰若聞王室不悦幽宗藩
省三返報舟在呉服橋即與昌平出一治從小淞途
別懐出蕭海所作月性傳曰此稿春草既許之願更
下雌黄至舟藍田來乃使一治取藍田氏碁局雨益
急至道頓濠上大和橋出昌平尊過真言坂東折至
生玉街見一楼高出衆屋上昌平曰我別業也入焉
少先及雪海覺兵衛見余未坐先下砌而観庭趣萬

木幽嶺中央有池池西地茂細草如茵池東地勢高
低秋花亂放墻北稍空地一亭在中央亭之東西菜
圃藥畦經營未畢予周返曰不圖街閒有此幽境上
樓高五六丈一覽盡浪華全境恨日既沒而氣空濛
不能遠眺主人曰此宅係豊臣氏侍醫所住至今永
復從役既而主翁所攜行廚有盛饌松下園主人及
國分某見答係書畫而聲不已亥上牌辭留年雪海
覺兵衛送之舟至新街橋送者皆去至道修街端此
與藍田別閉門既鎖與抱關謀開而歸○在今井氏

時衛卒來報曰大君薨遺詔令下大君在位僅數年
遣國家多故國有倖開繼德澤未洽而卽世人皆惜
之○今日裁數東源兵衛曰本年五月鄉附平次郎
金五十兩證券我既取金故返券又曰本年十月初
五日丁先君淨喜公二十五回忌祭不貲金十兩以
備靈前請錄我及仁四郎庄吉名金須就範治取也
範治曰麻生寬藏當返我金二千兩吾子須致其半
於源兵衛也又曰孝也果以本月六日納婦乎否云
云善坎曰佐渡人田邉玄濤所送東二封送上云云

既而遣胥三村祥雲逆旅屬馬東曰與範治東二通
沖包與源兵衛東　與善坎東三通二遍云詩係煩師致之答曰諾

十六日

天明猶雨昨夜與藍田約明朝若止河內遊請詩會
我家○辰牌金城梅巖曰晴雨未判不耐悶故來矣
乃遣胥之於藍田未至雲散日見皆曰石峯必遲乃
遣胥之於石峯氏曰我輩將至八軒屋與居會遇復遣
一游勸藍田辭焉牌上途之游徑至高麗橋遇胥三
曰石峯既俟於八軒屋東迎屋伊兵衛氏至八軒屋

問伊兵衛無識之者梅巖曰角抵藤浪改名伊兵衛
疑其爲也乃問藤浪氏曰在京橋街第三坊為東行
三四丁遇石峯與藤浪出門乃入憩其居枕水岸隣
有賣舟者名竹田屋佐兵衛石峯曰官以遏密故禁
遊散舩不若步至片町買舟彼地非大阪府尹管下
必肯出舟乎及金城曰矣復陰而熱不宜步行且就
隣家買舠舠非遊山舠官不必咎乃使主人妻謀之
返曰唯命石峯使藤浪陸走報我將來於宇野甚兵
衛氏石峯出買鮓久而返乃借枕而眠既返矣婦供

午食畢佐兵衛報舠既艤乃下（藤浪所居即堤也）上馬未發
藤浪中途帰致甚兵衛東白與坪過關宇野君親姻
有病者必辭客故返矣右峰接東白渠然鼓勢既至
此不可止也乃復遣藤浪而發至京橋右有小橋名
峯曰須過此橋下舟子曰東行則渠相通也過京橋
數丁過来舟問前路聞何如曰關既閉舟不得過乃
西邊過小橋下東行十餘丁衛將盡地名野田村嘗
趁京師所過水瀕深沒樺地形與總菴渠無異唯與
彼較北隔二三丁而已凡行五十餘丁地名中茶屋

渠邊北轉堤截渠橫乃出戮力牽舟踰堤堤東又有
渠始初水稍澄兩岸多蘆葦高丈餘秋聲策々又見
蓮田與稲田連接瀰漫無涯梅巖右峯出步岸上東
北行里許岸上二村北曰稗洲南曰三洲有橋梅巖
自橋上呼曰此東三十丁村名横市渠終焉我輩先
往相俟東行數丁渠極濶江々數有頃隨處立斷蓋
魚田也荷花蓼穗蓮葉稲實高紅低碧秋色斐然右
岸名打越水益深渠勢曲折初疑途窮隨進隨退（開）至
横市二子既在堤上乃出堤東見大厦橋川氏也金

城等所善將訪之予亦識其人然以旅服故不敢入
出墻外既而東行五六町人家盡過稲田閒泥深路
狭二丁許又彌路左見大厦高墻繚繞即宇野氏也
入焉庭濶百草亂花西隅多老樹路於樹根北行數
百步地高如岡上有書齋其東地卑主人所往主人
既出待齋前導入曰藤浪以来下榻来矣時申上榻
也渡華至此四里尚東北齋新結構淨潔可怡四望
豁然有八勝曰景雲寺夜雨曰文和田落雁曰澱水
帰帆曰岩船夕照曰古橋晩鐘曰叡嶽暮雪曰生駒

山月曰赤坪山霞名賦岩船夕照（平楚野坪鴉峰巖暮色時来山珠峻）
（絶少照在高花）の夜既餘月色朦朧如春余欲散步齋下有
小渠主人命舍人具舟下就焉衆皆從初東行半丁
南折技流縦横無家不臨水主人曰此地棊澳故多
鱗族二三丁人家盡稲田連渠漫々不見涯涘又有
蓮田轉櫓過其閒淨香掩鼻皆曰無花尚如此夏晩
之勝可知約明夏再遊既廻舠群魚亂躍一箇忽入
舠長六七寸放返過村叟北行有橋出舠步路右有
草表列松夾路即景雲寺也甚兵衛呼曰和尚在乎

曰在出迎入寺後齋亦臨渠逮晩遠澗和尚年五十
二飄然脱俗途問何宗曰似禪者余曰似禪者何謂
曰行不足也齋狹僅容膝然潔成趣甚兵衛曰蓋供
温飩和尚曰夜間安得咄嗟辦之乃烹素麪余以饗
不下箸既辭梅巖等皆步余與金城甚兵衛入舠和
尚送出甚兵衛援其手入舠帰和尚猶在座余等以
疲寢

十七日

皆為主人作書画景雲寺和尚来乞書扁額乃題曠

如云字主人多藏奇書字貫五十餘冊請人王錫侯所
著嘗見知漢年契載王錫侯乾隆四十二年奉上諭
前經海成奏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書請革去舉人審
擬等語朕閲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凡例竟有一篇將
先師孔子諱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全行排
列實爲大逆不法已諭海成將該犯王錫侯拿解来
京交刑部嚴審治罪矣嘉慶四年書詞狂悖比照大
逆緣坐各犯分別釋放王霖王霈（逆犯王錫侯之子）王壯飛
王靈飛王蘭飛（王錫侯之孫）因王錫侯編造字貫等書干
犯廟諱比照大逆緣坐擬斬立決奉旨改斬監候減
發黒龍江給索倫達爾為奴石峯曰此書請國既消
板其在本邦唯此一本主人之族以百金購之云余
曰錫侯蓋不服康熙字典故作此書是其所以招請
主怒也〇午時主人供饂飩既饗和尚送温飩極
佳强下箸未上牌告別主人具舠乃與金城一治乗
梅巖石峯陸行過昨夜所歴至景雲寺東畔有堤牽
舟出踰又有小渠北行半丁許入大渠西下水深數
丈亦遶稲田達十餘丁有板橋左岸即橋川氏也梅

巖石峯立堤呼曰癸不可耐乃移舠迎入至中茶渥
踰堤如例至今福昨日過閘中今日既閉乃牽舠踰
之中上牌至八軒屋舟子曰舠小不能過天神橋以
下初甚兵衛命篙師送至丼池街口矣至此知其嗇
勞然無如之何乃出與石峯別過藤浪於路曰先返
矣至丼池街與金城梅巖別帰〇夌太述昨日今日
事如左文吉來取書扇伺山使人取心越宗玩二幅
太田與三右衛門東至橋本半助致小淞詩稿室氏
君杏仙鍋葛根湯（以上五件昨日事）郁太郎還塾加賀松使

人送箸（以上二件今日事）○遣宥三於小淞氏問帰期尚明
日也乃使宥三約藍田曰聞送小淞○余日帰路見
堯太益命橋會所前寫府吏所下牒狀既帰示澀驛
録其要如左太君以来郡公日甍代其本事懸歌劇
塲妓館皆停其又曰尤禁漁猟殺生又曰過密中高
倍須與番會所而備盗火又曰諸事宜慎密禁爭論
及大聲談話細手倉烟籠又曰禁撃鐘念佛及冰見
群戯捕蜻蜓又曰勿論妓院雖他坊須緩睇時鎖閭
閭而令傍舍出入又曰諸祠無月舟放夜常及頌慶

衙夜市湯肆遊行賣麺者流茶火用炎者皆暫禁之
而（侍）俟命又曰禁遊散舩漁舩往来又曰禁瀕氷濃遊
舩舞無又曰不可妄参神佛閣又曰送葬者途中冝
質素静謐又曰禁商家戸外掲招牌及小旆又曰禁
煮川魚及繁賣魚舩又曰禁擬前賣酒者又曰禁出
入貨物於舩喧鬧又曰鑄銅師鍛（冶）師塗師銅細工
絞油師蓮輿市戸外舂米者縫桶師賣薄苽者解舩
師嵯子師石工鋸工綿弓師軍書講釋師漉紙師凡
此諸職必禁之然皆係用炭火燈火鐵匠鑄火器

用者須殊用心慎察之又曰過密中既嚴督香放盗
及棄見理所必無而有之其罪非軽也（以上職從無漢命數治至）
補

十八日

講如例○遣宥三于藍田氏曰午後陪送小淞於白
謠○素兄来曰昨夜至此地余方雇媼按摩尚藍田
未而下素兄聞之來請余起起出○使宥三問松園
勇認與前日奉屬寄翁東陸達藤下舜名答曰田
望田秦来至○藍田来曰小淞舎人来報許時亦離

矣願暮往○小市来謀招藍田者○徳孫熊三来贈
中元儀○中谷讓益使人来贈菓盞○朝来批小淞
詩稿蕭海文藁至午後草卿使宥三送之藍田先是
藍田請借二稿故也○文吉来告将有日田脚便（脚便）
（用邦呼）○申牌携宥三出逆藍田氏與之遇因小淞使
人来曰既上舟請速来乃至常安橋南畔見小淞坐
舩艙乾馬属與蕭海東（中邑聲　頼山東）坪　小淞命解纜曰二
公且送酒下過安治川橋小淞出極薮穀倉使其從
者備飯日没小淞逆乃辞出取生路過古郷失路經

返其所示遂得熟路過酒家島遂藍田至其門歸取
室氏祭疾事日夜招請已卯供祭○會稀饑疫粟皁
藍田屋喜七明日書會所直番（先番邦呼）翻頭使卒又來
官以過察嚴于檄故會所有直番云

十九日

寄三將赴直于會所聞當直者皆着陰火暁夜就請
三郎氏備述官斷郎來日朝來因與熟不謝無聊守
前論請三郎仁也從圍棋動命供食與飛來都新聞
紙及借歸使麦太郎返此長搬極遂神寶屋宗七陵

人來致佳渡舟子所託硯材（宗詩所贈）○伊兵衛來○河
茂使人來曰明日鞆舟子將歸君有事於中村氏見
命○鉄村將書贈柳七十五類乞詩正○省三請署
歸○遣省三招藍田至示新聞紙○夜招松村春岱
子春識鍼肩背及心腹

二十日

衛生來示坊正所下牒曰東都令至宰相公本月九
日以後奉稱上様（上様大君也）又曰明日以往許湯肆米
市銀錢市油市魚市青物市妓館宿茶店肴店茶店

各就其業○遣省三於河茂氏問鞆舟子既發否
答曰未乃來河茂曰六月中藝州門生米田俊三歸
吾託與鞆中村氏東及土物東曰願速送保命酒二
缶期以七月上旬爾後既八旬杳無消息不識何故
請為我問之別啓請直送此東於中村氏○發興能
村將書東於大七氏（返其詩稿）○使之助來致餞費金二
步○佃山使人返画二幅○遣省三於返防大藝於清
三郎○遣省三於晩翠氏致老子摘解一部遂之徵
雲氏屬與長谷川桂山東（送老子摘解一部於桂山）徵雲囘東曰

并示興先生鶴千五首昧爽遊界負道如期至天
下谷屋而條先生不至遂至桂園氏始聞桂園以東
止先生已發矣桂園導衛雨遊海近樓亦一勝會云
云○遣省三於大野屋七右衛門氏屬答矢田興三
右衛門東（返茶翁書一幅又返川谷二葉而託與泥舟頃八郎東）○播磨屋人赤
松隼人來見贈藥孚曰某舊名順藏往年同柳左門
事先生今任助右衛門橋西畔余曰我毫不記吾子
面與吾雖記同左門來者甚善按摩隼人曰即某也
○藤村健藏來遣省三於少先氏返紙燈○招清三

鄰供饗戠糕及飯○夜携硯材之藍田氏不在先是
與藍田謀造硯故也
二十一日
以暑漸退移几案于樓上○令甥生告夙興○衛卒送
示坊正所下牒曰東府尹戸田伊豆守今日死○先
是属清三郎乞藥今日藥至乃使省三償金一歩一
朱○伺山與其叔父吉田喜平次來乃観余所藏玉
石數種○諭曰送新衣於主計氏主計留截衣豈不
返今日遣省三取之不在

二十二日
時襲撫藥院省三借藥研據請三浦氏藥籍於齋氏
氏○先是銑必以乞寧淵筆過傳投自讃岐藩書一
誠乃附舊作経數月不成余憎其爲人今日書取返
○使省三求藥數品○金雪來留之圍棋石峯來乞
字當飯之石峯曰聞興野小山卒余向前日渓春自
氏之葬與小山從虚說也省三適自小虎氏返亦報
秋山卒逆伐痾病夫行無救忽吐瀉如霍乱狀即死
昏時數十發聞法戸長崎地方皆然蓋陰陽失和也

小幽蒼純未是陵墓冷冲光善詩文者性樸不容物
喜誠人今春在牧庸藏氏見喜永二十五家詩集朱
採余前僞朱閲高弟亦悪木翁即小山爲也○使阿
梅買茶米叠貴近日諸國豊熟報既至而如此姦商
罷不容誅也○德永鉄三來至○宗助送劇陵兄本
月二十五日書來東曰吾前月二十三日東府内本
月二日府内候帰砌見○遣使太於於郎氏謀同吊
然山於郎使人來曰今朝既戦○前日興於野宗太
郎約招之然以遇寒止之今日訪之於野氏謂異

故梅巖在座曰某将遂明日帰郷我郷鶴崎與府内
適若有事於令兄兄命余帰梅巖継至乃贈五絶一
首及書之紙白明日說寄家兄來○阿吉使余送水
築小相東郎發蓉東○栽蓉南陵兄東受典秋雄兄
讃岐屋要吉東（於南陵兄　送新潟紙）○晩翠使人來曰大昨自
舉送老年摘解之闕先生将臨貧適将北遊願帰後
臨○篠崎視風來○夜八之輔來
二十三日
寅牌起左脇肋攣急而瀉疑感病乃服大黄劑少瀉

汙大發經瀉而行痛減○講如例既而留金城話[illegible]
淸三郎使人送錢六十三文曰藥之餘也○直邊郡太
郞寄三枝與野氏時蠟燭六斤○將甞金城出訖寄
示兄棗於梅嵒宗助遣來告明日府內舟子去乃訖
棗の主許使爾送截衣臺賜我錢件二百文○色崇構
與金城出宗助逢別訪八郎主爲供食其父況余曰
些赤務暑而葬臨戶外者先於何死爲之家平右衛
門曰凡荼毘處燃未歸更葬例也逆旅荼毘處上谿曰已
多者過三百常餘其半延及明朝明旦亦如此荼毘
處前後棺木相燃其屍且逼怨齊衛遇未及旋衣袖
半焦狂走者衆迎之謂捕急袂也既聞之尸室荼毘
處復蘇者初覺袖所以焦矣余曰衆逐之何也平治
衛門曰荼毘處法鎖扉而火尸適有蘇者捧殺之迎
日以死者親者相繼扉不能鎖因得逃此荼毘者恐
得罪援捕如法八郎憂顏曰是惡法何不速救余
曰屍蘇實奇事須縣聞官也凡暴卒者當留屍五日
餘而葬之也泥華俗以抵爲織不欲暫時留之雖是
毋妻子速之而懺其心故往々有蘇者矣下豈有如

此惡俗乎此事官或不知之有志者須建白示維持
風教之端也八郎曰前日柩過我門忽聞人噪即孔
者蘇然柩內叩棺因拆出之也出訪孔英界雄送金
城至其家其母見又晤梅巖梅巖白某將來三日後
去借金城弟子送達樁松詩於翠園詩不錄袖以謝前日
之饗既而與金城訪之勸翠園出遊羅漢前至浦江
聖天祠客滿饑店蓋市人不耐暑旅竊遊也隣寺胡
枝既殘庭熨秋北行不五藤店亦亭上高棚而命酒
野望絕佳日沒下亭乘船飯黃昏與縣由繇莿縁
先露人傳彗星至此西望西北三暑光芒東指長數
丈炯如也銶商上牌至金城氏有年既來時出適常
見橋上婦人遠呼某君投求恐有數人走至無人系
燈照水曰在下流皆蒼黃走出余不見結局歸○尾
崎雁行來贈金一朱不值○松本專軒贈柳○清三
郞來不值○伊豫宇和島乘城村舟子治右衛門來
曰昨年攜岡林竈眠東坞字爾時不在此行願得所
先不值○今日堅氏與郡太郞齋三丸藥○藍田來
送硯材曰此硬不當用者不值

二十四日

先是常以寅牌起課諸子日授瑣事録金城詳曰流
行病蝶興曉氣肅殺悉減病般快諸子令則以後以
卯牌起而夜課瑣事録○加島屋吉兵衛來曰聞
德照寺主善針病痿者多因以免願得依先生見德
照寺主乃為東蔡園○島原人飯島門學來見曰來
旅舶法戸歸也語次及適事頗詳○來藤本藤藏自
安芸八九時將訪吾予致先告七氏發狀傾奥野氏遂
對予曰明晦丁卯出初也懇願臨見清三郎來欲有

客不暇○都太郎及悩疏傷病感為鄰太郎請歸前
午後去○訪北冲龍謙明昨招太野洋米部鹿遂弄點
三趾見時有三經命返藥舗㮣諸三齋氏且招遂至
與下虎閣棋未下解携清三郎遂室氏既携其兒省
三訪金城妻及松本生許乃與清三郎出訪藍田勧
之出至八千店而食既而送藍田至其家主人供茶
戌牌歸使愛太送清三郎○酉上牌堂氏歸於文吉
將來阿波來訪不値○夜有三趾會於直番因使之
助來訖水築小祠寄菊池淡琴東

二十五日

昧爽有三自會所歸○遣有三于秀民氏屬發與秦
慎東（中邑提平兵衛吉雄楳亭　西島馬予哉梅本真遂來）返報秀民不在○
與室氏治膳具○使有三招清三郎至乃促小虎小
虎與三趾來曰宇太郎有公事既出乃飲三子畢園
棋送膳宇太郎申上牌客散○小虎臨出寫語余曰
清三郎毋使及碁棊曰清三郎迩癖碁甚然不肯服
醫藥願君屬廣先生識之蔽碁乃諷清三郎見秀民
治清三郎○吉雄卓爾遂冀義祖甌珍画像見贈

因終日陰霾如霧此夜為皆講關○昨夜命店傭
告清三郎出金三朱買酒食樹今朝店人來返殘錢
二百六十三文乃使仁也致之清三郎○使有三招
文吉不來○文吉東告炭屋彦太郎及某來（炭五郎某此南）
（經見殊稻同國是相親善故也）

二十六日

昨夜丑牌起旋復就枕枕夢一人問曰君知前身乎余
曰我安知之其人曰君前身姓秦名島號謹齋余曰謹
吾者事業何如其人曰即秀秋也余憮然覚遂來夢

無如此奇者哉記○文吉来乃屬賣心越宗玩二幅
曰某將携赴阿波○而善使燮太視清兵郎在家否
逐報在即往圍棋者去来示儀並助與余之輔業東
曰儀病廢願告旭翁使者三来看者使者三催清兵
郎借館善激見清兵郎聞余製参藥欲試服之而去
其僕就室氏取首粒焉夜燮太来迎岸後室氏惡寒
余岱調葛根湯而去關燮太拙劑何如曰尊大人嘔
甚乃辭還室氏曰惡寒既愈稍頭痛○使藏榮送銀
參○動燮太請爲學僕號以先許者三辭至此者三

去燮太焉○夜半屋上闘鼓聲室氏曰恐盜也余
曰猫闘也言未畢物墜井乎拍水成聲余欲救之時
燮太亦治阿梅起時而來也照燈不視黒暗不見物
但聞水聲二字怖使燮太下甕忽聞猫鳴余曰必是
怖燮太益怯不知所為余語曰吾手腰刀無似武夫
怕猫如鬼如人曰何稱哉纏猫追井口燮太且退且
哉余屢叱曰何不直哉綏必觸甕而斷燮太添聽益
退纏果斷猫墜乎竿頭繫甕下之猫既沈無餘然撈
之百方不獲燈屢滅乃止

日閒瑣事備忘録 戊午

八月二十七日

天明復下鐵爪得猫尸葬之倉側桃樹下使二子浚

既而携赴湯肆返飲之○栽與南隣兒來報災臨廃也遣

愛太於宗助氏屬發之○會所送紅丸一包以紙書効

能曰此藥可以禦疫邪佩之薫之服之皆往數日前

道修街藥商醵金數百兩以製此藥將周旋而乞者

數萬排闥倒有傷者時有過塞施者恐得譏乃悉

獻諸官府府深為答坊正賜其管下云○世良油良

狩來白兒病痧者膝後有青筋針之出血則不病乃

從其言針左右各二處○谷口後二門以訓原謹吾

携後一東來見贈菓子○有宜來曰知音數人死來

吊也余曰世上多避病方然死者未減吏慎起居有

宜曰老夫年過八十以速死為幸何汲々養生乎予

曰遠哉○省三來為健之助謝○藤本芳藏答束至

曰請二十八日臨瀫廬乃使一治示芳藏束於金雪

先是約同訪芳藏 金雪答曰其朝來暴瀉疑中流行病方服

葛根湯而飲火酒欲以發汗明日不能陪遊請期他

日陪遊洞山氏○聞大野乙山來於小亮氏携仁也

訪之遂訪藍田勧觀岩之遊藍田曰明日有緊務不

得陪遊藍田將飯余仁也先歸余以心下鬱滞辭飯

要藍田歸路過呉服橋藍望舟平氏燈白有唐既閉過密

後余日奇悔勢初不可不食乃強余往供鰻鱺既而送至我

家園棋余贈西筆一枝○今日湯肆途中見人上半

鐘臺疑火然不見煙至夜聞梅田千日両茶毘處堂

宇皆爛蓋積尸如丘山同時火之遂延燒堂宇矣嗚

呼慘哉○謂一治日明日須我從

二十八日

講如例乙山三趾從小亮來聽○使愛太勧清三郎

觀巖之遊以病辭○八郎謂余曰家翁今橘第一坊

故居猶無住者聞先生有意移居家翁謂故居陸壁

及細瑣物皆我有也直六十金然先生則三十金而可

余曰且與拙荊謀室氏欲移於瀬水地余曰北江戸

堀橦木橋西畔有好宅与賀島屋才七家近宜使藍

田就才七謀也室氏曰妾送公到江戸堀桐之何如

予曰善○已下脾与一次上途使室氏携二兒先行

告藍田走一次勧金城同進曰迎我於常安橋予至
藍田氏導之至江戸堀路右有太履謂才七所居使
藍田入焉出曰此非才七宅也先生所謂婦宅者聞
係出雲屋某有吾就某謀之而報可否室氏別去藍
田送過常安橋與一次過乃去一次曰金城以無病
辞遂至金城氏予曰藍田曰訥堂卒信乎否金城曰
昨日聞其彌留必信借金城晴傘出過浦江及野里
佃翼三渡入尼﨑訪徳永熊三勧出游撓其茶果兵
衛見供飲既而與熊三出黄昏過本宮延畔失路屢

問農夫予疲甚使一治先行報芳藏兄弟二次與二
人携燈出迎善右衛門芳藏引入其別齋之新築華
潔無比窓外水聲如風雨

二十九日

平明與熊三就渓汲水返烹茶○芳藏毋見○余謂
芳藏曰此行彌欲遊有馬採蕈聞蕈未生浄界公殁
後我未弔其墓今日遊米谷何如芳藏曰善辰下牌
上途使芳藏導取小径至上系過似川渉心跳而越
之上前岸々沙為氷所嚙墜斗急無乾趾處芳藏攫
松根先上而援予手至小林休至磯志川渡橋上前
岸取小径西行六七丁稍北折又六七町渉微流入
林中二三丁出於官道乃清澄寺華表前也踞石而
休使芳藏先行一嫗負柳而過乃買之且食且行五
六丁芳藏出迎路右鋤草作路處横木作門知浄界
公墓也入焉有橋跨渓橋東百餘歩地勢稍高喬松
數種下闢新兆墓石未立用板柵遍書佛語柵内阜
率都婆數本柵前有石盤石瓶及木燈籠臺欲供水
使芳藏一次桶借於寺与熊三掃樹根草花挿之瓶

中一次携瓶水至乃注盤及瓶拜而去到寺時亭午
也妙雲師方在佛堂其弟子見引入書室隔池見新
築本堂乃下砌至堂前觀之白板碧甍具極浄麗堂
西側山骨露出知夷岩石為平地矣既食一次熊三
從沙涌上山予與芳藏歩園中至西山佛祠下久之
一次等帰曰尋松蕈不獲妙雲師見曰前年所賜悼
先師大作某既装潢為鼠所嚙頗毀書乃令書謁界
公墓詩 前度採蕈乱松中公出彷徨與我同今日採蕈如前度唯見乱松不見公焚香再拜新碑下繽紛松子落晩風

梅

昨夜請妙雲師戒尉人需辦具食○昧爽上途訖至
小林日出至欲川渉岸一次先下誤墜水頼予拯回
顧一老嫗年八九十傴僂扶杖将下岸皆為是嫗従
容脱屐而渉皆曰老者細容壮者不若矣過上原路
左平田中央見地形突起如屋芳蔵曰古兆也就視
之巨石築起似出雲築後古兆而差小既廃掘有私
無主閑此地源兵陵慶安中闢作稲田者當時兆中
所出必有大古器物今無識者蕘蔵乞先生記其隣

逸善右衛門氏○至○供酒小酌彌安右衛門来訪
贈松蕈○○為主人作書数紙○串餅將發腹痛知食
柳又食中飲酒之為大恐踏春事之轍乃服黄朱丸
予所製下剤 主人又設浴湯 勧延而浴故謂之 暖腹痛遂不発○
屬主人贈松蕈於室氏

九月朔

主人謀新築名亭應以古松流水閒居為賦七古一
篇載前集 快晴餘熱如夏使芳蔵導訪安右衛門贈書
一紙於始遊此地為主安右衛門家既十年也其母

見将留供具因辞出遊獅子窟供筭木食上人住焉
贈予茶壺牽辞屯桂草堂随筆今来既換芳蔵曰未
余初持操甚堅以道義勤開為西宮人所帰任大伽
藍後與一女子通遂還俗予佛者無確操往々過女
戒敗自玄贈而下皆然予悦此地静閑芳蔵勧結廬
自此地磽确租税寡薄種梅萬本足以給食其児第
與先生門人大阪以西兵庫以東者謀勠力種梅不
出三年斎本可矣予不能必従然喜其愉快故記○
為主人作書画数紙既而上其宗家書楼称欲明日

乗舟而帰主人以西宮途已夜勢義熾起務殆勧陸
行乃瞭然主謀余出宿其家主人供酒贍若予余
辞不可乃上轄上途芳蔵送過松林開與酒井昌伯遇
欲留予西宮乃以善右衛門説辞因問病者何如昌
伯曰某所診数十百皆手足痿冷甚者診未畢既瞑
閉用何剤予附子剤故得幾人曰無一人予曰然乃
試用大黄消石必有効昌伯曰高説實出意表且一
試乃別至西宮東端芳蔵去路左叢中見櫻翁碑
然三曰五六十年前其人有書抑詞者二日告自首

叟來問商論其所作稍相親叟曰某狐也主人問聞
君輩嗜油鼠信乎曰信然食此者多失心而死故禁
不食主人曰我欲相供何如曰此後叟屢問公故多
鼠乎主人識其不能忍情口曰叟果許我我將遍募
隣里捕鼠數十頭供之叟悅期以三日後叟不來既
而主人長子忽不知所往居數日尸浮海上次子亦
病死夜有一婦人來曰我叟妻也殺君二子以報仇
而已問何故曰我夫倫練殆千歲一旦聞君烹鼠之
言喜極失心出人不待遂為狗死我不能無怨焉主

人謝曰我自知罪過請莫更作遂乃約為叟立碑錄
其平生尤得意咏櫻詞婦悅去碑陽其誌其顛末而
謂櫻翁碑乎疑好事所作然熊三言實有此事曰記
渡武庫川水落既有稿熊三請先歸道遇葬絡繹黄
昏入尼崎熊三与其弟出迎主人又見門外怒鬧呼
荼毘所燬主又曰荼毘於倉中令日以人尸盈馬棟
宇燬予曰大阪梅田千日寺亦既燬如出一轍蓋古
今未曾有之惨○出見彗星既南數十度在坤位光
芒長且明

二日
昧爽蓐食天明上途熊三送至巽渡別弃晴殊暖布
穀田鳴野色如春過佃野田二渡皆遇舟方發走及
馬經梅田曾根崎新地出於大江橋已下晡歸○夔
太述前月二十八日後事如左飯島一學來室氏遣
夔太贈黄玉丸一包於藍田宗助使人來送南陝兄
八月八日十八日東松尾源兵衛使人致阿部轍藏
東篠崎氏門人告納堂葬文吉告別取心越江月書
幅及余書八紙去（以上六件二十八日事）室氏使夔太弔篠崎

武村山東一郎來送重富縣東郁太郎東至藍田來
夔太赴會所直野口屋万次郎來贈菓子肴三來報
宇都宮理吉卒昨日卒宗助使人致南陝兄八月中旬
東（以上以件二十九日事）山治致米二苞（先是山治卒室城以其父遺勧余依舊買
米故數日前室氏召之補弥山治）室氏使夔太送納堂葬於天満東
寺坊天德寺池田俊平自安藝來贈金及菓子致其
覺院禪興和尚來（以上三件晦事）我所送松蕈及泰助來平
右衛門來賀守屋圓來促所屬碑文篠崎祝風來請
寓我塾會所使人來曰吉田屋音七寺狀須限本月

木自致之（已前寺状）新居屋清兵衛使人来告妻死（以上七件）
書（明日）〇使愛太弔清兵衛贈蠟燭一斤〇宵三来乃
命之吉喜氏帰寺状件〇使阿梅返金城晴傘〇聞
隣里皆贈菓子於會所直番今日買糕五十枚送之
母石林来語訥堂家事曰彼納妾無幾妻死母死身
死妾初嫁不僅数月喪夫因緯歸送葬姬訥堂者縣
宰祝平別號竹陰小竹義子頗有才氣善詩及書晩
節贖娼作妾太損物望歳僅四十七公理者杵築
人愿而勤僅過弱冠可惜

三日（以下至二十五日皆依追録故簡略過半）
講如例〇祝風来〇春夫来稲山治氏所致米一斛
屢九斗六升乃遣阿梅告山治答曰米過七八月則
乾所謂一斛者不過九斗五六升例也〇浴湯肆〇
平右衛門来〇公之輔来〇初講後謂小虎曰御既
往弔篠崎氏乎曰未何故曰彼身既死而無妻子我
弔誰知之且怯傳染也余嘶曰生交死買軽薄乎若
人且病非疫何傳染是怯余往將弔室氏曰妄聴疫
鬼避赤小豆飯且飽食而以免傳染公宜炊赤小豆飯
供神而能喫也従之午後携愛太出訪薑田勧同弔
訥堂氏餘如小虎言余笑去至訥堂氏賻乾麩百五
十枚及蠟燭六斤其門人某見語訥堂病状曰朝来
頭痛發熱然出訪諸友如平日夜帰暴瀉二行手足
厥冷忽死言未畢婢披紙障余忽覺冷風自鼻間入
額上冷汗湯滴如繁露惕既感邪氣遽辭主人態留
曰何忙甚喫茶果余曰公異日必知我所以急遽也
走至呉服橋懸遇急風一陣飄沙颺塵行人皆延竚
將聞齋余殆不省人事強作氣走帰胸悸如搗喚室

氏曰我將死室氏愕然曰何如乃可余曰幸未死須
竭治療且頃處置後事也乃使仁也招西隣松村春
蔵曰事急矣不用診脈須針左右臂出血春蔵下針
七八度血僅二三滴呼曰先生血既不出余笑曰拙
哉我身猶温血豈有不出之理乎叱一治走招秀民
遣愛太招宗助宗助喘至余曰後事一憑君求墓地
理棺槨之費宜限金百両莫敢有過不及宗助曰諾
秀民来視針痕晒曰未識脈路敢下針乎言未畢既
以針血迸涌宗助衣及座余覚神頓蘇左右臂出血

丸百三四十目漸似酒醒然動悸如初服秀氏藥半夏
瀉心秀氏去竊謂室氏先生曰今夕暴瀉恐至不諱過
二三不瀉可以救也健之助有三來侍使慶太招藍
田及左仲藍田至屬後事如宗助曰墓地宜擇風水
匙谷曰晁不解處一依賴公藍田曰諾秀氏既去後
眩暈數時召秀氏不在召春藏以責恙不在我所能
治辭左仲來鍼胸腹足脛十餘處室氏以硝煙能驅
邪氣燔艾絲杏葉室中又勸服虎頭骨丸秀氏復
來夜半少眠宗助藍田去室氏與健之助看三慶太

阿梅等交起侍天明〇主計贈肴候病〇八之輔來
候病〇今日使慶太吊炭宗悦氏先是其主人炭斎死

四日

昧爽病退疑既瘳〇秀氏來診曰先生不必至不諱
須安命危生死也今日買韓方既去送藥藥味不適
口强服三貼病復劇遣宥三於金城氏乞橙實胸膈
痞塞乃和之砂糖絞其汁飲半匀頗快〇宗助來觀
如昨〇松尾元兵衛吉田新太郎來候病〇石峯來
以宇野甚兵衛旨贈金三百疋時病勢頗退手書謝

來〇藍田使婢來問病〇主計清三郎來候并飲之
及宗助〇德永熊三東送甘藷〇清三郎贈蕎麦〇
召阿熊按摩腰腹阿熊歲六十室氏憐其老窮屢雇
之今日諾曰前月二十七日申牌過寺坊忽覺背疼
從手探之有物似鼠攫視之尾長似狐其眼不審視
然測其大不減兔意初小後大必妖物也聞此度病
妖物之爲乃提投之寺門當柱蓋死也疾走返背大
癰腫如甕罌其痕未愈乃祖見之瘡數處似抓破阿熊
曰爾時其背負案囊鼠猶不得投隙而免夫者何由

入焉余疑團不釋余謂宗助等曰春秋所載蜮註曰
短狐也又名弓工含沙噀人影必死蓋蟲之爲義取
是也初謂水虎之族今據媼言其爲短狐明宗助曰
聞東通病死者最多或現短狐射之而獲之輙死又
聞西宮明石及木津難波安治川等瀕水之地死者
十倍它處射工之節或不誣也〇慶太赴會所直番
〇一治獨坐樓不下召責之曰我病生死未判諸子
竭力拮据吾子獨逍不唯秦人視越人疲瘦也他日
吾子臥病慶太等引吾子例皆逍吾子將如之何哉

徵吾子猶有妻婿諸子在吾子若徵我誰肴其病者吾子獨不思他日乎一治慎然○八之輔来○宗助夜深去肴三健之助宿○子牌夔太自會所帰○朝来頻服藥藥中有欝金稍生噫氣面牌以後動悸又劇

五日

遣健之助於福田頼蔵喜々津鉄次二家告病○秀民来鍼既去病甚自料必不起招宗助藍田等属後事又謀發郷信復招秀民不在招元道亦不在招松

村春蔵以不能下手辭不来召清三郎以有客辭而贈湿河漏麺招藤岡雄式至秀民亦来共議治方遂用秀民藥初服半夏沙真頓徵後秀民屡轉方遂在今日之變復加減舊方用之○祝風来問病○招左仲鍼胸腹○藍田去宗助留至夜○葛岡仲英使門人来贈羊羹○藍田使人来問病使夔太往曰今夕少愈君莫労趾○健之助肴三宿

六日

病勢如昨○秀民三来○吉田屋孫七来候病○諸家所贈重陽儀有別録不記○招宗助来侍如昨○使夔太辭雄式曰方服秀民藥莫来○藍田使妻来問病○春草使人来問病○元真来問病且贈重陽儀○播磨屋松助使人来致範治孝也東○五岳自京師至留之宿辭曰館人必待乃遣一治於其逆旅天多氏告五岳今夕宿我家○八之輔来○庭阿無按摩○健之助去雇肴三任庵事○夜病微退

七日

秀民借大黄一両近年唐船不来大黄日貴至此一

斤直銀四百七八十目○小虎使児来問病贈饅頭○喜々津鉄治来問病贈雲丹○聞春草亦有訥堂氏帰而病遣夔太問之○手栽吞範治孝也等来曰東皐々不悉意煩師傳我意五岳乃筆記所余口授而去○小虎来○世間病痢者皆初暴瀉且吐余獨熱甚而不吐瀉朝来初瀉數行○八郎来問病○松岡勇記来告將帰郷○遣夔太於松村俊蔵氏贈謝金一朱於左仲氏金二朱於雄式金一朱雄式獨辭不受曰先生有病我輩故當趨問敢受謝乎○招清三

郎○左仲来鍼○遣一治於五岳逆旅謂之曰今夕
舟若花發頗復来宿答曰諾○秀民屢来○瀉晝夜
廾餘行

八日

病復劇○遣夔太於徴雲氏告病帰買三臓圓○藍
田来○健蔵来贈米數升白前日見先生所食甚麤
恐不宜病某今養病妻家飯有餘米敢献○暁翠来
贈重陽儀及老子摘解直銀若干○牧庸蔵弟健蔵
来求見以病辞○伊豫平城村舟子治右衛門来取

客年所属書乃附與岡村松眠東○長堀人備後屋
万次郎使人来曰前日所致亀谷行蔵東若有回音
付我以病辞○元真来刺痧筋黒血淋漓頗快○瀉
如昨○遣肴三於宗助氏告病徴聞遂之孫七氏促
吉田屋音七寺状（寺状見前）○健之助因肴三贈羊羹

九日

徴雲来問病贈薬儀○八郎健之助良仲恵聞孝来
賀○覺兵衛来致所装漢書二幅○夔太赴會所直
畨○今井昌平来問病贈羊羹○元真来○林良平

来贈松蕈一籃○遣肴三於喜々津欽治氏贈松蕈
蓋廣八九寸五枚○秀民屢来○病屢進退大率夜
食後熱大發頭痛動悸諸症並作至夜半微睡病輙
退至平明快如常過午稍因倦云○瀉如昨

十日

号場五郎兵衛送東一籃○宗助来侍終日○遣肴
三郎（半）求厨婢於人屋（人屋見前）○都太郎使人来贈重陽
儀及餞料金一両及使一諭東報我病○野口屋萬
次郎来問○礼太郎来問病○室氏遣夔太於御霊

往室氏禱余病献銀二両往官曰明日須来取符○
先是中村杏仙辞我家事秀民氏屢因健之助請書
余以其不待我帰而出不許之今日聞其大病帰郷
殆特死乃遣肴三於其舟中贈書曰師毋聞吾子疾
病竊贈之杏仙喜謝○按摩師寺坂市次郎者来求
見曰乙卯年按摩貸六十錢未賜敢乞之室氏曰爾
時静氏為我學僕徃償之彼既呈證券今經四年恐
促其聰（聡）明夔太等聞之以我病不許見市次郎直排
衆進入余臥室訟之余見其状貌兇悪非常乃温言

我妻言吾子既受償而出證券我病不能視券之有無異日視之有券吾子負也無券吾妻負也事既過四年券不必有我妻負必視[然]未視之且緩數日市次郎悦曰先生辨矣○金城使婢来贈董陽儀○河田鑒田人久下庭之助来乞字以病辞○元真来刺大陽及腓些不多出頗疼○阿梅去室氏曰從来婢僕無過失而去者過節留五六日替人至而後去例然今主公病後、然不顧我未見無情如阿梅者○一治卧病室氏塾生以余病方劇力不能窮欲返之於

證人學五氏學以前言擬固返之曰客中卧病苦莫甚此若就他家湯薬覲侍必別雇一人東償方貴恐不下六七錢一治嘗有勞於西游我不忍也卿等莫復言○夜半熱大發殆不省人事走慶太省三迎秀民至比曉稍平○瀉加數行委頓甚

十一日

昧爽以不瀉已使慶太招玄道期平明不来○正也從慶太至御靈祠官氏受神符及粱祠官曰須使病者水服粱乃貼神符枕上柱頭○雇新助妻阿加禰○土佐人野島順藏来請見以病辞○孫七送吉田屋音七奇状○午時玄道来謝曰某巡視病者日百餘人大率寅出子入因地理而定後先尊館咫尺今旦特而出矣既診曰腹有伏熱故瀉未已也宜服發表劑乞薬辞曰秀民老手可至爲我傳言曰如五若参何如乃召秀民告之○元真来○主計送肴候病○葛岡仲英使門人来候病且曰日者先生勧宇都宮理吉殺愛豚兒深荷喜恵無幾理吉卒悵々無所依若有替人見薦○健藏来○洞山東曰松華方佳

頗與尊夫人同臨○歸中村吉兵衛東送保命酒二卣○夜小虎来○健之助来○瀉如昨

十二日

委頓甚招秀民至謂之曰發表劑既用而瀉益甚不我疑吾所飲食皆爲瀉資姑絶飲食停薬何如秀民不悦○使省三招小虎不来○河苅来候病○余不堪二兒喧聒使省三携之藍田氏屬其妻晩来○松本壽軒来贈菓子問病○若山真石使妻来贈柿實○徹雲使人来候病○徳基東送金一歩一朱及秋

二片○宗助来飲之○鞆舟子来（昨日致東今日致酒）○八郎贈砂糖○萬次郎問病送菓子○雁阿加祢○潟如昨

十三日

橘丞所染送衣室氏使二児賽御霊祠○祝鳳来○遣慶太於播摩屋松助氏属典南陔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来（報病勢漸不必至不諱）○藤林恭作子敏太郎昨日東至東回家翁病平餘日昨十二日卒救訃恭作者京師人其義又其以蘭學名一世恭作耿直不容於俗

十年移居名曲大村逢来訪余視其面似有瞋恚状不睦相見恭作時侍半日不得已出見既交甚忠實不肯詭随居數年遂不為大方人所悦復返京師余薦之劉石秋父子皆称為善士又不為京師人所悦移居大津云年蓋五十餘豈復得見如是外險中夷危言行孫似古人者乎○友月来贈菓子○岸本辰之助使人来贈菓子○元真来診○吉雄卓爾来促良琢画像賛使慶太答之○淡路街人備前屋孫次郎来致田島要右衛門東○夜招秀民以病辞不来

○祝鳳来乞入塾問證人誰答曰平戸邸二見槌之助也乃許之曰他日須取證券来○夜半慶太赴會新道番

十四日

秀民贈肴及松蕈○愛荊来○八郎来侍○九山来飲之○宇屋圓藏来促墓表○元真来診○大昨年我謂文玄公曰公歳既高須安命今藥餌多於食不唯恐速害矣謙侍藥公曰然既而謂侍者曰甚哉謙也無情欲使余止藥余謂室氏曰今我暴瀉不止醫

無姻之憾猶勧藥将謂文玄公何我命在天非醫所知今由後斷然停藥乃遣慶太辞秀民曰既矢不服藥矣復来

十五日

九山来送魚及松蕈問病○余謂室氏曰我既停藥宜勤業如平日乃遣肴三於金城諸家告十八日開講室氏諫不聽○遣慶太於宗助氏属郷信○宗助来○有宣来○文吉自阿波来見○高安丹山来問病乞針曰先生病勢猶熾未可停藥余哂曰昨日来

瀉步賊蓋止藥之功○遣肴三賽御靈祠

十六日

國包炯五郎作使其族某贈陽年潤筆金九百疋及香魚鵩一壺○永白東至○元恭來問病○秀民來余曰昨日來體頗佳蓋停藥之徵○肥前屋孫次郎東促荅要右衛門東○德基贈白砂糖問病○復遣覺太於惠閣是平諸家告十八日開講○召覺兵衛不至○河茂來問病○初左仲妻欲通信其又泉吉憂無好便〔便絹 弁哢〕余曰本也屋文吉者將返日田須託

焉今日左仲妻來問病誤見文吉余白明日我令文吉往○洞山東贈松蕈曰先生恐不能來也○大昨年清三郎病余謂其父曰令郎欝愁恐為瘵其父曰如何乃可余曰須跋涉山川勞其體委其心父悅故從余西下比歸强使隱其父大喜今年五月余來上見清三郎癯羸甚竊問之曰兄無乃新娶乎曰然余歎曰恨不使我聞〔閒〕我將諍之俟三四年然後近婦人清三郎曰某雖新婚猶離居先生莫過慮數日前來余視之面無光彩言語低綫疑其死期既近猶曰無疾乃竊語小虎曰我欲見清三郎母願兄告彼舍人小虎告余言清三郎東隣工越屋某々舊事清三郎母者因告其母今日以問余病為名來見余曰令郎病恐難救媼須招名醫乞診且閑〔禁〕勿近此件節不可使令郎知恐增欝愁其母大驚既弦然曰先夫常稱先生忠洵然敢不唯命之從○遣肴三於清三郎八之輔二家贈粉醃臥茄○藤井吉郎贈松蕈一籃

十七日

高梘卿夫來乃付荅藤井吉郎東○藍田來飲焉○

寬平贈羊羹參告其母卒哭○惠閣送肴問病○泰仙送羊羹問病○八之輔來○元真來○惠閣來○夜故婢阿梅來

十八日

卯牌覺太往會所直○以疴漸減始講易世說如例○村山東一郎來問病○渡部順八郎東至○徹雲使恭祐來送菓子○使之物來携二兒去午後使肴三迎之○秀民來針余曰我輩止藥唯食海參故得活路秀民笑曰人々若如先生之見我輩醫人安有

糊口處乎○遣宥三招藍田○劉石秋送寄範治紙
筐○覺兵衛來乃屬書画數幅裝潢○八之輔贈薬
子○吉雄卓爾便其祖父画賛

十九日

長谷川桂山答東至○春波來問病○秀民來○東
吾來○遣宥三於徹雲氏君泰祐還之河茂氏致所
屬書○始出至秀民氏秀民曰動悸未息須更攝養
歸路果悪乃復臥○使藏贈糕○篠崎氏送饅頭券
告卒哭○玉芝送扇十筋乞字○雇阿然○萬次郎

來

二十日

泰祐來余曰我家新婢未至吾子若有意為學僕今
其時也泰祐曰願來任庖廚役○出謁御靈祠遂至
藍田宗助二家○秀民來○遣宥三召文吉不在○
若山真不來曰請近日枉駕○使之助東曰爺子疾
病頗借宥三乃遣之送糕○畑五郎作族某來乃附答
東（贈筆箋於上郎作）○以玉芝所送潤筆遣額使夔太遂之
○遣夔太於近忠氏問在竹原舟便卒答曰在○文

吉來余述長澤左仲妻欲相見之状偶阿波劍客住
日向坊者柳田三次郎來見促前日所因金澤屋右卯
衛門而乞献木刀於住吉祠劉子余曰某未晤卯右
衛門數日前藍田者來屬献木刀劉子某既作付之
無乃是乎曰然某未識藍田願依先生相見乃使文
吉導之至藍田氏○使夔太招召請三郎以其父小祥
辭

二十一日

始浴湯肆歸路復眩暈○昨日左仲妻使人傳言曰

明月拜趨願見文吉子屬日田信令自來辭以病○
藍田來告將西下飲之○渡部順八郎東至贈奉書
紙○河茂來乃屬答卓爾東發之脚夫氏無幾卓爾
遣來以其祖父良琢十三年忌辰贈糕二枚及筆箋
券乃命歸路過河茂氏取東○分部九鬮來訪曰痔
筋猶在乃針大腸及両脉然血不出○飛彈人某來
致範治李也六郎東○遣夔太於大野屋七兵衛氏
屬答順八郎東（送筆及九桂草　壹隨筆十卷）○夜以小腹痺急召
左仲不在○暴雨大雷亥牌晴

二十二日
遣虁太於徽雲氏謀招恭𥙿為學僕徽雲曰敝寺將
繁冗願緩數日〇徽雲（送）藥二貼〇宗助送南陵兄範
治孝也柬〇柬匯來問病〇秀民來〇長光寺送茶
一包告二十三日丁先伯父龍護三回忌辰請臨〇
河淺來〇文吉來〇川吉舍人來問我家潤筆定額
〇午前携二児訪藍田虁太從主人將飯余乃使二
児虁太去黃昏歸藍田送至〇平戸郡人二見槌之
助來曰祝風我鄉人也先生許其留寓某為證又令

後祝風稍緩急某任之不使先生勞不值〇左仲來
為其妻謝〇中津舜子來致仁藏所送席包三開之
即範治孝也所送貢紙二十包及墟醃香魚三十二
頭香魚腸一函也柬曰仁藏與中津舜子善故使彼
屬之也又曰願送香魚五尾於石秋〇真石使其子
周藏問何日軍臨予

二十三日
講如例〇備求白來乞入塾許之〇寬平送有問病
〇發與石秋柬於大七氏送香魚五尾〇遣虁太於
遣恵氏屬與日高凉臺父子柬（中包與播磨屋卞右衛門及米田齋柬）〇（送十六回春秋於半右衛門）〇遣祝風於真石氏告二十六日相
訪〇長光寺送祭膳〇文吉來告別乃託答南陵兄
範治孝也諒兵衛仁藏等柬（贈羊羹二包於範孝）〇招藍田大
夫供飲文吉与焉〇平野坊人木長致石秋柬柬曰
閣老將西上春來縉紳與柬人不和密疑京師好事
者詿誤縉紳故捕梅田源次郎婦人式部等下獄市
口高政池内陶所等皆亡命星巖獨為王嗣祖之幸
矣剛官披閱卿夫氏所集諸國人書柬内關係皆捕

究故如此柬親見親友託之云〇夜虁太赴會所直
番子牌歸

二十四日
招秀氏藍田宗助供酒飯以謝前日之勞宗助送紅
鬣魚〇金卯來因藍田請書墓表不見〇筱崎氏柬
曰本月二十七日即吳祭請臨〇周藏來曰二十六
日欲招荊石不識先生意何如余曰荊石我所善招
之大嘉〇遣虁太於乞真氏柬曰明日招諸子而野
遊願臨轄以多冗〇遣虁太於吉次氏遂屬與範治

孝也東於文吉吉次妻贈室氏柿及醴又致中村見
泰東見泰卽泰菴〇大昨日為藍田妻西蘭藍田將
使覧兵衛嬢之因託書八幅裝之〇泰祐來任厨務
〇石秋答東至

二十五日

訪東涯遂訪丹山歸路至藍田氏昨日與藍田秀民
宗助約野遊余以病起故將為會主因携藍田返使
愛太促秀民〇博労街人北國屋重兵衛使谷屋友
藏來曰備前僧求白若許寓貴塾某將為證人乃召

證券〇宗助使人來曰今日野遊不知於何地方公
臨与集拜趨執便答曰我將拜趨午時与藍田秀民
至宗助氏導之出徒之助泰祐從渡（過）邊橋直北行至
下三番宗助驟殆墜渠遂至十三渡口秀民未食飢
色現面乃走返披紙久店観菊且命酒食日没始帰
秀民送至〇徳永熊三來不値〇遣愛太於小虎問
明日何時赴真石氏答曰聞彼將献午食然僕有故
不能及期〇中津舟子來曰公答仁藏君東請發之
北濱第二坊播喜氏

二十六日

始梭諸子課曰明日以往須寅牌起〇浴于淡路街
湯肆遂謁御靈祠途過秀民氏〇徒之助來謝乃命
使者三往約金城午前同赴真石招〇秀民來謝於
一治又贈醴酒〇携正也訪小虎氏繳同赴真石招
諾次小虎曰今真石使其子周藏來曰今日請以未
牌臨乃使小虎晃頓之助召愛太至訪林泰仙告疾
愈且問其妻病曰既愈又問元亨病曰亦愈〇午前
携愛太出訪金城贈糟醃瓜茄且告周藏言金城乃

供飯務欲訪福田書宿津二子以此將覓不果使愛
太往東二子曰僕以病故久闕候門今日將拜趨亦
有事故不果謹呈香魚膓一壺祈叱存目著約野遊
而不果近日好晴欲陪遊北郊不識公拜在閑暇乎
否〇未上牌与金城返過鞘石門前聞其赴真石氏
訪之不在遇祝風曰多武峯人河野式部來遲先生
乃走返見之式部曰多武峯刻二十六勝額并一言
某年過周甲願賜壽言余曰諾〇愛太自福田氏返
致田東曰明日明外日皆有暇唯君擇〇京屋善次

携其妻来先是以久不聞善次消息疑其疾使健之
助東訪之善次曰果如先生所測某卧病数旬此行
来就春日寛平乞治也乃使室氏接之余与金城出
至真石氏慶太従贈真石味噌醃香魚謂慶太曰吾
子須赴福田氏約明日遊也荊石先在座曰某自外
返聞先生至遠来矣小虎玉芝至真石曰某居傳主
人鑑屋奈良屋四郎兵衛欲屬其子兜於先生以我居
湫隘将迎於其宅導自後門出過倉間百餘歩入其
宅主人見供酒曰某與河茂善約今日在我隣家召

之至酣余與金城小虎荊石為主人及真石作書画
数紙畢真石供飯有盛饌日没泰祐来迎余獨先帰
○真石使周蔵贈室氏鰻鱺炙○慶太致福田頼蔵
東曰明日午前有事午後即可明外日則無事○都
太郎贈小魚炙○紅花堂某来為関篆洲促去所属
書余不在関真石与之善乃使周蔵謂之曰去年某
不在家不識関氏所属縮弁紙弁顧吾子詰朝来認
之○伺山東至東曰葉既盡黄葉将落願念八日後
臨若無請暇来月望前後可請與九山謀○小豆島

埜願寺智叢為其従者政藏乞詩正不見○元真来
不値

二十七日

遣慶太於頼蔵氏東曰今日午後陪遊北郊答曰諾
○発答都太郎東於大七氏○為河野式部書送詩
首蛍雨同窓彼一時四頭卅載夢中馳 美君歴世名山表老健猶如少壮姿談峯一聯香花
満地佛感遍祠 宇達雲神徳明扁額一紙始畢式部来乃附焉○良
仲介齋藤坊人来屋佐兵衛桐見佐兵衛曰由安候
縣吏磯部寛吾郎以公廨落成使某乞扁額願為書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留潤筆金若干而去○與室
氏理行厨○午後携慶太泰祐出至頼蔵氏其僕見
曰我主報寡君命赴城代邸未帰乃訪鉄治余曰福
曰君赴城代邸何故曰寡君将以来月十四日過伏
見豫告也聞頼蔵帰乃訪之未上牌與頼蔵出頼蔵
白鉄治方有公事将追来過梅田橋至天真菴乞雑
僧入庭観紅葉近上三番王書 地名余忽蹶傷脛殆不能
歩即前日宗助所蹶甚哉我不能内自省矣入紙久店
観菊坐楼命肴核如大昨日例鉄次至乃先出行厨

而欽申牌大村邸人来致江戸信欽次乃去曰信係
本月二十一日所發所謂限七日者急務也不得不
速帰發之郷吏日没與頼藏先出取田間路遇其僕
携紙燈迎至渡邊橋與頼藏別使其僕送余乃訪宗
助氏俟慶太泰祐暫至乃見健之助使健之助導訪
松尾源兵衛吉田新八郎二家報病愈皆不見酉下
牌帰○過書坊人紙屋久兵衛使人来致劉石秋東
牧之有寄範治孝隷曰此東所述係秘機願速發○遣
慶太於清三郎氏召之辭曰疾病不得出○遣慶太

泰祐於藍田氏問何日發程乎答曰明外日○丑牌
腹大痛晝間飲食過量故也今後須戒

二十八日

講如例謂諸子曰来月中旬大村侯来恐多事故将
連初三四五六日講而休初八十三十八日講又曰
初三以後添世説講○紅花堂来取閲纂淵所屬書
絹二幅○藍田東送金百匹曰此金卯所乞墓表之
潤筆也乃書贈北條小淞七律詩載集附其俾東曰兒
抵山口之日請致是○遣慶太於福田喜々津二家

謝贈香魚五頭於頼藏○發與吉田有秋東於天七
氏○訪藍田維金三朱屬與藤松太已輔及小淞来
○附来屋佐兵衛所屬書絹於良仲旅贈書一紙○
明石人山内鶴松来贈金一歩二朱乞字○申牌訪
清三郎病贈香魚賜主人供飯酉下牌帰○善次来
不値始在清三郎氏使慶太之善次逆旅視其在否
遂報不在○主計妻阿琴来訪室氏室氏贈其児頭
巾○智嚴来見其僕政藏藏来三善詩智嚴曰此児
生農家而喜文字未有師授而識聲律余曰實天下

奇才須讀書智嚴曰貧家之子不得資糧安能從事
讀書余曰師何不遊説小豆島人醵金施是智嚴不
喜○腹痛未止乞秀氏葛根湯三貼

二十九日

發答鶴松東於天七氏送其新乞書二幅　遣慶太於善次
逆旅勧野遊答曰諾乃使室氏理行厨曰彼必携婦
卿亦宜往既而善次来以有事辭乃使慶太要之遂
不来○遣仁也於清三郎氏乞醴酒昨有約清三郎送
醴加柳及柚○河俊来為伊豫人乞画賛○富海舟

子多吉来見○午後携祝風出訪寛平不在其妻見
乃贈香魚遂訪主計亦贈香魚主人供飯帰路過宗
助氏主人出南陝兄本月十七日東至曰昨日卿及
谷口孫東至須郷大漸状惘然将発専介報子姪少
焉卿本月廿日手書至聴少瘳心始降云云乃與宗
助謀将報二児及兄余曰播磨屋松助當有寄日田
飛信宗助使其舍人聞松助答曰発信在今夕乃使
宗助筆記余所述又返祝風於余家取石秋寄耗冶
東菜封之而送之松助氏宗助有行色聞何故曰聞

老闆部老候朝京師某将奉寡君命候其左右乃裁
與吉田有秋劉石秋東属焉黄昏帰○米屋佐兵衛
来贈欲介河内僧小自在者相見不値○元真来不
値○東吾来贈餅○夜遣泰祐東宗助曰八月二十
三日哉属與家兄東於足下視兄東言不及此恐洸
滞顧詰御夫氏宗助抄児與宗助東示之内有八月
念三日東至之言○聞友月来在寳城寺使愛太招
之途過東吾謝報友月出未返

晦日

浴淡路街湯肆遂謁御霊祠○友月来○河茂来取
画賛○遣愛太視善次在否返報不在○與室氏謀
導善次夫妻野余先携泰祐至逆旅其妻見曰拙夫
在醫家妻既走僕報先生臨少間善次返室氏携二
児至善次曰我夫妻皆病後懶歩将艤舟忽聞鐘聲
蔦屋狂走呼尾崎坊火発曰時方午且無風火滅况
速乃走泰祐戒愛太諸子勿出門泰祐返告既滅乃
上舟議所向余曰無尻川舟下土佐濠未下嫦無
尻川晴暖如春出歩堤上遊人絡繹鳥柳半露至國
島新田口遂入舟沂京街濠舟屡膠舟子下水推之
未至西濠口丁舟遂不動乃使室氏携二児泰祐犖
出始動黄昏至呉服橋泰祐出迎○有三致阿部轍
蔵来○大仙寺僧来告来月初五日達摩忌祭乞施
米一升○吉次妻来不値○阿尾児来致後藤梅巌
東東曰某舟行五日帰郷謹呈蜜橘三枚○吉田屋
孫七使人来候近火○夜愛太赴會所貞香子碑返
○訪清三郎其児善次来話○今日遣愛太於篠田
氏属與生屋蕭海東○喜士津錬次東謝前日餽

十月朔

浴談路街湯肆帰路謁詞◎八郎来賀○秀民来○翼石携奈良屋四郎兵衛子駒忌助来属之頭巳下時携祝風求白出訪藍田訪兄累何日発乎頼有同伴容餘明夕矣訪雄武不在其妻見乃贈菓子一筐至尤渡舟不見乃過西北港船津三橋訪吾田蘆猶七謝前日訪病昨日候池大二件請求源兵衛者在座款冬供飯訪龍譚余曰本月初来時不先子而弗五年忌祭本地不識先子者唯師一人顧来呪経譚師

来日有事不得謁問請期明日午時余曰可遂展醉修恭家二墓取池心路東行沿渠五六丁下渡橋取田間径迤南行七八丁右観孤松其下墳墓累々余度覆紹斷二生擬紙續之至野田村口故取生路違北行數丁小渠縦横為之迂回十餘丁稍々東行遂得路南北数丁稍々向西復延野田村口乃轉取畝際蹊直東行二三丁又有渠不得渉南折数丁渠盡乃東行又過渠不得已至村口出於熱路蓋迂回二十餘丁入福島訪金城既刀不見柳室小刀始悟補履

時蓓之二生走行覓之金城曰家母園中菊開欲先生枉駕乃書一束授婢曰二生帰請示之束曰吾子輩須先帰使慶太迎我於玉江氏石峯来乃共従金城訪其母母大喜供酒飯謀養馬子吉配其養女先是余与金城既東報馬子吉黄昏辞金城送至田蓑橋石峯別金城曰本月某當尚係社會主顧卜明日慶太在元眞戸外見余走至乃帰○延岡人渡部健作来致光太郎九月十五日東々曰某遊日州将帰豊前○健之助齎三樽度八之輔来賀皆不値川原謙吉来不値○

清三郎使人借曲蓋○京都書林俵屋清兵衛来贈肉糕不値○二生報得小刀○夜室氏携二児及駒之助泰祐浴湯肆余曰駒之助不可獨坐須伴泰祐既而室氏返曰妾忘夫子戒使泰祐浴忽不見駒之助謂已帰未帰乎余責室氏曰卿記言一至此乎彼蓋道帰其家卿何不直赴其家面其父母而謂帰我家乎未晤人情故留乃走慶太泰祐告之眞不来通賣島装潢師森元徳兵衛来述四郎兵衛言報駒之助逃帰余謂室氏果如我所測二生帰則復遣泰祐

東眞石曰拙荊粗牟彼兒謂父母何然兒歳僅十二
狡獪非常請勿再入我門
二日
浴湯肆遨謁祠如例以後不記〇昔聞舟子來致茶慎
東々曰八月芳郭至豊島與華東堤西島梅本諸子
既致之請爲僕書松鶴詩一首及扁額不貼金二朱
鯨肉一斤呈上云云又曰尾崎生人絶消息彼輕薄
放態未改乎〇訪秀民贈金一兩謝藥〇贅斐太訪
清三郎曰今日風和日暖買舟赴金城招何如清三

郎悦命其舍人求舟乃邀斐太東金城曰我將與清
三郎婢舟拜麹兒須作移所具食物於舟之策松本
生我將過其門導之又令斐太速報主計斐太返曰
主計不在金城則曰諾使斐太去少間來致郁太郎
答東々曰時既冷先生枉駕恐殺風景賤某將以四
五日拜趨面商之今朝既發問郁太郎東於大七氏
乃遣斐太取返清三郎供午食既而舟久不報屡使
人促之未辨始告職要乃與清三郎至井池街口入
舟其舍人數輩從過主計氏門外呼之其妻見曰拙

矣既赴金城君許至金城氏舍南出訪之主計曰何
遲乃導金城主計至舟議所向主計曰櫻祠何舟子
曰無虎乎余曰舟中之政舟子之莫後言與主計圍
棋僅二局既至甚兵衛店僕出步堤上紅葉既前日
更爛然時日沒歸帆出從霞際金城曰白首翁媼對
飲紅樹下者不知其幾貫太平象余曰彼等翫飲豆
其樂融々比我乘舟具行廚者不唯奢儉殊觀及雅
俗異趣可羨主計曰如此勝遊美日亦難屡逢恨唯
是近黄昏余愀然曰然行促舟子去酉下牌至西國

橋金城去至井池出主計别余欲送清三郎國鋒乃
歸既而清三郎舍人來謝求白椄之其孫去或曰請
三郎兒善次也非舍人也乃走斐太謝之返曰非善
次也舍人也〇眞石子周藏來爲駒之助謝且曰彼
猶稚待少長成受教不値〇金雪來不値〇津田六次
郎來告㮚亭母死〇新宮屋清兵衛贈餳頭券告其
妻卒哭〇書林加賀善者致伊豫松山人渡部佐市
東々曰僕乙未拜别後病成廢物且失明録呈舊作
詩文一卷請賜雌黄金二朱及昭陽先生讀辨道二

本送上祈此春云々余竊不記其人草稿書文獻二
字疑僧閑（其）支自稱姓丈名獻蓋昭陽先生門人也

三日

卯上牌浴湯肆帰路欲謁御靈祠門閑稠人數輩自
内呼曰府尹將巡検故禁出入〇辰牌講易及世説
〇金雲来曰外屋平右衛門（往年所見山新所蔵洛衛門既没其息衛裕舊物）
欲拐先生及某々諸人使某問請暇金曰本月二十
日前唯初六日有閑餘則將出遊金雲曰某与平右
衛門謀定期而報与金雲圍棋藍田至告今夕与舟

日間瑣事備忘　巻廿九　三九

金雲〇秀民来謝同藍田去〇以初五日下先君二
十五回忌遷祖先神牌於正寢掛先君三幅〇遺愛
太於清三郎氏贈香魚遂贈鯔錦於金雲〇室氏出
訪藍田妻〇覽兵衛来致所蔵讃佩芳逸雲對幅〇
（遺）愛太於東吾氏返草稿於藍田氏返梧陽所属書画
帖〇先是雇故婢阿石三日今日復雇之〇酉下牌
訪秀民謂之曰數日来復眩暈遍體發似風疹者意
荊防敗毒散可御謂何如秀民診畢曰實如尊意余
曰前日我所借大黄一兩與金三御須調敗毒散三

斗貼附我以當吳朱秀氏憾遂訪藍田曰今夕天陰
将得船發乃圍棋戌下牌帰

四日

備梧堂来見曰今別既二十年也吳贈兼儀先之稿
並余曰是丈始三十言矣兄甚不得容易下筆帰須
宿逆旅明日復来梧堂曰諾又曰某今僑播北芥
川妙圓寺〇講如昨〇秀民送藥五貼〇元真来返
書畫二幅乃使愛太示之秀氏〇使愛太東都太郎
旦兄若参来先生將遊我鄰先是鄰太郎有招我約

日間瑣事備忘　巻廿九　四〇

故也〇室氏雇阿孫理庵務〇福井卿光参寨来致
矢田与三右衛門於所十年明東〇講後留金城小
虎健藏供龍潭至供齋誦經贈潭布施銀一兩未牌
散〇金雲来曰山縣氏之招卜定初六日致告〇小
虎送羊羹使愛太往辞〇府内即人来致南陵兄所
送番橘七顆〇今日真石使人来取駒之助文具

五日

講如昨〇講後留恵聞供齋恵聞誦經乃施書一紙
〇梧堂来返其稿曰貴文瑕疵亦出非一力之所能

攻宜更虎藤澤後藤諸先生斧正也。岡真助来。
郁太郎還、贈鴨二隻・肉糕五枚・章魚一筐及菓子
余曰初欲以本月六七日訪吾子故有前来吾子答
未決拙荊復欲随遊此吾子所贈許多勝俗而急
饗矣意欲止今年之遊改明春何如郁太郎曰善
。初議経下瀬為従者数病未痊辞乃命愛太。秀
民欲雇泰祐視風闕之請代任我厨務許之既而謂
之曰明日吾予僕欲羅須摩之人答曰諾乃命書券。
秀民送荊防敗毒散二十五貼。有病未致而秋東

東因前略見報漢寄春林東既送之前後僕至而東
不識既逢否乃謂藤谿曰前秋蓋属東宗助矣彼未
返故東不遂不識何日帰乎答曰蓋有七八両日。
命室氏就肴店諸生魚数百頭室氏携二児及愛太
泰祐至天王寺放焉午往黄昏帰。守屋圓蔵所乞
伊豫人明石某柳蔭誌銘成遣郁太郎示之圓蔵留
稿不返夜遣愛太取之。雇阿石。先是愛命綿喜
製袴皆帰急不適意今夕召之命改縫

六日

為矢野與三右衛門書兩張元日作既而封之加封書
二紙遣愛太於大野卿夫隣波賀屋總助遂旅第一
次視九兵衛屬之日書守屋圓蔵所属豫人明石某柳墓
表而遣愛太致之圓蔵不在乃携帰又命郁太郎待
圓蔵至。桃菴答彷蔵稿使愛太属之村山東一郎
東有部答曰業将療而五日後帰然病猶待痊辞趣
亀生稿將附對州卿夫。講如昨。是日室氏将赴金城
母招金城来贈羊羹券曰家無有病願上他日乃召
秀民属泰祐焉而懸等明日以後事吾子家秀民至

魯須待手爾而決去留願毎月贈白米百斤死後身
理髪買油及紙之費秀民曰諾。元翼来。森川元
道来問病余曰既痊義當奉謝拝趨拝趨未果請恕
元道實欲問菴識處實余曰宜甚惜菴識来公闕京
師文人以鏡香得譴元道悦曰拝聞言。使室氏視
風。愛太議行装。謂視風曰明日以往代泰祐。午
後金雪使人来候乃往金雪尊西行至大江橋南畔
指一家曰懸山片氏別齋也乃入主人見年四十餘
頗懇贈香魚二頭客既満座坐上頭者為東名郡醫

遁姓名者五六輩余忘之主人善棋善詩故集詩人
書棋者云開四五局各擇敵而闘余與主人郎鑒及
元仝舎人敲並有輸贏燭出而罷主人供酒壁上扁
額郎余所書赤松流水處五字因分之為韵余得處
字玄仝曰詩須期他日成牌覺太来迎乃與郎鑒等
同出途別舎人獨從〇松永伊兵衛来不遇

七日

寅牌蓐食昧爽上路室氏六児祝風覺太從命[不]治
郡太郎蘇白守舎泰祐獨送過本城下會根二渡賽

豚部菅祠至岡街[然]投路左店披行厨泰祐別去忽有
六七擁余喃然予不解其故室氏謂蓋乞錢也余曰
此人既壯額髮未除衣服亦好恐非乞児乃問其所
欲其人述數千言軽急不可了側有一嫗笑曰此人
有心疾莫與言皆絶倒村児數輩荷芭而過見其人
命荷之其人欣然聽之村児群呼敺之如牛馬冬陽
如春至處霜林如西籬落黄花方妍未牌至池田休
一店遣覺太於茶壷屋伊兵衛氏[號]雛梨贈書一紙曰
此行携奴[累]故不奉訪與覺太約曰渡橋而會覺太
問橋名余笑曰此地豈有名乎莫浪華例見店婦曰
橋爾松林宜相待處既而至橋俳待覺太移晷不至
遣祝風迎之行十町五下祝風返曰某遂至茶壷屋
然不見覺太蓋失路也過鼓瀧水涓溪心怪崖競出
祝風田水諍而深潭澹不動不異止水余俯見紅葉
流来忽吟曰唯見紅葉[往]始知碧水流行思續足前後
不成近多田暴雨不走避於農家既渡板橋欲謁滿
仲公廟路人白卑牌既過祠門閉不能觀乃至滿本
投宿伝也善歩室氏與之生交質正也余病後弱歩

投皆遅〇黄昏祝風與覺太至余責其違約答曰某
既渡橋而待日既晩先生不至根根走来何違約之
有余不解其故審問地理始悟其自溪東山路来終
始未曾渡溪也乃復責之曰初吾子欲聞橋名我曰
池田地左有一溪數橋架之第二橋既渡有松林是
相會處吾子所謂橋者果在街西溪上乎橋西果有
松林乎曰某所渡橋在池田北而無松林余曰何不
疑而問土人乎曰初店婦謂某宜直北行至街窮處
少右折又直行則有橋也某謹從其言不識他余曰

然則吾子過火店婦云云是店婦与我語之言與吾
子亦相関而傍聴謂之言不聽一至是乎且店婦謂
直西不謂直北傍聴既屬紕繆紕繆中又添一紕繆
謂之大愚變太楢欲辨祝風曰我從先生直西行街
窮處疑左君先生與店婦既言少西折而直行則有
楢何疑之有梁楢先生既以店婦云云解我疑吾子
繆聴不待辨而明矣變太言始塞乃復悟之曰我始
謂吾子會所四五丁外矣吾子毫未記之而待探數
丁外是迂迂迂者多自信不疑凡學因疑進疑者

進之母也不疑不問不問不得不得不明不明不進
是學之序也我固知己性之不可諫唯教吾子學之
方也〇華室氏観村北観音祠紅葉本年殊美時既
瞑尚爛々如霞〇逆旅主人山城屋寛兵衛見余曰
我初與筱翁宿此楼既十九年矣寛兵衛曰當別有
一客何姓余曰中西耕石也〇浴湯一次

八日

昧爽起束装天明浴湯初室氏欲謁能勢妙見祠余
以路險止之今日将謁濡仲公祠過池田探箕面勝

是既上路寛兵衛出送曰唯至勝尾寺難三里實四
里遠探能勢為至勝尾寺六里遠二里而已乃改議
遊能勢過観音祠西畔北行而山逼中間有渓路属
渓西左方萬松簇立路右小店無人霜楓數樹酣紅
累累渓折路繊數丈不見有石機磯臨江藤蘿以下
雪飛路漸低與渓涯連而益逼景益美路又少上渓
絶木葉上繁霜如雪日照滴有聲忽見路右絶壁上
有亦屋余謂室氏曰今世猶有岩楼者誰曰真既見
之岩形奇異屋者殆絶倒蹈於山皆豁然曠黄艸花

茫草傍揭書此岳長尾山無牌節者不許入焉疑有
金礦也計其六下有一店其左右麓田數畝水共清
澗穀蔵長既余問店媼曰媼自任此幾年曰五年余
謂從前自此地不出三五年必成一村落排佛者多
謗禱妙見等諸祠為無用之蠹然如此地微妙見祠
安有闢此者我觀浪華以北地諸村過半由游妙見
祠者衛產之剏業之速飢必多無用之用亦不可廢
也行二三丁路稍上成坂然宛轉緩舒細訴慳鞋傍
無樹木時見稚松數叢甚上下七八千至絶頂有孤

店側祭佛紅樹青林瀟灑可怡出店稍下十餘丁陡
急四五丁將至平地左有癡店稍東折麦田數十畦
有兩山之間渉石砅遡溪山稍逼霜葉極美叢根水
深小魚去来山稍闢人家數十名吉川村有岐標書
左赴妙見距此三十四丁右則赴池田遶北行七八
丁村家斷續至平地盡處有一店前有池蓋放生處
道標書自此至妙見二十五丁華表巋然扁妙見宮
三字過馬危磴數百級磴左右翦木欄其下皐小紙
旗不知幾億萬禱神者之爲也正也欲標之室氏呵

禁曰崇可愍正也大啼祝風出懷紙製造紡悅磴既
盡而欄未斷陡甚攀欄而上欄闌時置廣板如床以
待踄憩皆嘆曰上僅數丁而勞如此更二十丁何以
耐必終日於此予曰初望妙見山雖孤高比六甲山
不及翠微測峻急處不過十丁必平緩也須努力路
左每一丁有碣書幾丁然頗遠諸曰一丁六十間此
蓋百間矣余曰姑待至路緩處丁必促疑為韜夫要
游客以坂險延遠陪庭賞之地既而至第八丁有廢
店々以東路果緩磴果促余笑曰土人不差我所測

矣路左右低所謂鞍形者播丹諸山皆見東南高大
西北哭嶄横碧豎青際天無涯至第十九丁復有店
店婦出菜羹贈二兒路極險整而迂曲第二十五丁
即絶頂也遙見群杉茶店五六面南敞甚過店前北
不磴右有鐘樓々東疊石如城壘下磴妙見祠在壘
下面北香烟如雲誦南無妙法蓮華經遶祠者數十
百人祠陽道有繪馬堂群客麻立不堪喧雜殿左右
皆商店也投殿左店買食問一人料幾多答曰七十
五錢使祝風出金百匹主人返金二朱祝風不受曰

頒金也主人又取金三朱收飯料而返餘錢幾數十
錢予曰我不知算然彼遣頒金者（遣字用邪呼）不可保其
無僞祝風乃算之曰二朱直八百五十錢主人曰八
百二十錢余曰我未聞錢貴至此然勢不得不從主
人予祝風曰飯料每人七十五文則六人直四百五
十錢餘錢當有七（三）百七十錢而不滿七十錢毋乃私
三百餘錢乎主人羞曰某算誤矣返三百餘錢既出
余語從者曰彼憑神為姦神聰明正直不可誣也彼
存心如斯而欲得福不亦難乎東行數十百步有岐

標書右赴京師左我念之蓋赴丹波也右者南行一
周出於茶店畔東下路急且多石余蹣跚室氏不耐
我邏携二兒税風先行傍無樹木下見遠村下十四
五丁有一店其傍瀑布二三丈自木筧口噴出甚無
風趣又七八丁乘平地渉微流有村名野間此黄葉
紅樹爛然如画税居人與常人異余謂愛太曰疑織
多村（俗謂居人者織多）既見大皮數百張懸樹梢白如晒素
綫啞曰果然村属両山際遠東行數丁至村口傍西
山麓南行落葉滿地遇来者問見一婦帶二兒者乎

答曰在西四五丁外乃走稍與山離入田間數丁微下
有溪地勢微闊傍溪下遠南路於東岡麓數丁岡斷
處有神祠紅葉極美此茶方開其前一店頗潔謂室
氏必憩焉然不見遂西從數丁有村名餘野至所青
林黄葉紅蔦緑苔田家皆有風致渉溪南行又渡溪
橋前崖如立掌崖下水渟滀亦一勝槩又有村復渡
溪問路土人曰南行一丁有岐須取右者至岐愛太
先從見標直取左者不顧余遽呼曰蓋從土人言乎
愛太帰讀標曰左者赴勝尾寺嗚呼先生誤聽土人

言矣余笑曰有此哉子之迷也北面之左即南面之
右也我始南面問路故土人曰右矣吾子未識標向
背安論道左右乎昨日誤路蓋此類也愛太未服余
西行不顧両山漸逼平地如帶見耕田者問見子母
從者乎曰既過六七町矣路南山麓忽見碧於千章
界破紅葉其下溪聲淙然北山極高翠微見蘭若疑
其靈區問地名土人答曰川尻也余因山頂而名川
尻必有故土人曰不知也路傍多廢店然屢遇都人
皆賽妙見者自野間口西南行六十丁許村名轟見

及室氏焉此地當妙見祠正南蓋相去不過二十四
丁然迂回七八十丁避坂也嶄峻也休茶店出戸數
十步南折即坂也急甚上七八丁回顧北山頂疎松
斜行如横屏風憾不一採税風負正也先行先上十
三四丁地微平有村名高山遠西行人家斷續見人
在柿樹杪呼買之拋地二斗顆價廉味美南折入山
林深黑如夜林盡路稍上為坂草莽間見一岩技地
起高數十丈路盤旋上陟峻陪前坂十七八丁至絶
頂碧松簇立時日没餘霞猶明遇帰樵問勝尾寺曰

距此十八町矣傾似馬鞍南即衆山依伏平野廣濶
淀川如帯西折下山腰頭過松間遇一婦人傳祝風
言曰亦郎君婦連走来皆困倦僅能歩既瞑下坂十
町許見燈光迎喚祝風也就教学院謀投宿而復謂
来迎過二階堂前至院六年前与金城宿處有彝見
至此一里有半向南余謂婦見勝尾相距三里然殆
百六七十丁

九日

昧爽蓐飧天明乞雜僊観庭上菊異種数十遍探諸

祠紅葉妍遊多田蓋霜候異也過熟路至箕面山瀑
布瀑側紅葉甚美就観瀑亭（突）丑題名處又題曰戊午
十月九日旭荘與室清水氏児仁正門生祝風愛太
遊焉時天晴日暖霜葉極美與去與恵眼遇立語別
至辯天祠遊人雑遝下坂半遇一旅人問君不有旭
荘先生乎答曰是其人曰某向服部菅祠見一士人
蓋豊後人語某曰我旭荘門人也師家有大変事師
遊北山尔識其在何處昨夜既發伻二名跡之多田
地方我亦将跡之勝尾地方君若遇歳五十餘掛眼

鏡者請傳我言教君余聞之驚既別皆議曰疑亡治
或丈漸余白亡治假丈漸有学五存不必迎我也又
曰疑盜余殺傷塾生余曰必是騒拌矣疑團不釋使
愛太逐問旅人衆跡我者容貌何如答曰歳三十前
後矮而小肥髭白有三也余曰然則車係府内郎者
恐我見南孫若伯嫂若範治孝也病信至也然宗助
不以病信故發専价必矣亦可疑移帰路将過吹田
善四郎氏而宿救預東報之吹田路當東南行至此
改議西南行向服部過與兵樹忽見健之助在店頭

呼曰吾子弁非宿健也問大変事何如健之助曰昨
日會所以府旨求見先生先生不在為居吉田屋音
七音七主人則孫七也孫七与音七至會所官吏某
在焉問音七客廣瀬謙吉者識京師儒者池内大学
乎音七答曰謙吉不在某安知其知之乎答吏曰大
学犯罪出奔官求之急然未得故問之而已抑謙吉
在何處音七曰遊北山紅葉吏曰帰何日音七曰蓋
十二日也吏曰謙吉帰汝問之而報我音七曰諾既
退孫七見宗助告之宗助曰先生二三日之遊必報

我此行獨不穀可疑且先生常獨遊此行盡携妻子更可疑孫七曰先生若過十二日不歸吏疑之先生與夫學等故逃也我輩皆得撫先生亦將羅奇禍須發吏跡之故夜來遽擾某亦來矣余曰嗚呼我心降矣吳憂我與池内生無一面交况敢通消息况敢預知其出處進退乎是寃無憂也且官吏常在是等閑我輩以直道答而已不足勞慮宗助孫七亦慣此輩事係於紛紜身且宗助比苦未歸故我不相穀何有他故屢携妻子出遊不獨此行吾子事我既有日月豈

不知我不携妻子逃者歟何不一為宗助等辭之且我期以十二日歸孫七若恐我不及期歸何不答以二十日前後乎健之助曰實然唯爾時皆惶惑慮不及此也過櫻井容使友先歸報宗助健之助曰孫七等恐先生過期耳莫有他故著有吹田之約今夕往投明外日歸不亦可乎余曰否宗助等以我故恐懼我不可獨安閑遊観也至服部健之助獨入南店余輩皆入北店而買飯既出余問健之助飯直何如健之助曰百四十錢余曰我先問飯直店婦答如吾

子言余曰我輩五人而婦一人兒二人非多食者飯直若過七十五錢我將多食何必卿之故店婦曰唯命吾子不先問飯直而下箸是所以不若我也夫學即日用之具不用心於日用之事而欲學進我未聞也既問所食肴菜皆同南店唯加一乾肉魚然鹹刺舌健之助曰服矣過三國渡休路右店観恵眠等過呼之同行渡十三至三番恵眠別至中島室氏等先歸余訪宗助請之曰請使孫七來曰諾乃歸時黄昏也〇一治述夫昨日後如左宗助送葱及麩告自京

師返金九者來致竹内靜溪小倉所發東（中有寄井上東溪東）守歷圖識來贈潤筆金二兩田島要右衛門來致其主東卿夫致菊池溪琴答東恭祐之秀氏氏為學僕會所某來求見吉田屋孫七來問曰先生何日歸乎答以十二日（以上八件大昨日事）德基贈二斤京屋善次來贈菓子宗助來謀會所件秀民來謀使健之助往迎於箕面山今井昌平來乞字橘又送所染衣二領野口屋万次郎來八之輔來健之助來（以上九件昨日事）善次來支月使其僕常助來乞詩正（以上二件今日事）〇夜孫七來

見曰大昨日吏滿吏人使會所求見先生不在求見尊夫人亦不在問先生所遊及歸期弟子答不確會所復命吏人乃召先生居停主人吉田屋音七及坊正某屋主野村八郎會所以音七係吉（旧）屋喜太郎親族來告曰須使音七者來喜太郎猶幼家事皆委某某孫七（自言）某權稱喜太郎音七實既歿見無其人權洛舍人某為音七於此喜太郎以音七未慣公事佐佑之共至伏見坊會所時既酉下牌也吏人在齋藤坊會所局伏見坊正會所八郎等皆既集於吏前喜太

郎音七未識八郎者音七乃并未知先生恐吏尤之遂致紛紜乃竊退於他室習對問言語久之而出吏問音七曰汝容廣瀨謙吉何日出汝家而期以何日歸乎答曰某事喜太郎家者常卯往而返然有時數日不歸本月一二日來主人氏在劇務不知不識客以何日出遊如聞將以十二日歸吏曰京師儒者池内大學一姓池田者有罪出奔京師府尹屬我大阪府尹踪之汝家廣瀨謙吉又業儒汝識其平日与池内大學交情淺深何如夜近日在消息來往也否乎

音七答曰一切不識也吏曰我固將面讓吉問之然然素聞其一時文人且携妻子來者一旦卒然召之或恐其妻子驚愕以何故見召乎故不敢言也汝須待其歸咨官旨而報其答於我音七曰諾謙吉所遊一不審某當使人搜乎否吏曰不必使人召之返唯待而可我將以十二日夜召伏見坊會所問汝所告汝（疑）豫見會所述容所對也音七曰諾乃退時子牌也不識先生果識池田大學乎否曰不識吾子請見八郎述我不識狀孫七去使都太郎從之戌下牌都太

郎返曰孫七至八郎氏八郎曰今夕家有佛祭不得出願公見伏見坊會所告廣瀨君所對孫七至會所告八郎辭而皆（述）先生旨會所曰十二日我而吏人告君言孫七以夜深不敢見先生使復命

十日

使婢太視風設浴（俗所謂風呂）既不報屢促之輙曰未温余親視之釜上板未撤（所謂五右衛風呂者初燃薪待湯沸置板釜上而坐焉）余笑曰火勢透水而不透板五歲小兒猶所識二子長大猶未識湯真甚語之昨夜殘湯也余益笑曰三

戸村猶未開嫁昨夜残湯者二子之迂一至此乎余
實欲賣之洗浄更湯念其昨日之勞强笑善焉遂浴
乃使二子記纔之○借物外來○園山萬波甚太郎
來訪乞字余嘗識其祖父甚太郎蓋世稱也○訪元
道不在見其妻贈謝金一朱訪小虎二客在座小虎
曰此皆泉州伯太人与忠近先生著遊松本氏請過
訪春草主人曰公与我皆自訥堂氏而感疾者我先
公五六日而昨日初起余問池内大學伴主人曰我
會所亦來問我與大學者有實縁乎否我答曰六年前

彼一來見後無消息會所去不復來訪宗助其妻見
曰拙夫在近坊既使人報之少間宗助帰見因詰昨
夜始來訪頼藏不在其舍人見余問君侯果以十四
日至伏見乎曰然我主將以十三日午時北上余曰
願陪行訪鉄治不在訪八郎致存也柬訪元真謂之
曰十三日午前候來太村人發舟於見許元真曰幸甚
帰路日既昃太飢使慶太走帰促室氏具食至昃服
橋慶太來迎○東西尾善四郎曰前日東報算面帰
路奉訪有故不果致告東發於大七氏遺祝風於小市氏
屬吾海荘來○窪樺亭川原鎌吾來○淡路洲本河
野逸平子杏介來致其父柬求見以病辞乃贈金百疋
曰其欲乞詩正明日復來○山形荷雪來乞字以病
不見○室氏訪藍田妻屬縫衣○寛平來乞診曰先
生病後精神之由非草根木皮之所能治須省思慮
食淡泊使精神元實氣海丹田之間而已○夜半慶
太赴會所直齋○子牌大風暴雨

十月十一日
伏見屋市兵衛使人来乞字　河野吝介来見曰某
久受詩正於星巖彼既死願就正先生余曰諾吝介
曰世人皆稱星巖服毒而死何故余曰蓋訛言也或
云星巖幸而死猶活十日必将被捕故有服毒之説
而已　素兄来曰某昨夕自京師歸三田尻人今津
太郎欲相見乃見贈海苔而去　農人橋東畔人岸
田友玄使人致山下晉之助柬晉之助即潛藏也柬
曰某既歸江都昨年請覧拙稿願返却不腆紙百葉

祈叱存乃使愛太召健之助至謂之曰我不欲與彼
通書請煩吾子答之曰諾　使愛太致範治柬於藍
田氏　先是泰祐為秀氏氏學僕今日来曰彼家喧
聒某不欲居願歸故郷余曰吾子質愚而志易變我
無如之何須与愛太等謀而決去留　夜裁答南陵
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柬
十二日
遣愛太於宗助氏囑昨日所裁郷信遂之鞆藏氏約
明日同舟北上且問家老用人隨公而来者姓名及
發舟期歸路過春草氏為模林覺兵衛乞字（先見覺兵衛否）
（大黒屋利兵衛来囑書畫帖）　返傳賴藏言曰舟将以已牌發然某
有事於城代邸畢而就於天神橋君須先乘隨寡君
者家老一名（大村舍人）用人三名（井石兵衛江頭牟之助浅田弥治右ヱ門）
土屋寓師来曰明日我舟應福田君之雇君命曰汝
須迎廣瀬公於肥後橋下而發待我天神橋下也敢
告　健之助来　西山氏舍人来告清三郎大漸
青嵐来訪贈羊羹　已牌携健之助至清三郎氏善
次曰家弟昧爽卒矣将以明外日葬送事當委梅田

三昧氏然我不識三昧故来決余曰三昧之子學詩
於我健之助所善君有事於夫已氏須使健之助善
次喜謝余曰某於令弟義當周旋襄事然明日以大
村侯之故北上不得已以健之助為替人健之助曰
某請赴三昧氏遲速唯命乃歸清三郎本名称五郎
浪華賈人學我者莫親厚焉性慎密能達時務余昧
物價造器具買藥種等瑣事一委任之忽然奄謝如
失左右手魚尻堤之遊未出十日而至此乎年僅三
十前後前年其弟仁之助亦學於余病瘵没余嘗引

之戒其攝生遂同症死大昨年與秋香同隨余西下
令也皆亡矣哀哉其交情詳載從前瑣事録故不記
　遺愛太扵長光寺供羊羹秋香靈前而告十五日
以大村侯之故不能與祭齋遂之岸田友玄氏囑谷
山下晉之助柬書一紙送扵晉之助　京屋善次来乞字　讃
岐舟子来致田中竹村金子在中柬竹邨送緡四片乞字　郵
山東一郎使人来告明外日歸郷　未牌携仁也愛
太出訪京屋善次逆旅不在訪吉次妻仁也請先帰
訪東一郎賤書一紙託答重冨鼎東　訪主計髙山

某夫妻在座話及池田内陶所件陶所即大學也　主計曰彼集
中有贈先生詩余曰我曾不相識何故贈詩主計曰
見安政三十二家集中余曰我家所藏安政三十二
家集中則無之公杜撰而已公果檢出陶所贈我詩
我以千金謝過柳公毋乃誤認竹外亭集中贈泉吉
甫非廣吉甫也我昨答吏問曰未曾識陶所者公以
我為欺上者乎主計赧然乃告清三郎死曰彼與社
盟公宜弔主計曰諾　訪青嵐逆旅大川街出雲屋仙太郎氏不在
訪小虎為風在座語至黄昏同出別帰　松岡勇記

来致其父良哉柬及山本春平柬良哉海參贈良哉報宍
道直記山下七郎右衛門皆病瘧而没二子春時所
交皆淳厚老實惜哉　夜室氏出買蔬　遺愛太扵
土屋問明日何牌送葬而可也答曰辰牌送而巳牌
臨　酉下牌難波火　一治曰申牌西山氏人来問
健之助君在乎某曰在府内邸余曰何早不告我曰
何故余曰健之助若不在府内邸即我食言也乃走
祝風問善次曰健之助果在府内邸乎返傳善次言
曰家族議以明日未牌葬故欲請健之助告三昧氏

然不在也余怫縮其一日然使祝風往責健之助曰
吾子使我無顔於西山氏健之助謝曰某無状偶有
事而出不圖彼葬縮一日矣某將往謀之既而来曰
某見善次猶曰以明外日葬也祝風曰向者曰以明
日葬也余曰祝風蓋謬聴也乃命往質之返曰某實
謬矣乃戒之曰吾子輩常以目聴而不以耳聴以耳
聴而不以心聴是誤多也古云不心焉聴而不聴今
後須操心

十三日

昧爽起與室氏作行廚　遣愛太於八千店命肴蔌種々遣愛太於青嵐逆旅贈味噌漬香魚而託與井渊新八郎乘及香魚腸　伏見屋市兵衛使人來取書　使愛太祝風送裝於土屋舟歸報將以巳上牌發　巳上牌携二兒及諸子赴舟留求白守舍途訪青嵐青嵐送至舟舟未發先是遣愛太於賴藏氏謝遂之元真氏傳我言曰前日約令朝相過然將上舟肥後橋下發不能來使諸子守舟余去訪宗助不在祝風走迎曰聞福田子既在天神橋側而遲乃與愛

太入舟正也欲隨使諸子携之去正也大啼舟至天神橋仰見賴藏在橋側一店乃出就焉賴藏曰某自城代邸來俟既久然同衆者未至賴藏既入舟尼埼屋松次郎及其妻助松屋某來賴藏曰何遲也松次郎謝曰向者伻報公命俟於八軒屋八軒屋地名故在彼而遲不圖公在此既而舟發時亭午也皆撿點所携諸具松次郎遺茶具某遺行廚及樽互出行廚相供櫻祠以東黄葉紅樹迎送不斷雲尽煙横野色如春道牧方日既沒餘霞照波久之漸暝月既代為金波浴滌寒甚夜半村伏見賴藏以下皆投大源氏余使愛太報有秋氏有秋使其僕來迎乃辞賴藏至有秋氏贈酒二升及香魚腸丑下牌就寢大阪城代土屋公令日東下有秋氏左右前後皆其所宿喧呼徹晨

十四日

卯上牌浴湯肆　與有秋謀郊遊然以雨將下止訪賴藏託獻公保命酒一筐　午下牌大村侯自郡山驛至　赤牌賴藏來白明日寡君當引見然途感風邪不得起坐使某辞云々乃往賴藏許謝　携有

秋買羊羹四筐黄昏至大村舍人升石兵衛江頭草之助浅田彌治右衛門逆旅各贈羊羹獨見兵衛餘皆以將浴辞遂至賴藏許曰報家信兵庫旧門生來求見請今夕歸賴藏曰善酉下牌返有秋氏　以眩暈甚使有秋針肩背而貼吸玉出血十四五灸　有秋使其僕買醍醐屋舟五人前五人前見前返報將以亥下牌發　有秋診曰先生粘液非常須服鮮凝劑乃調一帖授余服之　買大蘿蔔蔓菁各二　子上牌舟子來迎乃辞有秋氏有秋送至舟舟在京橋西北

數丁外五人前狹甚舟既發忽覺腹痛知食後服藥之為大吐腹益痛凡吐七八次且甚以茶瓶斟水濡唇中間食物嘔盡無復物然吐不已臍上臍下痛如鎗刺刀剜疑命在頃刻間隣席有尾張客曰我未公通然公呻吟我不忍聽願按摩肩背余識其學至赤川天將旦痛稍减尾張客見蘿葍蔓菁曰皆敝邑所産不識公費幾錢買之余曰一根直錢七十文客驚曰我邑買賣不過錢七八文

十五日

卯上牌至浪花橋客半去使愛太走帰至井池街口愛太既與祝風立岸余獨帰求白曰一治郁太郎出迎矣余曰途不相逢其赴肥後橋必既果然　一治述昨今二日事如左使祝風賻西山氏蠟燭一斤湯業十五巻友月使人来促草稿正健藏来曰本月念後請臨洞山東至金雪以山形平右衛門者金送百五十疋（以上五件昨日事）大謙益送稿乞正河東曰豚児正兵衛東下欲就藤森翁乞尊集第五編序願借尊稿多田宗郁来乞字使祝風送清三郎葬於梅田石峰来請從高木游室氏訪秀氏妻（以上六件昨日事）　浴湯肆

辰牌吐氣既瘉瀉腹復痛服發表劑數貼　真嶋順安来見送藥儀余謂愛太曰我昨夜謂賴藏兵庫有客賓不知有兵庫客初坐忽念以有兵庫客為辞先帰也今果有兵庫客我常有如此事伊藤玄朴坪井信道等深怪之然我不自解其故我恐吾子深怪故云已牌與順安出訪河茂不在謂其舍人曰我集第五編多述時事恐觸忌諱故未敢出如聞藤森叟亦以詩得譴或云當因不必以第五編相示恐彼徵

羨吹虀不旨下筆唯以初二三四編示則可既出將訪九山初順安曰某与善次同舎余使順安東善次勸野遊善次不在至此謂順安曰我腹痛不已不能步游吾子去與善次謀買舟而報我也順安去至九山氏主人示東都新聞紙一巻予曰是物也近作此等擬書蠱惑人心者往々有之梅田池田諸子所坐恐此等件也莫妄信主人欲飲以病辞走帰而臥順安然不報　遣祝風贈蘿葍於宗助　雇阿熊按摩

荷雪東促書　雇阿石　長光寺贈膳　八郎健

之助来賀　街卒来報明日以往直番止　春草門
人小塚儀一来乞字
十六日
頭痛發熱　遣愛太於天満茨木屋買油三升途過
石峯氏告有病未能赴洞山招　漢琴答来至　遣
郁太郎於宗郁氏所囑問書様　午後携正也出愛
太從使愛太返西山氏防火装訪善次逆旅不在意
其在寬平氏使愛太跡而勧野歩余至吉次氏病大
發即帰途與愛太逢曰善次以將赴牧野青霞氏辞

又曰昨日頗安帰兵庫矣疑病原風邪乃服葛根湯
有宜来致奥山中書金子在中東　夜使愛太召
左仲不在遂招高山某妻至針心下及小腹　雇阿
石　室氏買蘿蔔八百株使視風愛太阿石醃之
十七日
高山氏来針如昨　使愛太召善次遂之金雪氏致
東々曰某有病山佗氏所囑詩未成請為我謝返曰
皆不在　使愛太問頼藏既帰乎否於大村邸人答
曰昨夜既返　小塚儀一來乞所囑書　招阿熊

會所人来告明日卯牌新府尹一色城州巡檢
十八日
病如昨謂微歩則可乃携愛太出訪頼藏頼藏乞以
雲丹鯨肉擽香魚余曰諾訪八郎主人将供食乃使
愛太返約午時来遅到未牌上不来八之輔見聞無從
者将相送八郎欲留八之輔余乃辞至元真氏元恭
見曰児北上未返訪金城余親述病情要之将出愛
太至遂使金城導北行出於田間金城曰山中又次
郎惑溺一娼遂為親族所逐與娼隠居下原環堵蕭

條不與世人交先生若枉駕彼必喜或将幡然改過
亦救一人方便也余曰善東行望見諸家別業霜葉甚
妍過瓢亭傍東折百餘歩右畔標札示梅間小屋
見前余曰又次郎在焉金城先入余自戸隙窺黄葉青
苔庭趣甚幽金城出曰主人不在余曰須觀庭何必
問主人庭中央有涸池具左右松數種交以櫻樹黄
草芃々寒花方吐西北隅栽蔬余謂金城曰拙荊常
欲住田舎賣如此地足矣忽聞闔戸聲余曰主人帰
過書室前文次郎披障子驚曰先生臨乎引就座供

恭余話欲卜隣之意主人喜曰四隣皆係富家別業概多風致某為先生尋之余欲携又次郎帰辞以妻病金城導余到瓢亭供飯余謝金城曰今日伴犂奥山村井諸子贈金若干乞拙画皆先生蔭也某當謝先生先生何謝之有乃拈韻賦觸目余先成蕭條暮先寒楓色片雨裏斜光到鷺辺知有楼根水村翁方荷鋤共牛帰墟里黄昏到渡辺橋金城別去使愛太先走見善次在吾比至心才街口帰曰不在　河戎使人来告輌舟子帰　今井昌平来贈海苔瓩所乞書　穎藏東贈雲舟鯨肉　夜室氏守

庚申

十九日

以病稍瘥移几案楼上　出雲屋清吉来見乞字主計与德基来贈金二歩二朱為播摩人某乞書鑑表時余将携室氏野歩德基聞之欲供觴飯於余夫妻乃與二子先赴淀屋橋畔蛎船方飲室氏与二児至既而出過大江橋主計去出於北野與德基謀就居地徘徊田間過加賀虎氏墻外虎既死主換園叟將渡獨木橋有呼先生者視之赤松三郎平也一揖而別近梅田德基去前日憩服部菅祠聞德基父為盗被劫不信今日德基以余使徒之助弔災来謝也話本月六日夜盗破戸入室某父子潜出告村人婦女皆竄倉中盗嗔曰我屠盡一家眷族而括財捜得鍵将開倉鍵折盗呼曰饒汝戦命盡告財在處乎婢曰在室復入室村人四周盗揮刀曰畏死者莫近家父止村人勿逐一人立暗中家父謂捕盗者頻呼止盗斫家父肩家父亦抜刀撃盗数下盗遂逃翌日訟官官遣捕手跡之盗江戸濠人有妻子妻殊色而與

夫皆喜賭博盗有兄贅於服部往投之途為劇絶蘇捕手及馬官奨家父曰汝創浅而賊創重賊不得奔汝力也云々帰路訪又次郎亦謀就居件室氏有病趣出過主計氏不在黄昏帰　吉次妻来致其夫本月九日来不値　脚夫致大津藍屋七兵衛藤林敏太郎来二子送示近江人山深某詩二巻乞叙　夜室氏稱寒不可禁余謂風邪乃調發表劑数貼服之而身戦腰疼始悟其中壯觴毒乃調三黄湯加甘草硝石荐服数貼熱始發而眠　雇阿熊按摩室氏

阿石從昨夜来宿我家　呉服坊有蛭子祭二兒携
愛太阿石往觀

二十日

室氏腹痛止攣急猶甚秀氏偶来乃乞藥　健藏来
曰二十三日拜趨講後導先生帰何如荅曰善　發
荅籐林敏太郎柬於大七氏　賴藏來以侯命賜金
二百疋　遣愛太於覺兵衛氏促所囑画幅遂之博
労街第四坊北國屋重兵衛氏問求白所呈證券真
出公手乎否荅曰真也　又次郎来　遣祝風来金
雪告山片氏席上作成　午後天陰而風雷夜暖甚
今日坊正下牒曰本月朔至三日大君継統儀畢諸
侯悉賀須知

二十一日

室氏病如昨余曰莫如針乃使愛太召左仲　米屋
佐兵衛使僮来曰和泉客至欲見先生有暇請臨余
疑佐兵衛决無親来不請而使僮来之理乃謂僮曰
卿蓋誤聞主公命矣須返言我在家僮去佐兵衛果携
外山彦三郎者来見曰前日為磯部寛五郎乞扁額

者則此人也寛五郎切欲相見某世住和泉家原村
係田安公謂寛五郎居奈加良任大官相去六七里
某毎月一二次来承令田安公倉在浪華橋北畔令
日寛五郎来檢倉米先生若労玉趾臨倉彼必感悦
彼素憚労長者曰我當就謁莫使先生枉駕然為紹
介某素願也某留此地止今日難期他日故強請先
生也顧諒恕余曰諾顧午後啓往從彦三郎留菓儀去
既食彦三郎来從之出愛太從路遇風雨彦三郎曰
天氣如此寛五郎恐不能来某且往見先生使我僕
導至築地瓢亭休焉從之良久彦三郎来曰寛五郎
未来且遲使愛太返報室氏曰我方在瓢亭卿若有
事我一力問亭主必知我所往（時有寛五郎或將導起次處之議故云）
愛太来余問拙荊腹痛方何如愛太曰不知也余曰
吾子無情一至此乎我出戸時拙荊方苦吾子所知
故返吾子曰云々實視其状也而以不知報我豈人
之情乎哉亭人之子供茶畢倉人来報公至（公謂寛五郎）
彦三郎遽出久之不返亭人之婦供酒畢彦三郎返
導至倉見寛五郎寛五郎自稱年三十八簡重而恭

曰某欲學詩他日就乞敎余贈香魚寛五郎報菓子
中下婢辭過橋初出瓢亭天晴日暖至此風雨復烈
避入吉次氏彦三郎別去黃昏歸　藍田妻使婢致
所縫衣　荷雪使人來取所囑書　山田亦盻来不
値留金百匹去　秀氏來診室氏既服某藥苦甚室
氏矢不服之乃使愛太返之　左仲来鍼室氏疼忽
減　播仁氏人來曰乞返前日所貸繖答曰我家從
來不借君家繖　雇阿熊按摩室氏

二十二日

西山氏使人來返曲盞　阿石來　常安橋南畔三
好屋某送致土屋蕭海九月十三日柬（蕭海贈海參一筐）
礒部寛五郎柬贈金五十疋及菓子乞詩正即答謝
伏見屋市兵衛贈潤筆金二百疋以求地乞字者
潤筆有定額不必魚異同然亦有如有菲薄者恐餘
人援作口實乃使祝風詰之先是祝風與其伻應接
故也既而聞祝風授受金證券於伻乃喩之曰既受
之既授券而詰之非禮也吾子宜初以如此薄謝我
不欲使師見為辭　松永伊兵衛贈椿花　使愛太
招左仲　昌平來贈金百疋　作書十餘紙不唯字
拙又多脱誤始覺精力大減書以自警　書主計所
囑墓誌使愛太致之且告將相訪以有客辭　未下
牌携一治出至賴藏氏投刺具舍人謝前日賜金遂
訪八郎使一治往視金城在否返曰在將訪元真途
遇元恭曰豚兒昨夕自京師歸今不在疑候先生也
近金城氏遇元真乃約同赴健藏招既視金城勧健
藏氏遊金城供飯酉牌歸　昨日約外山彦三郎送
瓢亭席上所賦七絶（詩載集）今日使愛太送之米屋佐

兵衛氏遂之左仲氏促之　戌牌左仲来鍼余及室
氏　恵閣來不値

二十三日

讃岐舟子來取田中竹邨所囑書　講如例　健藏
曰某舟在浪華橋午時復來奉迎聞之曰某歸理裝
待於主計氏皆去　自北山歸與室氏會計路費亡
金百匹謂費而忘也今日取室氏所藏金會計之亡
二百五十匹即十七日換視者始疑有偷之者竊召
一治謀之　元真來予曰向与金城約會松本氏然

彼地不便移棹卿須與金城待吉次氏午後健藏來乃出一從二兒及熊生送至舟々在吉次氏門前迎金城元眞同入焉至片街山口彥藏自北岸出入舟風死暖甚健藏曰今冬暖耕者皆用水冬畝水耕實希覯日沈餘霞曖々青林白鷺冬景勝秋至諸福邨夜月立橋上呼曰既不堪遲將歸也黃昏後至健藏氏　主人供酒夜更暖比明雨過葉落雄致蕭條

二十四日

昧爽晴既聞雷聲又雨復晴爾後晴雨屢變大風撼

林初議以午時去然舟不得發止　辰下與金城出渡沂溪北行溪水既減時見漁人下籃撈魚楓柏既落偶有殘紅妍甚凡十二三丁溪曲逶西有邨名三蓋堰口路左有祠長松數株祠側有寺門扁楊柳院三字渡橋東移有小渠東通既涸其左右群樹扶疎落葉滿路數百步返路於溪東而南下堤上卉木僅數寸者亦皆黃紅燦然喜目既返為主人作書画午前主人導予入宗家別業經營半畢舍人圬者數十方嶋立入浴室而浴返　主人屢供酒食飯予賦五古詩集載有深鼎羞伏雌長盤橫巨鯉句記實也　夜論話蜂起至丑牌就寢風聲更烈

二十五日

風勢如昨雨止六甲之頂見雪寒甚　平明欲歸主人告風嚴舟不得發乃留元眞以有事先歸因囑傳言室氏薄暮將歸　午時風微衰主人供酒其同僚長兵衛來交杯舍人告舟既艤乃拋著上舟健藏友月彥三郎長兵衛送至岸一人牽百丈一人操篙行駛舟四面皆以藺席無所見擁炕眠比覺著片街舟

子曰風猶烈自是以西川濶浪高不得過乃出投北岸一店着行縢而步一舟子從過大達高麗街至井池金城別黃昏歸　愛太述大昨日後事如左阿熊来按摩室氏室氏使愛太命鈞燈師修傘及紙燈以上二件昨日事大宗師人片寄文澤来致石秋東方波時太郎東請賜前日所囑書屏阿石以上三件昨日事吹田屋六兵衛贈十一月朔賀儀金五十匹洞山東至東曰紅葉雖殘山色猶佳願一來以上二件今日事　夜藍田妻來問室氏病贈溫飩蕎麦　坊正下牒報過察畢

二十六日

室氏告賣蔓菁藍中在川魚數十頭猶活乃買之遣一治郁太郎放之天滿菅祠池　健之助来余曰金城將導我翠園氏招吾氏須從　午後与健之助出視風從訪孫七贈味噌醃香魚及羊羹以謝前日之勞出東行數丁北折取正路過狭巷東行數丁出熟路過野田福島至金城氏贈味噌漬瓜茄遣視風於万波時太郎寓致書金城導至翠園氏客數人在坐既而元眞平友荊石子枼石津善兵衛等至皆金城

弟子也各貼其所画壁余乃貼書主人供酒日没發太代視風来迎酉牌辭出金城元眞健之助荊石子某稍々别去獨善兵衛送至我家借紙燈去　磯部寛五郎送詩稿柬曰二十八日欲拝趨不識先生在家乎否　今日使視風就山治氏問粟價答曰肥後粟九斗七外直銀百四十一錢本年頗豐而穀價如此皆奸商之為也姦商不過百人然能使天下數百萬農功日買米者久苦官莫敢之禁諸侯從謀已利不亦甚乎余嘗著識小篇論官宜定米價莫使商買

與知甚詳故不贅

二十七日

寛五郎（儀部寛五郎以後省姓）使人来取詩稿余柬曰如聞二十八日將枉駕十一月節既近（節用邦呼）且亡兄忌祭在絅事務旁午恐不得緩話　發寄徳永熊三柬於大七氏（内邑寄藤木藏草稿在中柬）芳遣愛太於有宜氏鳴答奥山中書柬（返中詩稿）書遂之元眞氏致謝金二朱返其文稿之米彦氏鳴与林良平来　津田亀松来致中節賀儀金二朱及室谷秀之助所贈金百匹（中節用邦呼諸賀儀所謂有別

節不記）主計来謀招明日余及金城余節前多務不如来月二日　健之助来（告）省三此夕北上乃裁答劉石秋柬鳴焉先是余懷中（懷中用邦呼）亡金二次又亡紙及蠟筠告一治等皆意視風所為私之藤沢氏問視風何故辭貴塾乎其門人答曰餘人屢亡金故也昨日一治愛太私見視風證人二見樋之助曰我輩皆不欲同視風居君請召之返問何故答曰君夫問之藤沢氏樋之助恰今日来為視風請曰有郎事願許彼退塾余曰諾乎　元眞来謝且贈賀儀　夜視風

返平戸邸　招阿熊按摩嫣雇　今日會所使人来
取銭三百八十文召會所屋主等而問池内大學事
時諸費吉田屋音七當償之云々夫大學件並非我
所坐況音七而其費帰馬瓜蔓之鈔恐不至此

二十八日

昨夜子下牌求白起墊生曰既寅牌也墊生既至乃
莅口授瑣事録如例凡千四五百言天始明　講如
例　講後謂恵聞曰明外日丁文玄翁大祥忌祭欲
招且學宜圖者不知誰某恵聞曰我徒則龍潭宜純

徹雲也余我不知余曰醫人有藤岡雄哉而已元真
識翁宜招之乃作柬諸子柬（一柬連書其名）曰十一月朔丁
先兄大祥欲供齋願以辰牌臨謀庖事恵聞曰先生
之方無婢使尊婦人必苦供具不若就五靈祠後素
飯店也予曰善恵聞曰某将告義宜純徹雲莫學奇
价乃遣愛太於龍潭雄哉元真三家示柬　宗助送
致南陵兄孝也紫六年阿部欽藏本月九日柬兄柬
曰祐五日先君二十五年忌祭宗族會者三十餘人
欝所送資費殊渥我将与吾兄範孝謀副（嗣）述先君遺
志（先是余柬兄曰平生喜恵恤寡孤及修神佛祠字子孫宜體此意故兄云々）孝也柬曰
範治以本生母病歸其郷故不候起居又曰清喜公
忌祭明日我宗數十人會於大起寺和尚設饗其明
日會於石松山觀音祠（祠郎先君所立）仁藏迎供鷹城山閣
里嘖々稱祖先遺宅云々六郎送詩箋二十頁　使
愛太囑答洞山柬於平五氏　津正及會所某来傳
官旨曰前日吉田屋音七報郷未曾識池内大學也
然有密告郷與彼學者音七所謂某無謗予余答曰
某實未曾識大學面而有告某與大學學者其人必

与大學學官須詰問此輩人某生平戒妄語況於對
官予我言真實無妄鬼神鑑之津正及某曰先生所
謂明白我輩敢疑之且復命　播磨北條人兵兵衛
来見　健藏柬贈金百匹木綿縞一匹　訪池田（宗助）曰
池内大學件會所屋主皆有德色於我曰我輩以先
生故屢為吏所召某無辭以謝彼輩願兄因其家所
親吏人明述我与大學無面識神交之状莫使彼輩
再来宗助曰諾余曰明日吾将問會所復命後吏人
謂何而報卿宗助曰善又曰健之助初以将帰郷借

我金八両而猶何故乃呼健之助與余責之健之助
答欽蔵安吉約送金而食言故百計趄趦某將就府
内册子借金償於谷口君若不可乃將以松尾元兵
衛吉田新八郎為證人書借券歸家而後償之余曰
両券唯吾子意吾兮不宜常稱病安閒送日借人財
而不返也歸路遣愛太於津正氏謝　覺兵衛来致
所裝潢画三幅不值　遣愛太於會所氏問復命後
状答吏聞我言曰然乃可別無一言又遣愛太問吏
名答曰捕手非吏也　健之助以省三不果北上返

与石秋来　夜訪秀氏告与宗助謀之状秀氏曰金
城有所善捕長須使金城與之謀余曰善　六郎有
有與金卿卯来使愛太致之
二十九日
遣愛太於左仲金城九觀三家乘曰明日以兄大祥
顧臨　乘宗助曰昨日所囑件某有良策姑含之大
野屋七兵衛使人来致澱邊順八郎答乘　覺兵衛
来取裝潢料乃命裝昨日小虎所贈米法山水圖
遣仁也於秀氏左仲謝藥　礒邊寛五郎送詩及其

所著風宮記乞正　先是健之助借宗助金八両而
不能返宗助之謀余余為乘南陵兄云々今日乘成
送示之宗助　炭彦氏含人来囑與南陵兄乘土通
椎茸一封　長𡋯髙橋八角抵石居致土佐人岩井
孫六乘々曰容然踵貴門先生不在囑数扇於貴門
生副金以百疋爾来不獲候起居願一揮見恵
十一月朔
撥藝生賀　八郎八之助来賀　六兵衛来曰福山
士人欲謁先生明日參翁共次郎通之乞謁幸許之

余曰諾　平明洒掃室内設文玄公神位側掛其真
跡二十三幅及墓牌銘已牌龍潭惠闇義純来誦經
元真来使郁太郎招小虎来至經畢余与惠闇元真
愛太先赴祠後素飯店返愛太導龍潭義純至乃飲
之雄哉九觀左仲金城相継至乃使愛太從小虎至
既食僧先去午下卿與同出歸唯金城小虎送至我
家今日之會出於惠闇議余以所羞菲薄甚不敬
於客不慊我心遂病　与金城謀告池内大學件於
捕長某金城諾之　石原源之助来　惠闇復来

容皆贈香資栽家祭祖先例供齋塾生塾生必贈金百疋不關其多少人少則余作書施之今日以在塾者皆係新参不從供齋唯為作書每人一紙健之助適来與焉　求白誦經健之助供蜜柑於靈前　申上牌地震　東涯来不値　夜良平来留之宿

二日

晨携良平浴湯肆帰路賽祠　换岩井孫六所囑扇五柄幾嗤其扇乃使愛太買之而書　竹雨携篆刻師國洲来見乞字國洲贈印材乃囑刻之　吹田屋

六三郎導福山人本間六左衛門及某々二人来見乞字六左衛門贈保命酒及天紅紙　德永熊三東贈菓子　主計使人来曰今日必勞玉趾　栽答南陵兄孝也六郎東　申上牌携愛太至松本氏金城既来待謂余曰某昨日至捕長氏不在今朝東謀彼未報云々主計供飯既而圍棋又作書画愛太既去復来迎余囑主計夫妻求婢酉下牌帰祠帰路使愛太於宗助氏囑與南陵兄東副以炭彦東二通椎茸一封橘又送葱　求白請出塾余曰塾約載入門後未百日者禁出塾然吾子以病為名不必拘以常例唯當使證人北國屋重兵衛告不當自告　夜告塾生曰近病衰日加欲省事寡慮明日以往姑止昧爽課程以卯上牌起受課

三日

講如例　遣愛太於主計氏謀婢件遂之石峯氏勸明日赴洞山招返曰主計曰方遣人於婢家未得報石峯曰某不過四日不得出門先生先往某初五日遂往　賣蔬者并賣生魚乃買數十顆使二兒愛太

放土佐濠　柳田三次郎来請見不値使愛太接之　阿石来曰婿父移居費金若干欲使婿事公家豫借金三歩何如余曰善唯主計氏婢報未至且姑俟　阿石去使愛太促主計主計曰屡促報猶未至也旦餧之室氏曰松本君答常不確宜許阿石請余曰善　未下牌與郁太郎出過伏見坊與牧野青霞遇曰將趨謁乞字余欲返青霞曰止某將之後藤氏路過門前入見賣門生付紙及潤筆乃别將為室氏買三臓圓當過三休橋誤東一丁乃西返使郁太郎先往

買之而會鱣谷訪徹雲勸吹田福井遊徹雲悦供飯
作書画酉牌帰徹雲曰拙荊不欲某出余曰我請親
説之其妻見余曰願借尊夫二夕而返之我無食言
其妻以室家無人爲辞徹雲曰某今夕將拝趨宿先
生家明日送至吹田余曰善哉既帰徹雲使人來以
儀有法務辞　昨夜衣薄借主計衣不覺着帰今日
使愛太返之　命一治行装　求白以證人不來猶
留婜

四日

辰上牌携一治上途仁也愛太郁太郎求白送過堀
川至鶴満寺西畔仁也等皆別去乃使愛太帰路晤
石峯曰明日請逐我於西尾氏過長柄渡日暖風微
野色如春午前至吹田訪西尾善四郎新居善四郎
家余所屡過善四郎既附家政其子善兵衛而別居
於其家東四五丁外在官道西畔善四郎喜供飯其
妻及女見善四郎導観南隣某氏後園頗廣而幽余
以日猶高欲遂赴洞山氏善四郎曰洞山多不在家
不若先遣一治兄見其在否也従之謂一治曰明日

昧爽来迎我善四郎曰中谷謙益家在途中兄須一
宿借謙益氏人問洞山在否而昧爽返我家上策也
一治去善四郎勸遊江口未上牌渡吹田川南行十
丁許有名小松農家數十皆富潤屋東行村盡處有
菅祠其後疎松成行取田間小径東行十餘丁有村
即江口也猶記十七八年前游髙槻途經此矣村西
口有堤々下寺有名君堂即江口游君妙所住堂東
有一大家門外長松森立善四郎曰此家主人姓田
中名伴次郎某所善余曰且上堤必有佳観堤下即

澱川緑波盈々両涯殆可五丁布帆陸續沙洲宛轉
風色不負所期沿堤東行路頗乃返訪田中氏主人
年可二十六七喜曰不圖先生辱臨請宿我供酒其
弟彦三郎永三郎見既而主人導至君堂尼僧見觧
游君縁起頗詳指示游君西行日蓮諸像一々伴其
所由余知其惑出誣罔不屑聴之善四郎曰此寺以
尼故一切寺務委田中君家君實主僧也余哂伴次
郎別業在川上導観之遠眺極佳然稍昏黒不見乃
返主人烹鶏供飯善四郎借田中氏僕使於其家取

余筆墨曰東一治曰明日須遂於田中氏　夜為主人作書数紙及君堂詩佳人晩帰佛事已近千年獨見白頭尼供花遺像辭

五日

辰牌與善四郎出上堤遥望小松地方曰一治應往良久見一人入江口村口乃返則石峯至也午前一治始至曰昨日訪謙益不在迷路戌牌始至洞山氏洞山與金本顕藏游近村未帰使人迎之始帰曰先生肯労玉趾幸甚顕藏曰某當山侯先生然出既十餘日不得不去善為我謝　午後與石峯一治上途

善四郎請從田中氏自後門出東行二丁左折出於田間百餘歩即吹田川自澱川所分有渡上前涯蹂松一帶劃田而立踰此路于田際數百歩又有堤蹂松成行石峯曰此地旧瀨川不毛地近一富人設副堤闢作田歳收米百餘石沿松逸北行平田萬頃過半水盈余曰此地宜鑿一大渠以鍾水焉善四郎曰百年來往々有稱鑿渠々説者然民愚難與謀始故不果近來民始悟作渠々為良策將戮力從事也凡行二十丁許邨名別府邨盡左有一渠善四郎曰此通我吹田可以行航皆田水所瀉別無源流予曰可以觀古人既有同我説者矣憾不更数陪之渡橋泝渠十餘丁往々見水隨地湧下即作渠盖皆澱川餘潤云又有二邨曰味舌曰垳井自江口直北行五十餘丁出於田中邨乃吹田赴福井熟路也申下牌至洞山氏洞山父及二弟加四郎友之助見加四郎婿於京訓訪氏云　夜方飲忽覺腹冷上厠暴瀉一行大眩暈冷汗浹背不異九月三日之状謂疝毒復發乃卧洞山使一老醫見曰伊人姓田中名秀次郎謙

益生父也秀次診曰風邪引起疝氣者宜服柴桂湯乃頻服四五丁比明眩暈止

六日

善四郎去平明出歩舎西石峯一治遂從過山麓祠道東折渡溪橋入村見寺庭有殘菊就觀之自舎東返　謙益送小兒　秀次來診　為人作書画又講梅墩集論詩長篇坤輿圖識補　有馬鴻來見曰某近卜居此地　日暮疾復起乃卧　夜雨

七日

平明雲收日見乃議帰石峰以积未痊欲使主人轎
送風之主人不解余謂轎行亦苦強歩或得瘉乃乞
鞋昨日講詩半而止今日終之既訪鴻雪其家在
客舎西北一丁外鴻雪見余至出迎舎側有溪流
北行人家断續然不見人地勢高下溪聲濺然余謂
鴻雪曰河攝幽境應以此為冠积深君眼力吾久有
栖遲志憾見先君紙窓駒陽撤且睽鴻雪将飲余為
跡画書其尾曰余画非画也鴻雪画俏強乞不已不
離嗜痂之癖奇哉奇哉侗山兄弟謙益遂去洞山曰

請邪石峯一治午食焉皆會乃合作書画飲訖著鞋
過洞山氏辞其父贐建紬一反予曰從者仕童請他
送鴻雪獨送石峰先發俟於南某氏某氏有新旧二
宅東路初入路西宅廣庭不見人益新宅也鴻雪走
迎東宅呼出石峰鴻雪別去雲容屢変倏雨忽晴中
牌金晴至善四郎氏善四郎留圍棋日没其子善兵
衛荒物屋治郎右衛門（善四郎次子贅於天満者）其姻黒田善右
衛子某来見善兵衛欲留余宿辞治郎右衛門黒田
某曰我輩将帰請陪乃與出渡吹田川入上新庄邨

取生路直南行田間十餘丁路坦如砥田水猶盈小
徑縦横某別去迤西行数丁出於邨間熟路也至夫
婦橋石峯治郎右衛門別去酉下牌返　愛太迹四
日後事如左春波来主計使人来告所欲薦婢既事
他家椰田三次郎使人来曰初五日掛扁額於住吉
祠額勞玉趾出渊新八郎答来至送牡蠣一壷求白
證人北國屋重兵衛族友蔵来為求白請出螯乃許
之返其證状求白出螯青霞来促書雄哉来謝薩摩
参鮫島吉之丞来請書伊兵衛使人来贈金百疋促

書且請返花瓶（以上九件四日事）寛平来曰十一日亡母忌
祭請辰牌臨恵聞来阿石来事河茂来青霞来曰先
生不在請返扇及潤筆金乃返之有宜来橋又来（以上七件五日事）
吉次妻来會所使人来告十六七両日有事
於御霊祠徳基来贈金百疋磯部寛五郎使人来取
詩稿（以上四件六日事）草場佩川門人絲山數馬来贈菓子
請見鮫島吉之丞来万波時太郎来至八之輔来八
郎草稿會所使人来曰先是官以遏密故久不聞訴
訟本月二十一日後復常（以上五件今日事）

八日

朝来疾甚然強講易半不耐眩暈未及世説罷　恵
眼来乞字　餘山數馬来見話京師近事頗詳為書
二扇　健之助来告将十二三日帰郷且為省三請
再為學僕余曰且與拙荊愛太謀　聞八郎求随侍
者余薦一治八郎悦曰願聞春来寓我家　松永伴
兵衛来促書　遣愛太謝青霞来曰僕従来耻宿諾
但前日途中拝晤直赴徹雲氏夜帰明日講畢直上
途實不暇揮洒公須恕青霞来謝復乞字　招左仲

針胸及小腹　招阿熊按摩　今日屋主送神旗及
具稲祭庭上稲聖祠

九日

石峰来乞字且謀赴黒田善右衛門招余曰我疾甚
且待愈　苦造呑来至　遣愛太於青霞伴兵衛二
家致書　鮫島吉之丞来見曰我薩人讀尊集第四
篇渇望先生甚欲勸先生来遊不唯某願闔國文人
之願也既去使麑店者来贈蕎麦　屋主野村次郎
母與津庄来為次郎請撰諱　洞山来致所囑建紬

一反　南部大嶺村木下音之助者来請受教不見
使愛太接之　招阿熊

十日

為野邨二郎撰名曰高美作名説數十言書之奉書
紙愛太致之　疾如昨始用附子劑　遣仁也郁太
郎於徹雲氏謀買火盆前日過徹雲氏隣家戸外見
木株製火盆徑一尺七八寸問直曰二百五十疋余
欲以百七十五疋買之徹雲答来曰火盆主人減直
如尊旨明日奉送　室氏疑秀氏有疾乃使愛太問

之答曰今日始起　謙益送詩稿乞正　夜微雨既
而大風發屋折樹本年大風以此為尤夜半稍衰屋
猶動揺

十一日

卯下牌始歇　京師書林俵屋清兵衛来送金乞其
祖母壽詩　遣愛太於吹田屋六兵衛氏致本間六
左衛門所囑書數紙遂之柳田三次郎氏謝初五日
之抵之出雲屋清吉氏告書既成　河茂来乞字
野村次郎送肴且請改書名説　未牌金雪来乞字

飲之酣衆叫中島火金雪不辞走去乃使愛太往見
火所返報北里後街也時風烈皆謂必延焼數千家
矣然不幾滅　徹雲使人送火金賜倅錢百文　疾
如昨身體重沍不便運動乃使愛太召元眞至診曰
似痧非痧風邪也自朝謂半夏瀉心服之始覺快前日痧半
夏瀉心尤有功故用　寛五郎送稿　土佐人細川順次郎来
請見以疾辞

十二日

始浴湯肆　秀氏来診曰痂氣未治須服附子劑問

其方與我所用同先是余為泰祐請秀氏曰彼雜瑣
瘢費兄顧賜秀氏曰諾既而泰祐告曰尾埼先生来
賜一錢今日余問其故秀氏曰某将施泰祐辞曰我
有金若干託之廣先生矣彼金缺然後受公施某心
蹐之不斗其有後言且先生言無一錢而猶有所託
乎余曰初彼父遣彼而不送一錢我為彼謀説彼同
謙恭舟子借金一両謂彼萬一有疾病事故或不安此
地而去其藥資或路費微此金安所取給故與之納
曰非有緊用禁費之而彼以理髪浴湯為言既費今
又乞百疋不識幾百匹金不缺乎異日彼帰郷而無
路費兄能施之乎秀氏曰某不敢坐視其窮而不救
之令與異日唯時後先而某心無厚薄余曰善乃召
泰祐付其餘金三歩曰吾子須託之秀氏我与秀氏
問荅云々吾子今後一聽秀氏言可　遣愛太於野
村氏致段書名説　塩屋七兵衛荅柬至　赤膊與
仁也郁太郎出将観昨日火跡至主計氏初一治亦
有約追及焉主計不在其妻見余傳室氏言約近日
観劉渡覡橋問火跡路人曰在大融寺門外乃往彼

夫數百方運移土木盖燬十餘家矣渡浪華橋返
藤井吉郎来不値　郁太郎介米津福十郎者相見

十三日

携仁也浴湯肆帰路賽祠地上始見凍　講如例講
後謂諸子曰本月十八日南至例當休講明日復講
究之何如皆曰善　善四郎来訪歓之鬮石津善兵
衛来與焉善兵衛欲貢群書類從問價曰金二十八
両余欲減三両遂不決去　遣愛太於河茂氏嘱荅
俵屋清兵衛柬送其祖册壽詩遂之長堀高橋南畔磯氏号一

長濱鹿平屋致岩井孫六所囑書扇五柄　登答塩屋七兵衛來於大七氏　中牌與善四郎出過團扇堂謀買扇遂訪元真主人欲供豬肉乃使善四郎召金城至既食愛太來迎善四郎先去成牌與金城同辭米津福十郎使人來取書扇　細字金兵衛來謀刻野村氏印不見

十四日

講如例　石峰來謀黒田氏之遊笛之供飯　尾張健叟自宜園帰路來見乞字致範治老也六郎田代

春治十月二十五日東先也東曰範治生毋卒兒往弔之同帰云々俊治來曰來月朔文玄先生忌祭畢某即上途拜趨必在本年中　聞佐野東庵卒範治所致東庵名宏字君郎号竹原其父筑前甘木人僑居我魚坊宗家西隣生東庵焉東庵生佢僂既長人呼侏儒或橐駝先君淨喜公怜之勸従文玄公読書才絶倫巧詩及書画皆入能品側善言論滑稽諸技莫不通曉事慈母以孝名年過三十随父帰甘木業醫大售晩益研詩学刻梅西舎詩鈔同劉君牧等称宜園高足予相知殆五十年交情往々見瑣事録不復贅卒年蓋六十四五吁呼文玄公入出之弟子閲長卿島子玉林安石兒有臺以下凋謝殆盡又亡一个惜哉　周防人中島屋郡藏求見泰祐使郁太郎導室秀氏既而泰助來曰彼前日所謁册子即某外舅也範治來報會所山陰田數頃直金三千両矣予読之曰昨日約買群書類従何之如室氏自傍進曰良人若欲帰隠願止買書而買田予曰善乃柬善兵衛曰今日卿信至勧買田故不得買書敢謝　佐藤竜之進

携一僧來訪　健之助來乃贐書八紙　泰祐致牧庸藏柬

十五日

浴湯肆遂謁御靈祠　巳牌携愛太出訪金雪致其所囑書且謀就前日與藍田観江戸濠出雲屋氏宅金雪曰尊筆即江戸濠坊正所請某將致之而謀出雲屋氏件遂賀頼藏鉄次二家訪八郎先是金城告其鄰有良按摩使愛太就金城訪按摩在否返報今日祭會按摩休業八郎欲飯余乃使愛太返平右衛

門見午下脾来迎帰　中島屋郡藏来不値　後藤辰
之助携一兒来曰此為篠崎大藏将以継訥堂家敢
告不値　健承来取書不値　龍之進使人来請返
詩稿　河茂来不値殆復来曰某欲囑小虎画先生
四季絶句意願撰示小虎又曰豚兒自江戸来曰藤
森弘菴翁下獄妄也兒問翁唯以病故相不見然既
許作梅墩詩鈔第五篇序矣　善四郎来曰某有故
婦家不能拝趨為我謝令閨　黄昏岡直助来告婦
柳川　夜阿琴来與室氏約明日観劇　遣愛太於

主計氏返前所借繖

十六日

健之助携省三来請復為學僕呈證券乃許之　辰
下脾阿琴来　巳上脾室氏與二兒阿琴一治郁太
郎阿石赴御靈祠裏劇場　秀氏来謀泰祐去留
封数日来所作答範治孝也柬及与秋雄兄柬付之
健之助　携省三到劇場室氏等在西北隅棚戲淲
碇屋復離午後主計逐至申脾五齣畢与主計先帰
飯之酉上脾室氏等帰　六兵衛来致本間六左エ
門潤筆金二百疋又乞字不値　有宜来不値　石
峯来曰某晤黒田善右エ門曰令冬繁冗願来春臨
敢告不値　北越人石本元麟来乞字　健之助借
省三去　清三郎子藤吉贈乾薇告卒哭　會所送
示坊正所下牒曰十六七兩日四天王寺修温恭公
百日忌祭須慎火又曰天寒畏火須嚴夜巡者莫残
陋巷街衢不視　乞小水者送蘿蔔百八十本

十七日

奥野氏送赤小豆飯曰小山既卒哭新主人継業敢

告其剌仍稱奥野弥太郎　遂裁範治孝也柬使一
次囑之健之助　巳脾携一次出訪小虎謂之曰兄
若画我四季絶句之意須就絶句抄撰之乃付絶句
鈔一巻先是一次囑小虎画小虎收金及紙而不肯
画一次憾之今日余為一次責之小虎曰一次兄親
囑我手一次曰吾因省三乞之余曰小虎兄既忘之
宜使省三述其顛末乃出遇賣魚者盤有鯰魚鯰漢名未
知長一尺五六寸猶活意欲放之問價曰百三十銭
囊魚銭返歩与小虎妻謀之魚人曰公田能村君所

善則他日償價可既而議所放皆曰土佐濠子乃使
魚入隨一治去送之我家余訪春草春草召篠崎大
藏相見曰兒播摩駘産訥堂妻之妹之夫之姪歳甫
十二也比出一次及至福岡亭前皮屨約斷使屠者
補之問貸八錢也余出當百錢辭曰拏無錢不能償
殘乃一次就宗助氏兒之返致宗助來披在秋雄兄
及容貝健三郎來宗助來曰今兄來今日至健三郎
來誤發於府內而返故曠日矣訪元真使一次先決赴
金城氏問桜摩在否金城來曰具將野遊顧明日午

後臨乃歸　秋雄兄來曰範次有四子女而無妻須
速娶源兵衛女阿元寡居無子其夫妻甚欲範治娶
之然意卿不肯我顧卿勸範治從之故有此來多引
漢禮而不從宗族所云彼邦自有彼國之禮我邦自
有我國之常禮不必相通也乃作答來曰勸範治娶
源兵衛女之説弟實不能從教夫範次者儒也儒之
為教一因孔氏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順事不順則
言不成範治本異姓然文玄兄養此名子而使孝也
兄事之源兵衛即南陵兄之子而長於範孝故二人兄

事之然則源兵衛女範孝從女也範次娶從女為妻
以從兄為舅而孝也以從女為嫂於名正乎於言順
乎假令取俗人之喜謂先師何兄必曰範治異姓何
論輩行然既為孝也兄不得不為元也叔父兄假不
為範治地獨不為孝也地乎孝也與源兵衛年齒雖
隔實從父兄弟斷無以其女為嫂之理範治方不惟
教授子弟將以禮導人已先蹈非禮何以導人乎此
事若行不唯宗族之譏門戶之衰也兄雖不識儒礼
然慣世故章不必以弟言為河漢也云々既而封之

又裁與孝也來遣愛太嶋之健之助　俵屋清兵衛
答來至　伊兵衛來　使仁也愛太放鯰淀屋橋下
遣愛太於六兵衛致所囑画賛　屋主供展物於
庭上稻荷祠　加賀松來曰明日關帝祠請臨　丑
牌地震蓋戊下也（地震以甲乙見前）

十八日

南至　昨日來與郁太郎約謁住吉祠仁也請從寅
下牌上途愛太送至順慶街過今宮蛭子祠側天始
明紅霞彌空大昨年冬至與周興光太郎遊住吉至

此雨将下二子勧行中途遇風雨大苦今日天氣毫
不異當日恐蹈覆轍左折長街郁太郎謂雨不必下
余偶返訪徹雲以體寒借衣欲浴湯肆徹雲使客僧
導西南行三丁許湯室極廣既浴返徹雲氏徹雲送
仁也玩具余償火盆金一歩三朱帰至淡路街雨下
郁太郎曰幸哉　典仁也赴関帝祭主人供茶後客
至乃帰　松村春岱以神祭招二兒又送果糕　林
泰仙来曰烈山祭願臨申下牌往良久小兒及加島
屋亜太郎山芳園棋客吉原某茶師某白木屋新之

助佐倉容某越中客某等前後来集主人供酒談論
紛起衆皆詫大阪美佐倉客獨賞江戸客一云衆争
排之客笑曰衆寡不敵且止戌上牌省三来迎余獨
辞返　省三復来事

十九日

愛太暫休学僕省三代焉　遣省三於徹雲氏返衣
府尹下牒曰閣老久世和州以疾請免得允須知
又曰五両金二歩金等當停止者本限今年十二月
然未兌者過半故延期至明年十二月須知　患眼

来乞字贈潤筆金若干飯之　仁也感風邪　未牌
地震蓋壬料也　申牌携省三至金城氏途過常安
橋有一旅客容貌頗偉遂呼曰廣瀬先生余問其姓
名曰某即杉泰祐叔父中嶋屋郡藏也依話泰祐件
郡藏曰彼至愚唯依頼先生耳又曰某晤長尾良齋
彼曰廣先生着亦具隨筆十巻煩兄携帰過常安坊
見脚夫氏戸外掲書本月十二日江戸火自麻闇布
起延焚紫諸坊又書本月十五日江戸大火寅牌始
申牌未畢延焼数十百坊未審云々金城云某所善

某某欲導先生至按摩氏今日生不在願明日臨金
城供飯乃返省三取紙燈而帰　多田宗郁来不値
夜正也煩躁乃貼紫桂湯飲之　遣省三取薬
殊暖觀寒暑針當九月中旬候

二十日

辰牌書患眼所囑大字屏風半双　猶有餘墨更書屏
風一双半一治愛太郁太郎省三佐佑執事墨痕污
摩殆遍　泰仙送山陽書屏風一双乞鑑定又囑鬼
綴絵圖賛　遣愛太於宗郁清吉二家各付其所乞

書画數紙　午下辭携省吾出過泰仙氏謝且曰山陽書贖物無疑遂至金城氏金城曰今日按摩師不在家渠欲奉導訪平友書莊故不報按摩師件也余曰善與金城導東行三四町至平友氏其居臨蜆川清且明主人與妻子別獨居焉余為作書画數紙主人乞扁額為書緑梅閣居四字主人問其義余曰在緑橋梅田橋中間故也主人喜將供鷄招翠園元真皆不在岡精次郎偶至將飲元真至日沒既徹翠園至始在金城省三去至此金城門人導省三來酉下辭

跡莫疑其直非我所敢知也　大尉正下牒曰本月十二日及十五日江戸大火本地若有時江戸災貴庶物價者官將嚴捕須知　諸店買江戸火圖尾記廿五日燬八萬一千戸　阿熊來　雇春夫　德基送砂糖　岩佐舟子大醉來曰菊池君所贈柑一籃在我舟使人取之乃使塾生答之曰從來無聞人有所贈我就取之例吾子既受菊池君託我致與不致唯吾子意我不與焉

二十二日

正也如昨玄道來診曰熱既發明日以往應漸癒既而不耐煩躁疑心下鬱積午後復召玄道診曰不如平旦之善乃轉方（去麻黄加麦門冬）　至申辭顔快　昨日會所告曰明日泉涌寺僧來賣藥此件係官允須買多少唯意耳今日僧來乃買一貼直四十八錢　山治促米直以帖辭　發與京屋善次東於大七氏

二十三日

正也如昨玄道來診　講如例患眼來聞　湯淺舟子來致菊池溪琴所送柑一籃　遣省三於尼太氏

跡莫疑其直非我所敢知也　大尉正下牒曰本月十二日及十五日江戸大火本地若有時江戸災貴庶物價者官將嚴捕須知　諸店買江戸火圖尾記廿五日燬八萬一千戸　阿熊來　雇春夫　德基送砂糖　岩佐舟子大醉來曰菊池君所贈柑一籃在我舟使人取之乃使塾生答之曰從來無聞人有所贈我就取之例吾子既受菊池君託我致與不致唯吾子意我不與焉

二十二日

正也如昨玄道来診曰熱既發明日以往應漸癒既
而不耐煩躁疑心下欝積午後復召玄道診曰不如
平旦之善乃轉方（去麻黄加麦門冬）至中牌頗快　昨日會
所告曰明日泉涌寺僧来賣薬此件係官允須買多
少唯意耳今日僧来乃買一貼直四十八錢　山治
促来直以忙辭　發與京屋善次東於大七氏

二十三日

正也如昨玄道来診　講如例患眼来聞　湯淺毋
予来致菊池溪琴所送柑一籃　遣省三於尾太氏

託答茶屋慎次郎来（送其所需数紙）遂之金城氏問按摩
師在家否　講後與元真出過團扇堂謀買扇主人
不在過淀屋橋一婦人自後呼曰廣瀬先生行徳君
余顧問曰娘為誰答曰先生忘玉藤婢乎婢今在北
里看店淡字氏我主新搆茶室願過随来數町別曰
聞松本君屡與先生往来婢識彼公久矣願同臨至
元真氏初約省三遲焉省三先在曰按摩師不在余
欲訪八郎使省三先元真曰冬天好晴如今日恐難
多得野遊何如余曰善八郎必候吾子逐我於八郎

氏八郎供飯乃使省三返曰過中牌迎我於元真氏
元真至余曰允遊同行人腹不宜異飢餒我既食吾
子雖食而来元真去復至乃出訪平友書莊不在過至
其家其子見曰家翁之川場見其店顕列皮履買過
北里裏巷又與淡字氏婢遇曰我主家去此纔半町
也乃要至店店有南北二北者舊楊樓池安氏也道
鳴店修繕未畢方聞斧鋸聲上樓所曾屡遊結搆依
舊障壁一新撲茶家様命婢（走）方招主計返自松本
君将避病家曰遠療務而謁曰晨来至復促之返報

不在良久至乃圍棋命主人出酒食曰須倚會席様
婢曰我主甚欲乞先生扇額曰他日別設一献以謝
余曰諾酉牌去主人夫妻出見曰他日幸復臨余償
酒肴費金百疋謂元真曰吾子速帰歟省三以我既
返送主計至其家主計使其僕送余始返省三又返
石峰来乞画賛不値　兵兵衛来不値　愛太贈
其郷産塩醃香魚　戌牌正也益煩躁呼吸促迫胸
腹實塞走省三告玄道来用察眼夜半暴瀉四行□
意安々

二十四日
遣省三告玄道延也少快玄道来診　将浴湯肆過
兵兵衛於戸外曰待我返浴井池湯肆遂賽御靈祠
過秀氏氏返省三適于兵兵衛至兵兵衛出賴子成書
託鑑定既而与之返　多田宗郁来贈潤筆金不直
共京屋善次答来至東呉見命家醖将以明日送
上　中島屋郡藏来告別曰長尾良哉嘱某曰廣瀬
翁所著随筆吾子為我出金購一本送来識有成本
吾余曰良哉與我約六月中使人来取而違約故既

送之餘今令塾生写一本畢然未経校定又未加表
紙顧待来月乃裁與良哉来付焉　泰仙使人送潤
筆　元真来謝昨日之招且告金城所薦按摩師名
忠次　昨夜省三借元真氏紙燈帰今日命返之遂
之平友氏取皮履之八郎氏謝　金雪来贈潤筆金
若干飲之日没去　室氏從姉阿敏嫁長府士人椋
梨某送蠻橘於室氏　石津善兵衛使人来取群書
類從　亥牌始雪積寸餘夜深為雨
二十五日

浴湯肆遂賽祠仁也從　辰下牌携省三出雪融日
暖頗似小春訪金城金城報余至於翠園金雪来金
城為堀井蘆川乞書翠園来導余東行半丁左折入
小巷按摩家忠次在焉忠次年五十餘傍有一少年
即其弟子忠次蓋以四柱考自負者方讀星書忽謂
余曰公於天地人三才無所闕福徳至九分者唯有
心欲止而未能止者一事是所以其致疾々猶浅加
小攝養輙痊此疾十一年前始萌爾後或起或伏漸
將為害也已余曰然丙申歳在清住寺食赤小豆腐

有留臭者胸疼大發今春亦屢發今則眩暈逆上腰
強腹攣諸症併作忠次曰某所占毫不差也少年先
扼余指拗筋而肱而足掌而脛疼甚然覺快既而忠
次扼手足如前益疼益快更施針鍼及太陽肩脊手
足殆遍春軽急不覺痛扼肩背而止返金城氏金雪
方飲翠園去金城供飯為作画二幅午後与金雪同
出過元真戸外呼之出而語至淀屋橋與金雪別
玄道来診正也及仁也曰長郎君疾雖軽須服薬二
三貼方同次郎君　石峯来取書欲観余大書屛風

乃走省三於秀氏氏取之返報秀氏不在　若山周
藏来乞字不見　秀氏煮大蘿蔔送之

二十六日

以丁酵修居士十七年忌祭卯上牌携省三出過船
津橋板鋪如雪訪孫七謀移居件且曰昨日晤金城
曰京師画工日根對山来言池内大學既自首就捕
對山與大學相識其言必不偽金城言如此吾子勿
復怕彼件至南德寺龍潭曰數日前晤徽雲曰二十
六日我随先生訪公彼不来乎余曰我豫不與彼約

然不来出展墓側棒莽顛辟盖土人将增墓秋初
莽居士時纔十餘墓今則累々数十嗚呼人之没如
此其多矣哉返寺梵嫂見曰拙夫出送葬使妾留先
生少焉潭返供飯余留読經料出過野田煙霧微
風暖凍融至村口逢擔芋魁者出當百銭買三枚訪
金城友月在坐使省三視忠次在否不在桂園来曰
某自訪先生家来主人供酒荊石来為友月合作畫
画中牌與三子同辞送荊石至其家荊石供蕎麦主
人與桂園歓余携友月帰室氏示桂園所贈薬儀乃

使省三往謝且贈香魚臈於荊石遂往西北橋南畔
扇子屋氏問善次所送酒至乎否善次東有送酒於
扇子屋之諾故也主人答曰酒未至室郎相送　室
氏供齋於友月友月賞供誦經　金雪来不值　玄
道来診正也

二十七日

賽祠遂浴湯肆　已牌携省三出訪荊石遂至忠次
氏乞治使省三報翠園翠園来至余至金城宅金城
曰有中瀬棠陰者欲入我昭徽社今日使某乞先輩

顧勞玉趾余曰諾乃返省三翠園至余謀借別荘翠
園曰聞先生嘗欲就圓通菴而不果某與菴務者
善先生果有意焉某周旋余曰就居件一依賴叟金
城導渡浮正橋左折百餘歩棠陰氏在焉棠陰歳可
二十五六供酒及麦飯余謂金城曰二十九日我為
昭倹社會主請為主人公翠園翁来金城曰諾未牌
金城先去曰省三必来候徽盧也既而省三来乃辞
棠行過分部相摸戸外訪之不在訪主計告二十九
日會乃与其客某圍棋主人欲供豬肉燒余辞之主

人出診病家肉既熟不返日沒始返既食主人問詩
法余為取剖析無遺主人大喜酉下牌返　玄道來
診正也正也始吃三食　有宜恵聞友月八之輔金
雪來皆不值　宗助送福島屋弥兵衛柬弥兵衛贈浅草海苔
包二

二十八日

金雪來乞字　講如例講後謂諸子曰歳暮新年人
事殷繁諸君必不能來裁欲來月二日至十日毎日
講預補闕何如皆曰善　太昨日新居言上人坊有

好宅今日與元真一治行觀之頗明而狭将遂往也
次氏以時既近午止　篠崎大藏以壬毋小祥忌贈
大豆一袋　中冨英次來二一治告有姫嶋舟便乃柬
古荘小右エ門送羊羹　馬子吉答柬至柬曰梟病
未能出門明年早春走謁　也室氏之湯肆正也强
從之

二十九日

遣省三於徹雲氏招之　數日來與愛太校九桂草
堂随筆乃八之輔所寫脫文訛言不可勝計遣愛太
問其故答曰此本春所寫時無原本借德基氏本矣
余謂愛太等曰我西下携一本往而携返健之助出
此本而取筆耕賃金二歩以付八之輔時健之助
不言原本出德基氏恐多訛語也我初貸我本於八
之輔寫一本曰君須以此本為準也既八之輔為八
郎寫一本不圖八之輔不以其所寫為原本而貸德
基氏本也故送西下本於渡辺順八郎唯留此一本
而如此闕如此脫文将就何本正之乎甚哉健之助
不為我謀也乃柬八郎曰闡兄既遂掛著随筆於貴

郷願為我取之校定畢乃奉返又柬德基曰聞八之
輔貸吾字所命工謄寫我随筆而寫之今視之不耐
闕脫文如聞吾子嘗寫料而命賤工故然我吐心肝
而作此書而為筆耕如此鹵莽滅裂不亦甚乎公旬宗
餘人速校正之皆答曰諾愛太曰聞健之助等為春
日寛平写一本亦復如此必矣乃遣愛太告其故於
寛平寛平答曰本藏倉內近日搜出宅校正　橋又
送所添本綿　善四郎來　中牌徹雲主計來金城
等不來使省三迎之金城与棠陰來曰翠園有故不

得拝趨乃供飯於此定昭儉社約曰来月徹雲為會
主而棠陰而金城而錦水(錦水主計別号)一周及我也酉下
散　今日街卒亦東奉行属捕手劉子曰風呂數一
幅(俗謂袱言風呂敷)以絲繡山深號者在我手若有其主須
告我盖盗獲也

三十日

携仁也浴湯肆遂賽祠　辰牌携省三出訪金雪致
其所囑書先是金雪勸余衡秋里故居既而主計報
彼宅有先衡者今日試使金雪舎人問屋主返曰猶

無衡者金雪又将為予問上人坊宅主曰先生唯擇
訪元眞使渚(者)三視忠次氏返報今日休業訪金城致
其所囑書先是主計勸買大仁村宅翠園金城勸買
羅漢寺側別業余曰主計所勸我既観之地敞價廉
然距街市遠我異日欲賣之必無買者勢或将棄之
爾時我減半價讓兄何如金城曰願陪先生一覧余
曰明日我与拙荊来観翠園所勸遂遊大仁村何如
金城曰善乃帰　遣省三柬金雪曰明日辰牌某与
拙荊拝趨願陪見秋里故居柬主計曰与金城約明

日観大仁村宅願兄導之返報曰金雪諾主以有事
辞　先是主計座上見陶瓶容一斗四五升者譽之
主計乞以書五扇換之昨日主計親致扇今日送瓶
曰中裁西湖蘆願愛護乃書扇返之　善次所贈酒
一樽至乃發柬謝之先是聞□圓寺東景柬龍潭曰
或傳旭翁既帰道山眞否何如今日柬東景告明春
相訪同観岡本梅花(来送善次記之)　平友来出前日所作
書画請押印　秀民来　金井要人柬送海藤花
金雪送牛肉　昨日徹雲約使按摩松来而不来欲

使省三招之偶至

十二月朔日

昧爽携仁也浴湯肆遂賽祠(近日賽祠為正也謹故記今後不記)　金
雪来曰秋里故居屋主不欲居儒人故今日未可得
観也今日丁豚兒生辰欲一献請同令閫令郎君臨
乃飲之　謂室氏曰我賀諸家而至金城氏卿須先
往待焉　辰牌携省三出訪宗助話秋里故居件宗
助曰某与彼屋主善某説之亦可余曰金雪方周旋
君請補助之訪頼藏閣太村諸吏我當柬候寒及賀

禧者姓名答曰仍今夏例可訪元真曰將与金城觀別業請来曰諾余意室氏不耐遲走至金城氏室氏未至乃使省三返曰吾子須促拙荊且之金雪氏致荊妻贈其妻小菊紙及香魚數種酢漬蕥醃蔓菁也省三始去室氏與二兒至乃使仁也迎元真至金城供飯畢翠園至翠園導北行二丁計將觀一園莊主人以荒穢辭更北半町街尾有一園隔墻視之頗有幽趣更北數百歩出乃羅漢寺前也沿渠南行至園後而望園尾臨渠界疎籬風致絶佳予曰他園不必

觀唯此是不識價幾何翠園曰舊銀三貫銭今則減数百幾東行渡魚際橋入圓通庵魚住者翠園出鍵開戶室氏曰亦可養東沿渠有別業數區皆幽絶尤東者尤閑靜前有孟宗林余曰不圖浪華復有如此靜境翠園曰此竹林千年来舊跡古名□□塢西返二丁計又有一莊墻貼借屋二字欲觀之墻内有人呼曰秋既借之其西有借馬場高揭紙燈朱書馬字余試問仁也是何義仁也曰蓋賣馬也余曰凡乘舟者曰買舟然則乘馬者亦曰買馬可然借馬買馬亦

是二事須知其別也入街初金雪鳴余招金城金城曰諾至此以風寒与翠園皆去訪金城毋出始金城輦元真為替人辞金雪招至此元真亦以他家招辞至金雪氏金雪出其妻子接室氏甚懇誠供酒飯頗殷又贈二兒玩具及甘藷蜜柑余畏過食黄昏獨先歸使省三迎室氏　藍田妻八郎惠闇来賀不值　竹雨来乞字不值　分部相摸送有　故婢阿梅来　夜按摩松来　求白所償飯料不足使愛太告之北國屋重兵衛

二月

講如例　健藏贈銀三戔鯉魚美候寒　平辰送葉子候寒（候寒以此為始故記以後不必記）　竹雨来乞字　西山藤言来告卒哭　午前携仁也省三浴湯肆遂賽祠途使省三贈大字書於秀氏氏　京屋善次答東至　使仁也往謝金雪贈赤貝三枚　十八年来正月初會常以十四日至此与室氏議明年以往改為人日　令日書招劉遣省三東河茂鳴改刻板且曰刻成登時揭百二十紙　黄昏藤井吉郎来飲之招金雪至

酉下牌去　戌上牌地震雨次微而久
三日
講如例　東宗助曰昨夜金雪来言秋里故居件某
發端既失意公須囑谷口君也願為我問之答曰某
方使會所某問屋宇未報姑待之　講後與八郎出
至團扇堂謀買扇訪宗助八郎去宗助曰會所報屋
主即兼坊正者號欽屋往年為春坡為杯頭衆所知
其須如欽某言賴瀬君天下名士且谷口君為其證
參無萬慮者彼猶不肯也余曰然則他求且與金雪

謀至元真氏使省三視忠次氏逐報在即往按摩畢
忠次曰翠(國)翁囑某先生所覓別業件某方與莊園主
問答未得要領異日相報至金城氏金城曰方使門
生拌趣矣問何故曰今夕翠園淨瑠璃會於撤廬請
使尊夫人臨乃至八郎氏東涯在座主人供食使省
三先歸傳金城言於室氏携東涯歸話久之　街卒
来示坊正牒曰令月廿一將軍宣下令後上様須稱
奉公方様　德基送看乃使省三贈之金城氏　遣
仁也東金雪曰欽屋氏件宗助曰云々公為我一問

之爲可乃止　使省三送示金井要人東於秀氏
山市棲人来問余在否乃託其伻与漢琴東　九山
東送鴨一隻（上國鴉極雉獲故記）　鈴木長左衛門来乞字
黄昏携室氏二兒省三阿石至金城氏翠園及其徒
數家在座元真平文玉芝崇陰等至翠園原雜髮如
清人狀令毋加義髻屋内列榻布大紅氍毹上置書
臺前垂幕數帖巨燭數行翠園始唱松盡曲高雅類
謡聞者悚然次唱買炭崇太殺梅兒一齣聞者皆流
涕次其徒桃園唱國姓爺傳督慷慨扼腕終翠園唱

茂忠携妓一齣自彈三絃次琴次胡弓皆極其奥聞
者爽然自失每一齣改幕及衣服使人目一新一場
之費可想既畢翠園出所携行廚遍羞諸客初坐間
戶外人噪余意知是火然不敢言移時窃託旋而出
至淨正橋上望東方紅焔焦天萬燈奔走問何處皆
曰浪華橋北畔也至玉江橋火勢方烈乃返窃語金
城挙客聞之皆曰彼地無交友晏然不動亥上牌辞
玉芝請從火既熸至舍西玉芝別　以過食故徹曉
不寝寅下牌地震亦微而久

四日

講如例　西山藤吉送肴　遣省三於賴藏氏贈肴（藤吉所贈）於鉄次氏贈菓子（平辰所贈）遂之金城氏謝　郁太郎父壽靳送蜜柑　小市来贈小紅魚五頭謀近日招客　河茂使人来示前日我所囑與中村吉兵衛柬曰今日將發之着有副柬（見）授答曰魚　近藤健次与健之助在中柬至省三曰先是健次与健之助謀典衣此金蓋償之也乃授之省三省三与水屋某議償衣付伻　友月柬送詩乞正贈菓子及枸杞湯

遣省三於藍田宗助二家贈紅魚（小市所送）　道具屋勝兵衛使人来致檮本竹下金子在中柬　東景答柬至　南久寶寺町書林敦賀屋庄七来託新井餘一助与紫六郎柬二通　聞昨夜堀川燬六十餘家

五日

講如例　徹雲柬曰今日幸有暇請同金城諸子臨乃答曰前日言本日我祖先月忌也蓋公忌之既而復使人来曰然則明日請臨乃柬金城主計紫陰告之（柬付其伻）　泰仙送朱文公書二幅請鑑定余曰贋物勿疑　雄哉送壯蠣乃贈之春草　竹雨使人来取所囑書　小市柬曰初七日請同小虎金城諸子臨　加賀松吉益主税丁代政次来候寒不見　宮林有斎舎人来乃命茶二包　日暮与塾生小酌　令日与愛太封與大村諸吏候寒柬十七通（諸吏名有別録故不記）

六日

講如例　講後留元貞飲之　秀氏来候寒贈菓子遣省三於金雪氏致山片平右衛門所乞書且約

明日赴小市氏招　塩屋七兵衛答柬至　元貞致松森三朴柬三朴贈菓子二筐請書某氏墓表　脚夫来致矢田與三右衛門柬即付答柬　遣仁也於寬平氏贈菓子即福田鎌齋所贈　吉田屋孫七来且乞字　阿波人紀國屋孫三郎来乞画賛且曰某紫六郎親姻也　午後主計来圍棋未畢金城翠園来乃與出過石津善兵衛戸外訪之又訪河茂促刻人日招劉中下牌至徹雲氏主人將供膳余白且俟紫陰比晩紫陰至乃飯按摩松來見曰某願辞按摩

貸而乞書酉下牌與衆同出觀平野街市至舍西別
河藤致日高凉臺柬　平友致良平所送柬及豚
腿一片柬曰願賜扁額一紙又有寄小席柬乃使省
三致之

七日

講如例　郁太郎歸家　柬金雪曰小市氏之招僕
有事於金城将訪之公願獨往　礒部寛五郎送鷄
蛋五十枚　播磨屋祐助送川魚　坊正送示府尹
所下牒曰曩城代土屋釆女正以病免冊波亀山城
守松平豊前守代為城代須知　奥野弥太郎始来

見藏未弱冠神彩俊秀　午前攜省三出至淨正橋
使省三視忠次氏返曰翠園在座郎行翠園戲曰先
生猶憾主人用力不寡主人笑曰聞命矣余殆不堪
疼翠園曰先生欲細見前日所觀別業予余曰然忠
次曰某請導乃與翠園至金城氏省三告飢乃請主
人飯既而遣省三於賴藏氏囑與大村諸吏柬十七
通遂之平友氏囑答良平柬　贈書一紙於良平　省三歸乃促
忠次忠次與一客来導至別業蓋園主人置儈居而
不親来視者頗荒穢地廣一段而減二歩租二斗五
六升主人欲以銀三貫五百目賣之忠次翠園皆尤
其貴余則欲以三十金買之觀畢出翠園忠次別去
遣省三於龍潭柬曰本月十日亡妻忌祭請臨与金
城渡淨正橋遇元真請從過越中茂左衛門等數橋
到小市氏金雪荊石在坐初荊石辭不来余途遇其
家勸之矣徹雲至主人供酒見其義孫酣各作書畫
日没省三来迎余謂金雪曰明日午後公請與令閨
同過返與婦謀而報可否酉下牌與衆同辭途別

寛平柬贈鷄蛋二十枚　春草柬送煮鮒

八日

講後留健藏患聞供酒　金雪来曰今夕與拙荊拜
趨　患眼柬曰請午後辱臨答曰將招客敢辭　萬
波時太郎来　柬春草寛平謝昨日贈物　室氏柬
招藍田妻仁也誤投柬於金雪氏返余提戒疎脱別
遣省三招之　中牌仁也迎金雪至圍棋藍田妻至
暫金雪妻至乃飲之酉下牌散遣仁也送藍田妻
金雪贈火箸外郎糕及塩肴藍田妻贈柑　天滿人

森梯三郎来乞画　河茂使人来致新刻招牌　健
藏致交月所送板二
九日
謂如例　會所示府尹所下牒曰本年九月濃州石
津郡安田村幸七傷其父安兵衛而走不識其所往
須物色捕之云々　遣省三於金城氏東曰今夕請
同琴園緑嶋臨（緑嶋平友別号也）　逢過主計氏贈外郎糕過
有宜氏贈羊羹　金雪東謝昨日招　元眞送肴
八之輔送豆及肉糕報以肴　佐藤庸造自日田来

告此行藪租金令朝付鈴木坊　田代俊次贈肴資
秋月川苫告昨昔肴中島　森梯三郎来行束脩
中下牌金城琴園平友来乃供飯畢観余所藏諸珍
器又議買福島荘園成牌去（琴園金城皆贈菓子）　平友曰明外
日臨徹廬　金雪以山片平右衛旨贈金五十疋
十日
初與諸子約講到今日畢然以先室忌祭休　栩橋
平左衛門送黒胡麻　使室氏作膳　辰牌移先室
神位於奥龍潭恵間徹雲来誦経乃供齋猶布施銀

三戔五分於潭既而為徹雲作書　春星堂鶯宿送
銀候寒　府内舟子来致秋雄兄及勝藏東兄東曰
送炭三包以當候寒儀勝藏東曰願為我買奉書紬
三疋吉次妻来訪室氏飲之　平次郎從日田来致
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柴六郎長光太郎財津修
三相良善治十一月二十三日東皆報孝也以十一
月十六日迎筑後山北里正吉瀬峯右衛門長女範
治使六郎光太郎書婚礼始末一巻而送示頗極詳
盤兒東中有与谷口宗助吉田屋孫七東曰卿須一

覧封之即謝二子勞於池内大學件也源兵衛東曰
會計本年五月見嘱金錢出納託平次郎送上金四
十四兩請照數収之平次郎曰某今日携四十兩矣
如四兩他日致之範治孝也東曰壓紙千五百葉範
治所呈石井紙千葉孝也所呈皆祈叱存又曰六郎
光太郎俊次皆有勞於婚事俊次尤務請為謝六郎
東曰某将游筑前託寄金卯金子在中東於平次郎
彼有答東請嘱平次郎送之光太郎東曰某視疢病
始覺而洋醫書不可不讀矣與元貞東一通祈轉達

脩三束曰歷紙三百葉聊當候寒儀乃飲平次郎善四郎送小葱姑　八郎石林香川一郎来候皆不見　使省三送吉次妻妻曰丸屋文吉所呈小乾魚五升至請託省三君致　近日嚴朝食今日復常棋客吉原文之助送小劉今月十四日棋會

十一日

携仁也赴湯肆途遇雨借秀氏氏傘　遣省三於平次郎逆旅大坂屋定次郎氏取範治孝也所送紙及与宗助柬途過春星堂氏贈柚糕及書扇過丸山氏

贈菓子一筐過河茂氏命送大覺禪師書（脩三所囑）過大野七兵衛氏命送奉書紬（勝藏所囑）　俊次来飲之金雪来與焉　紅野平左衛門送雁一隻　松永伊兵衛送肴　宮林有斎送所乞茶二包　午後携俊次出訪宗助致南陵兄範治孝也柬兄使範孝贈木綿縞於宗助謝其觀余病及勞於池内大學件也囑兄与吉田屋孫七柬於宗助訪八郎見俊次焉訪元真致相良善次柬至金城氏介俊次相見雪海在座金城曰今日將陪廣先生赴緑塢招雪海請從俊次辭去翠園至乃共訪緑塢梅谷岡清次郎等十五六人在座盖皆金城畫弟子主人供酒酉牌省三来迎曰被命支月所贈板巢既致其一於翠園氏矣乃与雪海同帰至舍西別　江戸折井文園来送印顆乞字不遇　吹田屋六兵衛送肴及菓子　河茂致太覺全師二冊　大野屋七兵衛致奉書紬

十二日

西宮卿夫来取昨日容雁器乃附答平右衛門柬（送書画二紙）　松永伊兵衛来候寒　喜々津欽治来候寒

予曰若得買貴倉米幸甚答曰諾　俊二与日田人三宮計哉来寓　室氏与愛太省三醃蘿蔔三尊福田穎藏来候寒贈松魚腸　宗助柬囑与南陵兄範治孝也柬曰令子姪賜木綿縞二及幸甚　淨照房送金候寒　磯邉寛五郎送縞乞正　吉田孫七使人来促書　招秀氏供午食室氏告恭祐有帰郷念秀氏亦為是請偶恭祐来乃詰之曰吾子屢變志我不能復為吾子謀今後唯須秀氏公命之從也引俊二見秀氏　今後自矢攝生禁冗食

終

十二月十三日

遣省三於翠園氏復致板一片。已碑携俊治一治出訪西山善次清三郎母藤吉見乃贈藤吉小金善次曰先生若有事見命願如有。茅晴余謝其厚訪小南主人方理髮健交言去訪秦仙曳後次相見比出失皮膚知為倫兒竊責一治曰吾子為狀者立於。膚側而不覺被竊不亦甚乎訪宗助託嘱勝藏所嘱買奉書紬三疋曰願付之府内舟子而借金三両二歩乃復與勝藏秦々曰吾既取金於舟子而付紬

卿宜償金於舟子而舟子而取紬也宗助曰公明日使人來取金至賴藏氏復剌舍人而謝訪鉄治嘱買米八包鉄次曰午後致之訪金城初與省三約待我爲主人曰省三不堪遲既去乃借其門生買緑焙氏皮膚與一治至忠次氏余按摩畢勸一治乞治忠次曰此君疾深不可盡力按摩恐發眩暈俊治亦來視忠治按摩椽既返金城氏遣一治歸主人供飯招翠園至曰先生所欲買園主人頗富不肯減價不費四十餘金恐不諧矣又曰彼板恐不當用金城将出送

堀井蘆川祖母葬余曰君應過我舍側也請同行金城曰幸甚将改服余曰吾且導潤卿字俊次觀園莊畢歸取生路誤迂廻數丁至金城氏其門人曰我主不堪遲既去乃歸。遣省三於近鄰候寒。元道秀民元恭有冝來皆不遇有冝宮相贈。鉄治使二馬致米八包。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曰本月朔日大君被拜正二位權大納言復蒙將軍宜下任槐宜旨天璋院大夫人叙從三位萬民須恐悦云々。木下竹次郎來乞見不遇。泰祐來告歸鄉余以其愚暗不可悟

從其意。夜携俊次訪秀民秀民曰泰祐歸念切迫悟之輙贏児啼故從其乞矣

十四日

遣仁也於緒方洪菴氏贈菓子一筐。萬波時太郎東乞字。遣俊次於佐藤膚藏平次郎逆旅贈菓子一筐於膚藏取金四両於平次郎。渡邉順八郎金子在中東至東曰日者賜尊箸一部深荷嘉恵不腆。金千疋聊述奉謝寸衷。遣省三於宗助氏取金三両二歩且嘱與狄雄兄東贈皮膚足於兄二逐之歟次氏

致昨日答柬之縁塢氏買皮屐吉田屋孫七氏致書
一紙○德永熊三送羊羹且乞詩正○四屋満三郎
携河野鐵兜柬至飲之別後次相見○新助妻阿金
産女室氏往賀贈衣○室氏携二児省三訪松本氏
帰送至大工兵次郎氏帰路訪吉次妻至晡不返遣
阿石往迎之下晡帰○阿熊来按摩○今日泰祐来
告別乃付與其文梅策及中嶋屋郡蔵柬

十五日

石秋使其門人出雲平田人渡部杏斎柬謀其家事

○萬波時太郎来送潤筆金二百疋○八郎使人来
賀○僕太郎八之輔石原源之助来候寒皆不見○
山治送赤小豆○未牌携後治省三出訪宗助先是
宗助自京師帰竊語曰京師儒人得罪者相継或曰
劉三郎避禍北遊云去近日頼三樹三郎亦被捕三
郎素與之厚余恐避禍之名嘖々反為速禍之媒欲
勧石秋召三郎返欲聞報宗助者姓名於石秋頗備
不虞故来問也既而欲招杏斎謀之遣一治返曰導
客遂我八郎如玉江金城二家曰諾入大村邸置刺

頼蔵氏玄関而訪鉄治余曰米直何如曰待諸吏相
報将至八郎氏走省三報之辞曰有客莫臨乃使省
三言一治来請報我有玉江氏諾至玉江氏元真以後改挿
既遣省三於金城氏致翠園所囑書二聯柬曰荘園
件一委兄及翠園如其直二君可僕亦曰二君曰不
可僕亦曰不可然主人将以緩困我須以不急不緩
之間相待也遂之縁塢氏償皮屐直金二朱省三返
曰金城曰一治来以先生不在去乃遣省三於八郎
氏問一治来否省三返曰一治来八郎家人曰先生

来来故去余叱曰吾子不傳余後言於八郎乎對曰
某何敢不傳余曰既傳我言何不詰其違囑曰某傳
言彼家厨媼矣一治来時媼偶矣一治来時媼偶不
在故也余曰我使吾子傳言八郎而吾子以其私告
厨媼所以事之齟齬也余責一治彼必有辞吾子不
得免尤省三曰先生明指名八郎金城玉江三家而
残玉江一治安得有辞乎乃遣省三於時太郎氏致
書四紙中上牌與後治帰僅入室一治見曰某至八
郎氏彼曰先生不来某以先生違約欲即返然至金

城氏先生遂不見故不得已歸矣余責之曰吾子何健忘之甚也八郎氏件省三當為吾子語我不必延吾指名三家而吾子残一家何也一治曰某再過玉江戸外覗其内不見先生夜次屡意未来故不入也余歎曰吾子個不亦甚乎再覗戸何若一扣戸吾子莫曉々余如其惜其出手之勞矣曰汝省三不歸仁也曰彼在八之輔家見往促之果如仁也言乃使變太責之旦命與一治辨其過輕重使俊次判之俊次不能判余曰有三非不傳我言也所傳非其人之曰

粗矣一治再覗戸而不扣之曰懶矣粗者迷人之攻懶者長已之欲粗攻者困窮乃知自粗可救長欲者不至自倒不止以病譬猶金瘡與臓腑輕重判然。薄暮杏齋去。友月来訪約以其米二斗換余貢紙二十五張戲使俊次書件曰平戸米一包其量五斗三升公以其二斗換我紙以其一斗三升為歳暮儀然則我將以書一幅相報彼此皆莫食言。發答徳永熊三柬於大七氏。新助携其新生女来贈赤小豆飯

十六日

藤本芳藏送金一朱候寒。大野屋七兵衛来取奉書紬直金三兩二歩且告今夕大野脚夫發。友月来。發與紅野平左衛門柬於大七氏內封答芳藏柬。發答出渕新八郷柬於大七氏內乞答河野俊藏柬。送示詩於二子各二首。遣省三於七兵衛氏訊吾渡辺順八郎柬寄七絶一首及柬一筐於順八郎。宗助来曰今姪所買奉書紬直金三兩二歩將使舟子償之辞以無金某代償之願賜證券於某乃書券付伻。松尾九兵衛使人致源兵衛十

月柬々曰淨喜公条畢敬送上条餘寒具。河內人久下主税来乞書使俊次接之。金城送生香所刻印四顆乃付金二朱於伻返印一顆曰印面刻度國池魚僕不識故事願換之。使變太召友曰將詩會。赤脾子俊次變太郎分韻賦以冬晴為題友月至得一絶日照江城氣似春群飛烏雀喜晴晨只依西嶺多堆雪無奈寒風忽却人皆曰此詩有寓意非淺學所能窺也余兩既而小酌古次妻携琴来教空氏依與焉

十七日

久下主税来見乞字其人聾甚○友月来告別○金
雪来飲之囑典藤井吉郎東一中乞紙書○俊次告將送
六郎等典河野俊造來余曰須囑之泉宗者乃截典
俊造東付焉○典俊次出訪主計不在阿琴見乃献
几上画便面二而去訪吉次妻中下牌返○佐藤庸
藏来不遇○七兵衛使人来致順八郎所送大口魚
○今井昌平送羊羹○初周防高森驛長相川半兵
衛之乞字也使米田俊三囑之山本春平事載二月
十四日瑣事録近日平次郎過半兵衛訴余見金而

不送書余始悟春平為聞庸藏歸路過高森乃東平
次郎告其故曰請示此東於半兵衛先是前田孫右
衛門返余金五兩春平留之不送余識春平十五六
年不圖其無頼至此矣噫○宗助致秋雄兄所送炭
三包

十八日

巳牌與俊次出計哉從訪丹山遂訪晚翠引俊次相
見晚翠以病乞俊次診先達計哉於庸藏逆旅曰將
相訪莫出而往途遇平次郎曰佐藤君陸行其則舟
行而歸也至庸藏許謝且囑相川半兵衛件庸藏黄
昏前將拜趨乃約相待而去訪長光寺候寒訪奥野
彌太郎送扇二柄午時歸○野田希一使人来送海
参及肉糕告近日来寓伊勢伊亭將以二十日去○
中野平右衛門源藏来送乾大口魚○光專寺利圓
来候寒贈銀一兩○発與河野俊三東於大七氏東未
書此郎名六○庸藏竟不来因與俊次小酌○彼野青霞
東告移居備後街第一坊且送菓子○玉江使人来
囑與善次東○夜盧川来請明日書屏風一隻留金

二兩去

十九日

盧川来曰某使屏風主人送屏風来至乎余曰未嘗
盧川飲之既而屏風至置板其板其上坐揮筆不如
意進退窘迫遂破數處○秀民来○始服俊次藥○
遣一价於野田希一逆旅贈貢紙五葉○盧川曰欲
見野田織無紹介乃東薦之○室氏欲贈孝也新婦
衣乃買八丈縞及緋縞紫縮緬直銀百四十錢餘○
藤井吉郎東送豬肉○數日前以將送酒南陵兄乾

治等故東紅野半左衛門謀之今日答東至曰西宮酒盡東下無復餘醞敢肆。未牌與俊次出訪金雪不在謂其舍人曰主公返為我傳言曰願使公所善酒家試送數品我驗嘗而買之訪主計主人方挿煤余曰欲二十一日赴淡宇氏招何如主計曰先生若過金城請告之訪分部相模不在將訪棠陰遇於其門外曰某將走中津卿請待歟盧乃入其妻見逵後次於金城氏告淡宇氏件棠陰返先是棠陰欲以其所藏昭陽先生書換余書今日觀之夜使返曰金城

有疾棠陰供酒黄昏歸。剃石来不値。夜室氏條庚中拓塾生。遣愛太於日原文哉氏曰明日請来矣。木下竹次郎来不値。今日橋本為風所乞臨江亭詩或東小鳳請為我東為風報詩或答曰諾

二十日

昨夜大吉店者使僮来送酒三句曰金雪公使某請嘗而擇可者今鋼遣有三酒名合觀求者一樽直六十二錢。裁卿信數通。平次郎来告明外日上船。河我来乞小鳳画贊。主計東送示金城東曰金城兄言如此某既告淡宇氏明日遊矣尊意何如金城東曰臘尾倥偬不能陪遊願以玉江為替人乃答曰兄既約明日之遊我敢違之乎彼若不尤違約得伸二十三日幸更甚。蘆川使人来取屏風。阿金來見室氏。文哉来灸顱上及背腰脚遂灸二兒。洞山來至乃付答東。始服苓桂朮甘（飯次屢剤）

二十一日

封數月來所作鄉稿數通及所送諸物為二包副以荒井餘一助寄六郎紙包而遣計哉於平次郎逆旅

囑為（詳載書狀往來記）返曰平次郎不在付其僕取證券矣。日原文哉子孝哉来灸如昨日。森田六兵衛送歲暮僕。宗助送乾柿及肴東曰柿以供歲暮儀肴以候寒。午挾甥二兒及肴三至大川坊湯肆返肴三取印及大華數枝既出湯肴三來至返二兒促之比至主計氏肴三及主計曰某方有事請姑休乃遣肴三於金城氏致書四紙白願送此書於棠陰以換昭陽先生書遂遣於元真氏公速携華臨淡宇氏肴三返乃與主計至淡宇氏店婢阿鶴見引上樓元與

至余將爲主人書扁額主人出硯即砥石製俗呼鳳
石者余出所携圖墨磨之主計曰硯墨皆粗悪不足
揮椽筆乃遣省三於其家取墨主人導入左堂供茶
元眞亦遣省三於其家取硯時既上燈元眞先作画
既余書萬壽二字又書一幅時既酉下牌也飢甚屡
促阿鶴乃供酒食戌上牌辭元眞別門主計伴至大
江橋○福田頼藏使人券致大村公所賜本年月俸
銀七百九十三匁券○晩翠東送銀二匁候寒金二
朱祝歳暮○橋本竹本丁東至

二十二日
愛太既薦省三爲晳人將以寫字自給然疎放日甚乃
戒之曰前日吾子爲学僕猶不異省三近日則稍露
惰態昨夜我欲口授日記吾子既寢爲省三所起始
就座今朝省三既扱水開戸洒掃門庭而吾子寢被
起始起吾子唯一治是則是欲彼一治者員弟子職
不一而足我以其従我西下久齊年若狂容之且彼
衣食有父兄贈與吾子自衣食者異吾子於我非有
彼謗其自奉亦有被資而懶其思慮惜其身技欲以
依我〻安肯容之改猶可也不改請絶我言不再發
太謝過退○遣省三於寛平氏問其在否答曰在○
與室氏會計預備價債金若干○河茂來取画賛既
而會計余有囑償書直銀二十一匁二分矣河茂以
爲潤筆而刪其篇又亦藤森弘菴所撰梅墩集第五
編序余曰此文且藏吾子家我待編成乞之與彼次
至寛平氏之相見且乞診寛平曰先生須嚴食禁
也蓋腹有脹陰而讓水毒稍見睡氣中風可畏乃與
藥十貼○雄哉來候寒○今日丁雲影童子七年忌

祭室氏作齋○未牌携俊二省三出遣省三於主計
氏送紙燈訪宗助謝昨日贈壕口屋某在座余見府
内舟子運炭積於門内謀買之宗助曰唯命出賀來
健之助來附予曰彼以前月二十七日歸府内矣至
大村邸省三來候訪頼藏不在訪錬治謝賜俸券且
前所買米價主人曰一石直銀百二十六匁餘計三
百三十七匁餘先生宜送券住安氏而取三百三十
七匁券附我也訪玉江〻〻送印譜訪金城取生香
所刻取印一顆主人欲供蒿麦以寛平言辭出遣俊

次於宗陰氏謝不在至玉江橋俊次有於久留米卿去過橋松氏戸外使有三閒平次郎以何日上舟手答曰未決申下牌帰阿石告曰尊夫人携両郎君之南徳寺展墓。友月送米一包予臧我不在故不送書與貢紙違約也。宮林有齋送茶。四屋萬三郎来不值。泰仙来候寒不值。平治郎来告今夕就舟乃明朝送酒。遣者三於大吉氏命送酒平次郎舟。今朝召日原文哉不在孝哉余不在夜復召之至更炙服及脛数處。申下牌室氏帰。室氏以明

日掃煤出買掃具。一治贈塩漬紅魚。遣變太於覚兵衛促装潢途後次於晩翠氏謝昨日贈。遣者三於四隣告帰煤。河茂東曰向者簿録大患武庫直銀六戔五分退再検六戔誤加五分也然則某呀呈潤筆銀二十目七分也而言二十一戔二分是欺先生也敢謝余臧甚謹飭。子牌黒金橋畔燬数十家

二十三日

掃煤。晨携仁也浴湯肆逐仁也履約断余續之懐無紙以既拭湾者隨行隨断始獲竹皮。遣者三於大吉氏買酒送平次郎船。平次郎来促酒余未返室氏曰已送既而有三返曰待平次郎返付酒矣。社文哉氏乞炙。遣後次於炭安氏致銀七百九十五戔八分券而取券二葉一曰銀三百三十三戔三分三厘三毛右廣瀬謙吉所買米八包之直彼既付我矣尾書大村御役所（役所即官署也）一曰銀四百六十目四分六厘二毛右公所託我他日以此券付銀也尾書廣瀬謙吉殿（邦俗以様殿二字換君卿等字事欲全銀假借者多用殿）遣者

三於鉄治氏歛三百三十三戔三分三厘三毛券而取證書。午後携俊次出訪東涯主人曰我家方持撚欲供之余以覧平戒辞訪恵眼贈柚糕主人引入左室乃分韵賦詩得一絶（年暮家人正掃煤我與塵攄出門東迯街覓得幽清地窓外茶煙箸外梅）余以病辞茶喫飯而帰時既昏黒訪秀民借杏坪画帖。宗助東致南陔兄東及迂邑宗助東曰被嘱炭一包直三百三十五文其直盖六貫五百戔先生欲買之多少唯命兄東曰我孫閻驟草野忠右衛門女本月為婚孝也夫妻来視儀敢告閻卿衙

未愈我甚憂之不腆粕醃紅魚一桶聊充病之儀○
介部相換來不值○元道來不值
二十四日
欲為仁也製襪服遣省三於丹井店曰請送示杜祁
拙沿謂粘沛額木業者白地○與俊次愛太封與大村諸吏賀春
積東升七廻○趣教村上氏三宅相馮來送扇一筐
及松奥千筠請見其人歲六十餘甚好詩將刻其集
危証也觀其所居答曰曲藁橋北畔北折處有村上
倉滿溪瀬濺紘使人來送逆中斯條木律乃秋俊次

和之後次踏詩訪之○小鬼送為風間筆金五百匹
及絹包書臨江亭詩乃遣省三於元真氏囑抄絹元
真方柿爆借抄具返乃使省三抄愛太助之○友月
使人來乃自貢紙二十五幅及書一紙○室氏之主
計氏借石曰磨米正也依為既而仁也與婢往迎之
夜歸○遣省三於宗助氏送歲末儀且謀買炭二丁
乞○桂園來送金乞詩正○孝哉來灸○藤井吉郎
答東里
二十五日

孝哉來灸○截答甫及兒東及其龍以孝也源兵衛
東合封之表書兒名而使省三囑之宗助送菓子一蓋於兄○
以間告新娶婦囑範治也送賀儀曰輕莫唯意孝○大坂屋定次即使人致
源兵衛本月十三日東々曰兒新娶草野忠右衛門
次女名阿絹年十六池矢文曰顧買奉書紬十餘匹
送之○儀部寬五郎元真辰之助送歲暮儀○八郎
來贈歲暮儀且示江戶新聞紙○書臨江亭詩又書
大字屏風二雙○石峯來乞字○洞山送獨活候寒
○平兵送著○庄氏致明日搗糕使阿右文借主計

氏卑主計白曰以長物故置之屋上日既晚叺一人
力所能亦也○栽答源兵衛東曰奉書紬以太野大
夫不來故我不能使繡之者破頗減價也前日為辛
斯兄乞數匹直比前年加三分我恐吾子失望故不
敢買吾子視兄所買而後報可否云云欲送新聞紙
於兄乃合封之遣省三於宗助氏囑之省三歸路過
主計氏傳室氏言曰我家既漸糯而待曰顧明日雇
街卒送之主計曰街卒多事恐不應用請遣二力來
取室氏曰昨日不言曰有屋上唯曰明日取曰遲速

唯命喘吟泪忽曰云〻是無情也余曰我與人交十
之九皆無情也唯須自省而不可尤以○黄昏地震
○夜車夫来致府内卿所送炭二十包將閉門受之
車夫曰吾納炭門内須別賜雇錢也堂氏使一治詰
之曰暮夜無門外受物之理何不盡關致之車夫不
應置炭門外去乃使省三告之松尾元兵衛元兵衛
曰車夫無状某將問其故○桂園使人来取答柬○
次淡泪名八千亭曰明年入泪會客請豫戒膳具答
曰諾

二十六日

辰牌與俊次至寬平氏主人猶寢乃訪洪菴與俊次
相見洪菴診余曰蓋痳後神系未復舊然不必深憂
之乃約明春乞藥去返寬平氏寬平診曰病勢少退
蓋減食之効藥須仍前方○主計使衛卒送𥻘糕具
曰鉤重非一人所能任乃使象太省三往取之○孝
哉來灸○覺平兵衛來所裝潢余書五幅○與俊次小
酌津田龜松來贈歳暮儀與焉○金城東送歳暮儀
及翠園潤筆金二百匹○遣象太於惠眼氏致大字
屏風二隻及詩一幅遂之河茂氏囑裝餘華一卷八之
鮒所改寫之覺兵衛召之返曰惠眼不在河茂以臘尾多
冗辭覺兵衛將以明朝来○遣省三於宗助氏償炭
直金一兩遂之金城氏託謝撰摩思治金二朱之王
江氏取昨日所囑綃幅（昨日書臨江亭詩一字囑玉江洗之）○送臨
江亭詩及書一幅於小鳳曰先生蓋誤解我東也余
曰爲鳳欲錄尊作綃及紙已今紙錄他作願改○坪
者長兵衛來贈箸森梯三郎來贈潤筆曰某改姓
所野田○冊出送歳暮儀且使藏送歳暮儀還仁也

於左仲氏送謝金一朱○遣俊治於宗陰氏乞昭陽
先生書三葉先是託金城送余書四紙○發吉郎
東於大七氏○一治以資用缺欲學僕於他家余薦
之八郎既而八郎辭之余欲使玉江說金城館之將
爲東玉江一治辭曰某方與醫人謀請止余曰善凡
我所薦皆君子人也吾子與之交有益無損若與俗
醫輩遊我恐其有損無益故爲周旋耳一二年後我
將觀吾子之業進於今日與退於今日姑且記爲異
日左件吾子請努力

二十七日
室氏典塾生搗糕外上牌始末下牌畢○三宅相馬
来送歳暮儀金百疋曰欲買尊集命何書守曰河我
守○鷹兵衛来乞字乃命装昭陽先生書及余書数
紙供糕○深工橋又来乃命添建紬唐金錦及木綿
○塩屋七兵衛東促春荘集序乃發答東於大七氏
○遣省三於桑陰氏返欲昨日次所借假○孝哉来委○遣
從次於元道氏送謝金一歩二朱○小野田梯三郎
来乞詩正○送糕主計盛田八之輔三家○三井店

送社祚○阿右以其父搗糕帰家○夜蘆川来乞字
余問世上無異事乎曰数日前府廳召新街娼某孝
毋賜銭十貫文問未從良乎曰然余曰其人姿必不
賜曰然何以知之曰吾未見好徳者如好色者

二十八日
遣省三於寛平氏贈謝金二朱及菓子一筐○會諸
子算元朝所出賀又記人日客名○村瀬東送画二
幅及乾柿一筐○弓場五郎兵衛送歳暮儀○集本
年瑣事録使發太改写九月二日以後之事十五六
紙年来瑣事録闕略未有甚於本年者以余屢病変太
一治等不如疾前在塾諸子精勤也○郁太郎使人
来送歳暮儀金二百疋飯料金一両及蜜柑肉糕乃
贈書一紙○伊勢松植喜太夫使人来乃付銭二百
文○遣發太於文哉贈謝金二朱

二十九日
徳基松永伊兵衛井坂札太郎福田謙斎皆送歳暮
儀○良仲来贈歳暮儀○石津喜兵衛来取玉海八
巻○室氏使二児送糕於主計氏而乞屠蘇○昨日

使阿石招杵熊今日使其弟子来作神棚○夜呉座
氏二児一治者三阿石至平野街買除元諸具余携
省三訪藍田妻贈歳暮儀及画一幅縫衣料金一歩
一朱既返室氏等未返遣省三迎之○服寛平薬既
二十貼小腹更増攣急小水不利而瀉日一二行因
告寛平停之始服二臓圓

晦
晨興後次等浴湯肆遂賽御霊祠○九山観小風皆
歳暮儀○呉北諸来祝歳儀幾乃喝九桂草堂随筆校

正。少齋衛久太郎町檮林河内屋清七使人來致
河野杏仲東及所送乾鰈。道具屋庄兵衛使人來
致橋本竹本來。惠眼鏡送金一兩及豬肉。余以
病不復關人事使室氏與婢預設元日膳具又與門
生洒掃内外。與僕次小酌。買蕎麦贈諸子。夜
與僕次愛太宥三至平野街買諸具酸次逐相失歸
後亥牌就寢

安政六年

己未元日　壬申

余歳五十三。與室清水氏児仁四郎正吉門人寺川一治伊東愛太賀来者三客田代俊次三吉計哉婢阿石迎歳於大坂。欣見街橋居大児孝之助尚帰吉瀬氏侍伯嫂氏於日田。○寅上牌起盥嗽着新衣及社杯（往年大村侯所賜）拝皇大神聖像祖先神位故國而老懸生賀使王也先欲屠蘇而囑余而宣試而□□門人畢羞糕。○卯上牌携仁也出（仁也初着社祈）省三□□置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二

刺森川九道野村二郎田能村小虎林泰仙後藤春蔵戸内至有内倉郎見谷口宗助主人將留供酒曰例也余辞以病至大村倉郎欲見福田穎藏其舎人出以方理髪辞乃至喜々津鉄治氏亦方理髪握髪相見余謝曰貴邸例賜酒某病後禁酒故先諸客来謁公不意也顧謝福田君曰諾至二本松倉邸見梱橋平右衛門曰豚児大作八郎（別名）方走貴門矣供屠蘇及看数種使者三賀行徳元恭鼎金城新屋翠園中柄棠陰魚住荊石等至櫟木橋有主待焉帰路置刺

多田宗郁栗山静安。使者三従仁也賀同坊数十家。巳牌與俊次等小酌吉田屋音七来賀與焉既而行徳玉江至。今朝始開戸霙在屋上至辰牌東天霽合四天全晴日自雲鎔財摩耶巓雪光浅紫如満天皆陰霰降午後屡陰屡晴不風而寒。未牌書扇三十柄。賦七律一首（回擬曦影紫排徊酔畫屏蘇又一杯満壁画図多偶庭全家景色似蓬莱雙雛近在蘇前戯数客逢從天外来更喜大児飛信報趨庭將婦迓花開題曰元日志喜歳暮田間卿等来偶児孝既新娶將偕婦来）又賦一絶（閲来三十四回春例把一詩賑吉辰太老自知才思退不如花柳毎年新題曰余歳五十作元日詩爾来三十四年為例矣今視所作一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二

年劣十年賦此自朝）○夜與諸子賽御靈祠至平野街以明日立春故萬客填街着禮服怕被擠植入尾崎秀民氏更服而往。戌牌寝。今日達一治俊次賀十五家（藤井藍田了安寺餝屋小市徳照寺朝岡李平土井一郎円照寺長山孔遊油屋新兵衛藤岡雄哉勝間滴趣吹田屋六兵衛泉屋千代吉中島屋藤兵衛三宅相馬）達省三賀二十四家（光徳寺光明寺今井汝元平野屋甚右衛門秋念寺槙林覚兵衛春徳寺花屋巻妙林坊河内屋吉兵衛浄照房早渾白翁河内屋茂兵衛開信寺壽瑞寺浄原寺河内屋新兵衛源久寺若山真石為岡仲英小野田揚三郎慧得寺新宮屋清兵衛文麗堂西山雪海）達奥太計哉賀四十一家（王笹鐵屋三之助海部屋藤吉上田公圭香川七郎三木屋藤藏洗心堂尾崎秀民中川武庄肥

前屋又兵衛日野後民春日寛平長崎屋利兵衛緒方洪巷伐屋惣七西村屋内仙助橋本半屋助河内屋
印平牧野清霞奥野狝太郎正福寺春秋大年依田悰雨小石石林最勝寺村上精右衛門長久寺賀川
秀巒江國寺華岡準平五十川金雪有竹屋儀兵衛前屋宇兵衛松林主計塚屋善藏加島屋又兵衛
光德寺光壽寺伊賀屋儀兵衛野口屋万次郎金井塚松次郎來賀者鴻池永助莘屋五兵
衛海部淺善次來屋五郎河内屋武兵衛森川元道津國屋正兵衛百足屋新助加賀屋善助書田屋喜
太郎生一壽之助谷松屋孫七肥前屋又兵衛廣屋定七山形荷雪吹田屋次兵衛吉顯又之助杉泉屋
幸七小山田玄龍後藤春藏加賀屋作右衛門文麗楚翌谷秀之助加賀屋喜兵衛朝岡梅窓田能村小
流小木八之助林東菴丁代政次筱崎大藏加賀屋正藏淀屋源助宮田屋左次郎渡辺太郎手島渕城
行徒元恭小西石林甲澤白翁中西宗庵遠具屋勝兵衛和賀屋松兵衛百足屋文右衛門日原文哉上

田公圭有竹屋儀兵衛鴻池淡兵衛華岡準平香川一郎加賀屋市次郎魚住荊石雲林院玄禎水屋作
兵衛五十二家

二日

立春。昨夜丑牌起。與後次等浴淡路街湯肆賽御
靈祠。賦一絶人生難得比貞松恬並新年減舊容大意亦降春至迷故吾一日續殘冬題
田狗日立春。男僻受甦生賀。口授瑣事錄於一治愛
太如例。天明爲諸子作書如例。五十川金雪來
賀。飲之。崇禪寺北御蒲田村橋本安藏來見乞受教
受教曰某操耒耜之暇喜讀書然無師授三年苦思

而不進始悟不如学也其人歳三十餘魯樸甚可愛
太見之曰他日我不在須学此人。藤村健藏來賀
飲之。介俊次相見。與室氏會計客年金錢出納頗
不當九月來余以病故委簿室氏室氏賴買物而不
償直臘月二十八日余檢簿償債調償了矣而至除
夜復債至氏十餘金我家二十年來僅買一物即付
直故無債以爲家例九月來室氏稍破之余念其労
唯諷諭之不圖其至此乃大戒之本年以往準用舊
例。堀井蘆川石田繇陶金城來賀飲之。今日遣

一治計哉賀三家南德寺勝光寺吉田屋孫七遣者三賀八家中島
屋市兵衛沙原才七室谷秀之助津田惠松石三郎舐陶觀鯢藏分部九觀濱名柏陶遣愛太省之
賀二十九家吉益主税石原源之助塚口屋小兵衛廣屋定七泉屋宗平香谷介淨泉坊
伊丹屋孫助泉屋礼太郎石橋李長山形荷雪島屋又四郎赤阪圓中留屋永次來原芳齋高安丹山稲
光藤沢日藏春翠堂渡邊太郎長沢左仲真光寺平野屋佐兵衛手島渕城日原文哉永井大二郎雲林
院玄禎宮内梧琴沢屋卯三郎來賀者二十一人谷口惣助岩永文根棚橋平右衛門
日野主税尾崎秀民栗山静安多田宗柳長山竹外看岡仲英南昇雲三觀銀藏伊丹屋悠三郎藤卯元
良井坂樋太郎松粂屋新助永井大二郎有竹屋儀兵衛世良田良仲蘇岡雄哉石橋李長高柳周造。
秀民宗助仲皆相見良。亥下牌鐘聲四起使愛太出問大歳

返報道頓堀乃寢

三日

栽岐坪井信良信道兄弟福嶋弥兵衛容貝健三郎東合封之表書健三郎名而遣者三於宗助氏託爲送詩三首於信良詩一首於弥兵衛亦致宗助所嘱塚口屋喜右衛門四十壽詞及書四紙〇河茂使人来致中村吉兵衛所送粕醃海鰮一瓶及東〇室氏病動悸眩暈其症頗類余今井少允来賀乃侍乞診少允曰先生病非在胸臆唯痫氣耳然服三臟圓接

續迎平愈且勿用他藥尊夫人腹氣痛癥宜速施治乃乞藥〇野田屋万次郎槙林覚兵衛小野田悍三郎来賀幷飲之〇長崎屋利兵衛送茶河茂送聖紙〇今日遣一治肴三於諸家致人日招柬寄載別録故不記〇後治昨夜出不歸今日使人来告呉兒玉連蔵者同遊住吉〇来賀者二十人春日寛平堀宗二村上精石衛門如松庵海部屋藤吉小林石峯高田國洲依田竹雨水谷万次郎東條寄嶋屋又四郎岡部豊堤勝間中三郎長沢佐中赤松阜人左官長安衛備前屋卯兵衛原田眞卿泰三折同良策〇夜阿石從仁也遊御靈劇場既而偸兒入庵盡竊余以下皮屢去

姥知阿石閤戸而不閉也余常戒阿石以閤忽志閉然不悛先是後次等亡屢余謂室氏曰向者亡屢於林氏而買新屢直金二朱須愼飲藏偸兒既識我家屢直所在金須速移屢筐室氏曰屢在筐外者被偸耳妾保賊手不及筐内余召者三曰速移筐室氏恚其之余曰卿常喜論難克人而不虞他日之變少違聯至此姥曰悔不從良人言我所新購亦在筐内亡矣余曰婦有三從卿每事論難不識從字之義今後莫復識

四日

移屢筐于北軒下〇晩翠来賀贈銀余及室氏〇元日懸聖像及藍田玉江梅鶴圖今日撤之〇分遣諸子於諸家送人日招柬如昨寄載別録〇遣愛太於少允氏乞室氏藥〇故婢阿梅来導二兒觀劇場使阿石迎之〇河茂贈銀一両賀初會〇来賀来九人喜津鋏治櫻井雪海林泰仙分部相模補念寺橋本〇半助半助蓮光寺氏部卿吉益主稅松尾元兵衛〇相模相見〇府内舟子来曰辛嶋君所託炭十包共致之谷叫氏矣公願使人取之數日前宗助既報是事乃付

叟炭證状

五日

先是叟太示其所作詩頗見學力後稍方初猶勉勵後稍疎懶毎且必俟人呼而起毎事慢緩失機乃或又曰我觀吾子稍不知初我知其由矣吾子左視一治右視省三其善者皆之其不善者向之二子本下中之材其善者猶不足取況擇取不善乎吾子唯論勞逸而不論善悪其善之難乎如躋悪之易乎如崩苟舍難趨易其不為禽獸幾希我屢進規吾子毫不

用之我欲絶之然溷叟金蔵囑故未能恝然俗云佛面三度過三度佛亦不能救吾子須自知也叟太曰謹奉教乃食記之○卯上牌與俊次等浴湯肆遂賽御靈祠過八午店曰人日會須早其〔異〕勝店主曰諾○書中村吉兵衛所囑扇二十柄封之遣省三於河茂氏囑為遂之今井少允氏請室氏槃○橋本安蔵来促叟太披讀○金沢卯右衛門與一客来曰田代君屢見顧某欲為君定居願先生暇日一涉玉趾臨敝廬達之余曰諾○其足屋文兵衛正兵衛東賀春禧○塩屋七兵衛所囑深山某春荘集序成侍書之使叟太作服盡一頁午命之至申始成竟不能書余曰今朝謂吾子慢緩失機即濕也○仙助来贈菓儀○来賀者二人 福田頼蔵正福 寺崇端

六日

書春荘詩舒序送之塩屋七兵衛於京師○遣叟太於河茂氏命加九柱章塗隨筆十巻表紙○蘆川送金一朱畫二幅辞明日招○中川玄佳来贈金二朱辞明日招○松本郁太郎来贈歳首儀祝○裁與南

陔秋雄二兄銑治孝也源兵衛東使省三訖之宗助省三以宗助不在勞帰○紅野平左衛門東曰僕聞先生十日来謁我姪子祠甚喜鳴田酒井二子亦然○吉田屋孫七使人来致秋雄兄東々曰日者送炭十包既至乎否又曰我欲養源兵衛女阿元為我女以配姪諸卿以何如○来牌塀後次訪金城主人供飯緑鳴至余謀買別業緑鳴曰請委某又曰近者李舶載唐物至夥先是大黄一斤直銀五六百目今則六七匁崍檀一斤直銀十八匁今則二匁四五分遣

修街藥商以多藏二物皆破産夜歸。少允來診至
氏不值。來賀者三人吉田新八郎松卯春岱與野亦太郎

七日

丑牌起阿石命炊飯。昧爽使諸子洒歸。辰上牌
八郎善四郎宗助元兵衛八之輔等來諸客相繼至
巳牌供酒飯畢者供飯如例用筵仁氏酒滴而甜蓋
直賤故也乃命換其半闔書函如例本年無醉能客
至中上牌罷林泰仙獨黄昏來例八午後使其妻來
而婢僕數人隨之本年妻不來其兒與一婢一僕來

兒近而僕魯尉務頗踟蹰供膳者五十人善四郎大藏宗助元兵衛荊石玉江春草宗次德照寺雄哉精右衛門東吾光圓寺小兎金城泰仙善次鼎吉平其昌平獻雲丹山才七石峯南從寺三人關嶺若石健藏卯太郎大作江岡寺半助荷雷六兵衛千代吉八之輔青霞緑鴎白鴎翠園覺兵衛良仲万次郎呉谿松穎藏吾妻屋豊七棠陰源之助沢屋伊三郎俊次一松治哉
許不來而送金如銀者十三人春星壺河哉河卯寛平秀氏長光寺
左仲主計銀藏玄佳淨照寺竹軒蘆川招不來者四十六人光德寺藍四妻河吉善瑞寺光明寺朝岡齋治順宗光專寺光圓寺梅洲順之助少允小市玉芝壁花屋巷宗端介眉儀兵衛金雲石林慶允支月彦藏駒之助熊三桂園芳藏一平右衛門加島又謙益金卯蓮光寺獨九森川尚赳部瑛三郎道允松伴礼太郎九觀秀之助健齋光照寺如川亀梆

今日播磨屋松助送田島要右衛門東彼之有錢沿
孝也客臘十七日東要右衛門東曰公所嘱會所山
陰地今日買之招青村而授金地主矣敢告又曰辛
島丈庵及賤息弾助等爲青村謀欲娶乎野嵩萬屋
氏擧婦其人頗有姿德公以爲何如又曰公曾言青
村不宜娶源兵衛女顧審書其故還示范孝東曰會
所山陰地一丁五六段直金二十三兩頗賤要右衛
力也取金二十五兩於源兵衛氏以授要右衛門餘
金三兩將以充権楮相之資。淡路河野逸平東送

小紅鷄魚七頭

八日

昧爽呼愛太省三皆答曰諾既不起屢促之不復答
乃呼曰愛太來省三起愛太曰先生有命何不往乃
又呼曰省三來省三黙愛太起之曰先生有命何不
往乃又呼曰愛太來愛太黙省三復起之如斯者八
九度余起至其枕頭詈之不謝余憎其傲欲逐之招
俊次謀之俊次爲之謝乃面責而赦之。長允寺栞
送銀一兩謝昨日有病不能來報以書扇一柄。呂

八千右主人子付昨日有資如例○三宅相馬来賀
送松魚十筋飲之林良平来賀与焉河茂来謀謝藤
森弘菴（作梅撒詩鈔序故）乃引見相馬河茂欲招余及小虎
余曰我閒人而小虎忙人吾子且枉問彼閒日而報
我既報小虎二十日後始有閑○松森三朴東至○
徳山舟子多吉来不見○郁太郎返家○八之輔来
謝○或曰西宮姪子祭十日寂寞二十日饗誼乃与
室氏謀東紅野平左衛門告二十日相訪初欲託東
於良平不辞去乃発於大七氏既而良平使人来取

東乃取大七氏東役之○次允来諭室氏曰尊夫人
體以減余語西宮件（玄允宮産）者西少允曰以告者誤矣
十日饗誼而二十日寂寞乃与室氏復議十日之遊
○載答秋雄兄要右衛門範治孝也東数過与要右
衛門東凡数千言摘録大意於左曰儒者之道以明
倫為用人之有倫猶絲之有綸而経緯也範治我兄
淡窓義子而我兄孝也兄事者其身位以南陵秋雄
及其為叔父以源兵衛（南陵子）政右衛門（子秋雄）仁四
郎（余子）為従兄弟以阿元（源兵衛女）潤吉（源兵衛子）蔵之丞（秋雄子）

為従姪今欲以源兵衛女妻之夫女婿半子也源兵
衛女有所生乃其孫也範治既為孫之父即不得不
為為孫之祖父者為子既為源兵衛子不得不以南
陵為祖既以南陵為祖不得不以南陵兄淡窓為祖
也既為祖即孫也非義子也秋雄欲養阿元為其女
曰我女配範治於義似無害某謂此所謂掩耳竊鈴
也假令阿元為秋雄女配範治生子源兵衛数以其
所生為姪中勢必曰孫也範治父事源兵衛則弟無
先兄之理孝也亦将父事之然則淡窓二子皆以叔

父為祖以従兄為父而是使淡窓有孫無子也人有
子而有孫淡窓獨無子有孫世人謂之何秋雄曰範
治本異姓不必論身位某謂範治既以淡窓為父以
孝也為弟名定矣兄可易弟名如可易既為源兵衛
婿當使孝也姪呼之也是豈淡窓意也乎假令範治
異姓不論身位孝也与阿元骨肉而不論倫可乎孝
也者淨喜翁之孫淡窓之子南陵之姪源兵衛之弟
阿元者淨喜翁之曾孫淡窓之従孫南陵之孫源兵
衛之女而孝也姪呼之是使叔事姪也失倫莫甚焉

某向作家譜序頗論我家從來失倫甚不可不更正
公顧使範孝譜之而聞之云々答兄東曰範治不宜
娶阿丸件弟與右衛門書頗詳寫一通乞覧云々

九日

大阪屋定次郎使人來致源兵衛客臘二十一日東
入白倉所山陰田献仲範孝二子將相報也其所出
金二十五兩其五兩即公所屬餘金也故以二十金
餘篤矣公所囑我金若干既貸之今原太郎兵衛伊
豫屋儀七二家約息年納七銖既取證劵矣敢告乃

裁答東○封昨日來所作郷信數通合之前日所作
為一大封遣者三於宗助氏囑焉○覺兵衛東曰我
母製温傾以待公今宮歸路枉駕敢告○作三宅相
馬所囑書數紙將遣有三致之其伴偶至乃付焉○
遣者三於春草氏贈銀一兩東曰某將拉妻孥遊西
宮公十一日之招恐不能拜趨也遂往金城氏贈書
扇一柄於其門人霰堤之緑塢氏贈書一幅謝贈皮
履也○淨照寺務其送銀一兩以賀初會報以書扇○
新宮屋清兵衛送肴報以書扇河内屋新助來告西

下乃囑其茶屋頗次郎東（由包其西島馬子告東）○午後携室
氏二兒及俊次愛太阿石出過真石戸外入訪之投
其所囑書數緑塢及一客在座主人將欲余夭妻余
餅曰覺兵衛既供饌以遲使愛太先行贈覺兵衛淀
川煮鮒一筐至塩街愛太遂及過炒齋橋遊人肩摩
至今宮殆不得進近姪子祠室氏等先行余與俊次
後至假店外而俟店人呼曰不買物而五使買者不
得來也乃去到處皆不放傍趾稍進入門遇長沢左
仲夫妻曰今見尊夫人矣乃使俊次跡之左仲為余

留而相佐佑良久室氏等至歸路取太倉西畔田往
遊人稀疎始得縱步過浪芳大黒二橋至鱧谷使愛
太買三職圖後次從去至順慶街不識覺兵衛家往
復街上數時終遇覺兵衛於其戸外入主人使其母
及妹見時申下牌也主人供酒招櫻井雪海夫妻真
石真石送餅於二兒昌平亦至送菓子皆作畫書議
西宮之遊（先是覺兵衛欲隨行）余曰少允翁曰十日可衆曰
二十日可親決昌平曰家翁誤衆説可酉下牌省三
來迎歸至北久太郎街覺兵衛追及曰昌平使人來

曰某誤昕家翁誤十日可也敢告氏上啤歸。主計
送金一朱賀初會。愛太亦春草前後二來前來曰
賜銀一兩幸甚又賜銀一兩篠崎生某代謝後來曰
前來篠崎生云々公無此事老父誤矣齋藤拙堂來
僕曰拙著續濼泉餘稿疑送旭莊氏乞評未返也顧
促之敢告乃遣愛太致答來々曰僕客夏返此地後
未得拙堂消息所謂濼泉餘稿始耳其名蓋拙堂誤
記也返報春草翁既寢草來則付其門人

十日

室氏足疾止西宮之遊。遣省三於主計氏來曰欲
携賤眷野遊公有意乎同往答曰願陪送（於主計）書扇一柄
。與俊次浴湯肆遂賽祠。塩屋七兵衛答來至。
遣省三於類藏氏囑與大村諸吏賀春禧東十七通
。遣愛太於牧野青霞氏贈陶器以賀新居。與室
氏具行厨。三宅桐馬送閏葉金若干乃贈書扇三
柄又使俊次往謝。使計哉往告俊次曰欲與吾子
野遊請歸路過於松本氏。午下辭將出宮内梧皋
來乃使室氏二兒赴主計氏余携省三與梧皋出至
大川街別至主計氏使省三迎俊次至主計欲舟遊
使省三買舟邀報今日觀川南北遊舟悉發無復見
舟乃導主計夫妻至北野枚路右店令炊飯欲上樓
主人曰春初猶無客樓未開也乃助主人掃除出所
携酒肴而飲又命主人作鷄羹黃昏去返主計氏要
恭室氏先去氏上辭與俊次歸。金雪送金一朱賀
初會。府内山田武助來訪不值留柬曰某奉寡君
旨來下乃使省三往謝。覺兵衛來乞押昨夜所作
書畫印不值。徹雲送乾豆腐告叔謹小祥忌曰願

臨

十一日

先是雇愛太分省三勞今日謂二子曰今後愛太宜
仍舊筆耕自給省三亦莫埜愛太助。春寒殊烈。
將浴湯肆遇一人於戶外曰某前日致斎森三朴東
者若有還柬見付余曰還柬未成其人曰某過備中
入間松森子春來為人被傷然不至死。柬金雪贈
鋼漬海鰛。中谷謙益贈金賀春禧即裁答柬付省
三。磯部寛五郎來賀且乞字。午前將赴春草氏

初會至高麗街過山田武助乃返武助隨至曰寡夫
人誕世子於江戸卿某將往賀又曰寡君大念先生
蓋以去路方難也余曰去路雖難某思不出于其位
不必使公憂也石原源之助來告赴春草氏乃嘱仁
也携去曰某約春草若傳西宮之遊必赴其會矣今
有客不能踐約故使賤息往也又使者三提之武助
移晷而去。近忠僕人來致日高涼臺金子及海苔
在中東。徹雲東曰十四日丁先翁小祥忌請枉駕
東連書余以下同社七八輩名。遣僕次於金城氏

謀望前後訪橋本桂園遂之玉江氏示三朴東曰是
新正二日所發似未見我客冬東也返報曰今日桂
園來訪金城金城意先生遊西宮未返故止桂園不
來也彼欲十七日枉駕玉江曰客冬既發貴東於玉
嶋玉嶋人或未致之也。秀民來余曰往年或傳兒
玉康藏者意欲相見將導我往既而聞康藏違約故
不在遂不果往我疑或者乃兒也近後次兵康藏相
識聞彼憾我意約故相問耳秀民曰非其也乃共擒
癸丑瑣事録不見。北條瀬平送鯡肉敎齋告今日
自萩至。夜觀平野街市歸路訪秀氏

十二日

數日前頗暖見寒暑針當清明候。今朝堅氷在硯
當立春候。浴湯肆。三宅相馬來飲之友月來賀
春禧贈扇三柄及薤與箸亦飲之午後相馬去間宮
小市高木駒之助來拜年皆贈金百疋。小野田悌
三郎來。晚罩使人來曰申牌請臨。藍田妻使入
來致河野絢夫金子在中東。申下牌携僕次至晚
罩氏少間徹雲來主人供食徹雲曰數日前賊入尾

街米太者家掠金二十七百兩丹山為其坊正殆得
譴戒上牌歸。河某致所裝草堂隨筆十卷。少允
來診室氏不過。遣者三於九山氏東曰前日公有
先生有暇請報我之言明日有暇故

十三日

藍田妻來致其夫東。曰謹呈金二朱以賀春禧又
曰關山本後平藏先生金五兩而不返愚謂先生莫
促之何則彼為處官屬吏如以贓聞必得罪矣余心
善藍田忠告。小虎使其兒來致小林梅陽所送黑

救及東○備中人西綿屋利兵者東曰未義聲欽謹
呈一束我郷高噐師將閑周甲國顧其寄蓮詩蓋知歌題
見惠不腆金百匹以當潤筆乃作一絶子熟蜂巣重堂嬰鶴脛長
濠溪深有變百世有餘芳曰起承後次所作其韻伴○遣者三於近忠氏
囑興曰高涼臺東其詩鶴送書一紙返○九山東市曰牌請臨
○吉次妻來賀○請愛太曰我視吾子所寫詩文書
未盡善又多謬誤然絶不見脱手孺子可教又曰日
者欲学按摩而得資財其学果成我將薦之某々諸
家傳之愛太宰爾曰某謂我謬誤終日力恐不能當飯

料也聞醫家飯料極賤欲寓焉何如余曰然則吾不
得不絶吾子我百方志告善道而録其一二項事録
中吾子可以觀我意也吾子不聾於耳而聾於心忠
告善道之所以不入也俗謂病者不解謎凡數人者
示一隅而望三隅其譬之非必善之恐其惑不任
受我規故甘言之謂之善道也其責之非必悪之察
知其氣力既足受我言故苦言之謂之忠告也吾子
於我所言不解十一敢望三隅乎須與後次聽之退
就講究也乃召後次誦之愛太曰前日後次傳先生
旨曰吾子猶不能悛我將逐之某謂早晩必所逐不
如早退故有醫家説也余曰吾子之聾一至此乎子
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吾所言非乎吾子不悛是也
我所言是乎吾子不悛非也今不問是非唯以早晩
必見逐期吾何見吾之惑也吾子若恐我逐之何不
自悛豈非自暴自棄乎事師而存心如斯使孟子聞
謂之何乎且退須就日原文哉謀乃遣者三於日原
氏曰有暇被過○中牌與後次出將為後次相居里
吳服坊過日原孝哉曰召家翁偶有客不得出使某

候敢問何事余曰愛太事也彼入我家後未有遊蕩
失檢之行頗具善質然柔懦自晝毫無求進之志其
意在憂貧也在恐我逐之也某喻之曰吾子憂已不
若学而莫憂貧也可恐行之不悛而莫恐我逐之也
我既受彼師阿野全藏託而教彼不教則已矣既教
則無不盡善之理教之不成未如不為教之無労故
曉々也彼憂貧猶可也若不任我夙興夜寐之嚴而
謀逃大不可我既曰莫憂貧意欲待其力不能自給
救之而已我知彼未盡其力先欲受我救故之喻之

曰吾子莫論飯料之貴賤唯論学之成否我子曰恐
至借財也然吾子容臘念六日與我會計飯費我入
財於吾子吾子不入財於我豈曰借財乎爾後十五
日我雇吾子不唯不費飯料賜傭日三十錢矣昨日
命吾子仍舊筆耕自給未終三日忽憂借財豈非大
早計乎吾子試從我言三四十日而果至借財我既
曰莫憂貪散坐見其窮而不救乎吾子若恥受我救
何來倚我乎彼不聾於耳聾於心不解我意所在故
欲使尊翁代聽也孝哉曰厚哉先生意家翁必喜諾

終別後次曰或觀某西横濠有好宅乃渡吳服橋適
孝不見訪河莊僧隨筆表装料銀五兩至九山氏余
贈書扇主人報以晩香園梅詩一巻供酒其弟及妾
見戊上牌返。河莊送書牘徃来簿

十四日

青栁豊七使人來送酒肴。朝来大雨至巳牌未已
遣者三於秀氏氏曰乘舟赴徹雲氏何如答曰善乃
喝買舟既而秀氏使人來曰某無所識舟子徐歩或
勝舟行何如余笑曰秀氏明知我不能歩而勸之是
勸止也乃謂使曰雨聲如此我欲止秀氏曰我約先
生與同行故將冒雨而出我猶影先生止則我又止
何有於徹雲乎乃謀遣者三捨徹雲氏餅以病贈香
資銀一兩既而金城玉江至亦赴徹雲氏也皆聞余
止曰我輩素怕雨行然憚先生少踐其言故來耳先
生止我亦止乃留之供酒為成詩會後次一詒憂太
吳爲分春雨旭莊小集爲韵余得雨字賦五古詩長故不
錄金城作画皆將題其上以日設止遣者三於金廼
氏石之以有客辭。酉下牌雲散月見與儀次送二

客至尾崎橋歸路訪小亀既寐不見。今日金城致
橋本桂園所贈肴資及詩將發客衆以脚史休業不
果。宗助使人來範治孝也容臘二十五日東及秋
雄兄勝藏新年東容見使工郎新年東範孝來曰既
買會所山陰田而取證券二通原券孝也既藏之送
上所写云〻又曰縣主簿相譯君召孝也勸使範也
娶阿元答以大人不欲潰乱倫理君曰我將認源兵
衛女以配範君範君素異姓何不可有之旭翁如不
聞我將東詩之宗族不欲我娶阿元者居多然違縣

吏禍至於公顧鑑監明府時之事曲許之余嘆謂室
氏曰時勢如此須從見輩所為也兄東曰所患良屡
至甚喜聞都下紛紜争須來遊云々使三郎衆曰客
冬尊東縱以臘尾至所贈見樹院金一包其争數之取
其證恭今送上。近忠贈菓子乞書扇。大丸來診
室氏數日來室氏復患。三宅相馬使人來逗九桂
章堂隨筆十卷

十五日
浴湯辭歸良諸子賀。數日來舌尖疼今日尤甚。

先是使者三撥中儒句讀今日卒業乃賜者三銀二
錢五分。八郎來賀以其父旨贈黒芽數斤（黒芽漢名未）
聞。晨炊小赤豆粥供諸神諸先如例。携俊次者
正出訪宗助問有府内歸船乎答曰吉田新八郎將
以十八日去也賀福田喜々津二家訪三宅相馬於
村上倉卿使俊次候於八郎氏相馬曰鷲使伴返尊
蔫奉一卷矣示其所著文稿乃借之主人供酒乃使
者三呂俊次至既而至八郎氏欲謝其父不在訪玉
江不在至全城氏玉芝在坐話曰某來路遇捕手綺

一因去觀者如堵皆曰米太兵之賊也聞伊豫生賊
七年前事米太氏者既偷金買船而發船遇風撲返
補之復發又被吹返至安治川遂被捕云々全城氏
温預翠園至申下牌歸。視相馬東曰尊著實有益
凡案側不可缺物欲寫一本顧命筆耕至屬又曰尊
著中如自昔差推等字本字下用送假名似蛇足此
類不可勝計須訂正又曰先曰処曰伊都奈者蓋梓
巫也當換之又曰如狐妖世間多類不必労大手筆
又如宗族室家數件甲乙丙丁姦誅件一切刪之而

另収瑣事錄中何如云々東掛國字余摘譯乃謂俊（其意）
次從來讀者者無一言之報相馬獨忠告吾甚感
其誠篤然舌疼不能操筆吾子請代吾衆謝乃使者
三致俊次東。光明寺又玄來不値留銀一兩去。
青柳豊七來留金一朱去。寛平來不値。加島屋
吉兵衛日原文哉四屋万三郎來皆不值。桂園使
脚夫來問何日東臨寺乃東之曰將以十七日擇播
返其詩卷。今日路上遇肯董師買鉄杓及錫麻直
一朱而減五十錢賣者辞以無錢欲貴之余笑曰未

聞直既定貴之乃添茶梳。月蝕皆既

十六日

病甚廢事而臥服俊次藥。友月来。遣宥三於寛平氏致所囑書扇二柄遂之豊七氏贈書扇一柄。遣宥三於金城玉江二家出大昨日合作書画幅乞押印。有宜来致奥山中書金子在中東。勝光寺寶誠来贈金一朱報以書扇。送合作幅於金雪東曰前日之會公獨不臨皆憾之幅猶有餘白願題一絶填之。為吞孝也東大意曰我所以不欲範治娶

源兵衛女前書既詳不復贅聞相澤子亦勸藩範次娶之外之縣吏内之二兄諸姪皆曰河我勢不能獨拒之然則汝及範次宜撚鬮於文玄公神位前而決吉凶曰凶則止曰吉須從衆言然不得不為汝二人慮相澤氏欲以阿元為其義女權門訖足非上策也範治本異姓配我廣瀨氏女是當然之理文玄公若在養阿元為其女於義無不可也公既沒養阿元者須論其於公親疎何如也我既使汝嗣公後則養阿元者宜囑我也其父母若許之阿元須来見我夫妻我携之歸以行婚義賜奩資金二十両也然南陔翁以下必不欲之則翁須躋阿元或其女也婚孫女為王父女如西華門院古多例也翁既許之阿元在範次氏家宜呼祖為父呼父母為兄嫂呼弟為姪也其婦宰須仍本倫呼之也阿元所産子女以父為内以母為外内者私也外者公也且從公呼囑之父耶宜呼南翁為外祖呼源兵衛夫妻為伯父母婦之母耶宜呼南陔翁為外曾祖呼源兵衛夫妻為外祖父母也翁既躋孫女其子女囑父順也此議成請翁書券一通

賜我以下也。女兄来訟室氏。東金城曰曽約明日同遊累矣既而聞桂園欲我十八日来某亦有病願延一日

十七日

林良平東至。遣省三於宗助氏囑與南陔兄範治孝也東歸致南陔兄秋雄兄新正二日東即裁答東復囑爲送美濃（於南陔兄）執柿一筐。一治欲從友月乃命招友月於寶城寺至乃告乃告一治意友月曰諾。全雪題詩幅上返之。吾疾漸減頭痛遂止如昨服俊

次藥〇遣省三於覺兵衛氏命裝合作幅〇三宅相馬囑寫九桂草堂隨筆乃使省三賦八之輔謀八之輔回諾

十八日

卯上牌浴湯肆歸全城既至乃使省三理行裝〇癸吞崎本竹下東於通勝氏返其詩稿（近稿一卷）返〇與室氏會計十三日後金錢出納七壹錄室氏意有倫者余曰我常教御先錄簿後出金恐遺教也室氏固執決無忘通問省三阿石等皆曰不知既而阿石曰三日前

夫人使奴為郎君買个午九時附壹錄簿錄之否言未畢室氏曰我忘矣〇已上牌與金城後浴上返省三計我起夜來風烈地見堅冰至今宮快晴頗暖至天下茶屋忽陰而雪余飢甚投路右店食飩賽往吉社初至博労街以皮屨絢斷鬆命屠者理之附價二十四錢至天下茶屋絢斷皆曰屠者不用意不唯損錢令損屨矣忽遇一人賣皮屨乃買之附錢舊屨而加錢百文行數丁絢破傷趾屢使省三以石折之擲不適趾至安良街拔出數錢使屠者理之故行遲來

上牌至桂園氏使省三計我歸而番後治〇主人供酒出盆栽綠萼梅甚佳曰長養殆二十年乃皆賦盆梅得六言絕句（影橫硯水孤幹香透書帷數花不管門前雨雪自安盆裏生涯）同心篠塚磯四郎（号松詩）來見

十九日

巴水來見〇午後桂園導行街上七八丁右折過渠涯數丁至海近樓登樓窗余大昨年八月所書山遠海近樓五字海風獵獵窗不得開桂園余主歸鼓絃倚酒合作書畫荒木棕陰攜茶至風竭雪雲壓而海

之山其脚雖頂尺餘落日墳吾紅波萬頃已設翠氣氳良久而滅再下牌出東行數丁南折渡橋東折至大道北行過林安石故居輪奐倍昔而其主既替不堪懷舊已返桂園氏腹痛（多食冷物故）〇松南來不遇

二十日

二十四年前在堺作夜送井岡玄策詩玄策今住堺醫名籍甚因桂園請錄旧作謝以金百疋〇已下牌省三來迎〇午時將發桂園義子之兄三宅人某來

訪桂國因相見主人供酒飯畢辞北風吹面寒倍来
時日富卒卯賽住吉祠者數万遇善四郎夫妻及㑒
陰余謂金城曰卯日賽祠盖有以也而賣鰻鱺者猶
卯日食鰻鱺養體延寿食者十倍他日因賣其價亦
何以也浪華人唯趣衆所向如此可笑哉至新家市
人峰石較角力有能舉四十四五貫者使者三先歸
報室氏作食以待黄昏歸○少允来訪室氏疲太速
十八日以後事如左恵眼東至少允来四座万三郎
来取詩稿告將遊林田八之輔来以上四件十八日事省三往

往迎玉江至玉江從仁也赴小虎氏會使者三致随
筆一巻於八之輔小市来償傘竹軒来囑書以上十四件十九日事
室氏遣使者三於醫女森川氏借琴一張返西
藤松村春岱妻弾之八之輔致其所寫随筆三巻使
藏来會所送示官賜新街娼初花錢十貫文以償其
孝狀以上四件今日事

二十一日

卯上牌携仁也浴湯肆既賽祠覺遺頭巾於浴側返
仁也取之○春波来謝人日病不能應招而送金一

朱乃飲之余戲曰客冬我囑金香宗助等借秋里故
居屋主鉄屋其即往年為兄所打頭者不肯借之或
曰彼知兄與我親恐復来打頭故爾春波正色曰此
譏者誑也彼客年勸我借秋里故居豈有以我故不
肯之理哉我少為先生借之○前日東紅野平左衛
門約二十日相訪至此謝以室氏病不能箋約送書
扇三柄東発於大七氏○遣省三於恵眼氏致田東送之晩
翠氏返其所囑書画帖之丸山氏致東先是丸山欲
以本月下浣會詞社於御亭故問其期也○室氏服

少允藥十餘日腹益脹而心下痛歸後吹調度恭之
為今日東少允請止藥○客臘秀氏還余書十八
紙於其姻三田人某約以除前致閏筆而不致今日
東秀氏促之○遣省三於德基氏致其所囑書二幅
另添一幅東曰吾子屢有貺而春来未供一杯故呈
拙作云〻○金城使人来謝返紙燈○吉次妻来為
室氏彈琴○春岱女来彈琴乃贈書扇○俊次告將
訪徵雲乃囑東〻曰前日呈香資而無回東不識浮
沈何如敢問又曰師以何日餞我乎敢問期先是徵雲有官

後小飲約返報徹雲不在。遣省三於諸家報二十三日
開講

二十二日

浴湯肆如例。府内舟子安五郎来告今夕發舟。
小虎移居乃賦五律贈之詩集載小虎請臨将往使人
来辭曰顧明日臨。秀氏来曰潤筆願以本月尾致
之室氏誘接假秀氏曰恐妬也。九山来曰欲以本
月盡會同社於伊亭然未決既決即發招状。徹雲
来曰近日梓趨而定奉呂期。恵闕来贈賀春儀。

大宮忠右衛門送潤筆金許多乃来謝之。友月使
人来乞詩正且問一洲来期一洲曰願以二十六日
往。宗助来曰前日賜尊作於田中木右衛門即塚口屋喜右衛門也彼呈潤筆金一兩祈叱存又曰某今朝北上
敢告乃裁田柬贈木右衛門書扇二柄。松尾元兵
衛来致問本樋口二子連名柬及阿部轍蔵柬曰寡
太夫呈紅鬣魚例也本年不見顧視其柬有所呈乎
否敢問乃披柬々曰謹送塩漬鯔魚三頭以充候寒
儀乃送示其柬既而作田柬又裁與南陵兄柬合封
之遣省三於元兵衛氏略答元兵衛使人来致鯔魚
三頭。夜仙助来

二十三日

浴湯肆。辰下牌赴講易革卦及鼎半卦詩関雎葛
覃二章聴者十五人礒部寛五郎青柳豊七健蔵恵眼恵闕金城玉江俊治計我一浴貴太秀氏三八郎右兵衛者。葵園使人来致長谷川桂山金子
在中柬。三宅相馬送瓢乞題字又送示澤熊山敝
帚集序集相馬所着。午前與金城偕次將訪小虎使者
三洗往返報其辭眠亦起遂出至府内即見宗助兒

問尊翁何故北上乎答曰姫路侯為謝将軍宣下使
入洛寡君使家翁候其起居也又曰某客臘新賜俸
二口實南陵君周旋之力也敢謝訪八郎八郎曰或
傳江戸大城燬又禁異國貿易塵實何如余曰疑妄
事者流言也訪玉江金城請先歸作食以俟玉江俟
飯乃走候次告金城莫俟具金城曰既具請强臨乃
偕著往候食為金城作書一幅桃園者来語曰數日
前盗入我福島一家掠金八百兩余曰今翻聞盗劫
天満某氏取金千兩金城曰福島人訴官廳歸語曰

我在驪縦報盗者十二所桃園曰米太氏二千七百
金破題既夥然故無復言八百両者十年来盗賊亾
行近日為最盖大錢未在故也余曰然客秋以来米
買飛騰百工凋弊故為盗者多也申上牌金城導訪
縣鳩書荘不在訪其家在蜀縣鳩要至荘供温飩余
曰吾子對門有石工我欲作亡児墓願商量答曰
諾又謀圖荘件黄昏與金城同出至梅田橋別返府
今戸四望西南火氣浅絳知人家熾啊變大循三一
治曰市人来聞火始昇故也皆曰相距不過三四丁
余曰具走往観既而市人漸聞皆不返酉下牌一治
始返余曰何遅答曰某走十四五丁未及火處故帰
余曰始謂三四丁故令行也既遠而不返報使我疑
其雑還中誤傷不能返而未安心不復愚乎然更有
愚焉者彷提燈責戊下牌變不省三始返唯呀嘮嘮
労矣而不面余乃召責之曰我教生徒三十餘年来
見吾子輩愚者吾子輩田舎漢未慣都會火場棒挺
乱打傷負狼藉之状我既遣之心揺々不審懸旆而
望不顧老人之情遅帰而不謁我又何怠慢之甚哉

而被責其逸而被辱智愚何如皆謝過乃止

二十四日

夜来雨終日康織小風東曰雨中無聊欲献午飯請
臨○数日来作答諸友来今日封之使者三発答河
野逸平父子小林梧陽求於大七氏逸平梧陽各嘱書一紙又嘱梧
陽放答河野鉄虎東亦贈書二紙答藍田求於其妻許求外副書一紙百嘱答松
同良哉上屋矢之助山本筱平東良我贈書一紙矢之助贈小揩筆七枝遂嘱答長谷川
桂山東於葵園○遣省三於玉江氏乞押額紙数十
餘遂之緑鳴氏亦逸影雲影二女纂様返報緑鳩不
在○午前携仁也至小虎氏在故居東二丁外仁也去小虎
導観諸室頗輪奐曰所費殆銀三貫又曰以先生
不善飲招小戸者秀氏玄道等皆不在同坊人油屋
善兵衛将至既至主人羞膳用會席様玄道亦至主
人請書扁額梅南小屋四字其以在楠檀橋南畔也
善兵衛亦乞書其楼扁額曰某名夢故名楼以宗華
余曰故翁句云邯鄲幻境庭乃書幻境二字善兵衛
悦申牌者三米迎返○寛平東送華溪東曰新街嘱
婦初花以孝受官賞或将以詩二句賀之嘱某代作

曰忍來風雪三冬苦果見梅花撲鼻香願正乃批曰
撲鼻二字覺俗改作凌得三冬氷雪苦東風先放一
枝春何如東使消三致之○今日在小虎氏徵雲東回二十
六日赧臨敝房貪道既報小虎九山矣請報金城答
曰諾○亥牌亂入室余親執之命省三放之秋來鼠
暴甚痍哉少息乎

二十五日

丑下牌起更太口接瑣事錄畢謂之曰今曉比常日
猶早半時凡看書思詩文宜於群動未興之時我觀

吾于人起即起人寢即寢是學所以不進也須自勉
而莫關餘人興否答曰拝教既退窓白鳥啼救不聞
聲覘之既臥百呼始起乃引戒之曰吾子於吾言袋
如充耳一至此乎吾向曰吾子勤而日不足則吾將
食之不勤而功不足則吾不能食之吾於吾子取其
精勤志若其志不異一治計哉等吾亦一治計哉視
之耳彼力自食於我不食吾子果能如彼乎吾不復
言慶太卒爾曰自思疎讀書治計不如為医近志既
変矣余曰医治計勝儒理固然也然我未聞安逸成

事者吾子所好在安逸則為儒為医俱難且吾子初
出其家志在之学乎在刀圭乎未一年而変初志吾
未見屢変志者之進業也吾受吾子非初與吾子成
約金藏紹介之令兄衆嶋之令兼二子東而忠有此
書何也我將使吾子寓客癡以來吾瑣事錄中係教
誨吾子者數　而送示之令兄及金藏而施其指揮
也二子為吾子忠謀少有報吾且俟之○昨日在小
虎氏飢食饅頭喫未茶而後飯胸膈欝塞今朝左手
左足大痛而舌強疑中風之兆候後次診候次曰我

診先生數十度未見如今日悪症且與秀氏謀比秀
氏至吉既復常而手足未復二子曰且莫藥待病動
而下手從之余自矢今後長不食糖蜜所製○京屋
善次眞嶋順安連各賀春藤東至送金二朱○紅野
平左衛門東贈柚十五介及金百疋乞書扇十柄將
送江戸釀戸其東意不分明乃発回東問之○遠省
三於有氏囑谷奥山中書東返草稿中書遂之春坡氏問
秋里故件之金城氏告徵雲招之鯀塢氏問墨件返
報春坡鯀塢不在○有亘來○阿茂來曰二十八日

請同小虎秀民俊次三君臨。小虎見頎之助来泣
謂諸子曰或告家翁曰十九日徽君家會招東不至
廣瀬尾崎二家也家翁怒責我子致招東於貴門明
矣或恐諸君未呈先生也余曰前日秀秀問我小虎
既送招東乎余曰未既而我遊境未送招東至故仁
也狂也小虎毋乃謬聽秀民言乎乃東小虎陳其状
曰郎君無罪勿責。石原源之助今夕願臨。室武
買泥鰍百餘頭使愛放之天満放生池。三宅相馬
来。橋又来送念佛杓及著余問念佛義答曰倭佛

者所造衆也。黄戊仁也典者三計哉天満宮納余
同出至源之助氏（在伏見坊東六丁外南折處）玉江香坡在座荆
石小虎柏塢至主人供酒室狭唯跳三席猶山宇野
甚兵衛及族某携玉芝石峰沢田等妓女六七輩至
殆不能座偶有三東迎余獨為旋五座自厠後出帰
始余以從者未至不能逃座爰太来迎源之助隠不
通云。服後次藥（半夏瀉心）。九服大黄覇玉塩延施細
志伊奈

二十六日

書贈小虎詩及臨江亭詩（先是亭詩既為凡俊請書紙）書絹使有三
致之小虎小虎返贈詩曰盖脱一字也従来書詩文
必熟讀而後押韻近往々有脱字及訛誤甚哉我衰
也記以自戒。相馬東送詩稿。柏塢来話石工件
乃留飯之曰来月初旬我將展墓請使石工従我。
金城東曰今日有事不能赴徽雲招願煩先生代諭
。使者三約小虎同赴徽雲氏既而甚中牌雨休徴
次曰須乗休時而出否則必後下乃從小虎久之不
至与俊次出半途遇雨若甚既至徽雲氏主人曰向

者九山来以先生未至去暫小虎至主人供茶余以
疾辞茶主人介其隣家医某爵董師萬不市次郎及
代古桐見日没各作書画市次郎曰客臘十六日菊
地渓琴弟梅渓死（梅渓通稱太郎兵衛）某将往弔余曰二十年
前屡與梅渓往還不可不弔乃作弔海荘書乞徽雲
線香合封之以嘱為余以病先臥徽雲招按摩松摩
腰背曰松生既為医家変塔其妻圖色且家富不貴
復按摩今夕以先生故来耳夜半小虎等皆去余與
俊次宿焉

二十七日

辰牌徹雲導東行二丁左折大吉氏在焉訪之大吉本留豪近業骨董其所資萬金自漢鼎唐壷下細瑣珍貴物歟萬不暇盡觀欲買筆墨然不決余曰吾輩衆骨目能觀而力不能買徒勞主人耳乃辭返徹雲氏徹雲留伏其同辭返途訪蘆川以病不見。紅野平左衛門四衆來(疑)。雇舂夫。秀民來診室氏。元眞来。朝來雨止殊暖始覺春意。使省三招左仲不至。

二十八日

卯上牌釣鐘坊鐘臺燬。淤湯辞。請如例始講楚辞。癸答京屋善次眞嶋順安東於大七氏(送蛮二葉於二子)。河茂東曰申上牌請同小虎秀民從次三男臨。村上大三郎來余曰聞兄為官所召方升青雲不圖顧謫大三郎曰某住江戸僅半年自謂田舍兒踈官途之情故暮請官歸養親遂得致歸余曰善哉我未見如兄高蹈肥遯之者乃送書一紙畫扇二柄朗誦扇上詩曰利名成網罟仕宦是樊籠釣叢時一笑天外有飛鴻是我舊製可以贈兄也大三郎喜留全一封去既見其對囊遺席上使者三送返之。先是余等有遊趣後之意於相馬今日相馬作趣後圖送示。高田國洲來送所刻印與之。賴藏東送帖乞字。左仲来訴左胸腹及膝右右肱又灸手掌下曰比善治中風。秀民來。申下牌與從次同出還通修街見骨董陳諸器於街傍直頗廉乃入秀氏我借器觀之偶荊石至秀民曰將莫須命骨董送器先生家也乃與秀氏出荊石別去河茂使僮來迎申下

牌至河茂氏先是河茂囑小虎屬余四季五言短古詩意余錄其上今日裝成示之云々小虎至主人供酒有盛饌其子正兵衛夫妻見酉下牌辞主人使僮送

二十九日

昨夜河茂氏席上借其僮東九山曰日者兄言晦會伊亭我既諾之同社矣秀氏棠陰皆欲以會招我々以兄故辞兄若食言即使我欺人也九山答曰晦伊亭會息壞在彼我不食言今日使省三送示九山東

於小杉金雪玉江金城曰九山将有與同社柬然恐
其遅故先相報皆答曰諾既而九山與同社柬至乃
使其倅致之丹山晩翠微雲等。有宜来曰備州北
畔有好館将貰之先生来一覧何如余曰善。緑鳴
使石工某来乃約来月四日同赴南徳寺觀墓兆。
遣省三致書緒二幅於三宅相馬。今朝浴湯肆帰
路過文哉氏曰顧午前来矣其父子不在女見曰今
旧拝趨恐遅既而孝哉来矣昔及左右手足畢余曰
愛太将篤医家吾知廣公之不可諫故不復言将録

従前吾教諭之之言送示其兄我初曰且暫従我言
彼遂不解且暫二字猶病人之於謎也唯應彼意従
之不出半年必悔哉曰家翁又云矣。書紅野平左
衛門所嘱扇字十柄発之大七氏。橋本竹下東至
東曰先生納贓尾返拙稿而未呈恐遅許深沈故問
。杉梅策使届海舟子来送青海苔東曰豚児以除
日帰遂感風邪瀕死僅治云丶舟子又以長尾良哉
母謀買余随筆一本余曰且待数日。塩屋七兵衛
東送春荘集序文潤筆金千疋曰顧恵寄春荘詩一

首。

晦日

昨夜役吹自恵殿氏帰致恵眼東々曰或欲乞先生
大字書十二葉謝以金千疋先生肯之否予今朝使
省三致函東曰諾。外山秀三郎来訪為岸和田人
某乞楠樹詩畫潤筆金若干及菓子来聞其以来月
三四見礒部寛五郎即託返寛五郎詩巻。北條瀬
兵衛来曰今夕赴兵庫而帰京乃嘱寄山田赤輔斎
又以倉猝不能供杯送書一幅。作寄保山春荘詩

七絶戯集書之幅答塩屋七兵衛東而発太七氏。森岡
崎忠兵衛東至送八十嶋海苔。孝哉来矣且告愛
太謝曰彼聞家翁言頗悔家翁欲先生枉怒彼恕家
将自来先使某請余曰我門有一治者客年従我西
下頗共艱苦近以資費不給欲出寓僧家我憫之然
其為人極懶我無用之地我家従来学僕限一人学僕
術見今学僕有三者未識字故欲別置一人先書記初
意用愛太而有嫌於遠一治将待一治去而告之愛
太愛太偶変志因留一治一治欣然請改志仕我既

成約艤令愛太白海又既遅矣孝哉曰家翁既為證
人而嬌愛太於先生家彼不共家翁謀而変其志家
翁曰我不能復為彼證人京坂之地無證人者不許
一宿彼必無容身之地先生請矜憫之余曰且待明
日報諾否。午後金城玉江来余理髪未畢九山使
人来促曰何遅既拉二客及後次至小虎氏導之至
伊孝九山春畔在鳶巣霊丹山至以正月盡劉九山
招集伊孝為題余詩先成猶未全聞柳末綵東風料峭閑吟思宜哉今日劉公
辞解語花遅迎賦詩與衆議本年會次預定某當何月會主及
毎月課題書之今日金雪以有事辞不来西圯侗山
以路隔不能報之日没忽聞鐘聲或呼曰土街大小
虎走去皆曰市人不用意火滅也西下牌同出主婦
逆余曰先生約賜書幅何故食言余曰爾時九山侗
山二公約聽銃而不果既至即揮灑我非食言者主
婦復要九山九山託辭以他話既之至塚街皆別金
城獨送至九山贈薩摩公所賜菓子一筐曰呈令郎
君。南陵秋雄二兄本月中旬東至南陵先墓上旬
発東而未至也。今日金城諾曰豪商某新置一棟

命送金三百両於其親家使僮豎之過三盗掠金去
隷僮皆傷明日捕手縛隷即盗使某等途待也隷曰
我久為盗自謂今般出新工夫必萬全也不圖忽露
見捕手笑曰陳腐々々余曰盗又有遼豕乎乎皆絶
倒

二月朔

湯肆帰路過日原氏曰巳牌我将出願早来矣。八
郎来賀。秀氏来曰初四日請集敝廬。孝哉来矣
且謀愛太件余曰請使尊翁来。與室氏謀將観有
宜所謂別業曰脚宜之主計氏待我巳下牌擇後次
省三訂哉出訪宗助々々曰某今朝自京師帰訪頼
蔵不在至鉄次氏廣端戸外乃不入置刺而出使省
三曰有宜曰請會松本氏余取仲街至主計氏室氏
二見有亞既待焉主計供茶有宜導渡難波小橋至
對州邸傍北折一丁別業在東畔之西隅四面皆有
背者商買居之西舎側傍有小路入之長倉西亜廣
庭東閉南北皆宅花木百数輪奐驚目後次曰始造
此園者盖費三四千金矣有宜曰園主遂以奢覆家

而死寡孤將費之道五百金先生有意乎我周旋三
百金而可付者六七戸皆質月數兩足以當五百金
利資矣余曰我來見國莊如此廢而直賤者欲三百
金又不容易且熟慮而決與肴宜別使者三計哉返
過朝日居買食遂起西横濱為後次相宅々臨水猶
而清余曰古事皆好唯憂時霖雨少竊廁漏乃潤汲
水者果國後次過屯主氏不出渡奈良屋橋校仁也
從後次久之來訪左仲未下牌返趣前太松井大右
衛門者來不値。油屋善兵衛送羊羹。遣者三於

道左氏問前日所囑與橋本竹下東既発乎否答曰
既発。謂一治曰我欲留吾子然汝哉父子為豈太
苦請辭不得不許何如則吾子去我家猶有友月可
依爰太去我家則無所依且我既為吾子與友月約
自此有大利害哉言可也一治曰唯命余曰我有贈
言吾子善之開之乎否古謂向人懇貧須顧其行也吾
子名以貧慶太人之養賓飲酒買肉太作富生態名賓
相反儉吝則用軌敦及之今後宜克兄校室氏與仁
也阿石觀市過戍牌不歸將使計哉迎之歸戒之

二日

浴湯肆歸路訪孝哉曰今日願早来。渡辺順八郎
矢田與三右衛門新正東至順八郎送雲丹與三右衛門送金百匹
。恵眼来贈金十足先是乞書屏風一雙。今井昌平来送東
子。松井大右衛門来乞字不見使後次搏。健藏
送数肴。孝哉来炙。一治之友月氏。室津舟子
中屋善助東鳴長尾良哉乞九柱草堂随筆十卷乃
付之而取金三歩一朱。朱牌赴案齋指出為主計
金城至微雲獨不至為主人作画三幅各掛一絶山水

西田山中多松樹鬱々又青々居人無一事終日閑坐花苓又曰荒孤亭倚松峡暮約斷蓋逕忽見烟燈
煙上此間栖者誰蘭曰無蘭似君子林下獨栖遅孤芬唯自賞不慍人不知酉下牌首三
來迎乃辭送主計至大江橋。礒部寛五郎東告初
七日上程帰江戸送羊羹。友月使人来取一治
帳

三日

讃如例微雲来。相馬東送随筆金百足。金卯来
謀後次卜居件。春波来乃語有且所謂國匠件曰
吾不慣浪華事情見請為我決可否對曰諾。孝哉

来癸曰家翁将為愛太来謝既而使人来曰今日有
事不能拝趨。遣省三於九山氏竊返伊賀状遂之
稲西屋五兵衛氏竊答村瀬秋水東送書四幅於秋水。宗
助東致南陵兄正月十八日東範治孝也正月三日
及十三日東柴六郎東数通兄送和漬紅鬣魚孝也送新婦呈室氏片綱
兄東曰我以卿言故勸児源東遊矣先是源兵衛失妻使余説兄許
共遊東範治東曰家母聞先生人有遺服欲賜之新婦
又曰林外婚時當施公膳然以不臨故呈膳料金百
匹祈叱存又曰卿氏以凶荒故竊鋳贋豪商居宅官

捕覊兇四人下獄六郎東曰某在筑前津人過福岡
而謁宰府菅祠途中極倨傲土人皆不平先是兄東
曰前日処報郷氏件官赦罪因事平余不解其故得
範治報初了。有且来飯之余曰君且為我見春波
。卒歸丈庵東至送鶴肉。柵橋平右衛門東曰初
五日稲生条請臨

四日

寅牌地震。昨夜微雨天明晴雨来定遣省三於緑
塢氏曰吾怕泥行請速南徳寺之遊為明日答曰諾
。紅野平左衛門西東至曰謹領書扇十柄。壁圖
寺東景東曰本月望前後幽覊梅花方開願臨。文
哉来為愛太謝乃共戒愛太。仁也孝経句讀卒業
贈愛太省三各百銭。礒部寛五郎使人来取其揭
答曰前日既有外山彦三郎矣。彦三郎使人来取
所囑書。遣計哉於河茂氏嘱与中村吉兵衛東且
致範治東。遣省三於濱松部拓村上大三郎返曰
數日前既去。東春波曰園荘件拙荆云宅廣則多
労且再思悪以為是亦一理兄請為我熟慮勿為傍

観者所咲。秀氏来曰今日申牌請与小虎同臨。
宗助来以府内公命賜金一両三歩曰先生屡報時
事使我知備故謝其労乃飲之春坡来共約明日同
観園荘。仁也携省三至河浅氏買論語。申下牌
小虎来乃赴秀氏氏其岳父小西某廣庭亮七在座
少焉俊次来主人供盛饌与小虎作書画數紙戌下
牌帰。遣省三東有宜曰明日午後欲同宗助春坡
観荘園請預報園主借鍵。今日付範治孝也六郎
東於俊次又使俊次致六郎東二通於金卯

日間瑣事録己未

二月五日

卯上牌典俊次計哉出役省三从緑塢近南泉寺省三侍曰緑塢石工將食而來訪龍潭贈鰻鱺緑埭塢石工至潭導展墓使石工刪墓地廣狹將立石表城之時天陰寒風撲面乃返寺石工獨留潭飯余及緑塢飲俊次曰且凌寒又付金一兩二歩嘱買奉書紬歸路過金城氏使省三報八郎以將相過返白八郎曰請徐々余語有宜所謂園莊件緑塢請從觀之乃

謂省三曰吾子導宗助春波有厓㒵我會主計氏午時至八郎氏始坐省三導有宜至有宜曰今朝園主曰今日當上午箱正条舍人四出不能導觀園顧改卜日某俸趨欲告先生既不在聞春坡先某而來某謂芳觀園之故也遂至其家春坡君未返乃告其由於舍人而返省三君偶來矣又曰或觀園主欲尊園價且緩之不然恐墜其謀余曰知有宜去使省三告宗助以有宜言八郎供飯省三來曰尊夫人既遊大逵乃辞謝宗助謝昨日湯使省三告緑塢曰觀園件且期他日來牌返。松田右文衛全子在中東里。昨日送金廿一兩社課題今日來謝贈饅頭不值。烏原源之助來訖画追薦自余所贈肴料及菓子一篋示値。三宅相馬來不値留其所錄三越御程記者相馬勸余北遊無如申年牌運淺與江見遊台德基贈象子教程曰奈神之朕也。遣省三於相馬氏返其禍且致所囑瓢銘。室氏祭庭上稲荷祠招松村氏子女今泊寒戚異常四郊遊人比常年頗少。故婢阿椽來宿。仁也始讀論語

六日

棚橋平右衛門送糕。春波來曰向者昭谷口君聞今日有暇往觀莊園如何乃遣省三於有宜氏示春波東有宜曰莊園未可得觀也省三乃辞春坡歸。秀氏來余曰午後來將供善哉糕既而使人來辞曰門生出不返別無男子不得出家。北諸送示董文敏書一幅及大雅文叔嫩事所發東一通曰聞先生購董書頻與此並觀而鑒定又曰大雅翁述嫩事事情頗詳且言及先生請一覽。伊丹屋孫助子熊三

卿來告瀞遊府內沕裁與南渡兄以下來。將為源兵衞賀奉書袖渡者三召大野屋安兵衞里閭內山七郎若衞門將月狀野來沕曰今用但止族決決君沕有恒來曰國主與國於人將金六百五十兩而不返圖觀満淇契之有淇以似圖沵但濟賀返居復附國主曰吾子返洋全誠邪返局國主請返金汰務之什而敢圖其人將許不有姦以敷某導洗生觀圖於其人曰國主將貴霸國而賤返金其人乃曰非返金三治之仁沕國沵何得也國主欲曉生徐爲觀之秀民偶至刀滑佚瓶日役去。今日雨下頗暖

七日

松永伊兵衞來乞書板。孝也源兵衞正月二十四日東至孝也送宜國衞書画扁本十四五葉刻收去公及余範治孝也六郎光太郎詩五岳千原太郎兵衞是也源兵衞東日奉書紬件既報家翁矣本月十八日說小倉侵呈東一通浮沉何如別有六郎其金卯來乃使俊次致之。終日作家書既而遣湘江於伊丹屋熊三郎許囑爲送半夏一筐於南渡兄江兄錦濤孝也源兵衞三右衞門皆有四大。栽與藤田平次兵衞來々曰大夫君以橫屢告時務使紫助來賜有資兄請為我代謝東入兄東中。緣鳩東送石工浦称基圖白測費當金三兩二朱又曰明日小集玉藤居請臨。有恒來曰先生欲攜觀國產運送唯命余曰翁歸路請告春坡曰明湘巳牌同往觀

八日

卯牌將落湯肆謂有三曰吾子歸路過熊三郎武曰余與請觀天満莊園既入湯堂與熊三郎過乃約午前而返。春嶽東來今日有故不能觀莊園顧述一曰吾與熊三郎將以今夕上船不得從命乃使者三告有宜及宗助期午前有宜曰顧午後也今朝講後謂金城曰將觀莊園遂赴玉蘇之會途過兄許請為我具飯否曰諾至此使愛太謝曰止將以飯後過。達有三於北浦氏返董書熊文來東送示余所藏董書。善四郎來聞講。與場恭藏來乞字曰某格之產寶吉次雄之進從兄弟也余曰二十年前御堂後於醫田內山牧山相見姓名與君同親踈何如恭藏

曰敎義父也余曰牧山何如曰死既久矣○午時熊
三郎来乃使藤次報宗助者三報有亘有亘偶偶至
乃出行也後默者共從至淀屋橋熊三郎曰某明日
去亦能任其國主應接件各曰君南隣會所某頗慣
此等肆宜招彼詰其當役事務也余曰善哉熊三郎
出使者迎宗助至主計氏主計不在宗助以下皆
會聽亦見菊亘余曰必將行也逐其家典東物也既
果然乃借風爐煎茶畢至其國計其廣狹南北三十
三間東西十五間觀畢熊三郎與國價銀二十貫匁

奴意頗減五之一也至大江橋宗助熊三郎會所某
仁也更欲去步彼次有三送有亘迎惠緑鳩氏使者
三歸路與來景東於緑橋脚大氏東曰聞國麓梅花
業前後好矣欲十八日發何如云々緑鳩與金城既
在玉藤即性比入門與緑鳩遇曰金城翁為生香知
尚所要未將出家也和向使酒氏社所畏故不祖告
也國清次郎先在堂飲酒杯一見見曰某姓名後藤
梅溪即金城門人今日會主也清次郎曰此人未成
童才氣超群接人如老成人後來造詣不可測也既

而金城翠國玉江等二十餘人來會生香亦來曰述
聞盛會故為不速客言畢去皆喜分部相模來言同
生香亦去衆皆揮灑生香忽出酒氣勿々曰貪道恐
公等謂我因人飲食故獨飲別室矣醉態百出逼余
乞字懷出梨一果熟柿一枚曰聊當潤筆衆厭之稍
々避於別室時寒甚皆曰願尾以來莫過為余以
凍餓頻促緑鳩薦飲食緑鳩曰生香未去而飲恐生
鬪爭姑待之乃借店主紫袍衣之日將没生香去燭
出始飲後次以有事於金卯先去者三來速乃返途

過熊三郎氏熊三郎既發送者未返者二曰向者熊
三郎使人迎先生於其家別莚某往告先生未返彼
曰在國直二十貫文價賤也然付者頗横且付者借
主所納債貨歸月百貫文不必然須檢察勿為國主
所欺也雖某不在會所在諸務委彼可也氏上牌返
○建藏來不値

九日

播磨屋松助使人來致源兵衛正月十五日柬○松
永伊兵衛使人來取板○遣者三送梅花一枝於賴

藏東曰庭中江南梅開謹呈一枚頼藏東述謝且曰
今日頗晴暖往觀梅荘何如乃使愛太往答曰諾。
遣肴三於有馬氏嬌吞松田右兵衛東送（詩稿）右兵衛逵
過宗助氏謝且問有府内便宇否答曰一二日後有
西下船。相馬田東至（先是東送其詩稿）。赤牌頼藏甥二
僕至乃出肴三榼行厨而從上高津祠紅梅數株開
者五之一過柵橋平右衛門於茶店話良久去至梅
荘開者十之一假店人衢乃還櫩梅下而披行厨嬌
女來去不堪絃聲四起頼藏笑曰月明林下美人來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七

是西土流也紅粧軟服白日冶遊壓倒梅花不得數
出是東方流也申下牌去過寺街入本街入（鳥）舟店買
飯蓋饅頭余知頼藏欲償直為旋出先償之既而頼
藏使從者付金主人辭曰既受頼藏愧謝酉牌返使
者三送頼藏。友月吳一治殊友月送梅花一治送
柑聞其北上乃託吳吉田有秋東々曰本月二十三
日後將拉家眷賽男山神祠遂觀貴境梅花敢先報
。北渚東送董文敏書幅

十日

一治昨夜留宿今朝去。路陽肆。松永伊兵衛東
送金二朱及肉糕。健（藏）三來贈雉肉飲之後次吳為
先是健藏曰荊婦方姙所生男則請先生賀作女則已
今日曰女生某不堪快々唯飲酒送日余曰我四娶
皆首舉女次生男是吉兆也云々健藏喜。薮人小
幡彥七來見贈茶梳先是坪井顏山東曰小幡藏人
者我藩壯士也東上織兵庫營務欲拜謁乞諭云々
彥七曰某舊名藏人近改名矣又曰顏山既罷官。
有但來。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四通揭其略一曰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八

箱館長崎神奈川既開港共外夷互市御氏欲移居
為者須就港吏請也一曰唐和明磬件既許近江屋
五郎兵衛某某等設吾線叢須知一曰近盜賊橫行
既嚴捕緝猶有闌入人家者隣里須戮力扞禦莫坐
視人之害不救賊若相抗殺之亦不可一曰某坊坊
正某等三人精勤賊坊從賛各賜銀一枚云々（保時年文）
摘譯其意。今日緣鵠使石工來示墓圖曰此樣則直金二兩二朱或一步請速書其表留紙去

十一日

東景四東至東曰聞麓梅既好然寒威猶劇不宜遊

焉聞先生將以十八日東時哉請莫愆期望氏回十
三日公携妻上遊嵯峨山及伏見十六日
返何如余曰善乃議俊次省三身舍愛太討哉從行
○哉與南陵兄龍治孝也源兵衛東○午時拉省三
出訪宗助嶋與兄以下衆送訪賴蔵使省三視三宅
相馬在否返曰三宅君曰客將來請莫過訪乃呈相
馬氏謂其從者曰某將遊伏見恐不遠公上遊故來
面別相馬蒼黄出曰向者紙者誤傳先生命曰否有
棚橋氏請枉駕故以有客辭先生若枉駕某敢辭之
乎且坐乃授其所嘱湘雲舍詩載集七律及啟帚集跋又
返其稿主人喜供酒少焉客絡繹至乃辭主人曰某
上遊在二十日前後願更一會又曰先生北遊請莫
遺約訪八郎遣省三於緑塢氏嘱致浣影雲影上女
墓表於石工返報不在又使往視玉江相模在否皆
不在乃歸○平右衛門來乞許不値○阿石乞暇歸
家○春坡來不値○石原源之助同文羆來告本月
二十二日兎角亭設書畫會紅花堂携桂亭者來告
三月六日會兎角亭皆乞字也不値○石峯請從岡

麓之遊不値○加賀松送火旦○夜觀御靈市後次
從二兒亦請從使省三買正也途瞻乃返之歸路過
秀氏氏其妻見曰拙夫方調藥婢舊茶油氣衝鼻余
言其故妻叱婢改焉既而秀氏見曰門生逃故多冗

十二日

平右衛門使人來取書○相馬來贈金許多報以川
芎旦欲之○午時携次省三出訪宗助託華函藏計全
及贈什類曰明日與賤眷北上歸後取此使省三謂玉江
曰請會田蓑橋比余至橋既俟焉余曰吾子欲從我
探三越須見三宅相馬也彼録東道記北國里程又
作地圖送我其意頗懇矣玉江曰諾遂與訪緑塢嘱
二女墓件緑塢供鮓請從岡麓之遊爲主人作畫數
紙石津善兵衛來申下牌拉玉江返飯之夜去○吉
次妻來不値○柳太郎東曰正月十三四日後疾目
近又眼痛暴瀉方在蓐然稍愈不久搾樒去々○橋
又送浣衣數領○今日使省三嘱與森脇忠兵衛東
内封寄懐詩一首於玉江余又手搜村瀨秋水畫三幅曰請
與緑塢謀命工裝之茶曰諾既去畫獨在席乃收之

○使省三促覺兵衛裝潢及硃清澤修筆○橋本安
齋來不値○龍潭使其弟子來送菜且問所囑奉書
紬既買得否不値

十三日

講如例○石峯來贈饅頭爲廿八日夜同船翁東景
り大坂屋七兵衛來告内山七郎衛門太昨夕至此
地○講後將上途以天陰止至午後皆謂必沐雨乃
喫窪氏二児出家憂太討哉從五高麗衛窪氏曰良
人所命贈吉田生雲丹妾宕之使憂太走歸取之過

片街北風大起寒如嚴冬窪氏巽二生交貞正也上
漢川堤風益冽舟皆掛帆而下堤上雜落列處梅開
香氣掩鼻未里牧方二十丁日沒使憂太從仁也取
堤路先行求逆旅余輩避風自田間進然入牧方憂
太在路左店頭余曰凡求逆旅須於驛中間兩端人
家多湫隘不可宿吾子未講道中之學也既而主婦
羞食及臥且皆潔余及賞憂太之功

十四日

丑牌館人起進食寅上牌上途月色鮮明霜花如雪
往一里半天始明上男山謁石清水神祠官方修祠
丹雘一新金璧光耀四邊小祠及塔亦皆修飾祠丹
殿皐欄不許入焉祠門外有賣鴿餌者買之鴿集掌
及肩背十餘貞正也怖悸啼使憂太先行報僦村夫
書將下陂忽聞壇上鳴螺役夫四集山上朝望清明
爽快表山裏水青白相媚窪氏嘆爲無雙勝境下入
街憂太迎曰少曹氏舍人曰我主往泉南矣北行上
堤右多陂塘水鳥萬數時風大起累陽昨日至淀大
橋壞設柵禁往來止流有渡揭書武士外渡錢五文

余曰我輩皆士獨付窪氏渡錢既入城下有小橋亦
設柵傍有渡舟蓋集渡錢以爲修橋料也又使憂太
先行報告田有秋仁也忽啼曰足痛時正也有討哉
猜余與窪氏左右仁也而助之往甚遲午時至有秋
氏先浴湯辟而飯既有秋舍人導謁御香祠自祠西
門出入梅林開者　二十之一來南行至善光寺畔
望寺門比柱年更壞南行梅開漸多過六地藏余以
下皆疲憂太貞正也討哉貞仁也日晨始至黃檗導
窪氏觀諸房黃檗至宇治橋使憂太買舟復命曰舟

人曰此至伏見領三百文例也今日既暮請加二百
錢余曰二百錢例也彼既加百錢更加百五十錢可
彼見我疲少貪豈不顧去乃向平等院舟子尾來喃
〻不止余不顧休院側殿店從者疲極慽不得舟乃
問店婦舟價何如答曰舟子少以日暮為辞非三百
五十錢以上識恐不諧乃復遣愛太曰彼所求若過
三百七十錢莫許既返曰彼取初言不肯減一錢余
四勢至此雖疲不得不歩從者益恨至橋側愛太
計哉彼余與室氏先行舟子逐及曰某請減百錢朱

氏曰公元欲賜三百七十錢何需三十錢不赦從者
乎余曰善舟子應聲去愛太計哉及曰既以三百七
十錢買舟矣余曰何不速報而為舟子所先乎我既
與彼約四百錢也忽有別舟子棹舟下二子曰即此
舟也下堤入舟前舟子來入舟二子責其既成約彼
復加三十錢後舟子來曰汝冀衆子入責之其疲既而成舟二子欲
以如約余曰我言東於吾子言我既許之而違不祥
也背四百錢後舟子去舟中寒陪堤上皆脩蘇而春
水未生然行駛須臾至京橋出返有秋氏食復浴湯
肆喃有秋買舟曰須求里井池街口者亥牌舟子來
延乃出西行二町左折就舟舟子數人方闘久之止
舟即發余眠每舟膠沙覺凡四五時

十五日

降座客出葉子賭正也又有賜座僧贈砂糖卯下牌
至川崎舟衆淺沙膠篤工皆入水推之百方不動客
不耐出舟者十餘輩踏下辰上牌待井池街口返僕
次逐十五日發事如左僕次往馬場泰藏氏致其所
乞書八之輔來致所寫九桂草堂隨筆一巻以上二件十三日事

有馬淩雲使人來問余在否平右衛門使人來送閻
華金二朱及君紙料錢百文松永伊兵衛來贈海鼠
腸及神馬藁村田七兵衛來送閻華金二百匹堀口
健次郎來訪會所東取天王寺彼岸參賽錢十二文
以上六件十四日事口携僕次省三浴湯肆逢將訪內山七郎
兵衛門至北久太郎街梅檀街東折處路右有大廈
僕次掖逐及曰彼乃松永伊兵衛家也乃返訪之伊
兵衛供茶盧汀見使者三視七郎兵衛門在否返曰
在伊兵衛曰欲陪遊天王寺何如余曰善至七兵衛

門氏介後次相見余贈菓子一筐主人供飯伊兵衛
蘆汀來乃出皆欲觀新山梅花余曰彼地同心住處
禁外人入爲村上精右衛門同心也必與彼地人善
須先訪之精右衛門不在至新山開者五之一南折
過寺街至產湯祠休假店店人蓋酒百端不聽過梅
莊東畔西折又北折入莊花與遊人皆陪前日南行
沿線路觀新開地作四國八十八所及三十三番觀音
祠等石燈石碑隨處簇立後次曰甚哉佛之耗財也
余曰財不徒耗以有數之者唯此地高敞東望騰駒

連峯如屏麦田桃畝縱橫數十萬頃亦一佳境恨爲
佛所俗了矣近天王寺東門遊人稍衆門外梅花僅
開十之一門内遊人數萬塵起如雲放生池東畔一
舎下有石泓石作龜首水自口滴伊兵衛懐出小板
數十片皆書先祖法謚者投泓伏視泓左右前後板
片數十萬衆争下長杖壓板浸水問其故曰以充澆
頂之義也後次曰甚哉佛之愚人也池西畔舞臺上
施米欄管籥四起僧數輩皆服錦襴從者帶刀者數
十自北步上臺蓋今日丁佛涅槃行葬祭義也後次

曰甚哉佛之爲奢侈也繞池立者如堵牆不堪喧雜
不畢觀去西門傍新立大石碑書親鸞聖人御舊跡、
七字結構新祠輪奐異常蘆汀曰豈聰家僮藉愚衆
之力以持門戸也過一心寺入今宮南行至街將盡
處東有一店掲書溫石湯三字投爲命酒食味極澁
伊兵衛乞余席上作函以賜主人店對東岡神祠佛
閣自樹間抽天王寺塔尖尤高後次曰先生今宮春
望詩畫今日所見矣東岡一帶出閒地返照蒼茫烟靄裡多少楼臺春樹中塔尖獨認天王寺
黃昏出至心齋橋月始出余曰今夕望也而昏

黑既久蓋前月當小建誤置晦也至北久太郎錦別
酉下牌返つ春坡支つ月來皆不值つ坊正下牒曰客
臘間部公將來巡撿海岸當宿於中嶋松山邸公往
還日沒沿路須設桃燈又曰公所過處須崇沙設桶
與帚又曰每坊出按者坊正須服麻衽袴而腰刀月
行司以下須着羽織及袴而莫腰刀曰公方過勿旋
窓間覗既過勿走出群觀又曰公目所及行路者勿
停趾勿失威儀他門閭不少開又曰公過時禁上樓
又曰每坊須標坊名又曰備大盤水須記坊名又曰

公船列處禁艤匠運材鳴筌又曰岸瀆者須收築水
中須疏踈職物又曰公過處商賈莫放賈物勿開店
又曰公宿所近傍須嚴于柝謹火又曰松山部前禁
洗衣（以上皆示文摘譯其意）

十六日

昨朝一治來余留之既聞其竊買酒而飲也今朝復
來乃命招友月至余曰塾内禁酒我家法也犯者必
逐一治不足惜然同席者猶當坐一朝逐數子亦所
不忍今日且枉不問師須切戒之友月曰諾此行某

屢飲彼彼以禁酒辭而私飲實可憎○野添道也來
至送金百疋及赤小豆賀春禧○巳下牌聞堂嶋火
遠後次省三候賴藏鋏次相馬八郎玉江綠塢諸家
返曰唯一家燬○昨日來屢促阿石歸午前始返謝
以病○先是俊次與余謀借奈良屋橋西畔尾今日
告此主以前居者不肯賣付物辭（大坂俗宅主唯作屋及四壁使居者作兩戶障子類名謂付物後來者買之而住）○內山七郎兵衛門來贈紬
一反飲之買其所携紬十四疋○桑谷塩屋七兵衛
東於大七氏（送書扇二柄紙一巣於七兵衛）○書林河佐者致大坪

捷藏來○綠塢來告石工將以十八日立墓使室氏
梅之○秀氏使人來致梅巖來○河茂來為小田嶋
治兵衛乞字以其所乞不詳命問之○玉江來乃介
見七郎兵衛門○訪玉江送書扇一柄於平右衛門
曰前日所賜紙料百錢聊意欲辭之然嫌於好名故
換以此也○阿蒼通也來於省三待伻至授之（返其書狀）
札○病甚雇阿熊按摩

十七日

秀氏借金逾期不返來促之○巳牌携俊次省三出

訪宗助取所託華函出金二十兩復託之宗助出福
嶌彌兵衛田來投余且曰前日敝藩世子生山田武
助報家君旨往視之則既卒訪相馬致其所囑九桂
草堂隨筆一本主人曰某時以二十日發訪玉江玉
江供飯訪金城其母見曰新婦歸寧未還先生欲何
飲食余曰近以病謹飲食今既饜饇莫膀念永井大
二郎至乃去過福島上菅祠畔取生路直北行右折
渡無際橋逐右折出梅田直東取田間徑至天滿訪
春坡春坡欲供酒固辭申下牌返○九山來不値○

藍田妻來室氏留之供飲使二子及婢送之○遣省三於東上橋觀大石（大石地名）舟來乎否返報近日卑晴往還不斷○石工來曰向約明日立墓然所買船有故不得發請延一二日余曰二十三日後可○今朝服後次所調姜桂湯二貼忽下利頗覺快午飼甚而食後腹脹而鳴吐氣不止日政益甚服當藥時少減而腹攣急且痛使針哉按摩○分部九觀使人來謝候状

十八日

講如例○石峯來曰今夕有事不能陪遊國麓乃勸健藏玉江玉江以二十二日書畫會辞健藏請退與家人謀既而復來辞室氏欲買深野新田米乃謂健藏曰請送貴倉米一斛五斗曰諾○伊兵衛來飯之○使省三招大野屋七兵衛曰來取紬直既其舍人來乃付金十七両二歩二朱而囑贈内山七郎右衛門日田半紙五百葉書束紙五百葉乃吞底辺順入郎矢田與三右衛門東送書（一紙於順入郎　一幅於與三右衛門）西○早川祐太郎來乞字曰某數日前入京今朝下聞先生

有此遊志其往美濃笠松與青木益太郎家近願枉駕○中村見泰來曰此行從寡太夫遊江戸將以明朝發贈博多織零片去○月形深藏東至（見泰致之）○佐々木大學客年十二月朔東至（伯州倉吉脚夫致之）東曰先生過夏所賜手教及詩至感荷寶深、某奔走東着不能速奉答敢謝聞秋香元恪皆既下世先生之慟何知也某老衰日加然欲一遊京師早晚拝晤預期以自樂云爾乃遣省三於脚夫所寓託田東○九觀來訪堂嶋裝潢師某來見曰衍德君傳先生命答某裝書畫三幅敢問其様○秀民來謝曰一二日後少返金○遣省三於東上橋門大石船以何時發乎答曰戌牌發○相馬使人來致隨筆謄寫料○二兒終日遊藍田氏○復遣愛太於東上橋畔灘重氏曰船發時來迎我○綠塢來○戌下牌愛太返曰船既移於西國橋下矣乃與綠塢愛太出省三送船在中流越二舟就首閒不見人喚舟子不譍隣舟子曰船主蓋眠艙内也乃坐無燭又無衾隣舟子曰賃蒲團者將來姑忍之既而來蒲團薄而狹問價曰一枚四十八文

余曰如此者雖數十飛亦不敢諫也乃讀愛太曰舟子眠不起蓋將曉發也自今待至曉少睡生病吾子之困人一至此乎候蒲團者曰我亦諒公不能卧哉惡蒲團蓋取公家物來乎乃返愛太有三取蒲團三片至乃困宥三去徹眠怨有數人來履屐起問何者駭曰有人乎聽其聲皆老嫗也曰吾輩不出船積者公何不縮脚余曰凡船先至者占善處宜也嫗若病猿何不早來共謳遥捷余脚曰公嫌我老須假令我年少公決不相推也乎被余衾余白莫戲儕艙有一

箇客呼曰公是士人嫗等不得無禮復駭曰士人乎嫗々余乃縮脚綠鳴愛太亦皆側身互相讓而卧少焉船發風潮共順比日出併大石村口託蒲團於舟子曰送之灘重氏副以其灘重以簡子曰我所送蒲團三片將以本月二十二三日取此云々

十九日

出船綠鳴別曰來有事於東明村余曰事終須來就我靈圓寺也余不經此地既十年不復記路誤而行至丁返卯下牌至東景氏主人既俟其歸乎僧數輩見已下牌東景及二僧導出余告綠鳴在東明豊田次郎左衛門氏東景走一僧迎之比至東明北畔僧返曰客雖他家矣東景曰豊田者我舊友也且往謁去二僧導過石屋住吉數村隨處梅花盛開本年春寒異常至此牢晴數日暖如夏初皆拭汗不已休一店東景綠鳴及至岡麓數千萬株無一不開者先是遊此地者數度大抵來者開淡紅者未開今日則紅色氤氳種有如覆翠幄有假店賣酒請設席其前而坐側多設席者或數結男婦絡繹來觀游止萬玩去

來煙霧之間如水鳥浮沈余曰此地高寒從來未有如今日佳觀但恨缺三李四輩來訪梅花也十年前未曾觀一人而今如此後來俗了可想呼岡麓梅花亦矣忽有一客來謂東景曰某々輩方飲願臨東景指余曰我師旭翁也客曰公同先生臨東景令人負行廚至方飲客頻使人來促余曰彼何人東景曰名灘宗頗有奇話者乃使東景往余以既能辭東景使人迎乃使愛太往辭不可竟不得已往灘宗等十餘人團欒座灘宗指一客曰此會主也又指一客曰此

浪華長堀人上客也又指一僧曰某寺主也皆通其
名余志之長堀客曰其出入大村邸聞高名久既而
辭曰廚余曰来時遥見山下村落梅多歸時宜從山
路也乃取生路經數村到處籬落梅香馥郁余問灘
宗寺號何如東景曰彼此地低也里正某使村民彼
衆聚怒手叉之官以曲在里正遂擬之彼謁其座患
恤里正遺孤因得無恨譬然恐彼報念佛甚故與我
善至住吉北畔地忽陷成壑數丈以下皆石峭壁掌
立凡十二三丈而至底水淺然或瀑布者數處既渡
脚下○室右築起數丈上作小石渠從上流分水瀉
爲數十歩代渠以木筧迤邐數百千歩入人家屋埼
而運碓車一村皆碓舍車聲轣轆水支派縱橫右入
左出或筧而通或笆而蓄或穿其底直下數丈以爲
水簾緑鴨曰用水未見如此之巧者路以避壑故迂
遠二十丁計皆曰生路多趣不覺遠也終渡河原溪
出於東景氏舍北中下牌返與緑鴨作書画梵嫂見
曰吾兒始生先生見之曰兒頭似惠可大師画像因
名惠可麻呂既十一年矣

二十日
辰上牌將登摩耶山東景送北行二丁計別使昨日
所伴二僧諸龍孝本導十四五丁至画馬堂十年前
所遊以北為生路左右茶店極佳潔余曰此地海望
絶佳異日必投宿焉店盡迹曲折陟上滿山皆松沙
路無石使覺太及二僧皮推腰緑鴨笑曰先生不飲
之醉李白也熱甚汗滴不止路傍石標書從山上何
丁毎三四丁有微店賣菓糕衆渴食相無數翠微似
上松柿雜木蓊蔚蜜陰生涼葉香如花廻望山下望
海平地可十七八丁村落地塘松堤麥田參差交錯
歷々可指毎上數丁海漸濶地漸狹至山門既十五
六丁海直接山下地則迢遙如帶海比昨日更穩貼
帆更衆多門頭偉一壺該楊賣糕直廉而寺擇門柱
白扇題曰安政已未二月二十日廣莊其石緑鴨伊
大街僧潛龍孝本遊焉此日天暖風柔山靄海霧鳥
亂相和舟帆去來于其間如鳥倚門柱眺覽久之去
門内迤益收櫚益光上磴二百四五十級左右僧房
四五疊石築起數十尺如城壘或據巨巖數十百尺

碰盡有平地佛毋祠南面左右老檜古杉森立萬株祠廣而古潔其前左小祠一宇二層塔一基石小祠二宇鐘楼一箇楼側有画馬堂祠後小祠一宇具後樹間又有一祠凢屋皆用檜皮不見片瓦地寒可知画馬堂敞豁無比下瞰群峯疊〻如鮮起浪立壁圍寺在脚下如躍身可墜屋背搨繪中有賻博具前設闢鑰者側書今日以姓如此蓋盟神止博也下磴數十級右折敎百歩有巨杉一株繁枝如山醉帯西之二丈四尺也矣僧房有神籤皆探之得吉緑塢獨得

山古曰有喪財事主人有言緑塢快〻余曰吾子三錢買秋既忘之豈非喪財乎此行為浪華某氏誅離絶其義子於東明人豈非主人有言乎神古實中乃釋然下未至山門數歩石標書布引瀑布道乃下此陡急陰初路木陰更深下五六丁聞水潤聲樹間當面有峯皆謂恐又上趣峯也余曰既有水路出此下必矣既而至峯根路南下天光一線下極平地水穿巖心下成瀑布狀數處甚似勝尾寺至箕面途中田顱摩耶左奇峯四五矗聳刺天几下二十三四丁渡

橋地漸平見人家西折過山椒松間十四丁有基兆初聞摩耶至布引一里至此既五六十丁每遇人問之或曰五丁往七八丁則曰八丁往八九十則曰十四五丁皆飢殆不能進最後有茶店一婦呼曰向者一人携行廚過曰客過請傳話我既赴瀑布矣公輩乃母客也乎皆悦曰然問前程曰六丁皆曰信哉〻丁左有大池其西南人家陸續北多茶店問地名曰熊内達北折渡溪澗不見水溪西路忽成坂極峭焉松丁〻汎上四丁計至頂有孤店〻北斗落數十丈

右山脊盤陀色如凍石飛流懸寫闊長二十四丈底淺而翠瀑布側十峯如立掌者駢列頂皆冠松東景舍人外作出迎曰公輩必飢店在于舍孤高枕如馬鞍處就披行廚奇寒逼肌遽加衣余僅傾一卮大醉而眠忽聞人聲起乃東景與浪景也東景曰先生何不至瀑下而仰觀乎使阿龍李本佐佑余而下數百歩至瀑下水氣撲面外作尾來解衣走進立瀑下満頭浪花雪散良久出余歎曰文覺亦不知也外作與人年六十二但健謂與人頬俾實然瀑下満地一片

盤陀水穿其間伏臨脚下陥如咽喉不知其深惴然
悸既而出店南下逐廣而急曲折二三丁右折取徑
進數百步又有飛流乃向下流也俗呼上者謂雄瀑
布下者謂雌瀑布雌十八丈然比雄風趣頗勝其下
流相去百餘步有碓家聞其声之大無比乃入觀之
圖以板不見然横木懸杵百二十其大可思舉瀑布
而從屋背注故爾其以南往々穿山腰作渠石門壓
水瀉渠渠入地底數百步出則横木覓於空中數百
丈以注屋背者數處溪每數十步高低順異碓家有

數百丈外亦、各有高低故隨處設門高低視且門可
以開闔頗與聞異其奇難摸陵澗溪東折左山右竹
林往數丁出於向池側稍々右折過田間東行到處
梅花盛放某亦將花蓋地暖比伏見候間二十日也
過數村有長松林其南梅林數畦昨日余與東景謀、
送上國梅苗於我郷至此問比梅高廣皆丈餘既經
幾歲乎曰蓋六七歲余曰然則我雖老猶幸遠見我
國梅花師顧今冬致苗千本東景曰諾法景導入路
左蕎麥店蓋使卯作先來命河滿麵也卯作曰室有

病者乃又導入松林王子權現祠在焉其側有一僧
房主僧方學東景出見入其室坐法景供麵畢東南
行數丁出墾路七八丁黄昏返壁圓寺法景去綠鴒
叔赴東明。安國彦堂舊名元八來贈肴不值。夜余欲
浴主人以浴所壞匯辞卯作曰向見鄰人將設浴矣
乃導出入一家自後户出又一家蓋村長也卯作曰
我塢壁圓寺客至乞浴一婦人曰諾浴畢返初所過
家即東景門人所寓凡十四五人埜則喇悉訪余舊
規

二十一日
為主人作書画數紙主人謝以金二步。午前欲歸
綠鴒未至東景使其門人迎之至飯午時大石舟子
來迎乃辞東景使瀉龍孝本送卯作負行厨而從入
舟子弋休既上船二納卯作皆去船有數客一人識
余姓名問性情余為剖析頗悉其人悦擧帆風順船
如不行而速東牌入安治川至湊橋北畔出至越中
橋綠鴒別末下牌返。者三迷十九日以後事如左
九山東乞詩正室弋使者三買油三升者三姓覓兵

衛促裝演小幡彦七來徵雲以女生送上巳糕（以上五件）
（十九日事）北渚來促與大熊文叔來伯著從江人今出座
六右衛門來求見室氏携二児訪龍潭奥山中書仝
子在中東至清水麻之亟送東及庵有文虎望送示
顧魯公多寶塔碑帖（以上五件二十日事）石原源之助來取所
囑書米津冥疑者依見（石）衛人河吉來閑山城屋茂助
既乞書乎否坊正下條曰今日閑部公自伏見下街
中諸事須從前旧例（以上四件今日事）○遣發太省三於灘
重氏取蒲團及東景所贈行厨○使省三返帖文虎

二十二日

參河人石川勘助來乞字不見○秀民來返金二両
一歩○遣省三於北渚氏囑與大熊文叔東先是北
渚送示文叔東（中）有唐太地出淳似武陵欲扁桃源
三字於數十処又欲乞名家詩箋願傳話旭莊去云
之語故送扁額及箋三葉同囑與塩田松園東於文
叔（送詩箋二菜於松園）○遣省三於有宜氏囑谷奥山中書東
（送中書所乞畫一紙）逆之綠塢氏返錢二百文致其大昨日所
堀春蘭教塗之宗助氏報余歸返曰綠塢不在宗助

致南陔兄本月三日柬○在東泉氏數日暴暖異常
歸視寒暑針當四月下旬候夜來益暖今朝密雲四
合辰牌雨下申牌晴○遣僕治於九山氏致伊卓席
上作及其詩稿○今日丁先慈忌辰移神位於奥上
饌○健藏送米三包○夜訪秀民乞診曰且服兄藥
七日以驗効否逆旋訪生仲使省三先往生仲以親
族喪辭○既夢與故君朗晤余如其既七副視其面
忽化狸去余大呼目覺○發太病

二十三日

浴湯肆○講如例○遣省三於文哉氏告發太病
九山東曰請未牌臨幸街福亭○使省三往視内山
七郎右衛門在否返報不在○使（寶）氏買人様子二箇
○米津冥疑來乞字许後與僕治出訪牧野清巖新
居不在訪晩翠入門見轎傘狼藉人有行色乃使僕
治複判舎人而出至九山氏聞其既出乃去訪做雲
贈人様子一箇備其僕視九山果在福亭乎否返報
既去在十八庵乃出過難波新地諸戯並開遊人如
雲至難波鉄眼寺東畔路右縣書十八庵乃入九山

與春耕在舍後樓上而飲妓一名都爾二名侍劂酒
甚美余不覺盡數杯既而過難波新地燬跡頗廣漢
福亭舊在酒坊災後移九郎右衞門坊入户主嫗呼
曰先生何契闊之久也仰望深除扇余手子所書一
以贈之四字復飲妓數名出侑酒都爾與妓副余請
字乃書扇及紙函乃使都爾舞以當潤筆日沒浮碑
列余及俊治袂上樓曰初之一妓新承九山公愛顧
姑避而卧焉二娼來設卧具余固辭乞厥喫終歸。
桂園來不遇。播磨伊東長次郎鈴木又右衞門來

訪不遇。乞秀民藥五貼骨着散。仲谷謙益送詩乞
正。蘆川來不遇

二十四日

冥疑來取所囑書。愛太痊。遣有三於綠塢氏問
石工件返報不在既而綠塢來曰石工將以明日立
墓請莅先是綠塢欲買奉書紬今日示之借三尺而
去。吉喜贈鯉肉一斤。遣省三於宗助氏示紬一
尺。高波時太郎東乞書扇且告母喪。八之輔來
侍八郎言曰新居未完請數日後臨晰日八郎告移

於其妻家故云爾付八之輔鳴字料金二步。暮訪
小虎。使省三招左仲以親族有死者辭。五六日
來殊暖昨日雨今日晴而風齒入痛。夜一治來

二十五日

欲至齒醫竹内江山氏乞治途過秀民氏使省三先
往告之返曰江山病不能相見秀民出粉藥塗齒齦
頰腫。宗助送紬直金一兩三朱及容貝使三郎本
月來。綠鳥使人來送金二兩且告今日石工立墓
碑。已上與聖氏二兒及俊次省三出將視墓兆

以期有午後先賽天滿菅祠頭痛發熱甚乃返省三
曰迎我於主計氏既而過北里素飯店而食訪主計
氏主人不在省三來至留座氏爲與俊次返而卧服
俊次葛根湯三貼熱大發然不省人事招秀民不在
左仲偶來謝曰某兒任湊橋前日暴卒故遂趨矣
乃針頭及背腰胸腹數十處始微眠。九山來。金
城東曰二十七日將會十一吟社於玉藤店敢告東
列余以下同社名乃送之小虎。伊藤長次郎來
不値。橋又送染衣二。大野屋七兵衞來不値。

初帰省遣省三延室氏室氏黄昏帰曰石工甚愿墓
石義好實出意外奉帰路過吉喜氏贈備中黍餅矣
○初凝傷寒稍悟逆上非外感也使計哉調姜桂湯
二貼服之又使室氏計哉阿石交按摩終夜魘而不
熟睡

二十六日

比暁微睡熱勢頗減○遣省三招大野屋七兵衛児
命以油紙包奉書袖十足○招秀民乞診服其柴桂
湯○彼野青霞来送菓子一筐乞字曰将以二十八

日開新居賀筵請臨又曰帛一片乞揮灑又曰謹呈
拙書五幅願分送貴門生以勧顧臨答曰謀備領貴
意但所賜尊筆五幅未至僕謂未至却善本地人謝
儀甚菲公莫江戸人視也既伻遠来致書五幅乃留
二幅而返餘○国園書生櫻井玄尋黙来因彼次相
見告将開業京師贈金乞字○主計東曰周先生有
移居意有一宅頗佳願明日陪観答曰謹命辱某来
薪之憂未止願期他日○友月来為天満本泉寺主
乞字一治贈鶏蛋○有組来出柳花堂画借金一両

二歩辞曰此画勿論殞華也史隔年典心趙宗玩元
幅借我金二両一則可二則不可○宮内梧皐告卜
居内淡路街松屋街西折處且言来月五日請同春
草金雪諸君臨話次骨董師大吉来示前日所見観
音像及墨大吉近自京師帰述時事頗詳又曰数日
前我隣坊補大盗即掠福島綿源氏八百金者関広
嶋人携妻八(年)人僕六人寓逆旅堂々似大賈豪人蓋
近年希見巨賊也○書林加賀善来致伊豫松山渡
部佐一東佐一隔年蝀乞詩正不報促之也○平右

衛門来曰厥児移居経営未畢請緩光臨期不見○
鈴木又右衛門送扇乞字○李平来送牡丹餅○長
堀高橋南畔西折處備後屋万助来致亀谷行蔵所
送紙包二模之有国字讀一通尺牘前後二通国字
讀曰拙作十首乞斧正謹呈思誦堂集二巻(詮)百尺
及朝鮮明太匁十餘枚祈叱存(簡)尺牘曰大数鐸旭
窓広瀬先生大人函丈　元正開祚淡覆無無對字之啟　王暦四春方樂無震盛之慮
黎民畫黻服于清穆之化志士亦伸眉於屠獲之酒　伏惟夫子逸群絶倫人驚非常才博古通今世童
有用器貴飾日城年揮千篇錦繍照耀難林文叢　爲丈克稲百靈所呵護病魔遂逃收其虐萬人之瞻

御定天網祐介爾福勤履亨嘉穫食康裕得副與情良慰謝懷嶽卿無撿鍾師而識坪什衣娃時有員焚禁而身同籠中鳥把毫不盡切々意臨鐡坐任春々情時下餘寒料峭千萬珍攝倚鞁　而鑒不宣妄政

六年正月二日　晩學生亀谷慎修後凡廣白頓首再拝老恰

去冬側開　尊候違和而海帯嶺限陽處千里無由知恙狀何如即欲晴良身奉候於左右而適會居祖父喪焉尋奉尊且得村山先生書始審恙狀曾罹天行病今漸復常一登二喜交臻焉僕亦罹此殆上鬼録耳彼諸症代起一亦四月之矣如僕之不材生之與死不足損益于世如夫子僕頑二三其身夫子得無恙何啻吾黨之爲幸抑爲天下慶之亦爲斯文慶之矣僕謭劣無一材一能可比方於人唯其頑鈍執拗不欲倚傍人門墻也而獨於夫子詩及觀山陽之文瞻落氣拆側弋脱冑之不暇顧執子殺從之鑄金事焉乃竊謂二先生於詩文如山之有居士洲之有琵琶求之　本邦開闢來未見本儔巫矣僕坎井之蛙耳何足知大方

事然自信之篤常嘖々稱之不敢顧譽說之喻也清土近人朱王袁趙徒其詩其文一得諸我限有抄之梓之本爲主泉者有序之哉之爲其揄揚者而本邦諸儒著述播諸彼者蓋僅々矣僕深慨之欲使我邦彼猶彼之於我而以爲足爲本邦吐氣者其唯在二先生于今而見翻鮮隸洛全致鎰者日示之責集致鎰者數稱不措且云其格調取邦亦斯行至其才則與天下不及也深願獲貴集而運僕以國禁拒之逐就二編抄放十首與之又寄亂使之東因通事示　貴集二編數篇求之同以初編三編與之二編四編不爲爲人借去不能示彼保感之韓之於清使輕往來能也則借通於韓播之鴨録而以結彼告奪彼嗚呼本邦奎運之化焉乎二州之人或將抄之梓之既李爲圭泉或將序之跋焉之爲其揄揚也則朱王袁趙不得專譽於彼衍曰石不足饒美於我上之足爲本邦吐氣下之足仲僕長慨是豈不大愉快事乎去春所至之拙稿恩賜郢斲且揭示其疵病指南之卑年如所獨方威荷甚深欲大夫子教之乎然而守大澤

矣去歳疾病死來市不放紛擾詩歌僅々得滿百且卒出于勿忙依然襟回不足順郢斲然鐵々得之衆自不能已謹録十篇敢瀆電矚不惜賜教惠無窮屬者稍得閑暇則方圖策皆磨鈍以從事於添輸紙續乞教正麻有毅耳長進以不負提撕之盛意也思誦虚集二本謹員左右此去歲所獲于韓人也他日一閲之後其賜一言品題使僕得知所其當勸懲不勝仰儀朱提一星謹表微忱幸莞存勿却山海修阻無由親奉咳唾歲月荏苒望河之想徒切也伏惟珍其志業其餞而答廸詢錄不棄其駑下將貫心鐵骨不堪感戴矣不備安政六年端月上浣石上大教拝旭窓廣瀬老先生大人函丈後學亀谷慎修頓首再拝謹空

二十七日

以上已當休識據以今日善四郎謙蔵等來如例。

金本顯蔵東乞字送金百匹日大江橋南畔有山口吉太郎者請發田東爲〇屢春夫〇遣省三於主計氏曰欲觀公所謂宅午時梓楊〇宗助致源兵衛父子正月二十八日東〇遣愛太於左仲氏致櫻井玄彝所乞書二紙返報玄彝將北上〇東景回東至曰蒙嘱梅苗直有異同貴者一本四五分雖四五萬本咄嗟即辨遅速唯命〇鈴本又右衛門使人來取所嘱書〇午時其室氏出二兒省三從至主計氏主計導至大村卿北畔街上曰姑從爲去移晷不來使其

從者促之來曰宅係拙播仁氏之有今日其舍人管
宅務者不在方使人迎矣南行右折過大村郵二百
步許北有一大厦主計曰是也余曰如此廣大豈寒
儒所宜居乎且一覽立其戶外良久舍人不至主計
去迎之余乃訪玉江留室氏俟主計為主計逐至曰
今日舍人不在請期他日余西主計曰某既使從者
導今闇去將俟鮓也依次至乃携之出訪綠塢不在
訪石工亦不在將有塞石料其妻曰似我未識其為
何者何敢受金乃去使者三飛晷東景東於車源氏

巻顧藏東於山口氏未下牌至玉藤店全城使藏先
在為九山徹雪全秀冊山西圯善四郎号玉江小虎翁後
至以仲春念七日玉藤店集為題分韻得真賦五古
拙錄不又賦桃源圖七絕皆曰今日同社盡集且卑晴
快暖鳥啼花發四義者全城供酒酬導後次出觀王
仁墨九山全城逐從既返黃昏同衆出謁西圯請宿
我廬西圯恍九山徹雲冊山送至我戶外室氏迎曰
松本君謂將供鮓至其家妻方梳髮無供是之色故
歸余晒○今日謁徹雲全城主計曰昭儉社會當來

月中我不欲食言然聞徹子明日明外日皆有事不
能來將以來月朔會於徹廬何如皆曰善○室谷秀
之助津田龜松送上牒儀夜石工來請金以既寢辭
○夜半鐘聲四起使僕次等出門視火所入報不見

二十八日

浴湯肆賽御靈祠近日廢止二件故記此湯中聞輿說曰昨夜
上街米武氏火即盜為也盜入主人不應盜怒傷舍
人二名放火去十年來盜橫行莫甚近日焉蓋米貴
且上無城代獄久不決故也○諸如昨日○小幡考

七來乞字○書林加賀善來取蓉渡辺佐市東○河
找使僮致中村吉兵衛所送保命酒二甸先是古兵
衛兄子競送酒常乞余書曰拙製入大村府内諸侯
之廚先生之力也敢其直予至此吉兵衛書酒直送
示曰銀三十五戔也河找東言不若其兄○遣者三
於宗助氏問有府内舟使乎舟使用卯吟曰有○九山東
曰昨日與先生約今日赴青霞招然有故違約將以
家弟為替人敢告○午時與善四郎出過竹内江山
戶外入乞治刺當皶血不多出至青霞氏客既滿座

梅谷九山族弟某香川一郎等就余席而語或文杯
森二鳳者見既食乃帰未至家遇徹雲及数客曰欲
陪赴青霞氏近路棒趨而不及也。蒲池蕘一自日
田来訪不値留蠟燭一斤去曰方在常安橋逆旅。
純治本月八日東至蕘一所致東曰會所山陰地畫二紙
送呈云〻。河吾致水築小相東〻曰寡君以厥兒
勤学殊賜俸二口且有後命曰兒不宜長在父母膝
下宜速遊方都會繁華地不可日日日出偏僻境可
初意将遣先生学不得已又遊宜圖矣。健蔵送餅

昨日余贈人様子賀其女誕故也。遣省三於津正
氏請修門戸。栽答南陔兄純治源兵衛東三通大
意曰我病雖纔有進無退願使孝也来見又曰内山
七郎右衛門来閲紬類以宮眼縮総於隣商将責其
直故買源兵衛所嘱五疋又加五疋送之云既而遣
省三於宗助氏嘱紬及束。裝潢師正助来致所裝
村瀬秋水画三幅。小原千座来不値。友月使一
治贈紅梅一枝

二十九日

遣雙太於蕘一逆旅招之。千座来乞字。松永伊
兵衛送上巳儀。金城東乞詩正乃書其紙尾曰明
日未牌請與衆登臨。本泉寺主使人来取書。石
工泉屋安兵衛来取墓石費金二兩二朱。蕘一来
飯之既而與後次導之出過浪華橋堀川至闡口猶
見残梅遂望二客幾度堤蕘一曰騎而観花真俗
物入鶴満寺垂糸櫻数株王蘭一樹方開然佑人作
假店未作竹木叢席遠近狼藉無容趾地忽見小幡
彦七路傍就語傍有一士告姓名曰兒玉某余忘其名

顧蕘一曰向之騎者二君也出壽過堤至聞口休假
店蕘一命肴余出瓢酒飲天暖風和入店者絡繹余
曰節近上巳人不多出然猶如此節後恐無容身處
南行堤上隨處作假店往々見新種櫻楓及薔薇里
源八渡牙痛大發舟中使蕘一按頬上東岸投一店
命酒肴既南行堤上新種櫻数行其数不止三四千
皆曰海内多櫻樹恐莫過此地者芳山一目千樹不
足道也彼夫林立修路莫櫻或作假店蕘一曰不圖
浪華繁華至此矣余曰二十年来始見此挙蓋官以

櫻祠荒廢久祠人募緣也謁祠左右前後種櫻益多
店頭揭書某獻櫻幾百本楓幾百本者百數既入片
街東折渡橋而西折瀨水殘梅新桃眉微霞蔚俟次
曰城東桃田必好詰朝性觀何如余曰善此地在水
之陽早暖城南恐未開也過大達至石街綸問八郎
新居無識之者申下牌返○竹原舟子來致日高凉
臺金子在中東乞詩正也凉臺遜米田齋與一治東
陽年俊次[三]借余金去不返之本年使一治東促之知
其田東也使愛太披之東曰陽年十月十三日脉覌

訖尾道脚夫林屋某發呈先生柬內包金矣今送呈
某證書聞某別墅有派華曰一六屋請示證書於一
六屋問我東浮沈乃遣愛太於一六屋源太郎氏詰
之返曰源太郎示其家簿中記米田氏十月十三日
所發金子在中東致之廣瀨氏矣某問何日致之源
太郎曰廣瀨氏證書必記何日也某欲視證書源太
郎曰證書既送之林屋矣別無左券如之何乃口授
愛太作答齋東詳述本末○

三月朔

蘐市東曰有事不能陪觀桃花敢謝違約○遣省三
於少允氏贈謝金二百疋及菓子逆赴徹雲氏告吾
應會○使室氏作膳○午坐來取書○津正使坊者
來觀門戶○玉江來賀上巳儀留之曰今日大風客
恐有不至者○遣愛太於一六屋源太郎氏發答來
田齋東○申下牌金城里侯主討徹雲日沒不至乃
遣討哉責主討省三責徹雲二子東速不能來之故
乃徹金城及玉江俊治酉下牌徹謂金城曰奈陰主
討徹雲不曾遣一价來謝及吾責之然謝沙年輩悔

尤亦甚矣我不能復與如此徒同社請今後傳此社
且徹雲以二十八九兩日有事請延為今日而省頁
約吾所尤惡請君報吾意於三子

二日

馬場蔡藏送金二朱及羊羹○始服乾牛丸○九山
秀氏小飛送上巳儀○俊治與蘐市遊京師○遣省
三於秀氏文哉江山左仲諸家謝藥○遣省三於近
忠氏嘱答日高凉臺東返其詩稿○西地子善兵衛
與其妻俗忠來曰家翁沉疾復發常言分今第一才

日唯光先生識之則聽若他人決不聽也先生嘗顧余曰近我亦疑尊翁異常果然乎我將至君家識之然不在我所敢獨任將伴友月往湖白幸甚願期初六月○玉江送鳥欄紙先是余以欲作韵譜請紙○未牌携省三出過大江橋出於北野西折取村巷正路教丁里加賀屋氏北畔使省三先行謂竹軒曰幸甚乃訪之竹軒喜供酒為作画三幅夜歸主人使僕送○故婢阿梅來將薦其女為伴

三日

至湯肆主人未起使省三打戶○遣愛太賀同坊諸家○辰下牌携省三訪盛出賀宗助宗助曰前日山田武助自江戶至余欲見之賴藏來曰前日兵衛嫗某送淺草海苔二兩於先生某遺之矣先生見彼請曰前日既領海苔也余曰諾既見兵衛兵衛述時事頗審松林駒次郎見曰八年前陪老寡君東下而今始歸矣兵衛曰駒次郎風戒先生所知東下後益精勤業殆大成某為誦先生詠宋高宗七絕總使蒼生作幸民于戈不用四季親小朝廷立是誰彼嘆作千古絕唱余力底合歩金鑄老秦

乃為誦近作數種欽治曰寡君將以本月七日發江戶其還伏見當在二十三四日也欲訪玉江使省三先行不在乃歸○少允送肴○使省三贐羊羹於兵衛返曰彼君不在訖喜津君矣小市昌平來皆贈賀儀偶荊石來乃并供善哉糕○丸山秀氏芽屋五兵衛吉田屋孫次來賀○未下牌與室氏正也出愛太從欲觀北御堂早櫻既拓與小市遇焉東行出於大達逆人如雲南行過產湯祠桃花全開不禁俗客喧聒過高津北畔愛太未觀高津頁正也去至瓦屋橋愛太及至順慶街使愛太賣覔兵衛曰吾子與吾嫗裝潢書畫幅違期既六旬矣請盡返之正也從去黃昏歸使省三迎正也○青柳豊七八郎健藏來送賀不值○愛太改名碓藏○金城東曰前日約初四日陪遊野外然有事敢辭○今日來賀不值者四十二人雲林院玄楨玉江西村屋仙助洗心堂加島屋又兵衛加賀屋嘉兵衛三栽鎧藏吹田屋大三郎津國屋正兵衛米屋喜九郎加賀屋喜助春日寬平田能村小兕吹田屋六兵衛鴻屋治兵衛加槙屋柏兵衛石橋李長加賀市松屋伊兵衛百足屋又右衛門道勝德元恭吉喜來原順造今井少允藤岡雄載加賀屋早藏加賀作百足屋新助河內屋茂平春田平次郎朝岡梅寬加賀屋正藏小木八之助町代政

次佐渡屋伊兵衛後藤春蔵堀尾喜蔵　小山田大熊
吉原文之助日野文蔵酒田小七郎

四日

左仲来贈潤筆巳牌使省三促玉江至乃出訪伊兵衛不在訪九山聞客将来出訪恵眼不在至高津飢甚投豆腐店既而至龍泉寺早櫻千餘株悉開見春耕座榻就為傳在一老人春耕曰是吾舎人也而富三倍於吾吾所倚頼春耕出其所携酒肴飲余曰某亦有瓢酒然不自飲唯為玉江耳玉江以某故不敢飲幸與君遇其喜可知也春耕呼曰避追勝夙期遠

甚換纜而燒春耕曰此花先一日猶早後一日已遅唯今日為時也今日先一時猶與後一時罵客既至唯此時為時所謂時哉二字属吾輩耳既出東行至衛口有一茶店揭書白々庵春耕導入為有假店數椽右爽塏下望桃田數百頃昨日未開者悉開士女艶服出没其間主人見春耕曰此人浪華大坊正勢威熾赫者一朝棄家為此店主亦畸人也其妻見春耕曰人稱観鬼者多虚説但此婦人實觀鬼其妻曰此地有一大家其借屋冀直百金其多可知也其人

晩年失意没鬼現姿及僕人數輩盡見之至今思及輙白日生悸店下平地男婦二十餘人設席而飲盞俳優之属一麗人鼓絃其児七八歳善舞善不異成人觀者如堵喝采不止其児十五六亦舞春耕玉江大聲賞之一座娛怡榻上有客皆顯首婦人得絃呼先生不止春耕絶倒浪華人呼有顧髪者曰先生玉江固自負標格故也飲至瓢罄而出東行過上之宮假店人老人別去過天達至淡路街春耕別申下牌返○初遣阿右於藍田妻許告今夕相過比余歸藍

田妻使人来迎而室氏娶二児出遊未歸黄昏始歸乃偕至藍田氏其妻供蕎麦飯調理精妙余謂室氏曰夫人獨居側無婢使而買酒肴操庖宰一手能成數手所為我服其敏也省三来迎歸路訪秀氏○今日森槙三郎来贈賀儀○鈴木長左衛門来贈潤筆金及花塩菓子○冊山禮太郎源之助来皆不值○善四郎妾来告善四郎遊堺未返且曰願賜前日所題上巳儀證券○阿梅来曰壻所謂壻既返其郷壻無頼見夫人欲減替人然家兄未許

五日

寅牌地震。携仁也浴湯肆。小虎昧曰本年丁先
師竹田氏林五四忠將會客於瑞龍寺作招劄子乞
是正。作小幡彥七所囑書絹十餘幅。德基遣人來
送上巳儀及潤筆金四金識使人來曰有病不能陪
赴梧皋氏招飲。浩四賴藏東四井石兵衛猶在故郎
將與遊鶴滿寺顧臨作答東來里兵衛與松林駒次
郎至。乃蓄黃鯉鬚而淡而出宿三從過浪華橋堀川
與鶴滿寺訣。賴藏過白梁至先生家聞既臨敝卿走
僕過之沫歸渡頭在焉入寺爲客喧閙唯中大般店
漁人湧氣爲良次賴藏僕須行厨與方欲識余者多
來交詞九山平辰介石峯宗陰等眉賴藏曰坐未移晷而與先生
言諸不下十人我知先生交道廣矣櫻花此前日更
盛賴藏出扇乞詩曰宜一絕蘭麝香飄羅綺風叢林判作少年叢生樓叢樹
花如雪得紅醜被飛蓬涤然以無筆不書未牌出過堤上
至聞口牧般店々主以多客竟不供茶皆笑曰此店
所謂接待也俗謂施而不受直曰接待賴藏白聞先生將過内族
路街梧皋所居請自此別過川崎所至撫櫻開路般店之

多數陪席年過天滿橋申上牌至梧皋氏初出家使
確藏贈肴資金二朱於梧皋去金剛桂圃荊石梅谷
葭陽玉江及一客在坐方飲返肴三取紙燈小虎役
至雨下肴三請歸取雨具酉牌諸客既去唯余及小
虎遲爲肴三青儼至戌上牌歸小虎送至。惠開來
贈上巳儀不値。平右衛門使人來問余在否

六日

卯上牌携仁也浴湯肆忽有僕至呼先生者聽之役
次舞也曰余自京師歸知先是吳西尾善兵衛約今
日過其家然以天陰且友月未來西地遊垛未返止
達肴三東之曰聞尊翁未還今日拜趨無益也近日
將携拙刻進中山及眼部歸路奉訪何如。俟次致
石狀東々曰良恩僧正將刻其集欲請序先生以金
二兩爲潤筆先生肯否乃發答東於大七氏。與僕
次謀導護一觀挑使討哉招之途過小幡彥七氏致
其所囑書始出門彥七來懷出朱竹坨書一幅乞鑒
定余曰贗物也談及時事余亦識小編借去。午前
微雨比暮暴泡。討哉返曰護一以雨辭矣。知丸恭

來。村田七兵衛東送深山春莊和余韵作田望長今生悤悲想見笑傲嘯濱洲飄然家與好來訪棹月春湖共釣舟。桂園來以孝七在座直辞去留之不可。後次欲觀廣瀬桂淳泡角亭書画展觀會乃招小虎喝焉同去桂亭者廣瀬茶渠姪也。鈴木長左衛門來乞字且觀余所藏汪石汸甲上牌有三曰次田歸傳善兵衛言曰請十日前後同尊夫人枉賀。夜蚊多出

七日

晴使有三招藝市里謀野遊後次昨夜竟不返遽其

在兒玉氏使升哉迎之途過沙允氏致其所囑書二幅去年仲秋今井氏庫上作七古今年送呂平遊京師七律過覺兵衛氏促裝潢書画。遣宥三於正助氏余紫潢書二幅將贈室氏。安土街人水川嘉門使人來致坪井信良二月東。卯下牌與藝一出許哉從過天満橋至川埼櫻開者百餘株路未乾遊人稀余曰此地午後恐不堪雜遝今時也哉傍有一老人曰我亦時無人而來賦被公等逐來渡源八渡舟中與二婦人語上東堤一婦人投前日所過店知其主婦從之命肴及飯既出南行櫻閑減於西堤然皆巨木也至櫻祠一婦自蔵谷亭出曳余袂曰公何過矣已我而不過我余曰彼已食饗我濱卿將如我何婦笑放手過京橋入鉄門至鷗野橋舊有名櫻既半枯欲渡城壕見數舟運土就而謀以廿錢曰東有一舟方開東行數百步果有舟訪以何錢載我等曰公等士人敢受二錢乃入舟南行二丁許上猫間堤賜舟子五十錢舟子喜謝提上櫻未開二子乘土筆過森祠至真田山林假店桃樹纔滿無一不開者雖經昨雨紅色較減過産湯祠每店婦

人爭出曳袂扼腕請入一婦視余曰先有一客黔而肥腯言語甚鄙曰見掛眼鏡者請告我在前路豈謂公乎皆曰後次也乃往且視店上客至山西店盡處後次方獨飲相見大呼至上之寫數婦遮路苦留以既饗辞一婦忽曰公非廣瀬先生乎公曾識一方店何無情不得已就其店命肴殊不適口過天王寺入善哉店食糕過一心寺天神山清水諸勝所到早櫻爛熳最後過大津店命酒食且啖護市後次放價貴余曰今日且參我異日劇場之遊唯二兄參費承出

酉下牌返今日所過五里而遠○別府矢田孝次来
不値○播摩屋市次郎来致菊池海荘姪太郎兵衛
所贈素麪（先是其父太郎兵衛平余訖市次郎送香）不値○西地来既去
其妾来見室氏請識西地皆不値○新街岡村某使
人来長尾良　致東二通東中有献執飩詣而不見
○鈴木長左衛門来送筍二本乞字○春城主計来
皆不値○洪庵使人来致坪井信道二月東○謙益
使人来乞詩正

八日

昨日飲食過節朝来腹痛謂暖之可也乃浴湯畢既
帰纍鴻二行委頓○講如例○講後留友月将共規
西地阿千枝（先是誤作个患）未至西地曰賎春在難波客唇
請帰近之去飯友月至未牌西地未帰友月去○矢
田孝治来見乃供飯孝治曰某将遊東都○鈴木長
左衛門来送絹及扇乞字○秀民来致杉梅菓東々
曰厥児泰祐卒敢訃泰祐頗愿朴勤学年僅十七八
惜矣宇○小虎妻来曰拙夫愛婢姙免期既近未曾
告妾妾今爾始聞之他人矣近拙夫嗥怒非常妾疑

其故今悟其有意逐妾納婢妾糟糠二十年一朝為
婢被逐不亦冤乎願先生責拙夫余曰諾且使元道
来○書林河清者来致河野逸平田東○伊兵衛送
帖乞字○甲羅阿千枝来乃使者三迎友月至良久
西地至乃規之曰君近日躁急異常而不自知外人
呼作狂人而（如）猶不顧傳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
作聖聖與狂之別惟在一之念字君狗不念君既委
家政於令息宜遺世臨水登山聴鳥観花楽以送光
也而日夜走奔走耗貨財喜獄訟常憂愁如有喪者

憤恚如赴戦人自謂非狂也誰其信之請能念西地
悦千枝泣皆曰自非先生誰敢謂及此今後矢服膺
莫願既同友月去○元道来余曰小寅師事我若閒
我知其隠事必益盛怒其妻公於小虎既交也宜竊
規彼使其妾毋養婢所生禁婢莫再往来是完其夫
妻也元道曰善○屋主使近来脩門戸○今日東牌
米善来告移居高麗街

九日

丑牌夢検先室遺篋有與余往来書情辭懇惻把之

悲泣既覚浜鬼孟碍〇遣省三於孝治迸族右之孝
治旅装至曰自此東下乃嘱辰先生墓且見坪井信
良兄弟謝其修墓〇昌平来送潤筆金且告北上〇
小虎来〇左仲妻東室氏曰敏居即夫人旧居庭上
櫻花方開夫人如懐旧請共尊大子即居来観答白
諾〇敬敏月来迷西地夫妻感悦状〇午前與倹次至
左仲氏少焉室氏二児至方食客数人来先是返仁
也取羊羹将題之小市未至乃與倹次出為倹次視左
仲西隣二宅覓宅発者即阿波荘子所曾識乃謀屋

子価及什物件什物見前仁也至乃去訪雄哉雄哉述其
妻発心疾帰寧之状嘆息余乞診畢出将訪小市誤
入其同族餅屋藤兵衛氏授刺舎人曰我主不在既
出初悟其非是返倹次謝取刺至小市氏小市不見在
其児見侯縣乃贈羊羹余謝向之誤主人曰彼家甚
肖某家誤者不止先生往年某家雇婢婢返其家取
装誤返彼家時彼家又新雇婢主婢皆認誤識真居
数日某家臨婢不返問之始悟矣小市返見曰某將
遊野田極楽寺遂過省三開先生将往駕走返矣小

市観勧観北郊菜花乃往至南江戸濠以日既昃直
返〇遣省三東頼蔵曰廿三日欲陪遊鷲尾山何如
公若無暇十一日又可返報不在〇室氏遣阿石於
藍田妻許約明日遊櫻祠遂招左仲妻〇松岡雄記
来致其父良哉二月東良哉送海参且為余病手三
方乃與倹次謀試用一方〇遣省三於有山氏買藥
〇昨日来雇新婢名阿絹鷲尾山麓狭村人〇沉適
来不値

十日

本日下廣元峪忌辰遣省三於江国寺青仙許送香
花料銭二百文寅下牌往巳上牌返曰失路矣〇卯
上牌浴湯畢倹治仁也従途遇藍田妻同返〇左仲
妻使人来辞今日招〇還確蔵於頼蔵許取昨日四
東遂之玉江氏伝言曰将遊櫻祠遂来頼蔵来曰十
三日幸無事請陪鷲尾山之遊〇巳下牌余先出訪
小虎省三従既而室氏二児及藍田妻倹次阿絹来
乃出余曰何不見確蔵室氏曰留待玉江矣余太窒
氏曰凡遊特徴至者則與尽確蔵近物必生事矣至

矣滿橋南畔遇岑嶽遊吉野氏將薦雁冊子氏謀十
三日買冊冊子不在其妻見曰請十二日使一价來
至荊府櫻花如雲遊人猶少雁藏與玉江及至關口
假店開店廚飯筐既破者乞曰確藏所提雁藏曰路
換肩些矣余媼曰亦予讓過如學蒟閑田氏我爲損
飯筐矣室氏謂雁藏亦柯不見看雁藏曰阿石將攜
至余曰阿石將龍靚裝來必還也雁藏往迎之室氏
帝陵命雁藏沼瑪看采料其訖阿石也余猶鄉志我
歸甚樂李令逛串發近物之過也鄉墨涕出稱笑覩
從事是事之所以債也今後須自顧余獨步梁鶴滿
寺側歸余發阿石始至渡源以上東堤今櫻桐巖谷
婢婢識我者援袂不放乃就假店命肴東望河內黃
花漠漠不見際涯臥南行數町返復乘渡舟上西堤
遊人既滿過堀川未下牌返回洪庵使人來致守田
川興齋塗子在中來。松田喜兵衛攜雲石來乞字
不值留贈及金去曰二十日來謂。小幡彥七使七
來返識小偏。西地父子東謝前日規誨西地送粟
子田府內卿人來致論政況源兵衛面來。有山屋

送藥使後次訊良哉付方內有蜀椒剌激吮喉遂吐
。藍田妻去正也留之啼乃使阿石負之而還。八
之輔來致所寫隨筆一卷。夜伏省三謂小帝曰欲
相過以將出許

十二日

午時與後出訪平右衛門不見問八郎所住其舍
以回在石將高倉坊淡木屋別廛訪玉江又訪全城
全城病乃使震提調玉江曰欲見北郊菜花請來為
震提斯渾單玉江至將謂全城調樂乃與俱洛先出
逢吳藤店菜花方好忽得百里菜花黃接天一句思
對不成玉江至伏酒二子關飲余倚蘭臥二婢行
酒喧聒不已興案促歸時既黃昏花色與暮色交亂
氣多趣至綠橋玉江別。鈴木長左衛門使人來取
書。遣者三於伊兵衛氏致書帖遂之竟兵衛氏促
裝贖。河內人西條與三郎來求見不值。秀民來
不值。今朝食粥意水有鹹氣詰室氏曰無異
午飯又曰飯更鹹不可下箸既腹痛暴瀉自疑。粘
誤味夜次乔始悟其用井水今朝省三不在問何往

擢藏泊汲川水也至此詰之則爲汲夫所欺買井水
也初有三爲僕余命汲水曰我命汲夫日不當五錢
命我吾子則費十錢一則欲吾子獲錢二則使吾子
習勞我既不厭費吾子勿厭勞省三頓首謝命厚催
數月而如此而曰今後願停汲水余嚐其僞將東元
兵衛告其情亦之後改在側百方營救乃赦之○徽
雲來謝過且勸遊京師

十二日

朱田俊造省三原至贈彩席及醃梅且致序都宮龍

山金秀在中東龍山送春之正詩○西條與三郎來行來崎
請交救且乞其母壽詞○備前西大寺人大國屋金
兵衛及其子來見乞字○穎藏東曰初謂寡君以本
月以月發江戸之後必以十一二日至故與公約鴛
尾山之遊然未至則某不得出遊意必以十四五日
至請延數日答曰諾乃將遣省三報穎藏旨於友月
既披東交月偶使一治來迎曰十四日後貪道有事
於松浦郷請媚日臨不然必失花期因止省三謙明
日攜塾生牲以金城東曰十四日翠園氏會請興田

栽生臨○午後平右衛門使伻來曰將攜豚兒夫妻
及勝部子舟遊願臨余問船在何地乎曰既遲於浪
華橋下時方作書畢即使伻導先行省三從至浪華
橋伻先去見舟所在乃使省三立涯上余入古次武
良啟出伻曰舟不見蓋既赴八軒涯八軒涯地名矣使伻
先此過今橋伻來回船味屖於新屋蓋猶未發也余
回語子初曰既後今謂未發與吾輩言者未回二三
其劇也伻耻余回我將赴郁君許郁君八郎謂吾子須並
浪華橋僕船遷入御新居其夫妻既装而坐其妻被

下歸見日本妹也將倍遊既而伻來報船既至八軒
屋余先出談東行比逐舟公郎輩在邇至櫻祠測留
於中流西岸花多於前日而遊人少焉更遡至閘口
出歩堤上南行參四丁休假店返船初出家腹大痛
且馮謂不節飲必發病既下箸痛漸減主人勸有飲
甚懇不得止益食益快逐大饜則復常嗚呼腹候之
不可測如此可不慎乎中上牌歸至八軒屋八郎輩出
至浪華橋余出平右衛門曰某夫妻既纖舟告豚兒
兒欲抑先生及勝部君蒼黃命伻故失措矣○阿新

東完字○藤本芳造來賀壽稀留金百疋去不値○
小虎妻訴小虎無情余曰夫人宜委元道源之助而
不亡言誰爾以命之從也

十三日

與仁也俊治行湯島白講如湖留諸子曰本月十八
日曲江羽林講白俊造來完字知仁也欲隨鷲尾之
游悠正也聞之而羨使阿石負正也遊之○已下牌
上遊仁也俊治一治省三從俊造送至片街別至街
口無將發余及仁也俊治象為一治省三徑行湖挾

且遂至德應二子出迎乃出雨將降使一治疾步報
友月其過川田雨稍〻降初聞婢錦家在淺村路傍
使省三走行借傘既雨息者三出迎乃投錦家其家
以細條為屋棚及婢見曰錦去後無消息心不安今
聞得良奉公甚喜入山徐路櫻花盛開或立水石間
或自綠樹梢擢俊治曰櫻洞花三倍此地而出趣不
及焉不獨靜喧異境也櫻種不同彼重瓣濃容此單
瓣輕纖故爾余曰然我有三譬彼猶合德此猶飛燕
彼猶雲團此猶雪散彼猶新街一座聚數十百紛白
黛綠者此猶街市上有時見餐粲者俊治曰第三譬
何如余曰彼傍無雜樹此傍多雜樹加之姿態各異
敵出俊治曰射纖友月擬傑倚傘出迎余渡甚象雅
腰而上斷至翠微田望浪華以東黃花綠麥與白霧
相混成一彩海余曰名寺亦不能描也申上牌望興
法寺余游此地五六度常救荼期今日始觀春景實
為有數勝槩○本堂前後有櫻數株鶯集花間余觀
友汈曰正雖浪華所無日多細雨濛濛纖纖夜來淋浪

十四日

朝來雨不已加以勁風與友月圍碁庭多土筆使仁
也與省三採之又採薇蕨四午後假寐既覺風已日
見乃起束裝將去友月留淵明日會適有事於浪華
請相送不可初不見片雲暖甚比出門復陰而寒至
觀國臺友汈曰必雨不如止然以已著鞋辭下伇三
丁雨將降黑雲彌漫天色如朧明夜乃入路左廢屋
良久雲稍薄乃出路上落花埋布殆不見地一治退
至山口屋太雲盡解駁日脚下射海面晃曜萬頃而
陸地猶陰遠明近晦謂風自西至而西既霽無復用

傘遣省三於阿絹家返傘過芝余曰如此地形多有
豪狗言未畢一狗大嗥走來將噬倭治擧杖妨之狗
益怒我追狗退我退狗進杖脆不能打唯威之而已
狗如之猶迫倭治呼曰此喪家狗乎我將殺之一婦
還出呼狗去茉花麥葉雖雨更妍謁德庵堤望砂桂
池而雲復合走吾川田黑雲起河陜地方霆閃雷轟
少焉雨大至時申上牌也土人曰昨日來晴雨百變
砂亦久而霽乃辭待為雨亦晚將暮乃遣省三於左
衆氏曰頻以借傘為名彼必逆我雨方甚而日見彩

虹自左衆家松杪起截麥田彎々如千丈橋余曰
虹未見如此近如此分明者其爾又成一虹余曰此
名雌雄虹風兆也日沒山即滅省三返述左衆意曰
請宿我猶喜路濘殆不能進屢欲顛逆既暗風又起
傘不庇身大困猶曰一步當百步遠見燈光曰近
着至矣然向別路去左衆迎門外曰不値哉舍人乎
未人方脩宅留別齋戌牌見月既而陰終夜大風撼
屋

十五日

至卯下牌止濕雲猶合ヶ省三曰昨日過厨子村解
裝遺飯棗焉請往見之去辰牌返曰猶在石上矣ヶ
為主人作西ニ幅ヶ巳牌雲避日見乃辭上途過鴻
池新田南畔渠上一農夫方浚渠崇游泥路上仁也
先過農夫呼曰濘深宜過茱花間仁也不顧忽陷泥
半身余援之將同陷倭治走進脫仁也楊之終不動
余扶之始出農夫呼死罪不已拏舟至延脑仰曰即
君來倭治援仁也農夫艤渡舟中洗衣及腰以下泥
猶不融良久始淨余謝其懇農夫曰罪過由我敢當

謝乎至德庵余左足第二指為鞋淅傷見血乃買舟
解鞋脫衣又贈煎豆余謝其厚舟子亦應償半於來
時午下牌至入轎屋二子特為弱歸ヶ雄藏述大昨
日後事如左仙助來失昨日事河新使人來取書西山藤
吉送嚴及菓子石舟東送良恩詩稿碓藏之金城氏
告余未還而緋翠園招（以上四件昨日事）徹罷來告明日遊
京師曰先生果遊否碓藏之大郎卿賀道明寺屋卯
右衛門者來觀買群書類聚礼太郎來賀八郎使人

来賀以上二件今日事　未下牌與俊次洛湯肆邀訪伊兵衛九山皆不在訪徽雲亦不在乃裁一柬并其妻柬曰大邨卿来報候何日過伏見則我未得北上師須記京師逆旅主人名送我我將追往云々訪肖董師大吉貫西墨八笏價金三步一朱歸路訪晩翠為作書數紙主人供蕎麦夜歸〇上福島小福亭着柬曰明日開滑董會請臨〇九觀来促文玄公書跋不値〇西条與三郎不値〇友月来不値〇俊藏告明日遂若山〇夜委村春藏来以太坂屋貞次郎旨乞書

鏡背曰田田以某名將鑄鏡獻於永山新廟祠官橋本某作文銘其背欲請名家書之某謂莫過先生者願一揮余曰日田人東家視我我不潔為其揮灑然太坂屋君屬致我鄉信其所請不可不許也

十六日

俊藏来告別乃囑與有同凌雲菊池海荘柬〇石峯来乞字〇遣肴三於寶城寺松友月至共午飯友月曰我山櫻花既殘福田君狂駕將何見也余曰請作與我讀我將送示之賴藏也友月乃裁柬曰十三日貪道望先生與福田君来久而肴三至見送示福田君柬具領不能来之故再後大風甚雨紅芳無復子遺加之貪道以松浦侯至浪華邨將趨候爲先生辱臨既無所看且主人不在也不如初夏啼鵑若竊天紅葉之時被過也貪道午後將拝趨然恐也先生今日或上途故走一价相報願謝福田君東寶使俊次者乃遣肴三於賴藏許送示之曰友月柬曰如此將如之何賴藏田柬曰某朝来將至一柬既封之責俾至友月上人柬賓與鄙衷暫且覽拙柬々曰十三日夜風雨頻至

鷲山櫻花想既殘盡矣且寡君將以本月二十七日過伏見二十日前邨務鞅掌某不能脱身欲請期而待新緑何如云々〇西條與三郎来取其稿〇萬延波將太郎送金乞字且告十七日返鄉乃贈書扇二柄〇使肴三致大坂屋貞次郎所囑書於松村俊藏〇午後欲赴小福亭使俊次先赴金城氏余逐訪小橋彥七既出一人走来授俊次柬々曰某至金城氏主人曰骨董會一月六次不必限今日也我同社將會三番紙林亭願與先生臨某將從主人行先生請

直赴彼亭散走一价報去々乃過宗助氏脱袴着行縢過北里出於大眞庵側至亭全城俊次翠園緑塢宗陰等十餘人在坐亭外黄花緑樹遠眺絶佳忽得春烟菴緑樹暝色入黄花一聯各作書画無数既歇食翠園輩曰今日會主即岡清次郎也前日我家會散清次郎玉江徽雲柔興而過酒楼酲未醒故與玉江皆不来也全城曰昨日玉江妻来泣告我毋曰拙夫耽酒無度願戒之先生請責之余曰明友数斯疏美君且忠告不可則我継之緑塢等更作画不止聞

其故笑曰今日以會主甞命酒肴不豊別命増之客廿二三人而歸廿七八人故為不来者代作以塡其数也上燈後與衆同出全與俊次欲賞櫻堤月勧宗陰緑塢不可直東行三十丁許出於堀川月初出白而無光然不見片雲男婦酔歸絡繹行鼓過絃数者憊至聞口渇甚踞假店打手一婦携燭及茶至乃乞食酬以百銭月漸生光櫻花猶盛南行余謂俊次曰満堤花影隅川月光比之承天寺夜遊有勝無不及唯我父坡公華耳過天神橋戌上牌返○細西屋庄兵衛使人来送潤筆取大黒屋金兵衛所囑書○石原源之助来謀小兎家事不値○遣省三於覺兵衛氏促装潢

安政六年己未

三月十七日

江戸人原田條平來求見先使俊治接之曰某平岡玲藏弟子也乃相見條平曰某筑前糟谷産有故爲江戸人舊名井泉守因諫山東作送詩卷淡窓先生乞正矣贈淺草海苔余酬以書一紙條平曰某有金二十兩願託之問其故曰途中怕盜且某將以今秋若明春開業於京坂之地往來帶金亦多事也余曰人事往々違素量異日君或不能來也吾或不在也

則兩不便不如託脚夫肆僅費銀四五錢而遲速如意條平悅○先是室氏欲隨余謁中山觀音祠以祈平産余勸俟黄花至此方開乃謀上途既東裝條平猶綫世使俊治告其故姑去室氏至藍田妻許託二児爲贈米二升及金一朱已下牌出家俊治省三阿石從過十三神崎二渡男婦往來相接皆賽觀音祠也至久々地妙見櫻花全開風起落英如雪中下牌至中山群婦皆盛装立街以引游人衆店人盈徘徊覚好舖遂投若戎店坐樓其前庭即街途也群櫻如雲紅緑紋袂隱見其間子舍數十無一無絃声室氏以下皆賽祠余留護裝祠楣枝鐘細室氏以紆丹去店婢以多客故頗怠慢余與俊治數攻之夜熱如盛夏汗出不能眠

十八日

卯牌將上途微雨下待晴久之不晴乃遣有三於伊丹金木顯藏氏借傘辰下牌雨已出謁觀音祠庭上群櫻方放遊人有摩祠内佞佛者列坐大聲唱佛名又呼燭在斯線香在斯探神籤處在斯不已萬燈

赫奕香煙雲起余曰好風景處必有佛祠有佛祠處必極閙熱然未見如此甚者雨後下皆手晴傘而步南行數百步謂俊治曰嘗聞此地古城跡也今視地形實然北返過群木成陰處左山根有洞安佛爲入視之巨石構成即古陵也毫不異出雲號後所見耶來路至街口有岐處揭書左者趣伊丹乃就爲沿路乞児如堵恐惠不能周不初施一錢又至有岐處誤左行一乞婦呼返乃賞數錢俊治曰彼婦容姿清妍何不爲倡妓着綾羅錦繡而徼衣乞路傍乎室氏曰

彼必謂以色事人不如乞也遠矣雨益密路左店頭
一老父坐沽傘曰我傘皆経鼠咬故値賤乃出七百
五十錢買三柄行十丁許雨已遂省三見四傘呈室
氏曰既無用矣余曰春天晴雨易渝焉知無用之不
為有用哉既後大下投一店以待其衰使磯治省三
先行與顕蔵謀投宿處已下牌入伊丹省三出迎至
明倫堂地係近衛公邑故有学校顕蔵方為奈酒省
三日主人欲留先生不肯別宿主人理髪未終其妻
先見妻即新娶者因送賀儀金百疋及菓子一筐既
主人供酒食宿焉夜風雨益烈ゥ余往年贈摩齋主人
聯七律有身在原思環堵室心存博望鑿空功一聯
東韻韓皆曰空恐上声余曰詩韻含美所韓不博益
古人必有平用者然無徴不足間執衆口矣今夕主
人出佩父韻府曰駱賓王有候月恒持満尋源屢鑿
空一新東韻韓之非先生誤也

十九日

天明風止雲色猶黒為主人作書画主人贈室氏美
淋酒粕已上牌辞上途寒威凛然将謁服部菅祠東

行四五丁街盡從此為生路街東地低左有渠繋舟
御尾楊柳數行水與岸平右有竹林行百餘歩支流
南注有橋焉地卑水洋溢路上黄花総自波際抽時
數百歩測甚廻望伊丹地高成丘陵次曰所以有丹
丘之名也微復下有渓南走濁波澎湃有板橋焉
長可二十四五間蓋池田渓下流舟通神崎者橋東
地坦多草數丁又有渠濟灌如池出伊丹後往々見
人家飄有花木尤東人家尤多名桑津地微高南臨
原田數萬頃黄花除天性田間十七八丁左見池前
有櫻林入林有小渠一榅坐橋側賣糕出林微上數
百歩有岐取右者益上有村原田百頃松松林數丁
稍々右折出廣田祠堺乃岡村南行也群櫻猶可觀
自伊丹至此蓋四十丁許以南為熟路岡村南十四
五丁路右有丘延袤可百間余曾疑為其古陵二十
年来土人稍事之為田蓋以其黄壌無石可以塗壁
斲之也至此僅餘千分之一其側新築大厦遥望形
類覺益皆曰神祠也余曰今時恐不能創如此大祠
既近則劇場也村民百餘方結構焉謁服部祠至牛

五村路傍一店頗華乃入買食直貴而粗不下喉咽皆曰爲外觀所誤㕦若我一轍過三國嶺南行二十四五丁有岐揭書店右十三左本城取左者爲生路社黄花間十丁許南折入村出於川堤直東社十四五丁至本城未上牌返家○雁藏述大昨日後事如左西尾善兵衛金子在中東至東曰向者辱教誨家翁頗恢舊態實先生之恵也不腆有資金二朱祈叱存柳家翁以某新任大里正欲大開賀莚會井内君及十一吟社諸君我鄉父老無慮數十百人使妓侑

酒此故態未除盡之微願先生叩戒之云々林良平來藍田妻携仁正來取其履以上三件大昨日事小虎來太津藤林徹太郎來藍田妻携二兒來徹雲東曰某京師逆旅東六條東洞院下珠數屋坊南折處越綱也以上四件昨日事九山東送其詩稿及冢子曰某探芳野而返六兵衛送潤筆金一封會所送示東西府尹所下牒四通其二係賞孝子某負婦某件一係諸侯麾下所管人民須隨意納高野山修覆金件一係長街逆旅多作姦寮須窮索小兒好戲賭須嚴禁件以上三件今日事

洵徹太卿妹就寄留之枕飯嬌對謝四淡兵衛來和饌淑欣喻賜畢和海把洙茄本月六廿七日大淵賀誕辰純翁聘爲茲善兵衛意我余意稍規從淵舶兵十七日我將赴伏見如十一吟社會須延爲來月初旬地西鄉曰諾如井内諸子請從我意兒畏多費然謀有識輩所觀夸張內實節儉況何衛畏既無論之余曰諾□被雁藏迎江兒歸而建有詩於覺兵衛攸渡石翰朝在顯識紙況近世名家詩選三卷五卷省選嚴守義僧拙堂原湊角余起輯無子詩諸余直

取余必年非不及近製類藏白編者盡二子問下或私淑之徒有意柳餘以而爲二子稽也余曰前日家里新太郎東賀來被之助中有旭翁見新鐫詩選必嫌然非識也二子也況顯爲我謝翁之言我不解其故今解矣

二十日

有馮凌雲西東至送海嵐□木爲仙庵來贈海苔及紙曰昨日自白者至□遺有三於九山氏返其詩選之覺兵衛紙責之滴以次太卿衛逆旅加賀六識問憂

者石者寓乎否返曰九山不在加賀六曰寓我家者皆以通稱呼雲石蓋歸他不識其通稱不得其人也。洗湜沅道寿勸用吐劑今朝服藥良或所行微吐意用吐劑更可乃服吐根一分五釐微吐而瀉二行遂發頭痛悪寒腹痛上逆諸症乃臥。遣省三於宗助氏問近日有西下舟乎曰有。發答西尾善兵衛東於大七氏東曰尊翁二十七日宴客意甚壮集以本日赴獸觀樽瀹社漢然沂灘及淇餘敢告既而西旋舎以来告遞欲佃乃雄省三取東府為。東年二吟社諸

子曰西北将以念七日會也集以有伏見行凡之延期為来月初旬北西北之綾某之為也敢告東使確藏發之小兒氏。夜使室氏行候八之輔毋病贈菓子一筐

二十一日

客年病痾以来體與精神日趣衰弱百方不治與俊次等謀謂宜擲人事隨意嬉敖於此遊江濃地方之説與欲以一治為娯者即上脚遣省三於鷲尾招之○聞林元亨卒前日金城所告當日無暇於記故追書元亨者林泰仙之子候前交情見瑣事録不復贅四五年前遊江户地方寓佐倉和渡去年七月病厚既而瘳今春将返病復與而歿年僅二十九其為人俊爽善談頗有俠氣浪華人學余者過半初親炙其永不渝如桂秋香西山清三郎及元亨亦稀而相継凋謝余歎惜何如哉。裁答南陵兄源兵衛與貌治孝也東歎過大意言前東述欲招孝也之意然我既謀東北之遊孝也未上途須止也客年借宗家金。二十兩買會所山陰田矣前日我所送奉書紬其直金十三兩今又

送金七兩以填原數返之宗家約以本年十一月送金八十四兩又為我謀以金四十九兩買荻屋氏田曰藏納金七兩則可以十四兩充昨今二年田資則翻七十兩矣今送金三十兩合成百金嘱之青耶治範到歸欲以其息七八金充中嶋及會所山陰種樹之費也此般吾所送金三十七兩請照數收之。確藏致其兄伊藤岩次郎及河野金藏東皆曰愛太欲學醫吾輩皆知其不可然人各有志不必奪之彼若請先生幸許之。橋本安齋来。日田中嶋屋忠平来見

曰前日經此地將以明外日去問其逆旅曰播松氏
也○金本顯藏東至寄七律二首○石舟東至乃發
畊東於大七氏〔返見恩子茶察詩稿〕綠陰細午撥與俊治確藏
出示林泰仙賤蠟燭一介泰仙出元亨前月所發手
東數通曰倪截此東未三旬而盡然余為泣然訪玉
沂謀東此遣玉江請從命正助裝潢余書三幅與俊
次則訪平右衛門門戸洞開不見人大呼矣答者乃
出訪瀬藏謀二十七日迎松鵞於淤見主人曰視先
生从有疾病添壓勉强呈狀見也某將代先生陳狀

余曰幸甚某欲獻保命酒將以二十四日送之此件
一依賴高明主人曰如聞異舶至兵庫余曰未聞官
喩恐訛言也訪宗助囑朝來所截諸東又取所託良
函而出金三十七兩曰請送此家兄宗助收金投證
券於余余曰如聞異船到兵庫宗助曰未聞官喩恐
訛言也未下牌返○大野人川端甚右衛門使人来
致矢田與三右衛門東々曰日者惠高畵一幅不腆
金百匹聊充潤筆祈叱存川端生某親友也若乞字
莫畵揮灑○黄昏一治隨有三至乃約為徒者一治

曰如聞唐船至余曰恐訛言一治曰某来路親見城
代松平豐州具儀衛而出矣既俊治等自外返曰東
船至兵庫信也○今日途中見會所戸外揭書城代
松平豐前侯昨日自東都至須知○阿石將去特賜
金二朱

二十二日

一治欲去留之氏○先是使確藏寫近作詩文一卷
今日遣瀬三於河茂氏囑加表紙為邊之應兵衛氏
責之○遣省三於鱗方氏見松岡勇記投答其次良

哉東〔内乞與山本俊野源藏父子東〕平中○病如昨○李平来田蒼
○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前後二通前曰阿蘭船至
天保山西畔彼繫通商國其無禍心明矣如聞商賈
驚駭此何故哉若有或娼妖説或貴物價者將捕刑
之後曰蘭船既向外洋而去汝輩須安心○使省三
託金本顯藏東於山口一太郎遂之近江屋正助氏
曰昨日所囑書幅請限来月朔裝之答曰諾○阿石
去○使俊次訪小幡彦七○有山屋送藥○室氏使
仁也送筍餃於李平藍田妻使確藏送於八之輔母

毋酬以梨○携微次訪八之輔遂訪小鹿

二十三日

終日陰雨不止○暴瀉數行委頓甚○元真來○使
省三招左沖至針璇及腰○覺兵衛來謝致所裝漬
九幅乃飯之○備中松山人三嶋楨一郎來見覓乞
字

二十四日

一洛逐驚尾山○病甚○小市來問余在否答曰午
後在家○藍田妻來○辰下牌勸病出後次省三從

訪賴藏不在乃肘馨大村矦保命酒一筐於其舍人
曰某有病不能迎駕代見顧代我陳狀訪喜々津鉄
次嗎保命酒件訪玉江使俊次先行覘金城在否既
而至金城氏山中又次郎在座遂返省三曰小市至
有報金城供飯同又次郎出別歸小市既在室確藏
將出迎我問省三安在答曰八之輔為吏所召赴某
坊會所讀省三護視其母也小市乞詩正去○木曽
福島小野勸左衛門來見行東條乞受教偶三嶋楨
次郎來共觀余著書移晷去○能登人野村屋清吹

郎來見曰某御雲石也此所嗚書且告將遊九州乃
為乘乾滸孝他曰此路我所善能登松田喜兵衛舍
㳂也將觀御為濱鮮為調議有因囑洛遣兵衛東
一納純經○太忙以漢濟主計東漾見東田伊人開先
生浦意淋剛業數勵其所知圖雅去以余曰某訪有
遠遊之志求從那急務也○今朝淑討戴調藥二貼
討戴對之有三曰頒以水二合煎之為一合也既而
酒三鷹藥餘覺味淚帶贈愈誠嘅歸頻痛勸時甚凝
用柱杖過余既後翁翁曰不必然仍藥劣乃時藥

室我曰向者省三謀今藥二貼為一合薦之矣乃使
後次確藏漬省三曰余朝藥牽兆劇劇故我不死若
前日來所用烏頭劑所良所我則吾戶既令吾子為我藥
藥既數十㗊軍有合二貼為一合者予未曾有之事
不而疑之何也豈輕以命予願聞其說省三不能答
余以其意不可測欲默去二子當救乃救之及小野
勸左衛門請見傳其言曰我稲嶌人以先生門者死
集為漢親戚所囑欲辨謁有所託○意必先叁評既
覘言不汲為徑之間死者誰勸左衛門擇然曰先生

門人上田武助寺澤順喜皆無恙某堂有不祥言乎
毋乃謁者誑我乎請面詰之余謝曰彼呆子也勿詰
勘左衛門不憚既去詰省三復不能答余悟其謬聽
修業為死去也（修業死去抑訓相近）曰吾子不聽一至此乎勉
哼討哉室氏曰省三曰俊次與藥於八之輔毋謂討
哉曰吾有變報我既服藥乃大漸討哉遽走迎俊次
未歸也余曰俊次方聞業此地至先收譽而授藥毋
死之久何也討哉歸余曰君子何不詰俊治討哉憮
然曰何故詰之余誦省三言討哉驚曰省三殆有心

者源々相接山之南北見新田數百千頃玉江曰庚
戌陪先生迎株園君漢此地而來始遊為地形之變
亦遠矣哉余曰我亦不來三四年也返舟炊既熟室
氏始起既而室氏以下上山余與玉江守舟遊舟相
繼至紅裝青傘紛然去來絃歌四起未牌廻舟風順
乃亂川將傍北涯而揚帆波興殆與來舶踊室氏等
怕變色舟賊伏至安治川橋風止用棹申牌常安橋
余以饑甚勸玉江俊次出遊野田（地名）遂與小幡彥七
遇曰近日梓趣又退雄哉至玉江橋謂玉江曰且返

城東拾一石重可三十斤頗似玉今日使省三命石
工某礎之朝來微雨如絲漸甚午前與俊次出欲遊
北野至元道門前雨勢忽乃返○遣省三於河茂氏
謀修雨掛及明荷（二物見前）既而省三曰覺兵衛善修器
物何不相嘱乃令往謀為復東河茂曰梅墩詩鈔已
刻者廿二卷我欲薦葉紙搨之合為一卷綃紫表紙
不識一卷直錢何○米田俊造自紀伊歸見○伊兵
衛來○沐浴與俊治出將過新地有店遂訪主討主
討曰有客在樓糊話及先生猶欲因某謁而先生至

病乎八之輔毋服俊次藥後頗快某何有走迎之說
乎而省三云々甚怪余以省三所作異常使俊次以
下竊察之

二十五日

浴湯歸路謁相（久疾故書）○遣省三於小幡彥七氏東
曰君久不來想爭舶俄去來故也僕將東遊故不能
棹趨玄々遂之德基氏東曰我將遊江勢聞吾子彼
地多舊識願薦我彥七答曰不止爭舶也寡君又爭
百務旁午故闕矣近日梓趣盡爽○前日與薩一游

二十六日

辰牌與倹治謀舟遊天保山倹次曰我買舟先生買酒肴何如余曰善使計哉買舟使肴三招玉江已牌舟子来報既艤玉江亦至乃携室氏二児及計哉阿熊至呉服橋許入舟與倹次由蓑下江戸堀至雑喉場使倹次與舟子出買肴久之不帰余継往相遇水次遂買筍使舟子燗之比至天保山室氏以飢発病余曰當肴坡飲而燗筍使飛飢哉過也時玉江倹次既酔乃與之出歩山止仁正請游時方秋晴舩西来

奇縁也乃引上楼岡田某内海某林某在座皆医也主人供飯黄昏先辞帰○灘上野村顧正寺智城者東曰二十四年前在京師雲華氏謁先生又従遊通仙亭函後隔絶日者観豚見智方在壁圖寺親奉謦咳賜画感荷曷啓慎呈手製茶一包梅蕈一筐及図豆一嚢祈叱存有東景副東曰智方者我門人○夜與倹次訪秀民其妻之父與女遊天保山帰見曰行厨有餘肴乃小酌戌牌帰○今日遣者三於米彦試嘱與民来東

而尊翁至金城氏玉江及余曰須合作書画乃録旧製見藤花詩尾已未三月念六日遊野田村途過金城兄家録此後次亦録一絶玉江曰日将莫乃辞主人妻見曰白者辱平阿弟表函時象毋病不相見使妾謝先生至野田藤叢者候四之一且哀殊殺短假席猶有残客余坐北郊曰老黄花勝新紫藤店婢援余袂張請坐不止余恐破衣左支右吾倹次忽為酔拋悍愕去顧曰酔奴不禮余笑曰先者制人皆此類也黒舩肆橋玉江別上燈後帰○懋基吾東至○會

所来曰明朝塩察巡視街宋須厳酒埽○内海庄次郎来不値

二十七日

庄次郎来見曰某即内海庄右衛門弟而異居者出陳眉公書（絹幅七律）王文建畫（絹幅山水）乞鑒定余曰我未見眉公書此蓋真蹟畫則邦人贋作也庄次郎曰或借金不返償以書畫数十幅某不能辨真偽願煩先生余曰某素昧此等事有吳北渚者頗精鑒識君盍往見乃東北渚萬之庄次郎曰午後願臨某還旅○枇

渡邉佐一草稿畢乃裁田東副以其所囑諸岸山詩
七絶韻集及近作文三篇封之遣省三於加賀善氏杙
寄○午後庄次郎舎人来迎即與俊治至其逆旅淀屋
橋南畔橋屆氏庄次郎供酒観書畫數十幅曰請為我定真
余曰君且見我徒行徳玉江乃使其舎人招玉江余
不堪酒偕枕而臥玉江至曰駕鉡趙先生既出矣主
人更欲之玉江曰君欲定真須見布勘者申牌返○
芳蔵来不値○先是使確蔵寫文稿列先太郎秋香
例日課八九葉至此始三旬未満百葉余不在輙午

眠問其故曰疾目矣余知其情不堪事且其心謂学
醫問則不学而得衣食也欲用不盾之數悔乃東日
原文哉父子曰確蔵兄及師東某聊顧確蔵所欲之
縦彼欲学醫明日請携去○故婢阿梅来○先是河
野遠平東曰拙著建棄録願致之書林某氏余忘其
為誰意向吉今日遣省三問之答曰是矣

二十八日

芳蔵来○議如例議後與墨園約来月捫游其家墨園
使蔵到郷○夜月使僕来乞詩正○遣省三招欣造於趙

中橋逆旅遂之辛源氏発吞顧正寺習城東返其様
贈書一幅副以與東景東返曰後造不在余問吾子
附我招東於逆旅主人而返乎答曰尊東猶在我懐
余責之曰我意後造不在故東之也不然吾子傳我
言而可何必用東乎省三走去既與後造至先是留
墨園芳蔵在座并飯三子及俊治合作書畫未下牌
散○昨夜省三示模曰駕者山形荷雪使人送之曰
某將鉡趙且囑之於諸君侯其親謂先生聞之今朝
荷雪東曰昨夜奉囑書畫帖揮洒必終乞附我伻答

白昨夜伻有候我親開襆之詰故未開襆也安知其
有書畫帖哉既而後東曰書畫帖逮入所乞其人將
上船若遅不及也乃開襆中有荷雪東二通及潤筆
金百疋東曰書畫帖逮八所囑其人詰朝將去請今
夕一揮俟明朝我伻至府之餘及午後則可副東曰
知先生夜間難揮洒然出於不得已請為我強之始
悟省三誤聴伻言乃東謝荷雪而責省三夜又使人
来取書○小幡彦七贈潤筆金延百疋更乞畫賛○
淡路人藤野完左衛門来乞字不見○確蔵去偶太

田精一氏〇李平来白旧者賜筍微其宴無物足以
報也願按摩費贍余喜既而閨碁日没飯之〇留芳
蔵宿〇使省三従有山氏藥〇昨日来陰雨似梅候
黄昏始止〇林恭仙来曰来月三日為七児設施餓
鬼會於大長寺請臨

二十九日

興芳蔵浴湯肆〇河氏来乃命製梅璇詩勸計本用薦
紙集〇芳蔵去〇澱省三摘庭上梅子〇未牌與後治
訪李平幽碁與赴按摩殿始尚識陳時既黍牌辭

疑〇使省三買金印紙醤油透招仙助〇寸谷謙益
送独治〇先左衛門使以来取書〇九観疎楼文索
先生書跋〇夜仙助来按摩報以百銭〇歯痛昨日咬乾
鮮〇碓蔵来〇恵眼来曰明日有暇請臨〇内海庄
故次郎来告別

三十日

八之助以母之病乞写字料金百疋許之〇至李平
我乞治後治来迎〇今井少允来送紅鬣魚且致昌
平宗師之柬〇歯疼甚使針毉不適意乃自把
小鎌刺之血大流疼斬減〇錦雪来乞字〇新街橋
西人岡村某来曰日者致長尾良哉柬時彼有呈公
乾飩一包某忘之今日敬送之〇夜来大雨傾盆至
午前止而雲容猶陰未牌與後治出省三従訪河茂
田桃渠齋来本外套須青色木綿鶴河茂曰諾訪少
允初意其不在預裁一柬懐之而在乃引後治相見
且授若昌平柬併及所預裁少允笑使其妻見使省
三訪覚兵衛曰明旧物逮期先是覚兵衛約来修雨掛明荷至浪華
街後治別恵眼氏省三去恵眼供茶梅洲見曰先生

何不留従者余曰後治在児玉氏乃使其僕迎还曰
客既去余勧主人東北遊悦黄昏飯畢省三来迎帰
路訪九山〇飛騨高山人生井脩齋来送金一封不
値〇頼蔵以君命賜金二百疋〇善四郎来謁省三
曰来月初旬将會吟社請先生定日乃柬之曰今日
枉駕僕不在不無柬也會期初四日可君請報同社
柬附省三伴至候之〇近江屋庄助致所嘱余書五幅〇今
日孝哉為愛太来謝逐過之

四月朔

浴湯肆逆賽御霊祠○生井脩齋來見乃贈書一幅
脩齋曰聞先生將北遊顧過我飛驒余曰吾甚畏暑
不識何地最宜消夏子曰莫若福島○辰下牌出宿
三徙余欲勸玉江赴健藏招故至田簑橋初昳晴至
昳陰寒見虹於六甲頂使宿三先行報玉江返曰彼
睡未〔林〕醒不能謁也訪頼藏謝昨日賜且曰近日欲謁
君及喜々津君何日可予頼藏曰我藩有東下婦人
某將北上就所司代乞過關券問何日還予曰蓋初
十日也乃期十二三日偶鉄治至與約為既出微雨

風俄暴烈欲吹倒人謂宿三曰必有覆舟矣訪宗助
告來共遊曰家事一依頼於君又曰欲昭吉田屋音
七願使彼來宗助曰諸歸路風勢益動○八郎來賀
與室氏俊治作餅○荷雪來乞字○李平來賜餅余
曰我方作餅將招賢而被先矣乃薦一皿李平以既
食辭余曰為我賤下箸俊治等曰風勢如此健藏不
能使舟迎必矣乃為荷雪作書與李平圍碁未牌舟
子來迎曰既候於片街○覺兵衛來致所獲小鹿畫
幅且將脩両掛明荷○芳藏東送梅子○河野平左

衛門送紅鱟魚○西肥使人來問吟社會期乃附昨
夜東泊未下牌將出御太郎來告將寓徹雲氏且贐
金余曰我將遊深野新田且信宿我家而候與俊治
共遊計氣宿三送至片街某氏所寓舟子上舟二子別去
風未衰水增數尺舟不帆而遡我舟輕洗舟進舟子
逆隨棹舟不脩不知所為彼舟拾之遂及舟子泊向
者舟覆溺者數十人某目睹之將近角堂堤上男婦
絡繹野崎觀音祠方有祭也黃昏前至健藏氏其夫
妻迎曰尊夫人今郎君安在余曰皆不來健藏悵然

曰春來與尊夫人約野崎祭時相迎前日與先生約
今日使舟迎本意在尊夫人謂先生實不欲來唯為
今春來也豈圖先生獨來也余曰然則我誤聽矣然
風波非常婦人小兒恐不能坐舟數日後唯使賤春
來何如健藏曰果然則足以知意矣夜彥藏長兵衛
來見主人供酒既而主人導至新樹宗宅宿

二日

卯下牌與健藏俊治出步於渠西池堤西北見松林
突起田間健藏曰神廟在焉乃就謁地忽上迄次步

樹陰森蔚芘癈峭蒨南北可二十歩東西十倍焉廟
在中央松椽瓦屋新而俗群木皆老余視地形疑古
王侯陵也曰若陵則四面必有池矣至西北処隅果
有池西三面然稍夷為田猶見蘆葦有水處頗深余
曰為陵莫疑蓋廟下有石槨也是祇初有高處鑿池
築土而已健蔵曰某常疑墓頂平坦田間忽有卸陵
疑團釋矣○辰牌健蔵彦蔵導游野崎観音祠坂以
上假店相接到處紫藤方開既謁有神籤焉余曰彦
蔵先来有室家祐籤問前程吉凶如何彦蔵曰善乞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二三

得探籤得第八十七兆云身在羅網裏相見幾人悲
探題曰凶彦蔵不楽曰我本不欲探籤諸君強勸之
今何如余曰更探何如皆曰再三則瀆余曰不見彼
糴者初買而賤更買之名曰平均初筮凶二筮吉平
均或半凶半吉或初凶後吉何不可之有皆笑上祠
後坂四五百歩至有九層石塔處有假店焉地上設
席西望谿如萬緑媚目健蔵曰憾不逢黄花也歸路
過游客稍多既返入長兵衛別齋掲余所書瀟蔚楓
深處扁頗假寐既而酒出健蔵曰願題一絶爲歳首

夏野崎祠祭時掛焉即賦 遶遶長堤句倚祠紅裙青 繳幾追隨一亭蒲蔚楓深
惡四野鳥啼花落時尾書山中戊別業貽堤上毎歳 夏音有事於野崎観音祠游人如雲紅裙紫袖出没
萬緑間亦一観也長永 墓圃春江三兄請余詩 㛍村赤井里正喜兵衛来見
行東脩請受教其年長余數歳頗解文學淳篤長者
也為長兵衛等作書畫數幅未牌游人尤多嬌歌清
唱未去相接申下牌辭健蔵将送至浪華既而止長
兵衛喜兵衛皆送至舟中預具碁局僅畢一局既暮
卿卧戊上牌至難波橋下使從治就吉次妻借紙燈
舟子曰聞尊夫人将臨健蔵戊明日乘我舟何如余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二四

曰吾子厚誼我深嘉之且帰與室謀舟子曰明朝伴
趨○省三述昨日来事如左西陀東曰初三日拜趨
翼日會吟社件一從尊喩○出雲秦主殿来○後造
来告別○郁太郎去○先是命確蔵助入之助為随
輩今日来取元本○伊勢人戸田健之助携河野俊
三東来示見 以上六件昨日事 玉江来○金城東曰願乞先
生所蔵唐紙二十五丁○喜喜津欽治送一瀬衛守
所爲扇數柄○郁太郎来飯之○御丈致菊池海荘
東○平右衛門来 以上六件今日事

三日

勸室氏携健藏氏室氏喜曰髮未理恐女待詔不來
且與女伴如之何乃遣省三召阿石及女待詔阿石
以有事辭待詔至。遣省三於仙臺舍卿野原氏致
源叢來路過吉次妻許勸健藏氏之游妻悅。發碁
源叢來於近藤氏。講如例。諸既來謀明日會於
何處余曰江山亭可。遣省三於金城氏致唐紙二
十五帖且約午前同赴林泰仙大長寺齋會。覺兵
衛來理兩楫。谷材次佐々木清九郎來是乞字曰

其吳高橋君父子千原傚右衛門等墓。發吳紅野
平左衛門東照書一紙（内包吝芳藏來）。遣俊治謁李平曰
今夕來飯我。昨日舟子來問尊大人果臨健藏氏
乎余曰然乃約午後至片街上舟舟子曰某將先歸
留餘人剌舟也乃付與健藏來。一治撰友月氏來
寓。午前為覺兵衛作書未畢金城玉江緣携至。
余使省三為室氏從者曰今夕將會客須留婢也。
午時與金城等出路過吉次妻許曰拙荊不慣該務
一依賴嫂也至網洲大長寺梵唄声聞門外林氏眷

屬及客數十人既集佛殿前先就別室泰仙妻見導
至殿佛座南向其兩相距可四五丈設高卓上陳飯
器卓後有盤斯中央五板僧八九人三人南面坐佛
前其餘皆東面立合奏諸音儀頗嚴肅良久坐僧先
作就卓前燒香復就盤灌水主人獲客傚牌每人一
片衆書真樂院秋村元亨居士僧援座客交作燒香
浸牌于水帖之板面拜而退僧復呪經移晷一僧作
回座衆僧以班從其後步且呪經七八匝而後坐文
呪無奏音良久其僧稍々退於別室一僧止設几佛

前陳諸客賻儀高唱曰金一賻某姓某為秋村元亨
居士薦冥福銀一賻某屋某為秋村林君薦冥福如
此者四五十未畢（某姓士也　某屋啟也）初余與玉江謀賻儀玉
江曰先生既賻蠟燭不用別賻也至此以余不賻余
獨不唱名余頗愧尤玉江不識土風去來上牌客皆
入別室主人供齋識余者加嶋屋二郎三郎以下皆
就余而言初與室氏約途過爲待至未下牌不來乃
與金城玉江出賽櫻祠波源八到处男婦絡繹緑陰
間時見殘櫻過堀川至吳林山路右一店藤花盛開

見眷耕與二客坐飲花下見余呼曰入乃入眷耕揖客曰木村君也交杯而去申下牌返一治曰尊夫人以未上牌出〇李平至〇與俊治作紅鬣魚飯供金城玉江李平及一治等夜散

四日

遣一治於小二氏囑瞀海莊東爲遂之岡村氏囑瞀長尾良哉來〇巳牌與俊治之李平氏乞梭摩平右衛門還至曰或囑謄寫石倉十二代詩選及詩學集成過問書林不得元本先生識藏此二書者請救々

吉田屋𢪸助來不値〇善四郎來曰某將赴上街午後至江山亭阿千枝將來謁顧惠飯既而千枝及僕至〇都太郎來至〇九山來曰昨日西陀翁來曰明日會同社於江山亭云々視其進止頗似有心疾者敢問實然乎乃遣一治答之曰西陀非心疾也請臨〇午後與俊治阿千枝至江山亭途過西山氏謝前日贈藏清三郎毋𢪸藤吉見曰孫方發風疹故契濶訪小虎曰江山亭主人轉屋浪華橋東先生識之乎曰未識乃至新居樓臨淀水敞豁勝初西陀未至余謂千枝曰有筆硯乎曰無余曰未聞會主而不具筆硯者蓋速借之既而西陀至見客未集去金城玉江九山等至西陀未返遣千枝促之白未聞會主而俊於客者蓋速歸乎護一追來曰某將以今夕歸鄉余與俊治交責其脫逹曰兄果歸我二人不無所々囑事務何不昨夜相報乎護一曰從者病重腿我怕其死故太急上舟也言畢去西陀返金雪至亭主人出紙一幅曰昨夜小虎先生來作畫一幅願得先生贊爲雙幅視畫蓋戯塗林者謔意横出乃戯書曰江山

亭主人出此紙乞小虎翁畫之贊余不識其何畫請觀之初疑二人褪下衣交股既而悟其蔓菁也嗚乎畫之妙一至此乎實不能贊一辭者乃書其由返之皇安政六年歳在己未初四日旭叟漫士頓首百拜主人大悦小虎亦至課題初夏訪友人山莊不値余作圖題一絶（一庭新緑午陰濃鶴見遊人起自松此地紅芳總落盡知君去探最高峯）詩成者以序書西陀詩不成余代口占一絶時既黒燭西陀將下筆余恐其漫塗曰待白晝不關俊治與千枝強諫之止酉下牌與象同歡歸路逢有三曰尊

夫人既帰○室氏語健蔵長兵衛懇待状不止健蔵
贈○木綿縞一疋及金百疋○橘又送所染紬

五日

浴湯肆孫七来贈菓子余語将移居於淡路街之状
孫七曰願一見乃與之出室氏宥三移観淡路街坊
坊宅近数輩方作床闢窓土木狼藉無処移歩孫七
曰厠與井連恐不堪不潔也帰至伏見坊孫七去途
過大野屋七兵衛要之飯嘱與田邊順八郎矢田與
三右衛門来（送書一紙於順八郎）○紅野平左衛門西東呈句

初使宥三授仁也句讀仁也不悦乃使計哉代至是
計哉矣腐脚疾不能坐仁也曰我不能良病人之教
余慮其偃蹇於廃学也扶之俊沿来教○千代吉買
紺色木綿縞一疋○九山以祖先忌斎贈餅及漆盆
○越智藤馬来送菓子曰昨夜自伊豫至猶舟居○
遣宥三於長啄備万氏嘱荅亀谷行蔵東（返其詩巻送於詩文）
一巻○遂過九山氏贈菓子一筐東曰向者賜餅及漆器
深荷嘉恵謹呈菓子一筐祈叱存另荅某東行以大
津為初聞大津草津檢起馬符甚厳君與大津縣令

及及属吏善願為我周旋云云過河武氏致木綿縞
曰以此作拙集帙又曰十帙中一帙初編凡例請
加素紙一頁其餘如常九山嘗請曰往年嶋探陰贈
其集前置素紙一頁親書贈某之故願先生亦如此
○宗助来曰今日府内每子至曰某以三月十五日
發聞廣瀬範治先生以十六日上船将東遊矣敢告
某先生未知範治君将来私報○遣一治於李平氏
視其在否返曰其妻曰在降坊先生至即呼返乃備
二児行移居李平不返乃去○小野田悌三郎来告

将西遊且勧余遊舟波安山（安山悌三郎卿也）○玉江来

六日

昨悼林元濤詩（六絶載集）使宥三致之秦仙氏○遣宥三
於東陰氏返多宝塔碑帖遂之九歓氏致文每公書
跋之求彦氏問林良平来否之近荘氏命装潢余画
二幅之小虎氏金城氏玉江氏出江山亭席上合作
之幅乞押印最後之金雪氏畫幅曰公獨未題（未詩）願
一揮返報良平未至金雪不在○平右衛送寄美濃
故人東五通曰皆薦先生也故未糊緘處請覧○与

俊治訪秀氏観水晶皇可二十貫間價曰十金余曰
戒半我買之計哉東藏告次妻与一客携肴至即帰
客則筑前善邦詞者大駒言道也素聞其名乃供酒
使俊治様之暮去○当津田亀松書帖達省已致之
來曰我将北遊故書到尾去ヽ○彼有三発与金本
顕蔵東於山口一太郎氏（東外副贈蔵五律二詩）夜珠暖不堪
多故始業之

七日

達省三於伊兵衛氏致所属書帖遂之九山氏返掠

喩軒集一冊之河茂氏促薄葉摺梅墩詩鈔之玉芝
氏令裂扇百柄○與俊治訪李平送謝金一銖俊治
與李平圍碁賭鮓俊治北出三百銭既食鮓返○泰
仙来謝○達省三於覚兵衛氏命装江山亭令作又
嘱買两料鍮○休田竹雨来告本月二十日開書画
會於登加久亭以乞字不値り疝氣大發○西山藤
吉送硯及赤貝蚊硯贈赤貝於春岱○越智藤馬来
○送菓子於藤吉○夜訪八之助及民

八日

玉江送寺順喜全子在中来曰伊府以十五日去請
速發四音○平右衛門来携八郎與美濃人東二通
去曰兒嘱其糊之○講如例亦井喜平来聴講○一
婢婦人来致方山香圃東坡之有奥倉（高）健吾東乃叢
四東告将東行○水戸人齋藤寛来求見以病辞○
来婢欲遊阿弥陀池與二兒俊治省三阿錦出路過
河茂氏促薄葉摺梅墩詩鈔河茂不在至三井播遊
人損多俊治勧訪其所好宮崎屋吉兵衛乃令先行
視在否不在西行遊人填衢至椿而前泓踏買花寺

不知其幾千萬入祠門厳聲雷轟燁（燈）塵色燁煌讃勅
祠前具浴佛儀賣甘茗汁使二奴覆頌曰冷而銅臭
客争放亀魚於池余曰浪弃祠条皆不堪喧俗然此
為最室氏嘱買忽草既而使正也先帰省三阿絹従
之余及仁也俊治直北行訪金序不在至千秋橋畔
就骨董肆買皿五枚剃東慶鴻至此疲甚強歩至藍
田妻許乞茶中上婢帰復瀉数行室氏勧食鼈乃遣
省三買之○主計使人来乞賛聖像辞不肯○今日
阿弥陀池過三光寺清暉曰岡部秀氏客死東都矣

玄民与余交態詳載鎖事録故不贅其為人厚長者然簡率異常其兒学余一日父与一老媼自外入時無婢僕兒謂雇婢也頗使役之居数日婢忽問玄民兒安在兒勃然曰雇婢無禮呼我爺名欲扶之婢笑曰汝未識我乃玄民女兄也兒曰我未聞我父有姉父偶帰曰我誤矣姉氏我郷在津山索居数十年而汝輩生我未暇告之前日見来訪予我適遇我喜甚欲告汝偶有急患者遂出遂忘之姉氏意汝既識之故不自言而已兒愕然下拝泣曰兒生二十四五年始得一姑姉矣又嘗謂余輩五六人曰或贈真名勝魚諸来病都下真名勝魚頗貴皆喜既而羞一小魚衆怪問之主人曰既羞復何問衆笑曰此石首魚也主人憮然曰然乃我過矣我昧爾雅幸恕其天真爛漫庵没鵡鋪皆此類也歳蓋六十七八惜哉

九日

昨日来録論詩旧製千二百言拾大平紙今日訖尾書文政甲申余年十八賦此後三十六年安政己未三月書○津山人圖逈院批谷来訪贈襪及金乞字九山来○佐々木清九郎来取書午後與洺出省三従訪平右衛門取昨日所返東二通使省三視玉江在否曰在乃往謝答寺澤頗喜東稿返其○使省三視九歓在否訪金城録塢棠陰在座省三来報九歓曰吾将出先生請黄昏臨余病頗劇使省三辞九歓走帰逓使俊洺招左仲○會所送示坊正断下隊状白鳴麗橋第一坊丹波屋清助者為盗所傷然終捕之官嘉之賜銭十貫文○植俊洺帰曰左仲未至予余曰来乃使省三促之曰将来遂不来

十日

病益甚使俊洺東左仲詰不来之故左仲来謝針腹及腰曰宜服黄連湯從之○小虎来謀其家事留之供飯○銭屋須助来乞字○金本顯蔵送東半紙千枚○香坡来曰高島秋帆子浅五郎自長崎来將移居江戸欲見先生乞秋帆六十壽詩使某先容○林參仙送饅頭券二葉告卒哭○朝来大雨午後忽晴

十一日

与室氏俊治出視淀路街宅○喜々來鋳治東曰日
者先生有欲以本月十二三日饗頼藏及其之言頼
藏昨夜自京師帰明日幸有暇欲陪随何如答曰諾
既而雨下病甚乃使有三往辞東曰雨勢如此明日
恐不宜野遊卿伝報家姪将來某東北之遊不得不
延期請望後拝趨而践約言○大阪定治郎使人來
致孝也本月朔東々曰者大人東南翁曰我疾不可
測也且使孝也來乹治時在府内欲代兕侯婆以前
月中旬上船既而聞其侍風泊於杵築浦測本月七

八日必至大人許也孝也東中乞山田勝治寄乹治
東伝註寄兕輔次郎東在中余謂俊治曰本月七八
日來日々西風船當至而不至蓋乹治以輔治郎為
従者謁讃岐金毘羅祠遂訪勝治為其所留也又有
六郎寄金字東使俊治致之○阿絹毋送薇○東馬
來請寓我塾余曰有證人乃可○使一治招小虎不
在○香波送便面請書高秋帆壽詩○鮑晴与俊治
賽御霊祠遂訪利平圍棋而下晡帰

十二日

夜來胎痛徹背卯上牌浴湯肆遂至左仲氏乞治鍼
心下及脛○德基來送薔薇花○遣省三於近正氏
償装潢料一分三朱更命装余画一幅○利平來与
俊治圍棋○五島内野草庵來見曰某學先生於江
戸後先生一年西帰矣余曰我記吾子面而不記其
事併忘其姓名矣草庵贈砂糖乃報以書扇一柄○
髙島試五郎來贈雪貢紙一封及劉青田書榻本既
去与俊治往訪其逆旅炭屋贈送別詩及秋帆壽詩
書扇二柄詩皆載集○一六屋源太郎使人來示米田

齋所送金子證状々曰米田齋金二歩在中東右入
手未年十月二十三日廣瀬印々預与劂用之而殊
模糊俾田状皆我所書君家押印已預与印余家所
常用直日司之乃檢玄閲曰案十月二十三日記係
碓藏手筆是日余携一治赴健藏氏碓藏与祝風守
家也乃召碓藏示之碓藏曰某疑祝風所偷也且佐
某詰問玉江使人來送蜀紙千葉○東馬來法(出)寺島
人和泉屋字兵衛證券請寓許之○申牌室氏与正
也出將赴船平店呉服橋塚乃過八千店命飲促室

氏迎藍田妻至既食藍田妻送至○酉上牌範治僕
來致南陵兄孝也相良善次素兄等東告範治至府
內卿宗助亦使人來報乃使一治省三迎之至兄東
曰聞卿疾病欲見孝也範治偶在府內我命代孝也杜
視卿病云云範治曰從生二人猶能在舟中乃使省
之東馬迎之不至既而伊丹屋態三郎來報從範治
歸且告二生宜留舟中裝裝○置範治樓上○今日
病甚事多缺畧

十三日

申牌新街西口火數百家燬○講如例○赤川喜兵
衛來贈羊羹範治送余博多織帶室氏金二百疋二
兒金百疋○梅洲東送菓子一筐於範治午前導範
治從至昨島店買飲謂天滿菅祠東北行過與力街
出於源八渡至閘口櫻花全盡綠葉如雲沿路薔薇
方開濃香撲鼻忽得一絕　新葉陰々似綠雲薔薇花發野風薰春光既与殘櫻
盡提遊九分上人減夏景勝春然遊人既減唯見廢店間有
一二毛白堀買茶櫳前日繁華鬧熱僅一場春夢過
天神橋末下牌歸○今朝範治從者僧二八來申牌

皆北上僕傳三郎來寓○朝來病甚乃脈施緬志伊
祭丸在閘口蔡鴻恩覺快至夜殆痊諸醫皆以余稍
癯禁大黃然余意其不可不用至此果有効凡余所製大黃半
居○郁太郎來告島徽雲氏不值○尼崎屋勘兵衛
使人來報草野忠右衛至○夜範治与俊治出良久
歸曰途中腹痛過藥肆而憩矣○範治致狄雄兄長
光太郎父子來

十四日

導範治浴湯肆遂賽祠御靈祠俊治從○伊丹屋態

三郎來為範治謀移居府內邸中余曰盍留我家範
治曰府內諸君東宗助曰青邸至之日宜館之公宮
也故宗助欲迎其也且其將觀京師近江地方時稍
遍盛夏不欲一日遲先生累遊東北其請倍採宇治
石山諸勝先生未束裝其同居恐不堪匆擾故欲離居
也余曰善乃遣省三召玉江至謀上途期定為二十
一日○初与俊治謀曰吾子卜居淡路街之後我將
使我妻子僦居隣舍也室氏以伏見坊宅過廣且有
有性物之名殆無男子而居故有此議也至此以後

二居未定東馬頗得良欲留為学僕不必卜俊治降
也乃与東馬謀東馬曰唯命之従乃謂俊治曰吾子
我儀之後請日来視我家答曰諾範治曰関叔母将
以秋晩娩菓西坂後使林外待叔母待先生帰何如
余曰果然乃告安慰矣唯恐尊意不肯○友月来介
範治相見既而托贈左東書二幅○穐書林山城屋
熊沢来贈茶椀且致土屋蕭海山本俊平東俊平送
金二両二歩三朱曰寡君供先生留滞中資費金数
両然先生私用雑費当自償者計二両一朱藤松太

之助為鹿島其贈先生金五両客年先生臨[illegible]其
矣今取二両一朱返二両三歩三朱請照数納之去
云熊沢客年誤書熊太郎○土佐森田良太郎東送
詩稿一巻曰将開雕拙集顧賜批評吏患長篇題詞
良太郎贈小菊紙三百葉余以将遊東北辞報以俺
月川苕及書一幅而返稿其東自河新氏来将侍明
日発田東鳥○天満萬善寺主弈然来訪贈菓子数
以書扇○草野忠右衛門来訪贈半切紙五百葉及
菓子○午後病復作脈俊治所調四逆散○遣省三

於覚兵衛氏促両梳○未牌導範治出俊治訪秀氏
不在過玉芝氏促甫且見範治曰閑廿日登加久書
亜会唯乞我書未及範治吾子請告会主答曰諾過
他店買硝子瓶将贈之右衛門忠訪河茂不在訪九山主人
曰春耕等五人至将喫茶乃介範治見客茶後酒出
日没辞観順慶街島内夜市遂至難波新地投一店
買食過大黒佐野屋二橋戊上牌帰○今日河茂送
薄葉欄梅墩詩鈔採之首置海荘題詞乃遣省三召
其舎人曰海荘題詞当在物翁尾須速改之舎人曰

装工之過也乃悉返之○平右衛門東日豚児拙稿
顧賜斧正先是八郎出醒々吟社詩稿数十頁乞正
余以其多難之故平右衛門爾云○伊兵衛来○為
一治東寺川健斎告東北之遊

十五日

範治喫後治浴湯肆○伊兵衛送紅鬣魚○吉田屋
孫七贈範治紅鬣魚○河茂来訪範治○元恭来賀
○小畑彦七伜来取梅逸画梅贅東馬将命曰彦七
自来乃延之上座既知其非不見○河茂送梅墩詩

飾十枚曰装工所誤既正○八郎使人来賀○八之
助来訪範治○秀民来賀○赤間舟子来致茶屋慎
次郎東中有興山田勝治東乃囑之範治○辰下牌
導範治出訪伊丹屋熊三郎不在訪宗助与元兵衛
導範治視公宮出将入大村郎使省三導範治先赴
玉江氏余訪頼蔵謀野游期主人曰明日可乃訪欽
治告之至玉江氏玉江将供食乃返省三訪金城介
範治相見未牌携金城帰途過省三過常安橋使省
三訪山城屋熊治於逆旅酒小氏○野口屋萬次郎

来賀興室氏及塾生作薩摩飯供範治金城及家人
○吉田屋探七来訪範治不値○松本壽軒送梅醬
○範治槩移于府内公宮使省三送之○夜使一治
候範治○覺兵衛来供食○友月来不値○省三帰
報後治從範治宿

十六日

卯上牌浴湯肆帰路謁祠○使室氏理行厨○發答
良太郎東於河新氏○遣一治於熊治逆旅贈書一
幅嫣答土屋蔥海山本春平東○金城東乞詩正且
送紙一篆曰乞青邨先生書以概登か入蓐也り已
上牌至範治許仁也与省三阿絹各携行厨具而從
既後治帰我家仁也阿絹共忝導範治出与河戎遇
戸内曰二十日請同青村先生臨曰諾与左仲遇戸
外曰明日請同青邨先生臨答曰範治明日同草野
忠右衛門住吉請卜他日至玉江氏使玉江範治先
赴玉藤店範治僕携行厨從之余至頼藏錢治二家
導之出其僕三名從至店玉江逐迎介範治見二客
既而從僕皆去獨省三留与頼藏圍棋畢出行厨飲

預使玉江命有関店婢羞肴半下牌命麦飯々後皆
賦余獨不賦口占一絶為厭闤闠多俗詠携游芳店呼摘邉歡情熱後賓如王雅
應拙時日似年夏薫氣清婦未集午松陰轉我猶眠不知倘有當壚女院裙風流晋代賢
未下牌皆起乃出所携文具各作書画店婢阿珠阿
揖蒋皆識余争出扇乞字隣舎客有携數妓者一妓
尤少有姿首来之出扇曰我客曰廣先生一代文宗
也汝盍逼乞字乎余笑曰我無潤筆不肯下筆卿須
舞以代潤筆也妓曰諾喊然鼓絃者玉江逼阿揖曰
卿須鼓絃代潤筆也阿揖乃鼓絃而歌妓舞一闋余

曰扇二柄舞二闋而足相當也乃復舞背曰不出纏
頭觀如是妙舞所不易也玉江曰纏頭一闋直銀二
錢先生書一扇潤筆銀四錢然則更舞二闋可也余
曰莫會計皆唉阿枏每言相視以作嬌態玉江吟曰
美目細於三絃線皆純側範治以有事於府内御先
去黄昏前作座二客曰聞先生游東期遇願錢于綿
屋亭乃与玉江從之過梅田吟主計遇白沐渭淇當
昭倹社會主然生母在郷而没故沐果也至亭坐三
層樓上樓下既上燈樓上將辦物色命撫名數玉江

六舞一妓名八重松識余曰十四五年前公屢与春
波君召奴矣賴藏曰此兒半老然聲甲北里不圖其
廿四五年前既在妓籍余曰當時卿言有兒今何如
妓曰兒既過弱冠矣余曰卿芳姿猶昔而余鬢種々
不臨酒席歌場殆十年賴藏笑曰此兒年不可側蓋
文化年間生也戊止牌出至櫻橋玉江耳語曰二客
將要某赴仕治亭乃別歸至淀屋橋游人數萬燈燦如
書生王祠有条也○佐土中村次三郎来留金及千
鳥賊乞字不値○後治自秀民氏歸傳其言曰赤關
人筑波百之助者淇所善今住南久太郎街心齋街
東折處来曰某所善天満捕手市川吉之助者頗喜
文事欲識旭莊先生使某因君先容曰十七日幸有
暇請招先生及尾崎君云云不識先生許否○昨日
小倉舟子来致千原藤右衛門小倉所寄金子在中
東披之東乃則寄範治也金則寄余也余不識藤右
衛門何者今日致東於範治々曰藤右衛門即太
郎安衛也東曰聞旭莊先生疾病謹呈菓儀金百疋
云云○壽軒伻来取回東

十七日

浴湯肆○既死来訪贈潤筆而又呈般若心經一譜
話一本乃報以余書既装者一幅○覺兵衛来乞字
且贈金一朱○金城東贈金百疋乞字又送余画數
十幅請押印○賴藏東謝昨日招而贈海藏鶏蕩治
所以東謝○竹雨来取余書且出絢乞範治書曰二
十日請同青柳君臨兎角亭○舟前日所書大半紙
一幅於覺兵衛曰二十日請卦之兎角亭○柳太郎
来恨安○初湯肆歸路過秀民氏秀民勸赴市川氏

招余曰兄姓我所姓兄羅我亦羅秀渠曰今日將携妻子游關口然為先生羅而赴市川我余曰我將与範治游但吉為兄而羅赴市川我秀民曰然乃集將報筑波生々將報市川我頗屬且應以厚扶余曰本地與力同心皆名職多扶桂茂以今日之招我不識其如何也秀民曰我保其厚矣而範治來則告秀民消日樸清之游範治携擲蹴泰來此解秀民李就波百之助彼画工墨外來乃欣出過很羅橋時方修橋上流有假橋渡此過位雖岡渡橋右折過田間以与助街市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四五

關氏在東偏余贈菓子一筐以先出接余謂主人也謝今日招其人曰集網屋坊眼醫古川彌八郎也移暑主人不出余欲勸秀民去游關口未害主人出見年可二十四五忽曰公輩既謁東照神祖廟乎今日丁祭　神祖皆曰未主人曰盍往賽而歸路過余乎余不悅曰我輩今日為是來不為神祖來也弥八郎曰須具筆墨乞先生字也余益不悅曰我非為作字來也異日須就我乞主人毋見棄酒樓頗忽畧視秀民尤悔現色百之勸曰主人庭內消日羅叢乃使主人

導庭頗濶東南隅草樹荒蕪置碑方六七尺主人曰傳日羅所葬然別無左券余曰蓋真也主人更導觀舍北園曰官所賜地東西可十間南北五倍焉視其宅　下五六百石家亦不若此地与力同心之俸可想復座日既設弥八郎去乃為主人賦一絶官居兼野趣園荳自青葱風蝶踰墻到還入夏花中書之又為墨外賛画枷華而辭主人不設飯又不借紙燈皆快々出秀民往々尤百之助百之助曰某勸主人厚待弥八郎自務裁節之終矣樓長看可憾墨外又詰主人不敬秀民夜導余枝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四六

有店至堀川与二客別余謂秀民曰今日之游里如何秀民謝曰筑波生不解事又堤乎余察秀民實無技有店之送乃辭同歸○先是聞春老谷去年十二月卒老谷長崎人名亨字大通其余与交情詳載瑣事錄故不復贅其為人極真朴甚精書法沾々自喜初与父為勘司屬吏家頗富父坐事而免老谷亦罷居十年餘終窮困傷仕職大喜不幾又与衆罷連蹇以没蓋年五十二三惜哉　此件高成五郎所告今日追記

十八日

講如例赤井恒武来乞字留飲之帰武曰某姓年約
先生陪西下而不果罹奇禍故也問何故曰某友在
醫而兼里正者与城不相得閭村識別柖長崎落魄
醫生不復服里正藥不親醫病不得止延里正乞診
四五日大漸里正來某曰此醫若不起我將失遠衆
譊然我力不能瘳之兄請來救某乃往診投藥七八
日遂死居三四年里正益与城相惡我近邑皆係淀
封邑城或訴于大阪尹曰里正妻教醫人官將捕里
正々々乃告淀侯侯召里正乃城數十人坐獄里正

関其為證獄不決二三年里正与某竟皆得雪矣故
致契闊〇違仁也於府内鄉視範治在否携其僕歸
曰昨出未歸乃遣僕迎之於然右衛門逆旅範治与
俊治歸述昨游之興謂生來未在也余亦述昨游殺
風景謂生來未在也俊治曰某真秀民言而勸先生
不爲無罪欲詰秀民余曰止〇河茂來曰中村杏矣
衛欲以先生嘗償係命直金二百匹乞先生書其碑
將以明日發願建一揮余曰諾河殘為範治謀明日
嚮河新舍人導觀城中範治喜〇友月東送饗豆及

歎冬莖曰二物左東所獻又曰金百匹左東欲乞青
村君書以充潤筆乃答曰範治書請二三日後使人
來取〇香川子一郎來贈菓子引範治相見〇赤石
京屋作兵衛來乞字〇府内人來致南陵兄所送黃
粱一斗蕃橘五顆〇先是使八之助寫丸桂草堂隨
筆今日卒業前後附金二分二朱云云〇未牌導範
治訪西山氏清三郎母及兄見範治贈秋月川茗吊
清三郎喪訪小原不在範治留川茗及書痾告訪春
草介範治相見範治贈金二朱及川茗主人供酒肴

之助見詰及漆川寬平主人曰寬平東行後無一信
既十八九年然聞無恙余曰某在江戸寬平常來過
然別後不通消息是其家風主人曰寬平東行近過
越中使其東土人某和尚薦已某寄詩和尚中在詰
玄關三字某意語禪家奥旨也俗謂客始入户未就
座處曰玄關和尚謬解謂此客不足升堂入室當在
閾上侍之有回親出玄關而詰不留之寬平大恚嘗
尤某無狀言畢故篠崎氏門人内村野子助者來見
主人曰會津客二人欲謁時將作座主人強留曰公

且為客留既而客各通姓名余志之答曰我友雅摩
三郎有至旭荘先生青村先生東皆詔介二人也今
日時延訪旭荘先生幸而遇焉又曰奏中寛平客年
淡余四向着某忽言寛平事不自知何故今忽聞其
卒甍非目縁乎申下牌出至府内御前範治入焉余
曰遂我於玉江氏對頼藏不在留就鳥賊出訪鉄治
至臣江氏少間範治至開平右衛門从範治贈用茗
及書廟訪九觀不在範治留瑚茗去途遇九觀隨謀
其家九觀曰明日黄昏請臨我々將奉導觀蟻曰諾
乃出過淀過橋北畔時已上燈入者店會饌羅送既
食送範治至府内御酉上辭歸○府内人来致兩鞍
兄源兵衛本月三日東兄東曰聞御病中此游哉不
堪掛念請範治槊鐵源兵衛東曰奉書軸十匹既至
去去○石秋東至彼之即寄範治也○彼治自秀民
歸示荒波百之助與秀民東々曰昨日回昨某無頼
見旭荘先生兄請為我解謝昨酒初出官忽命主人
干役故甚黄矣

十九日

味爽大雨○河新役人來曰今日有雨顧止城中之
觀○九觀來曰雨勢如此觀蟻之游請卜他日○西
地來曰某子竹兩千里等為免角亭會主顧臨余曰
我不肯赴書畫之會明日故為賢輩列於會席矣西
地喜○範治來○惠賜東送画二幅乞費東曰不典
金百匹以充潤筆又曰二十三日請同青村先生臨
○赤関奈良至敬二郎來从越前府中人松井耕雪
高本太郎八相見敬二郎贈和布和布名太閤漢耕石贈川
茗乃引範治見之余告免角會正子請諾遊○左仲
使人来曰午後請子青邨先生臨○秀民来諭室氏
且為百之助謝○作書四幅使省三致之河茂氏曰
以充中村氏酒料○木下碑左仲使人來促乃子範
治彼二性左仲曰尊夫人何不來乎余曰未不聞命
也左仲曰然乃呼矢詞矣乃使其僕迎室氏至酒酣
余及範治後治出浴湯肆歸又飲夜吸○子範治誅
日田家事留之宿○雨至申牌晴

二十日

河茂東曰今日枉駕之約請莫違徹雲及都太郎來

○昨夜範治報用内部居渓唐紙数十葉及扇余曰
吾子使傳三郎迂魯非常殊甚写其處也須遣省三
檢之也省三往已而報二物皆有○範治与俊治出
従伊丹熊三郎買衣○九嶽東曰今夕請陪観蛍乃
以河我招辞○敬次郎耕雪太郎入来範治未返乃
遣省三促之○丸山使人来乃付桂草堂題華一本
梅墩詩鈔一帙又送东江山亭席上衆入有合作書
画一幅曰衆既押印而公独欠願速押既而丸山押
印返之已下牌与範治俊治敬次郎耕雪太郎入出

一治従役俊治先報行徴雪訪河我山城屋熊次但
馬銀山家某在座河我曰某将導二家避免角亭然
未終食也至大宝寺街徴雲俊治在路石砂糖店到
難波新地就徴雲所識茶店署旗入亭会主西陀午
里竹雨石峰等見既食而範治以初来之故着莅揮
毫場乞字者四面重囲余自則作画以分其労乞者
更多終抛筆而竄石峰引若邦伺者野之口隆正相
見之余亦引範治見偶左介眉桂園等会主供酒余
處別開一席議余者皆来交杯荊石介越後人本間
某相見河我等遂公酔後作画尤多庭隣有力技場
撃鼓鳴鐘不堪喧噪乃与西陀謀避於別舎余暇眺
範治等在側乞字者未尾不已河我先辞帰申上牌
出熊次従至河我主人父子見河我曰某旧名我
兵衛使児襲称某改名我蔵敬告酒出有盛饌我兵
衛妻見其女七歳善舞範治俊治皆贈詩初役一治
傳三郎帰夜省三来迎酉下牌熊治出帰河我使僮
二人送○会津秋月悌次郎土屋鉄之助甥南摩三
郎東来不値（二子即相見後藤式席上者）三郎湯答曰僕将遊画

墨利加願得以諸君詩文壮行色竊謂聞来無此
好題目請構思○河新送扇乞字○紀州倉部人来
致有馬涼雲東○余日古沢雄之進子赤松大三郎
来置刺去東馬接之不問其寓乃使東馬就会所問
之曰在梅檀街伏見坊北折處

二十一日

昧爽往館之其従者見曰我主昨夜深而寝矣乃投
刺帰浴湯畢遂訪左仲謝前日招且謀卜居其西隣
○使一治等検蔵書○秀民来曰請午後同青村君

後治臨〇金城家送途而拒屯範治來書〇將導範
治訪寬平洪庵北浦三家範治參府内御不歸遣省
三促之歸既歸省三觀三家治曰雖北清漲渦秋
月嶠狀御往還錢之物東訪溺不果出〇平右衛門
東送鯛味贈三匹於余三匹送於範治〇大坂唯貴
狀郎送金江米謝前日書鏡背〇家里新太郎來訪
送菓子〇洗治謝永滴狀知屋其買永除謝其道許
承狀之一詠觀欲條皆削日來添牌游範治避秀武發
治後至主人設酒飯夜仁也來迎歸〇桐山來不值

二十二日

遣使治于家里新太郎送旅遊兵衛修街第三物今西喜
招之兵衛歸報新太郎既去前日東吉田屋孫七曰範治
所呈二物自責拜注訟而視二物在座上蓋遣之
也範治囑熊三郎送之今日孫太使人來報二物未
至乃遣拜於熊三郎紙〇九歡使人來曰今夕請臨
〇惠眠東曰明月午後請臨〇玉江來與範治議定
上巳期余曰端午既近家務當集欲以端午後一二
日如何玉江曰渠有事于鶴所顧洗叢範治欲採南
都余曰玉江以二十五六日發青邨範治別号以二十四
五日發遊和紀地方以五月四五日收而同我北上
何如皆曰善〇衣商大黒屋米與範治買衣〇末上
牌導範治出省三從訪寬平洪庵北清金雪四家介
範治相見贈某某無所用願呈余喜謝金雪顏色異
常余問令閨無恙曰荊婦昨日發病今請醫來會牢
癒矣至府内御範治曰府内人相島久兵衛奉府内
侯命求女公子傳姆於京師朱時多某同舟今泊將
去入範治室久兵衛及三女子在隣室來見乃執答

南疫兄孝也東又使範治訖時寄數十對合封之付
久兵衛從者午時久兵衛上舟送至邸門外後治來
未下牌與範治後治出訪荊石荊石供酒馬千里偶
至曰先生觀蘭人所著日本文典乎曰未千里曰明
日明日讀携拜稽余曰幸甚使省三試九歟氏問舟
遊逸速返曰黃昏後期矣薄暮錯荊石至玉江橋使
省三觀玉江在否返報既赴九歟氏皆曰九歟少謂
我輩飯來也不必設飯然則飢乃訪金城乞溫飩抱
著走至九歟氏玉江在為主人導出乃使省三歸來

玉藤店詢九歡氏謂其曰舟安在乃大呼不應過店前西行渡橋北行一丁餘傍近五郎兵衛別業東折百餘步出于渠上又大呼不應少間一人來曰舟子既赴玉藤店前矣九歡曰彼姓我來故不値也舟至乃入篙舟小而長北行橋下水緩而疏荻蒲叢生乾治曰此地幽雅惜不盡觀暗中忽聞笑語聲近則男婦同舟探螢也或載美人螢不多時觀數艘於葦際渠狹舟相磨而過有時出於濶處凡行七八町而返就觀發傳廚徵饌頗豐至玉藤店出九歡猶在舟叙語至江別於梅田橋過北里氏下牌坊○椚山來不値○小林梧陽來贈菓子不値○山田勝治門人村尾三郎來贈菓子且致勝治所贈菓子及柬不値

二十三日

遣之治於平五兵衛見椚山翁曰乾治欽因君觀主人公別業請周旋椚山曰諾○今日以來者唯患眼一人且他客相繼到侍講村尾三郎來見○出雲入内村与助來為妹尾謙三郎遞中相曰昨來今去○馬千里來示蘭人所著日本文典載本邦新假名草假

名及五音邦訓甚詳又鈔論語孟而首章傍加邦訓曾用新假名而以蘭字譯邦音莫不備者奇書乾治曰豈公欲移邦訓於高麗以今勢例之易〻也今後西洋諸國習邦語邦訓者必争出為是我文教遠播化外也不亦愉快乎○梧陽來告別乃川碧○吉田屋孫七來假乾治○遂後次於草野忠右衛門逆旅贈硝子瓶遂之覺兵衛氏謂之曰前日兎角亭會端合子掛我書大平紙一幅昨日西陀來告曰彼幅為親者所傷將糊返之我謂彼幅千二百餘字費竭心力將侍其人自之然既糊則難付人將藏之顧煩會主裝之會主若不肯裝即自之會主亦可吾子須通我意為答曰諾○衣商大葉屋來○午前椚山來与乾治一治從之出至平五兵衛別業周覽久之別業狀詳載壯年瑣事録故不贅出遊大融寺須磨寺僧方借大融寺設開帳場余曰青葉笛等物皆不足觀乃出門前揭書敎盛蕎麥數邦訓同饂飩故假用蕎麥謂河漏麪也時日既傾飢甚乃投店店昨年毀跡未結構假結葦茨以装野趣者漫與貫鼻麺更粗悪不下咽畢一二挑出

渡浪花橋左折桐山導投有店天満屋樓臨水面凡
色頗佳桐山命酒肴饕甚主媼請曰醜樓辱臨大增
光輝先生枉賜扁額何幸加禰桐山聞之使其僕就
對門画人上田耕冲借硯余返一治取乾治裝主媼
出媼出絖請數及余書一望皆月樓於絖不適意改
書満波皆月樓於絖媼曰近日扁成即請先生及高
木公猷一極爲省三来代一治中耕冲来見余与耗
治交作書畫申牌子桐山別赴恵眼花主人邀既久
以既饕告乃訣梅洲母子見返有三取紙燈面下牌

始食既而作書函成下牌收〇藍田妻贈雲丹及海
芽〇黒石人来致梅本真逸金子在中東値〇徹雲
来致蔦余於加賀三越諸友東十二通不値〇今日
梅洲以龍潭旨告恵學以本月十六日下世恵學者
南徳寺産龍潭叔父也住河内城蓮村文玄公弟子
自上国来者以恵為初余徒之識實昉於小林安石
及恵學故親昵無比其為人頗有俠氣又善導俗人
遂以衆力一新堂宇費數千金余曾謂怙旧相詭唯
安石恵學二人今皆亡矣乎年蓋六十六七

二十四日
昨日来感風邪今朝悪寒發熱乃服後治藥〇村尾
三郎使人来取答山田勝次東〇玉江来曰將之見
九山乃肖像九山東々曰深江將遊大津願君薦我
於彼地賢吏又曰梅墩詩劒適及随筆写料請速賜
玉江收示九山与大津縣吏東余誤開其封九山欲
減寫料曰過貴又曰桐山寓夏舟游之費未償請先
生諷諭乃使使治之謝東曰某非有意開公東然粗
率之罪無所逃也請改封又曰公若陥写料貴須返

随筆我將應餘人之求也又曰某將送示公来於桐
山〇藤治从同莊入城午後返〇散次来告將遊紀
州又曰松井高木二生欲入先生門囑某先容〇香
川与三郎来〇脚夫来致竹内静渓去年十一月長
崎所發東副以与藤田善次秀民東乃使省三致之
与善次東之太七武發〇加賀松氏屋上栽屋問其故曰鵝梁
于君亭松日倫我肴蔬故將饗之乃使省三見松賀
加曰鵝我所尤憎然其雖方長不忍殺之願待一二
十日〇桐山来圍棋既与乾治導之至楓平店供酒

食黄昏後歸。冷泉利平來時寔氏駒助蔡乃乞援
摩。桐山示其所購西畫乃寺範治譲買八筋奈取
五瀧治取去

二十五日

後治昨夜不返乃遣省三於九山氏問尋來既改封
否答曰未既而其伴來致東柴山姪識縣吏柴山姪
也。内村寺助來取書去使人來送潤筆乃使範治
書扇贈之。細川春龍來贈紙及金先字別範治見
之春龍既雅髮為僧曰將別後既七年矣見仁和寺

曰當日即君僅能步既如此成長予。範治欲買奉
書軸乃使省三招大野屋七兵衛見買十匹餘使省
三与侍三郎就宗助氏取客冬所囑扇搦遂之近荘
氏命裝書一紙。玉江來告明日北上乃付九山東
西大業屋、僮來取金

二十六日

病大發。大野屋七兵衛來。遣侍太郎於玉江氏
囑寺藤林繁太郎來乃範治寺大津僧雲石東不幾
先啓來曰兒昧爽既蒙。平右衛門訪。淺野新田

人送一石五斗來曰日者賜健藏書然健藏遠游未
歸其舉被之代致米一石五斗健藏歸應有回東範
治歸府内卿將理行裝明日上途游南都寛平踏紅
亂兎俟範治安否乃走仁和寺拓之返作紅亂欲蓋之
。遣省三於惠服氏返其稿及画二幅。遣後治省
三於覺兵衛氏謀我書購損件歸曰覺兵衛方出詣
會主故不值。使一治省三檢書画保新裝者數十
幅請範治書軸有背識其為誰某。河哉使人來致
寄越後故人薦余東數通。松本主計贈菖蒲稼白

以賀兒誕也。範治曰後治淺井洪庵所善一媼與
衣直羸顧陪叔母之視乃使寔氏之返曰媼阿力也
。朝來服後治所調小柴胡湯無効乃服芍藥甘草
湯

二十七日

秀民來出前日市川氏席上所作書二幅乞押印且
曰當日市川豫侯具古川先至曰廣瀬子不易招者
君為高木生所歎而已乃怨自飲食僅畢而先生至
故畧黄矢度男去主人頗答市川及家人云。德基

来贈藻子且曰田中清平者江州產也先生江州件須就之謀○範治借金二十兩約返日田後送之望氏○範治欲避南都余勸取路於生駒山曰我腹獨疼欲步行遲氣遲送至友月房又可○已下牌範治挂傳三郎上述余送之一治者三從東馬計哉請送使僕治房家至京橋東馬計哉去至片街使一治先行報左衆余与範治買舟者傳三郎陸行宿㴱舟重舟子唯一名在堤牽百丈行太遲更留雇客入舟數回客皆悔加蓬蔣日洩余謂範治曰此地舟行既十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六七

餘度來有若今旧之若也至德庵者三俟於川右舟重示到岸乃呼迎於水左有數舟横為出越之最後舟雖岸可三尺岸有巨杙者三立其上余將飛身者三曰止延其手援余手者三鋒而輕為余牙引墜水余亦随墜水僅及膝然泥深數寸矣草履舟子還來相救渡橋傳兵郎在店頭範治咎其不迎曰何無狀也脫濕衣始著單衣至川田一治迎曰左衆家有佛參乃命先報有月至山口屋使者三傳三郎先行与範治倚枕而眠者三來迎甲上牌至友月房主人既

設饗觀回廛以遲先生眺望西陀迎曰某數日來在為友月曰今夕永代老隱周嶐（舟号）藪河内守野橋川二家子府内客僧玉峯来宿臥具甚乏請忍一夕寒

○日没大雨

二十八日

終日淋浪不堪無聊皆圍棋盧舟以下皆見晚伏傘至觀國臺山脚雲霧平敷城市川海毛不見而萬山峭蒨如俗皆圍棋或作書畫○腹痛未止友月藥服三帖小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六八

二十九日

夜來雨止鵑聲四聞友月乞範治書謝以金範治辭友月不聽余曰與辭俱更作書以報也乃書數紙余所賦一律（詩集）載り限上牌範治上述送一丁別○謂西陀曰兜角所織我書未返公顧東會主促之西陀乃付與馬千里東○已上牌辭友月氏序野橋川二子同僕至芝村二子別至川田左折取左仙堂路初入一村新沉没陸屡欲頹至處皆然大悔不仍來路几二里路始乾至鷯野游女絡繹蓋賽已位祠也渡

橋入郭官本府驛者數十見女大呼午後吸家○寒
馬迷二十七日後事如左八郎来賀九歎使人来取
前日所借紙燈宗屋善次旬東至（以上三件二十七日事）晩翠
使人来送乾肴金一封但出余其席上所作書数幅
乞押印府内卿人佐藤周右衛門使人来致賀来健
之助金子在甲東（以上二件十八日事）二小虎来訪乾肴會所
某送繡乞字西山善治使人来問病在否（以上三件今日事）
且遣省三於晩翠氏致回東遂之九山氏致東從梅
墩詩鈔九桂草堂隨筆適之覺平衛氏亦西陀與午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六三

里東帰曰覺兵衛不在其母曰兒既與會主成約此
東地足也故携帰又曰忠助不在余曰五子母乃誤
認晩翠為忠助乎省三遂出良久帰曰某誤也矣晩
翠曰近日料趨○昨夜支月訪健蔵逐妻之由曰云
云健蔵曰前日先生臨披頗不敬故逐矣先生既聞
知此件乎敢竊告余曰始聞矣乃謀帰路過其家既
而謂卿往不如遣俊治也友月曰長兵衛彦三少在
其宗家鴻池新十郎氏先生招之与謀亦可既吸家
遣一治於新十郎氏問江好在否答曰今日午時法

○省三以但馬送菓子料○健之助東傍書送酢及
生薑芽鮓各一桶而不至使省三見母子問之答曰
遣矣○近江紫贈乾肴詩十幅致○利平来圍棋○
主計東乞字○夜与俊治聞小虎河内人某在歴源
之助恍心到余与主人圍棋

五月朔

浴湯肆帰路賽祠○遣俊治於健蔵氏東馬從之因
贈劉青田書楊本於健蔵書扇四柄於長兵衛彦三
菓子六筐於長兵衛妻○秀氏来曰先生欲買水晶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六四

須賜書屏風一雙金二両二分也余曰善○河茂来
乞字○西山善次来曰某家在出入長岡牧野侯邸
先侯常信松蔓賜朝鮮茶碗次作遺物某造其函願
先生記其由於函蓋○小虎来乞字先是買玉芝氏
扇百柄今日視之粗悪不當用乃遣省三召之不致
○稠山東示送余詩○元恭使人来送玉江京師所
發東○山口䝱助者使人来乞字○遣省三於洪庵
氏答坪井信良東内宅答守田川與齊東（贈信良書二幅與齊）
書二一○橋又送所縁細二段答終日大雨○自吾健

之助東及其所請書於省三東曰吾子所送生薑及
酢不至請詰毋乎○先是棣変太究閉益塩米田後
藏所送金子在中東者今日憂太因一洛償金百匹
曰此金視風所出彼方窮甚且償半異日復償半何
如余曰善

二日

雨勢如昨○大亦年恒松寿吉郎舎人某来致寿吉
郎東及函蓋一東曰前年請淡窗先生書題諸葛孔
明出草廬圖詩近表装成而作函願先生書蓋其云

云時余不…今日将書硯蓋頗古且片紙書余詠松
賜寿吉郎詩而糊之蓋背疑余詩之函蓋也閑帰盤
度清次郎方在京師井筒森氏名逆旅乃東問之大七東發
氏告西山善次茶碗函蓋遺之○遣省三於河茂氏
償書籍直金三両遂往覚兵衛氏促前日件且亦西
陀興千里東覧兵衛曰此東与某告竹雨彼如合符
節愚毋以為蛇足者誤矣請速致之亦促之一助也
乃遣省三於金城氏嘱送東○小虎来致閣筆金二
歩○賜一洛金百匹以具行装省三金百匹以謝従
前労効○九山東送書送書直金一両二歩○総基
東閉与遠期答曰初六日也○東叡王府舎人武王
右者来此寄不見○午後雨稍止夜洛東馬帰致健
藏東且曰長兵衛不在旁三卧病故無回東旁三曰
健藏出妻件健藏既既事罪状告之宗家々々役父
老所之所謂事既止聞者某輩不得私容也○使一
洛寿檢書画幅既装潢者百四十餘幅不見井上應
君鷺圖竹谷山水圖皆疑視風盗之○金城贈端午
義且贈色扇十二柄○六兵衛贈午義○利平来圍

棋○既是東余曰扇不屬用者我将返何如答曰諾
○室武欲復洛及利平玉之○夜室武携阿石往主
計氏因贈金一両於主計妻賀其兒初端午邪俗男
兒生之年端午具賀筵名初端午○今日矢田寿洛
自江戸帰見曰某使西川元正導而謁曾夫人墓矣
○奈良屋敬次郎来告自南紀帰因嘱興西島馬子
吉東内封金城東先此余為金城馬子吉二家謀納
馬子吉贄於阿満寿議既熟馬子吉約春仲来而不
来故問其故云○阿石為其父所逆室氏懼之留宿

且為是謀求主

三日

尋彼治浴湯肆時一治東鴻省三檢分紙留家者詩
時去者○彼俊治致書屏風一双及金一兩二步於
秀氏而成水晶而晩翠來臨金二朱○余所贈潤筆
金百五十疋○室氏秀之助津田亀松贈端午儀○
秀氏贈端午儀○近江屋五郎兵衛使人來致丸屋
文吉去年十二月東州遣省三某東宗助曰將以端
午後發願仍例托書筐及夜函沃請即津送之豫相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六八

報也○又曰君公東觀之日某將獻保命酒然發程期
逼不能奉待欲東贄御嘱之不知其謀也敢謝又曰
某去歲龜治將送我家費用其期在六七月後某留
金十餘兩以留於家可以支二月若龜治所送未至
我所留既竭公顧借金答曰諾御番本戸怒輔也○
利平來圍棋俊治棋鈍○黄昏正也矢吐俊治片葛
根湯與室氏交視之○大昨日來雨不暫休既如梅
候宿疾大熨

安政己未五月四日

雨益甚○秀氏相撲小鬼伊兵衛皆贈端午儀○理駿如昨○遣俊治晚翠氏問其妻病○西陀東贈端午儀○東寬平曰前日所借拙著隨筆當奉返而塾生東馬者欲騰寫之更借一月將因俊治奉返也敢請寬平回束曰豚児將病死故久缺候問尊著云云拜命之辱○正也痊仁也復病○八之輔贐羊羹○藍田妻贐螯二珠○遣東馬問哉氏敵月懸深藏梅墩詩鈔第五編序及啓○後一跋河野鐵兜評○夜

雨止俊治返白為雨所阻不能至晚翠氏○故婢阿梅来○今日一治等以衡測裝重遂皆料其身余壯時重二十一貫大昨年十八貫至此僅十六貫餘子皆十四貫以下云

五日

雨晴○浴湯肆遂詣祠○受塾生之賀○辰下牌騖俊治東馬省三出訪春草告東北游訪宗助枕猷府内侯保命酒一函及与木戶怨助東引俊治見宗助曰某出遊後家事一委婢人敢告出与吉田屋操七還於門内余曰某當餅趨告別而百務鞅掌不果也敢謝無狀君請与俊治往去後事答曰諾訪賴藏告別引俊治見之曰某去後家人有事於貴卿當以此人述情也賴藏白諾訪鐵治告別訪平右衛門主人以佳節故供酒訪元恭不在訪金城主人將供飯乃脫袿新升省三曰吾子歸取吾羽織来既食省三来乃辞到帶安橋俊治別訪荊石主人曰某今自拜趨送家半介障歸○荊石来急序不值○河茂來贐金二朱○徽蜜來贐金六朱皆不值○使藏贈圓豆○仁

也痊○孝深来告游南紀○敬次郎来曰賜馬子吉尊東既發矣乃囑荅梅本真逸東○荷宮辨越前三國人魚屋喜兵衛号喜樂者来見曰此人喜為文人周旋聞先生將過其鄉甚喜故因某謁也余曰幸甚視公面似旧相識意往年耕石席上相見喜樂曰然荷宮告將游兵庫乃東京屋善次薦之且託播广文人姓名附之○秀氏石原源之助八部來賀○宮内枯泉來為薩摩人總重某祖母九十壽詩○今日理裝如昨○使一治賀同坊○来賀不見者三十三人

衛屋伊兵衛加賀屋一郎来野屋安兵衛加賀屋庄伊丹屋熊三郎藤岡雄哉日原文哉百足屋新助佐
有竹屋儀兵衛代政次郎岡屋庄兵衛生一秀之助藏油屋平藏松葉屋新助道具屋勝兵衛香川一郎
賀屋加兵衛平澤清眼加賀屋作右衛門道具屋宗備前倉亭兵衛加賀松兵衛伊藤確藏沼田章見加
呂藏有山屋惣三郎森川玄道朝岡梅窓雲林茂玄助小山田法熊谷松屋弥七百足屋又右衛門藤澤
積行徳元恭

六日

格皋送紙及潤筆金二百匹○遣省三於角兵衛氏促前日件帳而角兵衛来返大半紙書一幅已装不況傷處余洗○石原源之助来乞字○後治曰秀氏

欲設送別筵於江山亭使某告○吉田屋孫七来已去彼人来贈白砂糖且送暎三國人留屋某柬余也○徳基贈端午儀○小流蘸画扇十柄○秦主殿来曰昨夜自京師帰矣雲州蠟燭報以香魚腸○九山来贈芭蕉布一端曰欲献一杯於江山亭顧暎雲州客臨九山去暎主殿至江山亭九山招春耕至酬西陀与其妻来贈醬菜而去未上牌肆帰○使省三雇平佐車送書筐三十両檝一荷及玉石筐一於宗助氏○平右衛門来贈小畫紙一束不佳○藍田妻来

別不値○為東馬東其兄魁智且曰今春来欲留醫家然深慣方貴醫家不肯渡窮生不得徴僕僕僕将游北国曰余留主邦言呼用僕欲以秋冬之交帰然猶程隔遠難豫定期故與今年約限今游家在拙剤汲田代殘治者在僕今歳亦返足下須東赴剤汲後治速令第去留也○秀氏来余曰吾子其慎後治先進江山亭我料理家事而往○確藏来助理装○数日來一治等理装然遂不能東之乃雇大七氏舎次東之既而命之曰須送之京師傢屋和助氏也渓七白

凡送京師物重一貫匁賃銭六十文例也瓜裳及両個重四十貫余須賜銭二貫四百余銭也○春草門人某来致内野章庵柬及唐紙一葉○紀伊人北島景麟来致一束不佃柬表書菊池備前守臣林韋右衛門披之内書菊池備前守曰僕以桑楡晩景叨荷麗擢云云又曰庭有古梅既枯以作書画幅之軸請呉僕多冗且職既近禁與外人交故久缺問聞北島景麟将拜趨匆匆修一牘還再拜旭荘先生侍史始悟備前守者即往訪菊池角左衛門也蓋今大君

自能書以承太祝職叙從來正任從五位下備前守
也余素服君謙虚温厚篤善朝廷得人云云

七日

恭仙號章溪〇前日徹雲為余作典趣前人笠原八
郎東蔚雪見之曰此人今在谷坊縣吟誠乃使省三
發之回東涇乃鳴俊治致之徹雲〇寺室誠謀將禱
旅中安全汲室氏家無事於御靈祠室氏先子二兒
出余汲俊治二治迴入之助春嶽加賀松三家告別
往祠室氏未至使俊治迎之既而就神其氏獻御穰
料金六錢一治亦獻廢一錢二分出曰須上神殿乃
上而坐其入擊鼓三度祠官二人出座一人次第一
人鳴金女巫八九歲者手鈴而舞畢振鈴於余以下
頭上一獻祠官授神符下而歸途舍西与俊治過恭
仙氏告別其夫妻見曰我洗喪兒不堪無聊恃先
生請速歸過清三郎氏其母見曰妾洗喪兒旧望先
生教督我孫一如我兒在時也願先生速返余曰諾
某欲繫棄顧使趣屋米〔趣屋西山氏舍人業匠者〕答曰諾過小虎
氏云云將供飯乃借其婢告室氏与小虎圍棋既飯

小虎導往採觀新造涼棚午後歸〇前夜遣東馬省
之於翠園氏取去年所囑椎板〔椎未識〕僕治主以睡不應
勞白敢之〔叔友所贈〕明〇趣屋來乃示椎板趣屋曰板歪
而傷恐不堪用宜歸与他匠謀〇使藏東送鹽金二
朱及瑞竹儀〇伊兵衛來〇清三郎母遺肉糕〇於
江田東至東曰某阻雨猶在京師青村君未至先生
以意端午後二三日至返也僕將赴大津緣庭先生
館舍焉〇恭仙嫡興淇娃稍肆良節東曰娃症趣俊
新瀉江里外請往賀既而既來留之宿〇未辭而下
黃昏傾金直出〇叢興劉治秋東夕良昨日既送俵
於俵和氏俵將相繼而發為明友所留今日雨勢甚
猛明日去留未卜願爾責門生之俵和氏視我崇達
否乾治元輿若至請以我意報之

八日

夜來不復聞雨聲昧爽起家人作食確藏來乃使之
報秀氏上途返報未起使俊治報八郎使一治赴八
軒家〔名拙〕買舟卯下碑溯一治省三上途於也良西陁
確藏東馮計識送訪小虎淇妻見曰拙夫猶睡至八

軒家一治迎曰今日所買名今井船左初二三號今唯餘第三亦將發也八郎倣治踏船主坂源氏店頭以俟乃入舟送者皆別夯舟買四人前（數人見前）前隣有男子二人姫女二人亦買四人前嫗曰所買同也去界繩則雨寬何如余曰善乃去之水増數尺濁甚初行纔四里許西風大起揚帆頗駛至三島江二男子出皆喜曰寬可得横臥至從有食呼ア舟（買糕酒者呼食ア故名）来嫗女衆之去舟小浪高姫女色如菜時悔不已而余舉盃善覓初舟尾以揚帆故除蓬曰過中一婦帶

二女者以避日入我席皆罵曰二女去而三女来奈我客哉忽有一客曰我往菓子笸二於樋今亡矣乃皆作覓之不見一治曰初二男子遺烟具去嫗竊懐之客曰然則嫗之為偷明矣余曰我始惜姫去界繩之故彼所垂涎在我懐中（中懐見前）然我防蔓不惜故及君物也客切齒曰賊彼不覆没矣未上牌傳伏見肥後橋訪有秋桃行厨諸具出取竹田通中下牌入京師至焼屋街儀屋和助氏主人曰貴装今日至而青村君未至今夕歡廬客満故借同坊逆旅平本屋勝次郎氏笑使其僕導往投焉○遣一治於石秋氏贈雲丹及海鼠腸蜜餅糕送曰石秋妻見曰青村君以端午至拙夫毎日導之出遊今夕未返○遣省三於玉江所寓松井采浩氏招之（在大宮街松原南折處）至納明日与訪諸家而去○東室氏（嫡依和蔟之）

九日

辰牌携二生出（以下稱一治省三日二生）訪家里新太郎家（在高倉街姉小路北折處）贈菓子至石秋氏範治見曰今与石秋至公逆旅聞公既来走逆矣既而石秋夫妻見玉江至余

將与範治玉江訪耕石梅塢諸家石秋曰某将奉導遊大徳寺何如余曰好乃遣一治於今井昌平所寓岩脰氏告昨至遂之耕石氏送菓子一笸遣省三於櫻井玄蔵氏家（在車屋街北折處）竹遂之梅塢氏贈菓子一蓮午前与石秋範治玉治（江）出傳三郎從訪安藤桂洲贈菓子一笸觀席上小車可載一人總以鐵製前一輪後兩輪右輪挿鐵筋象者摇之車自行拗前輪左旋右回唯意洋製云西北行三十丁許出於街端有祠名今宮處方有祭祠殿置神輿三禁游人入殿上

石秋与祠官善請入而觀之全輿餝金以光耀眩目
傍有一祠亦有神輿既載車上　車輪餝以金石秋
曰今宮曾荒廢桂昌大夫人施戴每年二百石後入
係其徳源之此神輿即夫人神牌也北行近大徳寺
右有雲林院古跡門内極荒蕪石秋曰盟永盤字即
僧西行所書入大徳寺二十四年前所遊既忘矣西
行一丁餘有芳春院石秋曰前田利家夫人所創以
其芳名也入爲石秋請見主僧々々以有事辭一僧
見石秋曰其所携言欲觀諸院願導僧曰我院今日

有故禁觀者他唯院唯命乃隨僧出僧帶刀頗似醫
人入隣寺名大仙院觀數室障壁皆元信探幽等名
手所画庭多石土少苔色蒼然導者曰韋阿弥所築
次入一院名真珠院石秋曰此一休和和尚所住也
主僧以有事辭次衆僧所會名方丈庭有巨石二對
峙高丈餘埜杖蒙其頂墻上老木數十章皆大欅午
高十餘丈上三下珠楚閒從平田數百千頃殿高田
低一覧如圖中物皆呼如境又入一寺名總見院祭
織田右府處有塑像在厨子内卯守厨子用句長肥瘦適

中精彩鞭々尉子外有信忠画像右有豐公画像庭
松兩株青苔甃地凡諸院清閒幽淡物寡趣多蓋兼
禅寺茶心者返芳春院既而自後庭出鬱木成陰下
閲冰辭幽似山中二丁許有小門出於大道地勢稍
上列埜亭蔚一丁半許兩邊有茶店其北即今宮也
祠境廣而幽祠頗輪奐然匝以板垣不得近爲石秋
曰京師人豫十餘萬從之一即嗚此祠故富向者所
觀神輿其扛皆直金千兩賓出數錢右店石秋出所
携行厨而飲余獨請飯既而皆瓶中上牌余殘起石

秋等徒出過大徳寺門外取生路出於今宮旅屢旋
假店并列頗繁喧東南行過西陣閒機札々石秋導
入路右店觀織場數機所置織者皆男子機高如樓
一人坐上托糸一人在下舞鳴梭範治買綾紗數段
日將没余促返省三在石秋氏戸外而俟因上牌与
玉江出逐別歸逆旅○省三曰梅塢曰負適將以明
外日拜趨我災後未成家先生莫臨○一治出耕石
回東々曰玉江來報先生將臨既遅矣欲奉導游來
山柯如○昌平來不値

十日

使省三招範治與擇井奈意至自今井昌平來訪○邑下牌子範治出省三傳三郎從訪家里新太郎不在訪中西耕治々々曰玉江遅先生不至方往迎矣言未畢玉江返往於供酒食既而午睡沐浴出使玉江導至稱名寺展先妣墓余謂範治曰凡墓不送布施三年必撤之寺例乃然汝我在浪華每年送香資故墓礎然亡且西歸塁世為僧何撤欲與寺僧謀納金數兩為永世不撤之墓何如範治善乃欲見檀寺堂方有施餓鬼衆梵唄聲起知其不可得見出渡四條橋將訪田中清平玉江誤導入知恩院門玉江曰願先往視清平在否法門內綠陰翳暗就茶店前橫榻坐一洛郎擁數妓蹣跚過余曰此地屬法親王當清嚴而寬如是昇平之象玉江至出寺門右折一町西行二町清平家在北畔清平年可三十六七室狹書画器玩充塞主人曰某近江八幡產也鄉人業賣筆者與觀水和尚善嘗携和尚東訪先生而不値今在此地將歸矣屬為先容明日導其人梓趨

何如余曰幸甚出遊三條橋遇新太郎曰某朝游大津矣遠山雲如在此地昨日約與梓趨今將訪之導而謁也余曰歸而遅至橋本一狗張口走至意疾也避之狗忽咬一兒脚又咬一婦申上牌歸逆旅○夜新太郎來曰今日未牌雲如來某家而不値遂西下矣某欲明日陪遊三樹坡何如余曰幸甚戌牌守敬○省吾叔來加藤内記方諱汗種公來求見新太郎等曰官將播儒者出入搢紳家恐貪緣釀禍不若然關係乃辞不見内記白梟儀去

十一日

昨日作亮純師綠陰茶寮詩序成今朝使省三送之石秋且促範治至○辰下牌與範治至稱名寺々主僧見乃贈金一朱祈先妣冥福且謀永在姉墓之術主僧曰莫若容祠堂余問其數曰銀五百戔余曰異日與新藤謀而報諾否既歸範治以將辭泉涌寺皇陵起石秋氏○新太郎送紙乞字○午後將造省三既栽東梅墩塢與金澤僧知風至語趣前加賀地理知風曰明外日請與青村玉江二君臨貪道旅逆大

俾正面東川側地名但馬屋儀三郎氏余曰諾玉江来
二僧去由中清平與八幡人橋本勇造至勇造貽諭
林堂郎賣華者曰某先得与郷人謙先生留滞處余
贈二窓書扇各一清平曰明日請枉駕樊盧〇中上
牌新太郎来尋余及玉江出至三本樹水上店主堀
見新太郎曰堀要山陽撲隠海屋諸老善婦人中好
事者堀田某自与世之文人既三四十年去年来父
歿多被収集屬為吏所究問矣諸室窓満乃設席岸
上而飲承氣襲人因設移席亭中扁額皆係名家真

跡成此牌返逆旅留玉江宿〇今日篆刻師安部井
櫟堂来訪〇秋和贈饅頭〇昌平来〇

十二日

遣者三招範治不至又招之至乃謀明日午時饗新
太郎既来新太郎告之範治出菓子曰白者　峯僧
正来訪公于劉氏贈此矣又曰石秋所善醫者田中
俊藏欲令夕招公及某顧陪往〇禮虔厚来訪曰某
今納妻生兒稲村瀬松陰但未蓄髮耳余曰十五六
年前公盛脩禪道謂既悟也實未悟今始悟矣松陰

笑曰然西谷白宗助太昨日東來披之有孝也四月
東森勝忠兵衛問東及後治東宗助東尊夫以望見
托毕函去或寡君將以四月尾發輙然以微疾止謂
途日暨過伏見大津地方也敢告孝也東曰大人所
述余至初範治不在故備之雨窓笑衛帰窓探矣又曰
聞大人未曽相締接々範治收見將趨庭忠兵衛東
曰昨賜大作至河邑牌字玉江松陰出宿三縱過三
條橋松陰別曰徹盧有四條橋東畔南下三丁許請
枉駕至留中請詳武為作書十餘紙既主人供飯其

豎縷極罷異精好將鋒見其兒國華使玉江誇至松
陰氏不一僧守舍曰某信濃善光寺產關廣先生久
矣先生若游北國其迎往歸路渡四條小橋南析數
丁忽見一叢滿身帯泥走融迎之及與闘觀者如堵
融搜逸而竄〇市上牌範治東曰將與石秋赴田中
氏乃至石秋氏主人曰醫人多不夜不歸且徐々又
曰某獨尊席問吸峯々々悦曰詰朝往謝上燈後右
秋導至田中俊藏氏余贈藥壽主人年可三十五六
方以技鳴尾宅華麗坐茶屋壁桂吳寬匏庵書横

幅道可愛其妻見供茶石秋曰旭荘翁不善飲請先
飲之主人導石秋範治入別室使其妻行飯已而（至）
別屋懸燈數十竝有李士道（遊人）蓋（明）琴棋書画図双幅
大曲屛風貼花鳥図近觀之繡亦係明代者屛上掛
李肇亨書五律（小圃吾所好藏植蕩形晩葉經秋 叔春蔬近春青竹蘇荒引蔓土井淺）
（出許夏欲旅人 憑高者草亭）勤印陰文季卿肇陰文李氏會嘉詩
似砥南銀英旅又桂呂學故又校獵圖尾書海山呂
學學濟初名家海山其号也圖精神奕々勿疑物又
有用孝綜詔不通帛繡鑁篆前中王繡奉天誥命四

字左右繡龍右外右下幅可一尺一二寸奉天（天字控頭）
承運皇帝（皇字控頭）制曰（制字控頭）云云汝刑部四川清吏署
郎中事員外郎項亨明云々妻林氏贈安人継室安
人林氏贈宜人云云尾朱印誥之寶方可三寸中王
書弘治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四字以下入印中最後
繡也成化二十二年月（月上一字缺）日（日上一字缺）造凡繡皆篆
文誥詞細楷極端精亦真物也久野長門姫路侍醫
清田某及高某々在席主人供酒肴盛饌酣各作書
画予以先飲不能更飲食與石秋屢謙主人不可招

妓並名至或歌或舞更深未徹遂与石秋省三辭出
海街門鎖起守者開之不堪遅石秋迯別立逆旅戸
外聲良久婢起開戸吟甚酸疼驀鴻不驚天明○今
日遣省三招濃江橋又歸叔不在

十三日

橋又海来乃出範治所贈紗謀衆羽織毋　歸填
倉跡誅諸議添澂短長既復来但不足者二次許乃
添芭蕉布一被白絲繫羽織送之太津塩七氏洛回
諾○鄭来吐瀉數回稍々腹痛服瀉劑○歸峰歸

来贈潤筆金二両○新太郎将選名家絶句乞予詩
昨日来被一路抄近作五十餘首今日戊○遣省三
於範治許謀招新太郎及耕石範治曰更欲招富主
人（秋訶）石何如余曰善○清平使扇工来乃命製五十
本限明外日○已下脾腹痛稍已乃遣省三從範治
範治與石秋至玉淵耕石新次郎相継至耕石　與
越前加賀人来數通曰以鷹先生也新太郎曰明日
將以三住某相見乃授所抄絶句既而與諸客至四
條橋南折處也亀亭省三從亭臨鴨川風色頗佳既

飲食皆假麻中上牌余呼衆起新太郎耕石去將赴
致風招(以上致誤作知)逐石秋別去至致風逆旅但馬屋氏
致風及其子某見梅塢及清水葵齋在座梅塢曰某
敢塢寓寺東山義亮之子敬亮及加賀人某(梅亭人也)卿
出行酒因設余嶼範沼玉江作書画主人几上有一
石徑可二寸頗玲瓏皆謂松化玉者爭譽之主人即
贈之賦一絶以謝(放我唐吾德知師惠玉心玲於古人瑕質敵直千金)梅雛水
怨尺夜氣殊涼着錦衣梅塢餞金二朱戌下牌　梅
亭葵齋導西巖嚴橋入街方有神祭滿巷人塞過土

橋下至寺街梅亭葵齋別去來松原達玉江別曰某
明日赴大津東報彼地之狀而先生來範沼送至我
逆旅去○一沼出後沼東曰今日脚便至(脚便卯刻)用被
之有室氏源兵衞相良善次財津脩三東後沼東曰
嶼秀氏謀鬻長尚成容先生太平紙書一幅而送上
室氏東曰平次郎爲川被阻今十二日始　附脩三
善次東矣源兵衞東曰公所送金五十七兩至聞公
將發疾北遊闔族繫念祈速還善次東曰願爲我買
奉書紬數匹又曰某悉北地之狀十月以後往來隔

絶請速發途未雪婦修三曰聞先生大漸將星夜馳
省待左右既聞頗痊故止不腆塵紙一束送呈(源兵衞善)
(次後沼皆有矣範沼東)

十四日

使省三招範沼至議明外因赴大津範沼亦源兵衞
東曰係幸我將賣宅欲勸叔父賣之何如○渇澤來
新太郎使其門人小泉某來曰今夕願枉駕答曰諾
○有三去依其叔父○田中清平來乞序詛報湖東
八幡人小島碩平東曰彼地祈須黍此又池又曰漢

所乞書潤筆願侍公歸而呈德基買物未償直某將
下見彼使彼献潤筆也此行乞序物有唯清平且係
新識而如是予頗快々然以其薦橋本勇造故強答
曰諾○午雨新太郎使其門人伊豫今沼人關孝三
郎來曰近補屋猶有漏處願明日待晴而今朝新三
郎送紙乞題前日所作三蘇坡酒樓詩(七律集載)記孝
三致之又送示梅墩文抄一卷○今日發答谷口宗
助中封答室氏後二次東

十五日

雨勢如昨○範治東曰新太郎今夕相招而某將随
石秋觀大内然夜深帰公若見新太郎請為某謝〻
曰與彼治東一通願煩公發乃發與重氏東中封治東範
○美濃僧太夢飛馳禮　来乞字大夢曰某曰治名
小石麻十六七前年謁先生於日田矣○橋本勇造
来曰某訪浩然上人上人曰年後將候先生然恤雨
然不識吾乃子勇造約明日同赴大津○玉江東曰
某昨日至膳所今朝自膳所至大津訪村田七兵衛
不值聞其為先生完定播磨屋長兵衛旅為館舍先生

明日不能来請東報七兵衛○梅宇致風来謝梅宇
曰大昨日先生言大津起馬帖件某今朝發一介於
大津長壽寺者屬起馬件助来返明朝報回詞於先
生余曰幸甚○新太郎小泉使某来来曰今夕請臨
○午後雨勢稍微○黄昏至新太郎氏醫人三任日
向之助来見因主人贈金二歩二朱主人曰前日某
所乞書潤筆也主人供酒小泉某侍飲欣招範治乃
請余東之俘返曰青邨君未返談話紛起主人曰粤
著載明代薄野一婦人終身不欲食而生子女等某

郷亦有一婦喜食唯飲水而不食穀亦生四女者亥
牌肆主人妻見其門人美濃人某送至旅逆○今日
使一治東德基告田中清平件而余東松本生封曰
一治與德基東請煩兄致之呉主封東入呉室氏東中

十六日

範治来謀午前上途去回贈石秋妻雲母○作書寄
所嬌書○範治使傳三来返雲丹四乃與之出至依
知新太郎二家告別逕至石秋氏僧湘雨在座乞字
石秋供飯省三来自告叔父氏返午時與範治膊三石

秋返逆旅○付逆旅主婦敝黄金壹兩壹朱梅宇
使人来送金二朱取書東曰大津件未返先生置面
長壽寺者商人馬件彼必周旋○勇造来約午後上
途不值○玉江昨日東至東曰村田七兵衛即命逆
旅播長氏候先生云某致九山東紫山氏主人在署
不得晤也云云某今日返膳所明日候於播長氏若
雨不已先生不能来請報村田氏○新太郎来贈杏
實及枇杷曰此御園菓也又介僧西宗寺逸心相見
乞字○僧松陰来援與日野賀来壽平東新太郎亦

換呉服賀人某々來皆薦余也○雁一助轎兩担付
賃四百五十錢○托駄物於儀和氏我將使大津馬
夫來取之○午下牌勇造來引上途時雲散日見乃
討雨傘於馬駄而手晴傘石秋新太郎一心送者三
將返浪華余為東遊氏臨発亂治詩為従者乃出過
三條橋雨忽下披路右一店逸心別去勇造後已過
戸外不入始疑其近視呼之返試授予眼鏡而問適
否答曰甚適予曰果然勇造曰何也予曰凡驗目之
遠近莫若眼鏡我太下近視而見適我鏡不可蔽也

勇造曰然而此雨來巳石秋新太郎去至木畢地名總
路左右庭池數畝赤鯉游泳池北地勢稍高緑樹横
立數亭自樹杪抽渓水走下注池上成瀑布長丈許
淙然鳴過山科嶂甚參悠雨稍微勇造導過小関越
池名白雲初縋山色如織杜宇之聲屢聞入大津上圓
城寺湖螢色光表青裡白卻勝晴觀初使傳三先赴
播長氏至此〻又使一信先姓報村田七兵衛田日今
日具揆逆旅明日絆鞳勇造曰中西莊三郎者某所
主是其書請相訪從之不在申上牌至播長氏即十
臥九年前同菊池海莊游之鼎陽樓也勇造去坐未
定藤林敬太郎來曰某縣岡田健吾出迎而恣自剔
路矣七兵衛以此家隔遠欲移旅寓傳三郎白坂始
至逆旅主人曰我家方多諸侯客未能盡來識者然
廣瀬君名家也唯許一宿不許信宿余曰村田子既
為我定此　則主人言可怪也然幸有移館之議宜
速去乃理装下樓忽有一人稱七兵衛伴與敏太郎
私語敏太郎謂余曰七兵衛曰先生必憚雨行且樓
湖生好不必移寓也亦雖先生之心春白玉江既報

我曰村田子借播長氏樓云云而主人有言何也乃
召主人詰之主人曰村田君並無一言費僕忽至某
初視公貴裝條牌書縣令池田君内（内謂用部卿舛謂臣隷也）謂
縣令屬吏將辞文視尊名書廣瀬某謂先生天下名
士不可辞也故雖無村田君之囑伯之矣問答未畢
健吾至曰昨日玉江見過曰村田子既囑播長由先
生寫堂有斉一無言之約哉主人言可怪不若速去
與敏太郎先行定館舍而奉敏乃命主人作飯日淺
雨益甚健吾敏太郎來導西行二十丁許至北國坊

伊賀屋氏一婦人出導至別館曰妻家有別業然夜
既深且宿焉健吾繳太郎供酒

十七日

夜來雰霈天明雲色如墨冷凉如秋　交逆旅主婦
來曰別業夜多來客公等宜盡性夜返宿此宅乃導
自庭中西行二百歩許別業在焉前有池水草鬱茂
回涯杜鵑花方開池西列樹如屏巨石疊起瀑布懸
焉長八九尺池南地平水聲淙潺衆木點綴其際而
南山自池尾冉々起高數十百丈蔥蒨密翠色如

滌中天着一祠屋謂所真山即為娥山者而雲倏忽
去來峯巒吐呑更須改觀子規喚鶯交鳴範治曰京
師浪華未晴如此幽清之境可以消遣雨中鬱悶矣
數室廣闊池心更築一亭傍無長物清淨怡意○勇
造來告將赴八幡遂過寓所乃挽與玉江東既而甚
勇造前途恐渡絶今日且止傍三將遊石山地方乃
介與玉江東勇造曰某將返京師待晴復來乃說與
儀和東曰君來寄取我托儀和馱物來則無望之幸
也勇造曰諾翌次玉江至關播長氏件曰某未晤村

田氏其居人將命角蓋繳主寺當先告播長氏而遣
急之及先生至初偶左支右吾内欺其主外詐而誣
播長也○使玉江訪柴山順右衛門猶九山東返曰
柴山昨日之京師未返勇造與玉江去遣一治拓鹽
屋七兵衛氏贈糊味噌及金城小虎畫扇○唯泉寺
雲石者旧浮文玄公來見曰十八年前且謁望圍矣
○健吾繳太郎來薦遊村田氏水亭私示七兵衛來
曰僕今日疾未痊且有客未得趨謁卿請謝先生々
々若不堪寂寞臨我水亭我雖不能陪侍卿代為主

人何如云云余曰且待晴而往○中村雄齋來見往
年雄齋勸藤林泰策導余訪膳所大夫既而無謝詞
泰策頗憾其費已故此行不欲相見為勇造爰相拔
而禍齋既知我至云○玉江來曰勇造又傍返京師
之說將明日赴八幡故奉返與儀和貴東矣○中下
牌雨止乃与範治玉江一治出遊遍健吾繳太郎來
迎乃至村田氏水亭即往年所過岩崎某宅也今為
七兵衛之有坐於湖上樓雨忽下浪立雲走帆惶
遽主人使數婢送酒肴乃分小雨識山客坐久長江

接芙帆到遊湯韵涂得兩逕一家然取多能獻不能
揖愢健答曰聞去年薩摩數島集謁焼陞彼彫端人吟
不可逆也病識二路曰潤彼海越蜀敢將濠猴瀬漢
邇被牌籬曲化漢衛海塗出見凄蹇許疑逕旅宿宿
勇遊海來不粗

十八日

達有三稔處石哉告府相訪兵於諱曰瀬徹後路宿
厥下牌雨出與範洛否沢耕行世徒主以猴隋六路
省三書為六生石古圖識詩雲列細況仍達江路於

健吾我誅眉馬夫取施猿知之獻物既而將兩洲然
省三出之下過逆旅戶外東行七八丁唯洲寺左湾
雲原俟茶云主迫至雲石回且步街中乃出渡云生
返東行過播辰戶外主人出見請入以有前日之件
諱返二三丁按路左有店上兩濱樓而坐環湖諸山
露頂雲烟際晻靄依稀逈而如遠雲石被酒而後返
至江於逆旅謂二生曰將海游石山遠來遊迷紫山
我閒興歸一雲亦以有誌務茲爲惜秋眠良久玉江
云生玉江來紫山既歸漢被省三買舟來返雨亦潤

走六路留玉江之返薩所歸途使與朱石健吾
返旅逆門二曲使健吾到淨硯織破屬健吾附緩
工文屬從長崎寺謀趣馮件同贈泉守於玉江縮返旨
其儒甚懇懇將爲先生與驛張謀也也聞雲石胡朝
返京府爲楊守作書以紙將抱偶雲石旋來來示
返悼文玄府邦詞六首乃贈其律與晦守來四前日
所呈書来慊意教敢書蒙出既為健吾作画寫兩餘
夜不休與堤藝閣

十九日

玉江至讓吾未。訪長壽寺主人不在梵嫂見。還
玉江於紫山哉贈書一幅及川芎二包返曰紫山將
深明日來鑑。與範治謀曰時方黄梅路無霽期宜
遣二治於京師取馱物乘暫晴之隙而發此地也乃
命一治曰吾子抵京師須了三件一曰取託康知之
馱物二曰取託石狹之帶三曰取託橘波之羽織衣
曰若有餘力須見田中滿平述我意曰前日給君將
篤病五製五十柄期贈而不成恐識發之後殺送嗣
返又謂我為食言者君請責之二治曰諾東石狀曰今

夕請留一治○午時一治之京師○傳三自石秋氏
至致帯時雨休與範治玉江議遊石山範治使傳三
擔雨傘（雨傘見前）先返石秋氏傳三曰石秋君托寺藤林
子東曰請取田東先是玉江作村田氏壺湖棲圖余
及範治題詩（湖雲無断時煞日空／北帰舟迟迟数聲𤄃）濛雨中有乃使玉
江先携画至謙吾氏傳三従之去（謙吾即同居）敏太既而余
及範治上送省三経過雲石師門外使省三致其所
乞便而書至播長氏将贖飯費主婦曰拙夫不在妾
不識費計明日送回録（日録用卯午）余曰日録送塩七氏

園田生而取價亦可曰幸甚俟玉江不至使省三買
舟報既艤乃出入舟将坐玉江与傳三至玉江曰謙
吾傳塩七旨曰今日幸有暇欲具一杯請往搏石山
之遊且欲雨傳三曰奴置雨傘逆旅鄉賀氏戸内而
赴藤林氏矣返不見雨傘伊賀氏曰先生門人既擔
去余範治疑盗詐稱門人乃出舟舟子曰我既艤矣
請賜價乃付五十銭皆疾走返逆旅余與玉江後使
玉江告謙吾謀補盗送過省三来迎曰傳三誤矣逆
旅主人恐盗偷雨傘移之其室傳三問之婢曰既移

傳三謬解移為擔去不復問之狂奔去主人弁無門
門人云云之言皆疑心所生也乃使省三追玉江余
返傳三既擔雨傘去○中牌与範治玉江至七兵衛
氏今朝明謙吾為石原源之助与彦根上油屋坊齋
屋嘉兵衛東阿茂与彦根吉坂屋太兵衛本屋九兵
衛東於主人（三東皆勧余也全寸劉子曰某在八幡云々合封表書嘉兵衛）
名主人曰嘉兵衛昨日来訪而赴京師帰路必相過
某将手接貴東謙吾敬太郎至酒出談話競起既撤
中村雄斎至乞字氏下牌送逆旅留玉江宿○今日

買刑鐵○賭範治金五百匹○省三有過将黜之範
治一治為謝乃赦之

二十日

中村雄哉東乞字且曰願献年飯乃以将遊石山辞
○辰牌雲裂日現乃遣省三勧謙吾石山之遊○與
範治玉江浴隣坊湯肆初出逆旅南行数百歩人家
盡過田間二丁許左折入街多娼楼東行一丁餘即
湯肆也○謙吾至使謙吾先赴石場買舟使省三謂
雄哉曰如聞紫山君将臨逆旅顧以石之遊謝之與

蘶游曳江至石場浦泛汲謡浩曰有勢田歸舟以二百錢買之然不得不容一二外人舟渠昨日所買同既來之夫一婦坐撐篙而行風怒逆掀率墮水中舟大歎岸上往々覗五六次成團而旋如磨旌舟子曰方沈長網數百千丈而以轆轤萬力俗二字物捲網拖緇也其側相距四五寸間泛然蓋鯔首尾並擁也至石山時著雖不見磯初入海使省三喋之則置遊上為風所捲去也乃買章履而出赤石山初雪壓山浦至洲悉散灣願滲崖樹影彩滿湖北畔南橋遠動近靜義游曰此行所觀以此為尤下復出二百錢僱百舟子返至勢橋下舟子出魔一束州人入舟其人相貌山惡余欲拒之余嗣子曰此人窮乏某唯收十餘戴載之坐舟端無遊處亦可乃許之至勝河北口數樓面湖其一扁映波樓三字容或携美人共釣停舟上岸北顧數十百人獨立沙頭謂長網狀方拖畢走就焉漁人曰既遲不逮魚也乃問所獲答曰其數不可可知道則全汁江洪兩問何魚曰皆鱭鯀別無異魚返拔棒命酒曰有誰用鱭鯀勿雜他魚忽得二絶頼木故風

飲復霧參差山影布湖心蒼波一道通轄下紅社依桐魚不沈遵步程盈下函棒檻郎相別通立沙頭敢喀織手採竿粗自是晨癡魚不上鈎既霽返舟玉江別去欲逐至圍城寺下舟子貪饕乃止申上牌傳石場出舟譏吾瀏去歸途旅舍浴既自京師返○遣省三於雄哉氏致書雄哉曰明治請臨因晚不堪熱至地心小亭而卧凉風浩至不能點燭電光屢射既返室雷雨交至

二十六日

師輝範游遊唐埼省三從○歆太郎來請誌其父墓乃作誌曰君諱存寬字素處號蓍菴通稱泰作伯吾人姓西谷贅于京師醫藤林氏因繼其業而冒其姓安政戊午年月十二日疾終于大津僑居年四十有四配藤林氏生二男三女男長曰鐵哉先沒君養直不撓隨外雖親昵而內太化去後人常思之氏亦有婦德既葬徵以余曰文請誌其墓嗚呼君少於余八歲生平健康善飲一朝至此乎安政已未五月廣瀨謙書○中村雄哉使人來招午前攜一治赴焉家在逆旅北四丁外其居係新築甚占幽淨水聲苔色與溪山之趣業有明史亂抽看之爾去僧善畫者緒篇未見生江

遂坐○作書畫主人曰洗生趁馬船往濃陪溪紫山
子謀先生一杜鵑彼少喜乎曰好味脾與玉江辭返
○從玉江携二治先往紫山氏問其閒花而雄哉贈
閏華金百匹且示紫山傾右衛門子某東々曰旭莊
猶在此地浮云去○二治歸傳玉江曰今日紫山氏
極訪○申辭省三歸白範姉先生泊處將遂參獻山
歸路過雄哉笑○謙若來謀我去留○玉江遂曰紫
山房相見似識先生乃來彼胸權者先生溯泊須一
訪○玉江欲見範治復赴雄哉氏且使範治返玉江

夜來宿今日雄哉曰昨日橋本勇造泊於幡返訪先
生不遇竊慕曰旭莊翁至八幡目須主承訪大宗者
○我寄堂氏後治東使館臥發之○我答千原藤右
衛門修三東竊之範治皆封函○終日晴雨屢變夜一幡
熱乍冷○橋又送羽織。

二十二日

展牌拉一治東行五六丁北折六五六町至縣令石
原某邸前有門其右數家即爲吏所居西以土墻自
小門入北行百餘步東折即紫山傾右衛門氏池其

義子某先見少間傾右衛門見以板倉侯墨跡將過
此地縣務太劇辭退某乾康石二塊且請令玉江造
印歸路訪謙吾其門人曰在黄窩至雄哉氏謝昨泊
招主人曰某午後訪紫山氏爲先生謀赴馬件歸逆
旅謙吾敬太郎在座○爲謙吾作書二十幅。逆旅
主婦乞書扇額其七字王字樓又爲作畫範治玉江亦各揮
灑去太頻來觀○謙吾送○鰻魚○雄哉來託寫
既去忽思紫山某乞扇額乃使者三五雄哉氏囑寫
遂報既報赴紫山氏談○附其家里齋太郎東於範

治○範治豐業書半縢紙江薄暮雨晴涼甚○夜謙
吾敬太郎來贈金一兩○步云朱乃其兵子訪雄哉
適遇之曰今日紫山氏以板倉侯故不得見故將復
往余曰且歸所隨至其家諾從之歸○玉江去

二十三日

玉江來○雄哉來曰赴馬件既與紫山子謀矣疑後
玉江兄甥帖而往也乃遣玉江○與範治謀篆靜余
曰南族翁果養其孫女爲其子以配吾孫須省正為
也此件知吾子雜泊當徹後學也治然叙未辭於事

視其答東極粗論語子自注特河又曰語子若以六月晦歸家請使孝也來監織家織妻命饒在入九月之後產後三四旬無事孝也去向可範諮迴諾〈4〉泥止驛範諮璟省三旬延乃與範諮送之途過濱濤寺晃主孺白馭馬帖件塚荷原謳然紫山所既爲命驛長師本意爲不然使初出於泥也敢請儒白辭命源與範諮欲取生路洵然齊翔西南行至京可別東點衛至北兵衛氏謂（此日兵衛安衛默中與兵衛兵衛鄕八幡舊舍但馬屋其二通）且告別此兵衛曰署香雅集之孫宜敬勵焉與八幡

權宰曰程請試担篤訪謙吾敬太郎室雄哉飛雄哉曰公宜返從者於逆旅旅裝畢復來也乃使一路返余賦七律贈主人（詩載集）午時玉江一路至玉江曰某將以大醫令小森公家臣命起馬帖紫山子曰凡馭忌聞係主人君宜與廣先生合爲一行別具書起馬帖桒不得已從之紫山子召驛長山本勘右衛門命書起馬帖曰廣君若游八幡須　赴游津驛而曰我自衣川舟行至此也湖東有草津驛官吏檢馬馱以携輕重估其荷賂故取湖西路赴衣川馭止業池楽

長書澤紫山子氏曰先生宜賜書一紙於驛也（紫山）右自大津至衣川之價本馭既領予拈表紙書西國筋御郡代池田某内廣瀨某（内謂其臣）大津馭長書帖首紙曰米馬一匹價若干以促細公發若干ノ（從人足夫）謂丸東海東中山於陸諸道以大津爲首驛々名一肯則後驛無敢難之者故大津檢起馬帖尤嚴云主人供飯既而導出游園城寺物西行至一兩衛盡處左有一祠群木圍繞又一下坂有朱塗米雀表測見小祠々後亦舍即能舞臺（能右俗樂）前有山門巍然而古門內鳥

木森立車舍殊深行一丁右折數百步左折有池々心小嶼群龜出晒關登岐散渡橋有小祠右折出於亂道東西皆有大門蓋一山正門向之所入側門也已截路北行樹林更深左見一峯相距僅二三丁全峯皆松蒙綠狀日其下凡屋渾々即圓滿王宮也王領山務奉邑五千石雄哉白木寺與延暦寺相抗焉千年近天臺坐主亡認圓滿王兼之而山徒拒之屛平關然亂世之狀可想也返數百步向西門左右仁王極騨門戶鎖不見人內右有食堂頗大棟題名焉

邇陸寛餘白書曰安眠記未覆五急無阻廣施雅渓
其徒徳主江寺梅可游為時夏森獨露樹絶知路社
守饗之四間祠有小池々心有耕侯相冰卑瀬漫峡
路東連更西数百歩樹益幽悉蓋亭辻壇数十級文
海網炙肉草設以跡適南行数百歩有塗壁宏高塔
食堂数椙坐椅下枝上雜閑何蔽鍋旧之條城吏将
来巡輪池雄哉曰然崖層鐵今日律篤吏澗渓爲氣
視之柱極似彩飾彩蓋異木池既出有石以走来告
余且示無奚牖者酒售色中有流觴畑作等皆妻撫

事我獨欲贏我所携於吏而巡則徒瞻率消耳壁術
有大鐘藏以瓦屋雄哉曰俗傳辨慶所扛是也余走
就焉繞笑曰謬矣辨慶鐘在彼回顧西方樹間見屋
脊乃行上磴右即辨慶鐘屋也鐘蓋經火者似有沙
石礫磨痕回附會辨慶之説也其重矞行豈一人所
能扛字向东寫在鐘側羅鐘圖数百葉紫上曰越
所携是也東以廿余太喜之争買西行数年歩西折
入寺門有三層塔其側祠安置大師像雄哉禮
畢归其輪食此以来綠勞亦得不然遂有渭院相

接蔽捷路過院後園當流交出自南門出於讃截道
南行至山叢左有一院名圓宗雄哉曰穩為無窮往
一山学就乃問之無窮相見年六十左右意寺閑雅
其庭南與山接筧水湯々落盥盤中溢而落池々盈
注而為渠池狭而深群魚游泳試投菓子争唼之池
上杜鵑方開山根一櫻樹大殆蔽半所謂一以敵百
者不異庭中之有余曰閑庭之妙無過此者乃右
出一純（紅山近樹出幽絲池盈自流　杜鵑花倒映中布葉鮮游）無窮悦拐綿翠屏
者主契気字雄哉使無治遂與東横移我蒙於舟次

冷甚借主人袍主人供酒閑与玉江交作書畫東下
牌一治来迎辞無窮曰先生歸時請信宿拙房余
白幸甚直東行二丁許出初入之門送雄哉武以其
僕有所因雄哉獨錢若干文而出雄哉請送使一治
與雄哉先起舟所余与玉江過紫山氏謝（今朝主人贈金百足）
主人見曰三宅相馬我故人也君遊趣後善為我謝
乃屬贈書一幅而出東行過縣令郵前右折傍渠
南行出熱路訪謙吾謙吾徹太郎送至橋左有一店
雄哉一治迎入時日没飲而上舟舟居側雄哉謙吾

徹太郎至岸別此行初不欲見雄哉而雄哉獨周旋
竭盡力變𢞯為歛事之難前定而人之不可測如是
乎舟大如赤間渡海船同乘殆二十人頗窘迫初撑
棹而發又揚帆少間雨下下碇泊四望暗黑不知過
幾里夜半將拔艙內無火使一治起舟子點燭甸窗
過睡者頭上屋為其所詬艙戶為蓬壓低甚不得追
退大困稍久

二十四日

天明雨猶微海子撐棹而發既挂帆風猶若無所極

綫自蓮臏望南距涯僅七八丁松林如帶繞山寺諸
峰抽于其上峰北林移始覺舟進北則財茫無際時
見小嶼橫青亂碧不堪悃辟被國（酒）而臥夢中聞棹響
久之玉江呼曰得八幡矣乃赴視地舟在渠中右岸
人家櫛比左有一山如屏風爲松聳民青色如拭諸
客爭出使玉江先出問本坊大宗氏良久返曰在東
南七八丁外予獨行至大宗氏留玉江一治雇土人
移諸裝於逆旅余問主婦曰橋本勇造為我先容曰
唯前田小島碩平先生使人聞大坂先生既至而已

余者客爭呈故紙漢操舍役別舍以延客也別舍在
樹間頗悄靜然秩軌座而觀問時刻曰已下牌也乃
遣玉江一治於碩平氏致田中清平東贈香魚鷹一
血五色箋二百葉書扇幅各一返白漢晁見白家翁
赴遠鄉病家亦夜白彼玉江致村田七兵衛東於曲
半治兵衛者偏間土人無識之者玉江曰治兵衛疑
清平也白遣一治於但馬屋吉兵衛氏致七兵衛東
贈海鼠腸及書扇一夜吉兵衛來訪曰明日公臨我
主典渠衛氏口浮及玉江斯軒聲如雷蚋睡被雲婦
遷之別舍是午時雨止雲冷冷凉如秋晚皆服綿衣
然蚊百處咬

二十五日

復雨但吉來（但馬屋吉兵衛次下偷渭但吉）白今日我家有事請
明日臨小島碩平來訪年可五十七八快男子也碩
平謂但吉曰原田四郎左衛門攜來知先生望君請
往報但吉導四郎左衛門至碩平白此君負厚質本
地雅望四郎左衛門出其父乞正午時客散亦發矣
範治東（內封清平二東）勇造及暎雄哉東於脚夫氏口棟一

給軾碩平借書携廣群芳譜四十八冊返。由病氣太
發腹痛下痢胞痃腫強蓋啜味噌汁故乃服當藥。
蘐松木薫政大喊

二十六日

四郎兵衛碩平來訪偕四郎兵衛栄。中村來一郎
門人加賀人片岡來東曰來一郎東行未歸故候
安否。未牌雨稍歇携玉江一給出訪四郎兵衛在家
逆田北二町外在留書扇江一柄去訪碩平家在四郎兵衛北四町外
便江給先赴但吉注陰想馮屋與兵衛紙家在碩平西北三
町外贈書二柄告將相訪述報既遷即往與兵衛年可
四十左右其室多帖名家書畫但吉見黄鼠酒出繪
溪及矢筍湖魚味甚美日設碩平至余與玉江作書
畫交上牌辭碩平送至逆旅戸外。冷月惡寒腰痛
殊甚乎牌服硝黄丸此曙熱大發全身如熾

二十七日

慕遇數行大李頓。但吉來。午後玉江一給訪碩
平一給走返曰碩平欲導游長命寺侍先生來乃張
疾而姓天忽曇余以疾且怕雨辭將歸雨既不雷電

交發蓋震迸處也主人供酒亂抽筐中襯書觀之注
以彈琵琶唱平家物論源廷尉流弓一齣橋本勇造
父新六來見乞字擇䈎喜一郎者來見晡後晴乃歸
逆旅。夜新六來贈菓子且致室氏二十日二十三
日二東被之宿東馬所送去閱日記數頁及阿波加
脩吾東室氏東曰奉及二冠使飯莫念脩吾東曰某
去年五月歸家後嘗呈所著哥路里贅語一冊卷及稾
儀全三冊出以收日先生北游之日請臨徹盧某今
改名脩造贈書一柄新六

二十八日

截答室氏東及其義給夜給來馬勇藏東以為兩封
一書範給名一書池名碩平來乃為發之碩平曰
欲游長命寺何如余曰善。四郎左衛門來約游長
命寺。午前作書廿餘紙午後携玉江一給至四郎
左衛門氏使二生從碩平且之但吉氏致書碩平至
乃出過來時出舟偈南下一丁許渡橋又南行兩山
夾峙而南位缺如箕。碩平曰關白秀次將築城此
地既劉山鑿渠未畢功而敗兩山頂猶有遺壘焉碩

平先行迤南數丁山嶺南斷而西連路隨山西通有
村名舩木人家斷續可百戶村端有渠僅可並二舟
碩平立舳上觀布帆乃試爲一艘夫操棹至西行水
色渾濁汚穢狼籍稍西渠稍廣右岸有村名津田人
家二百陋屋聚棲婦女皆裸但着腰裙余笑曰距京
師一日程人物既有氣風唯白皙不如海邊漁婦膝
黒要湖氣與海氣異也渠縱横數十派薗田麻圃葦
岸蘆汀高者低綠瓓坐相接群鷺點綴其間又見秋
碩平曰此所謂湖嶺田也闔計數十萬石然甚雨湖

盈瀬不収一粒矣凡西行十七八丁稍出於湖南北
山嶺雙彎闊三十丁許魚斷簇立又行十餘町北山
西嶺了處即長命寺村也人家百四五十倚山根粉
壁映波山形峻峭竹色山翠明媚如畫樹頂見塔尖
數尺即寺也而村仍寺名之八幡至此五十町稍近
岸見一亭茂藤蔽屋出舟上亭扁瞰瀧二字曠無人
主則居前舍倚檻而望南山既了其南横林一帶青
松如薺碩平曰彼即須川之尾沙步年長數丁湖之
埋墨可知矣川尾以外漸減洋形而北叡比良諸山
環匝其外相距十餘里雲嵐明滅漁舟佑帆來往如
織皆欲游寺余怯險四郎左衛門曰六町而已乃留
碩平發装自前舍出西行半町右折入山稍上又左
折往々見磴然不過五六級凡五町計右折視石標
猶書三町忽峻急老杉蔽日仰望杉間磴數百千級
々閒闇而崎余大悔然勢不可也已右多竹箭左偕
房四五皆宏華時見大岩自廃際抽道左寒澗一綫
鏘然響徹至絶頂磴盡高平地數十步有盥盤竹筧
注射又登磴余喘極而眩暈乃出懐中冊藥含又數

十步有觀音祠方十四五間廣而朴塔在其側役夫
方倚之男婦賽者相継祠西又有一祠差小而淨過
其西行前上磴有鐘閣其西有太郎祠俯視長命寺
全邨盡入脚下八幡迤南地嶺湫湖長短參差經青
緑白如織者數百所東北山益闊湖益闊余謂四郎
左衛門曰貴境人文寥々方曽所聞且梅霖大破人
意唯長命寺一游不曠此行也下返亭碩平既賦二
絶以還皆曰陟降之労似過二三里命酒投餘肴湖
魚群出爭之黒如沈雲一沼投盡蔽之屡獲而放初

水波不哭忽轟然打岸少間風大起雷聞東南黒雲
渡湖而西北走旗或馬逆皆謂暴雨將至少有快覩
既而雲盡風颯颯湖如縠乃上舟西行数丁至村盡
處青松簇立崗頭地名松崎巨崗双聳波間一置石
地蔵一刻南無妙法蓮華経余曰可惜勝地為僧所
俗了碩平曰或有直認石佛為釣師之句妙也回棹
顧日猶一竿舟子取生路入蘆葦中指一所曰此名
浮田随水増減而上下蘆葦高他處数尺矣黄昏至
松登発舫處而出碩平遂別四郎左衛門送至旅戸
外

二十九日

議待晴而発土人曰湖西海津大溝地方舟路頗不
便余初信大津人言謂舟越赴湖西甚便矣至此茫
然失措橋本新六偶至乃嘱買舟件○使一活来装
買筠籃而分両掛（両掛見前）○但馬屋與兵衛與指物屋
岩吉者来乞字○新六来曰湖西之舟一雙今朝発
了別無現舟待一二日○碩平来曰昨日豚児自近
郊還曰昨日雷震某村喬木雷獣失墜不得外遁死

観者如堵兜面赭云○使一活之碩平氏返武徳編
年集成六冊且嘱発与篠治東々曰我既発東西次
而無回東何乎使省三追我於越前敦賀府中地方
亦可云々今日謂碩平曰我去後京師若大阪信至
請送返之浪華伏見坊瀬氏○午後雨下日没雷
霈傾盆徹暁不已

六月朔

平明快晴巳牌地震皆曰断梅也○新六来曰有今
津船將以今夕発聞公欲舟赴海津今津距海津三
里而近公無意乎余曰幸哉買舟件旅頼君子新
六曰旦逮乗装具将以来牌使二力移之於船余公
為物告柳外（四郎左衛門別号）春廉（碩平別号）但吉諸子○四郎
左衛門来贈潤筆○碩平来贈潤筆若干及臙金二
朱○但馬屋与兵衛指物屋岩吉来贈潤筆金若干
○玉江出訪本荘敬造西川屋善六返曰善六欲観
先生随筆余曰惜哉既包装中矣我蔵此地無欲観
我著者一人今得善六而不逆焉也玉江曰此地非
必無一人雅士疑碩平交不廣餘人視爾無敢乞謁

者也余曰要此行失策莫過來此地者德基薦諸平々々薦勇造々々薦硯平義緣轉逮終不得饜領可以為異日之戒也○木牌玉江在敬造氏余与一治出遇敬造戶外呼之曰追我於与兵衛氏訪碩平不在其兒見訪与兵衛使一治訪新六岩吉來別一治返曰新六方赴舟次未返言未畢新六与玉江至曰某子龍屋喜兵衛謀買舟件先生歸路枉駕彼必喜乃使新六導西行二丁南折有朱堂塗朱華表甚偉揭八幡宮三字八字成雙鴿相對狀蓋古形象文近衛

基前公書也新六曰先生且謁八幡祠是此地之所以名也某先行報喜兵衛渡橋左右有石燈駢立路右鬱木陰森行數百步右有樓門係新搆極華門內中央為本祠左右多子祠祠後即山雜木巃嵸西見鶴翼山（秀次城址）峭如立掌鬱松蟲聳佳氣蔚蔥東折過壁間至橋上新六迎曰喜兵衛不在恐有舟子所其將蹤之乃返逆旅一客方使一力擔我兩挂（兩挂見前）而出余訝其唐突然疑喜兵衛舍人也不敢詰客忽揖曰某即喜兵衛也舟子以風方好將揚帆過某詢者

新六謂某曰先生既來索吾子早晚來取之某為舟子所逼不得已將移之敢謝無狀乃贈書扇一柄喜兵衛喜新六但吉至喜兵衛曰九土人見客船載人分其贄三之一取之名衆前錢此沿湖諸濱之約也但賜舟子一貫文出入四百八十文移馱物兩挂者二百文計一貫六百八十文也乃附金百疋初大津逆旅一人一日飯費値四百五十錢衆尤其貴然以七兵衛所定不敢言故至大宗氏先定徵費為三百錢云喜兵衛先去申上牌將辞大宗氏脚夫偶致乾

治二十七日東（返月瀨日記也）乃裁答東命主人發之至初出舟處有一舟入之新六但吉別去舟設蒲團數重喜兵之誼也喜兵衛以東今津人舟後八右衛門焉全為此行專依賴碩平而以其妻兒病口不敢拒而頗見厭也及買得新六但吉喜兵衛之力也益悟事不可豫說矣舟即義良久有一客自岸頭下入舟曰某若佐賣魚者自今津雇此舟而來矣乃與語過船木津田坐舟皆以居高故頗見諸日所未見田自湖心呈出者棋布星置皆四五畝外匝以楊柳菰蒲內

植秩湖勢縈回不見盡處余驚賞無双勝境西湖恐
不若也至長命寺日没兩脚蒙湖西諸山舟子曰凡
没難測乃下碇以泊泊處在松嶺東二丁外初以倉
猝故僅喫一二碗而出至此欲投澈瀧亭于玉江出
舟上岸東行村間男婦塞路四五丁至亭戸既鎖敲
之不應一媼踞路傍石就問亭人何故早寢曰暮夜
肴盡不肯為何問到有沽有家乎曰無乃悵然失望
問婦女何故多出街乎曰避蚊也斯曰游女如此夫
多豈無一二之買者乎媼笑曰我境雖陋婦人有終

身之歎而無一宵之歡客休妄想返舟不堪蚊螫使
舟子移舟離岸而薰烟散蚊聚如初漁燈燒波者數
十所近觀沈網待蝦也舟子買五合二十炙終宵為
蚊不得眠

二日

寅上牌鼓漿而発行二里許東方初白若佐客于舟
子皆失聲曰怖哉余起問何故客曰巨龜浮背廣數
大首如車輪言畢語猶澁舟子曰湖行尤忌動輒覆
舟日出烟歛波平如鏡凡行七八里過地嶺斗出水
淺見佩鷺鷀群浮半時傳今津訪舟後屋八右衛門
氏出喜笑衛家主人見急氣頗懇乃囑命駅長発馬
一匹夫三名先是玉江稱与余同一行至此以匹夫
小森公亘別発夫一名余和八右衛門曰駅長若欲
舟送我輩亦唯意既而報曰公若肯舟行幸甚乃附
人馬賃三百二十五銭土人中島治右衛門者使其
子来乞字贈鄉飾二首書呈橘墩廣瀬老先生侍史
藍熟知余者喊不来見与玉江賜主人三百銭其妻
出謝余曰我未識前賢媼瀬東嶋我於海津逆旅答

曰諾乃截其秋田屋久右衛門者東援余入舟亦小
無遊然然設華席反茶具蓋八右衛門謂也回望今
津地形彎々依湖岸而家者五六百戸亦一勝區也
舟子二名一揺艣一用櫂行頗駛而距岸可半丁青
山渺々如屏山山有官道々外松堤柳岸迤邐相引
忽迎忽送東与竹生島對相距可一里半西南望長
命寺既隔十餘里依微如雲舟子曰今津至海津陸
三里而湖二里此地西南望湖最闊云余語龜事舟
子曰龜所産唯竹生島前彼湖尤闊湖尤深亦難遭

盈不覆實幸也二里僅近北山山嶺双張成凹字形長街蜿蜒随凹勢而蟠湖者四五百家即海津来下陴傳凹尤深處上岸數十歩即秋田屋久右衛門氏也○欲訪土人識字者主人曰蓮光寺者識字然其居隔十町其他無聞即止

寛政己未六月三日
昨夜驛長来曰命役夫昧爽集然彼皆労于夏耕恐
不能早興願命館人促之昧爽余起館人乗明始集
余乗轎驛長以鞍馬使四夫負駄物途遇馬夫換焉
東行数百歩街至山脚北折路右高左低二三丁人
家尽左見一水幅可二十間映秋田逢役夫曰湖尾
也路属両山間指上田再次高湖尾尽往々見清泉
自路傍塗出乃知湖不唯并呑衆流其底亦有数百
泉塗出處初湖為人家所障不見及路稍高闊然呈

出時將雨淵嶼模糊余謂一治曰昨日濃抹今日淡
粧湖観尽矣路微下湖不復見両山益高平地二帯
北通水田夾路有村名小洗路稍上過上野山野口
二村路傍多胡桃野口西数町有剣熊関唯横木為
門形者二所吏舎不異田家且寂雖可唯禁乗轎乃
歩口占一絶村家断続倚山間北過荒阡雖大關關吏検門方午既高軟人出剣熊關
海津至此一里有半矣地多蚋余及一治被螫数處
血流乃上轎山益逼路益上又有村名千乗原路夾
有櫨泉清甚山多雑木到處出泉合成一渓觸石瀬
琢又上数丁山微開地平有水田耐頭左有櫻右有
栗役夫曰是逝江趣前分界處東外地高一泉自樹
中閒瀝左右分一向近江一向越前役夫曰此水本
同派赴江者入湖迂遥数十百里至浪華入海趣越
者僅三四里入湖均人也而貴賤栄辱賢愚忠姦之
因習懸隔亦猶此乎余感其言頗有過者故記泉水
左右分流之地多逼炮類馬皺未見如此在平田間
者乃視水落處但有一拳石此地高地平地数平米
而其極以一拳分陟降奇矣哉霊徹旧見黄鶴杜鵑

遠近和鳴口占一絶六月猶啼黄栗留寒泉激々樹間流綿連山脚箭相引一本全
櫻分二州時服袷衣猶不堪冷役夫曰此地毎歳雪深数
丈路稍々下去益多行半里有村名山中入路右店主
婦菊赤小豆汁曰昔祖師食此乗之再来責之對門
有一茆掲書親鸞聖人古余曰自此三趣加能為梅
佛之郷矣役夫曰此地無数然雪中不得出門出牢
以北一歩下一歩二十餘丁至駅口駅自海津至此
四里半人家僅十八九戸皆壮丁在田者返故移居
駅長善談公遊北陸以十月初旬還若遅則雪阻

駄口以北又下溪海數丁各大絲澎湃有村名追分下十餘丁有村名疋田人家百四五十挾路左右乞飯土人誇此地香魚鮓上供乃命羞香魚頗美問鮓曰無初至村口見分溪為渠廣僅四五尺奔如建瓴雪花乱翻竪劃街閒北通從夫曰此渠係新鑿土人通舶敦賀也余洗手曰我未見如此狀流底石如苔清至洌而至急也出疋田渠入樹門不見而後見水勢益壯渡石橋有村名一橋行數丁渠忽背路右出渡把橋從夫曰渠高於溪每木筧過其上而左折石

折縱橫如意余服土人晰水理渠屢與溪交路忽而溪在渠在右忽而渠在右溪在左渠橋一渡一攪路右見石佛前設二石燈甚古石橋又有鋭然轎夫走不得詳觀有村名鳩原總路左右山在墻外渠在窗外淨且涼忽見人牽舶自渠下流源々上吁聲渠呼往七八丁左右山間狹田每々有村長楚路右有泉轎夫曰日本一清冽水也嘗之爽然余謂日光山又有日本一泉（詳見天保癸卯錄事錄）彼洌過此而清不及矣至此既下數十丁氣候大熱不似向之冷涼終始沿渠

而入敦賀駄口至此三里自海津七里有半向道於云今朝秋田屋久右衛門擾與敦賀唐仁坊長里屋清右衛門東曰以屬公也乃投清右衛門氏時來上牌也○初徹雲為余載與敦賀人内海元紀太宰由兵衛東一通至此使一治致逆曰元紀遊江戸由兵衛遊浪華皆未返於此悵然曰此行駄口當直赴本原既迂路至此地亦一失策也柔江曰徹雲數此地人物中有西龍寺步厳高橋恭平乃使玉江先訪恭平逆曰恭平者劉石秋門人也將來見曰有馬鴻雪

方寓西龍寺○今朝一治合金及錢囊也余曰不分之金少遺至赴侍召氏逆旅主人曰侍召來曰客無遺物乎一治探囊曰遺金矣走往取之余曰我論吾子每在事之先吾子不悟不獨此件也乃命書之以為異日之戒○遺一治於西隆寺報鴻雪○高橋恭平來見年二十四機鋒俊爽曰今夕請枉駕談此室熱甚加館主人不遜不欲暫居君顧為我移館答曰諾○黄昏一治與鴻雪返乃與玉江提鴻雪至恭平代在逆旅（三丁外）西北恭平導東行街上數丁渡石橋燈

影人散寶大津以北一都會人家千餘三叉衢數汀入狹
斜投肴店街正氏主樣與東山通涼風欲汗恭平覗
其友杉田潛藏謀留余命酒肴款顧殷湘激恭平頗
工妙術皆愕衆各奏長枝子牌徽三娼至玉江鳴酒
寐別座余請主婦退娼

四日

昧爽鴻雪辭去○使玉江就高橋杉田二子謝移館
之所牌婆起店人不起玉江返曰二子辭不逃甚守
主人之善雖也已牌店人謝趣二子至白既定艤舩
矣余未饔促店人作飯供酒蓋恭平之意也年爾婦
食二子導取生路南行數丁左傍東山巖柘峭橫風
姿溫藉石田間見神祠更南三四丁蓊林森鬱蔚林
根流水一派右水而行數百步出於官道有渠極清
左睇東南行村家四五右顧平田數百步一行列樹
直達衝口即昨日所過村家南畔細逕如帶取經東
北行數百步先向所見渠之上流田間成池彷方丈

餘水自底噴起洌不可嗽恭平曰是名瓜破去人滴
夏之地以沈瓜浮李本年暑猶淺未作假也渠底白
沙碧藻紛不見魚返渡石橋入林中濃陰生涼北衍
一町有祠扁書角鹿大明神其西真路二條左右多
石燈二町許有泉北大明神祠自東門入祠南面闕
小祠北祠冰祠牽閣前懸銅燈籠刻北國大社自南
門出所謂棒門者揭繪額島門外雜樹成行巨松亦
株蔽午而行有朱塗木華表高三丈餘狀以白柱如
衍派狀柱皆圍丈餘巍然大恭平曰此木所造祠有
古記曰此木浮海來者獻角鹿祠蓋長四丈餘
者又曰某生之藏大雪與華表頂等望欺此折父

街以渠一町許道衛恭平將洗足踏石忽跌仆水中
起復扑傍有洗女曰異哉昨踏此石仆者四人矣昨
日數人今復然余曰此蓋作祟者須移置祠內也街
端有累蟂蝎者呼恭平入而質衣而北行街上七八
丁入米屋七兵衛所距昨日逆旅僅半丁恭平潛藏
去曰午後陪遊海邊既而恭平東晴茶回病發不韓
趨乃酬以鄉餅○鴻雪來兩次乃賦一絕贈自始連名十歲
餘交情淡泊往來踈如今共作天涯客日々相親似水魚使玉江報一治二治
與館今移裝逆旅後有樓居為敞而涼主人懇識皆

悦。夜潛藏來與僧步靄相見

五日

恭平來約午後郊游。潛藏來贈恭及水。犬宮由兵衛來見年可四十左右介状人曰某昨夜歸先生請教日留。我與室氏範治東馬東与玉江謀發之卿夫氏。鴻雪來將與訪恭平雨下乃午晩比覺恭平東曰風雨如此先生必齋閑請具一杯乃與鴻雪玉江往飲由兵衛至酣各作書画主人觀所畜洋禽數十匹似兒差小有純白斑黄斑黒數状類鵲而無尾聲如禽啼西脚送鳴雪由兵衛送至。既寢風勢撼屋。今日為恭平發與府中松井耕雪東

六日

恭平來貸本綱三國志三十六卷。步靄送水未牌恭平來乃與玉江從之訪由兵衛（其家在西二丁外）逆旅不在其子見留秋月川邑二乞去北行二丁街盡又一丁出於海上西山四合唯缺乾位而瀰通圖如鏡東西可二里南北倍焉人家枕南涯延袤十五六丁價善港也旋倚久之不覺衢波侵履距海一丁有砲臺崇土如卸四二所後置大砲二門南行街上三四丁有渠幅十餘丈北連海門即足田渠之下流也渡圯橋更南行四丁街尽右有禪刹名洲江菴鳴雪為訪之鳴雪有行色曰將拂塵也菴頗宏唯有一僧淨掃無塵佛室後有廟安國主以下神位別有小室扁奉先二字安置和尚以下神位皆幽穆余齋欲作家廟而不得要領今日見此甚獲我心乃肆觀而去鴻雪導南行寺門外多石地藏余曰禪家未見如此識俗近淨土宗者數百步有板橋水深碧然北至海門則汐高水數丈自成池沼形恭平曰此水元瀰漫近、理兩涯闢田然穀不熟獲廣損擂南村家五六村南松林一滞東西可十丁南北三四丁自汀坦平草花乱放亦有砲臺郎上豊草没人萱草花甚麗剪之攜去至此西山尾抱海而北走北山麓見粉壁恭平曰彼名常宮叙賀之中絶勝也期他日遊而去申上牌返至恭平氏而返逆旅。夜小山政吉者来見恭平来貸北窓瑣談八卷三省録五卷四季草七卷

七日

小腹寧急殆不能歩服不換金正氣散○恭平来分木郷利兵衛菓子相見者氣字恭平曰午後舟游○歩霞東送菓子○午時恭平潛蔵由兵衛鴻雪来會乃瑛玉江一治從之出上舟海門舟子數名初鼓棠少間挂帆左見松林而西北行半里許風不便御帆距西山僅數丈山脚大石磊々皆巌空然或對峙海中高七八丈戴松有辯天山高自麓至頂十八九丁青草密布不見寸地時有巨嵓聳立碧松蹂點海浅見底然山影倒映蔚藍如球忽見人影於波際知孔

道在山腹也凡行二里許至西山稍曲作西山處有村名縄間漁家數十出上嵓細沙潔白海山之間相距丁許山下多桃田泉自山出向注海者數十派清冽無比或廣而急或狭而緩海口沙觜湖所衝珠高數尺水皆伏流不見注處東行四五丁即常宮也有石華表老松古楠夾海而立泉自嵓間落丈餘踏石而盥渡石橋一松挺丈無枝跨海有碣書龍燈松潮有枯株枯株及石柱高數尺潛蔵恭平曰每歳除夜祠聳燈具松間枝海向龍燈現如一車薪大直走上

松頂良久滅則燈既點分光過上神殿燈燭例也其葉屢来見古時龍燈松既枯近来以降松代為立碣三標猶人之有義子而雖不肯因復立石柱而置燈具始幾舊矣神祠面南西以瑞籬有門為祠雖小然淨屋宇古雅与都様異余曰上常宮者何神曰神功皇后也祠左子祠比例蘚外擁山畠木如簀祠南有繪馬廊臨海正与敦賀南北相對倚欄拍手海魚争出日此地海形山勢不減巌島唯工未及耳祠東有祠官家其傍有數畝有泉流不知幾十派逆見人家

數十名皆浦返舟恭平命土人沈網獲魚數十頭設席沙上随獲煮之或膾凡四沈日既昃乃返舟檝恭平曰辯天祠下多螺請取之既風自西到不得近祠東行二里許至五嵓与東山通大石如屋者乱波色黝黒恭平曰此處尤螺多螺蓋間伏嵓藻之底黒夜燃炬輒多上嵓皆拾之如拾今日未没恐不獲然試之解衣而没一舟子立浅處忽挙一足曰獲延將栂指出一螺恭平出没數次舟子笑曰止字治川先登戕也乃止西南行七八丁至初発處而出衆送至逆

旅戸外去時日初沒

八日

至恭平氏謝○歩霞来○由兵衛来○午後携一治至恭平氏作書晩帰○夜恭平来玉江從之出

九日

本御定次郎来乞字○谷澤順祐者使其子量三郎来見乞字○定次郎使人来曰午後願臨鴻雪来余告將訪定次郎請從而去○玉江過午始帰○未下牌与玉江一治至定次郎氏（在逆旅二丁外）南其家沽酒上楼快晴炎甚酒出頗美鴻雪追至皆作書画日沒主人曰屢使人招恭平不来何故玉江曰昨夜同其宿娼家今朝其妻使人從恭平大恚主人曰彼必猶在娼家且追跡責之以和其夫妻乃皆至恭平氏恭平稱疾不見出余欲納涼定次郎曰莫若祇園川原南行街上五六町定次郎以其父不在且妻病辞去使其僕導吏行二丁許街盡渡石橋路右列楼一行左亦一行文員地田畔少種榛以備絓楯足見風土也又數百歩一水西流渡橋沙歩假店數十列燈如

星紅影照水々清駛無比廣可十四五間湖百餘歩有洲渡畧約至洲亦多假店遊人充塞導者曰本月望有祇園祭此洗神輿處望後則寂寥時天陰風絶而殊凉甚口占六絶（長流劃平田走假店沿斜岸閑稍々波間燭動絲々聽際凉来）踞擱不堪故乃返逆旅鴻雪送別曰某將遊三國焉先生先客○夜半後風雷比曉雨下

十日

定次郎使人来謝且贈菓子又東玉江曰岡本多次義者欲謁先生乞字使其先容○恭平潛藏来○鴻雪来告將侍晴上途乃為東三國魚屋喜樂○谷澤量三郎来○未牌与一治至恭平氏書其所嘱屏風一雙潛藏由兵衛来乞字既而主人招玉江至余語定次郎氏酒美主人便玉江東之以余嗜乞酒而飲比暮余先帰

十一日

裁柬至氏鞋治東使玉江發之○恭平来○淨蓮寺住持某携其来見○潛藏送鐵夫（鐵漢名末聞）恭平鴻雪来共食○先是命館人洗衣數領今日致之糊硬製

慢如未況者尤之謝曰公来後晴僅二日糊齋故爾
○校訂去年五月後詩親写之以今日満帖○恭平
所薦按摩某来○

十二日

恭平来○量三郎来乞序○午前与恭平玉江出遇
潜蔵於戸外導至其家（在逆旅東一町外）其兄見又東行一
町南折一町訪浄蓮寺其父子見鴻雪歩叢至主人
以宗主忌齋供素饌午後帰○申下牌恭平由兵衛
来乃与訪定次郎玉江従又訪西部利左右衛門（其家）

（在定次郎氏南半町外）其庭池方丈餘筧水注焉羣魚倘徉主
人曰我筧穿地二丈尋直達地底泉脈之所謂鑿貫
者比他井清甘且冽余曰江戸大阪鑿貫水清然有
銅臭礬氣貴地独否風土異也日没出由兵衛去至
川原水陪前日濁甚餃店悉流而復設去然遊人稀
少酉上牌帰○歩叢来齎潤筆

十三日

恭平来○潜蔵来○先是尾山墨香者来見乞題画
菊今日送潤筆使一沼致之遠而不致鴻雪偶至乃
托之○由兵衛来乞序○浄蓮寺某父子与了福寺
淇来乞序了福曰某所住瑕墻也已○松井耕雪答
東晤東曰貴東以今日十三日始至知文旆既至敢
賀某欲以四五日後趨候左右想拙東必経数日而
達或恐先生未見拙東而発也若我東道未発顧賜
會回滄桑既属歴歴長兵衛者為先生涵濡之所云
乃発回東曰時方澤熱請止枉駕某将以二三日後
発（東命逆旅主人発之）○申下牌恭平東玉江招之玉江示之
余中甫先生枉駕更好之語玉江先往余聞恭平在

逆旅南五丁浙肴店使鴻雪導至店椎傾一二杯日
没恭平導至東街（妓院所在）投酒楼桔梗屋召妓侑酒中
有雛妓善舞先是恭平語曰数月前梁田春魁者来
稱蜷巌先生後人游蕩竭囊終鬻其女為妓而去既
或人曰春魁亦梁田氏其妻即梁田氏納贅曰梁田
綱助春魁本其家僕也至王父斷其女焉遯不幾梁
田氏死故鬻其女云余曰某亦聞明石人説与君言
符女初無所知然其母餘孽豈淪下流也御元之時
在信西山後為妓者我國人贖之士論之義蜷巌先生

之後而如是儒林之耻也君若有意爲義我將助之
恭平曰某女值價金十兩某力能辦之然春魁惡物
也或恐善事變媒禍機且三思至此聞舞者卽畀田
氏也余及玉江曰綱助雖憫其母必愛其女我二人
周旋同赤石人告之綱助使彼迎女春魁必無所施
恵午時高橋兄弥縫之何如恭平曰上策也亥牌余
与鴻雪起座恭平携及二妓送至逆旅留鴻雪宿

十四日

鴻雪去玉江返○恭平來乃謀以明日去○潛藏來

乞字○了福來乞字○未下牌恭平來將与訪歩霞
由兵衛偶來乞字且曰西邨子欲先生枉駕乃与訪
利左右衛門玉江追至主人供酒且謝曰午前或贈
肴故使由兵衛請先生過未牌無報謂必不臨別招
客始徹而先生至請恕章具池心石尖抽四五寸置
餌鯉争上噞之甚露半身猶不及輒數十東疊噴浪
强之何其智也上燈後歸○量三郎來贈潤筆若干
○戌上牌雇按摩利左右衛門來曰向者辱臨倉猝
怨畧不堪惶懼家弟別居者偶至欲隨先生納涼祇

國川原余曰諾去鴻雪偶來要之往玉江從遊出戸
而下走數百歩避於人家簷下使玉江報利左右衛
門以傘來迎其弟作兵衛及画人公寵見留主人
兄弟以晴不定請止川原之遊而遊東街酒樓導主
余伊尋其庭水縱橫作假山架橋土入説不減都會
莊園有酒出妓集恭平追至子牌恭平去玉江追而
出余頗倦屢欲去利左右衛門不可雨大下不得已
留至丑上牌利左右衛門獨無去心乃与作兵衛鴻
雪衝雨歸留鴻雪宿

十五日

玉江返鴻雪去○恭平潛藏由兵衛淨運寺等贈潤
筆及墨○作兵衛來謝曰請暮臨家兄廬○命舘人
買舟曰明日將渡海赴河野○公寵來盧海龜○申
下牌携玉江一路訪定次郎不在至利左右衛門我
主人兄弟苦勸曰明日請去逆旅來寓我廬余曰幸
甚定次郎追至曰明日請書屏風半雙余曰諾由兵
衛至黄昏辞過逆旅戸外使玉江告主人曰明日去
留未決訪恭平家人方還竃具問其故恭平曰家兄

娵迎妻而不悅去為池家數年今夕將去嫁舊奩資一切自我家贈焉曰家妹女曰今日遂逢鴻雪曰先生以為何如乃告西鄰浅之招鴻雪曰然則期明外白

十六日

恭平潛藏定次郎由兵衛利左右衛門公寵等來乞字遂不得發向午後鴻雪來約明日同發乃甲牌恭平來為余拊松寵請象修剃浮屠籍既而皆散旅館來見且飲余及縱者酬定次郎來為梁氏撰字先是

由兵衛為余周旋勸往今乞字或來謁六賢生愒假旭莊照真旭莊之說甚詆等翕然信之由兵衛愠憂與辯論理此衆頗悟故乞字於恭平始由兵衛告之由兵衛悅因益勸留一日利左右衛門有今夕相招之約余以既餐不欲往屬由兵衛謝之利左右衛門來既而鳴雪潛藏亦來笑談頗劇恭平次今夕將嫁其妓綠濃衆至戌下牌散

廿七日

鴻雪來告上船乃囑與松井耕石東向恭平潛藏由兵衛利左右衛門公寵來曰晚請設離杯曰昨日來雨氣全散暑威赫然曰中上牌恭平潛藏公寵來導出玉江一治從訪定次郎告別至利左右衛門氏主人曰會何處恭平曰庚申堂也過氣比祠傍至瓜破池土人方作假店皆曰惜乎未畢也結構去東行四五丁初四日所過更東二丁右折地勢急上成磴曲折數層至山腹有一祠所謂庚申堂也利左右衛門既展為一老尼供茶別無人地高望迥寺常宮西東而此對數賀全境悉在腳下外山內海明媚怡目余側有小

祠礎數亦級題名柱間祠東北有泉冽甚由兵衛來曰行厨至乎皆曰未也由兵衛曰某遣兒厨子專命送行厨調既至何暴緩也日沒行厨遂不至由兵衛赧走下候之衆怵興索去至釘莊氏命酒皆曰由兵衛兒與專媼皆聾甚謬聽庚申為瓜破矣酬利左右衛門曰明日某遣一介于浪華先生有家書請致之乃截余室戒東屬焉利左右衛門問曰前夕某在狹斜見一麗人送公不識何人乎余曰安夫人也利左右衛門不解潛藏曰阿耶須也安耶須卽耶須謝利左右衛門

笑曰公覽視彼守集將周旋閲彼籍而將公余靳曰
幸甚玉江忽書二劄子及余袖視之曰先生泄我秘
事乎西鄙子我甚愧於高橋將請先生塗不解其故
然知其辭不速留之前日恭平戲謂余曰渠秘晥卿
頗然既厭之將議於玉江凡為藩穩護渓玉江浙湖
蓋此事也而利左右衛門始終不解更詰問不已余
乎階藏汝他語亂之恭平陪私語一次曰即須件先
生未深知其故而玉江汲欲泄之然[illegible]性事但漸洗
生海涵不復追究耶爾汝然諾余曰識敵油辭之言
守高橋子泉過應利左右衛門先去由兵衛經曰見
謁傳言亭塩送行厨以破而嫌為渠之罪也亥牌歸
逆旅潛藏父龍送至

十八日

卯下牌自逆旅後門出訪了福寺告別遂別訪潛藏
々々導訪恭平公龍家在逆旅西一町外皆不在逆二浮在我
室由兵衛來謝○公龍曰某藏寡君旨管本地漁船
請故命舟子護先生矣恭平曰某命僕永留送先
生於河野彼地起馬件恐不便利須永助[illegible]謀

也余曰幸甚○辰上牌出逆旅恭平公龍潛藏及逆
旅主人子送利左右衛門使僮來曰今朝有故不得
奉送蒙為貴東必取喚間回東以送府中至海濱舟
子既遲諸客皆立沙上侍余入舟而發入蓋公龍之
為也永助蒼黃至將解纜由兵衛追至呼別勑至數
輩欲即[illegible]去恭平首相見嗣後諸子皆親厚終留連
十六日人事不可豫期如此敘緊而進張次桂帆風
絶奕甚左帶宮而北行帶宮後有高山其巔嵓滑對
純或言產水晶瀕波處菖石磊々然欹空奇詭石深潭
本崎[illegible]時見地皮剝落中一嵓橫出七八丈薄而廣
而尖戌舌形舟子曰山出舌也其北有小洲名水洲
唯有青草不見樹木僅廣數畝而清泉湧出故州名
鷗鷺及鵁鶄數將淺碧藻白沙游奥不明往々見長
數尺左山麓有村名立石舟子上岸汲泉頗清冽左
山脈既其外太洋際天而右山脈未斷遥見粉壁即
河野也數賀至立石四里向直北至此東行外洋漸
波六郎二低舟不進舟子勞力時熱不已忽有比目
魚二三尺浮過舟子投棹殆及不獲午時近河野巨

岩如屋者簇立波心蜉蝣過其隙而至岸永助導出
人家凡可二百戸間有渚溪南曰河野北曰今泉渡石
橋蒲村奥織載路設路在居殺玉江下路背里層我
謀起馬件返回此地本非駅所故有雇而無散有許
而無馮雇傾恐責永助只恭平東此地亀吉者嫌洗
生事且與亀吉謀去返回非則使永助見里層遂出
銭四百六十文雇牛頭人一名里層但此北一里
余行有卿名錫路即驛池汲擬一路洗赴湯谷缘與
人馮永助法余擬再費不擬仍東恭齋謝之途因怯

暑行然以無雇夫不得已歩行傍溪有径一歩上下
歩高山以夾唯通渓瀬而径臨渓屡渡橋而左右回
氣財山屡倚樹陰地既高寒然以峻急故汗滴成聲
僅休輒肌起粟倏寒忽熱酷似登日光山時見天保癸卯頃
事鎮谿磵石鳴初如風雨稍上如雷筑終不聞則上既
三十餘町山徹開見水田往々有寒泉自石罅出瀑
飲療渴絶頂有孤店名中山直下七八丁至湯谷駅
一路既具人馬以遅始上轎湯谷以北田益廣凡行
十町許路又上林陰深處遇轎夫林有馮夫請與來

馬換駄許之路急上数丁出於高原四山有草無樹
地名船嶺又上絶頂有石佛涼風洒面下坂甚陡急
楚陰冷然溪盤折所到合歡花盛開凡半丁餘下右
見大池更数町到平處地名追分以丹水面柳梅紅
十餘町至廣瀬驛廣瀬有上下二驛南日上北日下人家斷
續驛頗老實曰此至府中一里一夫價十六文二馬
價二斗八文天下至賤之價也余謂驛長所謂泊顆
為天下至賤亦何以觀世江池玉江見發余以馬夫
未至待並白暮始發實瀬以於岸益闢地益坦知終

近府時見小山與田間突起余屡出頭轎外瞻望
夫問何故余曰視地形似湖涸為田者而不見水故
怪之轎夫曰此地名高瀬土人疑往古有水然無錄
後無古記錄故不詳聞公言始信古有水矣凡往二
十餘町人家漸有祠又数丁渡橋入府中過街巷
十餘樹木與人家交出街燈影人聲亦一都會街路
廣三間浪花之街中間有渠廣可三尺東行十町還
旅主人豊屋長兵衛出迎入其家玉江児曰擔夫脚
弱某今至矣自敷賀至今泉七里向正北今泉至府

中四里向東北迂旅頗環燠来偶者常數十人主人素聞余名頗懇○窪田松潭見曰數日前來○主人曰令嗣松拼渚使人来曰廣先生將以今夕臨池仍使主人報之耕拓技以來曰某當趨候然知先生必疲故不敢謁○府津八家三千餘俵福井命卿本多氏采邑有館無墉○鼓極多集而設幡々內猶很華麗外

廿九日

辰牌使香雨逆旅主人會子導南行三町訪松浦耕雪贈茶一壺菓子一筐及鄉飾注八方利理髮難而相見無江追至○未牌耕雪來訪行束修曰浪華初見時當呈贄而箭之故追償也高木太郎八亦來太郎八本伯氏老臣子陶同耕雪見醫青木仙齋來見曰某劉石秋門人也話次三國脚夫魚屋喜樂來見曰某復游浪華本月十四日發彼地今至此地上國無事吳旁念先生臨敝鄉宜於孟蘭盆後三趣佛國也盆前恐無往還者書畢去○中解上耕雪等去○初荷雪為余東麥係縣人本係飛驒縣令編邑在府中東八丁外河野次郎衛門今泊枝香雨致東○

大昨日屬鴻雪東耕雪々々曰鴻雪蓋在龍泉寺也乃使香雨導而行二町有巨剎既燬沖庭空濶香雨曰此名引接寺天台宗子房數十北地名藍數年前此地迭遭三燬寺亦烏有前行二丁西折二町街盡處右有列杉即龍泉寺也樓門揭第一關三字扁一山處書蒼勁不似隱元等柔圓堂殿頗大而蕪香雨先入告主僧出白和尚方浴聞先生臨甚喜既相見年可四十左右寄滿游白問廣先生茶溪昨日鴻雪來貪適有事不能接即去蓋在鯖江屬慶涛先生識雪内和尚余指玉江曰彼與雪爪好某未相識滿崎曰雪爪現住福井孝顯寺即福井侯菩提所三字開前寺願貴臨貪遑明朝赴雪爪許將為先容余曰幸甚旧波辭既出香雨曰此寺即本多公菩提所有俸邑滿舟本地之誐而為住職以才行卓絕也歸以室內多蚊設榻街上渠傍而坐久之寢

二十日

終日微雨○午後使玉江訪耕雪不在○裁與室氏鮑治東馬東及與家里新太郎東谷封之表畫漸太

部名命逆旅主人發之送近作七絶自於新太郎數〇中牌耕雪
來介河野俊郎衛門相見贈資乃饋之太郎八來耕
雪又介立久竹內四郎左衛門相贈菓子既徹藕田
雲處來回其家去此七里餘家贅於此地奥村氏所
年設某今日來有孤聞先生疾爲即拜趨耕雪以介
越後絲魚川陽嚴荷飄相見回問趣核地形荷飄白田
某進賁卿謁漢寇先生矣仍贈金貳無前泊設療者
去雲處獨留語泊戌牌去

二十一日

發與高橋恭平東〇耕雪東玉江曰某族有新死者
不得俊藏招辭趨請爲我謝先生東部岩本人小林
清右衛門欲以二十四日招先生使某先容〇使玉
江於耕雪氏吊且借書返回晤雲處彼欲以未牌招
先生於奥村氏〇申牌雲處使僕迎乃寺玉江從之
出取熱路南行東折二丁左見矮檣列糚夾路以東
以南皆士人所居小渠竪劃街北走傍渠南行二丁
右有門入焉乃奥村氏也與處及其姪某年十歳即主人也
醫人皆川文仲增田策億見供酒餠共玉江作書畫

又賦〇一律詩戴酬士於上數評左衛門來見曰某濡
處將與村浪竹養叔池奥村氏祖那杰鄉社寧鼻相
其家頗豐庭引渠水樹陰苔色頗饒趣初與雲處
招一游剛既而太郎以耕雪來會夜許〇今日始腈
涘甚〇既寐腹痛暮瀉徹曉不睡

二十二日

使玉江調泰猪金箔氣散服之午時癒〇小林清右
衛門來見〇太郎介清齋來默卿介謝爲鍛頭回卿
旦請臨歡盡〇藏與南陵兄來觀[illegible]步

望衛渊盡處荒亞街蒼谷[illegible]獅狼籍萬故
夜既寢雲處文仲來論理我牌〇坐請淡益甚〇洗
是命主人蓋盞分日

二十三日

戴興室氏孝也及谷口宗助東併之與南陵兄東以
游一對書（表）仁也名杞之逆旅主人曰二十五日喜樂
過請治定〇爲主人作書匡以性駒錦谷南部人櫻
尾治卿兵衛洪都人村上孫治兵右衛門來觀遂皆
充[illegible]〇申牌太郎氏使人來迎〇渡逆旅主人蒲衍

津汀陳浙左右皆然此所居芸亭餘南析出於鍾樓
側南新過松蔭無河南猶西北隅宋家即太郎八郎
地耕霞雄齋既在座太郎八白隊猶方在學館將歸
謁予玉江新書函來澤太郎於父右衛門歸見年
四十餘溫厚君子也方為本田氏寓故酒出盞斟焉
曰今朝訪自親得旧設置燈中庭々頗廣樹石幽窈
雲所至成韓碑口香雨告隨松澤遊福井乃屬嶽雲
待除屋布釣東河茂與高安某衛及弟喜六東曰此
無東皆為我地居好請為我先磨番爾曰某無佈鉤
好與報謝而殷奈提無頭所來余曰我不然近寵蔚

既無為我前不可矣故乃買取之

二十四日

遣一路高木七左衛門氏謝白隣室客出見曰某
鑄師村桂尾治郎兵衛之字又曰家姉即小林清右
衛門父立齋妻也口對上稱治右衛門諸來見曰某
住村國照此五六町口醫人生駒錦谷來見乞予曰
某藏修窓先生鶴詩欲對之即書龜詩午時小林
清右衛門父立齋使猶次三名來迎耕霞來示然齋

東々曰先生恐不堪午炎請以暄後既涼上途々
口未下牌耕霞至乃出遊玉江一路從杉步過瑞木
城門外東行二町餘有渠橋闊廣且清耕霞曰府中
旧有城前田又左衛門所居豊公命城門呼又左即
退也我本田氏之先隨城而亦館渠蓋古城濠也渠
以西士人所居數百家老木蔚然環青遮碧渠東人
家稠疎與水狀流絡田野訓狀無新閑淵細漫縈賤
冰泰下山突起為數丁青松翠傾秀深而後名最盛
山川廣闊滄木闊清渡無水滅而膠衆湧洶上橋沙

上麻漁數永東西餘步有支流狹而深遊鱗益然
低楊偃波予謂耕右曰讀境故非陪殷賀而如幽京
之地亦見一致欄渚可知好事者少於殷賀也過田
際數丁右傍山腳左見人家即卿國也路遶田畔如
回者數次凡二三十丁路右有小岡萬杉擁護不問
知神祠至祠前清若衛門子數僕休焉曰某株別後
游連卻今歸也杉陰窗邃濃翳如煙浮凝岡即古陵
乃環視之別不見濠址而稍役少稍高且溪始路自
然陂也行數町卿名橫峠又數丁卿名北卿左見連

岡轄夫曰此周旋廻三里回名三哩山稍々傍岡脚東十餘町村名戸谷清右衛門請先行路左往々見大石及泉村樫尾又数町村名粟田部右有一本圓人家鱗麗初謂数十家而繞纔六七町街心有右折渡橋又二三町人家始盡問叢戸轄夫曰五百餘家余曰而不見一乗屋他皆瓦可知渓東南行七八町南北及東面稍邊皆多樹木蒼嶺蘚翠其下灌人家数軒見建墻高壁廈屋潭爲若木林氏也清若衛門坂立齋稱名清知作彊隨叔父精菴稱名知作兵衛通等出迎

村口迎入其家時日既殘府中至此八十餘町向東而微其立齋年齒六十二三精菴可十五六皆謹厚執禮甚恭其簇頗冨立齋弟兄孝兵衛精菴弟武兵衛立齋簇子出雲妹福井人竹内凌雲名龍清平通子怖先治助屋及舍人数名出謁供酒至月出而微

六下五日

立齋精菴偕行来偕請模敷爲講詩○立齋簇子定友村人黒田道宅号惠齋来見○主人庭小渠自外入爲池游魚成羣精齋導巡覧遂出於墻外流草相接東行数百歩有大廈即精齋家庭極廣長松叢立碧蘚藪地北窓距山僅一二町山形峭峻如立掌而上揖多松○夜主人將供酒福井大夫舍人来即避之上樓尖且多蚊立齋棲精齋来待夜深客去下寢

二十六日

昧爽起欲善飽食而發皆曰天陰恐雨乃復臥○辰上牌辭小林氏立齋精菴凌雲清右衛門等送至舍西橋側別余以涼故歩甽生路右渓左田西行四五町渡橋出於粟田部西界熱路也蓋捷徑町矣望樫尾

微雨乃上轎至戸谷休見婦女一行数十人皆素衣白裙背負笈余曰健婦勝男異日有事可以作女兵耕雪曰此名曰鬼女其平人不婚嫁渓土間猶頼而存我所謂織多異即口占一絶

耕雪〻〻

雨止復歩又雨復上轎午前入府中

耕雪別去送疊長我○確齋来曰明日請臨太郎八来曰聞巷説云近日英異船五大冽大第一巨船至江戸地方其長然三百間倫称之如聞閉老鯖江侯羅六子待耕雪不至乃去○申牌耕雪来會士人谷

白瀨右衛門樂齋伊藤久兵衛相見暮去○瀧尾路
郎右衛門來出其兄弟詩集八卷乞點竄○魚屋喜
樂來談三國人永正寺來成東々白其米奉譽族測
聞先生將過敝境甚喜敝盧雖狹隘請留滯謹寄愚
絶岦凾遊杖及吾洲不日芳菴約滯留山水依君添秀麗夕陽觀上翠偕々喜樂將遜赴
上國乃托寄室氏東曰請爲我見拙荊報平安

二十七日

耕石送九及朗吏栽答永正寺來成東次韻其詩以
寄詩集藏○栽其使遣順介郎來托贈人○前田

者來見○太郎八來行東脩請受教○耕石來會國
火山本喜右衛門號荏里相見乞序○館人借余所書
巨幅論詩五古曰我府中老公欲見先生爲大臣所沮故
唯借觀此幅云○中下牌確齋使人迎其家族團欒
館人画建使館人導玉江一路從風致有渠界板墻
挑之而前蔓草刺脚館人先行返曰主人與諸客候
于玄關宜自前門入乃退出於衛南行東折而北南
即二町有半也主人及太郎八本田駒三郎各口瀨
左衛門見少間耕雪來余與玉江作画畢酒出朝來

雲冷而不雨蒸甚至此沛然皆喜然而晴益熱既暮
余不耐蚊屢辭主人曰欲及太阪香處者今夕自上
國歸未脫旅裝將來論說相見成上牌辭耕雪曰明
日請臨敝劉業駒三郎曰明外日請臨敝廬○耕雪
告明發大野乃取托館人之東蠣焉

二十八日

嘱與漆成東餽紙○前田　贈菜子以耕雪來曰
午前請臨以紀下牌一童子來見曰某即耕雪子拙
次勸池家命導先生矣問年白千三郎許之出玉江

一路狹過竹内高木二家而謝南折取生路數町人
縮跡蒲舎竹籬有田舎風蓋小吏所居邑而出於野
外東折渡橋復有人家名新屋坊其東端見高樅出
屡仙之助指之曰敝莊也入門豁然廣北隅一舎蓋
園丁所居其西有園數畝其東一舎耕雪方在此其
東有池東西二大南北可七八町清且深群魚浮沈
池之北一舎半臨池上入焉耕雪見曰此園總名逍
遙欲定年二勝請撰問逍遙說曰且視壁上壁揭上
橫幅題曰答問壽者詩曰長壽古來人所欲味顏不

攺百餘春此瓶册藥延遐算閒步逍遥養性眞尾書
享保辛亥正月吉日一井鳳梧百十六歳書耕雪曰
近獲此幅故名園矣書畫一覽載鳳梧浪華人羅山
先生門人浪華讀書者以鳳梧為權輿耕雪導巡觀
園中池東有諸花草迷離獨柳亭々即名柳渚々東
地堀有小溝西流入池有二石橋溝北雜木陰森溝
南池廣樹稀西岸々有茂樹重陰潛氣清涼東南隅
嶺土丈餘遠望墻外樹林映帶内有茯田茅屋數椽
即名望遠處池南聚石築岡高數丈傍有長楓即名

楓岡池西空地數畝將築樓以觀東方諸山即名翠
樓而臨池之舍名魚樂池名涵碧是園中六勝也園
外更有六勝一曰雛岳積雪有異位相距里餘二曰蘆
山收雲有良位相距三丁許三曰帆村夕照相距數
丁四曰日谿渡舟相距二丁五曰龍潭杤月日谿支
流也相距六町六東林暮雨相五町帆村以下皆在
震位余既定勝名耕雪曰願繫以一絶過午未食飢
甚方食本田駒三郎父九郎左衛門來見曰聞豚兒
請臨而見許敢謝來曰某曾任主公室老而罷今聞

人也願學館人使女僮來曰本保縣吏二人來欲相見
請歸耕雪曰其一必高橋三藏也某所屬請招之乃
使一洛歸迎之一洛導菊田喜六至余曰別來十五
六年不復識君面甚矣我衰也喜六贈茶二籠曰高
橋三藏与其至寶館意欲明日迎先生故面謁請之
也然聞先生游此莊恐妨高會不敢來猶在逆旅余
告明日有九郎左衛門之約喜大曰三藏將出巡境
唯有一日之間難復期他日耕雪聞之与九郎左衛
門謀九郎左衛門曰某則常閒不必限明日唯先生

意耕雪乃使人迎三藏至三藏年可五十七八温厚
長者贈肴約明日相過樓雨蒸甚乃置榻樹陰而飲
九郎左衛門父子雁齋太郎八谷口瀨右衛門菅川
文仲山本平三郎大阪都處等皆會鬮十二勝分賦
之日伏返觀魚亭喜六三藏先留下牌衆若吟未休
予不堪故先辭主人僕從自橋西沿生路西行出於
本街北行七八丁歸逆旅門渡邊順八郎東館人送
家信被之有室氏本月六日東又俊治東馬郁太郎
東又有劉三郎東趣中高風所發東副以越高岡人

棚田屋甚右衛門金子左中東東馬東曰者三遂先生至大津途患病帰三郎東曰高岡國學者五十嵐某著伊勢物語披雲抄棚田屋甚右衛門曰僕乞先生序請許之

二十九日

村上強治右衛門從耕雪来乞字○高田國洲携縝鯖江以須子笘治右号仙来見曰某方寓本保聞先生將臨彼地故来謁○午後耕雪来導游本保玉江一治從初取熟路西行三町北折為生路遥西行三四町人家盡秋田夾路又数町行潦侵路踏草而過頗困一水北流度石橋長七八間水深而両岸樹蒙蔚路忽左忽右四山向背十歩一変路纔多小石河野治郎右衛門僕候渡二石橋入本保渠流映々老樹蔽上人家隠不多見大廈三四皆河野氏也中央即治郎右衛門宅也主人出迎入坐其庭密樹重陰苔色接池無風而涼余贈主人書扇及川苔主人導西北行一町餘有縣署入門茅茨五六皆胥吏所居問菊田喜六贈五色菓至高橋三藏氏客既満座或圍

棋三藏及其二子龍三郎号水秋數馬号峯想見京師風工鳳洲福井人正玄五三郎号覧曙江戸桃師春湖府中人押田屋久兵衛号平淋土人河野恭齋号新雨河野桑左衛門号莖幽河野輔公号雅竹森氏兵衛号素且皆通名相見余贈主以菓子書扇及川苔既鯖江士人姦子勘左衛門号魯山即笘治脆兄曾我三郎左衛門豪示納琴談笑宿旅寄画筆法今導余自庭出墻外觀遠稻素穎擾入田間步蹐畎交譲黄穗再循從墻西行百餘坤位上山自間起峭而狹如蛇注以曰此四萬歴歴四五丈而見漆黒斜以傍無附緣也人之登躋須如是返座酒出有盛饌日没畏蚊而辭治郎右衛明從至其室脱袴羽織而出初耕雪送其僕取衣故易趣行潦入街過久兵衛氏乞水主人来返其妻見耕雪送至逆旅其舎人来複渡過順八郎昨朝来忽曰盈雲至開先萬福甚慰懐憂君将以七浦十日自江戸至其前後日七人皆紛冗顧来月三四日臨莫若速也大阪来信既觸本保河野氏送上想昨今既達矣耕雪曰駒三郎欲以来月辭相招示曰明

日以往顧来寓散草

晦

押田屋久兵衛来請押昨日所作書画印。午後耕雪使仙之助来迎乃東装来。余先従仙之助至逍遥園申牌玉江一治至耕雪舎人庵往返移装。太郎八来訪。山本龍次郎来訪。園間寂且涼甚愜我意耕雪父子終日陪侍不惰余感其。亥牌耕雪父子去余鰷魚亭玉江一治宿別舎

七月朔

耕雪父子来如昨。園丁夫妻及女皆僕慇左右奔走無所不到余大感耕雪之厚。今日始作書数十紙。午後耕雪舎人来告本田氏使人来促乃与玉江一治従耕雪至其家其妻見庵侍石理髪日既昃一治来理髪余与玉江先至本田氏（家在雄齋氏東南一丁外）主人父子確斎太郎八顧右衛門香慶等見少間耕雪一治至主人庭引泉作池樹石幽邃饒山林趣皆分韻即事余得還字作一絶優游中歳挂冠還書室幽深似在山士子何人不相羨君無清福又無間主人乃以清閑名其居日没将辞而下待耕雪家送而具醫人石田圃庵来見戌上牌返耕雪氏耕雪使其舎人送帰逍遥園。今夕路帰使一治之長兵衛氏問桯庵治郎兵衛所乞書揮不在

二日

終日作書。山本龍次郎来贈菓子。小林立斎来訪贈酒。確斎太郎八駒三郎来。耕雪父子如昨日暮与一治歩渓上看漲不堪蚊走帰。朝未霽而鬱蒸甚酉牌暴雨傾盆雷電交発謂不久必晴

也而徹暁不止始悟北国気候異。夜耕雪使人来告将与立斎来既而以雷甚止招玉江去

三日

耕雪父子来如例立斎来告別贐金一両。雨勢太休出観渓流澎湃十倍昨日。先是河野治郎右衛門回耕雪告曰渡辺順八郎嘱某豫報先生遊大野之期請三日前報我今日耕雪与余謀報初日発此地明日至大野。為耕雪賦逍遥園十二景及贈詩（皆載集）。黄昏耕雪招確斎太郎八以下諸子聴余講詩文既

而飲立齋所贈酒

四日

河野次郎右衛門與　且來來皆贈菓儀。作字如昨日。杏雨來贈潤筆。竹内清華立齋來送金百匹曰某欲受教請記贐名弟子簿中不勝企望來修衍此。存又曰先生到福井之日請宿敝廬某通稱丸屋次助住木田辻坊云々即載吾東附耕雪。太郎八來委託四今日端舟和尚欲迎先生及諸子來牌某往趨而奉導。申牌太郎八來次郎右衛門且來

偏在坐乃同出耕雪及玉江一治從次郎右衛門且來別送遇駒三郎請從至寺確齋香處與左衛門在座和尚供酒皆賦詩或作書画余得一絶秋暑尤煩苦汗衣不暫親偶來蕭寺裡剩有竹風寒既而歩出墻外竹林圍繞蟬聲沸喚日没和尚曰今夕敝房有施餓鬼會貪道以有客為名姑避香花之臭耳請莫去余竊出窺會衆僧梵唄頗殷然參者寥寥加燈火獅閣余退謂從者曰鬼氣不可近也戌牌同衆出雨下與太郎八同傘傘至其家耕雪追至太郎八父及祖母見供酒亥下牌歸適逢圏。午前雨姑歇人相賀既而陰雨如初

五日

耕雪夫妻子皆來。余以耕雪厚情、贈大平紙所書論詩一百二十韻曰償從來作書煩労于此故贈表寸衷耕雪悦先是余使玉江一次償香雨氏斂費金一兩餘香雨不受曰松井君既賜矣乃償耕雪耕雪曰某初欲留先生于我别業恐不便他人來訪故暫借長兵衛氏渡土泌人易就而後移先生耳敢使先生費今故

有此贈。菊田喜六來贐金二百匹又以高橋三藏旨贈金二百匹又贈從者有差。耕雪介三國人宮腰屋五郎兵衛弟喜作山本里蕈子里靜相見里靜通称喜右衛門里靜以其父及村上爾次右衛門旨贈潤筆金若干。谷口瀬左衛門前田某山本龍次郎來別。龍泉寺端舟和尚號鈍雪使僧源超來謝贐金及葛麪。高木太郎八本多駒三郎山内確齋大坂香處來別耕雪設別酒皆賦詩余作五絶此國留七日臨別豈無情顧諾庭中樹盟明春或續夜深散。今日贈茶料金百匹于香雨

六日

夜来見星比明微雨明乎雲烈熱甚○与一治會計前月十八日後所獲潤筆金若干○耕雪使僮来曰請臨敝廬而發○昨日與耕石雪議分歟物而嘱耕雪々々将以中元後訪余於三國又将使園丁今卸一郎兵衛送余於大野今朝借耕雪舍人托香雨氏諸娯已而嘱玉江點檢其數而致之已牌從耕雪僮而辭適逢園今卯氏妻及女送出門而別遇青木仙齋曰聞先生将發故蒼黄来願留書一幅而去乃送

一治取文具仙齋導入一家曰敝廬也将供飲食固辭而出至耕雪氏耕雪夫妻既糞掃冐雨晩覧在座一治玉江至乃為仙齋作書仙齋贈潤筆若干去主人供飯既而為其妻及舍人彌兵衛作書画晩覧去太郎八来主人曰今夕先生所宿僅三里也且徐々乃比眠比覺確齋至遣一治於香雨氏賜其婢四人金二朱主人為余具轎乃就驛長氏發夫三名未下牌導一治七郎兵衛後從耕雪夫子太郎八及玉江送余過香雨氏告別其父見曰新扶中有病死者故

不得豕兒様府中街口自此為生路直北行扶田夾路十町許有邨名柳原顧左獨門駒三郎龍次郎已有路左茶店而邊店挂祭酒請畧林公詩蓋土人送別處衆出行厨開離酬余辭上輪轎衆依々從来大七町有川北流即日野谿下流水深而廣可四五十間舟通三國港云（港在十餘外）余出轎辭衆乃止携駒三郎從渡即横大繩空中舟子二人攀之而以踵行者兩岸人家數十百所謂白鬼女也回顧衆猶佇立余賊漠厚又六七町至上鯖江驛一郎兵衛既先來具

役夫以俟上鯖江入家五六十皆矮陋又五六町入鯖江即間部侯治所初謂少繁華而街衢蕭條轎夫曰此地不當府中大野十之一人家僅百十而已而士家之多五倍商家駒三郎指街北口曰彼名淨照寺越前五本寺之一也駒三郎別鯖江地高蓋舊國者左右皆有平田皆畑迫街西地低又有村名長泉寺又十餘町入水落駅命役夫如例又數丁人家断續名愛村蓋有神龍也又十餘町村名江尾又數町地名三十八社時日没黄昏後至淺水驛今日行

程三里向東北初出府中艮方見青山奇峰兀忽至
此正相對路距山可二十町許其間相距二十町許
水田相接不人家田分境處少環以大王西北山鉄
際天村落悉有樹間疎而不斷一多蚊處

七日

丑牌館入報飯既熟役夫將來乃起然不耐倦在厨
内食須下牌上途二三町人家尽渡板橋有岐左者
赴福井廣而理右者赴大野狹而織曲折出於田際
昨夜過雨濘深轎夫大苦凡十三四町天明村名今

村又數町村名大泥又十餘町村名宰田又十餘町
村名大田使一郎兵衛先赴前駅路右有祠群木圍
繞又十餘町村名徳光村東有祠林右折穿林中數
町左折自初出浅水常傍渠流至此水廣或見菰蒲
南山如屏風相距數町而不近而忽近東山々根渠
頗廣且急北折溯渠數町人夾渠南風駛渠上河到
北然時見一二大廈即東御駅也浅水至此百二十
町而歸二里轎夫曰浅水以来數千頃恒瞻不涸恒
雨不溢天下良田也入駅長氏駅長曰大野侯將以

數日後過此地今日彼宮先過故駅無現夫以公係
縣令之吏故發雇數夫也東行四間七八町路傍槿
花相接溝水盈々村名河源暘側叢蔭樹而之二三
町一水北流廣可四五十間勢頗急深轎夫曰下流
二里至福井有通船來往三國港也余船而渡到岸
人家四五地名前場右溪右山南行稍上不陰湍地
草永不堪深見木皆胡桃也路屢上屢下下輒瀕溪
々側巨石屋立瀨声鏘然白波素沫忽而濫藩油靛
道左絶壁二十餘尋瀑布挂之觸岸頭折者三斷瀉

花横飛數十尺濺前高木蒙柯不見日影奇寒栗肌
行數町風絶入大熟村名高田又十餘町澤名大窪
物使一郎兵衛先行命夫具食入驛長氏一郎兵衛
見曰此地無肴唯命醃蔬矣既主人置醃蔬盆上出
余問君未命飯乎一郎兵衛曰既命蔬未雖未命彼
將供之余曰有是乎子之近也夫命肴雖不命飯供
之例也若唯命蔬彼將謂我有飯故耳既而果然主
人強分家人所食々畢盡將啟炊余曰待飯熟曰少
頃乃發十四五町路穿叢間而通左有小溪西流入

大渓地名瀬口渡橋又十餘町地名品瀬又十餘町
自前波以東路随谿周旋至此路直北折與谿別有
小谿南流渊之谿際多竹沙歩平坦水浅而清有村
百戸休路左店食梨櫨直貴不譲上國沿路男婦理
路将近矣駕轍路傍草鋤痕輒有泉金出自成行沈
合而成溝曷々然乃悟地多水脈路稍上五六丁至
頂名峠下瞰大野平原数千萬頃高峰四周其外皆
駿極天余曰大野提封四萬石然氣伏雄闊頗似歴
藩蓋地廣人寡也下七八町平地路廣然多小石矣

甚将使一治先行報渡邊順八郎一治飢且疲不能
疾歩乃遣一郎兵衛偉二三里歩合順八郎及与右
衛門出迎四五町至街端之路有寺入為順八郎出
所携酒肴而飲使一郎兵衛従轎夫先趁客館順八
郎曰春来報先生将来於寡君於東都寡君命擇市
中尤華麗而廣而涼之民館先生為館主尾崎周右
衛門商估中望族也余曰某敢當賓禮請為我辞未
牌入大野曲折過街上所到街心有渠一如府中七
八町入尾崎氏自域水至此八里向東南○館主人

見年三十左右病足不能跪坐布川源兵衛議日相○
儒官横田權藏来見○赤尾小兵衛来見○順八郎
以公命賜酒衆夜散

八日

昧爽裁與耕雪求附一郎兵衛東曰貴轎約附今
村吏返之然以大野侯帰藩之故駅亭之役夫吏每
駅命夫而去恐費二三日僕欲更備轎二十日至福
井旅返之願許之云云一郎兵衛展牌上遂乃臨金
二朱○順八郎及其子剛蔵横田權藏布川源兵衛

矢田与三右衛門来初将遣一治於内山七郎右衛
門順八郎二家贈土物与三郎右衛門曰二君居城
内有門呵禁他邦人乃止於是使一治送順八郎至
其家贈博多織帯一條及天紅紙二百葉○贈與三
右衛門金城小鬼画各一及昆布一筐周右衛門源
兵衛余書扇各二柄○七郎右衛門使人来致室氏
本月朔柬二通蓋急星喜樂很華吸路自福井送之
七郎右衛門也室氏柬曰喜兵衛喜致公六月二十
四日柬中一喜樂亟須飲之之語妻不識喜兵衛喜

樂是一人也匆々遇之既而悟之顧爲辛謝又曰既
載本東後宗師家里氏所送公六月中自東至又曰
敎日前致賀人來致公六月十六日東登時附其人
回東中封日記故不復贅又曰範治孝之助津田六
藏谷口惣助及東馬來送上云云範治東曰池田明
府至浪華其見焉明府曰孝之助獨少卿宜速歸教
犢書生也佐藤庸藏得謹將此史爲醫某本藩庸藏
故惶懼謝罪某自京師方寓府内卿將以數日校集
船歸御範治東不裁明府何故至浪花也疑謂城代

龜山侯賀大君即位矣也東曰嗣君望範治歸甚矣
請從之大人所送金三十兩既囑之源兵衛今呈謹
恭大藏東曰家翁孫壽（謂呉校亭）遺受羽織一謹呈云云
呈氏（羽織）送惣助東曰貴東至初知公在前府中致賀萬
福寄南陔君之尊東致送発不ア惣輔東一通送上
又曰京師與力平塚本村草間諸子皆得謹或自利
蓋來諸儒伴也惣助東曰寡君至浪華得先生所送
令命令甚喜使某謝曰明秋我將過此地願先生在
家東馬東同寓氏○与三右衛門贈本直酒○順八

郎權藏又來○腹痛甚買藥調之○夜与三右衛門
來勸散步以病辭○昨日雷雨云必得晴而朝來大
雨既晴熱甚○同右衛門妻妹除兵衛及其族尾崎藤
右衛門

九日

昨日順八郎曰七郎右衛門方取執政職務缺席須
晨訪之今日辰上牌使尾崎氏舍人導而出一治及
一僮從西行衛上二町南折一町西折有渠石橋架
之有門使導者告拖關而入門内士人所居左有学

校名明倫館西行一町半有濠隔半石壘斬然蓋濠
西爲内郭左渠北行二町七郎右衛門氏在焉相見
贈博多片縞及川茗葛麪出右濠南行二町餘西折
出一門一水北流入濠水淺無岸數洲穿樹下而走
濠梢大老樹蓊上意盎然路左第一家乃順八郎氏
主人出迎入室其庭有二泓清泉噴起磷々東流横
木作瀨魚上輒有敵庭以泉起暢樹茗溢主人曰此
地隨處泉涌蘆葦叢生先師始賜之闢田作圃矣掬
冷不可嗽余曰君士人而農居趙郭居而山意一清

福也已下牌逐路過一人曰某在大野屋七兵衛氏屡謁左右笑明將發於浪華先生有東見附余曰幸甚○栽答室氏範治孝也後治東馬東既而使館主人援之使浪華者○為主人書扇（大野揮灑自今日始故記）○未下牌順八郎父子權藏與三右衛門來曰我鄉多大野即所以名不出野無以為游且野步乃從出東行街上一丁南折數町東折數町南折衛盡地高敞桑麻蔚然路多小石右見古木數行順八郎曰是名篠座之郡宗祠也更南行漆林央路順八郎曰此新闢

而種此樹既見鑿痕回問一樹所生漆幾何直幾何然無識之者又數町人家四五其南即平野外有樹林內一延袤可十町但如砥唯有短草不見樹木順八郎曰此地無水故不得闢田人家鑿井水在五六尺之下古來運引水工夫者多然終設良策余曰此地黒壤無石百草繁衍知其宜樹藝奚疑也且東向荒嶋嶺南面政南峰西面飯降山皆高峻爲尋奇狀雄後面居其中央地形端正固宜建國都是然今抓草創之時勢難新作都邑且建三策一曰荒嶋諸山

必多水宜架木筧千穿際分水如西宮近鄙雄戸例也被□一家之力猶能引七八町外之水此一藩之力相百諸奴不難池而諸山法此不過三四十町併鉏戸小屋之產瓶句雖池何遲疑有之二曰此地求流七八尺下脈無水脈宜使晰地脈者鑑定有水處多聚薪燃之炎者泳之氣也水其感應必矣三百不必列氷唯宜種上圓杉苗數十萬本也或開土之黒色於而無石者宜杉或騁鵠二物之利勝穀亦味莂知也西行原上大七町豊鎗從人出声如鴻油所數百

步忽出於入家庭上竹木匝匝四顧無際余曰真隱者也順八郎曰此村家斷續此則第一家也渴甚就居乞水清例無比余曰有水無是足以建邑何不請晰地脈又數十步也得大道隨地見溜池余曰原里此不見二三步下處而水縱橫脈無泳未知有水處也北行四五町近篠座林左見池及平野順八郎曰此野舊廣稍墾為田餘奚幾也源兵衛出迎入林有寒泉焉鑿木如井泉溢其中而傍注下流成深大野地到還如是羞高山四合多泉脈也西行林中數百

歩有祠右見池祠庭坦而廣源兵衛設席地以候就
爲出行厨飲食順八郎豫命源兵衛候於此云時日
既没照燭無風而凉既東北行林中猶有滌順八郎
僕員余數百歩左又有流泉順八郎曰此名本願寺
泉昔本願寺僧𫝆所住大野街心渠即此下流也隨
流二三町入街西下返舘衆送至久去去

十日

昨夜主人曰使家僮致貴於使浪華者不賂其人而
返明日須問發否也今朝田果不發蓋明外日池沼

與三右衛門來介廣瀬數藏者相見行束脩請受敎
順八郎來權藏來出稿乞正○與主人圍棋○源兵
衛藤右衛門小兵衛來乞字未下牌大野侯還城西
牌半主人數歩街上東南行數町有寺名寺坊小渠
北流溯之南行一二町有池廣數畝冽泉湧出披臨
池家借北畔軒踞爲波泉飲之池北有祠羣松列立
杉頂忽聞吭鳴之声主人曰蒼鷺也此地陰凉土人
夏游之境近蒼鷺棲樹蕃育其族而灑糞人頭以地
禁利生不得捕之幽人遂現帰路西行過与三右衛
門戸外聞之与三右衛門從出觀織奉書紬者小婦
三人方列三機忌下機大於平日所見梭声甚急到
處兒女成群踏舞所謂盆踊也戌牌帰

十一日

主人報使敦須及府中者乃我与高橋恭平附爲東
曰昔者家信報既發回東於西邊坻僚然未至也請
問之西邊子我有与彼人東顧轉至又使一治作耕
齊与東々曰前日我師所贈巨幅公家名無桂處我
有書癖風一雙襖之亦可唯命○内山七郎右衛門

子介輔來見○權藏送餅○晩順八郎來主人供酒
既徹權藏來設榻庭上話戌牌去

十二日

七郎右衛門贈高餅○与三右衛門介松原喜作者
廣瀬敬藏兄相見行束脩請受敎○源兵衛等來爲作書
數十紙○晩順八郎携鷲來命主人烹之供而共食
夜去○午前頗熱午後忽雲風烈比晩微凉如八九
月候○丑牌腹痛比明暴瀉二行食後多飲水且暴
冷故爾

十三日

順八郎来。腹痛甚服當薬。源兵衛贈温飩。夜

順八郎來借越前國誌。與三右衛門廣瀬敬蔵来

○八越之後殆四旬今日始快晴殊凉

安政七月十四日

服硝黄丸暴瀉三行頗委頓○順八郎来授菓儀金二百疋○白此學館生八人（内山介輔田邨謙藏鈴木準次中井有仙渡邊追卿藏山崎謙平井於作西川貫藏）所呈○敬藏来乞字順八郎復来介医人中井岱輔相見診余病曰血巡環失宜豊於胞腹而歛於手足宜使蝑吮下部○順八郎曰明日下牌請臨演武場觀調練○郷藏来○午前涼如昨日午後復熱夜又殊涼

十五日

味爽起主人使其舎人趙詩侍話至理髮○卯下牌順八郎来導出一治及主人同右衛門西行至城濠道載濠西通有門無扼關内石壘四圍往々見古木北折右壘而行數百歩左有廨舎即演武場也胡服者數人立舎外既入舎内數百人或立或箕踞排而前廨下別有壁布席處就爲坐内山介輔及権藏見皆既急装袴袖舎前空地東西可百間南北二十四五間四邊崇土如陴南接城山山不甚高而萬木叢蔟濃翠如滴山南連岡如帶直到飯降嶺密樹蔚葱

城山樹横木如門蓋神祠也場之西北隅設帳即公所在稍久數人立場中傳令手銃出者可百二十人横列一行西面北上皆背負革製硝函或帽或笠人々服不同然皆依西洋様操傳令者亦胡言有時用一字邦言忽聞鼓聲鼓以真鍮作胴声頗惨楚雙鼓齊拊隊北旋而西進举足有節疾徐唯令比至場中間廿子出傳令年十二居倍如成人令曰改（所謂一字邦言）衆擧銃理大槊竪一行而五隊毎隊二十八人一人居首衆唯其所作之視既而至南隅横列一行令出（予不解胡語故唯用令字）五隊皆立以序放銃毎人二放硝烟横樹声震山谷令出隊南旋而東進一周場中至南隅復放銃如初畢東進令出分作五行又一周至南隅南進毎人放銃無算一行畢一行進悉畢又一周至中間令曰改皆擔銃而退凡進必用鼓既而有別隊復出場其人數及儀不異初畢時既巳下牌也又有別隊將出場順八郎曰再則可矣乃辭去順八郎自衆中呼一人出見曰是今日教師也出廨北行墻行墻外有巨棟蓋千年外物左有濠々内即城也墨上

設墻樓櫓數所整而淨然甚險數百步濠畢左右皆
士人居左者平杭城山二丁許北有杉林道自林前
東折有門南折右濠而行（濠有表裏是表濠也）一二丁過内山
氏門外岡右衛門曰且觀義景公墓遂南行左有瀲
流右則人家東折又南折人家盡出於田除溝水縱
橫盈々岸夾草樹迤順八郎曰此地古大澤也北樓
城山麓百年來稍々闢作稲田然蘆葦叢生某所居
即一隅也渡小橋訪倉義景墓在路南延袤可二十
步群木簇立碧蘚滿地中夬聚石高數尺而立墓面

北碣刻朝倉義景公墓六字前設揭燈籠處香花不
絶側有一碑文政中儒人某製文洋々數百言若餙
不明順八郎曰此地朝倉氏遺臣某之有也故余爲
義景優柔不決終至滅亡我越到今謂群議不決曰
義景評定云余曰昨日閲越前國誌載義景五律一
首（白雲巡嶺溪緑水倚溪長往安淨元亡詠歌序仰 商黄葉滿子席紅葉裕生編吏弄春秋得悠然對）
（夕陽斂曰 臨時面水）及歌一首（花卯賀須昔於斯天山水能一 葉於佐留不狀衆壽々志機題）
（曰 至）早涼蟬似解風雅者盡其遺愛在氏也又曰凡墓
必書前何州大守何々院殿何々大居士是獨書其

諱似失旦然義景二字恰然謚也我邦武人昧禮不
足怪也是及足却見其質樸出尋時矣嘗檢劉曜牟
后諱獻容而謚文獻胡人不知諱故然乎墓四面皆
識獨此方有署約墓西相距數丁乃建碣也高僅數
丈萬松覆頂亦一勝地歸取生路衛東北行二三丁
入熟路○醫人中井元仙者者來訪曰家兄高井元
春十四卷年前嘗同順八郎謁先生焉○未下晡順
八郎攜藏來乃録近製七律一首五律二首（詩集）戯贈
二子又報贈粟儀者書幅及川茗海入一包一柄二

子及岡右衛門導至某之右衛門氏一治起源兵衛
元仙及主人族若觀古宮澤由左衛門布川長兵衛
澤田儀三郎久保善右衛門松田莊右衛門出見主
人室外庭朴内頗華潔供酒菜飯日没順八郎以下
導出西行過順八郎門外更西行濠益闊夜烟自水
面起月照文壺再如紗路左皆士人居樹竹蕭疎自
覺情凉一丁餘濠阻盡處有橋北通橋下立柵水声
淙然濠納一家燈影在水曲凉無比順八郎曰桃關
所余曰古人不解桃關今人所難然有如是好家居

亦不難也橋西更有二水合而北流列樹夾爲濠之
東南有稲田順八郎曰田間月又佳乃從之而北流
水數百步有符際其僕負余有橋之其四望月色如
隔溝對諸山似畫平日余曰兩兆也順八郎曰此水
雖頗深直通三國可以通漕然土人未解故聞過舟
楫問之理故未行也收過順八郎氏請水元仙權藏
送舍西街上方有踏歌殆不得過由左衛門獨送至
館話久去時亥下牌也○比明月食甚當急雨晦瞑
無甚

十六日

順八郎挈其孥池田釋治来見曰曾謁浪華矣○道
於与三右衛門氏謝○玉江東送家信曰是數賀人
所携收高橋恭平送之披封有室氏寄治僕治来馬
六月二十五日東及孝也確藏東室氏東曰妻及二
兒皆病然既癒矣以爲念寄治東曰卿信至報林妻
不安於室屡欲歸寧故林外勸其速歸其將以七夕
前後上船孝也東曰新婦無他事狀唯以其家未還
衣篋欲歸促之耳大人奚深念兒勸範治速致其早
有望而已是嗣母之意請大大亦勸之○高井元春
来贈鳥餅○中井代助東来○源兵衛来請字○平井
蘇作者来見○尾崎藤右衛門小兵衛与三右衛門
等来訪○朝来大雨辰牌晴黄昏前微雨夜全晴月
色清亮涼如九十月門外踏歌者十倍昨夜観久而
寢歌声徹曉

十七日

久保喜右衛門来曰今朝從由左衛門而謁新之助
者某長子也某妻即布川源兵衛○田部鎌藏来見

○裁答玉江東及亭料寄高橋恭平東合封之外書
松井大右衛門名崗之主人詩（於料雪）一首寄○源兵衛来
曰今日請臨○木下牌順八郎来將共赴源兵衛氏
○廣瀨敬藏及其兄廣瀨与三右衛門松原喜作来
与三右衛門行東脩喜作贈菓子三子曰先生有行
色明日復謁又曰某所住有東面一里外曰塚原有
曠野小邱高一二丈者數千簇立俗謂邱曰塚非葬
人處地隸飛驒高山○至源兵衛氏一治同右衛門
從源兵衛及其妻父布川長四郎隣家川端甚右衛

門見与三右衛門喜右衛門等在座既而酒出有盛饌酣与順八郎下庭步至放圃樹蘗繁茂縱横数百步源兵衛尾来曰其近買北圃竪二十二間横四間半称曰百坪真二百金洪税金四斗〇嵩前見南二倉所在地廣井為而直三百金以無税也順八郎曰本地雖僻陋田宅直貴如比先生退想其故予曰繁華哉不堪故収座燭出而微話久之帰

十八日

廣瀬与三右衛門兄弟蘇右衛門矢田与三右衛門

等来乞字既而廣瀬兄弟勧遊加賀白山曰某請導余曰且与渡邊氏謀〇未下牌同右衛門導東南行四五丁（篠座所過坂路）路左有祠喬木環匝祠庭極濶中央設角抵場四面假阜枝以葦簾入獣一方横細守為観者出銭買符而後許入随意設席初就埜上有蒼蝿糞瀉一治等頭上皆發燥換居既而復然又換居廣瀬兄弟由左衛門等来同席角抵者皆矮弱僅勝常人不當上國人下中也行司（負名謂行司）一人立場鑑定勝屢抵扇呼曰北肆本五在修復祠守請諸君獻贊黄昏畢乃収初擬晴金因右衛門俟々揶之墻而忘収走往索之不獲〇由左衛門贈蜀様〇順八郎来乃議去函余曰白山之遊往返費八九日何如順八郎曰然則先生以同姓之故遊廣瀬氏亦可平井芥作来

十九日

卯牌余欲乗凉游汝蒹村廣瀬氏遣圓右衛門於散藏兄弟逆旅謀皆来見曰今日猶有事請明日昧爽臨〇由左衛門来約明日同遊〇順八郎来使癸丑

甲寅隨阿墨利加使節彼理来我浦賀下田英吉利虫人某所著日本行紀十三冊述我邦風土頗詳原書蔵松府此係翻譯〇喜右衛門来乞字〇夜既食主人告有鮮香魚乃復炙食未徹権蔵来約明日遊〇矢田与三右衛門来約明日同游〇源兵衛来

二十日

寅牌起主人薦食天明與一治主人上途一僕從訪成齋（即矢田與三右衛門也）則既装俟訪由左衛門由左衛門導取熱治東南行三四町御府盡處左有稲田祠路

自祠前逸南折入於田際左見建墻高廈由左衛門曰徴藩鑄廠也路狹多石屢遇行潦又多溝洫秋花蒙涯紅紫逕雖澷畧約無數溝尤大者曰縁川渡獨木橋路左田間連山究起高二三町綿繞斷續皆廈垣顯威由左衛門指之曰彼名城山足利高經所住高經子義將稱斯波所謂武衛也世在京師任職故其臣朝倉等擅國政遂至代之終始傍溝頗饒蛙凡三十餘町至友兼村口有祠諸木蔚葱鳥鬭鳴語宛轉皆曰禽有春聲可怪取捷徑出於廣瀨武衛旋

岐頓閣流水治々渓三右衛門兄弟三人見始坐觀彼庭鑿池築山樹木蕭疎敞而凉西北諸山聳青秀錄余曰不必須他供給唯此既足也賦一絕贈主人天涯不料有同宗拈飲何禁禮意濃他日莫忘來往義浪華江上又相逢由左衛門弟九左衛門追至敬藏曰欲睨深奉導觀塚原遂宿家兄喜作氏何如余從曰幸甚喜作先去權藏至曰某勢網矣欲為先生獲洪澄香魚一治聞之而出久不返乃使敬藏導追之成齋從出北折路於田際行潦及石比初更多撤藏婁負余五町許出於溪上溪名奠

奈幅可六十四五間左而殘而請往々見探碧處泊照涯石奇矣如環偶見六老夫柳陰鋸巨林就問不見漁者亦答曰渦者亦出從前斷岸流溪敬藏喀溪老夫出前處敬蘭席勸迎余曰無深處言未畢群蜩鳌雖別游敬藏極收權藏既在室曰不見片鱗殆而無功既食皆午睡申上牌將觀塚原主必爲余莫驚權藏周右衛門別去余皆從復至溪上余等敬藏從上流衆從下流水浸橋底既上前涯行沙土百餘步有絕岸無路衆攀樹根止敬藏復襪負余渡涉溪

而覩檜兩株見前翩數百步又上僕背而渡溪前涯有微流入侯處其側地勢紆緩就高上數十步灌莽夾路土黑多石乍高乍低三四丁出於曠原所謂塚原也小岡如陵如覆屋如馬鬣封如堤墩塢坡者不知其幾千皆頂有石大者亘四丈土肥草蕃低窪處往々見稻田敬藏曰水自涌出別不引渠也行五六町乎衆會皆此地多狼又有狐蠱人俗云塚原狐千條狐一匹矣不迷者余初謂塚必人造如伯州倉吉所見也豈圖悉自然也甚乎藏物好奇曰疑洪荒余

荒嶋経岳諸山震墢土流至此而止也何乃塚上必有石而石軽脆似経火者吾嘗過信州浅間麓土石之状酷肖焉且荒嶋諸山半腹以下堀溠有似嶼隨處蓋古噴火山経一大震而火勢衰者亦抑謂震哉云荒可以併考也衆曰先生之言莫凝也哉先儒者亦有言地震説者余曰此水草甚佳宜牧馬或種梅若杉也言未畢見馬牛紛々過衆曰此地雖曠漠不能興利以其係直隷及福井青山勝山諸侯之有民心不一也喜作来迎北行十餘町有大塚俗呼大名

塚高数丈而平数百歩上其頂設席開行厨地属荒嶋西北相去不過二三十町荒嶋北経岳南岐南諸山綿亘如屏皆高峻荒嶋不減勢州由布彦山而岐南更高一層余曰我所見未曾有如是野廣山高者也衆曰経岳北即白山、高枕富岳此諸山皆其支脈也時将没翠嵐赤霞派浸谷諸山倏明忽晦變幻萬状既而黯然無見乃趣去独過塚間廿四五町有横松林入令路始廣稍有人家小蹊縦横又二三丁入土村村入喜作氏而墻繚繞大木数十圍不問知其

古家也庭引渠水觸石淙然口占一絶似主人（秋暑烟不乾相迎十里夕陽残入門先忘／烟秋庭中苔呆水淙然満耳淙然泉水寒）主人壽叔五郎兵衛見供酒話至夜牌寝○大野郡支巣一里餘向東南支巣至上打四十餘丁向北

二十一日

周右衛門来邀○為主人作書畫数幅○朝来欲雨不雨蓋甚未下牌衆午睡未覚乃邀起之曰主人不當促客去客将自去也主人為余具轎可夫亦集余欲観御所五郎丸墓使主人導衆皆請従取来路径

郷端西折右有小溢渊二百歩許経右古松三株交以雑木中開開通百餘歩平地可十坪聚圍石数百千高可三尺中央置一石頗大形如饅頭上置二層小石塔古甚不見文字其側一名石捷亦亦苔封不見文字喜作曰此地即五郎丸荘園到今官免租税塚原中有微凸慶縦横数百歩俗傳五郎丸館址余曰五郎丸摘時系人口所膾炙然其他事業無聞古人往々以一朝之労傳名千秋今則雖哉延敬路雨下留侯轎亦至而歇歩過松林出於塚原轎夫及喜作

設極地上、開驢篚先是九左衛門作雪重天似傘求
對至此余以苕廣瀨草如茵報之象猶歡余衆轎先発
成齋獨從喜作告別成齋曰今日喜作氏庵人従之
者名与三右衛門併廣瀨及某三人同名而喜作兄
弟三人由左衛門兄弟二人轎夫兄弟二人又奇縁
也取生路西行十餘丁八林間下数丁至平地有微
流成齋曰塚原四方皆有水及横林其地高平地蓋
五六丈其上更有塚也行田際小径二三丁有村名
田野南行数丁西折屢過田際墓間林中一南一西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七　一三

不復知南北凡二十丁許入林数百歩林尽出於渓
上乃直奔下流沙歩平衍短草勝運乃休為衆及渡
渓浅不及膝前涯又有横林々尽路稍廣無多石散
藏別去十餘丁有村名菖蒲池轎夫曰土打至大野
五十丁然今日所過六十丁而遠又四五丁過鋳廠
北門外入街中黄昏過尾崎氏周右衛門其僕石松
先帰報家人既裹帯而待○主人供香魚方下箸頃
八郎至共食既而成齋与三右衛門由左衛門兄弟
至余欲以明日去衆不可順八郎曰明石発浪華信

有東見当

二十二日

載答室氏俊治東馬碓藏東使尾崎氏舍人枕之順
八郎欲藏来○権藏成齋深兵衛等来乞字日没初
鉢○晰余兩日欲雨不雨熱甚○由左衛門来○行
束脩請受教○夜順八郎中井元仙平井芥作来相
出去○頭痛発熱終夜不得眠

二十三日

天明益熱疑将発瘧自調伏苓蒼朮桂枝陳皮服○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七　一四

加藤九左衛門来行束脩請受教○内山七郎右衛
門使人来贐奉書紬一段○岡藏芥作田左衛門欲
藏書作成齋等来○与三右衛門贈西瓜○未牌大
野使順八郎来賜奉書紬一匹及金千疋曰先生辱
臨賓敝藩之暉光寡君當相見然世論方紛紜不能
無嫌於喜游士也時勢乃然亦未如之何我藩士就
先生受教者多矣寡君使臣具謝不腆金及紬薄表
寸忱又有後命曰此件使臣聞或生論議故私之
也既私之請莫向餘人謝余既受賓館之備又有此

賜深喊侯家之厚云〇順八郎既去使中村恭助来診余曰蓋腸胃有滞物之為不妙痾也今日且視病進退而後下手上策也〇為衆説詩〇主人妻与二婦人見聞浪華游観之娯〇街中祭秋葉山鼓笛喧閬月始静

二十四日

喜作欲蔵来〇朝来有觳然食味如常猶起作書午後頭踊頓發熱甚殆不省人事乃嘱主人招恭助来至昏睡中不堪苦悩〇日暮順八郎拉恭助至将熱稍退診曰熱勢異常恐瘧也乃乞其薬比暁服二帖既而渇一行熱益減〇今日由左衛門等来問病者相継不悉記〇成斎贈葛麺

二十五日

病比昨日如退益疲〇椎蔵来〇順八郎来〇喜作贈閏筆〇源兵衛拉一估人来示書畫数幅皆贋也源兵衛曰渡辺君以先生将過勝山使某先報彼地閭人勝山侯今年任大阪加番既以本月二十三日発彼地匆擾不如無行

二十六日

由左衛門来〇順八郎来曰恭助病不得辞携其姻林雲渓来蘭方医其距貴邸不遠若有緩急召之〇辰下牌瘧発勢頗悪乃招雲渓到満身忽冷如氷戦栗不已至製蘭圓猶不堪寒其状一如十七年前江戸病瘧時雲渓去曰某既視寒状欲視熱状請待熱極報我午時寒已未牌大熱三四倍大昨〇順八郎九左衛門来与一洽交抱持雲渓来視瘧症在軽重之間便経四五発先生恐不堪困羸欲速用截瘧剤且退寺恭謀翻啜粥比寒発悉吐至黄昏僅食一様既而雲渓使人来将用吐剤勿食〇夜熱稍減面下牌雲渓来亥牌熱全退乃用吐剤良久嘔氣発初吐粘涎小許救吐後嚥汁大出既而暴瀉三行苦悩不可言子牌雲渓去余困極而眠

二十七日

覺時則天明〇辰牌雲渓来診授截瘧丸十二貼曰宜今日巳牌服之毎一時服一貼至明日辰牌畢蓋毎貼三四丸而卯辰二牌所服三倍〇中井元仙贈

蔦餅○平井芥亦贈葡萄○九左衛門室亦小豆贈之○順八郎来與由左衛門九左衛門等謀為余雇一嫗阿絲○玉江二十一日所発荅凍匣到敵併書作来候病十二下外故誼子家在敦○椿蔵成齋源兵衛来○今日暴熱不寒以毎時服終夕不得眠益滋如雲漢芋来

二十八日

辰牌用幾奈塩卑○以大昨日例者剤汗漸漸発凑戦而不発蓋藥効花義奈本熱剤加断瀲藥湯燥若辣午後熱発倍大昨日乃招雲漢余曰藥皆熱剤加天時方熱而公禁飲水食冷某将爛死用清涼発汗剤何如雲漢曰先生病宜発表解熱不宜清涼取汗世有清涼発汗説妄言耳既涼之汗何得出也余曰不然吾食西瓜汗必出蓋極暑時心方鬱熱而以若辣物攻之愈増乾燥不若甘涼物導之則易泄宜也朝来汗未曾出小水亦閉而口乾舌将裂唯覚熱増而不覚熱散竊疑藥方未適順八郎来以又余意告雲漢論難雲漢堅執初言既二子皆去申牌後益熱

乃招成齋来乃告與雲漢問答之状使成齋以其私試順八郎謀使恭助来診順八郎提成齋至曰恭助方在伝所来能至向者恭助聞雲漢説亦之謂時莫如飲水湯渇清涼発汗於先生體尤為緊要乃飲水汗随出雲漢来曰熱減大昨日此藥効也余其未熱感公醉順八郎等皆去熱徹曉不退此江戸時更苦

二十九日

成齋贈焉麪午前恭助来診曰熱勢未退莫若清涼剤既治送藥五貼及生蛭十餘尾乃使一治貼肛門蛭飲即墜亦使血流不已凡五陪蛭所吮○媼主人発與室氏東○順八郎来致恭助所授散藥曰此尤倚涼物宜水服其他藥湯亦宜飲由左衛門成齋源兵衛小兵衛来○阿絲以子病退夜熱徹

八月朔

連日快晴秋炎更甚成齋由左衛門兄弟来○順八郎與恭助来時冷氣方発然尺大昨日頗微恭助曰午後熱発未可知也主人等又雇一媼名凡○荅藏

贈凜儀沖牌兼物使順八郎来問病何如序曰似有
裡熱然未発疑漸減矣順八郎喜曰蓋薬効也去〇
夜谷蔵成斎等来話至更牌去予牌始寝忽夢與先
兄遊園上頂崖岸忽崩墜池為土所壓自分死良久
脱則出登廊柱作先君所畏数人在焉又一転上廊
出検当斎面顔汗落雨尋悲然不知渉其夢醒満身
冷汗如湧頭痛涔々目疼舌乾忽起一治阿凡攀浴
淳腰哀熱益劇四支軟綏而厥冷毫不異大酒将醒
飲水頭痛漸起時少為頭痛減乃復之以眠余亦覚
然侄眠夢因如初又醒頭痛亦如初復起如斯三四
度天乃明

二日

沖牌熱甚汗益涌而體益疑昨日散薬大有験味之
為也乃遣一治於泰助氏其述昨夜之状且招之〇
順八郎送室氏前月二十日東坡之中有俊輔偶俊治
回東及範治十日東室氏東曰本地病復行人死不
異昨秋然状見坊幸無一人死者令姪既以十日上
船数日前抱晩翠上人送一束於加賀謂公既在彼
地何圖独在大野寺梅妻太早計云云東馬東曰本
月朔至十六日日記既送於加賀矣尊夫人健康漢
以作念寄津田氏責疎既送薮治東曰盤田師自帰
家十二吟社以病痾盛行中絶恵剛況第宿死氣治
東曰恭以今日去以林外促帰但畏病也初意使林
外代來候叔母矣然聞其室家未安恐不能来也云
云恵聞者余三十年游翔於也很華門人中尤旧旦
親應年殺其講為義守訓以淇安余太惜之以鳴滄
數矣不謀其酬然其殊亦謀拒之其濤跡學詩頗有
老氣然聞予情之不復来猶知恥乎然舊交復求一
斧哉〇由東衛門成斎源安衛啓蔵来〇午後熱稍
減夜半始寝夢醒頭痛発熱如昨夜

三日

天明遣一治於恭助氏曰病毒似未除鐵火陽何如
恭助曰且仍旧用煙〇裁與室氏東馬東鳴主人〇
大野亦病来行阿凡以其夫病告〇権蔵祖母卒氏
齋母尾崎氏僮皆令翻大野矣命發大砲数十以献
神氣〇恭助来曰熱状未退恐復発煙稍肛門如初

○順八郎成齋来夜頭如昨

四日

遣兵治於泰助氏請鯉貼之太陽并三右衛門来○始召侍記理髪○由左衛門烹猪将贈之○朝来偶寺行頗倦蓋以藥中有覇王塩也未牌順八郎来乃告其由焉請換方於泰助既而藥来○未下牌始除○布川清兵衛来先是余為清兵衛書詩十二首今日清兵衛示國詞十二有譜譯詩意也余感其志為書牌後熱発汗減病来所無大怒再變及卧胎助藥

急悪夜源兵衛来為余按腹又喝手令招鐵匠鐵胞助三附汗至子牌未已丑牌微睡汗収熱猶盛然不頭痛

五日

遣一治於泰助氏告昨夜状○由左衛門成齋源兵衛藤右衛門来○泰助来診曰今日當截瘧後第七日恐再感然視熱勢似無害者以吻生瘧別乞傳藥○追綴呉空氏東行前日東主人將托稲井卿夫初入詢信○順八郎来既去送東曰某昭泰助曰先生壮逆味已明日宜更粘肛門也飲告夜成齋来乃謀赤每件○連日牢荊突熇之烈遠過三伏今日當冬至後三百廿日裕白風候午後微風夜始生雲○病病冷日頗有喜色然既診後熱発體倦比昨夜差軽

六日

遣一治泰助氏請鯉貼肛門如例○旱十餘日今日脹牌始雨淡感散衰午後熱復発疑瘧再感也朝来以貼鯉故覩衾久矣日月冷氣也午飯微過量矣乃卧無頗與郎由左衛門兄弟成齋等来○夜招鐵醫

兵終夜頭痛不已太苦

七日

卯牌遣一治報昨夜状於泰助返曰泰助氏又有病蒋不能即来○玉江本月四日東至被東訪高橋恭平竹内清華東玉江東府中府大行始療一人爾後乞治者麕集不得休猶留焉清華過此地蓋南游恭平東請帰路復過藪郷土人不復疑先生為　物也某恐不能問先生於三關故去清華東曰向者耕雲報先生將以七月十七八日狂瘋而至十五日未聞消

息疑先生有故西太野也某有事於上國不得已上
途命家人曰廣先生至善待之先生過福井之日願
莫以我心不過我家。源兵衛来勧服犀角未從之
。順八郎来曰前日所謂喜作者至大阪面尊夫人
而服初謂先生既去此地故莫來俻尊夫人以下皆
平安也敢告余問何日事乎曰蓋本月二日也又曰
京師痧病尤盛医人安藤桂洲廣瀬玄恭皆死桂洲
恭伊勢人其弟右近學余門相識善医今厚淡通声
名田上年僅四十餘玄恭者甲州人余在江戸時以

同姓故屡來後住京師以譯洋書有名天下又四十
餘皆惜哉。招成齋謀曰聞恭助家病恐不能來診
我病往尋十餘既不覺藥効欲招漢方医何如成齋
曰善其將子浚邊君謀既而恭助來診曰蓋微感邪
氣也然邪痛再減矣必勿念余曰上逆難耐恭助曰
脚湯亦可乃借其器以芥子末和撹勝以汗頗出。
由左衛門兄弟啓蔵来啓蔵与丸太衛門為余按摩
啓蔵頗詳妙曰無療母病故也。熱如昨夜而得暫
眠。今日主人介臨濟宗僧穜山和尚相見曰敝房

懸尽斜請他日枉駕。

八日

始作函。由左衛門来贈鶏贈之。恭助来診曰病
勢稍進。松原喜作贈東儀。順八郎來夜由左衛
門源兵衛榎服角未得招鉄醫

九日

耕雲伴來致東々曰初謂先生必以七月下浣至福
井而至本月無鵝息竊疑先生或中暑也憂之既聞
丞以言伯先生將近日越福井也頗安慰請坐之國

之日報我去否即附答東洞樸前湖之清相攸罹痘
臥於二旬近日頗有起色前程難豫期然或將以中
秋前後赴福井果到彼地必一介相報。聞明日有
赴浪花者復東室氏曰都會寒時多火災恐介娩後
三雖纏綿卿必善指揮須見答口恕助約火事相救
也。遣后於恭助氏請藥。未下牌歎試步周右衛
門導東行二丁北折沿渠行左右皆寺杉籬茅屋叢
然野趣略右一利局長興寺三序入焉即穜山和尚
房也和尚導引入室又設座佛殿東壁諸山及平野

秋翠淨因乃為作画数幅和尚供餽藤右衛門還黄
昏辭反生路帰疲甚殆不能起坐然神甦王〇順八
郎来不恒画幾奈塩六貼去曰朝夕類服六貼〇夜
熱頗減

十日

朝来起色殆復常乃書謝渡邉横田宮澤加藤矢田
布川松原廣瀬諸子詩集詩載此地諸子皆多請迷来
者待余将圖試歩驚詩到諸家欲自宮澤氏始既而
聞淇有盗北越齋来約野歩去〇亦年後達一治於順

八郎氏賜詩且曰今日将出請莫臨〇浴後始鉗爪
申上牌成齋来曰且臨澂盧周右衛門道到成齋氏
一治石松従成齋觀十餘年前余所書屏風其毋見成
齋導游山王祠往日夜遊不見地形今日始觀老杉
二行凡二百歩許地微上有料殿老木環匝凄然盡
寒殿後地高一層祠在焉祠後萬木蔚茂下見小渠
聞此地古城跡余謂水環三面蓋古陵而曰城焉者
哉間有径下到渠上有空屋成齋曰渠即池文派猶
洌不可嗽後自祠前南下傍池過人家屋後右折出

於来路余疲甚初在成齋家羞葛餅僅喫一口病至
此吐之始悟且難消化矣乃欲直帰成齋羞勸過大
寶寺即長興寺南隣也成齋先入一客出迎嘗相識
者忘其名導觀庭中央有池浮舟池東碧草如氊主
僧見欲設席草上時余悪寒發熱不能言語周右衛
門招旃山和尚到和尚引余入別室借主僧衾臥渴
甚欲飲冰然以無洌泉止逐石松取幾奈塩熱頗出
而體益熱周右衛門命轎乃乗帰彼从返衾既而汗
如泉灑不異欲淋源兵衛来侍此行欲策沫有如着

今日前月將去此地而病荏苒二旬余性急實不耐
也衆微愈遂欲試步以十三四日去及貽此孽所謂
自作者又誰咎諺曰急走捷徑不若大道之速信也
〇終夜不得眠

十一日

卯牌熱稍退〇巳牌地震〇申牌而遣一治於源兵
衛氏犀角不在既而送之〇旃山和尚来〇由左
衛門来贈煮鰕〇成齋源兵衛九左衛門賜八郎来
〇今日周右衛門之東鄙夜亥牌附就寝眠犀角熱

比昨夜大減然不能眠

十二日

熱比昨日頗退○順入即送示洋醫某上書一券大意謂我邦且建病院置有特者別開藥局也其言頗有理恐不能用昨日余謂十二日也一治曰十三日也余曰我疾雖病決不到忘日一治出瑣事録曰昨日既書十二日則今日十三日明余不能奪今日周旋衛門捡牘事録曰四五日來失日誤進一日可怪余呼一治曰主人公言如此吾子聞人言不能自返

此一事可以懲爲今後戒警○由左衛門成齋順八郎來役旅作源兵衛來爲予探脉助成下痺去夜半熱稍減而眠終日微雨亥牌大雨傾盆既而大風

十三日 以下至十六日皆係追録故事多缺略

朝來雨勢更烈由左衛門使人來公得無違約乎曰不違既而收眠以遅轎夫比集而稍歇午前始往一治從由左衛門兄弟家南北相對入家南即九左衛門氏也上其樓正南人家既斷直上鉄振岐南諸山對秋翠蘚明如描既而復雨叡振半腹忽見飛流如

拖素練於在轎呢冷而飢就坐即借衣乞飯磐飧且疲二子皆使其妻子見有特極懇乃口占一絶以謝○主人招同右衛門既而成齋來主人供酒由助見由助長子由右衛門○晩遣一治於同右衛門氏取筆墨返告順八郎來及芥作贈蒲萄○今日主人觀所藏書畫數幅余尤賞明人黄絮横幅爲希世珍書細楷彷彿松雪書下另紙有送別圖古色相似然或疑倣人憎補因録絮原作

題曰送別圖賦○維大梁之故都兮亦中原與黄河拱千里之墨埠兮揚九曲之洪波誠登高而望遠兮莽平原之千里弔古人之陳迹兮憐我山與利水常治世之

悶明兮爽學杖而修文鼓儒官以典教兮集多士之如雲旋美文儒東南之旁爭蘊淵源村懐竹箭之賢秀双資時兮大振文風于古下陵宮鍛兮三年差整駕兮朝天縣夫子之數鍠謝廣文之冷鐘兮春生行李花滿離筵緑泛蒲萄之酒清彈水玉之弦蛍陌香塵横度門去門馬黄河雪浪催渡水之征船蹇予抱交兮適久每論文兮樽酒方味化於芝蘭詎君言兮首來修睦之芙蓉桃長堤之柳寄出思於蘅蕪薄言比於瓊玖於是感嘆人生交道難良心相明同氣爲仇鄙道令則奎人爲分兄是以漢人諸於什果而翅士結於雞盟奈何敵多而聚少從〻乎君元江海之浮萍且復拷乎鶯臺情慨懐古想昔人之別離最傷之心兮何處無乃夜雨蕭相衡雲歟楚甬霸陵之橋月明尋陽之浦洞水秋風兮鴻雁飛洞庭白波兮木葉下絆此地與此時恨難平兮情愈苦嗟予與君兮遠離何可作兮児女愢顔水遠山衣之地向風清日部之時迓夬君綴日擬千里之天涯弁矣永賚於頭要晷惜力以爲期勿否瞬一白奉贈计庠教授豆鉄張先

生考績赴京師○永樂十三年歳次乙未仲夏之月初吉臨江黄絜(?)作于京城官舎

十四日

昨日晴雨百發今日陰不雨○為書沐浴書肥(?)識齋
源兵衛等来為講梅撒詩餅既而主人供酒昨日始
飲酒食肉既而瀉血今朝益甚故強飲数杯○與衆
観戯厨人與三右衛門出観初以高楷挿以不可易
観把局上戯子上下之皆閧然笑○夜主人婦女五
六人出聴余話○

十五日

講詩如昨成齋源兵衛等来○主人介龍谷徒最勝
寺宮内卿者相見行束修曰明年四月上京願逐披
教先生○藤右衛門来見曰其往此県障願過去一
路曰吾未見進此生破言語意聡如彼公者○主人
為余乞鯉魚於順八郎先是順八郎謂成齋等曰先
生若欲生魚公将賜之○主人招順八郎川端甚右
衛門九左衛門妻即甚右衛門婦也源兵衛成齋等供酒賓朝来陰
雲四合二更稍晴既而月色如畫乃賦一律怒々霽意未全
晴酔梟南楼客散名帰上風纏千里至天邊月過二更明把卿繡黒故郷影新城翻斎旧識情記得去年

今夕事偏與衛門訪同興夜深客散

十六日

昨日主人請数称朱肉南余命先煮艾曰須加灰既
而灰泥艾中不能斉之余自從来煮艾鍋課本多今
鍋平水浅灰直粘艾上故如此矣今朝改作灰汁煮
艾爆之熟烹天麻子油而煉艾和朱比平日製頗善
然成齋来曰幸有維舟将朔日出遊遊上国敦告別
嗚見逢既遠我近欲又載寄逢氏東馬東附焉別拖
與甜齋東田熊曲右衛門等謀将以其半買爾外出
遊過勝山而訪蒋由雲慶於高柳乃裁與雲慶東嶋
九左衛門発之○昨日周右衛門来今日又来主人
強留供午飯畢上轎送尾崎弐由助送至余所到毎
勿古人厚意然真摯如由左衛門者亦希猶使一
路招成齋○欲謝泰助雲溪二家藥又價病間所需
薬有及按摩針療諸費使成齋就順八郎謀之順八
郎来曰二醫皆奉寡君旨呈藥先生敢授謝乎且先
生醫間諸費寡君既命吏給之先生強償之以鳴自
己之廉潔諸吏將得譴請諒察余曰其無滴滴之労

而叨當館舍之惠加以既良金紬之賜忝竊忘乎謂
之何今又受醫藥諸費之施實不堪惶悚君顧為我
謀護我莫懈於心願於鄉只務君術精奇我力亦漸
能淨也先生莫復言余乃曰某且思厚顧而感君德
之義順八郎又自臨塗紅筆及奉書紙余益感愧恩
寅盛後始浴也夜由左衛門弟悦藤源兵衛来

十七日

昨田竟左衛門曰先生新製豚肉請嘗時去我閑暇
方面足矣參竟卒去既而復送卒謝送之參朝又送
乃食之余曰盒小不能盡書周布衛門石金方可云
詩曰牲年極地四五尽發瘡蓋為獄拆而膝附矣
由助来曰吟作來請字日將使主人導訪横田中村
諸家既路覺微熱乃止而順八郎権蔵来贈一洛全
余驚謝二俗曰先生矣以過諸家人各有心不知者
或謂我輩結黨驕君者而竊厚先生也先生無私觀
又避嫌之端也余曰某始知官途紛紛矣二子曰欲
設餞宴何日可乎余曰唯命日將托順八郎送夏衣
及奉書紬紙於室岐狀一洛點撿日渡邊剛藏来曰

其多病欲避方以養神思先生若許爲從者無望之
幸也唯恐家翁不肯請從容諷勸之曰諾日夜由左衛
門兄弟源兵衛敬藏来為誦集敬藏贈閑筆若干

十八日

剛藏来曰醫謂先生更術加能二越北州雪深恐不
利病體且止明年從先生南歸上策請莫家翁与言
余曰諾日朝飯後怯冷蒙衾而卧聞剛藏至遽起右
手不人使一洛緊扼之稍覺癢痛然慢緩不如意從
来疾屬左半身右則次今日為始大畏發中風欲招
泰助剛藏走徒而歸曰彼亦病不能来余朝周右衛
門私至七郎右衛門氏飯余將相訪至此歸曰内山
君曰吾將以巳上牌趨朝先生請登時枉駕即使周
右衛門導至七郎右衛門氏一洛石從剛藏送别務
曰周右衛門贈七律一首於七郎右衛門詩集載七郎
右衛門喜曰聞福井三國病方熾而先生屢幣且
止待全癒舍人報某君求見乃辭主人贈金歸路至
泰助氏其妻見曰拙夫困疲不得謁乃止詩及画而
去贈泰助五律載集因右衛門曰此南陳即病院也高丹元

春在焉乃入見之元春診曰脉狀不悪蓋癇不少深
憂乞藥贈書一紙而出訪源兵衛以疲召按摩主人
供飯而作象戲姑嫁隣家者病主人出候之而歿於
作在我坐贈煑豊順八郎父子源兵衛由左衛門来
會將設飯延於春日祠僧房未下牌同衆出此過九
左衛門戸外躑躅乃休店頭九左衛門亦從至祠僧
家祠在衛東南隅乃赴友兼時處見喬木峯立祠北
而小僧房有椿見東南諸山乃布氈眄周右衛門拉
石松携諸具至衆以余疲使臥具而游佑護持無所

不至余太戲悔閒行厨頗無敬藏由助追至余思矣
右臂少可順八郎亦勸乃買艾使一治灸頓覺快燭
出乃先歸告衆追及途至○今日祭作亦東照神祖
十將畫像畫横軸每人長七寸許皆犀紫或坐或笑
踞面容如活蓋模真者神祖在中央旁胡床披羽織
而腰米幣左八將松平甚太郎康忠居首次榊原式
部大輔康政次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次鳥居彦
右衛門元忠次大久保次右衛門忠佐次高木主水
佐清秀入道性順次服部半藏正成次蜂屋半之丞

貞次右八將酒井左右衛門尉忠次居首井伊兵部
少輔直政次本多中務大輔忠勝次平岩七之助親
吉次鳥居四郎左衛門直忠次内藤四郎左衛門正
成次渡邊半藏守綱次米津藤藏淨心獨康忠腰米
幣蓋作曰此原圖自桑奈侯出某有故傳摸本也○
順八郎曰今日諸大夫朝謁某曰聞廣瀨子將服病
上途汝宜留之故告余曰辞命之辱

十九日

太野府獲狩二日死者九人矣命放空砲於衛中砲

蓋數聲震下牌亦聲至門外乃隔窓僅視之蓋中大
砲年七八名皆胡服胡語忽一放檣圻壁震余腹賊
殆欲顛滿身發汗反覺愉快乃曰二十日前聞此聲
不須藥而痊矣言未畢又數於婦女怖甚聲移數十
步則響頓減無復驚者每坊皆放凡百數十放既而
雨下予曰砲之應也其掃邪氣可知○由左衛門兄
弟松原喜作來主人供飯九左衛門獨留移晷去元
春來診順八郎來○請主人妻灸左脅及背○主人
將赴源兵衛之姑喪余曰府易倩染須佩蘭齋居室

中又宜拔木主人悦。夜芥作来。誘詑徹暁

二十日

朝来陰雲稍散冷凛微増。順八郎来由左衛門兄弟芥作来聴詩講。余欲以明日發然頭痛頗劇衆勸為明外日。栽共塞武東入之衣包中將枕之前右衛門。黄昏順八郎啓蔵喜作由蔵来時余益昏悃一治亦病順八郎命雲溪余疑過冷感邪氣欲眠葛根湯故不乞藥由左衛門兄弟来話到子牌去。芥作謄紙。今日同右衛観見角抵至期余以以病

止

二十一日

平明始起頗快欲定明月上遂豫書扇十柄既復頭痛夜来服葛根湯五六貼小水快利異常謂病將瘉辰下牌瀉一行午前啓蔵九左衛門来贊梅墩集疑義腹忽微疼復瀉一行動悸甚頗似去年病疹時状大愕返座足掌既冷乃走啓蔵報順八郎且請使泰助来未至九左衛門以温石熨小腹動悸稍定小水亦通且間疹小水通者可治心始降乃使石松順八郎泰助然皆至泰助診曰瘧後過冷感胃寒氣交而寒熱未發也須芥子湯温足又投藥五貼一治亦乞藥。初唯携綿絡至大野在箕四十餘日不堪衣單今日枕九左衛門買綿衣。而下牌熱大發由左衛門兄弟芥作来枕侍至夜半去

二十二日

使一治書夜来病状送之泰助氏且曰頭痛似瘧様疑非瘧再感也初謂一治曰泰助昨日所送藥五貼既服四貼宜煮一貼以空紙五葉性也一治不傳余

言石松携一蹄而去余聴尤之泰助果謂我嫌於其藥故送病状也乃轉方。由左衛門煮赤小豆送之。九左衛門来。主人以紅鱶魚始至羞之。源兵衛貸八家讀本。酉牌熱大起始悟瘧再感。芥作来将一治既眠芥作揉腰按摩至子下牌芥作新交也不料其厚至此。子牌稍微眠頭痛輒発

二十三日

使主人書病状送之順八郎曰昨日某謂瘧非再感誤矣夜来状如此再感明請使中村君来。招九左

衛門至余曰某病久費公家饘粥深羞於心今又再歲難豫期日而痊加以從者病不堪愁懼願君與渡邊君別借逆旅使我續其費是使我安也九左衛門曰諾恭助來診○順八郎來恭助送余及一治藥視之余藥似一治昨日藥皆疑包紙或相誤屬順八郎東恭助取之答曰不誤○権藏來○夜酉牌熱發如昨夜差輕由左衛門來侍曰家弟見渡邊子述先生意渡邊子曰醫謂先生病不久必痊且諸老命善待先生先生宜安心養護勿他念某與家弟謀曰先生

宜從渡邊子之說也由五日後小間且一游勝山未痊則返我鄉痊則遊游三國可也余悦戌下牌地皆回雨兆

二十四日

病状送恭助曰大抵與昨日相似但手足攣疼異常○順八郎來予謝懇誠并請老命且曰數日來手足攣疼如筋攜肉顫殊堪或恐發痧若中風君請告之中村子答曰諾既而以恭助告送施縞志伊奈左二貼曰申戌二牌服之可也此地人多疾就予自疑生就恭助亦為然也○由左衛門源兵衛來○権藏門人杉本時次郎來見源兵衛曰痧之行皆謂厲鬼崇之明日闔市方作驅鬼之祭予曰果有視鬼者乎曰有近村有老夫婦夫夜自外歸見一裸體人踞伏問何者不答走入室將捕之不見夫曰聞痧鬼徘徊乃毋是乎忽自妻被底呼曰痧鬼在斯大喝逐之出門翌夕二男子著禮服儼然至曰昨夕避急難於御家頗蒙醜態甚愧故謝夫婦復然怒叱之即滅無以噴此傳之某獨不信數日前走三亦就夫婦問之稽也

由左衛門獨留至亥牌去○丑兵牌地震朝來微雨浮歟為晴兆細既服九丸貼戌牌亦利一行寅牌定一行不識就下否然頗覺快今日由左衛門贈梅及紫

二十五日

快晴冷甚○飯後下利二行頗委頓而手足攣疼稍緩○順八郎來余曰朝來甚快疑病既痊唯恐猶有伏熱○午後又一瀉大瘥○恭作來○申牌権兪而臥如睡如醒良久氣息奄々偶一治來枕頭依離乃

出旋精神恍惚視物色不詳復卧以符偶故腹稍頸
熱既夜喫粥汗出頭熱甚昳人問答随言随忘始悟
参助送湯後所宜服藥之貼丁子氣頗烈依増上逆
加以熱粥直逼頭腦乃欲招参助恐其不能来先招
九左衛門以有事辞時周右衛門不在其妻方病陽
辞呻吟一治亦卧蓐皇不知所為忽思芥子湯濯脚
然可也因右衛門帰仍命作湯初下脚即覚氣降竊
参助不招而至乃乞藥熱大發九左衛門来採余不
堪困睡乃去今日闤市挙鼓鳴鑼数百人作羣大噪

而去

二十六日

送病状於泰助○熱頗減乃起作書○由左衛門順
八郎来○九左衛門来○托寄呈氏衣包於七郎右
衛門○夜由左衛門来侍至亥下牌

二十七日

送病状於泰助如例○順八郎来曰泰助言先生小
瘧遊勝山三國地方以楔木土或應速痊余曰鄙意
亦然○士人数百将調錬於野皆戎装鳴鼓陳銃以

遏衛上盖曰驅属鬼也○一治癒乃以書戒之大意
少者宜労筋骨不宜厭勞而貪睡也我觀年少
書間滞眠者多罹死挙欲香元脂為整氿数百言○
推藏来○九左衛門来○遣石松於参助氏乞煙貼
肛門如例○将欲理髪将召既逕然以頭痛止○午
時喫茶飯因殺頗患胸塞腹張夜喫粥少許忽吐粘
液数勺頗覚快豁始悟病本源在粘液頭痛嘔急
三症皆自此出也○夜由左衛門来話至亥下牌

二十八日

大野地高候寒秋分既如上國冬初故病将痊而復
劇者滲矣夜来南風殊暖頗覚平和○登眞耕瀆衆
○先是東蒋田雲處報之十日後至其家既而又病
遷延十月至此間兵遊退輩則来曰某未全癒料趨
之期未卜如聴公既之上國某欲直赴三國公自帰
家請報我於三國永正寺云云○招侍石理髪○由
左衛門来○申牌主人欲飲（然文記欲）○先是元源兵衛
犀角既間其直辞曰献也今日謝一絶（送犀角能消毒驗来務我）
病無木[illegible]意如○黄昏訪九左衛門由左衛門亦（此旅衆何）

至乃議定九月朔赴勝山余曰我諸費皆主家賜也
實增慣愁然如按摩針治理髮剃且自謝意將留其
料可裁二分曰佳余曰参助周右衛門贈潤筆欲返
之可哉曰先生受之而別設餞贈之可也主人供飯
亥牌將歸主人使僕就周右衛門氏取轎周右衛門
親来迎曰謂先生復劇驚矣乃與歸○与周右衛門
議明晨上轎適問諸家告別○今日由左衛門贈御
殘餅一片曰能治痰乃餘啖之

二十九日

卯下牌上轎而出周右衛門一治從至城門外停轎
步至順八郎氏報明日上途聞剛藏病不咪返参助
氏主人来起其妻見乃贈金二百匹曰非以謝藥也
唯表寸忱耳復上轎周右衛門謝六郎右衛門曰公
病任剛藏我恐屢相見之妨於公事故不敢見也北
行三四町左折訪権藏告別権藏曰昨日来脚生疔
恐不能奉送敬謝其庭竹樹水石幽静或趣乃下砌
而觀主人欲供茶辭東行數百步訪元春其室陰暗
忽覺神暈即去至鹿溪氏拔刺其裨而去過赤尾小
兵衛戶外下轎相見辰下牌歸初源兵衛来告其妻
病故不詣○由左衛門兄弟来贈餞儀乃回由左衛
門贈周右衛門妻金一兩奴婢五人金百匹周右衛
門曰源兵衛固辭乃使由左衛門兄弟曉之往復使
論久之不決余謂由左衛門曰寧使人懟於我莫使
我懟於周右衛門乃受○遣一治見武齋告別且
接與武齋東逐之由左衛門兄弟謝○芥作来○順
八郎来以参助旨送金余曰某初欲贈釜二兩由左
衛門瀾之是使彼不敢受也不如減半故不得止從

之而獨不受甚逆郁意時由左衛門在傍白先生言
傳順公御命恐乃當使参助受辭既而笑曰使而辱
命矣○黄昏源兵衛来以明日在公務不能送贈酒
肴順八郎亦以君命賜酒肴由左衛門兄弟小兵衛
来會招周右衛門妻及舍人善助石松侍女某飲食
談話或作象戲夜深散順八郎曰明日至勝山輪夫
寡君所命請莫償賃余辭謝既賜酒又有是命叨竊
之至之謂何子牌就寢暴暖不能眠蚊多出比曉水
湯[illegible]行

九月朔

昨夜丑牌雨今朝既霽且暖乃求睠周右衛門設酒
源兵衛蘇作来皆以有宿事去小兵衛来其妻周右衛門妹也
初順八郎由左衛門兄弟来公文曰公文由左衛門字以下用辰
下牌上遂順八郎以示瑞送周右衛門氏牌僕皆出
別石松福從初步北行街上數町西折一町又北折
數町街盡左右皆田新稲將熟初擬以七月念後去
而上病荏苒至此也夫左右皆渠水風冷乃上轎
杪參三洛踏濃沫襩溪者勵擁滋衍來入鄭村名益

林余不堪眩暈復步環村皆樹陰氣中體揮自見
泄處而行既而樹斷白氣蒸頸亦不堪渡條不得歩
又上轎自謂恐不能遂達脉山也順八郎戒轎夫奐
疾步始得安至此北上山當前路随山脚東折一水
自北山出東流頗清駛渡橋村名大羽入村旧一店
順八郎九左衛門出所齋行厨設祖筵勿論順八郎
餘子亦皆多情眞摯彼是不堪離恨順八郎曰先生
曰病狂留四旬故宮澤兄弟以下皆得奉欸所謂悪
因縁即好因縁也余曰微君淇安得与諸君相識乎

皆君之力也既出余屢辭衆不可更送數町一水自
南来廣可七八間深而清而急岸木上嵌秋花下嵌
水無涯映樹根石角漣洄人家隱見其間乱石婑橋
往々見打香魚者余曰清幽之境可以栖遲順八郎
曰先生謂大野地形蓋湖瀦也然則此山皆斷處蓋
缺口也大野至此一里而遠皆別去乃上轎行三四
町一水自南来合流即遊松原時所渉下流也左山
右水直此行水益大益駛又一二町一水自巽往来
合流至此名九頭龍川或趣前國神崖一次洲遊前

國史志所載黒龍川蓋是也沙岸崩落無有定涯萬
石礎々皆難步處有魚梁傍在漁舍空籃擁砌叉流
沿山恰澄如鑑公文曰香魚方下然朝取之午後無
片鱗四五町有渡名納渡水急甚舟子二名一搖棹
用棹進前涯論水浅深以棹測之謂二尺者即四五
尺清可知也既上岸轎夫惣躋即步二三町石盡有
渉田數百步有文流一夫負余而渉上轎乱草豊茂
不堪萬職五六町始出於路又數町有村名若猪野
有祠轎憩肩時雲合雷吼驟去一水截村心岸木繁

陰然不似向之陰氣中體如覺稍平和矣轎夫疾走
十七八町入勝山初文文使報近藤氏至此一人來
迎竹街止七八町午後至近藤氏大野至勝山三里
向東北縱過山溪間別無異觀初近苦猪野公文指
東方岡上有叢林處曰彼平泉寺也古寺僧領大野
全郡北條足利時歸平泉僧兵者數千人後為一揆
所滅而式微今則寺邑二百石唯有六僧坊云勝山
人家七八百頗繁宣。兵平年四十八雅懷澹蕩本
地望族也宅宇閎敞其庭碧苔蔽地東隅有桂懸泉
聲如驟雨石池深澄流入松際好異山溪之趣

二月

昨日始入主人氏大雨傾盆翻來新珠晚。為主人
作書十餘紙。主人婁見。士人長谷川外浪岩佐
革藏醫人鳳郎鶴卿來見外浪賜一絶蓬寃幾心　達千里贈川
樹夜歸文苑吟林人　不見李花帶雨上春衣曰往年訪先生不值。東順
八郎報平安。夜順八郎來至曰今朝宮澤氏聞先
生逝中平安至勝山甚慰老懷尊夫人衆至謹送上
室氏東公消寸公日所發封中有俊治東馬東及範

治公月上旬來室氏東曰聞公在大野病甚孫念何
已安及二兒皆健公當自憂其病不當憂我子毋之
無病也本地病未已華我伏見坊唯一老人病而仁
也在家為解兒所誤游戲涉日故屢召俊治氏讀書
習字朝往暮還柳氏進善前田喜樂來已托二東達
否何似俊治東曰有村松東佐藤甫藏東曰俊治妻
死其母及長子皆病兄勸速歸去云某聞惆然不知
所措願自勝來裝去將事則桃季氏矣東馬東曰本
月三日午二鼓既抵安國大呈東矣如細記當待尋

夫人平産而爻也範治東曰某發浪華舟中病痢暴
瀉數行即刺腳之兩彎出血三合餘幸免爽病逕豊
前故里家兄既以痢没中津地方每村病者百四五
十既歸里園痢鬼既滿全境死者二十餘人矣矣日
識闔鄉方有事于鬼神初意將使林外東上候尊夫
人而家萱畏痢不欲林外出門某亦將屢返故里了
家兄後事林外恐不得如初意也。聞翠園卒俊治所報
翠園昨年初相交又一時人今年六十四五猶有少年
氣象實不易得者惜哉

三日

大瞭明來謁柴胡劑至此覺効〇主人曰蕃士謀々
壽潋滔洗洗而豺味豁然象諸味淡渴夜夢辭先生
延至三鼓〇回藏答座武藏治東馬東及與谷曰懇助
東治未下牌訟攸歸家仍視答順淡即東之中渡請敎向又
東丸去衛門伯朗相顧無驚公殺曰觉生至福井寬
拔山坊遊烟亭應久治衛門紙也乃浣其東為證公
文沈沖辭塞而多情為余謀也周〇順八郎東曰昨
羽苦東躍藩先生另奘病加於小秦一言不得不貢
左治〇夜為主人夫妻話

四日

主人曰寡謁方在太阪加番而大夫留守外波等曰
告夫未將請先生於淨巖猶為顧為疑而五月〇蔣
細雲〇拜諌東曰〇劉後聞先生祇太野幸勝山二
月吉塵香陽隔今不識文旆駐大野射勝山故發專
价枉駕豹懇懷在彼其期渠何如故問近作數首乞
賜斧正即答曰僕逗太野病癰近日少瘥方在勝山
本地諸生將留我為恐費四五日聞此到貴卿途中

有鳴鹿驛田舍延杉夫君請豫先容于驛長〇外波
來午後乞臨教摩將使六生奉導既而曰主人告曰
衆議未決俱待時〇抗主人發與永正寺來戚東次
回旧者約孟蘭盆後即拜趨而在太野罹癰臥四旬
今在勝山前程高瀬福井潜游滷哉恐非望後不能
到貴卿也聞家人抗喜樂書信二次猶未達也請使
被發家治於高瀬蒔田氏〇平井㴱作曰二治望送
別詩二首仍東謝之〇中牌主参導北行街道三町
西新六町南折入豫畫會田孫溫家詠積潜請盈薪

三里許西折有大廈數屋奴若炊絶紫果栓二尺廣
僅寸餘不異板余曰石屋始見矣主人曰本地産也
履即劇場以未開演假作習棒弓處廈以西沙步過
逢石堤橫南北數百千丈主人曰堤上眺往前有短
堤萬石磊々階之猶橋龍蛇極雄長堤更高丈餘斬
絶難攀躡石磴而上庭下御黑龍川水勢甚壯水心
堅設石堤而作漁梁回望勝全市在竹樹間四山近
而聳雲烟來去倏忽改觀下堤主人曰秋夏之交堤
決高瀬溢街田為鳥有此大患也予曰沙步與幽火

牙相錯是所以為患也若就沙歩中別鑿一渠以利
川勢而渠口五間堤漲勢而上下戒田夫莫侵沙歩
以闢新田則永免水患矣主人曰善哉取生路東返
渡獨木橋地形稍高過樹間入街有寺名尊光主人
白寺主欲謁先生今朝使人問先生去留矣穿寺境
東行二丁北折返

五日

已上牌主人導自後出北行街上三丁人家有渠水
声激速渡列杉衆岡而立數百歩出於田際主人曰
岡上有儀宣寺柴田勝家第三左衛門所建儀宣凝
其諱也更行二丁自僧菴後門入庭寂莫無人偶一
尼出晒衣揖主人開雨戸（雨戸邦呼用）乃踞西軒西北連
山宿異方解山家原田數千頃皆勝山有也主人指
雲中一峯曰彼新開銀壙余問銀價主人曰銀有善
悪大野産室一錢當熟銀三錢我産一錢當熟銀四
錢五分蓋極上品也自前門出右折百餘歩有溪西
流入黒龍川從倚橋上東返渡一橋入街口街路歪
曲忽有見芋畝主人曰此路古来迂折往年若某建

議欲令新作宅者平正位置衆守古格不可故迂曲
之終至若方一二丈若二三丈間地狭而不足起宅
不得並為畝者五六所午前歸○公文使人来延耕
雪玉江本月昨東二子来曰聞先生久病將趨問安
否觸満東渠瀬噴憲既瘉將赴福井太安慰侍先生
福井之信而謁於三國港矣昨日雲慶東有安内雄
齋伽羅術設之語然江子来中無一語疑訝聞也確
齋潘士城池犯其淨陵耳辣公安鳴答耕雪玉江東
卯往然赤趣謝守將松行状宰春其種宮善行不奇
勝討蓋命世賢君惜哉方遇寃鋼也中載一奇事福
井城中有柴田勝家祠而月二十四日即其忌日俗
傳是夜無頭武夫一騎繞堀城中見者必死皆怖出
戸公年十五初入城即謁祠祭之文曰足下昔據北
荘城然星移物換今松平越前守奉大君命為城主
春秋奉祭祀不懈足下幽魂須安焉莫復出而怖我
人民爾後訛言永息以服其識○文係邦語　余譯其
意未不牌長谷川外波来今士人小笠原丈也脇屋
三郎前野菊次郎日比謙藏及岡部鶴御岩佐半藏

相見皆行東西請受教既而大夫脇屋右馬之助要
田桃之助来見諸子供酒二大夫皆歳四十許両愷
悌樂易談至黄昏散○夜廣瀬敬藏来曰某在逆旅
明先生或野游請從

六日

脇屋馬之助送著蒙○啓藏来乞字既去贈唐紙十
菓栗一斤乃囑其伴托寄順八郎東叉詩詩（集）藏○夜
外波及安田桃之助日比謙藏来出詩稿乞正曰今
日陪游諏武場之約而故止矣○来人介中村倉者

相見行李將請受教

七日

終日陰○桃之助外波等數人来聽余講詩大野作
来致室氏八月廿八日東蓋成齋自浪華携歸也披
封有藥治八月六日東叉西島馬子吉古谷道庵竹
内靜溪東馬東室氏東曰矢田子到始詳公病状聞
既痊心初降尊東有風響矢田子之語然妻分娩且
婢以瘧病去不能供具也不得止贈饋頭三十顆去
去善四郎心疾復發就狂醫陰氏云藥治東曰世加

我昨夜吐瀉數次今日澹然散計又曰大旱八旬瘧
勞白滁兒王去龍及丱邊元春妻亦云云會所山陰
新栽樹木以旱故多枯敢告馬子吉東曰某近至浪
華汲先生不在且往金城氏而待為道庵東曰賤婦
馬子吉東上浪江生浮沈在此行也唯依賴先生而
已此既過而立猶有童心請拗警戒靜溪東曰某猶
在長崎欲集呂家書画作一帖送西土乞彼地方聞
人叙跋此某畢生遲願賜大作一首長崎處無滿港
艤只手載及而争欄鳥者不可勝計章程戸在市場

開展船皆東未始寂然東馬東曰醫言尊夫人娩期
在本月然未有兆婢亦被別產二嫗努力勝前婢加
尊夫人張康莫労尊念加茂藥治（仲）安年僅八九歳頗
有老成風猶哉玄龍年八十餘相識殆五十年其儀
子有基予在家時厚交後負余金二百两不返余以
此窮甚文玄仏棣園兄皆左予然予自引過矣之交
如初其父子家道頗豐彼終困之以死子孫失礼存
者皆魯蓋有陰恶也○啓藏来○夜一治起啓招

八日　係追録故不能詳

啓藏來告别裁答室氏範治馬子吉東馬嶋主人發之公文氏曰未牌外波与前野菊次郎等來曰欲陪游講武臺乃与之出主人一治從自後門出南折一町許有毘沙門祠祠以南路廣而修數百步有城濠闊可十四五間劃斷氾道与城隔城處有長堤高大餘列松數行倒影在水蘚如畫堤内樹深不見樓櫓左濠而南行皆士人居右有一街菊次郎指東北曰廣廈曰學館也乃乞觀之入門左右皆諸生寮粲然以新構故未見一人中央乃大成殿而講習所隔焉其廬極高顯与因防德山學館（德山學館去年瑣事錄見）相似蓋其式古傳也殿側豁多空地猶未畢功也出傍濠東折桃之助俟於其門外而從四五百步濠稍折向北右有一渠北流入濠北行數百步有橋西通城門更北行濠稍涸生草右有一渠西流入濠背濠淵渠西行路稍與濠離原田由々蕎花茄子菜葉綠色秋望如繪行二三町東山稍通前者一岡即謂武臺也上二百步許至其頂坦平如砥東西可三町南北可十四五間四陲有松々外地勢斗落東南皆山西北田

野村落迤麗相接高峯峻嶺環匝其外黒龍川劃闢綠之間西入雲際勝山當西南南北通而東西通細修沿川所謂濠也昆岩佐諸子先來俟焉到東端又登一層有平處望遠豁設席而坐桃之助此地舊草莽近聞作練兵場然縱裳高游觀春間秋際醉能滿焉予曰初視製札（目吁卯）中一則有男女同座時法云之語竊疑講武不當婦人今則解君公与民同樂之意歟外波曰俗謂山頂平處細臺號令西人聞必謂講武臺觀也是失字儀換以何字可乎予曰某因略物名氣已則墩字皆曰善今後必改稱講武墩矣外波指西北高峯帶雲者曰彼畑時能戰死處猶有遺壘壁往往出折鐵已而開行廚予衆飢而能饗或出免山鳴石詩書扇者今日勝山城裏幾句留詩酒筵為所謾逆鴻去燕來春社後一簽吾亦向何州使予品予曰此大好賦二字未安衆各述其見或曰一簽或曰來去予曰鄙意不然吾亦二字也何則留游既屬吾何必至向别曰吾亦予鳴石必曰承鴻燕故也然一簽中既有吾在則二字屬冗改作徒益則穩衆

旧服矣酬一老人与一僧至老人曰某姓澁川名傳之進僧曰貪道名通修字愼庵宗黄檗今住本地國泰寺旧長府産三十六年前從竹田翁至日田学淡甸夫子屢見先生矣予曰乞不記傳之進飄忽多言衆笑之而自若薄暮返至城濠取生路西南行濠益濶益洞狌々見紫去如槐蓋國初城切未全畢也有閘决濠成渠北注稍西南行濠復盈々又有二閘至此始一周城未畢十之一路右有門主人叩之始悟主人發門之外隅街有園是其東澗也衆別去入浴急下數十步回望濠堤高於街丈餘樹勢如阜○始浴既而頗疲倦眠夜半瀉一行

九日

天明瀉二行動悸甚頗似去年今日狀乃服胡黄連半夏石膏柴胡劑而臥汗大出先是順八郎屢諍莫多食昨日已能而浴々後殊暖腹未楞而睡故瀉也悔忽良友之論嗚嗚呼我老矣幾悔而不至死乎書以自失○午後外彼等數人来話見予病即去○主人告有大阪便使用抑昨日東來發乃披淼一束使

一治改封既而曰以告者誤也江戸便非大阪便也乃將囑公文氏夜与主人迷其妻忽哭曰妾父母老無子近養一兒年二十七頗惇朴昨夜自外忽吐瀉今曉没妾鄉里此五今年至妾恩父母傷心願自奔喪予与主人皆曰瘀易傳遷後二三旬而往可也既而報主人子福井歸路過其家而送葬乃止○服藥且用温石熨腹汗流不已瀉止而疲甚○朝來太雨沛然終夜無間斷不異梅候

十日

雨勢稍衰至辰脾止然陰晴不見日以發汗過度故體倦氣塞○主人見其姻平野者批睹山諸士稿○午後桃之助外波鶴卿來為講而返稿予欲待晴而去諸子曰明日雖更留一日以盡我歡○主人有病至其枕頭將話忽覺惡心乃返坐臥蓋食素麵故也終夜發熱小水不利比昨夕更苦今後愼食乎○予脾復大雨徹霽需

十一日

終日不已蓋卅秋今後多雨常然也○腹痛下利三

行似痢而頻瀉犯悪寒似風邪而無熱瀛盡不慣氷
注之敗也服小柴胡湯〇滄吉来回主人謀明日侍
晴游平泉寺〇午時鳳山（九左衛門以下男之）自太野来訪
贈莫儀及梨予感其厚〇今日始発與公文東（内包家信）
数間以雨故太野勝山書鄭絶〇回来人呉雲慶
来々曰旧者約初五六日特趣亦撥陰雨僕又病在
邁至今日詠晴也主人欲導見平泉寺恐不十四五
日不能發也〇日此譲藏来〇鳳山携旭莊蘭筆五
巻至夜為主人誦数則

十二日
昨前尾崎周右衛門東至東曰昨日府中松井耕雪
伴至敝耕雪及行徳生呈先生東蓋謂先生猶在敝
廬也乃留伴宿今朝使伴親謁云云伴即耕雪令人
也耕雪東曰前日蒿翁有本月四五日當至福井之
語侍至東陽杳無来信玉江與謀曰先生恐復病也
玉江欲候先生太野某止之曰先生既在途中亦未
可知且發伴問之先生果有病呈差而往若在途中
期逢於窩耕者福井何如鄙意如此伏俟回音玉江
東粗同耕雪乃答曰二兄憐我病遠辱専价厚誼寺
僕以本月朔至勝山登時呈一東想未達也初意五
六日至福井然此地新知苦留加以陰雨不得止至
今日矣僕欲以十四五日赴高柳二兄以十五六日
訪我為幸甚若不欲至高柳乃待我於福井亦可賤
恙未愈辱回兩尊然稍軽勿労念〇外波半藏来贈
潤筆及賄〇朝来雨止而陰午後主人曰我保終日
無雨遊平泉寺何如乃與鳳山滄吉一治議徒之主
人回（為）予與轎夫然歩上途過城濠側至学館前取生

路直南行左右皆士人居竹樹幽深流水潺湲右折
過神明祠境屋木成蔭更南行街上一二町人家漸
右折沿渠下数十百歩出於街来時所経至街端有
岐處右者即来路取左者満地皆小石乃上轎一渠
北走清而急而溢溯左右皆田東西山相距可十五
六町村落多倚山根渠岸秋花黄紅往々有高茅白
花毿々主人曰我境田畔渠岸種茅以備葺屋一村
用常足予曰上策也乃問殖茅之法曰冬初抜花穂
置之土中即叢生為田際藍花迷離雜蕎麦霞黒雪

縱路稍々東折凡行一里餘近東山列杉夾路自之爲寺境名爲提樹林路布圓石高低慍歩冉々上在畔有無石處赤滓没履予謂諸子曰諸君未東遊此甚似函根唯短而已凡上七八町石稍疎又三四町路平左有一店名桔梗屋主人及倉吉以有親族表不背謁神止焉路稍廣中央有小龕祭石傳自天降視之不異常其側有碣上爲雲瀞日收傍書三十三番又有石燈籠併而朴路左有千體佛長尺許過半權殘至此島杉森立木氣襲人左右有六僧坊頽癈

居半揭書下馬乃下轎歩路忽上百餘歩有門揭書携與烏有忌服者不許入焉門内左有僧院名玄成門扁悦山書靈應山三字即平泉僧統所住聖武孝謙之朝泰澄大師始開此地後与僧蔓延史載平泉僧兵數萬人大爲北州之害至足利氏之季稍減今僅存六坊猶賜祿二石石玄院前有蕉史塚又數百歩右有開山堂及講堂皆既荒左有小池名御手洗及灌頂水又數百歩有木華表材極良而饒古趣揭書白山三所大權現所謂勅額也路上數百歩至精

殿唯有珠其傍工匠數十方削材土木狼藉横索不許過欲退或呼曰右則有路數十歩上磴有平地有白山權現其左小祠一右二右徐二百歩許出石垣々上石佛碌々高七八寸半無頭簿闘數丁有稱公墓傳稱公從弟曾住此僧統公沒後遺物至回歴作碑云予疑不果往自開山堂至此三四町滿地皆苔不見寸壱西折取生路而下苔厚殆三四寸生来未見如是淨碧靈境也昔聞往々見大石平布鳳山曰往古全盛時大伽藍之基礎又有一草青幹白花

自苔隙抽如針樹皮石肩皆無不苔皆著屐而過似甚無情然時既冷不得跣行若夏則所謂真成赤脚踏層氷也忽見一使挍草問何故曰以其害苔也予曰我始知苔之所美以故亦由人力矣嗚呼如是寒寂之境猶如是僧之苦心可想人或恠之盛故豈知其苦心哉至此右折至灌頂水側水底皆苔清淨無比苔滑予屢欲顛鳳山佐佑而進至店主人与倉吉羞行厨僧院送松蕈又釆柿味堵美申牌步出至菩提林盡處上轎日沒歸主人告曰倉吉中途有病直

歸其家使某謝〇夜桃之助外波皆来為誦隨筆數
則〇予欲明日赴雲河氏主人与鳳山謀皆將相送
然主人以其兒福井歸路過松岡母家未歸欲留予
至明外日鳳山曰某欲以明外日返家不能更延一
日也議論不決主人曰某近日有事於松岡距高柳
僅二里許必追而謁矣乃從鳳山說定為明日上途
主人贐金予辭不可

日間瑣事備忘録後篇巻二十八

安政乙未九月廿三日

寅牌而至平明餘雲猶合然寒氣粛烈謂必晴乃来
装辰上牌外波典一士人来曰諸生皆欲送先生既
俟前路矣言畢去○辰下牌典鳳山一治辭近藤氏
主人請送予念倉吉病使人問人則從至典主人送
西行過熟路至僧庵前橋々西人家四五路傍蜀椒
無樹紅實甚離々欲採之倉吉曰此織多村也（織多見前）
乃止沿黒龍川下（以下稱川者皆係黒龍）雲散日見秋爽可體
殆疑病痊五六町外波及安田桃之助小笠原立也
脇屋三郎岡部鶴郷日比謙蔵岩佐半蔵等（諸子昨日記名于弟子籍中）来俟路左予告別皆曰先生且上轎與平曰
衆将祖於前村途猶遠乃謝上轎行數丁一溪東来
入川渡橋村名新保又七八町一水東来入川名瀧
浪溪廣可二十間水心石出白波如雪川西一山突
然起頂有觀音祠下有平嵓可（坐）數百人川至此頗大
路与川忽離忽合又數町一溪東来名伊波溪比瀧
波廣辨十之二二波皆以村名溪也見橋上一行人

馬與平曰昨夜本保高橋三蔵宿勝山今去也予曰
彼官吏或忌途中相見須避之乃命轎夫徐歩既渉
投路左一店典平等既使其舍人擔行厨来俟焉初
轎夫疾走衆不及獨典平從典平為予走一力先赴
鳴鹿驛豫具轎夫衆至各屬杯而別獨鳳山從勝山
至此一里矣予豫告典平以　而不樂聞別語故衆
唯唱別後平安去然行色俄寂不堪慘悽村間有小
渠々西名堀明右傍山麓有祠樹竹幽寂聞山腹有
鐵壙既廢過東野荒町諸村行一里至板東嶋復典
高橋三蔵近見其入里正氏使一治先行通名既就
見焉三蔵方聚農夫而量穀曰某此行撿屬縣新穀
也其同僚某見出歩行數町路右高峰突起石鷲峯
即畑時能所嵓川遶山根路臨焉下瞰魚梁大石如
屋者乱點波間淵碧瀨白予欲買香魚鳳山以鳴鹿
尤多鮮尼之猶典川遠路傍碧梧萬株轎夫曰梧實
製油越名産也過淨慶寺楊原諸村復出於川上忽
見鷗鵜數十萬成列翔波際轎夫曰敺香魚也魚怖
聚深處不知幾萬若投網焉一舉獲千頭必未下牌

至鳴鹿板堂至此稱曰二里實三里而遠與平舍人先来俟路左店迎入鳴呼與平厚情一至此哉舍人豫煎薦之店臨川上勝山以西溪入川者八九至此幅可七八十間碧波溶々劃兩山間山色碧淨秋陽倒照與水光和麗媚如描問香魚主媼曰今無片鱗而有鮮試喫腥甚然買一桶欲以贈雲所鳴鹿人家三四十所見不過八九家其餘蓋在山脚也比飯畢轎夫既換以與平故賜勝山轎夫二百錢舍人以主命欲送余同肆返之出鳴鹿右折取田際小径數丁

出於官道地名桑田有上下二落行二三丁有村名六呂師稍与川遠凡行一里路左有小岡形極圓名圓山老松立上巨石伏下轎夫曰從西屬圓岡候邑俗呼圓岡之圓山以山巖於岡蓋取於易狀也勝山至此五里餘西山如屏川与道穿其間至此忽豁然原田數萬頃西南北三方殆不見山正南遙見府中山籠風忽起寒氣襲膚氣候與大野勝山大異始悟寒暖不必因獨地之高下亦因豁塞也豁風塞霜寒容不齊予山國產不畏霜而畏風云使一治与擔夫二名先行報雲處有三义處轎夫遙望曰前者失路勢不得不相從渡獨木橋溝洫縱橫屢行水中十七八町入村名牛島又出於田間七八町路右有祠人家三四十在樹間即高柳村也一治出迎入雲處氏雲處任旗下本多君邑宰宅如官舍其妻子皆舊識也始坐即借褞袍時申上牌也勝山至高柳六里實七里餘向正西○引屬山見主人

十四日

主人爲予遣伻三國乃柬永正寺來成魚屋喜樂曰

僕昨日至高柳將以二十日後赴貴境聞八月二日及十二日柬在喜樂兄許願付我伻々返致来成柬柬曰承前日屢賜柬然未達也（先是自大野勝山皆發與來成柬）屈指俟二十日後之期請莫誤期喜樂大昨日赴浪華其妻偶在敝房因取浪華信二封以付貴伻披封有室氏八月二日五柬馬八月二日十二日孝也六月徹雲耕石俊治八月柬室氏柬曰後藤春草氏内卒乃賻蠟燭一斤矣藍田有病不裁柬囑妻候起居柬馬柬曰始留喜樂飲之因囑此柬孝也柬曰青村

兄未歸本年暑威異常大人在越飲食何似仲秋及
會所山陽地種樹無情然往〻為狡童所斬折云〻
徹雲東曰本年疹復大行如惠聞兄弟既上鬼録松
田楠涯自能登至曰比廣先生至我鄉我必鄉（歸）也縱
我不歸我友人某〻等必代我留先生我既為先生
設館而來矣云〻貧道為先生謀三國不宜長留須
速赴加賀能登也耕石東曰疹勢不異去年山形荷
雪亦死云〻荷雪亦一才子予此行頗因其慫慂曰
某將追高蹤北遊嗚呼既死矣乎主人曰某先斯波

武衛之後裔晉住相撲蒔田村因以為氏乃示足利
氏累世感狀高經之獲義貞也尊氏狀曰今月五日
以氏家中務　義貞之遺元到來（義貞上欠一字）捷速之
功甚感入候被敗強將無所殘曹居而已重國委讓
令聽達候尚期上洛可酬到訃候恐〻謹言閏七月
六日足利尾張守殿尊氏華押（重國中務丞名）義滿狀曰一
筆申越候今日從久我殿御內書來三日就被任左
府我等而貴殿被叙正三位自今在京帝都（帝都上欠一字）
守護之可奉蒙宣下（宣下上欠一字）旨候早速可有上京候

猶可被謝朝恩（朝恩上欠一字）且如父祖於天下管領可給
候越前越中者義淳差殘置此書到著候得者其表
急可有發足候恐〻謹言斯波左兵衛殿義滿（按左兵衛）
（名義重稱越中宗義淳其子也）庭田亜相狀曰一筆致啓上候今般
被叙正三位重疊天下之規摸目出度御事且在京
守護蒙宣下（宣下上欠一字）給候旨早速上京詔書（詔書上欠一字）
頂戴可為棠堵存候右為述歡扇子一箱進之候義
淳殿傳怡所御候恐〻謹言六月十一日斯波越中
守殿庭田亜相兼義滿狀曰領知之事一越前國十

二郡一越中國四郡右者先朝（先朝上欠一字）宣下（宣下上欠一字）
知全無相違可被領者也應安元年三月斯波越中
守殿義滿又有家記一卷載斯波氏事頗詳摘其水
史所不載數條譯之如左高經在黑丸城義貞陣于
河合石丸高經牒平泉寺僧徒乞救焉戰日有利高
經遣其臣二宮左近將監説義貞曰僕與公及尊氏
皆自義國公出僕非有輕重於公於尊氏故不必為
尊氏謀也又欲為公謀也公兵日逃亡糧日匱竭雖
非識者知敗亡之無日以公之明慮不及此何也盍

與尊氏連和以平治天下乎義貞答曰尊氏誣我以叛逆以誤天下人心彼實賊臣我誓不共戴天豈有与之連和之理乎僕非讐足下唯讐尊氏也足下為尊氏守故不得已交兵也僕明知殘兵敗甲無成功之期唯有一死耳近年天下恟〻唯由僕与尊氏耳明日之戰足下斬我首送尊氏可以得重賞莫復勞說客高經又使鹿草兵庫頭往三往三返義貞終不聽高經及兵庫頭皆感其忠淚下明日戰細川出羽守鹿草彥太郎氏家中務丞自戰返曰敵中有戴鍬

形胄者一騎背蒙數矢馬亦傷欲越溝而仆自剄死從者七人皆自殺疑義貞族也高經曰果義貞則左眉上嘗有箭瘢既而果然高經曰我聞義貞常使肖已者一人從乃視從者首上木九郎者酷肖高經素感義貞忠乃以九郎首為義貞首斂之朱塗唐櫃使氏家重國及從者三十人送之七月五日黃昏至尊氏許尊氏大喜饗之酬曰我聞源氏重寶鬚切膝丸在義貞許戰死時所佩必二刀也願見送高經初勧義貞与尊氏和時既有中立志至此獲二刀謂此源

氏世嫡所藏我与尊氏同族非有君臣之義宜以此為家寶乃詐以他刀換之尊氏始憎之高經欲得今心厚葬義貞云葬記畧曰六月三日送義貞公遺尸於往生院恐河合城兵中途奪之乃唯使舁靈輿者戴烏帽子著白〻餘皆擐甲織田彈正忠先驅千福中務少輔重光護輿増澤甲斐守殿其儀儼肅増澤獨入寺中瘞之餘皆衛四門細川出羽守守塋處七晝夜使僧誦經而設齋供高經以鹿草兵庫頭嘗與義貞親善戒見焚香且厚賻寺僧又置殿以供祭祀

後遂得讒卒園城中卒時七月十七日也黃昏召鹿草兵庫頭曰本年殘暑漢常宜開障子乃對月明曰得一詩欲親書而不自由口授鹿草曰甲胄帶身七十秋今辰脫去任西遊聖恩只似天邊月無限清光萬里流又有邦詞遺命墓上種素梅亥牌沒高經初短生俄長至六尺餘膂力超衆常與兵庫角牴故愛之義貞亦善角牴常欲與兵庫試技故高經使兵庫遊說云其子義將傳詳水史次義重次義淳承享中應足利氏命使其臣朝孫右衛門教景攻持氏太捷

次義豐次義卿養同族大野某弟義敏為嗣義敏事
詳足利諸誌臨波作二十字示子孫曰天下有四夷
國家有怨敵四海握掌中諸世尚心鎧來書文明三
辛卯年九月廿日斯波左兵衛佐源義敏華押此書猶在
詩田氏予按足利君臣状其進官領國皆稱宣下以義
滿僭賽高經槃鷲猶知帰重朝廷而織田氏以降則
無此風哉嗚呼
十五日
卯下牌鳳山去因東近藤典平曰別事君有自松岡

訪我之約我告之云所〻〻喜請漢達約云〻大野
諸子皆愿朴而厚然其多情莫若鳳山兄弟者欲送
之僅出門外秋風凜烈乃止使一治送之○裁答室
氏東馬徹雲耕若及孝也東合之昨日所封而為一
封丸岡糸魚屋喜右衛門來見主人曰此人明外日
赴京師將遂之浪華乃托東喜右衛門曰某留京師
數日則先送貴東取回信而托先帰者而後之浪華
也○主人發伻福井乃東竹内清華報既抵高柳又
東耕雪曰某既至雲所氏兄果來否若不能來請使

玉江來賤恙未愈欲一晤玉江請謂主人曰耕雪或
來在途中此東須托福井逆旅待其來付之也主人
曰諾○朝來下利數行服五苓散桑效服半夏瀉心
効直見○丸岡醫又竹内小岱來診主人回邑診主
人飲小岱及喜右衛門談及瘀予曰慎飲食起居瘀
或可免物先腐而蟲生瘀雖暴不侵無病人必小岱
曰不瘀邪豫妨之所能免假令摂生家十人傑食十
人在焉其病者五分〻〻或四分六決不至七分三
也予不服文述放瘀之効小岱曰漢醫言放瘀實無

其効我越病者四五十而宜刺血者無一二也且刺
足澤一身之血皆巡環而出何必論瘀筋予曰譬
如罍樽之酒脱抽而不出另鑿一孔通氣乃出我所
謂瘀筋即另孔也小岱不信予曰公療瘀不過四五
十人聞見我狭浪華病者數十萬死者居十之一我
門人以妨瘀成家者日療數百人其見瘀百倍於公
而言其効果無其効乞治者豈及數萬也雲處喜左
衛門皆攝生放瘀皆無効之說我不能左袒竹内君
也小岱抗論不已又與一治論難至日暮去小岱竹

内玄同子也（玄同嘗交江戸今擢為大府醫員）

十六日

夜來大雨午前烈風撼屋四邉皆大木聲如波濤至未牌忽靜晚晴月色如畫使福井者返曰耕雪春至清華至岩本未返主人曰福井士人井上真等將來謁竹内布珀等既待辱臨○竹内小俶送藥

十七日

牢晴暖和如春主人為予送藥湯○與一治會計七月以來金銀出入來○昨夜脈小俶藥平膳胸腰皆

疼疝氣大作以過苦也偶閲沈括筆談中載脈苦參久則發腰痛出大野後無日不脈苦參此所以致此也乃與主人謀脈當歸甘草等緩和劑午後與主人二子又次郎步西行一町村盡　迤北過田際小徑左在空屋形似鐘樓又次郎曰屍陀所也二町出於官道人家四五路傍有石敢當碑又次郎曰此圓國赴福井孔道也迤東往百餘步有石橋名赤江橋水深而急老樹夾岸予曰可以通舟又次郎曰我越地濶人寡故渠流未有舟楫也偶見村兒負薪蹶於橋礎屢援橋欄而為新所礙而不能起困甚又次郎扶之起路人皆笑其貪不量力使一治不至乃返○書贈主人詩二首（詩載集）

十八日

主人遣伻福井因東耕雪侯冕高椅六日無恙僕寒衣悉在三國裝中將明日赴彼地而後遊福井兄請訪我福井聞脚夫喜樂之泿華被召佩家信抵彼從前發家於大野彼悉未知我在三國藉訟糊彼必過疊屋長兵衛氏若福井逆旅問我所在兄願報知

二家我在三國○請主人使舍人捕蛭三十貼之肛門出血三倍前度又脈緩和劑腰疼稍平而胸疼不減○黄昏玉江至白昨日發府中而至耕雪以有客不同來將追先生於三國始聞大坂香處卒香處與竹内確齋皆府中士人翹楚惜哉玉江出耕雪與三國人魚屋治郎八東曰耕雪既送先生裝於三國宮腰屋五郎兵衛氏彼未識先生或不肯授裝故使治郎八居間須先見治郎八也○主人留玉江宿○夜半主人呼室魘起一治問其病

十九日

夜来雨平明止而雲未散玉江欲返福井留之待晴初借耕雪轎至福井還之至此止福井之游而赴三國故喚玉江還之主人聞之發役夫二名先送轎福井孝顯寺（玉江寓寺）○主人示所蔵王夢樓書一幅蓋真物其詩曰枯松倒影半杖寒數個沙鷗傍水安曽買江南千本畫歸来一筆不中看末書又詩有云千金却買呉州畫今向呉州畫裏行此二句即前詩翻案自出蓋文治印上朱字臣王文治下白字夢樓閑防

一片氷心在玉壺○為主人調烏頭劑又自服之○午後玉江去乃喚典耕雪東典一治送之到沫江橋西畔別遂渡橋東行數百歩右折取小径又數百歩径至農戸外絶歩田畔百餘歩溯渠又數百歩不得橋渠南乃雲浙氏後園謂村東畔必有橋更進數百歩村盡隔渠問田夫曰不如返不得已返至後園北一治負余渉氷濕跟○與主人議明日赴三國豫戒役夫西五人主人妻為予理髪○予謂主人曰越前地寒而多氷宜作椎茸主人曰椎茸皆自上國至薄而硬無味然價大抵一枚直七八十銭乃授作椎茸法主人悦曰此後北國産皆先生賜也

二十日

平明將出遂主人贐金二百匹借其轎及衣主人曰農夫不慣舁轎故命夫八名更歩而出雲處送至赤江橋東二町外別使其兒半蔵又太郎送北折取田間一径露沾衣乃上轎牢晴殊暖雲處以予病轎裏設炕至此却苦熱因除種々如敦賀其下蓼陸續迤西行十町許入村右有称念寺係游行派關有義貞

廟焉乃出轎入樓門扁長崎道場門上挂鐘中庭空闊寺西西頽荒廟在左面南門鎖請僧之僧曰謁廟者先納百銭客知之乎半蔵曰知矣付銭乃開門有碑僧曰脱履三十歩入廟四壁皆素中央廣可方一丈唯設高席方三尺北隅掛幕裹之義貞像在焉蓋束帶擁笏蓋正三位左中将服極温雅如搢紳不見雄毅状曽讀元文二年丁巳福井士人鈴木彦太夫新田義貞公四百年忌記事一巻今摘譯其要像座二重席下廣五寸幅一尺八寸長三尺二寸像[illegible]冠

長二尺六寸五分　東黒質竃章衿赤彩指貫白質
彩色牡丹金色唐草（指貫漢名未聞）帯刀彩色鋏長六寸五
分廟西畔有修竹林東畔別有墻門（門属墻故曰）門内雙
杉高百餘尺其北又有門〻内古松一株其下石垣
四周中央有墓即近年福井侯所立層〻似塔高七
八人蓋模古齊代物一層墜地轄夫曰地震為也墓
面南右有古小石塔四基既殘缺共伯州名和長年
塔我日田征西将軍塔毫不異其為當時者勿疑記
事曰義貞公碑高四尺幅一尺九寸五分厚五寸基

高一尺五寸云〻墓前一碑享保中所立蓋蝕文滅
（記事謂此）蓋記事曰元文元年丙辰七月松平左近将監
君召福井留守居荒川宗右衛（門）下手教問新田左中
将碑猶在越前黒丸城跡乎聞其遺骸葬越前往生
院〻在長埼村神牌猶存乎明年丁巳丁四百年忌
祭須考索以聞既我公称念寺主答曰義貞公没我
越坂井郡長埼往生院称念寺第二世國阿上人使
時宗僧八人迎其遺骸入棺葬寺中法諡源光院殿
正四位上行前左近衛中将新田大守義貞覺彌陀
佛（按法諡中有諱當時僧昧可思）當時種松以為墓標今長十一
間中間周圍八尺八寸（前所謂古松）又有義貞公鎧謹乞
覽既而官下教明年丁巳七月二日須修忌祭五月
将有賜物至明四月　本多中務太夫忠良松平
伊豆守信祝松平左近将監乗邑傳旨曰七月二日
源光院殿四百年忌祭賜香資銀百枚云〻果以五
月二日至自六月晦至七月二日會僧五十六人我
公亦賜銀及菓茶使卿柏杢以下士百餘人役夫一
萬六千百六十六人奔走執事又使称念寺主之東

都謝賜路費金三十両予按称念寺答不及黒丸石
碑蓋忌其分眷寵也聞二十年前或人掘地獲古兜
置諸庭蓄水士人巣見竒之乞歸磨之有義貞二字
即献福井侯其地舊名義貞首塚云史載京師梟義
貞首勾當内侍見哭之而蒔田氏家記載以上木九
郎首換之越前猶有首塚家記説似可従疑内侍知
其非真故哭之也嘗讀本朝通記義貞自頸而自埋
之大笑　然越前人猶傳義貞自頸而騎至称念寺
門外以其与寺主善也南史載成買見斷頭尸騎歸

陳乃賦一絶曰成買頭見斬猶奔還我軍咄々李延
壽無乃信異聞長井貞宗亦如延壽而已蓋公雄名
震爆一世敵陣視等雷霆鬼神不敢輕易其死故有
此說也至今越人婦人女子猶知愛重公々没後越
屬斯波氏者二百年而人不思之而思公忠勇之所
然其得人心比之梁王琳優矣出樓門直西行農家
夾路々心本磚二町出於長崎驛々与船寄驛聯屬
人家二百許半藏又太郎送至人家盡處去西北行
十餘丁路右有祠群杉匝立又一二丁有名若猪鞘

船寄以北乃北國孔道也至忽西折取田間小徑濘
深轎夫踹蹣予困蔑頭痛殆欲吐行数丁村名五本
又数丁村名倉市又十餘丁村名西村休茶店問路
程曰高柳赴三國三里半此其中央也出路店路更
小田多有水北州地悪於上國西州可知路右有洫
秋草掩茂雉忽自脚下起東来往々塞路使前者移
之而進濘益甚往遲轎夫曰此捷路故然而從官道
五十餘丁不得已也凡七八十町有村名今市有
祠予祠群立其前路心設礴如初々三四丁入三國西

行二十餘丁未下牌投逆旅鶴田屋此喜樂所謂也
賜轎夫每人五十錢辞曰願之飯許之托轎夫返雲所
氏諸具獨留衣東雲所告其故〇初雲所為予東三
國人小島春菴始坐一治報永正寺来成魚屋治郎
八及春菴皆不在既而来成与加納碩圃来曰明日
請臨房

二十一日

昨夜月色太亮寅牌大雨俄至日出快晴卯下牌来
成使僕来迎乃從出西南行街止四五丁左畔人家

鉄長流現此路右折渡小橋入街又二町餘路左乃
永正寺也来成及其父母見置余南軒庭有大銀杏
樹秋葉半黄雜木𧄍蔚而庭下即長流幅可四五町
西走溶々與海門連大舶小艇帆檣陸續隔岸松林
一帶渺々如黛不端倪其陰人家百餘沙洲參差渡
船来往忽得無帆不自松間出有氷如從雲背来〇
遣一治於治郎八氏囑取裝於宮腰屋五郎兵衛氏
〇喜樂妻来見〇雲所使舍人態太来東曰丸岡大
崎元秀東〻一通請覽宮川生所呈肴資乾飩付上又贈

寺川氏拙作乞正元秀東曰聞廣瀬先生在高館宮
川正修當就謁着而病甚不腴二物献左右頴公周
旋英使正修得謁於恩師云〻正修者益祐吉今名祐
吉遊大村復遇於江戸先室之没左右就養情義比
餘子放厚　與欲相　雲所曰止彼方痼疾且窮甚
乃止正修寄一律春樹楚雲幾冷暄別來羅病臥家園鴻蹤墨水空春夢行李玖城舊
旅魂免餞貧邊拝公澤業詩関裡感師恩哀残今日尤堪慨難掃北游高士軒乃東謝之東
曰東都一別既十四五年聞吾子沈痾僕又病痿来
愈過歴之地不得梢見憾哉前年同善子在我家者

古屋周平相良文敬皆無恙三宅大蔵既卒其他皆
不識存没憶吾子病併及亡妻不費瀟洒横疏吾子
猶壮須努力以祈平復也見恵二物深荷厚誼僕有
小詩欲録呈今匆〻他日属雲所送上為我善謝大
崎君元秀觀雲處贈一治七古長編逸覆丁寧戒懶
惰勤勤勉予感其深得君子愛古道然亦恐其未免
諄〻如𨒪孟也返雲所綿衣〇午後主人贄田猶右
衛門字士龍木屋藤右衛門字巴一又珀壱宮腰屋喜作前日耕雲
席上相見者号雪港小島春菴及魚屋次郎八来訪次郎八曰

向送貴裱未至乎予曰未至喜作曰過鶴田屋戸外
見先生装恐伻誤致之也皆去春菴獨留加納積園
通称石屋文右衛門携菅野屋善右衛門姓左右号的峯来訪初中西
耕石為予裁一東連書三國人近藤平七内田總右
衛門及左右加納二子名投今日致之二子来成供
酒既而曰瀧谷寺笑溪上人本地尤善詩者原浄界
律師弟子常欲晤先生問律師始末予曰徹雲有典
笑溪乃議問之時申下牌也客皆請從西行北折二
丁街盡右視神明祠街口又有一小祠渡石橋出於

田間西及北有林　西折迤北行二丁入林中即瀧
谷寺萬木晝暗入門左有龍形石水自龍口噴出西
邉列墻一丁餘墻内高杉成行苔色木氣森寒到骨
又有門〻内空豁有数櫻東畔喬木攢蔟未成先入
通笑溪庵曰上〻廊入佛殿頗廣時掩扉闢東軒坐
庭迤邐連岡尾水石古深笑溪見年可四十五六病
後鬚髪未剃予致徹雲東述浄界師状笑溪曰某幼
時事峩師契闊数十年偶讀高作有悼界師詩故欲
相問矣予慮其倦乃辞出春菴途別取生路入街渡

渠左折右旋三四出来成氏門前碩圃的峯去○治郎八所送装自鶴　至使一治撿曰不見半将走一人問其舎人告曰有佐別室○夜内田要太郎号西垣前川志恵来訪要太郎父曰武右衛門初菊田喜六為予東武右衛門及吉右衛門源右衛門二子此東数日前至江投予今日付要太郎○来成曰明日以往願聴尊集講
⊙高橋恭平八月六日東至不知何人所致疑玉江送之

二十三日

始解装衣悉發積蓋久封不開頻経燥濕故然初一治入砂糖装間予後聞む之至此既融流涂傍物嘱来成家人變衣然不能復舊○贈来成劉石秋集一本書扇二柄及書東紙○内田武右衛門来見○来成報有法侶游京師者乃嘱与中西耕石東内包寄室氏東東曰八月芳東既發㕦音僕大昨日到三國港寓永正寺既与碩圃的峯相見云々寄内東一通願轉致又嘱与耕雪東々曰始開装不見拙著随筆十巻雑著二巻知猶在兄許兄帰至則善兄不果来請速送之此皆謄寫本別無副故也○初吉田屋孫七為予東三國人富屋力藏今日嘱之来成送之○未牌講梅墩集初編的峯西垣碩圃春菴及来成弟時習二童子来聴既而与来成兄弟春菴出取昨日路至街端衆争走見獲盗既渡石橋迤東行二丁入岡際冉冉上往々見人集松陰開行厨二三町松益稠有妙見祠上礎過石華表二百餘歩左有一店其庭平廣樹根多苔望亦敞欲憩焉来成曰更有佳處乃出店前後浄掃地松根随處皆可設席㨶簟帰者絡繹店

西北相距百餘歩地高而平下瞰松林断處有長流水々涯又有一帯松林松外大海一碧日将没凄帆去舟倏忽現滅櫓聲人語隠烟霏之間近而不知其處忽得日没海波紅爛處帆浮山翁碧低邊一聯後續成一律詩載集傍有鵠鳴先生墓来成曰先生姓加川十年前没初我郷文字掃地先生始教以経書爾後人知学其功偉性愛山水始開此岡棒莽以作游觀處其没既葬他所門人立碑於此以追羊公峴山之跡云黄昏帰

二十三日

玉江至曰昨夜自福井下（福井至三國五里舟沿川故曰下）寓魚屋次郎八氏○昨夜丑牌風大起既而聲如砲朝來忽晴忽雨來成將導訪諸子臨出復雨○笑溪師送松蕈乃贈主人○午後快晴乃出僅數步又雨返取傘訪春菴（家在來成北一町外）來成氏次的峯（在東二丁外）不在其父見次碩圃（在東三町外）主人方有佛事僅交言出次西垣（在東四町外）父子皆見次喜作（在東五町外）不在初至的峰氏雨晴還傘去至又雨借傘出東行五六町訪魚屋次郎八（所訪皆贈書扇一柄川菅二葉）主人引上樓玉江在焉主人曰將為玉江君定居北隣玉江致菊田喜六所送柬及絹柬曰顧賜松雪亭高作話次雨聲勢太猛少焉霽乃出北行一町東有妙海寺北有正智院皆枕岡脚望敞地淨西行聞荼毘臭右傍連岡地形幽僻二町許南徼上地名興岡仰望有長磴下眺連街与長流与海三國人家三千福井以西一都會地形南海北岡甚似赤馬関唯海口有川而已西行入街曲折數回不復識東西晡時歸○夜講詩如例今日玉江傳雪爪

禪師言致美濃大垣大夫小原鐵心（名心其号鐵）草稿一卷乞評鐵心贈菓儀

二十四日

來成告喜樂妻報其夫昨夜自浪華○雲處東回日者約二十五六日鉢趣然羅徹恙欲延二三日謝某不自揣次韻高作律約二首乞正○喜樂來致東馬本月十八日東ゝ曰尊夫人娩期本在前月遷延至今月十一日卯下牌女子生初不聞聲唯手足微動秀氏及穩婆百方竭術然無効幸尊夫人康健延旧既復舊莫勞高念臨蓐前後新助妻阿金雇婢阿梅皆鼈恍惆而藍田氏亦周旋苦至如胎屍即夜某典新助瘞之南德寺墓兆云間宮小市以重陽没馬子吉既贅於金城氏養妹俊治東秀氏報其母妻弟三人皆没云ゝ初予東室氏曰所生男速報我恐卿力不能及三兒我將歸介卿勞我視仁正使卿盡力所生也至此北下志決小市者長於予二十歲而執弟子禮其為人朴忠而真耽詩兼書皆不巧然自喜与人交終始如一既老不能屢來然佳節必自來贈金

百匹素健十年不廢一節本年端午来約室氏以付
醉日送竹予出家後室氏報其至期自来相地種竹
曰公所交不尠然不妄語莫如間宮老人者嗚呼健
百二十日而没予老健不可怙如是往年大嘉者忠
實好學事詳二十年前瑣事録予常謂小市為其流
亜惜哉大嘉妻少艾妖艶而小市妻甚焉或云此其
致病之本可以戒哉小市号翠々翁予集中所謂翠
翁是也東馬另啓曰璧圓寺東景東一通付上東景
東曰春時所約接梅件有上下二品上一株直銀五

分下三分接法亦有二樣基以梅者難長而壽長以
易長而壽短先生趣舍何如名塩弟子某欲招先生
取草使某乞某亦陪游云々東景未知我北下也○
顧圃来曰今日會宿浦清風亭乞臨○来牌的峰西
垣未導出来成兄弟一治從西行一町左有圓岡侯
穀倉長墻環匝又一町街盡左臨川上右傍山脚有
福井侯舩倉數所又三町即清風亭也○　上樓碩
圃在焉樓當川尾入海處南涯地盡北岡嶺猶張川
廣可四五町而其口逼東如嚢僅二十四五間口外

大洋一碧驚濤拍天餘勢過口如白馬相追走忽得
潮勢入川猶跋扈山根沿海更綿延一聯樓外沙步
並列巨船數十百北海風濤險悪三冬春初不得航
故爆船云船中多住者男婦出入不絶耶以成家也
鎌錨林立沙上皆長丈餘春蕎至酒出皆賦即事予
詩先成七律載集酉下牌返今日聞野田笛浦卒喜樂所話笛
浦名逸字子明丹後人丈名噪一時從前交情見瑣
事録年長於予七八歳

二十五日

裁與室氏範治藍田答東馬東景東室氏東曰聞所
生不育而卿無恙悲喜交至我欲遂游加能二越然
未知卿何如請速報云々範治曰七月来屢發書信
浮沈何如老妻分娩所生兒没我無意於帰欲遂北
游北州多雪今後不便通信大不如西洲與浪華海
舟自由也故以浪華妻子托足下及兒孝請屢通消
息老妻以候安否我所貸二十両歳晩請送之老妻
此行病魔纏綿不如縱然西游得意也大野人謂我
為文壇中新田義貞確評哉數日前謁新田公廟賦

七古一篇今錄送東都新聞紙一頁冇上請呈南翁
藍田曰聞拙荊臨蓐先後世嫂屢辱訪甚荷厚忱僕
今在越前三國港歸期未卜故以二件託兄請周旋
一曰春時與璧圓寺東景約買梅種五百廼朔中囑
家姪範治及田代俊治曰十一二月中津船來往範
治須囑舟子見俊治也俊治東東景取梅授舟子也
而範治畏病匆々歸俊治亦以其母妻皆沒急歸
家想皆未與東景通信且既忘矣東景不知我北游
東問送梅件何如我答以北游及俊範件白莆藤藍

田者我囑彼為替人師請與彼謀云々今送呈東景
與我往來東二通請兄與中津舟子晤取梅三百株
送之家姪廣瀨三右衛門氏中津舟子無不識三右
衛門者也　二曰聞西島生既贅於金城氏養妹僕始
與金城約請生父兄認生為我義子姪而贅其養妹
生若不安於室我將送之也畢意欲與金城謀豫撿
其器用財賄當付生者書契約而後許為贅謂不如
是生必不能安焉也夫贅他家生一身之終局也不
宜手滑今金城與生報無言我而成事矣亦偷草々

今後生安則大好如我婆心蛇足而已縱令不安僕
不能為彼往還彌縫於彼父兄金城之間也兄請示
我東於生東馬曰拙荊分娩吾子之勞可想謝々梅
種件我囑之藍田我與藍田東景東須速出之而促
回音云々請與拙荊買三藏圓一樣托喜樂送之東
景曰僕今在北地採草游追從可憾請約明秋梅種
件請與藍田謀云々○喜樂來乞字乃囑家信○夜
來成告白一客來問曰松井耕雪既至答未去疑耕
雪既至玉江詩也

二十六日

裁與渡邊順八郎宮澤公文兄弟長谷川外波近藤
與平東皆告將以來月上旬赴加賀也 合封四通表書近藤與平
名又裁與松任本誓寺梅隱大聖寺 加賀侯支邦城下名草鹿
玄龍來屋豐作東皆報將赴其境也初家里新太郎
為予東玄龍中西耕石東豐作故予東曰途中浮沈
難諶故留京師人薦我東而先發此東云々○喜樂
來告別乃囑與菊田喜六書緘一封喜樂曰某將過
府中托之耕雪舍人又囑與高橋恭平東○一醫生

来求見時方栽束曰少逢乃去〇宛春菴藥十五貼
〇来牌主人作詩會玉江及的峰西垣碩圃至三子
行東脩請受教春菴後至以秋晩夕陽觀小集為題
限韻東予詩先成（七律數集）耕雪来訪主人留之日没衆
詩皆成乃朗吟不見獨一治皆怪其故予曰莫怪眠
而泥既渫然予謝衆曰我教弟子三十年間殆二千
人然未見如一治自暴自棄猶奴僕懶者松等莫謂
教弟子如其傲設無禮譬如此也雖彼千里相從獨
任左右役枉潛迹彌然非終不論將待時從前忠告

來此七八次彼既弱冠非無耳然毫不知恥所謂釘
於糠者未如之何来成時習聞之起一治數度又使
婢以燭照面起遂不應主人留玉江耕雪宿〇今日托
與嶼平梅隠玄龍豊作東西遊於碩圃

二十七日

夜来牙痛平明刺齒齦出血又服硝黄丸〇耕雪玉
江去宮腰屋五郎兵衛使人来曰方與耕雪玉江二
君欲請臨午前携一治至宮腰屋喜作氏其舍人導
至五郎兵衛氏（在喜作氏東一町外）五郎兵衛白前日館先生
於永正寺不值也喜作及其弟在座治郎八来見玉
江醉不堪坐臥別室鼾聲如雷余誦當戒一治五絶
（一瞎人忘勞二瞎人別夢三瞎隣釀病四瞎人為鬼）主人喜曰可以戒出扇乞
書既飲治郎八去耕雪聽五郎兵衛族三國與五郎
宅宏壯無比欲觀之五郎兵衛使喜作導出東行過
富屋力藏戸前入訪之贈川芎二葉書扇一柄力藏
曰某五月遊大阪晤吉田屋孫七聞先生既發歸僕
之今月又遊大阪大昨日歸孫七東在我家即五月
申托先生也謂先生終不来自遠方送不圖今日枉

駕出南折渡橋長可五十間渠水盈〻風帆相接回
顧長街一帶連園出其後予曰三國地形佳處逼浪
華次者似赤関耕雪曰確評哉既渡左折一町南折
又一町至三國氏門前有大柳樹粉墻可二町入門
頗闊寂左有三倉皆長十間幅五間東臨水上水深
而濶百餘間粉墻影碧波中南行出於庭有池長而
狭渡橋雜樹蔚薈傍池迤西行左見石壘高可五六
丈甚類樓櫓址三面嶄絶唯西方坦迤萬竹夾径予
欲上喜作以荒穢止之右渡一片石橋長丈廣半焉

有牡丹圃乱石林立其間又有梅圃梨圃菊圃桃圃櫻圃竹圃柿圃等毎圃種杉劃界皆可田二段又有調馬場南北可二町西畔竹東畔櫻五郎兵衛追至曰此四季皆有觀此春也其東木芙蓉数百株曰秋也又有草花圃曰此四季常花處方開者點朱牡丹山茶類十餘種予未見園如此廣者傍池北涯入室上堂邐迤蜀絨蔽座殆不見席曲房幽室不知幾十百賾迷出處毎室有古書画琹棋筆硯玉石凡百珍玩皆極精良樓可設百席其南有藤架平而廣五郎

兵衛曰平不遮遠山廣足避烈日此主人用心處又有茶室一切用竹其種数十栽竹根扁額横可二尺竪可一尺五六寸最後出於池涯一室此福井侯休憩處柱皆用檳榔而床棰（漢名未知）獨用紫檀所謂五寸角者亦始見工方棟欒未落成也耕雪周觀園及諸室歩不減十七八町矣予聞主人幼任五郎兵衛後至富巨萬或云其第三國大學住京師去年坐事見捕籍其故券凡金三十萬兩主人年未五十而如此陶朱白圭不足言也生平所觀宅舍莫此與長州山

本宗右衛門伯仲而寶玩奇物十倍焉遍入房闥不見婦人疑在別舍也既出五郎兵衛去訪次郎八朝鴻二行至此又大鴻委頓甚耕雪欲遊山王祠次郎八木屋藤左衛門安田棊請從東行街將盡北即山王祠也有磴路稍高老木為行数百步右見聚巨石方丈餘者数十百作壁置石燈籠焉予疑古城跡喜作曰近自岡下移之東折而北行群櫻簇〻喜作曰此地別名櫻谷祠頗清穆東雜木陰合数畝而地形斗落七八丈下瞰人家屋脊一水西南流繞街端與

福井川合祠西有小祠祭應神帝係新構其左右前後繁枝蔽日下有蜜草土人游散處林盡迤西行岡山田際三町許入村渴甚投路右禪寺門外矮松二行門内石路通堂左右皆苔堂扁咸德山三字喜作為予乞水出村端有秋葉祠地高敞遠望豁更西下林間数百步出於正智院前南行一町至玉江寓上樓小窓西向殘陽和暖予以疲借枕而臥日沒治郎八導至其家供蕎麦歸訪碩圃〇雲所二十五日東至披之有近藤與平東〻曰先生去後其暴瀉数日

面色黧黒大驚委醫故違初約不得追趨欲待霍然候三國也渡邉宮澤二子東送上云〻雲處贈示東都八月二十七日邸報客夏以来水戸老公尾張公越前侯皆見幽而京師諸人諸坐檻車召東下者数十人巻議紛紜莫知確實者至此粗得要領然猶未可全信且摘録概畧水戸今侯以不能幾諫老公且不能輯和其臣民遂致結黨將逼府下停朝謁老公以悒建議不用竊結京師且立誓時竊聴熒親王播紳讒奏幕政失宜且顧綸旨遂使徴者弄勅詭詐誤

國家大事蓋其臣所為公不必知然不無罪故長幽其封内又令會津関宿小倉土浦中津福山古河笠間宇都宮九侯以水戸臣民近逼府郊外或将起乱豫備令岩城平侯巡視水戸邸水邸京師邸監鵜飼吉右衛門　士鮎津伊太夫茅根伊豫助蓋京師人皆誅水戸老安島帯刀賜死小林民部権太輔蓋鷹司公大夫配流遠島村岡蓋近衛公女監帰京師斬幽川路君奪職　家其子老永井玄蕃頭岩瀬肥後守蓋外國奉行皆免官賜小禄不得續其義父家一橋侯老而停朝参水戸支

高松府中森山三侯老命卿中山備前守皆見坐停朝参石河土佐守奪禄本郷丹後守初見封為諸侯禄萬石削八千石前閣老佐倉上田二侯奉命告老掛川侯停朝参去年来好事者譸張作偽邸報或播之世間十難得一真此或近真云

二十八日

曉来牙痛稍止飯時囓醃忽折墮昧爽微雨下至午前大風海立巨船銜尾来泊窓下楫櫓轟軋人叫浪吼雨脚自窗隙瀉捲席室中甚晦至未下牌風

徽哀始作書○耕雪告明日上途初約送至福井来成等曰土人稍知先生在本地宜姑留悽輿望且福井距此一日程也一往一還亦屬多事不若七八日後去此移于福井遂赴加賀也耕雪曰明日雨恐未已某将雨行先生病後且從諸君意時碩園西垣的峯在座於此不決耕雪去曰明日復見○講詩如例○来成父水明数日前之福井今夕歸曰某中子住福井教重寺待先生久欲以十月一二日枉駕使某請

二十九日

卯牌欲訪耕雪召待詔理髮不至先遣一治贈送別
詩一（七律載集）一治與耕雪玉江帰西垣顧圍的峯等来
乞字予述来成父子兄弟旨且曰耕雪兄今日為我
留明日我與来師送至福井耕雪曰諾且延一日耕
雪玉江去朝来晴雨屡変西垣曰明日若晴游安島
及崎浦何如余曰既與耕雪約息壤在彼不可違偶
耕雪至来成告西垣旨曰明日晴雨難判若雨會春
養氏君且延明日行耕雪曰諾勢既至此不得不從
諸君之命皆悦来成欲　新保村以雨止　曰内田

總右衛門者本地陶犄也欲先生枉今無聊過何如
皆曰善既而内田氏以有事辞来成留耕雪宿夜玉
江来来成飲二客各賦予以歯疼先臥〇玉江去〇
終夜不得睡蓋朝来服敗毒散復上逆故也〇先此
命匠修明荷（明荷見前）今日成使一治收装

晦

牙痛未止服葛根加石膏快瀉一行頓覺輕減〇卯
牌晴雨未判辰牌風急雲散玉江顧圍西垣的峯反
田善者至巳牌衆與上途来成兄弟以下十四五人

至宿浦男婦数十百作團旋沙上以数纜牽巨船上
涯也未到清風　右折入松林道稍狭左見池隘長
而深列樹界之樹陰邃闇深泥没韈屡欲顛困甚允
十餘町路稍高為坂脱韈著草履萬松簇々衆追徑
揉草七八町松盡出於高原彌望黄草無際但見一
枯松地名廣野松前有碑書三保大明神一町外有
青松一本田善曰此地古来以一本松名近年以既
枯別有續種云設席松陰開行厨而飲地高眺迥西
濤樹林盡處溟渤呑天地嶺彎々農村漁落參差點

綴東北高山如屏皆青挿雲漢尤高者即白山也全
身皆雪其支脉綿亘数十里皆戴雪與他山青白出
没忽得初雪分山脉一句予謂衆曰聞越人與加人
争白山越人曰古歌皆有越之白雪而無加之白雪
加人曰世人皆称加之白山而不称越之白山遂訟
官々裁曰加中古分於越古歌今称異亦宜也抑祠
官所称何如越人曰白山白以訓呼加人曰白山以
音呼抑汝輩所上路何如越人曰自南加人曰自北
官曰然則南人訟訓呼北人訟音呼各以為其山不

須相争今後南〻北〻勿乱呼勿乱路訟乃止真乎皆曰真予曰北人以白山比富士東人咲之予西人也無偏黨白之於富以高相若以姿有主僕之分皆曰一行無見富山者先生所謂蓋公論也西北瀕海處松際見一條白氣如雪方降西垣曰彼地沙浦廣漠亦一勝槩也風吹沙颺常作雪状細路旋盤下十町許入林間毎樹聚縛枯草落葉樹下清浄如園庭到處皆然西垣曰北地雪深豫為防寒之用也衆先行予及西垣来成後有岐取右者往〻見菜蔬陡下

数百歩出於海濵人家倚山根所謂梶浦也地背西彎海自北入漁蜑五六十戸尤富者曰南又右衛門入焉衆既在座曰何遅始悟迷岐主人不在西垣曰今朝主人来迓先去蓋途中買酒肴也昨日西垣謂予聞先生欲送瑪瑙石（小林清作所贈）於浪華㞢将發家船於上國其至界兵庫而不至浪華亦不可知也先生東界兵庫人嘱瑪瑙焉何如曰裁典桂園及京屋善治真島順安東付焉今日西垣曰所謂家船舟子即此家主人也既而主人帰大供酒肴至申上牌予以

前途猶有安島東尋坊等數勝趣歸不已衆既立座田善以主人毋欲羞羮難違老者之意尼之既而出主人導此行一町餘人家盡闔界之横走麓有祠旌旗簇立揭書貴船大明神今日丁祭期故南予會客也穿微径出於岡背地坦樹皆松岡背斗揷海中六七町左右皆海濤聲與松風鞺鞳颼颼至背盡處下至潮際仰望大嵓如立栢高百餘丈者双峙海穿其障狹長如川嵓頗戴乱冠嵓根圓石磊磊行歩頗艱攀嵓循邐迤十有餘歩得路俯臨似川處潮底圓石

平布深不過一尺石白波碧雙嵓餘丈高十餘丈者八九乱點與海濤相吐呑西垣曰此村人消夏境路二百歩許而盡有洞入初隘後廣十五六間有祀神處暗黒不辨物色出視洞口細石数千萬合成一大嵓者石形四角毫不異柱或薄平似板其端層〻似重栈化者予謂西垣曰筑前金谷大門者又與之類使西洋人觀必有確説我輩則歸造物不可思議也下長嵴逶南行數百歩又有嵓頭嵓畢洞淺亦祭神返至貴船祠側又兵衛去西折過山田間路盡数百

步得小径入村人家数十所謂崎浦也渴甚乞水村婆井在岡脚與海近票鹹家盡或入松林或出海上凡二十丁許昏黑至安島比梶崎二浦頗多富戸街中皆布石的峯就所識借紙燈俟之不出予及西垣顧團一治時習先行又出没林海間不識其數忽上忽下屢陷泥淤然海道有餘明猶勉強而行田善携紙燈追及凡二十餘丁西垣指路右地背西張處曰彼東尋坊池也俗謂海勢如盤盤處曰池傳平泉寺有悪僧東尋坊力兼数十人衆僧之會飲池上醉眠

衆擠之墜死至今作祟其崖壁之險波濤之悪又足觀𢠵不追餘暉也既曰光婆井林之美使先生諸子徒勞矣又十四五丁皆以人多燈少皆後者之不及屢欲留予以渴趣進過米脇村七八丁至宿浦投清風亭乞茶亭人曰向者迎公等者三人至蓋誤道也主人與田善出追迎者良久歸曰不見時後者未至田善欲俟之予曰自我至此既可跋涉三十町後者相去三四丁則既自別路去也田善曰別無岐予頻促帰僅数十歩遇来成氏人曰諸君既帰矣西下牌帰来成出曰耕雪玉江以下俟先生而不帰故既告蓋清風亭西有岐也二治嘆曰勞而無功莫如今日者○為来成東耕雪白来成欲明日獨陸行先至福井凡諸與我舟行来成欲借凡小奚覚藏為從者何如耕雪答曰諾○来成使其弟子次振買船迩日明日昧爽解纜

三國永正湧松井君来訪以来月初旬游京師云

秋雨冥々暗渚渊劇談不覺五更頭明朝可耐梁

河別君向城州我越州

十月朔日

丑下牌起蓐食昧爽與二治上途来成使一力送予而拭（而拭見前）於船予謂之曰聞船距耕雪寓不遠卿須先往報之既而至魚屋次郎八氏時天既明耕雪始聞擔而拭者至予曰未乃使二治逡視之良久至曰彼違命先赴船矣次郎八使舍人命曰發時報我玉江来別既舟子来報乃與耕雪至橋下火船々大如赤関飛船艙内頗廣同上二客三童船發又止二老

娶入焉又發復止載岸上者予曰如此遅〻何時至
福井予客曰蓋日夕也風自東南至不得揚帆　行
三名樗棹而溯川廣可三丁水勢不減漢川船四面
設篷蓆席而防風無所見時〻出艪而旋見漁人立
中流曳網客曰捕鮭也左右涯多樹林時見沙洲三
四里川稍狭幅可百間涯樹黄葉僅千之一申下牌
至安護地名舟子曰福井自此陸行一里舟行三里而
遠恐不至戌上牌不能達公等陸行何如衆既厭船
遅乃從上東涯初東行至此川形殆為南北人家七八直東取田

間小径二十町許右見一帯連岡青松間見灰色凸
耕雪曰此採鑿石所碩圃等産業是也径左右草深
中間泥濘困苦勝昨日凡三十四五丁出於川上疊
石作路人家在左川岡之間桃田数百頃川狭而急
船上者皆牽百丈或推五六町将入城下耕雪呼曰
来視覺巌立水次入街来歳迎曰某与覺巌斟時来
美福井戸数一萬大津以北要衝街衢浄整南行七
八町西折有橋長九十九間橋枝東板西石不知何
故至中央未成謂耕雪曰某弟踞峯以為贅之故不
無難其翁也耕雪聞欲宿逆旅田葉屋久右衛門乃
送之返東三丁至久右衛門氏先是公文為予作典
久右衛門来今日致之且前日由左衛門囑卿送我
於蒔田氏二次我至蒔田氏皆未達何故久右衛門
謝曰某托蒔田君隣村人不料其有浮沈也因囑尋
近藤典兵衛兄弟家而去復渡橋西南行街上七八
丁至教重寺踞峯及義父石峨見踞峯致竹内清華
東方披之清華至清華素与踞峯好故料迎予也〇
今日行程五里向東南〇暴瀉一行囑踞峯買藥調

葛根湯服之〇丑牌使一治拶寺僕就船取両揻〇
丑牌雨大下徹曉不止

二日

卯牌晴〇清華来曰某典踞峯謀留先生焉請安心
休歇〇我典雲處柬曰日者耕雪来曰雪處君有明
日訪先生之語既七八日識兄病復發竊以兄病一
臂而傳服攻撃劑或恐有以身換臂之患今後願莫
多服藥而嚴食禁病自退云〻蒙示江戸新聞紙一
巻謹完璧中難信者数條疑好事者作之送宮川生

詩贈竹内生書請轉致拙著隨筆請付俾將發梓清
華曰明照哉有好便且待之○耕雪携岩井屋伊右
衛門者來見伊伊參出入本地風流家欲為先陛先
容乃贈書扇尋問近藤典平兄弟件伊右衛門曰典
平兄忘其名家号酒紙屋乃裁典典平來薦清華送
孝酒紙屋○午前耕雪導訪孝顯寺雪嶽禪師來叙
照岩伊右衛門從東行一町北折三町路左空地有酒
餘步有門扁天女山三字僧月舟所書絶佳門内巨
碑書三界萬靈風趣頗俗蓋曹洞宗不似臨濟幽静

入寺厨僧方打木魚禪師蓋在所付則落二葉及小
原鐵心大夫稿二卷於直日而出耕雪伊右衛門法
遇清華曰午後陪游山上南行四五丁至街盡處路
右一寺方有佛祭門内假店驛列喧鬧甚西折二
丁北折出於教重寺門前寺後起又連山横亘如屏
障其庭所謂眞山即作假山者樹姿嵓勢幽深多趣
○宮川雄吉使俾來東曰昨日發俾於永正寺聞高
軒既赴福府今日又使一俾候從者安否來典茸及
香魚腸祈此存鄙稿二卷乞正聞先生近妙也墨戲
願賜片紙兼沈痾初心不平今則稍安國政名遂安
先生若游大聖寺小松地方果有知音請東作先容
乃答曰遠辱貴俾領茸及魚腸之贈感謝曷罄佳稿
草草加批猶走馬觀燈莫答粗率寄雲處書一封付
貴俾送上封中有贈足下詩請今夕致之雲處而取
詩又畫富山題其上曰此十六年前典宮川兄所觀
受景今寫送之以當話舊○午後清華及其弟來耕
雪來告別清華留之而山游尚未盛兄弟一治出初
南行百餘步西折二百步許至山根仰望斷崖百丈

老藤古蔦糾繆嵓角龍懸蛇挖蔦葉殷紅可觀崖下
大石五六踞峯曰大昨年地震時墜焉聲撼坤軸清
泉自嵓罅出側有佛祠返北行路稍高數百步右折
上磴老樹盤空左折平地數畝立石左右如華表有
神祠二區又上坂右有筆冢土紫赤色似石非石頗
陡凡三百步有微處左折上磴數級有黒龍祠又上
數百步殆至絶頂俯見福井城下首尾並西十町一
水劃中心昨日所歷一覽瞭然揉石岡以北川勢九
曲平折舟子不我欺矣城在街南樓櫓隱見樹間其

前後皆士人所居喬木掩蔽延袤與両并接若雄閣
蔚葱洶慪宗藩西北下百餘步又有平地地藏祠在
焉上磴数十級右折有平地左右茶店四五皆楊弓
場少婦袪服取箭勧客衆競射多不中的店北稚杉
森立青苔満路右折微上有愛宕祠下磴路稍廣右
折又有祠祭継體天皇祠前老樹成陰清華弟去返
過楊弓店前東南取微径上二丁許至最高處平地
方数十歩并人数十方設席而飲此望尤敞城外田
数萬頃黄雲平布時見水白麦青繍錯其間而東南

連山皆峻極天白雲抹其頂雲背更見縹碧如嵐處
嵐背見一帯白光皆謂雲也予與一治謂白山絶巓
也議論不已清華曰此地豊公攻柴田氏時所陣俗
傳勝家親放二箭皆中豊公傘柄而止知不與其有
天祐乃自殺云東下百餘歩又微平處布席而坐清
華命從者開行厨耕雪欲帰家清華強留之始鮮鞋
坐雲散日暖望白山向之白光悉雪也乃疑其高或
勝富山而其巓綿延殆十倍清華招土妓二名鼓絃
備酒頃日没下過継體祠側東下磴路頗急稍[illegible]有

人家皆據高宜遠眺一町半許右折有山門窺門内
唯有多寶塔蔓草狼籍門外左有寺長命東軒與白
山對踞峯曰此寺以眺望名檻既冥矣南折下数百
歩出於磴道未成曰是名百級路峻而磴踈左右皆
叢林下入街口有穿地布石處深五六尺方丈餘其
側設屋疑温泉也俯視其下清泉湧焉踞峯曰街中
乏水但頼此泉曲折過孝顕寺前返耕雪縦清華去

三日

初出大野後二治稍偃蹇予屢以其行事或不如三

年前而不自知戒之至三國益予疑其故欲別得一
從者竊東室氏及東馬使勧計其從喜樂報未至昨
夜一治告曰渠欲先生至加賀後得十日閒則一返
浪華了多少事務又来也問何故曰客年家翁以渠
游學非其所欲曰明歳以後唯任爾自為活我不復
送資費也渠猶不返從来家毋獨通信近無一信聞
家翁禁之渠若不及歳晩帰恐永得譴余曰本年正
月既聞資費不至之故然以去年来與我有北游之
約使吾子寓友月氏而待期不圖其永得譴也然吾

子以從我故讓我將東尊翁謝猶不可我將使我子
姪見尊翁謝必不吾子為無父之人也○治卯某有
借貸於芋五氏予曰多少何如曰僅々而已既而曰
借貸卯五金則我力辨之過十金則不得不借家翁
之力予曰凡借貸者償利息乃彼不復促其本是天
下大法也十金之息不過一金今歳且償其息何如
卯彼與我厚要聚受息乎予卯我將謝家予為吾子
東令叔而借諾予又面芋五而告借吾予之故芋五
諾之而後與吾子來我非與彼不相識者耕雪將游

浪華使耕雪面芋五傳我　何如曰芋與謂儘讓私
祕先生纖然傳旨彼或憾某泄之且彼與家翁昧相
識雖與家每有緣而已彼不能代某謝家翁也唯畏
失家翁之歡矣予曰吾子言表裏反覆猶諺所謂瓢
抑鯰魚我謂將謝尊翁則以芋五為辭曰將謝芋五
則以家翁為辭轉環無端我老不能堅予所愚弄吾
子宜速莫顧一治謝曰不背果無替人某方遂從先
生若有替人追雪之來合去而歸家也○已牌耕雪
來別治某將以初十日發程游京華有事於攝津夫之

見命予曰喜樂未歸且待之而作家乃與一治送之
南行數町過清華門前呼出而語遂西行十町至街
口右有一店扁天下泰平四字入焉室安數佛蓋女
僧供茶行客處予誦與一治問答之狀敬面芋五與
之曰別有良策與行所依賴無若耕雪臨別悵然路
左平田數十頃連岡自田間突起即昨日所上西南
陽福井之勝實由此岡云既歸土人藤井文五郎東
斧太郎西村閑次郎茶屋治郎兵衛教覺寺謙忍來
在室乃相見過午不去頗飢清華到聞庵客羞祝屋

伊右衛門來贈羊羹曰耕雪使某替人紹介先生於
雪爪師乃使問其歸否曰未歸○菊田喜六答東至
○本誓寺大嚴者來見曰某四十三四年前學漢画
先生矣予彷彿識之話瓊林園舊事其所問子玉有
臺以下無一人存者○醫人辻岡東菴來見贈詩七古長故不錄
乞字曰明月請臨○夜暴瀉二行胸腹攣急似
風邪又似癪蓋飢飽失宜之所為可畏哉

四日

土人大島六藏來見乞詩正○謙忍來雪爪和尚東

曰貧道昨夕歸横井小楠東至即呈清覽請賜回音先是聞肥後士人横井平四郎以文學為福井侯所聘教督學生小楠蓋其号也其陳曰昨日松井耕雪來傳廣瀨詞伯言曰將相訪某今日多冗明日將以未牌使一生迎之願師為我報之乃答曰昨日視遅伊右衛門來曰某將代松井耕雪介先生見雪師及横井君彼今未至午後必至某將與彼謀而奉答請姑待之既而使一沿招伊右衛門返曰彼病泪然將以午後來○士人佐藤實吉來乞字及詩正伊右衛

門來予曰昨日耕雪傳横井子旨曰某方有緊務不能招廣瀨君將相見於孝顯寺今視其東頗異初言延日風雨不時興某病未瘥甚怯遠步且未見雪師明日將訪之師若為我招横井子何如伊右衛門曰某聞耕雪言一如先生言以孝顯寺為會地蓋上策也某將見雪師說之話次雪爪使人來促報伊右衛門隨其人去○清華來未下牌踏峯導至辻岡東菴氏在踏峯東一町外途遇伊右衛門曰雪師曰横井既以招先生告藩士某々數人勢不可中変先生且強赴彼招予曰善伊右衛門曰雲處與病至雪師許實欲別先生也屬某要致先生予曰我今赴辻岡氏招亦不可中變為我謝雲處詰朝相見東菴及東益見列入室士人伊藤友四郎小宮山傳太郎山本平太郎在座主人供酒酣井上剛介者來曾聞剛介號松濤福中井藩中第一詩人也剛介曰某至三國實欲謁先生聞其本地去焉因玉江等於清風亭是日設予以病先辭返○朝來大風暴雨而雷鳴忽晴雨不知數或飛霰半月多變候北地則異甚

五日

卯下牌携來成一沿訪雪爪禪師年可五十左右清雅温厚初見如舊約午後訪小楠平四郎号而歸○井上剛助号松濤來曰願暇日臨敝廬予曰去期既逼恐不能應命喜樂自浪華歸致室氏今月一日東披之有餘人東十餘通室氏東曰妻分娩後漸復舊莫勞尊　正也喜乳又出日夜吮之公既老恐不能再北也此行遂覲加能二越明年春晚歸亦宜也東焉恪勤家事料理公唯循攝養善護風霜東焉東曰先生

高柳之來前月二十五日至翌日發回音於京師送
三臟圓及日記矣計哉歸家憾不追傳尊命也（予使東馬）
薦計哉（北游）疹既止眼疾大行千百人中無一人不病者
然不出三日痊名三日眼（近日福井地方亦然）賜藍田東某携
訪之户鎖問隣人如聞其移居阿彌陀池畀日將取
回音付喜樂云々徹雲東曰松田楠涯尚在此地恐
不至明春不歸也然傳先生曰我既載家人郭先生
將至請不論我在否宜臨寒鄉宗助東曰前月二十
六日既裁一東未發偶得芳東目併呈尊夫人康安

見嗎黄白件東代先生料理云々又曰青村居東至
僅々範治東二通八月二十八日曰林外本月十八
日忽罹疹至二十日危篤招二宮慎齋乞治又嗎外
王父禱神百方盡心至廿二下利稍止昨今一日食
粥一合本地如此症者皆死而獨免非祖先餘陰神
佛冥祐安能至此乎別有日記一卷請賜覽本月十
七日潤吉妻阿琹以疹没家母泯而傷腰不能起臥
常以兩人扶云々塾生無一人罹疹者然畏引去昨
今現在生僅二十餘名佩川翁東至述肥前疹禍之

狀曰如在圍中城前狼後虎防禦無術門外光景亦
唯傷心慘目如弔敗軍墟云翁義子亦没熊谷禮次
郎自長崎歸白西濱坊女　伊祢與阿墨利加人通
本年四月十七日遂乘夷船去事覺官命和蘭甲必
丹發船追至廣東捕之五月三日歸下獄本月十八
日狗之市中梟首云々九月八日東曰家母稍陰几
林外形容未復舊方以運動身丈（為）主將待全快往謁
外王父疹既而止然縣尹夫人皆病五岳京師歸路
至伏見癒病僅愈云筑前侯借我日田金數萬兩而

不返南陵公田要等皆之福岡未歸宗家安危在此
舉（先是予屢諫見侯筑前人全兄不聽果有此變）日隈雄藏没彼商賈中一
才子可惜孝也九月二十日東曰不肖殆彌留然既
愈幸莫勞慈念家兄憂不肖病頓添白髮病之得愈
實由其勞六郎亦與有力焉云々馬子吉東曰某欲
待先生命而贅於鼎氏然金城及秀氏皆曰先生上
途前有馬子吉來宜速定為贅之語某不能拒也子
謂一治曰馬子吉之一痴至此哉金城確藏東無事
可錄○清華携鳥兒來與食之未徹雲處來○佐藤實

蔵携運正寺僧諦法来見乞字来牌横井小楠使其
門人前田忠作来迎乃與雲處至雪爪師許師為予
謀方別索館舎其意良厚将與師出忽有一客至師
引見之曰此人姓山口名小右衛門本地坊正凡欽
先生者方来謁　先生也予謝既出東郊三四町北
折又三四町有川蓋前日所渡橋之上流有舟即横
絙水上手攀之以脚遣舟者上前岸東路左見城壕
廣館比列皆御大夫也行数丁北折渡石橋而名謂
注橋入一門直北行隍濠粉堞繚繞往々見樓櫓濠

水瀰漫右有杉林地名百間濠凡七八町南折入一
門大廈相接聞不逢入蓋文武諸館吏局也二三丁
入路左家即小楠所寓小楠年可五十一二進止安
詳目劇知其非常人伊藤友四郎井上剛助先在座
既士人毛受鹿之助齋氏部長谷部甚平半井仲菴
及一醫人（忘其姓名）皆通姓名相見主人供酒有盛饌忽
聞鐘聲或報火雪爪師以先君廟有其寺中欲去一
僧来報曰遠火也乃止良久有告者既滅燭出予及
雲處作書畫客或賦詩贈予談論至二更将去師曰

初七日請會敝房既以来路門鎖自別門出（行[illegible][illegible]闇）忽右忽
左不復識西東凡二十町出於本街雲處去渡橋熟
路也送雪師至其門師亦使僕送予○来成曰向者
宮川遂安使伻来以先生不在既去東曰前日詩画
之賜如把臂歡娛不覺懐舊涕下僕病歩間同社皆
憾先生不過敝邑願福井帰路強過而一宿云

六日

来成将去因東玉江曰雪師欲以初七日集於橡栗
山房賤僕招凡師為兄謀為先容於諸人莫所不至

其意誠忠凡明日卯發等来乃可○使一治送来成
遂訪雪師返曰師方索館舎且為先生招士人某々
計議○聞昨夜火清華自親族出為是遍謝罹災者
故不得来云○佐藤寛蔵雲處大島六蔵来訪申牌
雪師與山口小左衛門来既而井上剛助伊藤友四
郎鈴木謙助来訪為予謀居師曰明日飯後且移裝
敝房初清華（来）欲供師酒以客多不決日将沒始留客
客不可去乃使人送野蔌数種於師々報以菓子○
今日曠来成發答遂安東白福井人留我不得去也

三國人待我不得留也留且不可得而足下欲中途要我猶漁人之於鷸蚌兩者聽之必不平也僕欲去三國之日過貴境而赴大聖寺足下姑待之○夜六藏來

七日

裁答室氏東馬範治孝也東及典耕雪東合封之表畫耕雪名囑清華寺前遣一治於雪師許先移裝焉午到雪師許一治清華踞峯從師謁踞峯清華曰客將集先留玉江自三國至致公文兄弟東○使一治

典清華先往視山口小左衛門所定館舍申牌辻岡東庵豈原良作半井仲菴剛助伊藤友四郎長谷部甚平横井小楠毛受鹿之助小左衛門等至始見者數人曰牧野主殿之助曰中川淵餘忘之酒酣皆作書畫客各分黨而坐予輩無黨遍就各席戍牌散予及玉江一治從小左衛門至館舍在九十九橋北畔西折處（橋即來時所過大橋）館三國内田氏朝福井時所寓長谷部甚平方任勘定奉行内田氏囑焉雪爪囑甚平借之而置予又使小左衛門及竹内五兵衛者供飯

及一切器用徹師予安至此哉途中遇雨衣濕甚小左衛門去玉江同宿寄暖類秋仲侯○今日發喜樂及西垣諸子東大意述福井人要我不得速去之故

八日

居樓上咫尺臨水西南望孝顯寺後連岡青松紅樹風致絶佳雪師詫為福井第一好樓不誣也○遣玉江於小左衛門氏贈書及川茗小左衛門來謝○遂安東至問我游期蓋來見我東也乃申前意答之（付東）僎○踞峯致遊蘇典平昨日東〻曰某訪先生於永

正寺聞其既福井去焉故追至詰朝相見○井上剛助鈴木謙助佐藤實吉來乞字○大儼來○典平來贈紙及梨先是為予約手寫福井前侯行狀一卷今日致之予感其善踏言典平乞書十餘紙未去雪師使僧月潭來促予及玉江昨夜中川淵謂雪師明日請典二客臨（二客謂予及玉江）因約同往故也乃留一治与典兵衛接時踞峯在座同出途遇清華清華欲訪一治要踞峯去取生路南行數丁入門名大馬出月潭曰每歳新正廿四日騎者為隊過焉市人群集鳴鑼

打鼓振旗而駿馬不能過者卸笠而謝輙放去門内壁壘高峙左右皆廣館大屋東行數丁又有門名川口門又數丁有二門相接名鳩門出則截前日所過道直東行數丁左折即中川氏也伊藤友四郎井上剛介先出見引入室雪師在座主人夫妻及牧野主殿介生客二人見其庭竹樹蕭疎鳥雀來往因口占一絶（瀟水南周又北迴深沈官舍倚城隈一庭楓竹饒村趣借與山禽隨意來）主人供酒玉江作富貴長年圖余贊之（毋乃水魚契花王及大夫青青與艷艷相和德不孤）戍牌同雪師辭至川口門既鎖起拕関則曰何人

曰孝顯寺和尚乃開門既出師指路右廣館曰此家邑入千石十七八年前主人歳二十餘一夕殺其妻子及奴婢十有八人而出奔不知其何去也而被疵者二十餘人聞其刀所謂村正者古來無如此奇變云其家遂滅宅今為勘定局師送至我居○今日裁答公文兄弟柬及與渡邉順八郎柬屬之與兵衛○初徹雲為余柬福井人竹内布珀今日雪師柬余曰布珀父乃五兵衛也聞前日彼聞先生在高柳將來洒掃以俟而不來彼甚觖望先生須遣門生謝之乃遣一治贈川苔及香魚腸不在

九日

大雨傾盆平明未巳見隔水連山出没于雲烟間實有多少樓臺烟雨中景勝○清香來（清香山口小左衛門号以下用之）○祝屋伊右衛門來乞字○與兵衛柬送潤筆金若干曰昨日所賜扁額脫二字願亟富山見惠乃題舊製七絶亟上送之余每書詑必讀故有脫字自知之昨日匆忙不暇讀即有如此紕謬甚哉我衰也○昨日牧野主殿介曰明日請會於敝廬清香携玉江去

曰雪師使人來促牧野氏之遊請報我○未下牌清華踣峯來話次雪師使人來曰貧道先赴牧野氏先生若怕雨行且使玉江來貧道將使主人發轎來迎先生也余曰師猶步行某敢乘轎乎館人為余設浴既而使館人導至清香氏（有僑居東四丁外）其弟重藏見曰家兄既與玉江君往矣乃使其僕導過大出馬門左折取生路過二門相接處名鐵門右折出鳩門雨勢方烈斜風掀傘衣大濕渠水涯濠濁波洋溢聲如吼雷入主殿助（在中川氏西畔）清香先出見引入室主人夫妻

及女見雪師中川上土伊藤諸子在塵主人祿千石宅頗閑淨庭有菊畹既飲笠原良作至余與玉江交作書畫戊下牌雨稍止乃與衆同辭出至本街雪師別清香送至僑居一治告布川源兵衛至致金百疋及渡邉順八郎約明朝復來去矣順八郎東中有東馬前月十二日來報室氏令娩也

十日

卯牌源兵衛來乃贈書一紙囑順八郎東○玉江赴清香清香使人來曰午後正欲設浴請臨○佐藤實吉來乞字鈴木謙來伊右衛門來乞字踞峯來清香使廚人來羞皃肉午後与實吉出一治從出於本街東行五丁許至布珀氏實吉去布珀曰清香招其盖先生故也乃與出至清香氏始坐清香及玉江自外歸曰迨先生未至出游矣返一治守舍主人供酒重蔵及荒木某見主人示朱舜水書前揭鑑跋曰人莫於水鑑宜以人鑑此聖賢之格言也然水至平吾以居吾心焉水至清吾以濯吾德焉要在其不可為鑑也以其草書難讀乞予改書酬與玉江作畫既浴而

飯戌上牌辭主人兄弟荒木某送至一治不在館人告尚者蒔田使人來曰某今至明與請見一治自清華氏返致清華所贈金若干

十一日

井上剛助來取書曰午後請臨○大嶌六來○一治告曰清華以其兄病綜攝家務然其人曠達不屑爲賣冰糕清華即其異兄弟也清華欲請清華所返家政其兄遂隨先生法號清絲然聽敬先輩遷之清華將黙參朝赴壽氏仍載與清齋來遣一治致之○荒沐浴齋潔乞畫○清香來○雲處來曰昨自魚屋治右衛門自京師歸曰廣瀨君室人書信既托先歸者猶未達乎某面未治右衛門將歸其家以語先歸者曰其人住福井且緩二三日期○午後與雲處一治將赴松濤氏布珀携大黒屋者來曰尹人女善畫欲師玉江兄故今朝迎矣兄今在山口氏乃出方導玉江途遇之自大橋北畔東行水上二三丁左折入街右折多賡館園樹參天黃葉如雲復出水上即熱路也五六丁右折出闔門直東二丁許又出川上左折

一丁松濤氏在焉主人及其父母妻子皆見其庭左右大木簇立中間豁然有二三尺枳籬遶山自籬上出如庭中之有巨石平布點綴以矮卉廣苔如茵設席枳籬上而坐枳年〻剪枝密幹勁截人而不險亦希觀籬根即二水合流處中間沙田一帶甚似余中洲之田諸客未集乞主人泛舟主人父子操棹川右大左小溯右川幅可三十間急而深有韋百丈上者乃以縆附其尾始速二三町前舟止載岸上積柴水盡急主父子入水推舟又止一丁許左見青松紅楓

掩映成趣水岸疊石築起孤亭枕焉主人曰寡大夫狛氏別業也回棹舟觸乱糊雲處怖変色曰㬪病後墜必死衆哂既返牧野主殿之助雪爪師笠原良作主人旅井上一庵至酒酣各作書画余口占数詩皆詩載集和者四五人大島六蔵主人弟子也来行酒先是主人乞書曰全紙数葉中願録高作新田公廟詩余以其長難之後集孝顕寺雪師曰先生僑居件長谷部君周旋盡力時余褻識諸人而一人曰前日托剛助乞新田公廟之詩聞其長篇心更欽羨請強一揮

余為長谷部也乃許之既書至此主人曰請新田公廟詩者非長谷部而牧野也先生本意為長谷部而不為牧野然乃集取之不必背於牧野也意欲獲之主殿之助不肯雲處曰詩中有高柳村字且先生據我家記及所蔵新田公四百年忌祭記而作之然則當属我雪師曰三君言各有理一得二失非平等也佛家尚平等貧道居傍觀之列使貧道得之三君皆得平等也既而帰主殿助戍牌辞月色在波帰路如畫雲處曰明日願游野外雪師曰午前乞臨敝房而

追雲處兄約至橋畔別○宮川遂庵東送詩巻乞正東曰先生福井帰路過敝邑而返三國順也返三國而至敝邑逆也請襃許

十二日

遂安俾来取回東〻曰辱書使僕福井帰路過貴境僕與三國人約自福井直返彼地息壌在彼不可違也然吾子之請又不可得已則我将与雲處決之今日未得決雲處将以十四五日帰其家爾時我托焉以報吾子暫待之○玉泙之三國乃托答東成東○

佐藤實吉来取書午前携一治訪雪師了導自庭出
而上山地陡樹密詰曲崎嶇三四百歩有小門扁細
香女史書橡栗山房四字門内浄掃地房僅容膝弟
屋土壁野趣蕭然山園三面喬木蔽唯東方開豁仰
望白山雪色諸山横翠俯瞰満城黄葉碧甍先之師
欲請余題詩故来遣踞峯氏囑答花木渋齋東師設
飯踞峯與喜楽来喜楽熙蘇将之浪華而以二十五
日帰願先生先赴丸岡而返三国待其帰焉而去余
亦好乃識與東馬東付之喜楽去師留踞峯既而報

雲所曰願會地藏堂矣雲所携其妻子来寓其岳家
距師房邇而隔山故也雲所答曰諾乃下至寺庭取
徴径上峻甚四五百歩遇僧負薪帰師曰此山係寺
領者方八町也美寺僅方伐木忽有猫頭鳥掠予頭
翔路如立岸長茅没肩一転出於平[illegible]即前日所游
楊弓落北畔也至地藏祠雲所及其岳父足羽神職
攝津在焉路于山上西行山形如帯左右皆平地而
稍南稍西而稍北海轉原野向背村落川沼之位置
変换無窮允行十町有士人習射場見安永中石標

雲所曰近西洋流鳥槍盛行而射場如此荒蕪矣又
七八町路左列柵忽急下四五百歩有一茅茨門扁
僧高泉書寶石山山口重蔵出迎入南軒此下有山
背西南将盡處敞曠無比蓋富人別業也主人不在
其弟二人見重蔵供茶余及踞峯一治等散歩西下
数十歩脚根即朔所見采石場峭壁斗落数十丈目
眩足戦路左有空屋截石如板者数千塡塞焉俯望
役夫方卓梯揮鎚雪屑烟飛一治欲下觀余危止嚴
間霜極美返座雲所妻携児女至開行厨予口占一

絶宜哉眺望人貴洵矣風光世稀霜落木落水落鳥
飛雲飛帆飛為主人題日没主人弟遷至提鳥羅出
将捕鳧雁也聞薄暮鳧雁過山　必有定所投羅往
往掩獲云一治等従去雪師趣帰月色鮮明然比畫
行甚艱余著篠履與襪不慣大苦一治等返曰殆得
鳧而佚之主人氏追送炬月潭等来迎月色火光単
蕎煙射過愛宕祠傍下磴一町許入足羽氏雲所岳
母見出下一町與雪師踞峯別渡大橋重蔵別戌牌
返僑居○来成東至披之有大聖寺草鹿元亮子泰

冲本月九日東〻曰書賜家翁〻〻方多冗命某拜
復夏時家里松嶹東報先生將過敝邑時劉三郎在
某家因謀館先生焉既而先生不來既經四五月不
圖先生今始至三國也伏祈過本地之日枉駕云〻

十三日

發興石圃東中包答草鹿東〻曰僕方在福井欲以
月尾過貴境云〻副以答來成東○遣一治於雪師
許返紙遂招踈峯○鈴木譿助來為伊藤友四郎乞
字○清香來曰今夕請過已而使重藏來曰今夕為

人所要而出請卜他日○一治返傳雪師旨曰士人
水野敏之助欲明日會諸文人請臨敏之助亦使人
來請○井上剛助辻東菴伊右衛門等來乞字踈峯
來先東庵欲薦大島六藏為予從者今日與踈峯謀
之東庵懃看○西垣來致來成東同寓○夜清香來
謝○雲處携其妻子來西垣供酒清華與之○今日
若佐人大西楳左衛門其兒耕雲來見某過敦見犬
宮由兵衛曰人或傳旭莊先生没我未信之吾子游
福井請探先生安否報我耕雲曰某師耕石今夏謁
先生於彼家

十四日

清香兄弟笠原良策辻岡東庵伊右衛門來○清華
來○水野敏之助使人來請臨○來牌井上剛助來
勸余應水野氏招余以而難之雲處亦來勸既而止
乃借清華發而出一治從留清華守舍水野氏在牧
野主殿助氏東南一町外主人及其父風月母妻皆
見主殿助妻即主人妹夫妻偕來接客予及雲處作
書画白將没雪師始至福井士人以雪爪故所到皆

設野蔌而無腥鮮猶佛祭時余輩皆困戍牌風月導
入茶堂供茶示顯微鏡余拔白髮視之晶如雪一幹
數支不異樹木同衆辞途別帰清華猶在○今日剛
助曰十六日就先生居而設賤宴何如予曰善雲處
曰某明日帰家報遂安以先生近日相過先生途過
茅廬何如主殿助剛助聞之約送同往期十八日

十五日

終日大雨暴霰○嘱西垣發與來成東〻曰僕將以
十八日發路過丸岡信宿而赴貴境請速送我朱肉

寘師房者云○一工人来眎鶴曰視屋伊右衛門傳
公有求鶴之意故乞覽予曰蒔田雲所者欲買鶴贈
予也乃教雲處寓去先是雲處為福井人輪異一郎
左衛門求復　洞記曰彼将以鶴為潤筆也故令工
往既而雲處與一郎左衛門来視鶴曰可也雲處将
帰高椥乃托與遂安柬〻曰僕将以十八日訪雲處
翌日拝趨也然大雨暴風則止一郎左衛門曰請使
工見我已去工復来乃命赴輪異氏○伊藤友四郎
鈴木讓助清香来○布珀携駒屋善右衛門来見○

心下痞借藥鼎於清香氏重蔵来曰敢問病謝其厚
○踞峯来○玉江十三日東至東曰喜樂既赴浪華
先生帰途過丸岡為上策云〻喜樂将為全周旋也○黄昏清
華来導至橋西肴店供嵬大饗既而出羊糕携帰作
善哉羹與西垣等食西垣見其族内田周平曰此人
為總右衛門守此館舎

十六日

西垣去○清香来乞書謁新田公廟詩屛風半勞甚
書故○大野人松田藤之助携渡邊順八郎柬来見柬

回布川生帰得接芳訊既宮澤生来曰先生方以寺
川生欲未追明年西帰別募從者也因與議遣松細
生拝趨生年少百事未解然如其為人愿朴不敢作
放逸某保之先生面與生謀問其肯不且視其善不
何如乃録從所當作事務數條及我所付債貴數示
之曰吾子肯不何如曰某雖不敏願努力乃授囘柬
附中鍅曰吾子須以二十五六日追我於三國永正寺
也○廣瀬與三右衛門使人来送菓儀曰某今日至
此地来朝拝趨○踞峯来為大島六藏謝曰彼甚欲

從先生去然其母不許○士人能勢角太夫小村良
助因周平相見○月潭来傳雪師旨乞書先是為雪
師賦橡栗山房詩三百餘言載集○布珀父五兵衛来
見曰柴田在福井僅七八年而滅然其有遺德於我
如以米九斗二升為一石創舟橋永世被其澤世人
或不知之某毎公忌日必謁其廟深慨其功泯滅願
先生作七古長篇弔之發窀穸之幽光予曰諾君請
録其詳示我○黄昏井上剛助伊藤友四郎鈴木謙
助大島六藏山木平太郎辻岡東庵等携酒肴来餞

予留五兵衛固辞去曰明夕請臨敝廬清華来夜半客初散○今日平太郎話曰邸報至聞本月七日官決諸囚斬我藩士人橋本佐内及江戸藩士飯泉喜京師儒者頼三樹三郎流三國大學等而梅田源次郎以下未聞處置蓋未結局也三樹三郎頼山陽之子余曽識之余所識無数而無一人罹死刑者而三樹三郎獨不免蓋盈成招之流而交匪人宜矣其及也山陽名浮其實至稱徂徠後一人其子忽遭奇禍天道乗除不可測如是乎○終日風而且雹山見

雪寒甚

十七日

夜来背痛疑感冒乃使一治於輪違一郎左衛門氏買葛根湯主人辞直○布珀来曰今夕請同清香臨○踞峯来曰聞先生今日臨辻岡氏我房雖請莫枉駕予曰何故曰家翁性儼先生来別必将自来謝家翁既老甚不欲其也○大嵩来○清香来贈潤筆若干約共赴布珀氏○午後與三右衛門来将與訪諸家偶一郎左衛門来同出至孝顕寺門外今朝月

潭来傳雪師言曰申牌前有事不得相見請申牌後臨時方申上牌使一治先往致師所書一郎左衛門去予至東庵氏其子見曰家翁不在言未畢東庵走自外入今遇一治君聞先生臨故帰矣與三右衛門介相見主人供酒一治至曰雪爪方與衆僧答問未畢乃為主人作画再次壁上所掛高野真齋詩韻山脚連庭上幽深與俗分白雲来漠々黄葉落紛々倚几覩何物當窓有此君世人奔走甚妙趣向誰云予曰踞峯不欲我往何故主人曰彼老禿至嗇畏菓茶之費乃使一治往告別既而辞至孝顕寺門外逢

一郎左衛門曰将觀山下紅蔦與三右衛門聞之随去予見雪師々将供蕎麦時近黄昏予以布珀氏之招辞師不可且曰新製屏風猶有餘白請作神亀峡図画成書其上曰己未十月訪雪師話及神亀峡予曽探峡然與師異年師常憾不同覩使予図之欲著我二人焉予拙人物故唯画山水樹石而待玉江来補○與三右衛門至見師即去予白日既暮矣師若不送我清香布珀必咎我違約師曰善既喫蕎麦使一治先赴清香氏告曰直赴布珀氏矣師贐金一両

及綿團燰物膌遂與師出至布珀氏家人曰請之老主
庵乃西行之町許至五兵衛所住自得庵師不肯入
曰我為先生無從者故從也不欲費主人供給予曰
不告主人必咎我因互推挽偶一治從清蕃重藏至
清香遂要師而入五兵衛方會客行茶儀予輩坐別
室布珀見師為予謝違期清香曰時宛好何謝之有
五兵衛控客出見則能勢角太夫小村良助駒屋善
右衛門及一客也酒出師先辭歸予驂起馬駘於布
珀回明日請以午前出役夫三名及示牌與衆同辭

月明似畫艤舸別去善右衛門使其僕送予○館人
致來成所送朱肉東曰函有餘地填銀杏以呈又有
石圍東曰先生與大聖寺人東既托脚夫矣見一隻
謹呈云〻然不見覓

十八日

使館人問其故於伻曰實將買而献也○笠原良策
使人取書○清華來曰今日有家祭不能奉送敢謝
○布珀使舍人來返起馬駘贈潤筆若干及雲丹曰
朝來微恙不能拜趨○周平將返三國乃托送雲丹

數筐於來成氏福井人贐雲丹多○路峯來贐紫帽○與路
峯之清香氏告別途值之然遂至其家既而清香來
謝○米儼來○井上剛助來贈潤筆金若干及致牧
野主殿助所贈菓儀曰我二人約送先生至雲處氏然
今日有故不践言敢謝余曰冬晴徵景如今日難多
得願強陪從剛助曰且与主殿助謀多恐不能從命
○笠原良策贈金及雲丹且托酒一樽曰願致之雲
處予謂其伻曰我役夫三肩而皐轎擔而挂別無間
肩安能荷數升樽卿宜就輪違氏謀也○以館人之

僕愿悋賜錢五百文○午後轎夫來促上途予先与
路峯出使路峰謝清香路峰追及曰途值清香彼今
日有官事不能相送訪輪違一郎左衛門路居在布珀氏對門
予薦游高栁以病辭曰少愈必追先生於丸岡矣至
布珀氏與父子見始聞布珀通称五兵衛其父通称
茂三郎也茂三郎曰路峰師外無送奉者何乎予述
井上輪違山口諸子之故茂三郎曰雲處必失望矣
命布珀往布珀曰頭痛方涔〻明日追趨一治与轎
夫至至乃辭布珀使舍人送北行數町東折數町又

北折一東一北二十四五町街盡有閭門出則一渠
逵郭渡橋右見濠盖通城北口也涯多蘆葦舍人去
又有街名莵町五六町人家盡踞峰別去乃上轎使
一治先行報船橋驛長官道左右皆田時有樹林過
幾久高木高柳（在雲處所住高柳二里外）諸村至船橋役夫未集
驛北有　即黒龍下流兩涯可百二三十間所謂舟
橋在焉予獨往返觀之水中竪鮮船四十八隻以鐵
索二條藤繩滕大者一條縛之南岸卓石柱三本結
索及繩北岸則結大木横板舟上作橋闊舟隨漲勢

浮沈越前漁浦四十八處每浦出一舟云水中央有
洲南邊波勢迅駛如電深不知底北邊深可七八尺
傳古未無能橋焉柴田勝家以郷民屢嘯聚作亂悉
賜耕具而收刀槍鎔作鐵索創舟橋焉其功大矣返
驛舍雲處氏役夫未集舍人亦出迎曰向者遇牧野井
上二君問不見先生乎某答曰不見二君遂疑而去
盖既至高柳矣予疑福井人以橋未左内件闔藩愼
嚴不得野游剛助憚人之耳目故不敢泄竊往也氷
北又有村名森田人家数百岸上群木蘢葱霜葉頗

妍過古市上森田石盛茨原寄原数村至追分休路
左店熊太先去又過一村名北横池二三町出於赤
江橋西畔轉路也申牌至雲處氏主殿助剛助見曰
我二人以先生言故出家走一介於清香氏告之間
先生既上途走来矣予笑曰毋乃鳴門之介欺水野
勝成故智乎皆笑○福井至舟橋一里舟橋至高柳
一里半皆向北○今日快晴如春然白山以下諸高
峰皆見雪○雲處出九月二十五日家信付予曰即
魚屋喜左衛門托先歸者其又亦托別人而遅了者

開封有室氏東馬秀民俊治東及三臓圓一筐東馬
日巻記　巻室氏東馬皆述令娩件秀民東曰尊夫
人誕女而不育然幸康健猶可賀也金城欲納馬子
吉為義妹壻強使某為先生替人不知先生肯否敢
告俊治東曰某既歸家母弟妻皆死大兒方病亦兒
尋毋而啼實人生苦境回思浪華快游一場春夢云
云見日記過半録婢去来及室氏三兒疾病室氏之
勞可想俊治東中有先生亦須早歸莫尊夫人勞之
語宜矣又録日原文哉春自寛平姉皆没○主人供

酒酣漁屋喜左衛門自京師帰見聞予今日始得家
信曰従者無状至此乎予作書既成二客懐之辞去
送至村中月明風寒時戌下牌也○今日近藤與平
來至大意述岩佐生聞索従者欲親往既告大夫得
晃偶寡君在大坂城疾病召藩醫二人先居有病臣
不得出境例也家止云々○亥上牌大震地[illegible]
十九日
廣瀬與三右衛門使舍人友輔來問且諸約追先生
於高柳然昨日謁飛騨野令有命速返家不得踐約
敢謝友輔贈菓子乞字即托答與平東○昨日顧圃
伻致竟乃贈之雲處○與一治會計九月二十日後
金錢出入○請主人設浴○午後辞雲處氏雲處渡
赤江橋使一治與擔両擔者先赴丸岡東北行數丁
遇一醫生曰君非廣瀬先生乎曰然曰某宮川遂安
姻大崎亨四郎也遂安使某迎先二十五六丁入丸
岡南口人家空疎雲處曰災後未全結構也二丁許
有小渠松列堤上渡石橋有閭門従　為城下閭戸
數千餘街衢整正東北行七八町至遂安氏遂安病

膝不能跪曰近日頗瘧始坐醫人平方庵来見既坊
正大濃三右衛門来行束脩受教○主人北隣即神
明祠也見鴨脚黄葉甚美乃往觀之祠庭頗廣老木
叢立後有一水石橋架焉有門遙見霜葉隱映如有
幽趣将渡橋一治曰見地形疑城也乃止返○黄昏
主人及三右衛門供酒亨四郎父玄俊醫人小野良
齋士人矢野昌商魚屋作治郎来見戌牌三右衛門
告曰主人室狭且有小児與某謀留先生於逆旅也
與道玄俊昌従西北行衢五丁有渠城濠下流也
渡石橋入逆旅中野吉兵衛氏雲處欲帰昌留之與
余宿○今日贈目菩友菓子於遂安○矢田昌贈菓
子
二十日
遂安東問起居遣一治答之○三右衛門使人来謝
曰今日以姪子祭會客不得拝趨○昨日遂安伯戒
周偉藤田天洋欲明日招先生申牌天洋使人来請
臨乃與雲處一治赴之（其家在逆旅南三町外）天洋歳七十許
其子恭庵孫渡五郎見矢崎玄春来主人供飯殽饌

室日没風而大起雲處以迎者到先帰其家戌牌偕
蓮生八箋及　論主令使僕送時風益烈而雨休
○今日使一治贈詩於遂安及三右衛門（詩載集）○徹
暁風聲撼屋而暖甚

二十二日

雲處使人来致駕且為輪達二郎左衛門乞字○遺
一治於藤田天洋氏謝遂之遂安氏告明日上途○
天洋使泰安来謝且贈詩○白崎荘左衛門者来乞
字且似鄭大本書請鑑題畫箋紙書五絶（干戈天地満行處是消魂邦有忠義膽成敗非所論）予曰書體磊落似其為人且印亦古
雅蓋真跡也既而晒曰第三句頗似邦人口吻然大
木生我土莫怪其操郷音也口占一絶（清史多証筆難懕忠義魂我邦君臣幹自有公論存）○大濃三右衛門来乞字○矢野昇来
将饗予留三右衛門荘左衛門又以轎迎遂安至大
崎亭四郎来衆勸之為予従者既而元俊来衆又言
之日没三右衛門去酒始出徹亥牌遂安独留宿亭
華居楼上楼下及隣舎皆有客初歌呼終罵且闘哄
遂安語舊至寅牌

二十三日

鳴差左衛門三右衛門元俊泰安等来○雲處携清
水太仲者来見乞字○福井米屋一兵衛者東送家
信及中西耕石東曰今朝喜樂自上國帰過福井間
先生在丸岡嘱某送上書東二通及三職圓一筐且
傳言曰某今日帰三國復将以二十六日赴浪華而
以十一月六日帰願先生明日返三國云又披家信
有室氏東馬本月廿八日東及藍田礎藏東室氏東
曰公於月中以野所裁夏衣及諸具至又四範孝二
子東我二兒送香魚若干頭中有孝也當東上候尊
堂安否然我母方病不得出門之語故送呈其東又
曰聞向所送三職圓未達故別送一筐東馬東曰藍
田使某下見碧圓寺東景而謀梅苗件畳曰梅苗易
枯舟中若無看護者其諸（治）者不過十之二今歳且止
待先生帰何如藍田弟云然不識尊意何如又曰某
篤礎藏従先生彼近寓松井氏始少安不欲屢遷故
不強也藍田東曰梅苗件凍馬兒東詳也不復贅焉
予吉件某将口傳尊旨某長州行獲潤筆五十餘金

北條土屋諸子所周旋皆先生蔭也某以親族慫慂
移居堀江聚童子教書云〻耕石粟曰池内大學既
見放逐梅田等未聞結局三樹伏誅○終日揮灑縑
以燭倩傳四郎磨墨鼎復勸之爲我從者亨四郎年
十九莊弱如十四五童自以不慣事固辭○莊左衛
門鼎贈潤筆金若干戌牌既散遂要鼎三右衛門留
供酒遂要曰先生逆旅諸費皆三右衛門所給敢告
予鳴謝○雲處約明日使舍人熊太送予

二十三日

使人促三右衛門曰公欲乞畫何不速來○三右衛
門來贈潤筆金若干○多田莊兵衛者來乞字○來
成自三國來迎予感其厚元俊使亨四郎贖紙及
既而自來○遂安使人來贐金及　曰某以藥病告
寡君免職不得白日來往元俊聞之曰渠聽則無見
者乃遣轎夫迎到○雲處使其子半藏來贈潤筆金
若干半藏曰熊太原丸岡產有故寓我家不欲白日
入城下在途中待先生過也○丸岡儒官荒木一助
舊名半助雲處叔父也二十七八年前來訪爾後不聞消

息昨日同雲處贈七律一首曰近年得讒不得見也
今朝作答詩載七律集然匆忙不能淨寫囑三右衛門謝
之○三右衛門又設離酒未成遂安元俊父子莊左
衛門莊兵衛同席昨日囑三右衛門命驛長發擔夫
三名午下牌上途三右衛門元俊父子半藏館人中
野吉兵衛送北行街上右城濠左商家三右衛門指
尤大厦屋曰敝廬二丁餘有閭門出則渠水西流左
渠右人家行數丁又家盡熊太自別路來及乃命先
赴金津驛具役扶遂傑吉兵衛別去途亂行旋右皆

田冬畝見水高燥種麥者僅三之一路廣菰織畎蹟
和暖遠山近郭霜葉紅黃雜以青松烟霏靄曳實一
年佳景二十餘町有水狹而深水涯群木聚茂渡橋
有石地藏及法華塔予曰視地形似刑人處亨四郎
曰然傳古刑場今則不用洗此渠藏去至此三右衛
門別去三右衛門好詩其深情亞公文兄弟然徼遂
安我安得如此好友焉哉來成請先赴金津曰彼有
菊花店請一覽二十餘丁出於福井走金澤孔道路
左茶店數家直北行八町余金津人家四五百熊太

迎曰驛長以三國非官道不肯出驛夫故付雇錢六
百文実役夫三名罔初謂有轎而無両擡矣若両擡
須添一二箇態太詰驛役爽然得肯之不見来成疑其
在萬店就焉主人白朝来漢﨑無復観者初欲飯態
太先報来成氏至此以其既来迎使態ニ帰亨四郎
亦辞去来成及曰基在姻家焉謀迎先生未決予以
役夫既集趣去直西行左右皆火田若平林二帯灌
緬ニ西行三里村名本莊殺路左宿来成飲殺更過
上播神番下播訶間吟芾竹松諸村出於敦賀路釜辞

以西路衍布磚一行其左右多渟黄昏入三國喜樂
出迎入永正寺執岡至金津二里向西北金津至三
國二里向西南西垣来曰基出迎而後不覺至竹松
村〇今日来成出米屋豊作本月七日東援呈東曰
聞先生將来既命本町板屋多兵衛者為館以待〇
公友鳳山連名東白福井船便至歸先生嘱近藤生
之東至聞方求從者故與渡邊子謀使松田生拜趨
生雖田舍漢蒙大儒陶甄或將進矣願垂教　又曰聞
令徽藏送赤小豆某家幸有赤小豆及草呈之左右

二十四日

昨夜喜樂白詰朝未乞字請昧爽磨墨待至午時不
来〇西垣東来成曰快晴殊暖請導先生游東尋坊
遍〇午後西垣未来乃書其斯嗚屛風未畢西垣的
峯春庵及内田總右衛門（西垣宗家今見）田善等来先是招
玉江至衆促出門予曰凡書屛風中止則筆勢墨色
必異初異待我畢既投筆將出喜樂来謝違約衆
話之不已未上牌出来成兄弟無踪從過宿浦米脇
至廣野之尾左折取生路右有松林衆樵方伐之林

盡左右皆豊草徑小僅容趾稍上最高處有二巨石
予曰此拔海面可百間而視巨質濤痕宛然盖地形
変遷也躡焉四顧西北溟渤際天渺恬日閃漁舟遊
遠東南萬峯刺天獨白山晶瑩西行五六丁至地盡
處地骨露焉大嵓之端揷海猶櫛齒其凹處凡七嵓
高数十百丈斗立如卓掌而海入其間成嵓勢長可
百間幅不過十二三間衆巨億萬合成一大嵓若其
區劃分明廣狹修短厚薄圓方直歪曲無有同形
而左張右翕前逞後讓上贏下縮位置穩貼罅隙不

容寸疊〻数十連〻数萬不見一〻之墮脱危動者甚
哉造化好奇而露未也蓋地骨於海猶齒属齦與地
風自朝鮮至濤頭猛迅猶堅硬物觸齒脆牙者先齵
也而東尋坊池俗之所謂臼歯之齵尤深険者初有
螢女五名尾来乞没海探蚫不已乃許之衆攀嵓下
就微平處観之皆裸著布裩両脚朝天没蔚藍處屢
出没良久返唯呈一蚫田善詰曰毎人債八十錢而
僅獲一何乎予曰婦人而裸天寒而風濤険悪性命
不測僅得八十錢也之女待詔安按摩勞遜不啻半

百世何詰之有移坐石上将開行厨以不堪陰寒謀移
席陽處石肆有瀦水泉曰清泉予曰潮舐之鹹衆曰
此處高於海面可二十丈而潮至何乎予曰今日牢
晴故也若烈風潮及更高数十丈處若不然此嵓何
如此露出乎始悟向之高處一大石有濤痕之故也
的峯曰移席半濟可也予曰何地曰半腸西偏也乃
返十餘町至松林瀕水處設席開行厨時太陽没海
朱霞紅潮上爛下鎔少焉蒼然一色乃帰至半腸東
偏取生路過岡頂有寺堂宇廣大大木外環落葉没

踝佛殿與僧房南北隔絶中間閣道跨空俗呼橋寺
過其下予房相接時習曰此名川尻衛房哉大谷派
中権貴者寺境盡高原種菜北高南低一覧盡海宿
浦隠岡根不見行三四町右折下入村東行四五町
人家断續又右折則出於永正寺西畔西上胖縣謂
玉江日欲有所謀請明朝来○踏峯清華東庵東至
東庵寄詩

二十五日

玉江来與来成為予謀去留○喜樂陳陀寧宜君翊

日赴瑯華乃先托雲舟数筐○西垣碩圃的峯来贈
碩圃菓子報其贈見也○内田平右衛門号東垣来見
○内田總右衛門号秋谷使人来請臨○未下牌来成
導至秋谷氏在来成氏東五大町外治従春庵偶来同往秋
谷書樓臨水東望上流数派會同中間蘆洲一帶又
有洲市名道衛市北見長橋如虹西眺海門漁舟乱
點實有数勝槩主人曰樓未有名我家世奉本願寺
宗往歳法主賜邦詞中有霞字家人榮之欲以霞名
或詞邦詞所謂霞者卽靄也字義既異且霞字不稱

樓何如予曰然乃應以招風呼月主人悦既而供酒
招玉江至主人猶少来成叔父助四郎總轄家務亦
出見日没辞玉江別西垣導至上街朝木亭供酒数
妓主婦見乞書扁額亥牌帰春庵送至〇今日井上
剛助東至中有与大聖寺儒官東方元吉東即薦予
也

二十六日

朝来裁数束未畢喜楽来乃托与山口清香（内封与井上剛介与雪陣二束）烟草屋長兵衛東（内封与公文東）又托与室氏東馬
東（内封与南陵見範治孝也源兵衛谷口總助東〇将裁与秀氏東不果）〇布珀父東

送栄田勝家記一巻〇大心贈肴〇喜楽妻贈肴〇
夜使一治謂玉江曰明朝請来返報不在〇西垣来

十月二十七日
玉江来与來成等謀予去留予曰我與加賀人約既
久矣且一遊而後報諾不○我與雲處乘々曰義資
公条記一巻完璧云云又東遂安曰日者蒙款待深
荷厚誼云云與雲處各一封請煩轉致知次野大埼大
濃諸子不能一一通禮況我輩東付來成而執況固
倉吏○午前松田藤之助自大野來致渡邊順八郎
東々曰松田生歸乃以二十一日以欲隨先生北游
聞寡君僕嚮子横田權藏至宿張我爲藤之助請官

長曰善至二十五日命下曰松田藤之助將有他命
不允外遊僕及權藏大驚疑有藏氏之子然天也先
生以病無從者由左衛門欲使其息從何如乃裁答
衆曰松田生件請貴衙謝次々今朝以生未至曉
寺川生欲留之既而生淫致貴東候寺川生既留則
於僕無所病也宮澤氏之子恐紈袴不耐使役也善
爲我謝○感風邪○碩園春庵来將爲之講西垣未
至待之時風死日暖来成曰泛舟觀漁何如衆曰善
乃艤一舠自庭下而就爲藤之助亦從至水心洲澳

者曰寺井五六行聞直曰十平文遂東南淵數丁上
南岸即新保村也人家三四百街西端沙有沙岡斗
出海心上焉北望三國粉壁映波風致甚佳岡上多
松樹短萃平布北畔嶄壁陡急如立掌然細沙如綿
不見片石試下沙瀨膝欲止不能止立落至平地可
七八丈東行返舟迴洲東端北行北岸一亭挑水來
成曰亭主人畸人須訪先上一童迎曰主在舟大呼
返一人親棹舠來即主人也皆上亭西垣秋谷至主
人供酒肴亭沫名請名之予應徵題文爲許亜黄昏

送永正寺既而来成及諸子庵一治去又謀予去留
一治以告予曰待我加州之報○来成留藤之助曰
且信宿○清華東送菓儀請再別有小林作兵衛東
亦贈菓儀乞詩正○數年來左右牙既齲至此失刺
舌今日嘱來成招齒醫至醫欲拔左牙而鍵右牙予
曰鍵可拔不可乃鍵碎尖一分餘

二十八日
昀峰使人報有之九岡者乃裁與遂安東既而來成
告曰春庵亦報方有歸九岡者蓋春庵氏人先於昀

峰氏人一時也的峰氏人將帶昨朝貴東供則今朝
東嶋春庵人枝遂接預識簡音持的峰氏人呈附之
止策也從之○西垣秋谷来○祝屋伊右衛門来曰
蘆溪者欲見撲謨先容○午後藤之助告別乃付呈
順八郎東及詩公文公文東且曰語子涇稱井須宿
村内請肇氏乃村子請肇東内絶答小衛兵衛東林○来戒春
庵諸子強留淨春庵見回前日玉江傳先生旨衆喜
謂先生游留施亦旧来現村色甚急竊疑其故淨曰
我使玉江轉待我太聖寺之報一諾而泡別無法留

之言玉江諾以謀其私世我所不言亦我所知也我將
見玉江詰之春庵曰不必然先生甚太急衆不能具
送別之儀故欲日又一日緩之而已予曰某始来既
言以本月念後赴大聖寺矣亦始於昨今也春庵曰
先生至大聖寺後決北行不能為我留則来月七八
日使喜樂迎先生復来受送別之宴何如予曰来則
留也已既決去則無復来之理也唯仍前議待大聖
寺之報春庵去玉江来予詰之玉江慍曰某寺他人
語其所言不合先生意則不敢告其所言合先生意

則告是使先生無所好悪於他人亦使他人無所好
悪於先生即予子職也豈別有增減意旨矯飾言語
之理哉衆若不解其將面說予曰凡事自揺則敗我
故謂見增減矯飾乎不用面解

二十九日

頭痛發熱招春菴先診脈其藥發汗遂安東於丸岡
倉部東外副題養濟館詩七絶載集及寄荒沐之助詩遂
安所乞書一紙○伊右衛門来乞字以潤筆不當觀
辭之○内西武右衛門来為秋田行来移且質予蹉

筆疑義○西垣贈赤小豆飯及肴○伊右衛門復来
从池上屋平右エ門号蘆溪相見○西垣硯圃的峰秋
谷来聽予話○米屋市兵衛来見蓋以清香旨見一
治乞統也○復裁書遂安東其東中有為先生求得
一從者之語予欲見其人東促之○魚屋治郎八来
贈潤筆金若干○夜春庵招一治○西垣招予及来
成會於朝山亭使妓侑酒供鳥肉予為作書畫數紙
醫人前川志恵来見初来夕食頻傾數杯醉甚乃假
寐樓上忽寂然疑衆既去乃下亭人曰客皆睡矣遂

至亥止牌未不起乃使亭人起之趣歸志恵西垣送
別来成導入青州樓者客既滿室不坐去○亥下牌
一游未歸来賊推迎之返曰春菴拉一游出未歸

十一月朔

遂安昨日東里○伊右衛門来傳蘆渓言曰午時請
臨乃午来成約同行○西垣狄谷来乞字○前川志
恵来○贈大心書二紙以謝其労○来成出過午始
帰乃從予出途遇一僧来成謂予曰彼僧有事於某
請帰接之乃送予顧園氏去顧園使深屋市兵衛導

予至蘆渓氏主人亦与雜客坐謂市兵衛曰導先生
於書齋出織衛北行半町書齋在焉席既設而不見
人市兵衛曰伊右衛門寓焉偶出也玉江先生将来
乃使市兵衛迎玉江且致書一紙於魚屋治郎八七贈
集純織玉江至既而主人及伊右衛門来供酒来成至
西垣使人来曰今日金鳳寺詩會其主即某也請帰
路臨織盧玉江垂菊予題其上西垣屢使人来促乃
投筆辞至西垣氏西垣樓名香木室先是乞微雲記
而不慊更欲乞予記引上焉伊右衛門見西垣導而

行二町右折地勢微上即金鳳寺一治會於門外曰
某将与春菴来被以宿醒止矣寺禪宗山門方形予
常標異之安十六羅漢石像過佛殿及長廊上殿後
樓扁湖月觀三字碩圃所書先在焉西窓高敞降市
望川及海時日将校日脚自雲縛射上黒下紫波青濤
白氣氣萬状忽聞風聲如山崩砲炸雨勢如亂箭乃
闔戸樓動搖如舟以即事為題予詩先成僧寺高憑圖背開海
門西指雪濤堆針陽紫遠室雲霞忽有黒風翻而来既而飲戌牌帰風濤匍匐
徹暁不得眠○翌日遂安東再至先是遂安舊大崎

負四郎為從者負四郎父子欲之其母不欲故書東
往復云○今暁一游告曰廁外有人偶語恐賊予及
来成曰天将暁何賊之有天明僕告曰後門鑰脱而
籬穿蓋賊入也蘆渓席上聞近日福井放囚故四郊
多盗嗚呼放囚天下悪法也猶仍昔不改如挾書律
漢初未除後世必有改者

二日

驚風飛撒窓戸悉檢初余見所居南軒半壁半窓謂
恭人喜暗也始悟北州多風不得不如此矣○晩峯

自福井来訪仍贈二律謝之到来颯雨恵不意棲顔岸今凜渓絶林道跡庶何図移木最容易到紫閣且饑明朝去共看晴雪山跡峯曰如聞本月十六日江戸城災○春庵来○碩圃煮胡桃子贈之○秋谷西垣来贈潤筆金若干碩圃春庵来西垣介室屋仁作者相見曰聞先生方索従者且以伊人充羈紲之様猶如尋旧幸甚西垣曰伊人頗踈懶請誨責来成飲諸客鍛冶屋子左衛門魚屋吉右衛門者皆水明父誠棋友也来訪氷明不在乃子闔甫牌未畢前帰志恵来成曰成挙訪歓請勧廣先生来時来成将赴法座予不欲独推辞辞三来懇不已乃従出導至朝山亭忠恵見予疑其以針誘我快々西垣秋谷忽出曰某在斯乃歓飲妓数名来乃東来成招之未至西垣指妓雛者曰是此家愛女也此輩献笑呈媚皆為紈袴少年栩以先生以一世泰斗故傾注懇至先生何審警戒深為此輩籠先予予笑口占一絶玉肩氷肌映月閑片枚容易喚春回多情被妓餓笑一月為渠三度来既而西垣出一横巻幅翁者曰佳人蔵此以需先生也乃揮灑此絶来成至夜下牌子来成先帰○今日遂安伴来東曰聞

先生既発養済館詩及寄荒木生作於倉卒然未至願遣我伴取去云乃使伴取之回来曰詩既舟伴閒見将生湯於栗津模則欲待晴赴太聖寺請遂我顧過大聖寺逆旅面謀我去留云云

三日

座屋仁作来寺一治理装點撿衣服獨不見奉書紬羽織遍索不獲○伊右衛門来○玉江来予出昨夜所題横巻嘱善梅使来成與西垣謀曰我有金百二十両欲托之秋谷代帰家彼就秋谷所善浪華估人取替金也西垣使秋谷并舎人来取金既而送與浪華近江屋禰之助券及東券曰金百二十両也請付廣瀬旭荘先生他日以此件為證東曰先生取金之日少不親往有致我券及東者須付焉○申牌来成西垣秋谷碩圃昀峯春庵集贈謔而談戯宴把二美人行酒踏蜂仁策時習与焉又招玉江志恵予甚感諸子之厚却覚倍離情諸子又謔一治成牌檄○水明見五十歳七郎右衛門鍛冶屋與左衛門者園集○風勢如昨黒夜稍減

四日

來成諸子議社名予曰邦人多用雙字西人如義社覆社多用單字不然則用四字如月泉今社是也雖所擇之來成曰願用單字予曰然則敬社可晏平仲能与人交久而敬之須莫忘此義衆悅○先是予作社中次子韻謂來成西疇碩圃的峰秋谷春庵也今日皆集乞書之詩百六十餘字而其所乞大小不一用一紙二紙至六紙又別有所乞終日揮灑不已疲甚○盧谿來乞字四字作朱以碩圃贈潤筆金若干

○來成告曰納田周平（舟 子世）欲觴先生于愛山亭願携文具往予曰須命亭人爲我設浴來曰遂將過碩圃氏請命碩圃○雨上牌碩圃使人來迎乃与來成二治出來成使一治招春庵迎碩圃氏既浴其祖母嫂及妻見周平的峰來乃出碩圃及市兵衛從亭在翔山亭西半町外蓋係新築周平等臨而落成始望春庵一治至諸妓皆盛粧出見儀如浪華新街例飲食亦用古式酬予書扇額既而翔山亭女來侑酒一市兵衛竊屬予曰公若不堪飲須避於翔山亭乃出坐亭渴甚頻喫茶使市兵衛返取筆紙画蘭与之既而返愛山亭衆猶劇飲不已不見來成一治市兵衛曰蓋唾也仍命起也從歸春庵的峰送至時亥下牌也○今日昧爽的峰去乃托答迂岡東菴柬

五日

不作來与一治來裝○西疇來贈潤筆金若干○水朋之丸岡因托予遂安東洛曰僕將明日上途既得從者二人負四郎來固可不來亦無不可明夕必宿金澤若枝江茂衛門若負四郎來而我幸甚（先是負誤作亨）

○玉江來致室氏東馬十月二十四日柬曰此耕雪家人所送也室氏東曰松井耕雪來始諱良人近狀大喜以良人東中有宜留伊人之語將留之耕雪以良人不在國辭去曰某來往此地年二三度先生在時必宿旁東馬東曰玄關日記一卷送上云云自東武東松井春齋曰本月十七日大城災云○春庵介荻人小倉健助相見健助曰某小倉尚藏子也幼時托家翁乞章稿正矣近年游蝦夷地方今將歸鄉以藩法不得奏出欲遂探北陸本月同大野內山隆助

上船發蝦夷而到敦賀游府中福井聞先生自此地
將游加能而追至矣若得執鞭何幸若焉予曰某亦
案從者大概良緣也然始相見自稱小倉君子然
傍無證者我未能相信使助曰某赴大野使隆助及
横田猶藏為證者何如予曰好抑九國有一人欲為
我從者今朝既來問之其人果不能來於同界北徒
助曰某赴大野与二子商議而追先生於大聖寺聽
命予曰好○春養以供蕎麥相招午時寺來成一治
赴旨使助治座主人引上新築樓書供酒使其妻及女

見先是余訪春庵雨室諳其妻見曽聞春養与其父
同居認為其母曰賢息辱臨云云既聞其妻不憚曰
先生嘲我老也今日余速近視謬認之故妻大笑道
遅使助醉与一治論來成春庵不悅春養魔予曰我
北降即洗身屋也導浴為未成一治追至交誠使助
不已予後座使助謝曰某果得為從者必禁酒主人
曰樓未名請名予曰此樓四邊皆人家幽暗無所見
其為趣不屬目而屬耳谷名聽雨則當主人悅乃為
書扁額未下牌歸○大崎貞四郎携遂安東來見東

曰聞先生左右無人心不安故使貞四郎及一生謁
貞四郎固欲為從者獨其母不許將面逐其許貞四
郎曰一生姓數田同某至倉部既不識其安性也乃
請來成論貞四郎宿○備後品治郡太橋村人高田
主税携室誠陳馬雄藏十月二十八日來諫混室試
來白耕雪述從者件甚悉矣雄造以聞之以其友高
田性頗良薦之故付路費若干以追從良以餘許雄
藏東馬二生東云云先生東曰伊久同雄藏居有日
頗悉其為人未格劉氏來云今薦為寺門生督人跡

汰若有遁决集云人請在其咎尾路屋定七者其保
人也保人前見既送證書於尊夫人矣乃引主税見來
成留宿○西垣使人來招黄昏与春養主税一治赴
寫來成以其父不在許西垣父子供酒津田井井者
見秋谷的峯碩圃來玉江亦追至皆醉能成下牌辞
歸遂雨碩圃貸傘春養送至○今日秋谷來見津田
春耕者○主税致雪帆禪師東々曰貴門生謂稅主自
耕雪誡至一宿云云北地雪深先生莫過全譯而北
自大聖寺返三國可歲為上策○或致清華本月翔

東向欄大熊父叔本年五月華藏小倉所話後三十三年前
文政丁亥予游備中伯文叔父去仙家云自与文叔交後
来餘年文叔住備居聞予在浪華来謀移居予為是
周旋住江戸堀又移上街午後交情詳見瑣事録不
復贅既年東游依川路公遂游幟者為官殿隷意氣
奔張使其僕致書数人早身為官吏不得廉人交數
笑亦予屢曰蝦夷地寒父叔清弱必死而其意盛稱
其國酒饌來数月可以禦寒又曰近使夷人聽論語
講後叔来蝦夷未幾乱予迎予笑曰此老倔強如昔

翁圖其遂誤惜哉文叔善詩尤長五律予謂其傳著
茶翁敵餘胸襟伉爽頗有漢父而内行不及遂落魄
無成以死晩養宜圖夢子兒玉師郎為子小倉健藏
遂師郎々々曰家翁没其將奉官肯至浪華必謂旭
莊洗生也

六日

辰牌使主税先赴大聖寺報草鹿玄龍来屋豊作以
予明日至且途過金津細呂木二驛預戒驛長曰明
早請具役夫三名馬一匹負西郎從主税去〇二作

来為從者〇的峰贈潤筆金若干〇賜永正寺二坪
福井銀幣十斤〇玉江来迹小倉健藏使酒肰〇已
牌来戒東西垣碩圃秋谷的峰春庵告予將上途〇
蘆溪贈潤筆金若干〇柿屋總次郎子藤吉来贈潤
筆金若干〇已下牌西垣等五子皆集設離酒玉江
與吾艄予從玉江歸見小倉健藏告曰從者既有餘
任江白彼人恐難與言願得先生東說之乃援東
向郎日小島氏庸具小倉兄数從我北游時我亦有
樂從者之数既歸我再青則太崎負四郎来請為從

者豫以又使高田末親者来加之二作則從者有三
人且一治来去則亦有多從者之數願兄以此辞小
倉兄也玉江去予欲遍辞諸家衆猶在座予先出使
二作導至春庵氏其妻見至的峰氏其父見途過健
藏謝曰某昨日酔失禮從者今朝既醒不堪慙愧願
先生莫以一言令我玉江既傳尊旨某將近歲尤閑
予曰善哉我實苦多從者祇疑公使酒也此地皆商
頗怕士人公宜游多士人之地否則招人謗健藏曰
敬株忠謀至碩圃氏其祖母見至西垣氏其父見至

秋谷氏内田助四郎見一薙髮老人出揖曰某即二
作父也豚兒為先生從者實是寵眷然聞他從者既
至兒去留唯命至溪氏謝其厚贈至宮腰屋喜作氏
不在既出遇之喜作曰先生遊福井後其遠游昨夕
歸家故契闊矣来嘉者大聖寺風流士也請善視之
至泉屋治郎八氏不在其母妻見使二作招玉江共
出二作曰諸君以先生將自山路赴金津也待于平
野口矣至妙海寺前遇治郎八西北行五六町自寺
南門入自西門出二作曰一向宗智教寺也殊稍高

街勢屈曲所謂平野口也諸子皆在油屋彌右衛門
者家作姉婿夫主人出扇乞字皆曰来成一治等未至
孟蘋先生之轎及装待役夫至也且徐々予頻促出
北行一町餘街盡有閣門出則路稍上中央數石左
有松二町許至絶頂有小石合龍碣書黄金地藏其
側清泉垂出下左折傍岡脚青松間往々見黄葉满
灑可愛所謂霜黄碧梧也五六町東北折左對横岡
右眺平田快晴殊曖野氣如春有村名覚前又數町
村名加戸村口一店傾華来成兄弟大心一治市兵

衛等在焉曰何遅哉畢既自別水路来乃上樓瞰原
萬瀆西以山雪林鶚遠眺絶佳衆出行厨復開離宴
予以衆情纏綿不堪離思酬市兵衛告曰朝山亭女
及婢至欲拜別然畏衆目如之何予曰既至何必避
之乃出行酒来成出扇曰先生不可不賜一絶任人
也乃把筆而書温々暖日似春回復倚山亭把別杯一路清香送人至多情尤是半開梅
使二作晃蘋装赴金津求逆旅焉予悵別話乃舍杯
亹二治宗衆蒼黄走從西垣顧白路上莫棲往人從
予襲其鼓甫若橋衆則法一治曰賈西垣諸子使先

生轎夫迎朝山亭女矣予聞之亦悦曰既是親昵
之交不宜如是矯飾也直東行數十町北畔岡勢如
帶沙路無石層下轎步于水明遇曰宮川生有東某
挽之媳婦氏待先生致之日没入金津北口南行街
上六七町投逆旅氏屋氏三國至加戸二十餘町向
於家戸至金津五十餘町向東○使館人就来成妻
家下来屋取迓安東被之有唊大聖寺粟津小松地
方諸人東數通盖薦予也東曰某欲坐湯於粟津頻
得陪侍又曰某生閣筆全二朱前日遺之今送上又

有大濃三右衛門東遂安東尻有若賜回音請扎之
阿欲茶屋之諾仍裁答東使二作嗎阿欣氏口金津
驛人井伐潴齋者来見呈七絶三首曰集子来成好
欲明日候左右於三國港不圖今夕臨陋境詩多故不録

七日

卯上牌轎夫既集馬夫未至予先發留宗作裝束出
驛北口二町許地勢微上左右多灌木數百歩出於
濤源繁露如雪飾目館人供茶頗好至此満目茶坪
時混猪鉀衍十町許人家八九以數下洼右皆樹林

設數許有村名神原人家七八樹林相接左有地藏
祠轎夫曰昔本村有婦姑同居者蓮如上人説法隣
村吉崎婦毎夕出聽之姑不欲之待其帰蒙鬼臉嚇
之忽粘洽不脱永爲鬼婆土人曰作嚇婦塔云余哂
曰甚哉浮屠之巧導誘而愚民之易聽榮也又七八
町人家五六名坂口地勢微下人家三四十名蓮浦
田嵴見大池白鳥群主斷知禪海自山際入園成鏡
形予曰風色不減相州金澤也仁作好及七八軒地
又上名鋸坂路右有蓮如塔録其過坂郭詞下入細

呂木驛初聞金津至細呂木二里有半也然甚通驛
長既具人馬以侯即發聞驛口有關乃下轎歩唯有
衛門不見吏人門外一水右橋横焉下流稍大見海
舟尚之禪海通也路稍上六七町出於國境有孤店
隔數國見大洋曉霧收春禪海排兩國間而入者數
處皆縹緲數十町國頂多松白沙點綴其間行數町
老松夾路轎夫曰自此加州地文月昨入越賀留連
百五十餘日始離越前予客跡除江戸大坂界之外
綾留莫過越前者金津以北沙路無石加賀則路更

修而廣乃下轎歩地勢稍下數町入橋驛人家四五
十至驛長氏曰向者一客来問公未至予蓋直赴細
呂木矣知是主税也使一治周視驛中果在他家主
税曰昨夕昭草鹿恭仲来屋豊作既定館舎以遷初
聞細呂木至橋一里有半亦甚通問其故轎夫年可
十六七曰公不聞乎京師以六尺二寸為一間越前
以六尺為一間加賀以五尺八寸為一間積間六十
為一町積町三十六為一里則京師以一萬三千三
百九十二尺為一里越前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尺

為六里加賀以一満二千五百二十八尺為一里則
京師亦加賀之五八百六十四間也其通不亦煩乎
予驚曰汝年少雑叢如此不減鮮老人亦異材也出
驛路稍上過松林間遇阜底泰仲寺二少年来迎乃
下轎話行泰仲年可六十七八許意氣甚懇十五六
町入大聖寺城下南口有關列武器然不可誰大聖
寺入人家無許福井以北一都會也泰仲曰先生須上
轎乃別去循渠渡石橋曲折八九町午時投逆旅松
屋次郎兵衛儀金沢理歟聖寺五里向道北○泰仲

来乃致家理新太郎與其父去龍東泰仲曰為先生
謀送迎織於越中高岡為上策乃属新太郎與高岡
人服部脩德薦予東及逆安与大聖寺人平田傳八
林午右衛門東泰仲見一人曰是即米屋豊作也乃
致耕石東又札井上剛助予東方元吉薦予東○報
泰仲羅鳧乃枝宝硯二作徃謝且贈天紅紙百書扇
二柄秋月川芸二葉及羊羹一筐○豊作導東方元
吉及山城屋彦兵衛来見元吉曰某曾謁於日野昇
哉席上予曰既忘矣三子設酒肴飲至夜半去○予

牌大雨雷電

八日

昧爽未已主税起旋予曰何聞瀌簌聲無乃旋枝上
也曰不敢乃以燈照厠上枝舊皆濕乃叱汲水洗之
一治請明日去許之乃裁与其父隈井祐風東附焉
一治曰某將上赤馬関舟帰路過日田何如余曰善
乃裁與範治孝也東附焉東曰尊翁近状何似吾係
念不能釋然寺川生帰御即命候左右生徒我頗嘗
艱苦請善視之又裁与宝氏東馬秀氏金城碩藏并

五東既而以其過福井府中京師裁与雪氏禅師松
井耕雪家里新太郎東○矢田屋藤右衛門者来見
曰某往此家南隣贈茶去○遣二作於泰仲氏謝曰以
明日返袛生於浪華太侄德不能拜謁○泰仲来贈
陶杯二又介其塾生紫原辰之助岡澤良之助相見
二生皆行東脩語次東方元吉来曰明日見脉児而
行東脩倚随筆七卷梅墩文鈔去泰仲亦借月瀬紀
遊○使主税二作送一治未去點檢衣服及諸具裝
所亡羽織於夏衣中○夜以一次日趨急隨欲志告

之一次知之故作係塞不遅之状予不耐厲声責之
終欲絶之主税自惻懇謝一次亦懼服予曰吾子從
我三年頗有勞績今一朝絶之人必識我忌寡故枉
赦也已既而賜金千疋〇終夜大風飛霰
九日
一路欲過九國乃附與遂安三右衛門東〇與二作
會計三國所得潤筆〇恭仲使勝右衛門來贈一壺
酒曰聞貴門生歸郷請以佐離杯〇朝來晴雨百變
午前雨止雲猶合一次上途與二作送之到關門歸

路西北行四五丁訪恭仲氏贈箋治書一紙其文云
龍見引入茶室玄龍長余十五歳康健善談然齒訟
語言難了余頗若聽主人将留余余以東方元吉将
來辭主人曰某好飲而先生不好元吉來更可既而
恭仲告曰元吉在先生寓欲行其子來修儀曰欲迎
先生往然畏不敬如之何余曰我違期而出不敬在
我何畏之有乃走价迎之元吉携其子覺之助到行
來修覺之助歳十五頗慧主人供酒日没将徹士人
吉田甚右衛門平井五郎左衛門來見曰訪貴寓而

至笑談話紛起久下牌歸寓三子皆送至恭仲亦使
二門生從〇元吉贈橘十顆〇今日田邊輅三郎者
來不值〇豐作來不值
十日
遠二作於松任本誓寺梅蔭氏東曰九月到三國即
呈一東不得回音疑未達也近到大聖寺三國人欲
留僕送歳旨大聖寺人則勸送歳越中高岡不識孰
可以五六日後發北地而迤邐粟津小松地方則必
以二十日後至貴境矣然振思躊前後師必多冗不

識能留我也否故使門人大久保二作候起居且諜
我送歳之地不贍寓冊一篋拙書一紙謹呈左右存
云々聞松任距此地十里而粟津四里小松五里皆
使路也乃附二作以安與粟津人法師善五郎小松
人小島屋進太郎宮澤教爵來〇平井五郎左衛門
吉田甚右左右衛門來訪贈菓子一篋〇東方覺之
助來致其父東邨曰藩士石川竹次郎及我門生田
邊柳太郎欲謁先生而行東脩某方有事不得紹介
使覗瞰兒導云去乃相見竹二郎欲遊上國而将余

歸爲誅留滯之地○元吉來見一生名志其姪曰伊人
明日入門○田邊齡三郎來見即柳太郎父也○元
龍父子來○昨日使一次郎撿父房具授之主税今
日不見余所著絶句校主税曰某屢問一治々々曰
我一切不知也余嘗授某余曰我弟子數十人未見
如一治不遜不忠信者吾子等勿敢爲爾來識曰
若見絶句抄請送之又曰此地欲觀克巳篇者多請
傳語西垣縱逸書樂善樓豫諾至請致之東說恭仲勿黍
仲使人致宮澤治左衛門東涑曰某淚湖山氏則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二三

令郎君令姪二東使某送上云云乃毅治孝也九月
二十六日信也毅治曰我限市僧遊越前大野同星
跌東云云孝也曰嗣母病已痊勿勞尊念○恭仲勝
右衛門來話至夜半去○今日贈元吉書扇二柄川
花二葉堂作書一紙扇二柄勝右衛門書二紙

十一日

覺之助來介紫山敏之助牧野惠太郎即昨日姓名者忘相
見皆行束脩○遣主税於勝右衛門恭仲二家借九
恭仲贈扇十柄○夜輅三郎柳太郎横井元需爲之
助元吉惠太郎敏之助來欲聽余講唐詩正聲余以
未暎恭仲誅唯楠梅墩詩鈔七律講之曰明日以後
申牌講正聲元吉介真島健吉者相見行束脩豐作
亦來聽講○盡日驚風飛雹○穀答毅治孝也東

十二日

風雪如昨地上初見積素○柳太郎來爲余騰寫遣主
税於恭仲氏借書○勝右衛門來乞唐紙百葉○未下牌行
束脩者皆會元吉介士人大幸長大夫醫原玄真來
行束脩吉田甚右衛門見其子耕之助而行束脩輅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二四

三郎亦行束脩而乞詩正乃講正聲及梅墩詩欽西
上牌畢○恭仲借書數種

十三日

夜來大風迅雷朝起見雪三四寸○遣主税於勝右
衛門豐作恭仲三家○勝右衛門來返唐紙八十八
葉乞序○元龍使人來贈詩千里歸鄉難得遣何因北夕共斟酬交感新舊
善情厚鼓涉古今如氣豪明日欲迎驕光馨南郊但聽頗聲高海天將惡君休駭雷轟震飛風怒號
○遣主税於元吉氏○柳太郎來騰寫如昨以後不記○
豐作來行束脩又介山城屋齋兵衛者相見亦行來

修○中下牌講詩如例甚右衛門元吉以下會者十
七八人輪三郎介醫人荻野玄瑞行來偕○夜雪凡
禪師弟子春堂自福井來致師東東曰貧道近賊詩
數首将録示人不能自安故發專价乞正云々寺川
生來致芳翰聞先生有高岡送歳之志請為福井三
國人送歳于我越生将以十四日從竹内清華歸浪
華云云乃留春堂宿○平田小助者來見曰某宮川
遂安親友傳人也請後元吉竹次郎豊作留話遂飲
隣室有能登客善吹尺八主人太郎兵衛薦之出見
弄數曲聲極瀏亮四座傾聽子牌微○今日託答宮
澤由左衛門東於泰仲

十四日

風雹如昨○為春臺作書數紙又裁答雪師東及與
一治來成遂安井上剛介論遂一郎左衛門東託焉
○巳下牌春堂去○作書數十紙因澤良之助横井
元孺來助摩墨展紙之役○申牌二作自松任歸曰
風雪滚絶故宿小松及本誓寺皆二夕矣致梅陰答
東東曰開七月賜東然未到也家翁既以前月南上

報恩講前方苦擾雜願以來月朔臨七月中令郎君
東至今附便送上某将以四五日後發一介候左右
云云乃披仁也東有室氏東馬俊治七月十七日東
東馬送日記一巻○講論語及正聲聴者二十餘人
平井五郎左衛門見其子勝馬行來脩元吉介山田
生之助者行來脩面上牌散豊作彦兵衛留話拓能
登客吹尺八夜半去

十五日

昨書如昨元孺良之助來○遣主税於元吉氏○終
日無風而雨○請如例講後輪三郎獨留質疑○夜
泰仲携越後屋善三郎者來見乞字時豊作彦兵衛
未去命酒又招能登客按摩師某客吹尺八某及主
税歌到子牌散

十六日

芝山（元吉号）東主税曰高岡棚田屋甚右衛門件昨夜
來笳先生隣室請告之先生乃引見件屬答甚右衛
門東東曰夏時劉三郎送芳東時僕已在途中故未
相報今在大聖寺逆旅三國人欲留僕送歳焉然僕

志有尺進而無寸退大聖寺人則勸以貴境然歲暮
忌客世間皆同貴境獨能受我輩閑人快僕久與貴
境上井又一通書信又有專念寺某曾学於我坪井
信良我弟子也其弟佐渡某即貴境產又有家里新
太郎與贊燒賑部脩德薦我東君請與此數子謀歡
可否於我云々○能登客告有之七尾者乃扇與松
田喜兵衛來々曰日者府中疊屋長兵衛因玉江傳
貴旨曰今冬我在浪華然既命守舍者待先生為請
送歲我宅云云僕既到大聖寺欲爲因送歲明春待

君歸而過貴境然守舍人有迎我之意則今歲過亦
可云々東儀書公若不在守舍諸君請被之○主稅
之芝山氏○石川竹次郎來告明日上途遊京師曰
請待先生歸浪華就受教○芝山送者○竹内順之
丞者來見賜藥儀○林靜衛者來見賜藥儀曰某即
宮川遂安東薦先生之林仙左衛門也○作書數十
紙○中牌來致西順來賜酒及鬼白我二人及四子
所呈也（四子謂的峯碩圖秋谷春庵）又致喜樂所携歸室氏東馬
本月二日東及徹雲東室氏東馬唯報平安徹雲東

曰十月二十四日菊池海庭翁來問先生歸期某
曰恐明年也翁悵然去翌日招某飲于酒樓叙彼離
座甚歡酣翁起到某別室曰此行欲勸旭先生遊敝
藩而見執政爲之而已某曰旭翁方寄傲山林恐不
欲公門成祿也翁曰先生若不欲仕每一二月來尊
正叢生詩文亦可願速報之先生翁又出詩文數卷
曰此叢生所作請送先生乞正翁言如是願先生批
此送之云云○來成又致小倉健造東及朝山亭女
東皆乞字也（健造送閘華女送別紙紙）○謙後留芝山畫作就

來成西垣室而飲平井五郎左衛門吉田甚右衛門
東送煮肴二筐曰聞有客故獻乃能登客芝山以女
病先去○我答室氏東馬徹雲東室氏曰年少多不
耐久東馬雖不如初請善視之云云東馬曰有初無
終書生常態一洛巧戲一竇吾子莫傚焉吾予所交
秀民全城可年少貪生皆損友也勿妄交徹雲曰海
莊云々僕配東海莊陳情如紀人稿今日忽忙不暇
雖黄將披信又裁與海莊東曰徹雲具傳尊諭僕方
在加州大聖寺明年四月歸即相報前日菊備州公

賜書時僕將出家故不報且公既上青雲通信不容
易願君爲我代謝云々又衆議治孝也甚獄盛嘗汨
丑牌初夜○今日泰仲携二作去相予所寓

十七日

昧爽遣主税於竹治郎氏囑昨夜所藏東合封之表書僊也名
副以與家里新太郎東東曰石川竹治郎寺沐璧寺
藩士也遊學京師僕勸見高明云云白竹治郎來告
别○遂安前後所發東三通至最後御十五日也白
其衆津望陽件已決將以十七八日過貴寓先生從

有玄聖樹之意請爲我留○爲來或西垣作書○林
靜衛來乞詩正○泰仲來曰明日請同三國客臨來
或曰其明日不得留焉先生顧送我吉崎乃與泰仲
約曰雨訪君晴送客○午時二客買者食余以客故
餅講然玄孺彥兵衛豊作來夜二客飲余及玄孺等
三人三人贈肴玄儒爲余針腰亥牌散

十八日

卯牌雪下數寸而天晴泰仲使良之助問今日果臨
歟盧寺否乃以將送三國客於吉崎辭○作謝來或
西垣詩爲書之七律載集○昧爽胸肯覺疼使主税招元
孺不在少間來針胸助○平井五郎左衛門父子林
靜衛豊作彥兵衛大年長大夫來乞字○與玄孺謀
買舟送二客又勸泰仲既而天陰恐雨下乃使玄孺
調泰仲曰欲止吉崎之遊而拂趨何如答曰幸甚乃
餅二客午後泰仲來迎曰吾將送客街口君且歸待
我二客又勸送歲于三國余曰我方與松江七尾高
岡諸人謀送歲地未決更待半月而報可否若不能
從賢輩之言我將訪賢輩信宿而别明外年拉室家

社留百日矣二客悦○來或致其父昨日東東曰芳
東到見報失尊箸絶句抄件乃遍索室中不見敢報
○訖二客金百疋贈朝山亭謝前日其女遠送○未
牌與豊作二作送二客至街口二客後豊作導入路
左茶店既而出至關内别歸○泰仲使元孺來促乃
與豊作赴焉主税從辰之助健吉及渡邊卯三郎者
出見主人供酒觀其所藏東坡先生書横幅長可一
尺五寸録李太白清平調三首濃豔作凝艶而凝香
作濃香傾國作國色解釋作解識或曰太白君前所

作不足有傾國字國色為是書法端麗無比余謂我國果然東坡眞跡則已獨有眞跡則此不容疑者副以奈酒林述齋公博士跋東山先生記皆云此巻憲廟所愛玩後賜大聖寺侯侯有倖臣某臨沒賜之後其家敗草鹿氏獲之余謂大聖寺侯恐無賜官賜物於其臣之理然奈酒博士豈誑欺哉是大疑案也或云侯憲廟時以白首幸二作使人來報宮川遂安到我逆旅吉田甚右衛門來謀明日饗余余曰九國客至我游見之且特明日辰牌而報諾否主人招能登

客次洞簫既聯句作一絶贈之一朶梅花插鬢鴉恭仲呼醒詩客不堪情甚右衛門洞簫吹起高堂上余此是湖山月夜声玄龍玄龍書而与之二作又使人來報本誓寺伴三宅松雄至時亥下牌也乃辞帰甚右衛門辰之助送至松雄已寝不見遂安見致養齋館詩潤筆金若干及大隈三右衛門東三右衛門送處丹○今日健吉介見佐々木順祥者行束脩○一治察至草鹿氏東曰絶句抄併既東來成問之矣某將以十七日從清華發福井○柳太郎所寫詩稿成凡二十餘葉○今日事多病右眼不能悉記

十九日

恭仲贈温目藥遂安又贈數貽○三宅松雄見曰某通稱仲二今夏見於致風席上余曰忘矣致本聖寺藩護東及有贈金百匹東曰日者大久保生來報夫子有送歳於高岡之意某與致風謀謂高岡恐不如金澤也且路散塵四五日而遊金澤定送歳地何如夫子若有與致風及高澤仙之助東請附仲二云云仲二將遂赴柿原以雨留○甚右衛門東曰今日申牌請臨某詩筵曰諾已而豊作等集曰雨勢如是不

宜出門乃使豊作辞○平田小介來行束脩○午後遂安赴粟津初大寄貞四郎以其母不欲遠遊不果從余故倩仁作至是仁作以病求去而貞四郎從遂安至乃与遂安謀以為從者遂安曰至粟津後報可否○申牌衆集乃議從恭仲元儒豊作勝右衛門小介使吉生之助順祥善三郎等留飲余招仲二昨夜能登客告曰明日藩侯大夫人聽某洞簫及妓絃故招山代妓矣今夕衆欲待客及妓自後宮退致之戌牌退客以既疲辞妓至躍絃候一曲去衆失望亥下

牌散
二十日
遣生税於泰仲氏返來稗陵餘叢考廿二史劄記又
問健吉屏風書様途過彦兵衛氏問其屏風書様○
送安途中所發東到即発答東○五郎左衛門東送
詩文藁○元吉送猪肉○三宅仲二歸松位因附答
梅陰東東曰三宅生来恵書及肴資感戴曷磬僕將
以來明二三日許趨金澤送歳固所望也顧與致風
謀之與致風及高澤伯参助東既附貴价及浪華人

乎全澤人薦我東七通矣河茂與近國屋太兵衛八尾屋喜兵衛東二通撤蜜
與德田文累米松社諸子題願寺小倉屋次助中屋宗十郎東五通○午後二作歸三
國回東來成西恒○作書數十紙○講如例講後元
吉泰仲留議余去留既元孺豐作至夜半散○眼疾
微愈
二十一日
甚右衛門友兵衛健吉元孺靜衛良之輔泰仲等前
技來乞序辰牌揮洒到申牌止○五郎左衛門使其
子耕之助來贈詩及菓子又東規余乃答謝其恍惚

門生人與野文常梅田專次庄屋與右衛門來見贈
菓子一筐○彦兵衛送泰健吉贈猪肉○講如例講
後小介元孺健吉彦兵衛等留賦詩子牌散○今日
泰仲為勝光寺大倉卿肴行東脩曰伊人法務方亟
不得抖謁使某代謝先生北行必過其門請臨
二十二日
竹内順亟來致書數種○健吉送肴○甚山來資元
甕類稿曰諸子欲以二十四日餞一杯敢告○作書
如例

二十三日
終日作書○講如例講後謂諸子曰明日以壯得講
而批諸君藁○長大夫小竹格三郎等二十餘人會
議明日之遊○夜五郎左衛門友兵衛等來為講學
及詩
二十四日
昨日命館人老婢曰明日昧爽請召待詔曰諾余曰
須今月預戒曰諾今日待詔不至頻使人促之午前
初至曰若宿聞命然不如此狼狽也先是主税屢言

老婢無状余禁勿言至此召館人數老婢慢○来成
西垣使人来東曰翁日絆趨大歡寵待云々喜樂自
浪華還致令郎君東故参専介送上喜樂將以明日
復赴浪華敢告云々請為宿浦風亭書扁額春菴碩
國秋谷及納山亭女有東亦皆送上我社顧先生恵
然貴臨云々（西垣送拐机賛　春菴送海苔）披家信有室氏東馬本
月十六日東及範治十月廿一日東益屋七兵衛東
室氏東馬皆擬平安範治東曰公三國所發東前後
三通皆至林外遊福岡未還家葢疾愈然衰痩日加
聞公將送歳加趣之間明春或將使林外侯尊夫人

仁蔵妻阿菊生女云々七兵衛東曰某將遊江戸顛
恵一詩云々乃裁答室氏東馬範治東（先是既裁與範治東今日）
（并發）又東来成西垣曰伴来致家信深荷厚誼回音一
封請囑喜樂扁額一揮附伴答碩圃春菴秋谷東一
通請致之伴以日昃逼我故書不悉意○朝来風雪
未牌未已豊作良之助来曰向者元吉諸子赴松緑
等待先生矣主税理髪未終乃與二子出南行街上
六七丁至松緑寺元吉甚右衛門等二十一人（吉田甚右
衛門　東方元吉　林静衛　田邊翰三郎　大幸長大夫　原
元真　牧野恵太郎　紫山鐵之助　佐々木順祥　手島小
介　竹内順亟　吉田耕之助　平井勝馬　横井元孺　馬嶋
使吉　紫原辰之助　田邊柳太郎　奥野文常　左屋吳右
衛門　来屋豊作
山城屋彦兵衛）迎入室寺浄土宗室濶且亘遠望然
以風雪不得開窓既而宴主税至衆使之高吟而和
之彦兵衛等介烟屋忠右衛門添屋太郎兵衛河崎
屋清作相見主傳因長大夫送菓子一筐乃録席上
作（浪跡東西二十秋今年初作小方遊小松御得柯
時到大聖域経數日留燒酒剤薪忘齋發題詩蘭
若競風流三十人才志
集使我欣然釋旅愁）一堂皆作書画又論詩静衛
以余不能飲本地酒故乞上國酒一瓢於其友而贈

之亥下牌余先辭豊作健吉等七八人擬風雪倶製
既帰逆旅小介等来交為余按摩

二十五日

柳太郎贈肴○健吉贈海苔○贈詩於元吉云龍詩（觀）
集○甚右衛門輅三郎長大夫静衛順祥元真耕之
助来謝（順祥元真贈罫華）○東恭仲曰聞兄違例然多咒不
能趨候請恕僕欲近日上途願明日強疾而臨○去
龍東曰紫原辰之助欲乞先生書一紙然童子也難
口言之竊囑老夫生頗伶俐宜左右給使願以格外

賜書乃贈書〇小介來贈鳧余曰昨林子所贈酒猶有餘瀝請小酌時豊作彦兵衛使寺云孺良之助辰之助在坐共飲招館人大饗戊下牌散〇今日屡雪屡霽順孟曰九海濤聲聞西南必風雪東北則晴夜來在東北近日必晴自初來此地既十八九日無一日晴症氣大作〇作書如昨

二十六日

初晴見旧〇静衛致逐安山代書所發東〇朝來作書至申牌林泰仲豊作元孺良之助辰之助小介等

會〇裕三郎來贈豬肉〇元吉來返隨筆及織小克巳二編〇夜良之助父岡澤良貞使吉父馬篤全巻來見元龍亦來二客贈酒肴乃留元龍小介豊作彦兵衛與飲子牌散〇松緣寺和尚使其弟子來贈茶〇玄龍送菓子一筐

二十七日

快晴〇大年長大夫來贈潤筆金若干〇批諸子草蒿〇午時泰仲豊作使吉元孺耕之助小介生之助辰之助等來乃謀野遊皆曰慈孝院可耕之助以有事去出於街上遂順祥請從西南行六七丁街盡有岡蘭若倚麓即慈孝院也自東門入當戟前有祠右則僧房左折上磴數十級當前有小祠右折又上磴數十級又有小祠殘五折上磴數廿級有白山權現祠地高望遠然巨楸老松森列横排皆高十餘丈自樹罅下瞰大聖寺全境蜿蜒十五六町中間瓦屋四邊皆茅茨平岡周環其外國萬山重沓越最高為白山諸山皆載雪青白相半獨白山不見黑青名不虛也而西北岡外無山知近海也祠微岡勢凹凸古松

參差小助曰先君剃家攻山口將監時陣處俗傳將監子某放銃中笠不徹也松下往見新墳祠屋殘雪方融然滴淚衣走入祠殿座煮茶有小祠豊作生之助踞焉弄横笛響衆聲震山岡既而　集殿而飲泰沖曰大昨年有狂黑初見越前村落人死傷無算然不能防我加人開備之既至加肯殺二民諸士及獵戶皆　裝從之逢林中銃砲亂放然不透皮黑　嗥衆悉處一獵戶揮槍進鐵之黑人立折槍攖其人腦裂鼻墮一人繼鐵之又折槍攖之傷面　背上某

尤驍勇者縱進又折槍某戴我　蒙鎮衣肥之皆破
傷頭及背乃為死則止既起復攫之而罷亦疲累無
敢近者終斃十八齊進亂鎗而殪其大如車午先破
如針戴車而入城下御以下侍觀及剝皮銃丸止於
膜者不知數唯士某所鍛深徹骨餘皆至膜而已小
介曰某食其肉以待觀曉日臭熱味臊則無上良品
也申下牌下殿耕之助来入街恭仲耕之助小介豊
作健吉導過酒店餘子別去店有樓頗敞豁主人不
在其妻舊恭仲氏婢也耕之助等親宰鳥及猪肉乃

返主貺取秋及筆墨為書扇十柄謝衆日没主人見
舊業角牴者兇岸而恭豊作曰願明日書有九樓三
字賜主翁余曰諾恭仲先去戌上牌返逆旅皆送至
元孺生之助来謝〇今日豊作致棚田屋甚右衛門
回東畧曰朶雲飛墮初詳先生在大聖寺之狀下問
送歳何地尤旦之件竊謂大聖寺三國似可松任金
澤及敝境好文雅者皆奇佑戲晚不堪俗務閑春後
則有閒先生請熟思

二十八日

勝馬靜衛来皆贈闘筆金若干〇昨日豊作贈猪肉
今日贈鰹午時豊作小介生之助来乃與食之〇館
人太郎兵衛出唐紙二葉曰今興宮署石某曰從来
文人過此地者例献書画汝客廣瀨某獨不仍例何
也某謝退啟告乃書附太郎兵衛〇能登客吹尺八
忽有一虛無僧来曰我宗法不許私吹尺八也欲奪
之互相難詰久之觀者如墻僧終屈謝去〇夜小介
順祥元孺良之介彦兵衛豊作生之助耕之助恭仲
等来會〇今日返諸子葉〇昨日申牌後雨今朝晴

午後復雨

二十九日

南至陰而不雨〇小介元孺健吉良之助順祥柳太
郎生之助等来助東裝〇耕之助来先是玄龍賦来
戌代大勝所余今日東来或送之東就（恭仲）〇東芝山返
契丹志大金國志元史類編及其所著君鑑〇夜甚
右衛門芝山長大夫驕輅三郎甥潤肴来小介豊作
彦兵衛良之助玄真亦至飲而遂還卯三郎至吏命
肴而飲夜半散〇今日諸子皆贈闘筆及驢比稱井

三國頗厚。余欲明日赴山脊温泉〔山脊或作山代〕衆勸延一日預定逆旅而後發

晦日

爲太郎兵衛書屏風三叟。良之助元孺覺之助捷吉來助如昨。甚右衛門來示江戸十月御報誅放數十人余相見而聞名者二人荻人吉田大治郎新江戸人藤森弘庵放盖皆座水戸老公事也大治郎奇士七八年前以誅竊遊亜墨利加下獄既而出於荻父兄許余客春遊荻士屋矢之助其親友也今其見枚某相見時大治郎因某問經書疑義爾後不識

坐何事再捕也年三十二慽才高膽大而未聞道且傍無益友矣弘庵名震一時且作梅墩詩鈔等五編序送之年既六十餘一跌至此亦可惜也其他旗下士如石河土州削祿七百石而出本郷丹州既陞例諸侯祿萬石削其半而出之類不可勝計又曰土佐老侯得譴而出去八月來誅放之多慶長元和以後所未有也。柳太郎父子使吉良之助元孺芝山父子皆贈潤筆及贐。芝山贈茶椀。芝山豐作等謀走伻於山脊定余館舍豐作示山脊人新屋某回柬柬曰既洒埽以俟。余欲明日錫衆因彦兵衛豐作告之芝山等皆欲辭余曰既同而止我所恥顧強聽我我出金五百匹二君請任庖廚曰諾。泰冲來贈潤筆金十兩。申下牌主税從耕之助去署島於山塘夜歸曰署若數十不獲一而風雨凄寒途闇無燭若極矣余曰果如我料。原玄真來同玄孺贈酒肴與飲彦兵衛豐作泰冲于焉伊東松次郎亦來夾牌散。今日以覺之助良之助等不夕食供蕎麥

十二月朔日

招彦兵衛豐作泰冲等議今日會處皆曰先生爲主則本館可。平旦揮洒至午時休初洗筆硯而束裝豐作贈潤筆金十八兩餘。午後芝山甚右衛門等來會者凡二十七人〔五郎左衛門芝山勝呂耕之助玄孺惠太郎生之助柳太郎辰之助泰冲甚右衛門略三郎玄真順之至小介捷吉順梓良之助彦兵衛豐作勝右衛門覺之助及渡邊卯三郎伊東松次郎太郎兵衛雄登客〕長大夫來以有故辭去泰冲私告曰寡贈酒肴先生宜於衆皆坐時謝之是芝山意蓋爲後日醵金之地云從之夜牌客稍〻去芝山泰

仲為余隷明日使元孺良之助役○子牌去孺豊作
猶留乃會計十一月七日後金銭出入大聖寺比越
前諸地頗豊足山豊作泰冲甚右衛門長太丈等周
旋之力也既而償舘人飯費金七両其賞亦越地所
無不類是價故也昨夕食橋今朝問直則一枚三十
七文餘可推知也且余及從者宿賃每人五百銭諸
州所未聞云

二月

卯牌元孺恵太郎良之助来午後諸子相継至白鵠

健吉之泰冲代告別且訖賦物數種而帰時雹暴下
大者如桃核○渡邉卯三郎来贈鳧○命太郎兵衛
雇轎夫二名擔夫一名傭太百銭已牌衆轎上逐去孺恵
太郎良之助主税從東方歟之助吉田耕之助草鹿
泰冲馬嶋健吉柴山敏之助佐々木順祥山城屋彦
兵衛来屋豊作田邉柳太郎柴原辰之助矢田屋勝
右衛門送風雪方急東北行街上十二三丁到永坊
投路右店屋名絲衆命酒餞余既而出忽東折一二町
街盡衆別去初謂大聖寺之留不過十日也而東方
草鹿諸子周旋行東餘者殆三十人盛為此行第一
荏苒二十五六日事之難預則如是也夫正東相距
七八丁見一帶横岡坦迤温藉絶佳唯松六株團蓋
如傘元孺回顧名大松山吾境第一勝也左右皆田
冬卧水盈雪急晴忽下風隨起滅路滓行遅十四五
丁路右有三界萬霊塔元孺曰刑場也路稍上過岡
脚左多樹薪地名坂尻徽下有村名吸坂良之助曰
此村過半沽銘左右岡逼無所見又數町村名黒瀬
使元孺主税先行報山脊逆旅地稍闊又數丁有渡

名川崎即擬舢行舟者既渡舟師討價急恵太郎曰
此吾封内官渡吾士人何用償乎不聽乃約帰時相
撥去有村名保賀又數丁路右多竹林又十餘町前
有横岡々脚人家二百餘乃山脊也初多矮屋稍華
整尤輪奐者名新屋主税出迎入焉其室數十皆明
窓淨席尤東名新宅余居焉主人隠助見大聖寺里
山脊驛一里然殆六十町向東元孺招豆腐屋文治
郎者属余件昨日芝山曰某既報文次郎矣山代件
一切宜委彼故首相見云贈舘人及文次郎書○坐

初定卽浴温泉浴室方二間中央甃石作弘廣可一間有半三邊皆板牀鉄前一邊而設小方函熱湯自其底全揚而入泓溢則自函側從衆流去寒暖適體深四尺清見底無臭酷似吾豊別府去浴後登樓東四岡作假山池姿石態頗極幽致余所遊温泉未見屋宅美麗如此者〇浴三度夜半又一浴泉熱不洞耐元孺曰隣室亦有一泓乃就焉熱如初頗覺臭呼館人投水數十桶始得適賦一絶鐵所温泉溢石泓天寒蒸氣似雲生自然簷雪消皆盡不雨終宵点滴声

三日

元孺曰先生若欲直赴勤橋驛某取貴裝於泰冲氏送之何如余曰幸甚乃援起馬帖〇午後元孺良之助恵太郎將去乃屬與未成東田邑與坐代晩翠東三通東馬東曰大聖寺人欲留我送歳然以嫌於貴境故不相諾也前日有一觧囑之約然風雪如是不能踐言請恕昨移於山代將於赴松任敢告喜樂旣自浪華還乎否家信一通合封三通顧與彼謀致之〇將送三子招文治郎守舍余與主稅先出舍東岡項有神祠磴百餘級上半而止磴前有石華表其側小井数所温泉満揚揭書湯源也三字旣而送至街口雪將下乃歸〇午時喫猪申牌後暴瀉數行乃服當藥〇夜文治郎來曰先生遂出於勤橋迂甚不如直赴衆津而出於小松也乃來元孺曰僕將赴小松請送我裝于彼地呈當五百錢紙二葉請以此僱人馬貲云々文治郎曰小松京坊下之御屋德三郎者某知音也宜託貴裝乃使文治郎截與德三郎來將送之元孺氏文治郎曰詰朝有之大聖寺者請屬焉携去

四日

朝來快晴至暮初雨此地見日極少故記〇脚夫自大聖寺還致元孺氏賤券曰元孺不在其父代書也券曰廣瀨公東一通落手元孺不在如回音則附後信又致大幸長大夫東々曰先生發之前夕偶有官事而違住招深以作慽而賜扇額何患加之云々〇午時豊作來贈者乞字旣而與之飲文治郎源之助至先是雇醫者使助按摩始知其文治郎弟也乃石之豊作招妓柳吉前日板屋相見者繁松竹言至絃歌崖閒食下牌始休

餘留壁作宿

五日

使主税訪文治郎○豊作去送至舎南鉄燈籠側○
平井五郎左衛門使人来贈小紅魚五頭東曰蜀日
所賜尊作紫旛既就乞虫跋云々即裁答東書近作
使両寄示○忠太郎東贈小兒○元孺東至曰貴装
既訖本地大和屋安右衛門送發云々似未見余昨
日東者乃復東問其故○儒光玄寺秀賢等三人因
源助相見乞字一人曰教房則板屋對門也既而主

税告書有既字余無書必一讀近往々既字而不自
知是老病之所然乎抑可以徴不敬也記自警

六日

夜来雪積数寸平明未休文治郎来導上樓觀雪開
樹皆白層々與雲氣連至石遊後始有此觀也樓中
有客不得坐焉乃下出門外雪勢方酣遠近一氣無
所見乃返○豊治郎贈模及薯蕷○為文治郎源助
作書終日○昨日午後不利止至今朝頭痛大發加
胸背痛然勉強坐至夕殆不省人事招健助按腹○

夜元孺東至曰昨日恵書及銀幣十錢文治郎與孫
三郎東一通僕忽忙中裁回音言不及之粗忽之罪
無所逃焉貴装則既送之小松矣聞先生違和送上
胃苓湯五貼云々

七日

東元孺曰僕将以明日發此地赴粟津請告之東方
草鹿諸賢○辰下牌與主税歩北至街街盡所達山
近郭雪觀太佳雪深可七八寸路逢小池畑然試温
湯也返至廣達（山背街中央有暖處方可一丁與中央有湯池側置金燈爐余候名廣達）

西南行一丁至街折處即文治郎宅也自戸外呼而
與言其南有藥師祠將觀之以雪深止歸○源助告
將之大聖寺乃東豊作告明日件○豊治郎携一客
来見○中牌元孺與原元真来致芝山東々曰聞略
三郎等銖緒僕有林薪憂不得相從不堪神往不快
箋三十枚同元孺奉贈祈叱存云々尖閲略三郎来
三子觴余於樓上日設皆將去殘留略三郎痛話詩
至鶏鳴○今日夜兵衛豊作東至皆曰明日將拜趨
乞字云々○連安本月四日東至東曰馬島全菴山

曰生之助来栗津渇聞先生近状萬福甚慰二子皆
謂先生將送歳於金澤松任不然聖城三國池鄙意
亦然小松恐無好凍道請熟思於欲使須四御於先
生近察其行懶惰無耻且屡疾不唯不護視某反使
某護視某不敢為保人而薦之先也

八日

雪積尺餘輅三郎將去豫留至午時雪暫休乃去送
至門外次雪源使主税代送○頭痛休而脈痛甚浴
温泉癒○豊作送玉江沐月四日福井所發東[illegible]曰

某前月二十三日自三國移於福井狹山口清香我
近日將歸浪華此行恐不得至加州矣三國人頗厚
情喫奈闘筆豪簿試舉其一為来成春庵画絹二幅
又刻印而報以金三朱云々○板屋太郎兵衛送来
成本月五日東々曰聞先生方在山脊有終遊小松
松任歳晩不得好来道則返送歳於聖城若敝境之
意矣我社諸子皆贈謂先生送歳於松任金澤則已
若聖城則距我境半日程而已獨隔靴搔痒臧何可
堪願貴臨草鹿老人六景詩至謝以小筆二枚願轉

致乃裁答東曰僕既至山脊聖城人追乞字者来已
故未能去若自松任返必送歳貴境唯使我有喫飯
處則足矣不復煩贈膳也僕剩書曰草鹿翁詩至請
謝以上國酒三升而報以小筆二枚亦何吝也玉江
既有公及春菴云云之說以此件推彼說確也我不
欲人之愚公等故有此志告云々○主税請曰願賜
書家翁叛某在左右而慰老念乃稟其父玄氏曰令
郎自浪華来從我於越前今在加州山脊僕將探熊
登越中越後飛騨而道於美濃尾張伊勢明年五月

歸浪華也途中每日課文或詩會且僕比餘人頗嚴
不使令郎況從前懶惰也請莫勞念哉與宝氏東馬
東託之未成○東元瑞屬與未成及草鹿玄龍東転
致東託山代脚夫

九日

吉田甚右衛門東至送前日所贈絶句○元瑞答東
至○申牌與主税出北至街盡處觀雪未人未行處
深一尺三四寸道路剴凹而堅嚴崖屢陷乃返謂主
税曰前年桂林香有問學叔曰吾子從我須學叔也

問何謂曰吾子能同我出同我入乎曰能既而每出入後不能及也諾之答曰初謂平々今知其難矣今足下從我日淺我且語秋香事猶恩○澤助見告自大聖寺歸○丈治郎來亦告自大聖寺歸○主税曰前日軽三郎謂某先生若送歲此地我將與置作孝兵衛等謀為先生運善策也置作等亦令某勸先生不識尊意何如余曰既與本聖寺梅陰約送歲金澤後何識然吾愆期十餘日不識彼猶待我乎否乃於是與澤助謀明日遣一价於松任乃我子梅陰東々

曰初約以本月二三日拜趨然聖城諸子留我過期不得上已避之山嵜温泉以任至今日矣誠勸送歲此地僕以違初約難之誠曰松任金城多估人歲晚多冗怕客必矣故發一价以問師也僕將以十四五日拜趨留貴房三四日而赴金澤則貴賦尾金城逆旅恐不復客也此地送歲聞春七八日拜趨何如伏候回音○發答邑右衛門東○為農作作書既而使主税東報之

十日

卯上牌一人來見曰某即使松任者乃附與梅陰東曰吾子請過小松下卯屋徳三郎氏向我貽物既至乎否答曰諾○平井五郎左衛門使童來東寄徳与一首次余泉韻　隈東曰田邊軽三郎歸語僕曰廣先生謂我曰平井翁甚不喜詩問何故曰談未嘗及詩又不祈其所作我曰翁甚耽詩然拙故不乞正僕聞之不喜曰邑哉兄失言也我與先生講完經綸事務故不暇論詩也若恥拙而不乞正是讓運現長久任倆豈與先生交之道也哉故今日送放牛七古一篇乞正

五々詩贈鳥塚大急述田單復齊由火牛功而赤関實及牛士誠難作者有矣乃裁回柬曰田邊兄云々不堪覺爾某欲批尊作貴僮促曰某不堪遽僕強之曰汝亦忍將有學賞贈莫使傳有火牛數也一笑○屬與輅三郎邑右衛門東於平田氏童贈邑右衛門七絶一首即次其韻也輅三郎欲乞余五古故書贈之○中牌吉井彥兵衛來贈兔○田邊柳太郎來致其父東々曰日者承清誨實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矣使豚兒絆纏以謝焉不腆猪肉祈叱存○良之助來送蛋十五枚乃

留三子宿○夜文治郎来

十一日

卯時謁主税、同四十日前吾子初至永正寺翌日昧爽我起一次吾子須臾起我曰足下泥行良甚晏起可吾子曰其眠寤終起余曰善哉數日後謂吾子曰我嘗問為學之要於先兄、先兄曰凡人不自知卯為君子卯為小人耶者多矣須先自知也問自知術如何曰自察已所行一日積至十日、々々積至百日而不变者君子也百日百变者小人也足下莫忘我言吾子曰謹受教蜀後君子稍晏起昨夜吾子偶以明朝早起先二客臥今朝我將旋燈漦呼吾子應而不起柳太郎私既以天明呼吾子二客皆驚起吾子獨不起較四十日前冰炭相反獨可得為君子乎須自察昧曰我謂吾子我能視人表面而知其心吾子外似日進善而心日進悪吾子退與彦兵衛語曰我所行不慊於先生故云爾我聞之曰顧聞其所以不慊彼自問其心應自知也即今日所謂之類是也非別有不慊我意之事也既而使主税記○昨日柳太郎

問主税呈猶閔主税告余於浴處余以先室忌日不親視今日將烹供客已為狗所偸乃戒主税切慢藏○卯時梅隱氏伻至致東々曰三國加納定右工門氏伻來曰某問廣先生於太聖寺曰既起松任矣故追至實通述先生未至之狀伻乃託文右衛門東及枯魚一包海苔去實通謁先生既発大聖寺數日也途中無遲滯之理蓋疾病或有事故也心不能寧故発僕某使左右要吾歳既浅鎮臨故盧迎春焉乃裁書柬曰某今寓山中温泉昨日発一伻蓋與貴伻逢中相遇而不識也僕欲以十三四日発此地途遇粟津及小松而十八九日至貴境矣書餘萬附拜晤○粟津温泉主人法師善五郎東曰某未接謦咳然仄欽大名聞先生在山中而將赴松任幾逢臨敝境宮川君遷至今朝而終去故告午後彦兵衛柳太郎告別乃留良之助既而送至衛尾別兩方下雨意雪况氣氤氳無際試樹塢鶴倏忽現滅余謂主税曰此景名手亦不能寫也○先是為豊作書屏風二雙今日訖彦兵衛致之○中將吉田甚右衛門大幸長大夫東

方覺之助來少間芝山輅三郎生之助至六子設席
樓上而招余曰今夕纔作餞晩讌也既而贈有及猜
閏甚右衛門別贈九谷窯陶杯余見感諸子厚摯乃
為芝山輅二郎謀詩法甚右衛門招余別室曰輅三
郎囑某通赤心先生曰我獨學未嘗事師欲為終身
不負之弟子受教願莫避棄余曰我敢當然必叩面
謝○黄昏使杉任者迎致梅隠回東々曰今朝發佇
而責仵至閑先生萬福方在山嵜翻心城陣領或勤
山嵜送歳之説尊意不决故下問之旨某副無所隠

唯尊意是將以二三日後復發价候左右願先生自
決而報我加納文右衛門東及所贈棗包附賁佇送
上云々鞠圃東曰聞先生將赴杉任謹呈紅魚矣及
海苔以候寒暖回文諦南指送歳教境云々○與諸
子飲且話甚右衛門長余一歳而健吟教信於余自
咲曰先生瑣事中不可少我老叢一段也酬皆洽遥
泉復出而誌終至寅上牌○今日士人參觀及一客
來見參觀贈羊羹曰某畫工也異日復謁上國請賓
忘

十二日
甚右衛門長大夫將歸番之後飲○文治郎來贈潤
筆金若干○招健助贈錢一貫文○與輅三郎謀謝
館主人曰歸主人茶料金一兩衆婢金一分二朱別
贈○未下牌六子告別良之助從去送至街盡西口更
行數丁余昨日思一絶不成至此初成乃使輅三郎
録[illegible]郎新雪正晴々路林蹊難得閑此　斷雪紅塵欲未冷三人饒去六人来　際時快睹不
見片雲日暉雪光晶瑩眩目○館主人予二日以後
諸費目録計金二兩二分餘如席料四貫五百文蒲

團料二貫七百文從來所未聞然以輅三郎言之故
附金四兩既而與主稅語曰我二三人不飲酒又不副
命肴二飯唯素食或時蓋蛋羹而已而十一日之費
二十四貫文一日當二貫二百文則一人當一貫百
文古來未聞山嵜具哀乎○夜置作束贈金四兩一
分及蛋二十五枚曰感風邪不得辞別何慊之若乃
答謝○主人益饗饒矣

十三日
卯上辞東嶽○辰牌至文治郎氏告別且贈海苔文

治郎使其妻見○腐源助庄轎夫三名已驛上迎之治郎健助來與源助夫妻衆婢送三四丁至街東北口別街上雪既盡街外則猶深八九寸轎夫屢欲躓路右平岡一帶青松疎立不見他木左多水田雨霰並下寒甚着重襪猶凍極生疼轎夫呼苦不已二十丁許有村名上野每家在竹樹間村盡屋田數百頃皆種桑矮而小高無過六尺者甚似我鄉稲埒枝極蟠皆縛之形如笠蓋避雪也其下兼見菜埒五六丁有村名勅使塚屋數十中間有寺頗宏麗萱葺加越

之民竭財殉佛信也休寺前主税曰似雨非雨似雪物滿天下不識何名余曰蓋霰一種吾嘗是於山陰矣蓋北州所有南人未見行十四五丁有村名榮谷又十七八丁至那谷寺先是邑石衞門等謂余曰我州之勝以那谷為尤須探也寺據山脚一溪劃寺境西走渡石橋下轎而步左右皆僧房門閉寂不逢人路心埽雪見梵磚為數百步路稍上左右樹竹間見祠堂及石燈謂之有巖石奇絶之境然雪泊及膝悵然回口占一詩風聞那谷勝今到寺門邊一溪劃初地萬木擁層巓比時將亭午殘花墮九天詩誦哉堂宇高帶雲烟青石其黄由本無好同緣似有幽絶處雲深不得前

上轎行村間二丁許渡橋溪水縱橫雪益深路益狹右接岡脚左臨水田僅失足輙落泥中山脊田面皆味此地雪深倍焉而田不凍疑有温泉也轎夫盤旋不前屢與主税相詒終使擔兩械者先赴粟津曰復來助又行十餘丁有村名荒谷轎夫不能前畧擔夫曰何遲余曰那谷粟津隔一里今生路耳彼雖飛走安能來哉乃行七八丁擔夫來迎路曲折不識向何方有粟津西南口入闠人家不滿五十街心有温泉

未下驛至法師善五郎氏山皆屋粟津三里實二里向東北主人見年五十餘頗慇曰宮川君待先生至大昨日而去使某悉懷○粟津皆矮屋法師氏獨廣廈數十間客各占一室凡百餘人廊下有石三區北者温如夏日水中稍差溫南者尤溫然北山皆猶冷余問主人姓所由曰養老中泰澄大師開白山稱夏佛自而創此地温泉果先為其弟子人呼法師遂以為族云轎夫訴苦不已初約一貫三百文更益百二十錢○善五郎曰那谷華山法皇所幸巖石之奇延

膳石山先生駿待明春雪消與本誓寺梅隠公遊焉
其姪見爲梅隠公從者○至夜雪霽月色甚麗

十四日

快晴將赴小松米主人乞字止作書十餘紙主人贈
曉雪又下此地比山脊更氣寂運國饒練皆戴雪寒
威尤烈

十五日

快晴乃命館人雇轎夫三名以善五郎脈斷藏書画
及琥珀徑一寸八分者贈潤筆金千疋○初以七百

五十錢約轎夫乃及將上途許轎重不已爲加百錢
初後詩法師氏善五郎送至二丁外別謂轎夫曰須
使先生觀三湖臺也粟津以北國腳庭亘水田左中
間雪深七八寸轎夫曰田或凍或否何故余曰由温
泉脈通不通也右田左田行十丁許微上有截圍背
而開路處隧道通轎茅茨三四十地名蓮倉少下圍
斷西北空闊際天不見山陵一水橋下見數舫轎夫
曰此至小松也舟行此途行速一里矣田稍多水渠
流縱横洋溢乎田甚似河内時寒日明亮不見片雲

四望正東白山以北連山數十百里粲瞭如列其屏
不見點青遮照闊瞭路不能正視無其前華國層阜
嶺上有松者雪既半消青逸碧隔佳觀希觀行二十
餘丁有村名島又三四町路左有小國寺端嶄絶界
桂爲行傍見小穴轎夫曰蝙蝠所窟路忽右折二丁
許上高原茶坪簇々又四五丁微下有村名矢崎行
四五丁忽有一人呼曰公非廣瀬先生乎余白然曰某
本誓寺義爲公也與梅隠素接之素曰聞先生不
澤山背將辱臨不讓然然使舍家齋藤氏稿從都茲

於今聞先曰昔年非法師子令姪寺曰然余回吾丞
欲見法師君溟去明晨適我旅小松也乞自旅路
右隅松見本池白山諸峯倒影其中奇絶難狀又行
五六町轎夫曰三湖臺也乃出轎上百餘步雪深滕
若邑俗謂國原最高處曰臺平地方二十步許突然
忠向之所謂池即湖也轎夫曰湖縱二里横半里爲
林蔚罩角所數騎如新而續疑十而成三也湖外松
林渺々界破白雲界而湖色更蔚藍余自近江以北
絶勝也轎夫曰此地今井金平所宅或云華山法皇

所幸當時塵帝手澤所存器物爲臺南相距可七八
下見人家鶴夫曰串村也余嘗聞串妓館之時(勝)鶴夫
勸遊爲曰妓樓下放舟一瞬至小松矣余不聽僕無
轎路稍下至湖濱北折有村名今井茅茨數十百村
盡行松林間數丁又有村名須守又有松林七八丁
入小松南行(口)使主税先行報京坊下御屋德三郎待
五六下有橋蓋外湖裏湖相通處小松人家三千亦
一都會街衢曲折縱橫殆十四五丁主税出迎入德
三郎夫妻子皆見意氣甚親密蓋不唯文淵郎爲先
容素與逖安恭仲等善也○屯從去余留之曰明日
去留未決且待之○夜富澤敬齋來見曰前日逖安
報先生仲時病目今既痊與話請夜深去○余問三
湖德三郎曰湖實三區非一而成三也唯樹林稍長
不悉見耳

十六日

齋藤屯歸松任因贈兜梅隱東曰昨日途中與齋藤
生偶乃共集于松物今日將赴素境小松人某某等
强相留不得契(忍)然去恐非十九日不能發故先遣生

歸畢見二隻謹貢高蔚云○贈德三郎羊羹一筐
書扇二柄○遣主税於富澤敬齋氏贈書扇二柄菓
子一筐道曰不在○先是閘逖安來小松今吉浦玄
澤於島屋新太郎處余今日遣主税於二家贈菓子
及書扇○敬齋來謝贈海參○土人湯淺丈太郎錢
木平介來見余偶書三絕句與人閱之分去○吉浦
玄澤來謝

十七日

敬齋來乞字○吉澤來太郎敬齋來介長崎謙吏者
桐見皆乞字○德三郎告曰此地有御枝土人欲明
日聽先生講爲使某請余曰諾

十八日

主税請解裝照換之德三郎使其舍人助之○德三
郎曰風威頗烈明日頗更二宿乃東梅隱告之又東
水島粟津屋氏曰許日本誓寺倅來曰先生十九日
應過津屋氏門外候甚欲相見願訪僕爲小松人
所要明日來得上程敢告(德三郎東皆說)○裁與東方芝
山田遇輅三郎東託德三郎(逆東來柿東包)哄○許日余聞

玄澤曰此地食以何物為尤答曰温飩有名今日玄
澤贈乾飩三包余曰嗜乾飩者未可與論味也徳三
郎曰未乾者尤佳也乃供之纖而脆下箸即凝結作
一團餅狀余及主稅哂為日本一惡飩○徳三郎曰
今夕臨御校之講一衆欲中庸○孫太郎者未見○
終日作書徳三郎為醫人小林笠坊出屛風賜貽者
跨其上而揮筆大若○夜敬齋來與徳三郎導南行
十丁路有御校門既鎖徳三郎曰夜夜鎖門以告官
長今夕倉皇瞬自小閤入參玄關大太郎出迎入室

授讀廣闊鈴木平介長崎謙從來接既而講說副室
聽者可三十人講首章及次章而罷敬齋謙受大太
郎平介笠坊及生客數輩送至徳三郎氏諸生之去
○徳三郎以小島屋新太郎不來屬報余將去今夕
初來見

十九日

小林笠坊來乞字○雲太郎來贈菓子一筐借隨筆
去爲假其藏書數種○徳三郎父及子來觀余所藏
粒化玉及水晶巾冬年六十健勝壯夫婦五十許人

○余語人惠玄澤所贈乾飩最不滿亦此昨夜生飩
更粗乃呼召徳三郎予小右衛門食之小右衛門亦
嘆曰某終身不敢誇吾郷之飩也○夜敬齋來欲與
徳三郎謀閱華侍徳三郎醉不能接敬齋曰明日先
生若不一蒞會計不成小右衛門亦曰更有乞字者
願強聽主人請

二十日

小林笠坊弟文叔來乞字因備臺○昨日笠坊乞書
四紙今朝使笠饒附之徳三郎徳館二人小右衛門之子也先是誤

書今後改之徳三郎親強致之途中遺之遍索之不獲既
而聞賣糠者拾之乃遣數人追之不及余向止所謂
人遺而人拾者何必究之哉且改書父子皆喜謝○
大太郎與三國屋半治郎者來乞字○主稅告曰碓
藏東馬送某衣至披之有東馬呈左右東即披之衣
月六日所發略曰尊夫人兩郎君給強健莫勞尊念
前月二十九日石川竹次郎自京師來致尊東即日
附回音矣本月三日六治來致尊東二箱而之等五
氏盡將以廿日前後歸郷先生與太村諸使饒寒東

某既代書訖之卽臨矣駒子吉不安於金城氏秀民
方爲是周旋始服先生先見矣○夜主稅出訪敬齋
○丈太郎來話○敬齋來覓深盃○華鹿恭冲十二
日來至卽蔟田音○同舍有敦賀客將歸乃託與高
橋恭平東○丈太郎文叔欲借九桂草堂隨筆余曰
聖城人既寫之二子曰頗因先生實聖城人本乃東
芝山謀之二子附東○文叔兄小書部去冲來見

二十一日

東東方田邊二子曰卿信至曰十一月二十九日石

川竹治郎來致公東登時訖回音於竹治郎矣云々
忍近日石川生又有消息而送我家信願致之本譽
寺若家信不至請東問之石川生云々○小書部去
冲丈太郎敬齋孫太郎文叔等來乞字終日揮洒○
小右衞門曰家姪出爲金澤某大夫儒臣戶水氏義
子聞其義父銀三郎者嘗學先生于江戶而先生言
不及此何也余曰彼甚無賴戕絕之故恥言之小右
衞門曰銀三郎祿百五十石以無賴故削爲俸七口
數年前死矣（銀三郎件見弘化甲辰瑣事錄）

二十二日

理裝將以午前發小右衞門曰且徐々昨日爲小右
衞門書屏風一雙敬齋奪之代贈潤筆今朝小右衞
門初恡之然不及敦後乞之故留我○前日丈太郎
曰某庭有一石疑玉璞鑑定余曰還攜來曰重跆甚
所願易致今日使逆旅臺導至其家（在使三郎氏東南三丁外）
丈太郎不在其母見余請觀石其母導至後庭樹下
有石大如三升甖戴雪乃澆湯滿面有小孔如瘡痕
如石英物自孔間現針插水閒亦奇石也入書室飲

餞生書錄其目授母曰若今夕猶留請送之曰諾○
午前書終○敬齋攜其子來別○錢木平助小書部
元冲小島屋新太郎來別與小右衞門主稅會訪潤
筆以小右衞門周旋有力故贈茶料銀四十兩小右
衞門贐陶杯及紙○未上牌馬夫先至余將上路小
右衞門妻供糕既使德三郎送北行街上二丁西北
有空闊處疑城也然路東折不能觀後北折數丁渡
橋轎夫曰此水西南流一里通安宅關卽義經所過
又二三丁衞盡德三郎別去小松人比大聖寺頗佬

薄暗小右衛門父子多情云列松夾路雪深四五寸
深野一白雲氣空濛風吹如波濤主税笠忽翻數百
歩外轎夫呼曰癸七八下村名島田又十餘丁二戸
相對間地名曰長田適番又二十餘丁有村名寺井
人家數十又十四五丁至粟生驛使主税先行報驛
長驛長曰日將沒驛無馬驛詰朝送駄物於前驛轎
夫則登時應命余曰善驛長輩且譬命轎夫遂緩沈
案既過晡行一丁許忽断渡水聲余後轎夫覺瑚問
倚岐白脚下當国右也使主税先行報水島粟津屋

平右衛門主税語檐雨識者曰爾從我乎曰願從衆
屢渡水毎渡轎夫呼若然蹶轎墜余傷膝又四五丁
又蹶余大叱轎夫謝曰死罪怨々言未終復蹶余遂
癸眩暈棄渡舟二次皆黑無所見余曰盡點紙燈曰
安在余曰在雨掛上曰檐雨掛者既從貴門生去余
曰彼欺哉哉轎夫罪詈前夫不已謂過四五丁而僅
十四五丁至二戸相對處問村名曰粟生道毒借紙
燈始能進遇前夫返交話之余復相從數丁入水島
村主税出迎而下輿至平右衛門氏○小松至水島

三里正北向○平右衛門見年可四十亦以逆旅為
產頗解風雅曰今夏越後僧來告先生方在越前府
中某素與梅隱師善因報先生北遊於師矣近日師
寿使人問先生既至乎否數日前又使人來時某不
在先是一俳師來宿而赴鶴來村我家呼俳師曰先
生梅隱師人問先生至乎家人曰至安在曰在鶴來
村相距半日程也其人乃赴鶴來某還聞之曰彼所
謂先生即旭莊先生非俳師也疾追之及於隣村矣
余問粟生至此地何多渡主人曰二村中間名手取

川自白川出無定流又無際涯漫延三十丁許派輙
分雪時人馬所尤苦名著北州白山春夏雪融則大
派難渡問道番何謂曰我加賀毎村村端有二戸司
路上一切事務及標酒名道番○水島人家八十去
海一里云○主人曰代驛法望前則小松寺井水島
而松任望後則小松粟生柏野而松任粟生驛夫葉
水島而止明日某將別雇夫送先生於柏野也余感
謝

二十三日

辰上牌衆生馬夫至乃命遂赴柏野○昨夜枕頭口
占一絶南望京華路幾千々山白雪映晴天々々誰念何料迷新識留我村莊一夕眠
朝將餘之主人曰某將追先生於本誓寺乞字○見
下牌辯平右衛門氏二人送至街口別路左芮擇担
見群年自雪中抽余曰好宅地何無住者轎夫曰此
地名宅趾舊有數家今移隣村行四五丁有村名不
水島轎夫曰向之移者在焉又數丁有村忘名叙之
三丁至柏野驛長既具夫以候冷朝屬甲右衛門預報之即發駛
人撥載物行之雪上獨氷行海港軽便遊觀横林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六九

或在左或在右進忽折而東而北則皆蹈路泥疲甚
税先行報梅陰路左往々有渠頗清駛其涯沙渚樹
又有竹林等細如麻而秀跡西州所未見過新潟柏
野宮九等村入松住々々人家千許長街如帶行七
八丁主税出迎入梅陰氏時午下牌也氷島至此二
里向北○梅陰及三宅松碓齋藤也見外上書樓東
北無復人家雪望頗佳也既而下主人堂宇極廣置
余佛殿後之舍有數室幽静不聞市聲余賜所齎書
屏風一雙○贈小虎畫扇于松碓○借主人藏書燃

觀明錢士然所著南宋書一套五十八卷○借順生
鳳順深定見背梅陰氏徒弟

二十四日

主人供筍余謂主税雪筍在上國未足珍在北地誠
貴品可以想主人勞心○醫人松山江菴来見○梅
陰告余寓焉於金澤寺社奉行局○夜梅陰伯舅顧
念寺遠法來○昨夜松碓来宿今夕辭去

二十五日

主人武椅撫○余衣縢下不出半月必穿稍悟每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七〇

作書磨縢十倍他人故爲今日屬梅陰買木綿縞衣
○至樓上作字自己牌至申牌遠法相河屋伊右衛
門号文淡松山江菴笠屋治郎右衛門号鶴山来助摩黒
展紙之役○江慶行東俗請受教○初見梅陰祖母
及妻○西念寺見善来見梅陰氏徒弟○與梅陰謀明朝
劍講○梅陰曰昨夜奉行局令下允先生拙啟寺送
歲

二十六日

卯牌至樓上松碓江菴相河屋伊右衛門等在座伊

右衛賜葉儀為講中庸及梅墩詩鈔来聴者六七人（不皆通名）既畢梅陰供酒○余浴温泉後稍生疥癬使圭統就藥肆調荊防敗毒散○夜梅陰誦致風東々曰専价報廣瀬先生至某将以新正初四日拜趨云々梅陰又曰高沢仙之助答先生東至家人忘寘之慶不獲

二十七日

講如例（以後少記）不○始服荊防敗毒散○鐵治屋甚兵衛者来見乞畫○始食鮮大口魚○数日暖和雪融自屋脊墜屡地震先是醫人池田一元来聴講今日行東脩り下卿屋小右衛門東乞字且送東方芝山田邉秘三郎串鹿恭冲二十五日東芝山東二通一曰先生小松東至見問石川生有消息予否生未通信賜宮川生尊東既致矣向乞正拙作二首録上以充覆醤一曰前東裁畢石川生消息至有先生家信数通謹送上秘三郎東曰某欲追従先生於小松然歳晩且家室有疾開春少及松仕敢預告家信即呈代東馬本月昨所發呈代東曰竹治郎者来致公大

聖寺東一治猶未歸也日田信三通至謹送上仁也近習書呈清寫二紙公請東東馬喝仁也課業云々東馬東曰某煩窮資賞寫尊著隨革一本矣故以先全敢謀之左右云々範治孝也東三通皆十一月二日所發範治東曰南陵公及雨窓皆在福岡侯用南陵公說既而別用加勢嘉兵衛者其人好猾無比勸侯欲乾没我日田所貸金数萬両南翁不得已将捐数千金献之而後將謝人事清娯田園不識能遂否云々對馬唐坊生東某曰我藩亀谷生者晤漂流韓客尤有才學者彼見梅墩詩鈔長篇驚曰近清國詩人然未見雄偉瑰奇如此者不唯方今無其比在古人恐有数也某自聞之亀谷生願報梅墩先生云々田島要右衛門欲因先生買越前奉書紬数匹故呈東云々範治東中有（要右衛門東）五岳游長崎歸曰英魯墨三夷商館既開充國人隨意互市夷人以常銭二文買文銭一文又以常金一両二歩若三歩買小判一両又多偽造我一歩銀官病之士人沽海帯者資三百金而獲八百余云々某季女既為松兵衛養女其夫妻

甚慾敢告菊也病脾胃虚症未治云々別啓曰十月六日尊東至報病既愈憂喜交至嗣母愈然老衰日加云々往年大人諍伯父南陵公曰公必為福岡對島二候恐賊須速彼未備謀先立取還之策也公不聴大人退謂児曰我兄必悔之至本年二候果食言伯父頗病児輩皆服大人先見云々家兄継娶件日者發一東奉問然未得回音伯父欲以阿筏登為其女而配家巳則大人既聴之故欲以歳暮合卺敢告云々芝山東中別有馬子吉東々曰拙畫扇二柄紙二幅謹送上左右云々恭冲東曰先生小松東至聞方送歳松任蕭寺堂非兵家所謂欲進而不能進欲退而不能退嬰據険養其氣者歟呵々来東曰或傳天下才子既配天下佳人云々傳者妄也僕菲才要足得佳人乎云々

二十九日

梅陰曰山陽外史所載謙信所抜蕪木高秀松任城者其遺趾也距我家五六丁也乃將往觀以雨不果

(1)満身麻痺起發不耐痒劇尤甚乃廢事臥○笠間

屋六郎右衛門来聴講者贈酒及肴

三十日

粟津屋平右衛門贈蟹二枚○徳先屋亮蔵者来見

庚申元旦

安政七年歳在庚申余歳五十四同從者備後高田主税加賀松任本誓寺嚴護房大兒孝報伯嫂合原婦人在日田次兒仁李兒正從室清水氏在浪華伏見坊○卯下牌始起盥嗽改服拜諸神祖先故國○嚴護贊嚴整(嚴護弟爲晩翠義子近歸侍其祖母去屢見然遣不記)来余室蓐屠蘇乃出視(見)嚴護祖母及妻三槐堂(名)嚴護書院主人勸糠○護兄弟導至佛殿而拜方十二間莊嚴頗美下俳佃庭上有三槐樹皆圍可一丈七八尺實五六百年来物西園閑小門出於後園槐樹皆(成)行下有流水残雪沒夜不適觀返賦一律○三宅忠(號雄松)松山得(號庵)江志戍(茂)板係定(通稱兵衛)邑嚴護禀儀及京師菓子○朝来不見日又不雨頗暖宿雪在田可三四寸土人曰北地臘雪過尺例然如客臘殊暖近年未有甚兵衛曰昨夜農未賀者皆明年必豊穏悶何故曰近年除夜雖雨風必瀧明今夕不雨而黒不古来以是夜明闇(占)石明年豊凶毫不差

二日

卯牌講中庸及梅墩詩鈔聽者七八人講後梅陰以其自將(出)留甚兵衛話○屬梅陰買蛭三十許使主税貼之臂既而用吸主烏(吸名)(王汲未聞)出血頗可十四五錢○豈間屋六郎右衛門相好屋武兵衛来賀

三日

講後與諸子謀俳佃進郊○午前松雄江庵池田氏玄寄長周吉来導余及梅陰嚴整主税出乞從雪下西街上行一町南折六町東折廿町街盡左右皆田榛樹為行遠為行透麗東直不見際涯亦渠北處雁軍鵝鸚渡橋皆曰鯡魚逆渡頗太燕為雄車所翻墜田間直東行二町入林中萬木參蔚餘雪沒屐梅陰曰此林古渡亘數十町今削作田餘三之一也行二町許有若宮八幡祠廣而幽林中平坦小徑縦横傍少荊薊蓋宜消夏處近入街西北數十訪顧念寺達方時過午義有飢色燒糠蓋之觀其所藏古人眞蹟内有秀頼母淀君和詞主人欲送余々辭不敢當出過其庭方經營佛殿土木很籍北行數百歩街盡左見廢濠即燕城島秀城趾濠水猶緣渡溜橋入林中

縦横可二百五十歩濠四周短篠簇々自水涯起尢
松森立時見櫻風中央有神祠西南偶突如高可二
丈蓋樓櫓址上而四望濠外又有松林蓋外郭也一
叟狐俳佪田間忽見双狗走狗逐之急主税等争随
其後然不獲梅陰以飢寒先去謂余曰既與諸子將
先生於此朝亭編而某則生日也過願念寺前西南
口三四町至亭既飲余爲江菴等作畫四幅畫下評
出雪積二三寸諸子皆送至贈雲洲橘七課蓋一課
直六七十錢

四日

夜來寒威猛烈碗水皆凍松雄兄來見○今日來者
多服社祈曰吏所始閑也○常福寺致風自金澤來
訪贈落鴈○達方携喬麦未食余及致風既而同致
風觴余室話過鷄鳴

五日

致風曰某將遊游湊村三四日後復過此地先生宜
明日遣高田氏及松雄於金澤見高澤仙之助超顏
寺學暢等預定留滯處乃裁與仙之助學暢柬擬余

○午後欲送致風俟於門內久之不出偶高村與藏
伴自金澤至乃入㝎其柬々曰某今変姓名曰三須
庄次郎聽高篤至松任至當速往趨而近年中風不
便步行故使一介候起居不典兔一隻海鼠腸一攬
護呈左右請叱存乃回○僧碩忍來賀

六日

以松雄將爲余赴高澤三須二家且梅陰又有病休
講○主税將從松雄赴金澤以余測無侍者止○作
鄉信數通○夜問梅陰病遂就其僧而話祖母曰達

召晩翠法名以嚴整未歸東嚴護責之妾聞嚴整歸途所
過江越界中野川知雪積二丈行人往々凍死故欲
留嚴整以華朝而遣之願先生東達昭曉之余諾

七日

深定去鍛冶屋甚兵衛來因梅陰謀拓余揮灑○作
夜松雄歸曰傳三須庄治郎旨曰近日請臨敝廬云
々高澤仙之助超顏寺學暢皆不在今日梅陰曰松
雄昭庄治郎謀先生寓未得要領故將十日復遣一
价余曰庄治郎善人也然舉緩無漫決若復不定所

寓卒然相過乞使我窮矣○夜達方江巷松確来話

八日

卯牌乞致永生寺来成客臘十八日二十八日二東
披之有室氏臘月八日十五日東披之有東馬同日
東範治孝也十一月二十二日東田島要右衛門相
好屋善治尾崎秀氏東来成曰先生山脊東至見責
僕不送上國酒於草鹿翁又玉江氏潤筆過薄二十件
謹報教僕未慣餘故非先生誰為我忠告者謹叩謝
僕素有送酒之念但以無好便（二字用元文）遷々而已敢

急先生言哉既贈酒又追贈玉江金執朱以補往愆
辛深莫尤酒至草鹿氏佃誤曰此贈廣瀬先生也草
鹿氏不受曰先生在松任矣既而復送之寓尊夫人
東至脊送之屬草鹿氏轉致先生鄉信以喜樂既発
不能屬為猶有手（四字用元文）將待好便云云室氏東曰
一治歸致尊東既而本月四日芳東至近日平治郎
自日田至致鄉信四通謹送上青村與吏人有臘月
迺金二十両之約然金不至青村所送唐紙而已及
孝也所贈半紙至與晩翠貴東既使東馬致云云東

馬東曰去閑日記一東（皐月二十四日至本月十六日）送上此他件
祖貝故又賀範治東曰某素與林外異炊然以廚費
其近日合炊云云本月六日辛島丈菴沒有女三人
無男某娉田代俊治爭負吉為其儀嗣俊治亦新娶
而止浪華閑業云云南翁將自筑前歸期在今夕云
々有自長崎歸者曰夷人買我貨物初必使我獲三
倍利既而二倍一倍終至損二三倍國人為初利餂
遠方運致威不能徒歸明知損而賣之夷情如是云
々聴三樹坐絶命一律有（井底痴蛙過憂慮天邊大月欠光明）聯不知

何謂云云康紙五束託平治郎呈上合衆國人稗理
督著二花説略中載日本國圖説元文曰前有花旗
國漁船數隻遇風至日本船觸石而壞花旗人在日
本流腐國人常侮慢之花旗人不堪其苦歸里後乃
用兵船駛入脅令和服國人懼逆即識和好與之交
相責買云々孝也曰近作一首録呈乞正或永某公
一絶（白髪蒼顔萬死餘生平豪氣未全除寶刀不染洋夷血歸卧西山舊草廬）其人可想
○要右衛門曰想公當在越前願為我取金五両播
磨屋松助氏買奉書細五足云々聞北遊後將歸鄉

預占清陰莫若表藤氏故宅某既勸林外矣云々十
一月七日英吉利蒸氣一隻出長崎過玄海及赤關
遂東行云々○善治曰前眞光寺住持游越前永平
寺依呈一柬淳沈何如願爲我買奉書細○秀氏柬
曰馬子吉贊於要氏不得於儀毋既決絶僕無顏見
先生恥謝云々○玉樹生死其妻在京師殉節云々
○講後作書達方松碓江菴等來夜散○平田小助
本月六日柬至

九日

雪積二尺餘○以梅陰有事止講○梅陰乞孝也手
書草稿別新寫揩之○作書如昨車屋九兵衛門鍛
治屋甚兵衛等來○初浴○雪甚於昨日○梅陰與
松碓九兵衛謀余金澤所寓松碓曰某明日行見三
須庄治郎決之○夜達方來話

十日

休講松碓之金澤○辰牌上樓甚兵衛九兵衛等五
六人來將揮洒甚兵衛且徐々昨日遣人於金澤買
唐紙未返乃出余紙而書至午時將食甚兵衛曰除
々今朝遣人於金澤買者未返也乃少食既而改食
未下牌紙初至凡百餘紙日没點燭復書數紙止甚
兵衛等供酒話至成牌散○今日越願寺覺暢使人
來問何日至金澤哉乃使梅陰接之○湯淺丈太郎
柬贈百疋盡謝前日講也然柬唯稱行來脩

十一日

講中庸○甚兵衛等來寫作書如昨達方拉其兒來
贈鮮中上牌初休筆○薄暮松碓歸曰既與致風庄
治郎謀預定尊館皆曰先生宜以十三日來我輩將

逢迎○夜使松碓召達方至一元亦來達方贈越後
錫主人供酒二子話過鷄鳴去

十二日

中庸講訖午後九右衛門甚兵衛等來作書如昨○
甚兵衛贈鉀輅三郎惠太郎自大聖寺至方以作字
不見使主税接之以將定館舍去既而復至致東方
元吉廣井五郎左衛門吉田甚右衛門原元真大幸
長大夫柬（内元真送有長大夫贈閒筆）引梅陰見二客客贈小鳥
數隻梅陰供酒及喬麦達方一元江菴六郎右衛門

松雄等来會亥牌二客去以明日已牌上途梅陰囑命驛長発馬一疋夫三名○梅陰贈潤筆金若干及賤又與江庵一元冲治吉六郎右衛門同贈講義○謂主税爺曰我謂吾子學浪華六七年而業未就非才微不選師之誤也今察吾子之行此三十日煎顚退我欲忠告而恐其不説故止屢矣知不善而不言我不識也聞善言而不用吾子之不識也我明知吾子不説然不欲爲可誠人故不得休而謂之吾子自甘成不誠人則非我所知也未敢而不從雖仲尼末之奈况浪華諸

儒乎我初誤前日失言諸儒知吾子不説故不敢忠告是知也我則愚也屢則將爲吾子所疎故言止於今日幸莫使諸儒咲我愚○衆過鷄鳴去松雄獨宿

十三日

使松雄命驛長午後発駅夫○改服梅陰祖母及妻告別○辰牌六郎右衛門江庵一元久七達方等来達方贈萸資略三郎惠太郎来主人餞爲二客達方與焉既食乃辞本誓寺時二客在其逆旅使乜報之朝来快晴初見春意皆曰今日立春而如是今歳必豊歩而出梅陰嚴整達方一元江庵久七送過甚兵衛門外使松雄報之甚兵衛出包從東北行四五丁至街口衆別去即上轎時残雪猶六七寸近山紺緑遠山皚々不見點碧逶邐連白峙日光映発清潔無比松夾路側往々見渠在路東者東走在西者西走榛樹夾渠蒲董不堪怱有孟宗竹林人家隱見地名出村又十四丁村名稲荷又數町入野々市駅休路左店而換人馬既而行數町遥見一轎相迎一老人下轎使節立視之三須庄治郎也即出轎相見庄治

郎既躄然健如昔日別後大歳矣余謝其厚行話數十歩余思其疲相揖上轎路左渠稍大列松大而密道路收整見大藩氣象金澤街口庄治郎導入路右一店店後一舍極潔衆七八人座而俟引余上鐙使主税監馬夫先赴逆旅北河屋略三郎惠太郎欲從主税去余與庄治郎強留之晩鞋衆出行厨開宴良久二人至余問衆姓名於庄治郎庄治郎未識其姓名唯呼其号曰秋水也春齋也竹雅也章甫也希云也北雪也其雪也竹端也即庄治郎凡九人皆親而欲北

洲劃烹粗拙出府中後殆不堪下著今日初可口日
復轎夫左遷不已乃辭上轎頻過二橋後橋頗長下
流蓋接海門也主税出迎行十五六丁至石浦坊
技逆旅北河屋今日行程三里向東北○松次郎歸
路相過立春

十四日

昧爽起批輅三郎草稿又裁答平井吉田東方原平
田大幸諸子東附焉又屬與三國諸子東及答下郷
屋德三郎東（送德三郎所乞書三紙）○午後輅三郎惠太郎去

先是常藏唐硯於柳邊昨日淫逸入諸兩樴今日出
之匣破而製劉紫檀而不用針及膝着直窮貴碎不
及乃使館人命工補之森柳之助（号雪）非小倉屋治助
號章甫來（二子即昨日相迎者）贈菓儀○將遣主税於高澤仙之
助起驟寺學暢氏二子偶至學暢贈羊羹余贈仙之
助十五年前別於江戸爾後初遇曰景以丙午歳歸
郷矣○庄治郎東贈羊羹件曰昨日諸子僕識其号
而不知通稱今日與兩村謀將使諸子行東脩爾時
録其通稱於紙背請視之乃答曰今日將使從生拜

趨然諸君陸續過訪不假遑之也請恕夜主人供酒
既數月偶盡三杯醉甚○以庄治郎所贈羊羹作善
哉糕與主税豊右衛門告余留滯件於衛伊劉子曰
豊後日田堀田儒者廣瀬謙吉及其徒高田主税昨
夕至宿某家聽將有事於高澤仙之助等也欲纔留
滯焉敢告朱批曰可豊右衛門曰衛伊初欲許或人
周旋終得許

十五日

館人以梅陰東乞余移別室余曰此非梅陰所堪我

方代吾子謂其故莫過慮○謂主税昨日我規吾子
喜骨董吾子悦我知其用我言故復一言吾子事我
可謂竭力然未必為其身竭力試擧一事如今朝幸
無一事宜觀書或習字而昏思眠我三起而後起我
以所起吾子非以欲役之也將使之勸業也猶怏々
不響應我不解其何心也前日屬我東尊翁曰今後
我必規令郎不復如從前懶惰也而我與其懶惰而
不規之是欺尊翁也故不得默○笠間屋六郎右衛
門來贈菓儀乃為書其扇○車屋九右衛門來贈菓

子而去○梅陰氏弟子明蓮寺某見○午前將訪庄
治郎六郎右衛門曰某在此地以庄治郎爲主人乃
與之出主税從別倢一力贈諸家物北行街路平而
廣瀬似江戸七八町而東折一町渡橋入間門路左
第一課家即庄治郎也既見贈菓子一筐書一紙及川
苔二葉又贈其妻金二朱雨村夫其通称來見曰今日將
與某々等拝趨行東脩鍛冶屋甚兵衛見曰某昨日
來寓此家小川屋五郎兵衛乃崙日相者号貝將迎見遣主税
於致風氏贈書扇二柄先是庄治郎東余曰待東脩

者須賜書扇一柄故也主税歸庄治郎曰貝静我對
門也而姻婭也欲献午食乃從至其家主人引室供
飯及茶先是借庄治郎僕贈菓子一筐書扇二柄川
苔二葉於小倉屋助治郎其弟勇治郎來見前日相迎者
曰願歸路見過既辭愚静氏借庄治郎僕使之導過
來路三町至勇治郎氏勇治郎見自家先出來歸供
茶骨董氏某前日相迎者見勇治郎乞余定号青嶺申上
牌逅逆旅○梅陰嚴整見乃同宿○雨村青嶺本越
屋作右衛門安田屋音吉來見行東脩請受教○日

没即去○尾張人石恒渊齋來見贈菓子曰某售書
周流天下者乃引梅陰主税相見渊崎伯煥者來見

十六日

書扇十六柄既而使館人僕送之庄治郎紙東曰請
領贈雨村以下前日出迎者○土人瀬尾五右衛門
來乞受教以無其紹介辭○森栁之助來介浅野屋
仕右衛門号杜州相見贈菓子一筐甚兵衛來告別○
○六郎右衛門贈扇二十柄昨日買之嘱○州崎伯煥号節
堂來見行東脩○致風来問○庭瀬尾五右衛門亦

來乃使伯煥乃紹介相見五右衛門行東脩曰初聞
先生在大聖寺將往謁期以今日上途既而書林近
岡屋某即阿茂東薦余者報先生至大喜不待紹介自進矣
酉下牌致風以下皆去○粟津屋平右衛門來曰館
先生於本誓寺聞其此地去爲追至矣今夕宿他逆
旅明日乞書數紙○梅陰永去年郵抄中載十一月
十二日官命勘定奉行兼國奉行村垣淡路守範鑑
奉行木村圖書目附小栗又一使於墨弟盖堅約盟
也將以近日發又命目附小倉九八郎勘定奉行屬

高橋平作檢察西洲沿海之地亦以大城火危我公（謂加州侯）献金五萬兩又允大藏大輔公（謂富山侯）退九陂名霞山云々先是聞富山變臣亂政加州侯遠大臣收之而立世子余所識儒者大野欽一良以奉棟書椒

四

十七日

卯下牌使館人傑尊至湯肆主税從出街上北行一町西折一町地勢微下有渠北走起本爽爲地形頗背江戸裡巷渠上即湯肆湯少而熱而闊不堪穢即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一五

返○使主税摩黒以待矣粟津屋平右衛門終不至○雨村（通稱館屋平七）來乞詩正○謂主税曰戯多冗不能常誨吾子然飯前飯後有微有徵服吾子宜陪食乞誨○申牌將與梅陰赴野村空翠氏招青嶺來乞從留主税守裝過庄治郎氏戸外入訪之初館人門前日貸公硯蓋（謂載人物臺）贈及襆未返使税求不獲意在治郎氏問之果在則囑返之東行二三町北折四町許路左第一家空翠氏也主人迎戸外曰何遲引上樓而接言主人年七十七疾中風不便言多用手勢然健甚謂十三年歳西游謁淡窓先生矣壁多桂聯明窓精几頗似長崎人居隔街見東山巒層々入牖而公家至半腹疎林點綴妙饒景致樓勢屈曲閑闔思廣忽狹頗經數室東南寓有安祖先神佛處尤幽穆甚愜余意曰願寫此景形以作我家神室既而入茶室狹而温壁桂文玄公一絶（病痾爲崇壁無由足跡堪憐九州美汝老未游）（不倦不從藝至冬裘）夏趣曰次野村君所贈韻以呈即次韻以贈主人（梅花深隱硯無由宿雲雀鬼温北洲則入春風温處去坐來幾度藏室裘）柳之助至主人傑食畢而飲德田父景見話至亥下牌返柳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一六

之助青嶺途別昨日約按摩師來侯來去乃命之至子下牌去○仙之未不值○今日庄治郎使其孫來返扇直餘錢

十八日

梅陰之空翠氏因託送三藏圖於青嶺氏屬加𥿻又託致書扇三柄致於庄治郎屬贈之林坡梅溪秋屋三子○平右衛門來爲作書數紙去曰近日復來○下御屋德三郎來送潤筆金百匹曰田邊居來賜東及書數紙云々○其雪（杯志）通來介松洲者相見行東

脩（松洲氏通称大聖寺屋）○五右衛門来暮去○學暢来謝贈扇子○越中人五十嵐孫作来見曰某即着伊勢物語披雲抄乞予者文曰前日栁田屋甚右衛門此地来不識先生在焉出謂某曰旭莊先生至請叙我某則將留滯此地至暮春○申下牌梅陰歸松任

十九日

夜来寒風撼屋雪積七八寸○庄治郎使人来告明朝在浪華信○與壽税會計松任以來金銀○松洲送上國酒一壺及貝○綾皐来○先是栽與南陵兄

範治孝也晩翠谷口愬助與東今日又栽與室氏東馬尾崎秀氏西嶌駒子書及答範治孝也田島要右衛門相好善治東既而合封之敎書仁也名（批孝也詩稿返）之○申牌庄治郎使浪華行者来見乃附東焉庄治郎欲買唐紙及素扇爲東東馬曰買二物件宜委金城秀氏也○夜甚兵衛来話五十嵐孫作来請見以有容辭○今日五右衛門使人送蝦夷圖及其說四四卷通鑑綱目秋燈叢話

二十日

遣主税於庄治郎氏謀伊地件途遇青嶺氏取三藏圖返曰青嶺曰明日請枉駕○醫人畑春齋来見行来脩曰往年學浪華屢到先生門而不敢謁○館人供猪肉乃小酌館人所善一丸人見○甚兵衛来告别○山本五兵衛者来求見以無招介辭之曰某識雨村乃見行東脩○朝来快晴雪頗融申牌携主税訪庄治郎醫人藤田幸菴者在座主人既装潢十五日夜所畫桂壁幸菴觀之問誰作余曰賤子也幸菴嗟稱玄醫人江間三節（號竹屋西坊人）来見既士人羽野百

太郎（號梅渓西坊人）冨坂與大夫（號其梅野田寺坊人）至主人借酒三節去雨村携希云（忘称）通至訪話過成牌同雨村希云辞蘩星満天寒甚雪既融者復碎凍碎末而堅乞○豪不異砂粲々没籔南國所未見二子途別○夜半燈方明而油悉凝

二十一日

庄治郎東曰先生潤筆額未定且莫揮洒○五右衛門来○雨村来介嶌屋源兵衛及其弟勇吉（號希云吉）相見行来脩○雨村貸其几（昨日雨村西筆二枝）贈○綾皐来介諸

江屋和右衛門者行束脩伯順来青嶺来代其兄治助(字國章)行束脩且乞臨○中牌同青嶺伯順綾皐和右衛門五右衛門出主税從雪下衆逢別訪雨村(在青嶺氏南一丁外)不在青嶺先返閑舍南小閣而待引入茶室遣主税於庄治郎氏○非雪至觀主人所蔵一休禪師七絶(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和龍痴人猶戽夜塘西)其幅竪可三尺横可一尺三寸余曰不唯其詩跌蕩書又超凡豪不見國習實非禪師不能也伯順至青嶺曰家兄有客未得謁且一酌主税返治助及其弟雨溪(青嶺)兄見供飯膳用茶式盖嘗又仁瑞柱大藏院既而復飲且話戌下牌辭主人使其僕送雪未已路頗艱僕曰識北川屋而南行十丁許余曰甚遠恐謬矣乃返二丁逆旅

二十二日

衣皆敝召衣商謀買之○遣主税於青嶺氏謝遂之庄治郎氏返紙燈○徳田文衆来使飲之引豊右衛門見之○先是少年待招来今日以其拙改召其父更拙○六郎右衛門来

二十三日

昭衣商買綿衣二領袷衣二領又製鐙褐及襪各二欲訪高澤仙之助使主税導南行過橋左折二三町又左折數町又左折一町至新堅坊小烏巷至中村某家戸測揭書高澤同居一童子應門曰主公不在余借筆硯書刺童子導入書室余疑主人妻見也冬之不出童曰客去乃去不解何故既歸館人曰向者青嶺来乃終出問雨村不在至青嶺氏其兄弟三人皆接余謂主税曰欲訪竹潭(庄治郎奴下用之)吾子且行視其在否良久返曰竹潭喜使其孫從某迎矣主人將飲余乃返竹潭孫謝之少焉来柬曰今日無別客唯六郎右衛門在欲見先生然今村子(謂主人)有戚饗不必勞玉趾也唯書一扇賜我孫余為主人作画數幅酒出招雨村不至向暮雪大下余為主人擬名字及号(名端字湘浦号松生)其弟雨溪亦謂改号釣碧話至戌下牌松生以路艱留余使主税返告館人○今日會計至金澤後金錢出入

二十四日

夜來風大起而雪微寒甚○昨夜與主人同室而寢平明始起辰下牌主稅來曰館人謂某曰藩法禁旅客舍逆旅而宿它家先生宜速返主人將為余設浴且召待招館人使人來曰客至請速返乃使主稅返曰待浴及理髮畢既主稅東曰客即山本五郎兵衛也先生不必急歸唯館人持藩法甚苛主人乃召雨村至謀館人伴雨村曰先生外宿以弘交道也礙於館人則失其職宜使才辯者說館人也松生曰我將遣其雪華說也余終借松生氏僕使導至竹潭氏六

郎右衛門在座余寵迎而與館人伴及潤筆額畢即辭取生路左渠而南行渠東岸竹樹成林蓋士人所居道少人行雪深尺餘六七町東岸有木筧瀆水落渠如瀑布往々有橋望渠東雪色滿崖路右稍有士人宅至渠東折處有廣陸先松數十圍者二株立焉左右皆高墻大門忽右折一町出於本街逆旅北畔午時歸○五右衛門越洲（五右衛門號以下用之）見○梅陰自松任至同宿贈煮蜆○仙之助來謝贈菓子曰昨日拙荊欲謁先生故引入書室比出先生既去不解何故余曰然則童子誤也○小川屋五郎兵衛來蓋松生竹潭等使人說館人也梅陰見畑堅之輔曰是我徒弟信城寺其弟也仙之助借九桂草堂隨筆一卷去

二十五日

雨村來與梅陰定潤筆額既而曰先生宜以二十七日始揮洒又曰午後諸臨○竹潭東曰昨日既遣具靜曉定右衛門先生欲聞其詳也雨村既拜趨否答曰具靜云云未聞雨村既來矣僕將拜趨故不多陳

●粟津屋平右衛門送酒一樽東曰本村舊無釀戶近某生創之頗美因貢初篘願賜一紙即使梅陰答之東曰惠新釀於我廣翁僕視來東有宴酒禁徒飲飲者須賦一詩之語僕謂我翁不善飲而今飲一巵也更課新詩二巵也聞兄正來餘片而晤呵々○未牌謂梅陰曰我正訪諸家師須待我於雨村氏也携主稅出取渠上路雪半融問竹潭謀揮洒伴既而使其孫導訪五十嵐孫作於能登屋太助氏（左竹潭氏東畔醫）轎在門藥氣滿戶一人（蓋孫作子）見曰孫作病不能謁也

出來北行五六町訪大聖寺屋五兵衛(松洲父)其舍人見曰主人不在喜一(松洲通稱)有疾西迻數町過越中屋宗七者戸外使主税入問曰往年從松田喜兵衛過訪者非君乎曰是乃將相見主人以將出辭迻竹潭氏○而問松生告二十七日倂使主税之雨村氏問梅陰在乎曰在乃往少間非雪至主人供飯皆作書盡日沒酒出主人使其幼女鼓三絃將徹綫皋至戌下牌歸逆旅松雄出見曰今日至贈橘十顆少間松山江菴來贈景儀共語至子牌江菴去松雄宿○今

日畑春齋來不値留詩卷去○高岡人治右衛門來不値蓋同孫作寓者

二十六日

夜來曖雨雪頗融○青嶺來主税與之出至雨村氏謝終之竹潭氏○衣裳來授新製數領○仙之助使人來致佪菴劉子八卷毛西河臺司合誌四巻○越洲來○梅陰出訪致風○江菴來○未成諸子四東來送金貳封以賀春禧申牌梅陰迻即與松雄江菴歸松任余贈其祖母七十壽詞○五賀嵐孫作使其子佐治右衛門(名豐生)及北村啟太郎(字子蹟)來贈國詞二章扇十柄乃迻伊勢物語披雲抄○其雪來告攺号松籟乃飲之約明日來助之具之後……

二十七日

辰牌遣主税松生雨村二家告今日倂○青嶺雨村雪皋(先是号綫皋今日改之)已牌始書青嶺所屬十餘紙午時飯三子○午後空水非雪松生來觀書○甚兵衛來致潤筆金二十一兩九右衛門來與甚兵衛包學西爵岡栩田屋甚右衛門來年可四十四五爲余謀游興

鄉件甚懇曰明日申牌請陪遊有店○青嶺來去飯雨村送朱一兩及攺製印肉○竹潭遣其孫送扇七柄乞字既去復來乞明日臨嶽爐作書仙之助來備隨筆三巻○松生贈肴乃與諸客飲日沒散○夜與主税及館人數輩浴湯肆使主税護諸貝余先與館人就浴室槽隘人盈余越槽緣一脚在中一脚在外內人推出外人推入身體兩礙大苦館人排衆挽入男婦混濫湯奥衛鼻乃趣歸

二十八日

已畔竹潭孫来取硯及氈去○曰翁既遷與豊右衛
門主税先赴竹潭氏摩墨○訪雨村雨村曰島屋元
兵衛兄弟頗爲先生周旋須往謝訪松生主人方與
客觀余書昨日所作引入茶室曰明朝願臨澂廬又曰節
堂春齋等欲来月二日邀先生使某請余曰諾使豊
右衛門導北行一丁西折又一町丁北折左右皆大廈
高墻豊右衛門曰皆千石以上士人也二三町又有
小家西折半町元兵衛氏在焉兄弟相隣先入元兵
衛氏主人名弟雄吉至示墨弗銀銭三之大者當金

一兩次當二百疋小者當百疋復觀眞鍮烟管長四
尺許三飯接續者其首長大三倍常様疑吸阿片烟
者出東南行過市上六七町至竹潭子既午下牌也
上樓清而明甚兵衛九右衛門及大聖寺所接澗蕭
客等皆竹潭氏寓出見食畢把筆書屏風四雙扇二十柄
雜紙十餘葉至申下牌休乃訪五十嵐孫作贈書扇
紙各一余知其病欲見治右衛門而謀棚田屋甚右
衛門招我件時日方浚思甚右衛門遷我心太促而
將命者如且愚不了我言三四往復終不能辨余大

聲曰何不辨辭者乃退北者出曰治右衛門不在孫
作則以病辭是右衛門呂矣比出戸既黄昏走返豊
右衛門氏其妻見曰高岡客来不堪遷去又使一人
来迎方在斷乃不座與主税豊右衛門從迎者出南
行過犀川橋未時所過東北望連山積雪界破暮際者數十百里奇絶難状路左折
地勢忽上状數百歩名野田寺坊二三町入安住寺門
内雪猶尺餘寺後有一舎甚右衛門待爲治右衛門
及石恒淵齋士瑶曰伴右衛門有在座甚右衛門曰
以此地眺望頗好故不顧遠瞥玉趾奉邀爲恨既暮

矣乃開東窓窓下即砂歩雪華平鋪犀川橋劃幅可
五十間川東又有砂歩而人家鱗起其後連岡如帶
碧樹被頂中間見城粉堞乃一角也園後則向之所
見雪山也星既見地處暗黒獨向雪山處朧明如曙
色與主税相謂曰此地之與雙景勝而雪觀如是復
南人所賭主傳見曰二十年前往高堀其寺開大名
藤井於雨香矣甚右衛門供酒酣一婦人出十間坊
弾絃淵齋悍月琴余謂甚右衛門曰初出十間坊見
一麗人與媼在前路館人與主税欲見其面疾走而

回顧曰美々爾後屢相後先過犀川二子喜其隨我
所行漫言伴人可疑我問何疑曰安知其終不入安
任寺乎我曰既盡疑乎二子恥不問既同入門始愕
然行酒者即之也豈非緣皆大笑戍下牌同治郎右
衛門辭婦人母子從出至逆旅戶外別○越犮来不
值○山田生之耽東至○今日竹潭氏席上越中屋
總七来見曰島屋兄弟欲近日邀先生使某問間日
余曰晦朔皆可總七曰能登何部屋村名小板屋某
前年從松田生橋涯謁者欲相見於島屋氏席上使
某先容

二十九日

已牌與主稅出至松出氏主人引上樓窓明席新造
主稅於竹潭氏取文貝余及主人摩墨硯係漢製緻
密而硬不便發墨且墨巨者數箇皆表然理悉午前
不得作書午後舍人數名助摩墨頻書數十紙非雪
松籟及主人蔟某来囑出書數扇而止主人供酒飲
且話亥下牌辭與主稅話行不覺過逆旅戶外南行
主人儀嘉六座邐所呼曰安往始晤退回○越州来
不值○梅陰東主稅告明日有京師信且送宜園百
家詩○今日快晴殊暖雪益融街過半見地○前日
空水謂余曰大夫橫山子（禄石）萬頃耽詩欲就正先生
何如余曰且思之今日松生出橫山子草稿強謂請
之

三十日

卯牌出浴湯肆主稅從○昨日為館人語疥癬之者
館人曰我坊有善治之者俗呼癬醫余曰且召之今
日醫至通姓名曰曲直瀨元策乃與主稅皆乞其藥

○越犮五兵衛諸江屋稻右衛門杜洲秋水（趣驥伯才主）
順春齋石恆淵齋等先後来不得纔休大若春齋曰
明珠日請臨卯辰（地名）者店○松生使人来返文貝○
夜館人之妻羞糕○杜洲再来授菊澗（高澤仙之助号以後用之）
所貸劉子一卷

二月朔日

衣商来○雨村来謀閱講席○午後携主稅出過湯
肆戶外渡橋沿渠北行左多鄉弟右瀉渠老樹森列
街上既不見雪唯此地處積素熒然以地僻人稀也

三四丁有邐處右折渡橋更北行又三四丁即盡処帝二三町西折數町地名氣之新坊北折三町路左即常福寺也訪致風不在取生路東行五六町南數町又東折三四町過如水（島屋兵衛）隣戶外訪之希云出接引入茶屋如水方與能登小泉梅朗座梅郎曰前年從松田喜兵衛謁先生矣今日與主人謀使尊館不斗見臨主人曰伊人妹即松田妻也儀日某既報先生至此地於松田於浪華今日四東至乃脉之東曰見報旭翁至償將以三月末旬歸家願留往而待我歸翁若不肯請觀先遊高罡後移我鄉云々余問浪華近聞如水曰館以大城災命豪商二十四人納金東橋北岸五百餘戶燒又浪華新令曰舊用金銀不便於外國交易將改鑄且增金直如左凡金印保字者一兩則直三兩一分貳（二）朱一分則直三分二朱正字者（一）一兩則直二兩二分三朱一分則直二分三朱如外國金銀待二月朔通用云々先是以銀一分四片當金一兩以一片當金一分事人貴金賤銀以銀一分十片買金二兩或以銀三片買金一分而携

其國歸盖一分銀素不足當一分金三之一而官強行之國人不服夷人賠之依衆之云故有此令也醫人某至如水曰國手我命鄉本田播洲（祿五萬石臣也）先生請一揮贈國手將以呈君也乃爲作書主人供飯用茶儀既而作畫數幅（紙）越中屋惣七至成下脚辭返○非雪來不值○能登客折戶村長元助來訪不值今日穿晴始覺春意

二日

雨下以將赴春齋等石崖鶴夫○越洲來曰明日方以一价致乞覧諸書請預辭附之○脚夫致下鄉屋德三郎所送草鹿泰冲柬披之左家里松壽賦月八日柬及罡澤良之助紫原辰之助新年柬泰冲曰奉送先生作状未成而大意云々松壽曰日者託越前人呈一柬不識浮沈何如近作讀史一絕（義士忠臣爲國慾或）遭還論或拘囚書生自是（多間氣讀至當時便誡流）或恐涉嫌疑又得一絕句（錄）（元難此錄兵可能容易主齋盟十年費盡間心血五七言城猶未成）乞痛政○是兵衛來乞字乃託與梅陰東（草閑窠包）○高罡傍邑人本江屋伊兵衛及松洲旅大聖寺屋某來乞字伊兵衛曰先

生游高岡之日請臨敝廬中上牌杜洲來大昨日也
有赴春齋等召之約故乃與之出余衆轎使主税先
往松生氏間所向見諸家店頭皆列屏風時越洲伴
行余問何故答曰寡世生子過也過松生氏及竹潭氏
戶外而北折二三町入新坊有店野善氏上樓春齋
青嶺在焉樓下忽聞水聲淙然開窓不見渠青嶺曰
此處人家夾渠然樓高視之皆不見矣東岡邀有三
四町外人家層々入樹林間岡後遠山雪半消即前
日所見白山脉無點青者足以徵暖回○兆雪松生

松洲雪堂菊澗克敬及江間三折号淅莊森良齋号猿洲
長谷川有法号櫻村鈴木立伯号寺山江間春治郎号竹堂
三拙弟堀小庵号柳堂高澤元蘭号菊澗等前後相繼至
良齋曰十七年前從而藤順治謁先生於江戶矣大
閑晏酣時菊澗越洲請曰諸子欲聽先生講若以初
八日閑講席於杲氏幸甚余曰諾衆或吟詩皆乞文
敬主税聲尤羨互自託不相下日沒一妓出行酒菊
澗杜洲先辭○戌牌同主税歸今日直瀨元策來診
曰老夫閱人多矣未見如先生腹軟而有力者始賠

一代豪傑腹非常矣

三日

夜商來乃附金二兩三朱已牌青嶺松洲來乃作書
既兆雪松籟雪皋杜洲伯順來至申上牌上衆先後
去○粟津屋平右衛門送蟹二枚乞字○竹潭送扇
子十二柄乞字託松籟送書扇五柄於竹潭氏來曰
請致五十嵐氏副以與孫作劄子曰此衆江屋伊兵
衛所乞願致之越洲使人來貸書數種而取初所借
書三十卷○與主税文右衛門浴湯肆○黃昏後雨

下益暖

四日

夜來復雪○春齋東報今日在之浪華者乃裁與室
氏東駒東大意曰越中屋喜兵衛方在浪華宜就徵
雲問其所住遣東馬相見託書信也喜兵衛與金澤
島屋源兵衛善常附脚夫報來價者通消息往來甚
速今後莫復託晚翠氏秋將待嘉兵衛歸而游能登
期在來月下旬也又裁與喜兵衛徵雲東託家信件
又裁與玉江秀民東先是既裁答恭冲松崎関澤栄

原二生東○同牌遣主税於春齋氏並託為諸江屋和右衛門来取書○五十嵐孫作送扇二十柄曰此扇桐田屋甚右衛門所屬正以報先生至於高田地方文人也願速一揮昨日以来疥癬頓発召元策欲謀治方不至○先是松生兄弟謀屬我金為而取替金於浪華今日具舎人来乃換金百二十兩而取證件○春齋来送扇二柄曰寡大夫某欲見先生書請録近製僕今夕與江間三折拜趨受賜○竹潭送扇十三柄乞字又為甚兵衛息等数人請撰名字定送

兎一隻曰拙家所献○越洲来○文敬来○松生来白或贈兎今夕請来食○申下牌将赴松生召此出如水来少間梅朗越宗来梅朗贈饅頭三子盍将導余外游見我有行色不言而去○黄昏前與定彌越洲出主税從途還主税於春齋氏返扇三柄且報我在松生氏至松生氏二三子兆雪在座主税至食畢兆雪畫八人會飲圖余題書春晴帯草堂於其上傍書庚申二月初四日夜聽雪軒小集竹莊題余五絶連箋猶戴雪北地春未回唯為茶香暖瓶梅一半開畫中除人物外但有瓶梅

故也○亥上牌先辞歸○今日如水前日席上書畫乞印勤氣眩暈諸症並發服硝黄丸

五日

頭痛眩暈更甚乃召元策請診曰蓋感冒宜服小青龍湯藥三帖○青嶺来曰二朱金直頃貴先生所託二朱居半以換銀一分別時有剩何如余曰唯君意所去贈藥並及橘（昨日乞文）余○杜洲来晩出贈白醴並甘酒○菊澗来乞字又贊瀛奎律髓一本曰此貴族所藏強借此驗珍護可能登斯席上田礼助来訪○

台嶺来請診曰蓋飲滞非感冒宜服下劑○朝来痰事而崖梅摩師半下牌食橘少間頭痛常異忽吐二次頭委頓○買蛭二十四枚貼此大陽頭痛稍減眩暈如舊○竹潭東報金價直進一兩當銀二百錢○越洲来不值

六日

頭痛少減而憊元策来診改用黄連湯加呉茱萸余素怕呉茱萸服頭痛復大發仙氣隨動○大夫横山氏老臣晦日九郎右衛門来見曰我主欲謁先生然

未得許文敬來曰如來寺和尚與空水菊澗等謀以
八日邀先生使杲告余曰病勢如斯八日恐不得愈
善爲我辭竹潭使孫來取書○青嶺松洲飯而田十
健之助來取書○梅陰來曰祖母命今夕然歸去夜
雨村來謀閲講件余曰願舒八日期雨村曰元橥者
未聞醫名願延雪堂（伯順号）余曰請明日爲我見之

七日

命館人謝元橥曰藥不效暫停○調紫胡劑服之且
喫頭痛少減而益疲○淵齋來曰中何大夫待待醫

島崎元鼎欲邀先生使杲請乃使主税答以病辭致
風雪皐菊澗來曰講席屢有嫌隙皆謂先生逆旅可
願以十日餘始竹潭來報大坂金價下御屋德三郎
來曰某寓隣家○雨下頗暖

八日

從來下利頗然而頭痛減乃服小半夏加茯苓陳皮
○栽與室氏東馬乃競治孝也谷口總介東以附與
大一解院梅塢合封之表書梅塢名將送之梅陰既
竹潭使人來問疾託焉○五十嵐孫作促甚右衛門

所屬書以病辭○杜洲來贈桐製書案接合數段而
擕爲之則以藏行篋余呼曰服膺若識謝其厚情淵
齋來松籟來曰杏池有講學所初欲開先生講或拒
故次貴寓既而借講學處者聞之曰此館杏爲講學
立而不許講學與名乎也若有損之者我應之乃議
會講於貴寓副後於講學處敢告又曰松洲欲明日
請先生余曰明日恐未愈大聖寺醫太泰瑞田邊輅
三郎原元眞米屋豊作東輅亭郎曰翁日論及瀨某
七律今得全首錄呈（斯雲欲手拂妖氛天御落來江戸城升底拏挂過象慮海天大）

（渭木先明身後湯鑊家無信夢験鋒濤劍○又曰池有帶風雨他年若石上誰題日城君座上）
田大學致名退藏仕太城客職閣老間部公罷代
公荻公佐賀公皆進官位云々○館人設藥湯既浴
頭痛大發殆不省人事

九日

頭痛如昨藥因舊方而加黃連參至午後稍有效○
松生來問病○雪皐來乞字○松洲携江來修書案
始牢固○淇藻來乞字越洲來東屋九右衛門來曰
竹潭今朝附與梅陰導東曰昨日索松任使而不得

我日歸請致之某將歸敢問別無事件呼又曰聞梅陰第延歸期或將過望也乃留東東曰封中有家信且託之島屋源兵衛等既而傳言梅陰曰健之助件如何○大聖寺脚夫來附答元眞輅三郎書作東扇中及詩藁又送與三國諸子東於輅二郎託焉夜五郎兵衛來話○余問助四郎件於其兄答曰彼亂隋無檢束恐不克終故某不敢託先生且察其志而後處置○謂主稅曰吾子其為旅行從者不共寓食我家者同何則寓食者自償飯費銀一錢而住節贈我謝儀從者則我底逆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三七

旅飯費銀三四錢加之賜其人雜費料日銀一錢我所費日當四五百錢其勢不得不使沒之察我起居視我疾病若優游送日則負素殘也當無事時或寫字或觀書或整理我衣服筆硯而禁晝眠省無用談話即彼君子不素殘數也使主稅記○今日天晴而風寒是夜殆不得眠

十日

德三郎來告別為託與東方芝山東大意曰兄且謂劉姓在高岡時以貿潤筆頗擯聲名僕謂益和預定

故兩願報我在貴境時所定潤筆額於相田屋甚右衛門至囑又託與梅陰東中左梅為東遺館人僕於如水氏託太昨日所裁家信終之五十嵐氏致甚右衛門所乞書扇二十柄○畑健之助來贈潤筆及崇子○淨光寺洞崖秋專寺菊人來見曰我二人與徵雲善秋水報先生將講詩願從聽者後○午食飯中有針咬而識之館人夫妻交謝○小瘡脹使助四郎擇尤甚者四點貼蛭為時頭痛甚不能發目既覺血流疑當有膿而有血何哉視之皆貼無瘡處詰何故違我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三八

教曰恐其近動脈也詰何故不言不能答余叱曰兄以我體為戲具守留之血流百方不休大苦○朝來頭痛減作字如常午後館人妻薦魚粁羹謝針也余為強食一枚忽發頭痛疑目將出乃飲鹽水吐之又服大黃甘草湯藥硝石泡劑又貼梅二句於太湯上吐後稍々痛快乃臥至黃昏止○竹潭贈飴二筐侯病○夜雨村雪皋等先至設講席菊洲諸子相繼至侍醫片山良祐者行來借松洲贈橘兩下牌講贏奎律髓五律十一首至亥下牌止聽者二十九人雨邨雪皋

渕齋竹灣山本秋水淇菉片山良祐蘭山山納八三郎松洲杜洲菊間松籟如水山本伊右衛門号咸齋西方寺号懷遠菊人曇龍中屋久右衛門号竹渓堀養祐松任屋幸助号章甫松虫節堂三七致風希云竹屋春齋抱雪竹臺〃〃〃如水兄弟曰貴東明晨發之

十一日

終日暖雨○服大黄劑三四行頭痛愈而熱發咳起小瘡奇疼難耐夜服葛根湯二貼○山本五郎兵衛贈鮮魚竹潭來問病先是買袙衣裔曰新製而糊太硬五六日前妻改衣而服新袙是致病之因昨夜護一風今日忽覺痒脱袙視之大虱十餘袙藍染縫糊

合處披之虱卵如霜生氣者十之三初晧故主厭多虱賣之裔糊之以欺我也虱既死者得人復活嗚呼如此守乃命主税埋之雪中數日後灌熱湯暮粟津屋平右衛門來留之蓋魚及館人

十二日

館人告明日歸京師者即囑與室氏東馬東又囑與横井元孺東略曰高岡隣邑有日見村地多豪奴善延文人僕欲一游聞馬島善菴即日見産額兄使彼薦我於其郷人與元孺東書文作名表○平右衛門來贈潤筆金若于羊牌去○朝來頭痛惡寒爲平右衛門强作書既而熱大發即臥益甚而發風邪也○竹潭來曰聞浪華唐紙價戔二百貼直一兩三分白紙二十五校金二朱乃錢五百文本地人將發尋价買之敢告別啓蝦夷學問教授職大熊時雨太郎者客臘昨晦日發江戸二十二日至浪華本月五日發浪華將以十四日至本地預東驛長曰大坂伏見坊儒者廣瀨謙吉者不識其寓何處我欲相見公告彼寓處且率情不須係念宜須報云〻此件竊聞之因世之莫使

餘人知○五郎兵衛來雪堂來診曰風邪也須服小紫胡湯加葛根桔梗○夜瘡大痛加以熱及咳徹曉不能眠

十三日

病退而咳未愈猶服雪堂法○松任屋幸助來曰願暇日臨敝廬○竹潭來問病余我府次君脚疾良方地日授之竹潭喜○杜丞來五十嵐孫作來島田勘右衛門者來見曰某十七八年前在江戸謁先生於廣江秋香席上又問脚疾於府内卯矣余曰豪不記

勘右衛門曰巽日願臨救盧贈菓子去○梅隂来同宿○夜講加例聴者三十四人初例者梅隂越洲蘭 與三右衛門 伊藤元良加健之助寛愛鈴木立伯堀昌安翠厓十人餘因舊○成牌畢○又贄旅館人金弐両

十四日

夜来暖雨頭痛復発○午前作書至申上牌休○山本伊右衛門来乞字○菊澗来贄加越能名跡記二巻○雪皐来門游松洲氏期余曰病未愈且延数日○鶴来村人瀬尾他之助以粟津屋平右衛門東来

見出稿乞正行束脩申牌梅隂去健之助来

十五日

暁比雨微風起寒甚平明雪下頭痛又発以咳終日痿勤○先是在松任買薬瓶今朝使助四郎煮薬早熟詰其故曰瓶異也乃使主税何故不用我瓶乎曰昨日梅隂従者也破瓶従欲償之渠止之余曰瓶微物也然他人破而謝吾子宜通我而待我問而後初謂之不敬已沽私恩而使長者當公怨之謂不忠戒人之子弟臣僕者不可不識此理○主税従豊右衛門游天徳寺○昨年瑣事録記越人與加人争白山事今日讀加越能三洲記中載國初加侯所稱清泰翁主欲立白山祠堂越人不聴訟官官使吏按地理不能決曰強決必有懐恨者不若収為直隷乃併傍山加越数邑属飛弾縣今之瀬尾他之助来雪皐雨村来話

十六日

昨夜月色殊美暁比雪下天明晴積寸餘臘尾来今日寒甚○竹潭妻来贈大口魚○堀養祐来行束脩

○先是助四郎請為従者其兄未許昨夜主税責其黠拒之今日余亦辨其姦乃告其兄歳之○使主税解襲取筆黒○夜講加例聴者二十六人初例者二人瀬尾他之助 民山清村 江間竹荘行束脩○今日堅輔来曰渠欲先生従然親族或難之近使一人居間将許我請敢告○越宗来為梅朗乞書題畫十二絶於綃

十七日

近日小瘡頗劇然以風邪稍遅朝来偷課如例大聖寺骨董師其来致草廬恭仲東披之有横井元壽東

○瀨尾他之助來告別且勤游其鄉村鶴來先是竹潭宜某某五人請撰名字今日書之亦為松生姻清水某前年被籍没銭五氏之族撰名字及歸○午後攜主税出間雨村使主税視松生有（在）杏迓曰有（在）乃行附清水氏名字記使主税送名字記五通於竹潭遂之越宗氏問梅朗既歸其鄉乎迓曰既歸中牌歸逆旅途遇越洲逆與之勤豊右衛門出游至摩川橋北忽見馬太為馬被抱倒而壓其背然不疵終牽去取生路東行二三町左折出川上溯一町有板橋長五十間許以其私係造每人附一錢於守橋者橋下水勢頗電而清多石田堅城蝶横於樹稍可四五十間遠山雪減慶々現青色橋南岸壁嶄然可十丈許見二道始從左行濘溼履乃右從广有水猶見殘雪峭甚大困既入街即野田寺坊也過安住寺前北行投着店鍔屋上樓遠眺頗佳也命酒食賦一律北洲二月猶無梅月送歸ㄏ此倚臺石雉層城聳雲外一條流水雪中來春寒未覺吟心動暮色又偏教旅思摧同調綱幸因賢輩在留連幾度罄歡歸作畫題一絶街上塵如煙雨浮此間何處占清幽吾儂自有工夫在寫出清山隨意遊酉下牌歸戍下牌浴湯肆○今日菊潤來不值青嶺送求松籟東東曰前日松及有十八日召先生之語今日又曰本月及十九日皆有緊務願改占日兄請告先生

十八日

朝來雪至午前為雨○他之助復來乞字既為送潤筆乃贈書扇二柄松籟來曰二十日請臨松洲氏○梅陰舍人中村圓右衛門東曰我主發麻疹使某白健助族不欲其遊學恐不能倚從云々松任屋幸助若召先生冀以我未愈延期云々余答曰諾既健助來曰某從先生志既決親族縱有言某將不聽為述其意同余東發○薄暮浴湯肆○數日來桃横山子詩卷至之說

十九日

卯下牌攜主税至松生氏主人既囊歸以供飯後使主税迓取横山子詩稿附之主人服以書一幅七律先是雨村松籟等勸余贈書横山子故也為主人作書數十紙主人示徽雲所作新樓記十之八九剽竊余增田山莊記也不覺絶倒主人簇某某見煩慕來

致梅陰詩藁乞正午飯羞鰻鱺炙余賞歎爲三都所無午後春齋來乞字松籟來申下牌主人供酒兆雪至既食謂主税曰吾子先歸俟我湯肆主人使童送余近湯肆主税與文右衛門出迎浴畢歸聽講者半集越洲見能登人守山榮治郎文敬見福田介謙齋者講如例聽者三十一人初例者八人〈榮治郎謙齋　儒懷園中村〉〈喜平平井堅輔長田忠治郎　久保田秀三郎飯田米三郎〉脚夫致吉田甚右衛門柬及岡澤紫原二生回柬

二十日

夜來大雨至辰牌更猛携主税至松生氏主人理髪未畢借其僕先送文具於松洲氏已下牌松生導至松洲氏松籟在座余贈主人菓子一筐及川苔二葉主人素封屋宅廣且精初座茶室見一休禪師詩画横幅蓋穫物也上樓其舍人數輩方磨黒既而書屛風一雙午飯用會席様午後又書屛風二雙及雜紙數幅扇數柄復爲松生書其扁額曰松生尊翁作樓不幾而沒故未有名也謀諸余應以華蕚松生友於二弟常擧之所謂兄弟既翕和樂且隠者使尊翁其

錢矣守向大和唐明皇有初無終也松洲父五兵衛自局歸見供酒有盛饌富水屋某及雨村至黄昏雨止戌上牌同松生雨村松籟辭雨村獨送至逆旅話子下牌去○浴湯肆○錫屋贈菓子一筐盞欲乞字○豊右衛門告明日大熊時雨太郎自柏野至○初三國醫欲穫牙余不可爾後屢疼今日在松洲氏脱長可七八分曲如駱根蓋屬胃指搖之累日初脱稿血流若有左百日前恐必多出血醫言難信如此

二十一日

巳牌豊右衛門告大熊時雨太郎至逆旅硎屋乃使主税行迓曰時雨太郎曰我欲見先生故早來正待相見而決去留儀當就見然土人以某奉官命每事必告長官而後許之甚苦鄭重先生旨枉駕幸甚既致塩田松園柬柬曰大熊生西遊因呈寸箋鈴木茶溪欲乞某詩集伏正屬某先容大熊生在箱館與某隣居具識近状故不賀今朝余俄作與松園及高橋古大夫富塚順作柬乃携之至硎屋〈在豊右衛門南一町外〉時雨太郎即兒玉四郎也自述大熊文叔儀兒而冒其

姓之故見其兒未十歲余屬與松園等東三通時雨
太郎書鈴木庄太郎即茶溪詩四卷每卷五六十頁余
曰浩夫如此非經十四日不能悉批也時雨太郎曰
某將為此留三夕願一覽茶溪有呈先生寶貝及陶
器某發蝦夷時飴送之越後新潟某至新潟取之而
送為余問文叔翁何如健甚其妾沒之行屬其欲因
先生若吳小諸聘桂秋香姉為繼室然某姉既沒矣
初知昨年小倉健藏傳文叔子死訛也時雨太郎以
蝦夷新得位氣脹甚供酒且話曰近屢與英魯諸夷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四七

客相接粗聞外國事狀英夷與獨逸都爾格合兵攻
英夷備嚴不克乃移軍艦北海直攻英夷所都稜之
英夷降請割池永為屬國許之去英夷截其歸路責
之遼取軍然衆勢南畧至朝鮮境外又曰清仍然洪
秀泉尤強也或稱後明後元後宗者凡六七咸豐帝
僅自守云申牌歸○如水送綃十二幅來曰請錄梅
朗所乞畫題詩○青嶺來曰先生為雨村書半切詩
在某樓上誤損願改書○菊澗來取書且借隨筆○
夜越洲介守山榮治郎來行束脩○浴湯肆○澗齋

介塩屋甚右衛門者見

二十二日

朝起批茶溪詩集至黃昏休○時雨太郎贈罽皮蘭
及三冊鷲尾十餘枚○時雨太郎來訪謀聘長尤太
郎為蝦夷教官而託與光太郎柬曰封中有仰信願
手致之又曰先生一游彼地何如余曰先矣甚恐遠
游然有官命使我獻治蝦夷策非所辭也若允四月
行八月還且歸時賜爵無望之幸也時雨太郎且歸
與茶溪謀話至未下牌去○申牌浴湯肆○頭痛大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四八

發○夜文敬介能登上田元助行束脩○講如例聽
者二十六新例者二人元助昌安寺松菴○菊澗託與將塩
東○松生復授横山子詩卷請正其所改○先妣忌
立終日斷腥

二十三日

批茶溪詩卷畢尾書曰僕在金澤客舍熊生來致尊
集數百首且傳公命曰批之僕驚曰如此繁富非曠
日彌久安能卒業生曰　茶溪公遲浮至日如年也
君不可不體為我官程有限且為此留三日矣清強

下筆乃悉抛他務登時研末寝三夕而説所謂走馬
觀花者切莫咎粗漏紕繆　　庚申二月念三日
茶溪公侍史　　謙頓首再拜　　又為時雨太郎
作書數十紙○致風來告方满近鄙○二日市村傳
一案坊者來見贈菜儀曰二十五年前見先生於京
師池田屋武兵衛氏矣乃贈書一紙且告欒冠即去
既而聽其為龍谷派中之碩學○越洲來時雨太郎
來介越洲見之話次菊澗杜洲來皆乞字菊澗私余
入別室曰某所使本田刑部昨日還朝周旨家臣曰

今日執政謂我曰御家信中有東豊後儒者廣瀬謙
吉者須命速遂之云云不識誰館謙吉者某答曰謙
吉素在事於某然非寓某家實寓石浦坊北河屋豈
右衛門家矣刑部曰然則爾曉廣瀬速去此地顧先
生為我詰朝去此地某既告松生雨村等將與同舍
來余曰何故菊澗曰不唯有藏倉理甚忌館人先生
與大熊君來往故也乃引菊澗及豊右衛門見時雨
太郎而供謀余曰我初因主人詣豊右衛門告町奉行局
得印而留非因高澤君告也而命不自町奉行下自

刑部公下可怪時雨太郎曰然菊澗豊右衛門越洲
皆曰町奉行属報正且本田氏非町奉行所管縦令
町奉行命館人去先生曰我有事高澤氏未終町奉
行不能使刑部子以事既了辭先生也故政府命刑
部氏也余曰我元倚主人而告町奉行優因主人告
病病則不能發何如時雨太郎亦去○夜雨村松籟
悲齋春齋鈞碧松生弟至會識余者留皆曰請日太熊
君先䌫書先䌫見前中在我有事於廣瀬謙吉是語警人
所以熱勢至是先生宜退於松生留二三日屠权潤

筆而赴高岡也余曰松任高岡皆隸此地我為此地
所遂彼為敢受我守我且以因病延期之請識禍之
淺深淺則此地留乎深則松任亦不可皆曰理唯禁
金澤不必禁鄙邑承命即去恭遂延不足為不恭恭
則禍淺不恭禍深余不服菊澗復來曰我主命我曰
廣瀬謙吉不故寓件已知然事係爾須登時使彼去
而以彼既去告也先生若不去我主家安危繫焉言
畢色變主叔聞之出告時雨太郎栫大浦屋幸右衛
門白山屋小兵衛至二人皆豊右衛門同職所謂手

判宿者諸客皆座本室時雨太郎及二人座余室余
往來其間時雨太郎曰高澤生所言不稜稜殺本田
氏寧初謀開先生寓彼家未告館也愕然嚇生生膽
小不能詳辨終致紛綢也先生若不堪恚明日去莫
顧我更稱有事留數日而詰町奉行曰先鋼既有有
事於廣瀨謙吉之暗今謙吉稱金澤人不許我留而
去其先鋼云云恐謙吉去故也今不爲我止之却爲
我逢之善哉彼果有不可留之故願聽之奉行窮迫
將謹高澤生而說於我且逢先生返矣不亦愉快乎

余曰不可我學與菊澗諸子交更史不勝我無所泄
怨若罪與我學者之嫁禍也二人曰先生言初我因
主人告非因高澤而告也今言自本田君下可凝此
言甚得事情我輩皆隸町奉行局而不直隸政府政
府有命不兼亦予明日我輩將叩町奉行局問何故
事直自政府下之故奉行意果因政府則將假仍先
生病請延期而後快去留未遲也時雨太郎曰此說
甚善余曰然唯高澤諸子及豐右衛門不欲告我病
何如之二人曰豐右衛門素怯譯事且我去二人即

二人見菊澗等二人與菊澗互辨論豐右衛門左祖
衆皆曰主人問町奉行上策也獨菊澗依違不快二
人退曰甚哉儒者迂踈難曉時雨太郎去曰事快報
我若不決明日我留既松生至衆終强菊澗決明日
使館人問奉行局二人去曰我告大熊君松生所携
出行厨餉衆菊澗豐右衛門與松生竊引余曰我與
奉行善詰朝竊見奉行問菊澗丈故奉行果不與知
不用曉公若既與知則主人無以病延期可也余曰
善時彭下晡也衆散○今晩招竹澤松至○返横山

予詩藁於松生○返茶溪詩卷於時雨太郎謝以東
一通又屬菊澗與松園東亦幅以一通○屬答吉田
豐右衛門東於館人

二十四日

昨夜丑牌使主祝視時雨太郎寓返曰役夫既集大
熊君未起寅下牌有叩戶者報大熊君將(正)發即行別
昨夜二人歸曰彼伴送我輩先生莫憂不得以病延
期也卯牌豐右衛門(役)主人問松生返曰彼公之町奉
行氏未歸良久豐右衛門曰先生伴當追奉行未朝

就其私宅而謀也待松生君歸恐不迨矣乃亦之奉行氏松生來曰彼件奉行未識恐本田宰之粗率所致莫妨以病延期也豐右衛門亦歸曰某告奉行曰我客廣瀨某有事於高澤氏件既了當去也然有病欲延四五日也奉行曰可病不可記日而愈宜曰待愈而去也亦曰此件莫咎怨怨也奉行頗寬即松生君周旋之故也○余謝松生松生愼密不泄唯曰事係延務奉行異平生不得敢私請也松籟雪皋青嶺松生越洲來各東所識報余將以二十七八日去供年

飯於五客○松洲贈溫飩○瀨尾他之助送藁包正○平田小助橫井元孺山田生之助陶島健吉東巢雲洲柑一筐健吉東中有其父全菴與氷海浦人某柬即薦余也○畑堅輔來曰某欲從先生去志甚切然親族皆不許願先生爲我柬梅陰使彼曉親族○余曰吾須見梅陰使彼柬我謀吾子件也從來吾子與梅陰舊且親與我新且疎而使新加舊使疎謀親勢既逆也事安得成乎○堅輔去○午後竹軒（松生弟）希雲兆雪松任屋幸助等來余爲揮灑終日不休○

如來寺和尚來訪年可五十左右博學能詩淨土宗中之翹楚也曰聽先生將去蒼黃來謁也貧道與徹雲善故熟知先生事留菓子一筐去○菊間來曰某上書我主太意曰廣瀨謙吉自以有事某告奉行局而寓居北川屋豐右衛門非某所賴爲某不能使彼必去也我主曰爾與廣瀨不相關則善我將告之政府也或疑政府不必有逐先生令居間者重疊稍致繆誤也○竹潭來曰某既應梅陰甚兵衛先生將去矣乃屬與棚田屋甚右衛門柬曰爲我致之五十嵐

氏柬曰某將以來月二三日至貴境敢告○雪堂來黃昏供溫飩於菊潤雪堂越洲

二十五日

雨村松籟松生竹軒越洲貝靜來助諸務終日揮洒如昨松任屋幸助秋水來乞字希玉來致室氏東馬本月十八日柬今年初得家信大喜東馬送去閏日記一卷室氏曰前日屢發信聞未達蓋途中滯也東馬曰金城氏母避馬子吉而游京師曰不遂彼夫我兮不歸金城不得休謂秀民曰馬子吉賀我家守君

爲媒我不能以賀易毋願君曉微出我家旁民大窮
欲乞尊夫人置馬子吉於尊館尊夫人與玉江謀辭
之近者堀屋震云々○豊右衛門介伊勢山田人井
坂讓○來者相見曰某松田右兵衛舍人也乞字○
節堂贈生鯉二頭乃屬松生放之○松生以横山氏
旨贈金千疋○節堂来乞字○超顔寺學暢来行束
脩且乞字奉助既去衆曰前日告以二十七日奉邀
然家姪病將殫願謝日寺坊人某来曰某梅陰氏
檉等此欲邀余以以病告館不得竊出辭○昨日竹

潭曰十二日越前白鬼女川渡舟索絶溺死者三十
二人疑使浪華者亦上鬼録彼途中其妻東曰將以
十五日歸而過十日實可怖也余不負今日聞希云
言曰眞也○守山榮治郎來乞字且約來月中旬歸
其郷（能登七尾）待我夜雪皋雨村青嶺来○山本五兵衛
来贈鱸且乞字哉答堂氏東馬東及與乾治孝也東
風雪皋歸路過希云氏致之○夜浴湯肆

二十六日

批平田小助山田生之助馬島健吉横井元孺藁畢
哉一束連書四人名又哉與東方芝山田邊輅三郎
東命封之表書元孺名而託之豊右衛門○青嶺来
曰先生發程之日宿宮越何如余曰唯君兄弟意青
嶺曰然則某今日赴彼地說我親姻清水氏迎先生
○己牌初把筆至申下牌休松籟雨村雪皋越洲雪
堂杜洲秋水致風上田元助菜緑等前後来○雪堂
贈潤筆金千疋及鱸○菜緑贈潤筆金一兩二分○
甚兵衛九右衛門来乞字贈潤筆金七兩甚兵衛別
贈鱸○中屋九右衛門者鱸金及菓子○五十嵐孫

作東主稅曰棚田屋甚右衛門東某曰旭莊先生至
高岡之日須先援通坊逆旅吉野屋小兵衛氏而移
片原坊廣乾寺也云々敢告○瀨尾他之助使人来
贈菓子及詩○秋水介寺坊原與八郎松井友藏相
見乞字節堂贈硫黄丸數十服曰此善治疥癬乃報
以書扇二柄○雪皋將之菊澗氏問前日件爾後何
如乃託加能越記二卷匹之既而復来曰彼件爾後
無他○遣主稅竹潭氏謀發程前諸務竹潭曰近日
拜趨其姉贈饅頭○浴湯肆○夜菊澗醉而来曰前

日件我國耻也先生請奨載瑣事録余曰瑣事録我
起居注也安得不載哉菊間曰聞先生有誰謂秦虎
根猶傳追客令句請刪之余曰戲吟十字而已非以
作全首然有不得不作之故菊澗曰何也余曰前日
来我稱病故不得出門猶幽囚然大國𥳑小鮮不亦
甚乎菊澗曰危旅人留此地者違奉行而已違用故國呼
政府不識前日件政府謬聞（聽）讒言謂先生寓我家終
致紛紜然某既辯之而譯奨先生公然出入何不可
哉有余曰館人不許求步何哉菊澗乃與豊右衛門

難詰豊右衛門曰小吏多好賄者魁生名蓋也僅出
門滿城人目屬焉與餘人異也不可忽也菊澗去余
送至厨庭菊澗顧曰刺哉主人翁

二十七日

原與八郎松井友蔵来爲作書如昨兩卯松藾来聞
昨夜菊澗與豊右衛門問道件曰如来寺知一子第
某現爲奉行局小吏宜使師與之謀以有事於如来
寺爲名而乞留也菊澗與師善須使菊澗説師也雨
村乃東菊澗謀之因託菊澗贈書扇二柄於知一師

昨日菊澗問時雨太郎出處曰我藩疑彼僞稱官吏
也伶疑先生追客識之起由此願聞其詳今日東菊
澗述時雨太郎履經保其决非假官吏菊澗答雨村
曰諾○雨村致金千匹曰聽嬴奎律體講者所謝別
贈潤筆金一兩○秋水贈潤筆金二兩餘○知一師
東寄七律一首復送金百匹乞詩正○希云來昨日
雨村致菊人菓儀金百匹余方作書置之菓子筐上
忘倫之今朝主税移菓子筐過牛余初晤昨日忘乃
遍索不得余誤也記以自警○敦賀人来致高橋恭

平余村公寵新年東即發回音○増田幸助者来見
乞字○越洲竹灣柴治郎来○終日大雨小瘡大發
○昨夜託與松田喜兵衛東於井坂丞平○浴湯肆

二十八日

青嶺雪皐來菊澗来曰某昨日與知一師識今日將
行見其第於奉行署去不獲歸曰彼曰政府令未至
我局故廣瀬子得稱病而留今以有事於如来寺若
醫人爲名公然来往街上政府必謂廣瀬件不可奉
行故奉行留彼以顯我失也是府局相軋也不若仍

稱病無出也不義奉行署使人來召豊右衛門豊右衛去曰必先生故也返曰知一師弟某曰廣瀨子件既與高澤言矣汝宜以廣瀨子未愈為名吏請留數日也乃作劄子曰豊後日田儒者廣瀨謙吉及其門人高田主税以正月十三日至某家初有事於高澤仙之助近者事既畢了當去而謙吉病因留四五日稍愈然欲更養甦至來月六日去敢告豊右衛門携劄子去返曰吏曰廣瀨既稱病必莫公然來往我局有嫌於政府不得不然也余初知金澤無伉直吏唯說

從取容也〇島田勘右衛門來貸月瀨記槀去〇越洲竹灣來竹潭使孫來贈鱒一頭山本伊右衛門來贈鱸及潤筆金若干雪堂來雪皋菊澗皆贈潤筆金若干〇主税濟傍發瘍大疼〇健之助來請為從者夜竹潭來告明日有大聖寺便乃託與横井元孺等柬又託與棚田屋是右衛門柬致之五十嵐氏柬曰前此報來月二三日至貴境然為此地人處留不至來月六七日不得發也敢告〇竹潭曰前日之浪華者途中留滯將以明日歸免於白鬼女水難矣〇致

風柬曰梅陰叔父越後本誓寺者柬某曰聞旭莊翁將來我境甚喜然某以閏三月游下越不至四月不歸也翁若以閏三月至宜為主我鄉長門坊倉石甚五郎者也彼好文畫且曾識翁某亦屬代我待翁矣致風約明日乞書去乃謂健之助曰明日來助磨墨

二十九日

雨村竹潭來為余謀謝館主人豊右衛門件〇健之助來以致風未至去〇梅陰來曰昨日之浪華者歸余致室氏柬馬二月二日東根之南陵兄十二月昨

及新正二日東範治孝也紫六郎新年東室氏曰客臘辛島兄公送炭三苞南陵兄公贈蜜橘五顆友月上人所呈除疣神符一封送上藤澤氏婦人死公有五月歸至石山將使人相迎之語然時向暑不然早歸也荒吉氏室以其良人未歸屢來訪妾亦以無聊故新學鼓琴公莫嘆云々東馬曰本池麻疹頗行兄爵柬曰我養源兵衛長女阿元緣範治件一切依鄉函後範治孝也助當視元兵衛夫婦猶兄嫂所生子女則以我為王父以元兵衛夫妻為伯父母也是所

新定悉令親族知因求鄉為後日證元夫保俗牘余稿録於此而藏

本書於道中亦曰本月七日月吉將合巹也亦曰福岡田代件吾憂甚大幸範治孝也豈助松兵衛等拮据盡力差慰老懷範治東曰某既婚矣婚夕膳資金百疋送呈折叱為亦曰某夫妻林外夫妻同居本宅家萱居別莊亦曰昨日聞寧波新聞紙六頁中載英事將攀國寇清先是清敗英艦五隻故也亦載我國去年平頗詳中有歐羅巴之西有英吉利亞西亞之東有日本歐羅巴機巧之事皆創自英邦亞西亞機巧

之事將創自日本乎又數年之後日本商舶亦必偏行各處闔貿易語亦有英有最大火輪船約可容人十萬天下各國之船俱無其足其費銀五百萬元亦曰公金託千原藤右衛門如舊和田一平客臘四日沒妻兒不免饑寒六郎曰某九月游長崎臘尾歸日田云々孝也曰水戶士人相澤伊太夫以官命出於佐伯云々範治皆寄新年五律範治氏曰林鳥方啼曙街燈尚揭紅春人相賀處夜市未收中筆硯迎慈母在此樂更融々考也曰元日林盤攀吉風高在雲露開清曉春光到竹閣高堂新白髮故國舊青山句問還驚此賀客相送我綿蠻楊柳誦餘外梅花詩六郎曰鏡西三歲客一笑對東方水色流年外鶯聲吟友中新依道字舊志謝英雄料識慈闈喜花有故園紅輪室

氏別送金城玉江正月二十七日東金城曰客年託竹內清華呈一東爾時所述青浦件云々追思此件無辭告先生深抱慙愧青浦獨在其家老母不悅先是與秀民謀贈青浦游學資金五兩昨日秀民來述之因識論紛紜玉江曰此件非公及秀民能所決唯宜告旭莊夫子待垂誨也玉江言實有理因悉傳從前辯論唯待先生命願賜一言不腆畫扇十柄及懷中曆送呈祈叱存玉江曰某客臘十九日發福井大

雪留府中數日二十四日發府中二十九日歸家李月六日拙荊生女福井以雪箋灑香墨潤筆獨優三國府中不堪菲薄近年漫游失策夷甚於此行云々青浦客年與金城氏養妹訣絕秀民金城將使青浦游學京師某謂青浦非二三年乃能成業者誰送資費者此件二君必無良策不爾唯宜告我先生已教二子皆曰然先生客年使某東金城曰青浦[illegible]我命而入貲何乎異日君與青浦皆誨而後將告我爾時我安能謀之君莫忘此言云云至今大服先生

先見明唯祈不遷捨二子而賜指南耳○梅陰別致竹内清華容臘東曰是下郷屋德三郎所送披之有家里新太郎金城寺川一治東清華曰某十一月十九日出家而游浪華賜尊夫人晤金城一治家里松濤皆有東謹送上先生迎年北地某送年南國容悦較何如金城曰青浦失勸家母本月上旬離絶先生先見毫不差不濯愧今日所金五兩於秀民以爲訣資家母性急先生所知而青浦亦不解使儀母之道初待先生歸教論青浦及家母而後結母子之儀必

無此言先悔萬恨不可追也秀民曰公強容青浦爲姉氏壻今忽離絶青浦亦窮請當送青浦資日使游學也此言某不服也何如青浦孝而家不慈則秀民所言當矣然不孝不慈其失均也而使我出資費恐世間無此理先生以爲何如新太郎曰某將来年二月游播磨歸後北游也云尓一治曰一治曰某途中屢遇雪幸無恙至尊館將以今夕上船歸郷云○越洲来贈燒豆腐乃煮之與梅陰越洲竹潭食之松籟来贈潤筆金四兩二分余有私屬松生使松籟行事

秘不可記歸曰松生諾○致風来乞書杜洲希云来乞字梅陰黄昏去松籟曰衆欲以上巳設別宴先生以四日去何如余曰善哉夜松任屋幸助来贈贐及潤筆金若干菓子一筐乃贈金城畫扇一柄○和田一平者名貞字廉叔甘木筑前産四十五六年前来學淡窓公與余是學從前交情往々載瑣事録其爲人恣嚴忽謔忽喜忽憤長余八九歳而傲謂人曰人皆謂我狂也我素半狂而旭莊先生愚弄我終爲余狂也聞余西下必来訪如小林安石佐野君朗兒玉

有臺皆淡窓公入室弟子近遽凋謝而一平最相親悵惜豈可堪乎余老矣不能復如往日録明友行事詳盡也噫

三月朔日

晦日九右衛門来乃贈書翰二櫃九右衛門曰主税
君欲見先生然未得允也而先生去故使某問詩疑
義○余曰旅務方倥偬願明夕見過○杜洲松籟来
乞字○初發本誓寺也主税告曰近日出貢紙三本
付梅隱甚兵衛松碓唯梅隱償金甚兵衛松碓未償
也將待赴金澤而償之既而余屢問主税主税曰既
索松碓甚兵衛促之彼未答昨日梅隱来自此倂襍
既悉返閲串村園若衛門者訖而後答今日梅隱来

曰前日紙價甚兵衛所取既和潤筆金而呈先生松
碓所取亦既因我陪主税矣主税聞之曰梟唯受梅
隱金而未受松碓金是誣我也余曰向在大聖寺出
唐紙一本而直不納既懲故松任則授三本於三人
矣而復亡一本此吾子不詳記録故爾今後宜用心
記録也○杜州贈潤筆金若干○竹潭使孫来贈𧸘
金及潤筆金七両○両村来○豊右衛門乞書屏風
二雙○松生来贈鮮魚一筐曰是我姻清水氏所呈
亦贈𧸘金一両及潤筆金二十二両又贈主税短刀

一口此人率多情而松生尤懃懇非餘人之比云如
来寺知一師来贈酒預二葉而去○召両村松籟欲
供夕飯皆不至○五十嵐孫作来贈百疋東曰聞先
生既東甚右衛門告以本月二日至高岡昨日又来
甚右衛門告延期矣其既告先生路為人所拘留故
期不可定矣故彼復不期日相待也以両村松籟不至
召館人夫妻共食○淵齋来贈潤筆○豊右衛門贈
潤筆金二両

二日

両溪青嶺兆雪来○松洲来贈𧸘及潤筆金十両○
知一師送示二石一曰老而石高一尺許頗肖人面
眉目耳口粗具一曰桑珠石即瑪瑙径可五六[illegible]殆
四角一角缺露玉露猶魚腸以乞詩也又贈淺草海
苔三十餘葉乞書亦示余七律索曰先生著多兄明
日我發一介而取同音○瀬尾他之助使人来取草
稿○菊潤来贈古史通釋一帙○松籟来贈𧸘○雪
梟来贈𧸘視其色太青菊潤曰此公昨夜發眩暈脉
忽絶今則復常○松洲来○贈館主人金六百疋其

妻二百匹其弟二人金百匹僕婢二人亦百匹○堅輔義父畑正安来見曰豚兒欲従先生去願許之余曰梅隠叔父晩翠属焉正安曰諾余曰請送令郎金毎月二朱以當理髪洗身流衣買履之費正安曰諾聞先生将以四日發本日送兒於先生逆旅爾後唯先生所留之從也○春齋来贈潤筆金若干亦曰明日社中開餞於一草亭願午後臨○節堂来診余病曰允咳不可急治宜先服此藥也即請附方○朝来作答室氏東馬南陵兒範治孝也全城玉江東将待

希云至屬焉○雨村来贈賻又出越願寺潤筆金若干附我○主税欲東梅隠舎人圓右衛門争唐紙件余止之曰吾子未聞直不疑事乎我彌辯彼彌疑不若黙也○晦日九右衛門及其同僚某来出余所批横山子詩巻質其疑義○松生昨夜有欲見晦日氏之事故使人招不至○晦日既去松生至余曰公血色甚悪願禁酒而逍遥散歩以行氣也松生悦○付館人飯費金六両二分

三日

夜来烈寒昧爽雪下須臾積三寸許辻氏雪生来初見○松生使其舎人来返前日所託金中係贋者十片又出金一歩曰前日誤數加一片矣乃償十片別投金八拾両三歩桂洲偶来乃属會計○春齋来贈大黄一塊曰謹献之以當枯魚先是大黄一斤直金五両至此頓賤僅金三歩云○雨溪来贈潤筆金若干○希云来贈賻及潤筆金三朱五百疋○知一師使其弟子来賻金百疋○畑正安来為堅輔添束脩又託金三両竹潭携見静来見静賻金○越洲来賻

金越洲将游能登為余先容曰七尾人安田元蔵奇士也蔵書之　　加越學東某問旭莊先生何日臨敝境乎願賜一束彼彼必喜周旋乃裁束投之○竹潭贈巨蛤十五枚○堅輔来侍○豊右衛門賻護及紙○明日将従青嶺遊宮腰浦乃預遣令主税監馬夫直赴津幡驛而堅輔従余也使豊右衛門命驛長明日出馬一匹以宮腰非官道別雇轎夫二名擔夫一名竹潭曰石動驛亭長權代屋六郎右衛門欲迎先生石動即津幡次驛也相距四里願宿彼家乃投

與某東於余〇五十嵐孫作來贈行厨曰某欲請先生而設餞宴然聞先生不得出故獻之也又曰高岡東有小杉驛驛長寺林七郎呈先生東壬東曰某發慕既久聞先生方在金府欲拜趨然亭務鞅掌不得脫身故呈束脩資金百疋願錄賤名於弟子籍中拙作數首乞正請賜墨書半折紙二幕一録五律十録一律云〻孫作曰先生主高岡縫賜彼宣音〇輿館人妻及主税堅輔點檢衣服藏之〇會計正月十三日後五十日所得送遺及潤筆殆百金北州人情之

厚金澤為尤憾苛政如烹鮮使旅人不得安焉而已〇淵齋來昨日松籟雨村等報明日諸子設餞宴於一草亭來下牌雇轎夫二名而出主税豊右衛門從初北行數丁東折取生路多士人居徵瞻比覺左見溪流曰淺野川廣可五十間岸列青松三丁北折渡板橋右溪東行人家列岸上地急上五六十步即一草亭也菊間松生兩溪青嶺松籟松洲雪皐雨村致風學暢春齋希云杜洲兆雪等出迎〻坐亭傍新築前溪後園〻〻如絕塵幽靜恬靜一洗市氣蓋褒崩隨

者奇甚壁掛明人雙幅一書鏡陽　雲知有寺馬行石徑喜無塵一書一天風雪杯中酒千里雲煙馬上詩皆未書正之筆法縱横精神躍如余驚賞欲說主人購之松生笑曰某珍藏也為春齋杜洲菊潤希云作書畫數幅又錄一絕題曰庚申上巳金澤諸君觴余於乾坤一草亭席上拜賦遠山無影雪雲晴青溪風未覺暖一草亭中一杯酒醉回春色滿乾坤既而飲有盛饌亦作画數幅衆聞之賜書亭主人主人喜出妓三名行酒衆歡呼傍若無人文敬後至亥牌余先立座而歸〇苓甲託家信希云

沖包裝箋紙束馬悉助金城玉江東悉助封中有某南陵兄範治孝也元兵衛東

四日

昧爽起主税東裝〇卯下牌堅輔來〇遣堅輔於松生氏託熊皮送之浪華先是松生告本月十三四日上途游浪華余囑見室致熊皮矣〇致屋來贈鱸及潤筆金二兩三步〇松生來致金澤井村屋佐兵衛輿京師六角高倉萬臺氏金二百兩替券云金二百兩右本地小倉屋次助以就某人者其人携此劵到須授也乃出孫作所贈行厨取魹一贈所酒三斤飲

松生致偶杜洲越洲来與焉○堅輔貽兄信誠寺及吉澤十五郎来見屬堅輔件松生○使堅輔發與梅隠東来上牌使主税監馬夫先赴津幡曰明日追我於宮腰○松生去曰明日某與兆雪就先生於宮腰今日且令青嶺送先生○豊右衛門越洲請送至宮腰○梅隠使明蓮寺某来贐袴地一段（袴地者用邦呼）曰貧道今日有事不得往趨追日追先生於高岡時正上途乃ロ謝其人曰不能裁東○申上牌上轎而發堅輔從豊右衛門越洲及堅輔族數人送豊右衛門命

家人明日告予去於本行局金澤滝留五十日不唯諸友極親厚雖館人妻孥婢僕皆悃款而予為吏所逼去彼是不無悵別之念初吏許留至初六日而先期二日去予志也北行過今　松生戸外使堅輔入謝松籟途迎曰方正赴将赴貴寓也言畢別青嶺出送越洲以有事去西北行數丁為生路又數丁過節堂戸外使堅輔入謝五六丁到街盡處是金澤西北口也自初来得晴僅一二日故不得徧探地理蓋自来時初過街南口到此殆五十丁矣投途右店堅輔

父正安以下皆至出行厨餞予店後園有清池巨鯉游泳既出正安等別去列松夾路西北郊田渺茫際天不見山岡東北西南連峰雪寒風劈面不異嚴冬路坦且直傍不見村落行里許有數家地名二屋又一里入宮腰人家三千然皆矮屋逼陋巷曲折五六下入逆旅能登屋甚助氏始坐越洲至致守山翠畝餞儀四時申下牌也○與越洲豊右衛門出北行二丁道途有藥湯肆名冨貴泉藥少間投焉其亭水木葱淨障墻望来路一帶松樹不見涯際山雪如屏出

其梢亦一佳觀外借別室脱衣男女同浴數十頗穢○青嶺出清水氏返曰今夕願臨彼家○戌下牌與青嶺豊右衛門出西行二丁路右即清水氏也主人見名喜太郎歳五十餘即松生兄弟伯舅也曰某家陜世所徧知不必陳某在獄中數年以女故得再見天日實君恩也乃示街尹赦状〻曰宮腰錢屋喜太郎往年有罪長幽獄中其女知嘉請代之幽然不允知嘉哀訴百竭終達公聽我公感其孝殊下格外恩旨免喜太郎罪出獄也安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主

人曰女以憂愁故双脚痿痺矣為癈物今浴中山温泉矣又曰某家籍沒無一物欲新作器什以先生書為權輿願一揮永光障壁余曰倚伏難料君覆巢後猶完卵而孝迥天心蝦福或將自此基焉請勉行善事既而酒出大饗子牌帰逆旅

五日

卯下牌兆雪来○辰上牌松生来○天始晴而風猶寒典諸子議游海濱余及越洲先出浴富貴湯比出松生兆雪豊右衛門青嶺至乃北行街上五六丁人

家盡出於海上纖砂沒踝西北天海相合不見寸翳時風歇然潮勢翻白陳々汀涯砂際見蛤皆採之殆為潮所波狼狽躍避南行數丁太白連置砂步客冬未未浮也以近將用之方修補亦三四丁一水東来入海深且廣有板橋渡而南茶店夾路入一店乞水時風起寒甚趣出復渡橋東行街上忽見一家設柵松生白土俗新娶婦者年少輩投石故備也過清水氏戸外而帰○荷汀（清水喜太郎別號）来乞字先是命堅輔磨墨到此成乃把筆撿而拭不見余詩集不得已録所記大苦皆謂主税斂装時不慮及之何也荷汀乞書画帖跋乃題曰荷汀翁遭譴幽囚數年脩以其女孝得赦於此謝絕人事多聚書畫以娯其世之患難後鬱々不樂悲憂送歲者異矣可謂善變也○申上牌主税自津幡至○粟津屋平右衛門父子追至叙別余感厚誼留之宿○荷汀引余別室會土人黒梅雪峯奈田挑賀（忘其通称及字号）觴余既而返我室時酉下牌也松生越洲豊右衛門將去松生買酒飲衆○丑牌松生豊右衛門去越洲大酔遂留宿○松生使豊

右衛門告余曰某為先生償飯費明日莫出一錢是我願也余愧謝○余尤主税曰吾子撿装而不留意悉文房諸具於馱物中使我苦殆不可耐何故今後我將親撿装吾子宜聽我指揮也既而主税因越洲以余謂今後不又用吾子也辞去余諭之主税謝過事釋○今日荷汀致高橋恭平今村公寵二月二十三日柬々曰我二人將以五月游此願先生所至為先容

六日

與越洲浴湯肆○粟津屋平右衛門見其子曰兒前
日出奔當劉子曰某不學無術常為朋友所嘲故欲
學金澤也於是老母及荊婦皆發病使某追兒昨日
初相遇兒更欲從先生某不能禁之追先生而至也
余曰為我從者伴我既肯之然使尊萱令閨不安心
大不孝也我門不欲居不孝人宜速歸安慈母心而
再來不遲也平右衛門說曰家人若容兒遠遊某將
使兒追先生於高岡也越洲在座余曰越洲將以數
日後赴能州待我焉賢息從之亦可父子說平右衛

門嚥金而去世子放鷹宮腰側之田望野之窓向野
者掩不得開余以不能作字使青嶺謀之荷汀借着
店長冲屋與助氏而召余乃往青嶺兆雪主稅堅輔
從作書數十葉果燭又書數紙越洲來告別去○竹
潭使權代屋六郎右衛門使人來且示脚夫携歸扇
五十柄余與荷汀買其半而返餘畑正安來授本誓
寺送狀一通即為堅輔故也凡羈旅帶送狀者病沒
則主人埋葬隨意無送狀者送尸本國例也先是余
告其故正安故追致也夜亦浴湯肆返荷汀供酒面

下牌返能甚氏○今日青嶺兆雪將去以余留亦留
○初返逆旅堅輔蒼黃提燈出迎誤踏狗顖為所嚙
覆燈油

七日

卯牌出浴藥湯午前亦浴湯主人醫也欲與余語引
入東軒借望遠鏡觀白山雪此地晴則見立山今日
烟霞微茫不見主人曰某父事國君見逐某為壯士
漫游天下殆四十年近歸老本地以種樹田園作娛
也謀使館人買舟○午時荷汀及其子餘計松來荷

汀贈潤筆金十一兩賸金一兩亦供酒荷汀溫厚君
子也其女亦至孝餘計松亦不凡其家餘澤未斬蓋
將再興焉○此游諸費悉出於松生及荷汀余唯贈
館人金二朱婢銀二錢○午下牌舟子三人來迎乃
上途荷汀送一丁別曰某未公然過街上使餘計松
從青嶺兆雪送西北過街二三丁路左有空地豐草
莚〻延袤可二丁青嶺曰此乃荷汀氏舊宅籍沒者
盛時亭舍池沼之美殆盡人工今則如是盛衰之換
亦速哉余撫餘計松背曰天將玉郎君也可不勤勉

哉郎君年僅十二而有成人之見我保其必興唯須學令姉而修孝悌也青嶺曰善哉先生之誨使堅輔盥舟子移轎及両擲於舟亦数丁街盡有砂岡壁松簇立墓岡西則海也路過岡東松間数百歩人家断續最後一家前有藤架極廣其側有渠陽渠人家一帯白岡脚起松外即大野村也青嶺曰大野人曰与官腰人訟如水火昨日先生大書霜威横大野星色満空林一聯荷汀以有大野二字頗難之其図相不容如是余且聞銭五氏父荷汀之廢大野人由想果然

也渠乃湖尾湖名蓮湖南北五里餘東西有半銭五氏欲闢作田以大野漁人不肯竊沈毒蠱魚是其得禍之本云舟既泆於藤架下棄焉青嶺兆雪餘計松去全濼結交最衆而青嶺兄弟親厚莫比兆雪亦温籍多究被之皆悵然別舟積米二十五石者一人動槳二人縛棹舟脇撐之行頗疾水風稜々競滿肌起粟渠左右皆新田枯蘆迷離左岸有数村松林断續景致可観行一里左岸名粟崎有板橋長七八十間渠忽北折漸入湖波浪頗高風益寒湖西低岡数里

可二丈高白沙如雪往々観松林及村落湖東平田数萬頃望白山以北雪嶺如屏余曰此湖勝槩較米子湖松江湖有勝而莫不及然未著於世加国之波文字可知也以風寒故横臥艙底既而舟子以水淺皆入水推舟湖莆如田參參界以蘆莢未見點書夏時之勝不耐想像漸入深處則為渠左右晒網無数毎網設假屋湫僅容身所謂網代守者往年伯州是其後始見云屋漸稀疎　樹攢立其下見土葦行渠中央十丁許有闌水聲如瀑舟留焉五里向東北日

既含山初在野甚氏授一貫六百文於舟子至此舟子雇土人三名相送主税以識路与余先行取田間路直東行小徑屈曲時見人家沿路皆榛允十丁許入鈎田驛（鈎田之字津幡誤也）投逆旅油屋八右衛氏即主税三日前所宿〇今日謂主税曰前日吾子以堅輔亦為従者我費用頗益辞我所与一月三十銭之資爾時我曰莫辞吾子与堅輔任有軽重也既而有前夕事我熟思我於二子無親疎而任有軽重謝厚薄其勢必致　陳故將従吾子説今後吾子与堅輔各分

其職而齊勞逸我見之亦相齊則可主税曰諾余曰吾子未受我資異日我數日而授全我唯恐吾子妄費故未相授異日吾子帰郷時以三之二買献二親物以三之一買舟則可主税說

八日

昨夜使館人命驛長明日卯上牌發人馬鷄鳴隣室客上途館人皆起天明寂不聞人聲使主税起館人卯下牌初食使主税監馬夫先赴前驛餘館人贈菓子辰上牌乘轎而發東行五六丁人家盡春霜如微

雪館人僕走来致木屐一両曰盖公之遺也余謝其忠懇昨夜使二生飲轎油套時遺之也列松夾路六七丁村名杉瀬渡板橋入岡間路上亦下凢二十七八丁至竹橋驛〻夫既俟即發驛人家百七十驛尾有橋下轎歩快晴始覺春意然斷不聞鳥語左右山挾皆卑松多數丁路忽上有茶店地名前坂路峻急横角板妨上蓮繞續十餘丁出於岡處路坦而理右望白山猶無點青晶體欲流西北望能登方遠山雪色獨明於萬碧上茶店二戸前有峭壁彫地蔵水自

壁上滴余不耐渴将掬之堅轎以有鐵氣止之自竹橋至此四十餘丁乃上轎路亦上七八丁所謂粟柯嶺也絶頂人家十餘地高候寒餘雪在地回望蓮湖迢遥自白沙青松間現實畫不成者下轎負暄店前奇寒沁骨乃促上轎路少上左有芭蕉翁俳碑即詠義仲者坂雖長然不見絶險處疑源平盛衰記問所記或過文飾乎抑今古地形變遷乎之加賀越中所分界初見立山高勝白山其左右雪嶺如屏不見寸碧数十里亦猶如白山盖立山脉自東起西南走白

山脉自西起東北走二山脉包籠加越二州全境雪色数百里連天不見端倪此二州所以奇寒也路下頗急地勢急陥左盤右旋巨松数十根恚自峭壁直下最長者三丈許如瀑布凢下二十餘丁有村名石坂人家三十許亦下数丁至平地原田空濶有村名埴生人家二百又七八丁入今石動驛人家千餘初使主税先行訪権代屋六郎右衛門氏致竹潭薦余東至驛長氏主税来曰六郎右衛門既俟其舍人亦来迎乃至其家時亭午也六郎右衛門見年可三十

慇懃如舊今日行程四里向正東余以寒故發咳及
惡寒等症乃服葛根湯下利二行主人所善僧長福
寺某來見曰某劉冷窓門人也油屋十右衛門者來
見曰某桝田屋甚右衛門親姻也○主人供酒○主
人曰明日乞為我揮灑○發與甚右衛門東〻曰某
今日至權代屋氏欲明日午時上途至貴地也然主
人有欲乞字之色然未言故不識其多少若多則信
宿亦未可知也敢告○主人出竹潭昨日來授余東
曰昨日宮腰芳東至識先生以今日發彼地故不趣

候將追謁高岡也權代屋氏以先生將過使人來買
唐紙及扇故託此東潤筆定額某既報之不煩從者
嘵〻也云〻

九日

朝來頗暖午後徴雨為主人作書大小油屋十右衛
門來亦乞字○申下牌左手小瘡大疼寒勢(熱)往來苦
甚○昨日雇按摩師年七十頗巧而驚曰公非常人
多摸摩筋骨知其強弱壽夭未見如公肥羸短長得
宜者加攝養躋百歲必矣余咲曰我父德十倍於我

猶八十四而終我得至八十幸也○今日復召之不
至別人至更巧○主人曰此地有葴湯湧(加賀地名)温泉
者頗宜小瘡乃乞一桝許煖之以巾蒸疼處甚快○
熱殆如壓邪不得眠

十日

快晴殊煖也將上途主人以余未愈強留之乃令主
税護裝先赴高岡轎駕皆從之去余則將明日棄舟
而下竹潭翰奎東曰能登宇出加登屋庄兵衛者欲
乞扁額及周甲壽詩又曰能登藤波村大間宗左衛

門欲先生枉駕不曰梅隠所託油紙包一　轉送又
曰筍三本及小鳥數隻謹呈○為主人作書○油屋
十右衛門上田良助來○五郎九屋八左衛門中塚
屋惣藏來見乞字○余欲観立山主人導上屋脊屋
葺以小板萬石壅之全驛千戸皆然大者礧〻小者
硜〻如在水際越中全境平　壽五十餘萬石而
越後諸山横白山横西立山當南山脉皆連接不見
斷絶處悉峻高極天雲抹其項或出或隠而雪白於
雲東至西殆百里不異玉歩障而白立二山尤高云

然遠望不見高低唯立山側有一山青蒼主人曰彼名劍嶽全山皆岩如立掌者數十古來無人跡雪無所粘故常露本質或曰立山古作太刀山即云劍嶽也今云戴雪全白者曰立山誤也余云在金澤時聞越中有天柱岩矗立萬仞入雲不見其末蓋謂劍嶽也申上牌主人導余及八左衞門及總藏出壓輔從南行數十步有揭制札處（制札用邦呼）立如堵[illegible]二人方鬪有解之者亦鬪制札以南地廣左有吏局右有公館宗藏曰往時直文君巡境常宿此館今則宿六

郎右衞門氏也人家作出於田間小徑如蚓稍上有取土所道或行草際數十百步初得道上一丁許至山脚有一亭爲山名常城也老賊盃頂卑而幽亭無人主人氏僕數人先來開戶掃席以俟其庭孤高而平唯有一茂松庭下有一池方三十五六間許水色蔚藍其前後山是先低墮到平地者如人之指充數十亭在高所在池窪所其餘高所皆松窪所皆田亭面正南而見東西向之見所立者之二山脉益分明實一奇觀衆曰亭未名願名余曰遠山亭可衆説主人出行廚出而飲余曰距人居僅數百步如斯謂絕寂如斯眺覽亦不易得也西下牌出月色朗明二客途別

十一日

將發雨下風起乃止○栽與松生東中包與室氏東馬及徹雲東又栽與竹潭東中包與松生東又送竹潭為能登人乞書二紙與竹潭另啓曰松生將以十三日上途游上國是東到願上時轉送又曰僕方病小瘡願送小山氏藥二劑（東託主人數人義助明朝發之）○小瘡益

疼不得已貼万能膏○十右衞門難乞字○復為主人作書○宗藏及主人族累來○夜義助以主人旨贈潤筆會計金九兩餘○雇按摩師

十二日

猶為雨留○服大黃甘草硝石湯腹大痛下利四五行○高岡人羽廣屋宗左衞門號琵泉者來見曰我輩曰俟先生至而不至疑途中疾發今日有事於此因而相謁余謝其厚○醫九鬼周助來見○近村人來乞字因為主人作畫四紙宗藏來話主人供酒

十三日
夜來微雨平明快晴乃束装○主税使万来來曰先
生過期不来疑尊體違和故發專价相候又致松生
兄弟東〻曰官沸拜別後想文旆已到高岡也荷汀
兆雪皆屬是謝云〻亦曰大聖寺人東至送上即横
井元〓平田小助本月四日東也昨日屬羽廣屋摠
左衛門昨夕見主税告明日上途疑摠左衛門忘之
也宗藏示送別徘句○十右衛門来別○余謂主人
松尾六郎右衛門曰人不可不讀書不讀書則不識

禮時家滅身亡六郎右衛門立返座呈東脩資金二
百疋曰某雖無讀書之暇願聞禮之要余曰禮者以
倫理為要國人忽禮其弊至姑娌舅甥相配言未畢
六郎右衛門色然曰有是哉我先子之不讀書也先
子有弟配以我姉先子没叔父嗣我姉生三男子而
叔父没我母以孫立我而姉及其子謂是我家也我
姉彫我母所生我母曰謂父亡子嗣常也未聞姉贅
子保宗者也於此一家不和我既二十有五未娶也
為是也今聞先生言有戚〻焉識之不可一日不讀

也乃為録書之當先讀者數十部示之六郎右衛門
説○已牌主人供酒既將買舟送余四五日来其舍
人儀助（主人兄弟）從孫六（前日宮腰相見者）皆出接主人素封舎
人頗衆而二人最懇故命孫六送余高岡○午前上
途六郎右衛門儀助導東行遇宗藏亦從街頗繁喧
七八丁一水截街東流橋長可四十間水聲頗壯也
上轎一望水源蓋自白山以東諸山出皆雪水也橋
下見數舟一舟方揚帆下指東猶有街取橋西堤東
行一丁許小舸倚岸孫六扶余入焉舸僅容身一舟

子座搖棹六郎右衛門等佇立目送忽下四五丁猶
未去余感其厚情水声駿忽往〻有立栅處白波花
亦有石壇處見群鳧浮沈兩岸甚低時見松杉成行
水兆粟税以東諸山近而卑猶見殘雪水南立白諸
山今日尤分明雪勢迫雲間其下有咱霧日微山皆
如浮空無根蒂水向正東而微南斜北迨午下牌允
下四里餘見一舟方卸帆即向之先我下者就其列
上堤余先行二丁許一人邀曰公非廣瀬公乎曰是
也曰栅田屋甚右衛門來前村俟乃導田際小路東

北行三四丁堅輔孫六及甚右衛門與主税出邀入
村樹竹藂疎有小渠地形幽閒数百歩入路左家甚
右衛門曰此地名長江主人見甚右衛門曰此人名
孫太郎年過四十未娶絶葷肉以讀佛書為樂其扁
額及屏障皆名僧所書真有髪僧也主税曰昨日某
及甚右衛門之息皆来俟此甚右衛門出厨飲羽廣
屋摠左衛門大醉来呼曰我邀先生於水次不圖其
先至矣昨日醉帰今朝傳尊命於主税兄俾既癸負
頁亦出酒肴既而甚右衛門導出取来路四五丁東

南折佚田水多畔皆列榛允十四五丁入高岡人家
六千金澤以東一都會菜魚滿市東南行四五丁過
橋水廣與先下處伯仲亦見數舟甚右衛門曰下流
與彼合入海亦雪水也更行數丁又渡橋曲折数丁
入通坊投逆旅吉野屋小兵衛氏甚右衛門去摠左
衛門醉姿百出終要主税去○申牌孫六去乃東六
郎右衛門○甚右衛門来録土人當交者十四五人
姓名相示亦曰某近改名諶六而傳舊名於豚兒土
人宮傢屋半助上子元城来見摠左衛門又送主税

来益醉琴岳甚六号以下用之曰明日宜移貴寓廣乾寺也
且與主税兄行胥之去○夜遣主税贈半折紙川苫
及画扇於琴岳○逆旅臭穢此行之尤

十四日

晴而寒○琴岳来終日拮据移居諸務○琴岳報有
金澤信發與松生東ゝ曰前日既發一東後芳東至
連日快晴想兄上途前書家信既具故不復賚川苫
二葉請致之清水氏○小間物屋文助者来見有馬
鴻雪去年七月二十三日来曰某大昨年謁先生乞

字耕雪翁客年見訪留此東曰廣瀬先生將来請手
致之東曰敦賀拜別後游山中山脊温泉終至高岡
地方報先生將来矣高岡東北相距二里半有堀岡
村人竹勝茂三郎欲請先生乞字使某先容云ゝ昨
年謂耕雪必自越前府中帰不計其至此爾秋暑如
奔走数十里勞健○竹潭東送小山氏小瘡藥二
筐琴岳介見氷海人朝日長右衛門　書扇二十柄
畢琴岳使主税贈扇一柄或菓子一筐報余至於土
人十七人内藤彦助佐渡養順高峯玄臺高原屋紋九郎土肥泰蔵竹部某長崎言定金子如

謙上子元城杉谷良右衛門絹屋椎九郎服部修德澤島元頤手崎屋新藏塩屋弥右衛門喜三次羽廣
屋德左衛門未牌使主税先赴廣乾寺琴岳使數人來運
裝於寺中牌琴岳導出遇一老人於戸曰某長崎小
兒即坪井真良粟加備五伯舅也同行數十步別東
行過一大厦門外琴岳指曰南郭先生　也平安人
實高岡產即此大家自出其往來書牘具存凢四丁
許左右有寺左者即廣乾禪寺也入焉寺主接他寺
唯留一僕守寺而街尹屬吏杉谷良右衛門管寺政
琴兵奘之計置余焉良右衛門素喜風雅文人游此

地者皆親善云僕即昨日出迎者亦奔走竭力寺有
數室皆空而清且明甚愜余意○土肥泰藏來謝佐
渡養順來見贈酒養順即坪井真良兄也○琴岳命
有店每日送余及從者飯○琴岳曰明日宜會諸人
一酌余曰行厨諸務一切委公○咳大起心下痞
招針醫青木乞治○夜杉谷良右衛門來曰生先生
必需悉諸物命某家莫猜嫌某家乃此對門也余謝
其厚○今朝琴岳示江戸三次脚夫新聞紙曰上巳
大閣老彥根矦退朝至外櫻田盜十餘人拔之奪其
首去余曰是訛言也即竹潭東亦及此而頗詳曰此
伴脚夫長二人以聞我金府今夕琴岳復示富山郵
執四盜乃水戸壯士大関和七郎森五郎九郎杉山
彌市郎松山繁之助其等十七八人而四人自首於
肥後曰大閣老不忠故為天下誅之畢歸史肥侯使
其臣吉田平之助報大監察久貝因州駒井城州云
云余蓋疑其偽曰是必無盖客冬服誅者餘黨所作
以煽動人心也萬一有此事國家不幸禍乱之起可
翹足而待矣○此地廿六廿七兩日有神祭連街擁鼓

加寺樹群鴉終夜乱鳴不得眠且小瘡疼極悪寒苦
甚

十五日

使堅輔就藥肆調小青龍湯五貼服之下利數行○
建部劔立來見劔立即粟加備五兄也○琴岳來羽
廣屋宗左衛門來謝前日醉狂○醫人宮川元壽來
贈酒曰某寄寓此寺者○藤田瑾太郎來曰某四五
年來北游猶在此地瑾太郎即純吉也○未牌琴岳
父子來設酒席既而長崎步健齋号洪上子元城号竹心

服部修德(号雪峡)青木伯陽(昨日誤作伯養)川上長左衛門(号旭村)(昨日誤其姓作朝日)鶴来屋為治郎(号廉齋)原権九郎(号雀甫)朝山新蔵(号文齋)高原屋紋九郎佐藤養順(号操齋)津島玄逸(号鮭齋)宮川元壽(号旭浦)土肥泰蔵高峯玄臺鶴来屋喜三治及埴太郎宗左衛門前後来會瀾言定等勧余以病退臥別室衆逮燭而散召伯陽按腹今日諸客皆謂東都新聞實説也余未全信

十六日

始浴薬湯硫黄氣貫鼻衣裳餘臭甚○謂二生曰數

日猶有閒主税須校計所自寫瑣事録堅輔須(行)我随身諸務○元城宗左衛門来謝要主税出殘酒而飲贈余煮　三筐○高原屋紋九郎元城子来謝小間物屋文助来贈菓子曰明日神祭願臨敝廬逆旅小兵衛贈温飩夜使堅輔東琴岳召之琴岳至致東方芝山東二通披之有吉田甚右衛門東芝山并東琴岳屬余事甚懇余深感其忠悃東曰聞金澤諸吏有逐客議嘗耳彼地頑陋不閑其至此不容見君子於先生何傷唯自損國體而已有官吏大態生遍敝邑欲相覩聞其人在欲買諸州土産恐疑非端人避不相見既聞其先生門人也恨不把臂談當世要務矣然敝邑忌官吏甚於宗藩僕一相覩恐亦見逐一咲亦曰田邊生發癇鬱故不能剡呈東也琴岳介隣村人高島晩翠相見(通称荘竹)某五十歳孫作兄弟交也十五六年前尊集刻成巣頭見之是先生詩至越中之権輿也乃飲二客紋九郎亦皆曰東都變蓋屬實事富山侯既發士若干金澤以有守西城之例将發三百騎昨夜脚夫復過此地曰彦根侯夫人閣沈

野侯女聞變殉節彦根鄰藩沸其急報伻過東海道者為賊所要殺而次彦根許農商亦帶刀蓋備戰闘也

十七日

遣堅輔於長崎洪齋氏借書數種及蔵書目録白陽来按腹昨日與竹潭東託宗左衛門東猶有識淇酔忘乃使主税託之琴岳宗左衛門来謝乃勧止酒宗左衛門説午後官川元壽報三社方過門外乃出仰殿見社七臺皆高二丈許木造華卉翎毛装以金箔

又點綴人様子於其間彩色煥燿每社推挽者數百
皷笛者齊起見者男婦數百千充塞門之內外○僧
妙専法秀手崎屋富太郎來見曰我二人劉三郎門人
也○津島元逸來謝○浴湯八次○夜琴岳來余曰
肴店所送食物多冷且臭莫羞魚肉彼不可請公論
之曰諾主税請送琴岳而借卧具及枕既而更深帰
曽為法秀等祈要飲肴店矣余曰我識吾子不使酒
然禁莫飲恐其與酒徒交也實曰慶勤故也且酔人
淺襍黔争同席者必連累焉覊旅尤當畏懼吾子辞
戕後隨意飲樂猶從我勸禁杯

十八日

召待詔○平田屋五左衛門來見先是松田生曰先
生至高岡後有事於我須發東平田屋氏也○高島
晩翠來○琴岳來致青嶺東ゝ曰十二日芳東至東
賜清水舅川皆既轉送家兄十三日上途云小兵衛
來末牌神輿三臺過門前祠官行奏樂鹵簿頗盛有
緋衣騎馬者○杉谷良右衛門來贈菓子醫人津島
元碩号東亭金子恕謙号濠雲來曰前日見治肯病不能

應命謝ゝ塩屋喜三治介寺林文七郎相見是某甥
也○津島元逸內藤彦輔來○越後柏崎人某來見
○琴岳介画工金右衛門相見

十九日

初作書○遣堅輔於養順氏返衍厨諸具且問屠屋
書様○携一客來觀揮灑伯陽來琴岳來曰豚兒欲
觴主税堅輔二兒使某來伐代其勞也乃遣二生琴岳
氏贈煮豆於余○晩翠文七郎來乃為作書朝來浴
二次既雨寒氣異常胸肋攣急心下痞塞乃拋筆而

卧初欲服大黄丸又服紫雪偶養順來乃請藥○申
下牌二生帰琴岳去○蕉陰來贈羊羹氷海傍邑人
金田文五郎相見○夜內藤彦助來贈肴二種○今
日晩翠示金澤邸報三四返諸紛紜莫辨真訛摘録
其緊畧一曰二月二十日官復發使水戸譴老公更
幽之遠境而因其臣三千石以上十人每日僅給摶
飯三枚千石以上賜自盡者十八人諸士褫禄者數
百人所謗者殺數十人而其子弟豪傑天狗連者六
十八人梟郷士數十人初使至水戸境外壯士數十

出迎曰願聞上旨使不肯曰乃追之官吏遣五百人未復命彥根侯被是邊之處由起也（此說難信）一曰上巳水戶壯士刺彥根卿於其城下又殺江戶彥根邸急足途中兩次故其急足皆自北陸道往來（此說亦難信）一曰彥根侯告官曰今日（謂三月三日）某將朝路過松平東市正氏內外比至及上杉彈正氏內外蔟數十人放銃又挺刀來逼某從者與鬪死者某々等（委揚其名）若干重傷者某々等若干輕傷者某々等若干某指麾亦微傷故歸養敢以聞官吏御小納戶上役塩谷豐後守

問傷賜人參十五斤彥根侯使南部丹後守代謝（此蓋實說）一曰壯士凡十七名其至熊本邸自首殺彥根侯者四人至龍野邸自首殺彥根侯者四人傷而自殺者二三人為彥根人所殺者一人官分幽之諸侯邸其二人在我富山邸（此說蓋信）初溫恭公無嗣諸臣或欲立一橋侯彥根侯獨排衆議立今大君其功偉矣然癈尾張越前二侯幽水戶老侯罷黜攝籙大臣多殺處士又誅諸侯臣無算權勢之隆慶元以來諸臣所未有其罹奇禍亦慶元以來諸臣所未有其功罪後世必有定論非時人所能決人或比秦檜之遇於施全阿合馬之死於王著則大過矣

二十日

服養順藥下利二行頗覺快○總左衛門來行東脩示其所藏石徑可三寸質青而有白紋總左衛門曰青處自成北字余曰須就白處視即為心字也先是余勧其禁酒其父聞大喜故行束脩云乃為書石心扁額跋曰羽廣屋生護一石青質白章自為心字生素嗜酒於此翻然禁卮改號石心以來難操請余書

其由○遣堅輔琴岳氏告將作書琴岳來曰本地甚乏唐紙與金澤人謀購之乃裁與竹潭兩村松籟松州如水兄弟松任屋幸助來既而石心告隣坊有賣唐紙者價廉而佳乃召琴岳謀購百六七十葉○富山脚夫來傳竹潭言且曰明日復過此地乃約屬與竹潭柬○柏崎山田久米助來贈水晶印一顆（先是之字）白楊來○晚浩齋言定手崎屋新藏來浩齋獨留至亥牌去

二十一日

寅牌眠覺咽吭大疼噎液殆不通乃服紫雪两次北
地春寒殊甚諸病隨發主税亦告小瘡內攻○東琴
岳曰看店送膳每日三次初巳下牌也中未下牌也
終申下牌也我輩常以寅上牌起至巳下牌則饑今
後宜初辰上牌中午下牌終申下牌若不能從君請
為我改命他店○琴岳浩齋来曰五十嵐孫作所著
披雲抄彼欲乞先生序我二人勧之長篇詩彼不可
彼著本屬風月莫用事知先生難並嘉故欲詩之已
彼不解其故然亦難違其意願先生並作序及詩滿

成彼此志余曰諾○堅隆代養順来診○余居佛殿
東廂元壽居西廂今日初就其居語庭有大梅樹始
發數朶此地花候遅如此○土人室屋武兵衛号遠江
来介伏木港不遠寺荷而相見武兵衛曰某前年與
井上又一訪先生不値見徹雲言矣○國分光西寺
蘆鄉福岡嚴照寺蘭皐石堤長光寺南塘牧野長福
寺湘南来見余問僧蘭溪所住皆曰高月專稱寺也距
此七八里○石心来長崎言定来問教育子弟之法
◎洲崎伯順東至送菓子及硫黄丸◎富山脚夫来

取與竹潭東内包與村等束两○琴岳来示某氏東〻曰向
者報二月二十日官遣使於水戸將大行誅黜件告
者訛矣實官召水戸卿命之卿退主恕其阿諛受命
刺殺之終至三月三日之變云○夜遣堅輔於看店
召主人不至○主税二便皆秘初服元壽藥堅輔診
其不効元壽乃引上子某子来與之謀將用大承氣
湯告之余〻曰我非醫安決可否即遣堅輔問浩齋
既眠不起則從元壽說先是余識主税莫吞酒數矣
不可既赴琴岳子招爾後漸致大病云○感風邪

二十二日

琴岳之子甚作来使堅輔從之行借銅盥浩齋来貸
書數種○山田久米助所謂柏崎客来乞字○言定
診主税○紋九郎来屬書○桂静章與古國府本江
屋伊兵衛来曰異日臨敝廬○律島元顧来屬書○
手崎屋富太郎来介重願寺法酬相見○看店東屋
来乃命膳須用菜蔬勿用小鮮東屋致権代屋義助
東〻曰廿四日有事於神社請枉駕又曰竹潭翁東
至謹送上竹潭東曰松生既柱婦游上國今月五日

大阪北堀江焼数百家七日御堂後街焼梅陰游越前未帰希云以多羅舊穀得讃杜門北川屋豊右衛門将與某拜趨云〻乃義助答柬〻曰二十四日見招甚説然募及従者皆有病不能拜趨與竹潭柬一通煩轉致答竹潭曰昨日既發一柬今日芳柬至前書奉囑買唐紙件聞兄所責紙價廉願分之若不能分請別求之與洲崎生柬一通煩轉致伯順柬中有欲就田邉輅三郎乞詩正之語故與輅三郎柬送之○胃董茂住屋八右衛門来見送菓子曰越後糸魚川人某等聞先生将游其地甚喜曰先生寔来吾子請預報我若不能来吾輩将往見焉余曰近日浪華信将来室家無事我必探越後白陽来按脈○養順来診○昨日来復服硫黄丸○夜津島元逸大酔来介社官閔摂津守者相見摂津既去元逸久坐不肯去余為送出侍於別室乃謝過去○堅輔父正安柬送證券一通券曰豚児堅輔従先生游若病没先生請随意葬之不留尸報我也件券後書正安及其親族二人名押印

二十三日

山田久米助来告別○竹潭柬至報東都及彦根新聞頗詳然不可信者過半故不記○雪皐柬至元逸来謝昨夜無状見絹屋権九郎手崎屋新造来○紋九郎来見其子方太郎示新聞紙中載彦根侯遭賊件曰時責鑑者在側賊援侯臂出轎曰多年辛苦但為乞公頭耳今日幸遂矣而戳之二一本貫之刀尖走云○内藤彦助来介増山屋九左衛門相見石心来只上子元城来○言定来診主税謂余曰彼人天性羸弱而不自攝養豚児痨瘵之兆須禁飲余曰我数諍不聞君願暁之○昨日来復感冒今日右肋及腰疼甚則召按摩三名皆不称意○作書数紙○夜主税欲試歩乃命往見東屋責其無状東屋今日送飯及肴皆少従者不飽

二十四日

終日大風無雲而雷○甚作来曰家翁之今石動来帰○遣堅輔於長崎氏返書復假数種○井村屋清右衛門来乞畫○元城送豆腐○方州紋九郎別号来則

為書屛風二双〇東亭津島元碩號來囑書屛風三双〇
元城石心來元城曰先生脈硫黃丸何手其藥湯平
愈之也硫黃發表之也其勢相逆恐不利病不知下
劑脉矣余曰善元城曰主税不飲故欝悶也不如詩
飲余曰彼亦醫也取舍唯彼意二子則歛於主税室
言定來送鮮二子呼之去方洲獨坐余側讀隨筆而
質疑義至成牌去〇如水兄弟𠘑東至東曰前日令
郎君本月五日東至謬聞先生既在越中遲氏送焉

二十五日

卯牌召待詔不至〇辰牌作書至申牌休言定贈茶
瓶又以其兒讀千字文畢送赤豆飯南鄰賴成村
祠官次子直兵衛携彦逸先是彦逸誤作元東來覓乞字〇東
亭東取書屛風三双〇方洲來取書〇伏木長光寺
某來求見時按摩師至乃辭某曰明日請來某留肴
資去既而言定使人來告將携長光寺某相見未至
伏木西光寺癡玉來求見聞長光寺將來曰彼我姪
也不欲屢煩先生且同彼謁去〇養順來乞字且示
坪井蓂龍東中載彦根侯被戕狀頗詳也曰水戶人

既殺彦根侯官因之細川邸彦根人將攻之官恐熊
本與彦根交兵乃命分因他邸彦根水戶各修戰具
水戶人凡十七名而四人奔不知處〇夜言定携癡
玉來見曰長光寺則明日拜趨〇主税稱病愈理髮
將浴余止之既而之小兵衛氏返曰動悸大起將絕
時言定在坐余曰宜飲蒲布潟言定曰我家有此乃
使堅輔從先是堅輔見主税以病早寢晏起慕之既
自言定氏返稱途中眩暈動亳不異主税狀余諭之
曰吾子且忍二三日主税云必代其勞言不畢作卧

別室宮川充壽以余側無人來侍乃乞其藥數日來咳且心下痞塞既服吐粘液而決主税終以病退來侍將起堅
輔箴之余曰止知虞公之不可諫〇今日左肱大疼
乞膏藥於言定

二十六日

先是昧爽課二生筆記余所口授今朝堅輔眠不起
主税欲強起之余曰彼有歸心唯任其所為既而晏
起謝遲且曰前日家信至以某小瘡發故將使一介
來迎然既微心不欲歸也願先生東家翁莫使价來

余曰尊翁既送券而託吾子焉吾子在病我當報之而不報此莫病也尊翁宜以不報詰吾子也輕信其言何乎既信吾子言宜東我告將使价迎之也而不吾竊與吾子往復似未嘗知有我者亦可乎吾子父子之所為豈以券託生死焉者之所為哉吾子親東尊翁以病憊倩迎者可何必煩我乎○言定導癡王南塘長光寺即來二衲乞書屛風五雙且勸游方洲舅綿彥氏其家與伏木港近故也曰我大谷方舟連枝呼用國其寺主實欲請先生然憚其諸臣不敢公然言之我二人將

陪寺主說法綿彥氏六日也期在來月上旬願先生同時臨彼家與寺主相見而終應寺主召則便事情也寺主者位貴而貪不能謝先生然今國人聞先生為其所召將翕然欽崇何則加越猶佛法異常也綿彥氏雖俗物然賊雄於加越此二者不必拒之也余曰此件方洲嘗言之須與彼謀既而方洲來二衲與之語終不報余而去○方舟告之金澤○琴岳未終日助左右之役○塩屋弥右衛門者來見號半村小松屋宇右衛門余素聞半村名且其富藏書乃約借之

○牧野長光寺湘南來行東脩乞詩○清水荷汀東贈笠及硯盖乞題字又贈海芽皮蠊漬魚肉○石心彥逸來絹屋權九郎子權之助堀岡村令備脇茂三郎號湖村殿村人伊左衛門號雨畝順應菴主右窓來見○裁與室氏東馬東又東如水兄弟曰聞公既送家信於松田氏此地與七尾不便脚夫來往也願公取之松田氏而致之與豚兒東一通請轉致拙作四首錄呈客路逢春又深家書珍重勝兼金謝君學誼悲辛免逢中浮與沈既封之託琴岳○來乎牌委鋭復病余出將見之堅輔使其來

兒曰家翁果使人來迎矣予出遇要東子曰荊妻病甚欲見豚兒譬之方不聞願使兒歸者四五日後即放遣　余謂堅輔曰主鋭方病吾子新知然母與朋友不可同視去留唯吾子意堅輔曰家母雖病親族在側先生羈旅而從者病別無一人其義不可去且家翁將使人來之一言既出我口則不無嫌於我心也願留乃東昌安述其故且東畑春齋曰尊叔謂昌安既託賢郎於我而送券是託生死也而竊與之書信往來不使我知又何心也且今朝賢郎既言迎者將

来乃来牌果来我不能無疑也故去留唯任其意賢
郎以前言故不欲去也非我留之也兄請代我告導
叔父西迎者而述朝来事情且曰堅輔失歡於義父
母數年矣以此行從我故屬傍人居間往復周旋初
得團圓居僅二日從我義父母未盡其數年来猜心
何如也但以久疎而識親愛之十倍前日實未知相
遇則猜猜則釁之理我察堅輔為人初敬後怠嗜眠
貪一毫無心汗故盡非常力教誨之僅進寸而尊翁
不察我苦心怨嗟返彼猶恐未善哉恐婦家數再必

失歡心如初也故任其留請吾子述我情於春齋老
其人曰諾

二十七日

快晴春意始旺○琴岳来為作書数十紙○阿波賀
脩造来贈肴資曰某家距此一日程請三日間於嗣
父母而侍左右矣余以乏使令留之○午時堅輔氏
僕與迎者来曰迎者帰至今石動橋遇僕告母大漸
矣母黨某又束堅輔告再遣使之故乃堅輔帰堅輔
曰事情可憐家人多不欲某官游疑設策也脩造曰
即迎者與堅輔設策也余曰石動距此殆五里迎者
雖健步豈能往来偽不待辯而明堅輔不必同謂也
○方舟来○所服忍冬夏枯草湯猶有餘乃作藥
湯浴焉琴岳曰今夕請臨○東亭来屬書○未下牌
使脩造導訪杉谷良右衛門（家在門外）不在寺門外有渠
西流逆一丁往々見櫻花余在寺十餘日始出門不
知春深至此也北折一丁右畔第三家則浩齋氏也
訪之浩齋留蔵珍器古物觀之數十未終日晟以違
琴岳紙約辞言定見其妻子脩造遂導西行至琴岳

氏（在吉野屋西隣）玄逸在坐半村至主人供酒將微方舟至
酉下牌辞脩造方舟送至寺方舟告將游大聖寺乃
栽與芝山泰仲東所屬（近芝山詩集）又託與青嶺東々曰
高原屋方舟者游貴境僕屬與兄講買紙事矣云々
○五十嵐孫作送所其著伊勢物語披文鈔七卷半
村送示藝海珠塵

二十八日

召待詔琴岳與茂任屋八右衛門来為作書數十紙
○數日前主税告曰琴岳曰此地乞字者潤筆自有

此地額頗異聖城金府異大抵屏風一双上者金一
両二歩次者一両一分云々先生以為何如余曰聖
城金府諸人為余謀定額曰屏風一双潤筆金二両
爾後守不變吾將發金府竹潭両村等謂我曰本地
潤筆一一如定額莫敢違者公至越中能登之日宜
仍例也萬一減例而悦土人掊一旦之理事聞此地
必咎我輩曰某々等唯為旭翁謀不為土人謀之不
忠也甚也曰彼定額者實私其贏而已翁不與預知
焉是先生使我輩得謗也願熟図我曰諾於是竹潭

書額示五十嵐孫作孫作送是琴岳矣後竹潭來我
言潤筆勿苟減額而貪多者二度琴岳亦親睹吾子
問定額矣而勿有今日言何矣琴岳若以其私屬屏
風二三十双不使我聞之者姓名則一双當金一両
二分亦可異日聞之咎我我對曰琴岳獨之三十双
其費　大故破額之人情也今無故為此諸人減額
則息壤在彼如竹潭諸子何又曰凡約以言語則易
生謬誤琴岳果為約宜書示我也既脩造來全詳與
主税問答之狀曰吾子慣此地故者之為我說琴岳

莫使彼我妄自貴也脩造曰諾方舟所屬屏風一双
東亭所屬三双未書主税曰琴岳既謂此地上者云
云下者云云公一一不聞恐他日到紛紜乃不書留○
洲崎伯順昨日東至曰昨二十六日越洲見過曰何
不送硫黄丸於先生乎某十日前既送上猶未至乎
始知二十二日所發回東未至伯順居也二十二日
發與椎田屋儀助東旅東屋某中有與竹潭東其中
又有與洲崎伯順東疑東屋未發之使石心往詰之
返曰主人不在則刹哉與儀助竹潭東使主税發之

○石心元城來曰馬埒櫻花既開請陪游乃使主税
守舍從元城出石心以将命行厨留渡渠橋南行右
有寺左有井元城曰此井有別名御前水寡君所用
行一丁東折元城指左畔一店曰此以葛截有名嘗
截者葛粉所製素麵類乃入見之纖髮而五彩爛然
乃約買数筐更東行二丁人家盡杉林斷續往々
見櫻地極平坦右有樹雜環匝處元城曰是公館跡
又数百歩有門元城曰昔有高門以護公館今唯存
其模様云南折人家断續出於馳道幅可二十歩左

右土崇為堤群櫻竝列其上無一不開者英〻如雲
元城曰二百年前先公移芳野種者初自東隅步西
行游人絡繹或設莚堤外草上櫻間或見太松蔽牛
忽過彥逸乃同游步凡三百五十闕至西隅櫻盡焉
天陰曖甚英蛾如雨殆不得開目北折百餘步樹間
見一樓彥逸曰畫人居及入其庭雖　森立土筆稠
生主人見樓已有數客乃坐其傍良久石心攜酒肴
至酣藤田蕉陰自路上呼余召之入蕉陰問浪華近
事劇談不已元城既醉曰傍聽君及先生問答猶在

亜墨利加人席上毫不解其所言余欲食和助者子
某送飯至方下箸元城立奪之曰飯冷不可喫我既
命新爨矣移時飯不出或謂主人　恐出買米矣
酉下牌始食乃返皆送至蕉陰獨留入室不見主稅
亥牌自外歸曰琴岳屢使人召以先生不在辭不可
不得止往則盛氣相見與某相難詰蓋彼聞脩造言
而怒也余曰脩造直通我意彼不宜有怒蓋謬傳誤
聽而已乃使主稅召脩造至脩造曰某又不解琴岳
何故怒也某輩年少迂闊願人事願先生親與琴岳

語然明朝某先見琴岳說之而先生斷之○主稅致
芝山東曰牧野惠太郎將赴江戶帶此東至

二十九日

終日雨日沒大風撼樹○東脩造曰吾子既見琴岳
乎答曰既矣彼將拜趨○琴岳來余述與脩造主稅
問答始決且曰蓋彼輩誤傳我言而已公不宜有怒
琴岳釋然曰某亦不無謬聽既而余曰肴店送我二
人膳頗不便命和助炊何如琴岳曰善乃與和助謀
和助曰願自來月朔以往我任庖事○增山屋卯兵

衞來致山田菊吉潤筆金百疋乃屬買米及麻子油
○白陽來介金子如謙子龍之助者○徘師野客相
見○八右衞門來○昨日所見蔦蔵店主某來○竹
潭東至曰尊東二通既至賜州崎生一通既致矣欲
買紙送上然而村不在且待數日既傳先生欲速見
家信之狀於如水矣○杉谷良右衞門來○琴岳復
來送煮松露及豆腐○主稅赴琴岳氏招○夜浩齋
介中條屋六郎右衞門相見曰此人實方舟弟也戌
牌琴岳蒼黃來摩手洪齋入別室曰變余疑主稅餓

衛心悶絶使六郎右衛門尾聴之三子復坐琴岳曰今吉野屋小兵衛走来曰今夕番處局謂吏召某曰金澤政府以東都変故一切追旅客寓我三州者限明日送出然則廣瀬公亦在其中請速為計某茫然失處措如之何洪齋曰中條居即管坊政者願煩一考六郎右衛門曰某將　趨番處事若急則專价相報緩及待明朝既去一人来召琴岳去帰曰六郎右衛門曰明日須使小右衛門舎人某報先生有病未能去之状於番處也若不得允須使廣軋寺留先生焉

允寺屬寺社奉行而不屬坊奉行寺社令多後於坊半月也朝發逆旅暮投寺亦有例若寺社逐客令速至則先生宜避伏木氷海等僻村也洪齋曰事若急我陪先生而往丑牌洪齋琴岳去主税未帰寅上牌始帰酒氣衝人余責之曰吾子數日前称大漸使我傷思今日復称風邪而冒而出夜深不返使我疑其俄病矣我近視吾子所知夜間無侍者親七顛八倒悶絶移臥具鎖窓戶吾子曾無一念及我留連忘帰亦何心也主税謝過不止乃告逐客令下大驚欲徹曉不瞻料理諸務余曰且寢吾子不有能耐徹曉不眠者

三十日

琴岳増山屋武兵衛茂住屋八右衛門来助文具諸務終日揮毫百餘紙○補成朱肉○東亭石心元城小兵衛族某来與琴岳語曰某至吏局吉先生病不能即發之状允限四五日留矣○浩齋来贈潤筆金銀幣百錢遂留話自出所携飯而食及余託與竹潭東插武兵衛東伯復遇逐客令不知能登人猶受我

乎否松田喜兵衛應来帰足下願與越州謀來能登某某等問彼地状而報我能登人不受我將直赴越後此件極為緊要務非足下莫善辨者主属又曰欲見家信心切願告如氷曰速取家信送松田氏者而送我○夜良左衛門来曰某告奉行曰廣乾寺者某所管某借廣瀬養其病焉彼天下名士某百口保之願待其全癒遣之奉行曰此件我不可管聴唯凡董所為我不必窮詰然則更留十日半月亦莫妨也余謝其厚摯○室屋武兵衛白陽来○今日琴岳示新聞

紙本月四日狀曰（狀用國呼）彥根侯老臣岡本半助等訟官曰昨掃部頭入朝途遇盜而傷聞盜羅水戶君松平修理君家臣其既被捕者若干拘於諸侯邸我彥根臣子悲憤不知所為願賜拘者甘心焉官不允曰罪人宜待官裁閣老諭彥根諸臣曰昨日爾主云〻爾輩悲憤狀既諒察然嗣報件官必有厚恩爾輩莫妄騷動速主家禍亂（此二件益實事）良右衛門曰有東來者傳本月五日水戶邑與彥根別邑在常州者爭終陣於小金原彥根五百餘人水戶二百餘人既聞彥根死者三百餘水戶傷者七八人勢猶虎與狗云（此說益訛）說又曰越後地方亦復逐客令下先生宜自此還莫更東行

閏三月朔日

琴岳八右衛門武兵衛來終日作書百餘紙○烟春齋正安堅輔來至皆曰堅輔母以堅輔歸喜少愈然侍養四五日而後拜趨○松洲回東至○山田生之助東至○說與竹潭東於武兵衛○脩造來曰家兄養順使某請今夕枉駕余曰今夕與武兵衛有約然

吾子歸期遲延難待明夕且與武兵衛謀相報武兵衛曰且先生意堅隆來問今夕果臨家兄氏余曰拜趨○石心平田屋五左衛門喜八郎增山屋九右衛門（號烟文）僧南塘來乞字也○暴暖如梅而後候僅著一綿衣猶不耐汗流此地寒暖驟變梅櫻梨桃同時發綻○黃昏脩造與浩齋來導至養順氏在北三丁外主人供酒堅隆亦至主人毋見曰二兒（謂信良久脩造）煩先生教育敢謝琴岳至將徹元城大醉而來或罵或呼傍若無人余與琴岳避之走歸復尾來出　找似斧柯者乞字不已乃書大工用三字大喜去○今日初命和助作食○屬石心返藝海珠塵八卷於半村氏且致其所乞書扇一柄○今日吉野屋小兵衛來贈酒肴乃供諸客

二日

琴岳八右衛門鷹陵（增山屋武兵衛以下用之）來助諸務如昨午日書至百餘紙未倦昨今則大倦未至申牌而休自歎老鄉稍浸精神不若舊矣○元城島屋小兵衛東亭半村浩齋石心八右衛門父某等來或屬書或画

○南塘来謀其園中十勝名且曰先生若不安此地
請来寓敝房○申下牌琴岳導出東行二三丁渠右
見高墻即奉行局也左即鷹陵家也導北行五六丁
至瞽女坊芭蕉亭八右衛門至主婦見三子出所携
行厨而飲主婦亦大供具土妓數人行酒余以琴岳
為我故携上國酒強飲頗醉小女八九歳者二人舞
乃屬琴岳賜纒頭錢日没白陽至白善諸妓一座歡
笑戌牌既食将去静韋忽携生客數名入座皆既醉
者余與琴岳皆佯眠琴岳就臭乃竊與鷹陵八右衛門

出帰○今日遭洞宗諸僧會廣乾寺盖加能越曹洞
派與永平寺有訟大閤老伊井侯估永平寺衆寺不
免勝僕新遭我故故将再訟而會議一人朗誦訴状
一人曰前時掃部頭者決裁不公我怪其人名雅今
真掃頭矣

三日

數日暖甚夜来俄寒急生嘔氣悪寒發熱苦態百出
抛諸務而臥白陽来乞字乃乞針心下胸肋又雇按
摩師服大黄剤数貼汗初出朝飧後不復食十年来

所無畑昌安東至東曰竹潭傳先生命使豚兒限三
日拜趨豚兒以母未全愈欲延一二日莫深尤○竹
潭回東至○如水東至披之有松田喜兵衛本月朔
東披之有室氏東馬三月五日東披之有玉江秀氏
東如水曰日者賜詩實我傳家之寶感銘治骨尊東
登時發浪華了喜兵衛曰某以三月二十九日帰家
如水送先生郷信聞文旆猶滞高岡故奉返不知何
日望敝境願先期数日見報室氏曰呈狀江南海将
聞迎荒木氏室彈琴花下恨良人不在也此地摩火

然多屬南邊我坊幸無事麻疹大見行然二兒皆健
云云東馬曰近来官課富商金数十萬両又引及両
本願寺諸寺本山十二所衆心　鰥寡不得自活
没水或縊者不知数又以蒋史獲行火賊　殺玉江
秀氏皆曰馬子吉居身無他住寓藤村健蔵氏云又
曰上國人文日赴寂寥先生　全請速帰○託答
竹潭東於琴岳送（示松田喜兵衛東）先是與竹潭謀曰能州吾
恐有逐客議而喜兵衛東不及逐客二字唯言待責
臨故報竹潭也○良右衛門贈肴乃召琴岳鷹陵白華

八右衛門別号琴岳獨至與石心玄壽及民右衛門飲衆以
余病低聲言語余曰我欲聞高談故奉招何爾也久
之散増山屋九右衛門養順弥助来皆贈潤筆也○
方舟来告昨日自金澤帰○寺林文七郎来

四日

病如昨終日臥初不服藥夜服半夏瀉心二貼終夜
昏〻如醒如睡委頓甚○琴岳贈煮豆○蕉陰来謀
去留○琴岳白陽石心元城言定等来候病○東亭
来致潤筆金八両餘○五十嵐佐治右衛門来告昨
日自金澤帰曰家翁亦以四五日後帰○浩齋来介
下牧野村東泓寺天外相見屬書屏風○言定贈梨
三顆○屬弥助買小山氏小瘡藥

五日

卯牌冷汗浹體視爪色似藍疑虐也○然無他苦乃
起辰牌琴岳白華等来為作書半忽覺総身氷冷乃
臥戦顫不止大渇乃召養順不在健隆来乞藥允一
時熱發如炷焔不復省人事黄昏熱減然委頓甚昨
日喫飯一椀今朝喫粥二椀至夜半喫飯半椀○堅

輔来致春齋柬〻曰堅輔父母皆愿惷聞彼病小瘡
召返之欲不復從先生堅輔不聽彼年雖幼賢勝父
母頗苦稽責聞先生将探能州某有彼地紀行一篇
送上乞垂覧○堅輔又致付潭柬及徹雲三月十日
柬徹雲柬曰去年六月先生在敦賀青村居託某送
柬一通某託之敦賀人其人以先生既去不知在何
處返之本年初至故送上云〻範治柬曰清造欲從
先生進至大津病發復返浪華先生命賜彼金一分
二朱某使彼有日故送金百疋而以先生旨賜送
金二朱矣○元城石心鷹陵等来獨診○鷹陵贈肴
○高島晩翠来

六日

病勢如昨唯熱不寒疲甚○遣主税琴岳氏謀潤筆
件○南塘柬送詩乞正○健隆来診○半村東亭来
候病○方舟来元孺告衛間逐客令復嚴先生恐不
得留也主税告之鷹陵〻〻與奉行局諸吏善因周
旋告病不虚假既報曰得緩二三日矣○半村勧飲
葛粉湯乃屬鷹陵買之○方舟来○夜眩暈甚召白

陽更深来針腹及胸肋○主定来曰向者方舟来告
逐客令再下前日艮右衛門既云與諸吏謀私告奉
行矣而今復然者何乎蓋諸吏以周旋為名而納賄
實未告奉行也聞養順自以婦人科未慣男子科辞
先生治髙峰元臺與奉行善先生且服元臺藥彼以
實情告奉行事或解也余曰善君請與佐藤氏謀○
石心手崎屋富五郎来候病

七日

健隆来乃告欲乞髙峰元臺治之状健隆曰佳○琴

岳来曰元臺若至先生宜述病不能去之故○朝喫
粥一椀辰牌體微冷巳牌寒顫嘔吐不止苦倍大野
時元臺診曰四五發後宜用截瘧剤若早則熱滞為
害既曰某且告先生病状於奉行聞處置○午時寒
退熱發數倍大昨日元臺用硇砂精鹹甚舌烈渇不
可禁頻飲水一升餘雇按摩師抱背坐鷹陵亦来助
黄昏熱減而四支軟緩毎起立眩暈欲仆○竹潭秉
至送小山氏藥○常福寺致封（風）秉至披之有與越後
高田本誓寺倉石順五郎東皆勧余為也○夜元臺

来曰某見奉行告先生病状奉行曰旭荘知名士且
老病我亦欲留之然逐客令出於金澤我輩奉令而
行不得為二人枉之卿等體察然緩二三日亦莫妨
也此地往〻有不屬奉行管下處先生以病間時移
居可主税曰琴岳欲移先生居於白陽氏彼即在市
中而不屬奉行管下者僅養病為佳也琴岳方與白
陽謀使某待於其家乃行琴岳氏返曰琴岳来帰也
是日余日石心元城白華等来

八日

白陽来曰　廬賜一宿幸甚○舌疼不可耐殆至
廢飲食元臺来診曰明日宜服吐剤乃乞舌藥○白
華鷹陵来○　子某来○金田文五郎来○夜元城
醉来揶揄百端余耐（又）元城奪余所手藝海珠塵曰害
病莫甚於書余大聲曰来如醉人之甚也元城不懌
去○艮右衛門召主税曰聞先生將養病於白陽氏
是下策也我既説奉行以下先生得以病留廣乾寺
至十二日是上策也今日至白陽氏明日保任必
白陽逐客矣不過唯偷一日安而已非長久之策也

乃使主税召言定不至〇今日元臺使門人某来送
吐根二分曰明日寒熱未發之先服之

九日

琴岳来主税述良右衛門言琴岳元臺竊告奉行以
先生病状奉行竊允其在白陽氏矣何有保任跡白
陽逐客之理乎余曰君且與主税行見杉谷氏既返
曰彼亦聴我説慨矣乃議明日午前移白陽氏〇辰
下牌用吐剤朝来不食唯吐膽汁數合而已午前漸
寒然不至戦顫未上牌熱起比大昨日似減然疲則

信為以數日小食加以吐故也至夜熱退然眩暈極
劇〇竹潭柬送梅陰大昨日柬竹潭柬曰梅陰既送
此柬後復柬某曰初九日有事於今后動欲終問先
生猶在高岡否某答曰蓋猶在師宜行謁梅陰柬有
廣瀬仁四郎君栗在中之語思先生望郷信如饑渇
故專价相送梅陰柬曰健助柬報先生火急發高岡
某向有拜趨之約而松任屋幸助傳先生言曰我留
住至閏三月中旬不必速来故遷延至今日忽有健
助報恐不得拜別遺憾實深不腆菓子一筺呈左右
令郎君正月八日柬自光徳寺至謹送上披仁也柬
有室氏柬馬柬皆賀新正也曰客臘初八山脊芳柬
至云云室氏柬中有範治孝也臘月初旬柬皆報範
治将以初七日娶阿茂登也範治柬曰某以再娶故
婚費減於林外時半矣夏時所借金二十両既送谷
口氏美想必至尊夫子居云云孝也柬曰伯父南陵
公既以阿茂登為其女将證劵一通以送大人初相
澤氏欲為媒妁然宗家憚之欲託要右衛門然不在
終託丑奈矣〇黄昏白陽来私見主税曰我欲受先

生然百礙並興不得如約某既辞於琴岳云云使某
召公主税乃行琴岳氏返曰琴岳曰此件邪魔百出
某無奈之何君願與諸友謀余曰我病勢如此不能
親指麾吾子且與良右衛門等謀時夜既深不果訪
良右衛門乃使堅輔召鷹陵不在〇今日僧長光寺
南塘光西寺蘆鄉来見僧天外来促書

十日

卯牌遣主税於良右衛門氏良右衛門曰此件非使
元城盡竭不可主税終之元城氏〇鷹陵来聞主税

在元城氏將跡之元城來某以為我病實疾國法雖嚴將如何之宜使醫作醫案使逆旅主人上之也故使主税直召琴岳及小兵衛氏矣余曰君且與鷹陵謀○使堅輔召言定至曰白陽氏挾且湫不移亦可前日與半村等謀移貴寓於別邑僧菴而不果之故宜救急也某且與琴岳半村等謀○言定來致潤筆金十兩○琴岳白華等至會議鷹陵説其所親善諸吏將使　舊寓養病四五日矣既而衆議一決落於南郊尼菴無住持而不在高岡管下者於此皆拮据

或運諸具或行掃菴○健隆來先是余欲託金子在中箱二於養順故使健隆來辭曰寡世子將以十二日宿此地從者二千餘人某家亦館從士數十人全家繹騷恐有不虞也乃使健隆謀之言定○鷹陵使其僮來扶堅輔與鷹陵先往尼菴全驛以世子將來乏役夫和助等周旋僅得二夫未下牌余策轎健隆鷹陵從直南行三四丁東折人家盡有杉林尼菴在焉即前日所游調馬場北側而畫工某西隣也久絶居人塵埃滿牀五室其無席者過半居家具萬不有

琴岳鷹陵各貸其有從來新居奇窮無甚焉薄暮元城元壽等至乃觴之以琴岳不至鷹陵先去故先分二人肴而把杯衆以余病多不飲使堅輔從健隆之言定氏託二箱焉終之去臺氏取藥和助使其子佐吉來侍琴岳亦使甚右衛門來飲之○朝來熱似微減而兩脇及背痛甚元臺來診於尼菴曰病熱消衰黄昏後咽喉大痛殆不可息背痛隨倍終夜呻吟不寝實生涯有數之苦○堅輔夜深不歸衆怪之余曰微遅緩且怯獨行必隨和助來既而果然佐吉去○

言定送證券二通言類無所謂神文者余驚其謹焉

十一日

數日來雨如梅　衆禽亂鳴于烟樹間使人生岳之想○琴岳來○半村來曰某所任半屬高岡半屬他邑即他邑即與此尼菴同管故某善此地伍長途過其家屬先生言矣既而伍長清右衛門來見曰某即北隣也○白華鷹陵來○元城來買酒自飲元壽來與焉談論至晩○病比大昨日寒勢熱大減○去臺來説曰虐勢頗挫猶有餘熱宜轉方即使堅輔從之

行取藥○畫工金右衛門來○夜雨益甚不堪鄉思

十二日

病狀如昨唯倍咳○朝來少間為二生作畫三幅金右衛門來闔之○今日世子宿高岡故無來者雇按摩師以街中方多務故貴其償異常○謂堅輔曰大昨日書危巷即畫工之南隣也是非誤也先生若不信我言我請賭之余唯吾子意既撿瑣事錄果如余言鷹陵元壽等來聞之逼堅輔買豆腐金右衛門來亦終召元城衆各煽炭擂味噌而作田樂 用鄉呼 又飲

元城終與元壽作禪家問答至晚散

十三日

雨止○琴岳來致竹潭柬〻曰前日荐奉數柬不得回音浮沉何如即發答柬焉○鷹陵白華來為作書數紙○始招待詔理髮○試步調馬場○與白華步自調馬場畢處也西行路濘左右皆樹林百餘步樹盡黃花滿田又百餘步左有小龕行潦截路乃留數日來雇一婦來往於庵閭歸路見其立左邊樹間白華呼曰嫂婦云且休其家狹隘不堪入焉舍傍有

十四日

夜來大雨傾盆終日不已○小兵衛鷹陵等來乞元吉畫○琴岳白華石心來南塘來謀游伏木地方件○玄達來乞字○晚元壽來贈河 麵即供琴岳元吉珠硬其臭皆強喫一椀止今日聞改安政七年為萬延元年

十五日

終日風雨迅烈頭痛大發卯牌將揮洒既令二生摩墨滿不能起終廢諸務○伊勢物語抄雲鈔序就使

堅輔寫之既視之曰百事不如人然書甚善心以書名須勉勿苟一字一畫○琴岳白華健隆致阿波賀脩造柬○方舟來贈潤筆金九兩主税之琴岳氏○元城石心來○嚴吉元壽小兵衛來○夜諸客去唯元壽石心嚴吉留習吟詩

十六日

風少衰而雨不已○始作書琴岳鷹陵白華東亭小兵衛九左衛門元壽石心嚴吉等來至晚散○養順來贈梨五顆○嚴吉欲從余游為東其父壽平○夜

琴岳来致如水兄弟昨日東及瀬尾越州七尾所發
東如水曰令郎居東至謹送上若有回音速致之○
仁也封中有室氏本月五六両日東二通及東馬東
室氏曰良人高岡東至金澤伴受竹潭翁旨親見妾
述良人近状久不得芳　聞之大安慰友月上人病
僅数日化故告云云小倉屋治輔者未至良人所送罷
皮盖猶在其人許也大野人加藤某来言與良人懇
交之由乃飲之其人大喜始詳良人在大野時之状
矣東馬曰得江戸人與本地人東述三月三日変頗

詳故借寫之送呈尊夫人屢有賜不堪感愧云々○
越州東曰某既至七尾日夜望文旆之北越喜等以
逐客令嚴将館先生於某寺謀既決願速臨某小瘡
内攻頗危篤先生若不能速臨某将帰養病於家伏
候回音友月師本高野西寶院主僧也坐事見逐至
浪華首與余交居一二年住鷲尾山爾来交情見瑣
事録不復贅其為人質直而厚終始不渝毎歳為朋
友祭本命主星而贈其　今春亦託室氏送至不斗
其俄遽逝世豈復有如此老實敦友誼僧乎年長余

四五歳惜哉○嚴吉帰○小兵衛乃厲途過元臺氏
謝明日以往休樂

十七日

裁答室氏東馬如水補涯越州竹潭東又裁與青嶺
東既合封之衷書如水名託小兵衛發之○終日作書
琴岳小兵衛鷹陵九左衛門来○浩齋来曰某女與
坪井眞良同年出嫁神職某病将　某憂思不能議
故往暗遣之乃留之話携勢語披雲抄序去曰将示
孫作○九左衛門贈餅今日有神祭故来者少○夜

主税之琴岳氏謀潤筆件○白華来屬書

十八日

暁来殊寒比明濃霧開四繁霜在黄花上以見異候
○琴岳白華鷹陵来終日作書○半村方舟来半村
告将游日見浦○户出村醫人中西一貫齋及清藤
理右衛門来見乞字○主税趣琴岳氏返曰琴岳欲書
屏風十五雙而書潤筆金二十二両餘券與我待十
餘日後兑金何如余曰文人潤筆未聞以券者是他
日間隙端也不若辞○言定携富山士人大塚新左

衛門来見○高栄元吉使人来贈味噌漬鱒致其父
寒○余欲浴鷹陵曰請臨潄盧晚典之出堅輔従方
舟典元壽守舎取生路過奉行局側渡橋右折則鷹
陵氏也其嫂及妻見既浴主人供酒飯有感饌畢主
人曰先生　後初浴而今夕寒威異常恐途中感冒
且宿従之使堅輔去曰詰朝来迎鷹陵使其僕従堅
輔往守舎召女按摩雖昏頗有標格疑鬻淫者

十九日

辰下脾堅輔来余責違期曰昨夜詩會更深寐矣途

過此隣清左衛門氏謝主人大喜典話樹藝之法既
其子来贈餅○鷹陵白華来作書如昨○昨日金右
衛門贈墨二笏今日為書數紙○土肥泰蔵来出其
子畫像乞賛曰児曾随劉石舟謁先生昨年聞先生
将来本地甚喜口常先生不止今則亡矣余為愀然書
十六字（遍〻氣象扁〻才筆　惜哉惜哉秀而不實）權代屋六郎右衛門使
孫六来乞字○放生津綿彦者其叔舅也欲召先生
不識何日見過乎余答曰二十三日可○絹屋某来
乞字島屋小兵衛来乞字○午後典鷹陵金右衛門

歩至前日所過小龕側取田間徑東南行一丁入林
間有一家其庭牡丹初開入観之更東行自林梢望
立山等晴雪晶〻不可状五六丁径路縱横村落断
續黄花緑樹點綴其間實夏淺却勝春也村口一店
以餅名金右衛門所善乃入焉其庭平蘚如氈不見
寸地隅有孟宗竹筍方抽設榻其間杜鵑亦開一塢
鷹茶不覺吟黄四娘家花満蹊帰路右折二丁許出於
調馬場東隅緑陰蒼龍不復見片花光陰之移速哉
周廻二十四丁帰○昨日野鶴来為書扁額今日来

取之徧索不見送書屛風一雙及扁額於方舟氏疑
相誤也乃使堅輔問琴岳取扁額返而非野鶴所屬
皆不解其故○東亭来致潤筆金四両一分乃贈書
數紙○鷹陵白華買酒肴飲余東亭及二生領元壽
来石心来既去主税私告曰石心暗白華傳半村旨
曰此地亦逐客令将至先生宜速理征装乃議以二
十一日去既而石心来曰不必限二十一日待事畢
即去可半村曰若有緩急清右衛門可典謀也余曰
衆勸明日開離別宴何如石心曰可余曰須先告琴

岳也東琴岳召之且屬石心言其故○夜遣堅輔於琴岳氏問其來否又過舟方舟子問扁額件石心復來曰琴岳今夕有故不能來堅輔夜深歸曰方舟不在待之矣○今日裁與東方芝山致風東贈之竹潭氏屬致之（東使和助發之脚夫）○近日冗忙甚錄多闕畧

二十日

朝書屏風二雙○使堅輔携鷹陵氏僕至言定氏取両掛及駄物（両掛見前）雨大下別雇一力○鷹陵白華石心來贈詩及饋金百疋○元城來贈菓子及饋○諸

子勧設留別宴欲與琴岳謀屢召之不至白華曰琴岳謂留別宴亦屬無用故不來也○主税之琴岳氏取潤筆金十両餘歸曰猶有金七両然當雜費○洪齋携五十嵗孫作贈金千疋謝伊勢物語披雲鈔序○批瑞龍寺僧大隆及法舟湘南南塘詩草稿大隆稿返主税南塘湘南稿返洪齋○法舟來贈潤筆金二両餘乃返其稿○作松生所屬絖雙幅畫及清水荷汀所屬書○東亭白華曰今夕願臨敝廬余曰諾

二十一日

主税称有事於琴岳氏出久之不返鷹陵來曰主税君來告某曰昨日某與琴岳謀所以謝逆旅吉小氏琴岳曰吉小我所薦我有嫌於相佐佑且聞君意果曰金一両如何琴岳笑曰亦可某則告先生曰吉小有勞於逆客件故謝以金一両不亦可乎此琴岳及某之意先生曰善既而吉小來過先生求書不已曰吏某屢為先生說奉行舍人矣宜謝以書也先生不堪則與公謀賜金一両且恵吉小族某書二幅曰卿須見琴岳謝也時某不在是公所與知某再過琴岳

曰吉小賜書数紙可不必賜金一両也某返告先生先生為我誦與公謀既賜金之状某今朝見琴岳琴岳大怒曰吉小我所薦先生宜授金於我而親授之是疑我也我終始竭力盡忠而先生終始疑我請絶某百方陳謝不聞與其妻子皆謾罵不已某不能挽回其意願借公力某對曰我素與琴岳不善彼已怒焉安聽我言方舟坊正也彼所憚宜請方州說彼主税子已赴方舟氏矣余曰我不解琴岳所以慍盖為我不肯書其所請屏風十五雙也不然主税往返于

我及琴岳之間言多潤飾彼是心間隔不適故也偶堅隆来述途中過主税聞琴岳之狀則屬往説琴岳達隆東余曰某之夫已氏不在乃使和助之琴岳氏曰今朝我告公將来謀留別宴事于先生先生遅既久公不至何也返報不在白華来余曰琴岳称不在不見我使者公與彼善願勞一往白華去和助復来曰今琴岳君召我方舟君在座曰我輩方有事不得赴先生招留別宴事宜委鷹陵白華也鷹陵聞之曰琴岳猜嫌異常今日事我輩受不譲彼益怒不若強

請彼也少間白華與琴岳来琴岳私告余曰某為先生謀欲寡費而衆以要譽二字誤先生務費無用之財而容説於人不解其故衆曰宜開留別宴某曰不可先生始至既觴土人而土人不必相報也将去復設宴不亦多事乎且主税兄為先生從者宜竭忠也而唯欲費先生財以悦人亦何心乎夫吉小逆旅主人也為先生至奉行局是其分也而彼非親往而其舎人代往故先生賜其舎人書此足矣且彼至奉行局其費皆取於先生不敢自出一錢而首破潤筆額

而乞先生書及画指数十百紙先生枉從其請此亦足矣先生宿彼家僅一夕而主税欲金一両謝之夫一夕金一両諸侯且難之先生儒者也忽成豪奉以要譽如清議何主税兄年既過弱冠當講人情世態也故某不面斥其非唯冷笑曰亦可又斬曰吉小猶且贈厚謝僕不識賜何等謝也主税子毫不解我意終勧先生出金一両矣夫吉小無功而當厚謝必喜而和助等咫尺先生者妬之必曰先生厚彼薄我二人喜三人妬此世情也且以財喜人財有涯而人無

涯使先生日費萬錢有譽必有毀日不費一錢有毀必有譽我無定操而逐毀譽非豪傑士之所為而凡庸人之所為主税兄待其師不以豪傑而以凡庸我不解其何心也余曰彼年少只弄舌而不盡心腹腎腸謂世間事皆可以言語了是迂遠未識世路艱險也某此行殊乏從者之枝萬事出於不得已只君體察勿咎琴岳釋然乃謀留別宴件琴岳命肴店具二十人飲膳又分遣主税堅輔於諸家招之○申下牌琴岳鷹陵白華元壽養順良右衛門東亭島小元逸

石心元城手崎屋新藏金右衛門洪齋鶴木屋喜三
治弥助小間物屋文助及大塚新左衛門等前後來
會衆醉或奏雜技或難詰各傍若無人召妓三名至
或耳語余曰先生須退別室從之衆益喧譟至夜半
散○今日諸客所謂贈有別録故不記○竹潭來至
内有晤希云曰大坂伻返曰有廣瀨先生家信也今
日欲致之伻〔不〕有兒請預報是先生之語○偕堅輔叢
與青嶺東内乞其所乞統叢二幅及清水荷汀所属
笠硯蓋題字及書畫帖序又發與梅陰東送其所乞

除夜七古大幅

二十二日

堅隆東亭養順來謝白華鷹陵石心元壽島小弥助
來謝且助求裝○權代屋孫六來贈潤筆二兩去○
吉小來贈羊糕謝昨日不來之故○與石心西行三
丁許至瑞立寺初有一渠渡獨木橋自此成寺境有
馳道杉檜夾焉幽陰不見日西行百餘步青苔滿地
有門石心請抱關得入復數百步○入長廊挂鐘及
木魚廊下道如礎　南行数百步西折又数百步有
樓門又有烏摩支明王社北折百餘步板書自此以
内禁殺乃返自木魚處北行六七百步蓋禪堂也過
其前西行數百步廊未終始抱關有申牌下鎖須急
返之語故促出返寺○蓋曹洞宗〔係〕加賀先侯廟所故
極廣大輪奐然樹石穠奥與世隔遠憾不得悉觀夜
携堅輔石心出至琴岳氏石心去余以琴岳屢有違
言故贈金千疋琴岳堅讓不受余強授之主人供酒
大塚新左衛門至戌下牌歸

二十三日

方舟來乞字曰未獲唐紙如之何余曰鷹陵多蔵紙
言未畢鷹陵來方舟曰先生明日宜棄舟赴氷見浦
我輩將送至伏木乃定堅輔從余主税監馬夫陸赴
氷見○吉小島小來乞字鷹陵白華父子來助摩墨
已牌書屛風二三双琴岳來贐余扇十柄及紙而返
金千疋余不受琴岳不悅置諸机上出余留之曰君
欲書某將書屛風二双呈之然非至氷見之後力不
能給也君且納金待書至賜之何如琴岳不應去就
主税席即使主税說返之琴岳大怒不辭走歸既而

石心来曰逢與琴岳遇察其意似怨先生為他人書而不為彼書若急書屏風二双送之彼必喜余曰善○中西一貫齋携二客来取屏風三双○建隆東亭野鶴室屋武兵衛来告明日趣上國○言定東鷹放生津澁谷三郎右衛門来見曰前日属僧天外所乞屏風一双願揮灑余曰諾三郎右衛門贈菓子乃報以書一紙○琴岳招主税取會計殘金二字用卯呼一両三歩餘○金右衛門贐金及羊糕○申牌既作書百餘紙倦極更書琴岳屏風二双至黄昏傳筆逬来勞

莫甚於今日遂鬱陶不樂石心鷹陵交慰之方舟偶贈肴乃飲二子遣堅輔於琴岳氏贈書屏風二双二子曰彼若不肯受我輩将往曉之堅輔返報琴岳悦之状二子乃要余出時酉下牌也過鷹陵門外至瞥女坊初投雙杉亭以客満辞乃入其隣春熈亭先是二亭皆因鷹陵乞扁額故来観也而装潢未成云二子健飲余食梨鷹陵竊告曰某置妾雙杉亭顧臨乃復投雙杉亭余更食梨以冷極借蒲團臥雇瞥　按摩妾見余初不手杯趣二子返時夜半也

二十四日

遣堅輔於言定氏取革箱且告今日上途○至金右衛門清左衛門二家告別○主税称有事吉小島小出不返余一切旅裝使堅輔理之○島小来致潤筆二両二歩白主税君買某漆箱値價百匹而不償促之曰就師潤筆金中減之願賜百匹余曰是事主税當告我而不告我不能信吾子言将召主税詰之島小況思曰止是絶交也我且損百匹余曰然則他日書半折紙三葉以報吾子乃召堅輔語其情曰我善

忘報吾子為證人責我島小悦○琴岳来謝送硯及箱○使和助命驛長午後出夫三名馬二匹○未後琴岳白華父子鷹陵元城元壽石心孫助吉[illegible]島屋小右衛門金右衛門小間物屋文助等前後聚琴岳致竹潭青嶺忋東○未牌驛夫至馬夫未至使和助促之既而雨下衆皆曰今日且止明日待晴而發上策也余曰不可春雨霢霂誰敢保明日晴乎衆出酒肴而開離宴酣使主税監馬夫先發余乗轎出堅輔從衆皆送獨元城白華父留守舎過長崎氏告別诰

齋見曰豚兒不在遂步行雨乍止乍起北行街盡出於田間綠麥初秀黃花既殘惜春傷別不勝銷魂東北行十二三丁復入街中更行七八丁街初盡蓋蜿蜒四十餘丁矣街端地名木町有一水東北流幅可六七十間蒲帆溯者不知其數兩岸綠樹平遠甚肖浪華長柄川渡舟余辭衆不可舟距前岸數丈膠不進石心負余渡岸上村名渡里榛夾路秧針穿水金右衛門曰今年餘寒非常秧針悉變黑色民皆虞凶荒米價乍騰琴岳曰五十歲孫作等會議前村將禱

年又七八丁路右有小社衆欲送余難辭別琴岳獨以有事孫作從相和助亦欲送到氷見浦復八九丁至森山驛人家百餘初不見鷹陵至是見與主税在店頭就焉使和助從主税先趣氷見旭日村川上次郎兵衛氏次郎兵衛即前日相見長右衛門　也數日前東琴岳問余來期故將訪之其東有先生宜先投逆旅米七氏之語故令主税因米七通次郎兵衛云忽有一僧見余曰公非廣瀨先生乎曰是僧疾走去蓋將通人也然余以驛夫聚琴岳別鷹陵更送二

三丁別兩山相逼皆卑而深村名海老坂路微上往往見麥穗而黃花方盛（前田爽此曰盛皆紀實也）徵風土之異高岡以北小石滿路至此稍稀乃步過小竹田子以都美諸村以路濕棄轎晴雨百變南望立山一帶諸峯（雪於）露背於夕陽閃爍於雨外奇幻難狀至柳枝村人家在林中林盡沙路坦平數丁路右有松林一行小古塔丈撐　相距數丁又有松林遙見林外一條水光知稍近海也又數丁村名久保而忽大至少間霽又數丁至田文五郎與一醫人出迎醫人曰某即馬島

全菴所謂西井俊藏也（先是余託藤田蕉陰致全菴東於俊藏）皆曰次郎兵衛初欲留先生於米七氏然以逐客令方嚴也改議留先生其故（家）矣願臨乃轎下步入氷見街五六丁西折一丁街盡有橋數舟倚涯蓋下通海口也又一丁治郎兵衛出迎其家在竹樹間頗幽靜半村亦出見引上室〇上本榮吉見（號雲溪）主税和助先至米七氏解裝而聞余直赴次郎兵衛氏因半村請進止余曰宿逆旅可

二十五日

主税自逆旅至○和助来告別乃賜金一朱託與琴
岳東中包與竹潭東○書扇十柄加以菓子三筐送
主人及西井俊蔵等主人曰土人為曹　者數人宜
皆賜扇一柄乃買十柄書以附主人○中村屋徳左
衛門（姓長澤号子謙）来見○俊蔵来謝○南建齋（号思星）余川
屋又右衛門（姓余川号尚齋）菓子屋四兵衛（姓安藤号青阜）酒屋伊
兵衛（姓阪号敬齋）前後来見○藤田蕉陰来曰某避高岡
而寓此地○金田文五郎山本榮吉去曰某家距此
一里餘○朝来雨止雲合午前路稍乾主人半村導

西行數百歩有石華表扁額書朝日山右有常月寺
其境接山頗廣門外銀杏一樹周圍四丈餘實數千
年外物上磴數處古木為　蕉陰吏徘碑角抵墓及
石佛駢立樹根又上數百歩有平地觀音堂在焉頗
静寂余曰地形似攝北中山寺半村曰然北折過樹
下小徑泥滑屢欲蹶主人佐佑上數百歩出於山
麦田低高更上數百歩至絶頂樹盡路廣而坦下瞰
氷海全境逶邐四五丁後岡前海岡際平地數百千
頃岡嶄然高而田平如砥知皆新闢也地急下數百歩

陡急難停趾砂路無石往々為雨壞深陷數丈又下
磴數處有先　寺右有佛祠遠眺頗佳祠前老樹數
株綠葉　過日幽蘚如氈下磴數處往々有尼菴皆
静間屋生　松入街曲折東南行出於田間至此一
周二十四丁返○申上牌欲送半村獨先出徘徊橋
上田際良久主人亦送半村出即渡橋　街東行右
有一　祠頗偉又有寺更東數丁左右皆漁戸乾魚
巷腥風貫鼻人家盡即海也東北際天無涯西北
山勢坦迤亦峡數點東南地嘴如列兵者數里了靄

林木也西風徐起群帆東走半村曰此地正東隔海
見立山積雪太好恨烟霧微茫也返入街與半村別
○夜俊蔵及徳左衛門等来○主人欲乞書託琴岳
買唐紙不至故逍遥送日

二十六日

昨夜主税因堅輔以疾請先帰浪華余許之曰到七
尾後五日決去留矣○主人竊示小杉奉行今村五
郎兵衛下氷見地方大里正南善左衛門二口七郎
兵衛劉子曰豊後人旭荘似儒非儒以鬻書為業其

潤筆極貴人當棄不顧而無識之徒奉其人如賢珍
其書如珠玉彼迎此送如蟻趁羶甚哉其惑也近者
逐客令下此等惑人亂俗當急放逐者聞其應旭日
村某招而往須諭其敺之南二日有副劉子曰官諭
如此卿徒人〔謂主〕須急〻如令〔劉原係國牘余譯如此〕余笑曰宋
禁蕪黃文字而人益貴此文章聲價自有公論雖帝
王之威不得壓抑況郡吏乎此使我益貴價也主人
曰某將先生跡於僧寺先生莫病無所居乃會俊藏
諸子謀移永見某寺〇余謂此地事勢如此能登亦

必然宜先告棒松田楠涯也乃命主税之七尾松田
氏東曰逐客令日嚴某所到遺物色若抵貴境不出
三日必有嚴令聞兄將置我于梵刹識善策也哉云
梵刹雖世外吏之羅織無所不至聞貴境別有公邑
土方一万石〔土方地名〕加賀政令不及焉此宜避跡也此
等件兄必既熟慮聊述愚衷耳故遺門生某相謀云
云主税以已牌發〇鷹陵來〇終日爲主人鷹陵等
作書〇田中屋武兵衛〔号思齋〕黒谷屋久右衛門〔号鶯畝〕
源常屋宇右衛門〔号其潮〕高辻屋清八〔号野乙〕來見〇方

舟琴岳東至〔鷹陵所致〕

二十七日

晨爲鷹陵書屛風一双〇託答方舟東於鷹陵東曰
新年宴親姻詩三首錄呈左右聊報圓硯之惠也某
氏所乞扁額書一紙送上〇田中屋武兵衛來取書
及鷹陵氏紙百餘葉〇已牌主人導移居光源寺途
遇俊藏曰申牌請枉駕又遇醫人宮城順安曰某即
高滌菊澗姪也過一巨社傍北折三四丁多漁戸路
右即寺也僧大中見曰某兄可得方寓劉石舟塾矣

大中父安中見余贈菓子及書扇〇樫處〔次郎兵衛別号以下〕
〔用之〕約午後舟遊去〇樫處使某舎人畫送余諸具〇
午後將揮灑樫處來乃與大中鷹陵堅輔從之北行
街上遇源常屋宇右衛門菓子屋四兵衛曰將訪貴
寓也又三丁許出於一水入海處群舟倚岸樫處彷
徨曰舟約俟於此而不至何也走去漁人置大釜於
砂上煮鮫腸採膏臭甚樫處導舟至宇右衛　兵衛
去舟即漁艇也漁子三名用棹行頗駛朝來殊暖也
余命堅輔携綿衣衆哂之至此西北風起皆不堪冷

曰服先生先見矣至韓峡距發舟處三十丁矣峡根
四面皆大石如置嵌空甚肖太湖石風濤之烈可想
余問檉處曰此地石先海生乎海先石生乎檉處曰
蓋海先石也然視石為濤被磨　似石先海何如余
曰視地形峡西離大地八丁蓋原相聯續一朝地震
陷別成一峡也試挙其徴峡周廻不過七八十間高
可七八間二三尺以上皆沃土萬木蔚蔥不異山生
若海心有石自然生土雖数千萬年恐不至如此厚
数十尺然則石先海明矣又曰公若不信我言丞挙

一徴凡土如此厚者必有清泉也凡鑿井及地骨必
有泉此地巨石即地骨也其泉必在石上若萬物滓
垢聚成土其質淺薄安能生泉哉繫舟石間出石形
怪奇及峡巓陡上土甚滑竹木攢翕然有数径頂平
方二十歩許有蛭子大黒社徴下此方亦有観音堂
檉處曰蛭子擁紅魚例也此獨擁青魚此地冬間多
打青魚故也眼界寥豁四無蔽翳立山以西諸峰雲
雪相和晶瑩天外初自東上向西下有盤陁坦平處
衆就採貝大中忽仆余知石面皆滑獨不下鷹陵索

泉終得於石間　樹穿皆徴如蓆満置茶挽焉稍久
盈甘洌無比衆曰先生言不誣矣返舟廻槳向西南
二十餘丁傅沙岸入街曲折四五丁入俊蔵氏主人
既俟為作畫二幅其妻見供酒及飩饗甚勧主人出
歩主人導入一家観牡丹高丈餘径称之花数百紅
浮紫沈東行数丁南折入街過肴店戸外俊蔵曰店
有三層楼望太好乃入時已昏黄海色山姿杳靄相
媚余不欲飲食趣去俊蔵別大中先去復携燈来迎
檉處送来鷹陵留宿○初在舟中開行厨無箸聞本

係公賜吾子須斂去曰諾既忘之乃命送檉處到其
家取之又属其家人縫行縢又買梨檉處復送堅輔
至曰堅輔迷路故也留話過夜半去○南輿兵衛号文
山本雲濵宮城順安号松岸来不値

二十八日

辰下牌和助来以琴岳旨致嶋屋源兵衛東披之有
室氏東馬三月二十五日東披室氏柬有範治孝也
三月上旬東室氏曰客臘大村侯賜月俸銀如例敢
告東馬曰某所寫尊著随筆既賣於伺山西坨護全

若干加尊夫人屢賜金某當竭力以謝縱先生不得速帰某必任留守事幸莫労念範治曰客年拝借金二十両既託宗家送上謂既達也猶未達乎歳暮取金八十両於宗家以成百両某及林外蔵之以其息倫中洲山陰之雑費矣又曰宗家既先金於筑前而田代銀券件起對州吏来将與南翁謀亦一厄也往年先生謂宗家必因筑前對州覆産何先見之明也孝也曰兒欲携新婦東上以候北堂兒必既決恐宗族不許也賜和助銀二枚属與方舟東○終日為鷹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八三

陵書屏風十四五双晩樫處俊蔵蕉陰金田文五郎扇澤弥兵衛等来導至昨夜所過三層樓命主人羞鯨肉甚美今朝小杉浦漁人獲鯨長十三尋直銀十貫目云堅輔来報主税從松田氏舎人返致楠涯及山本五郎兵衛来楠涯東曰高田生来始詳先生尚在氷見矣聞将臨敝廬是四五年来舊約方得践也喜甚然逐客令下不許旅人留滞某無如國法何願辞乃與樫處等議直赴富山終探越後戌牌返樫處獨送至松田氏僕及主税既眠不起○今自半村東樫處曰聞逐客檄至貴卿又聞奉行使人問放生津綿彦等曰何故欲招旭荘乎綿彦恐不能招先生先生直赴七尾上策也

二十九日

巳牌楠涯舎人某見棹涯贈金五百疋乃書二絶附焉舎人去○島小元壽来乞書回鷹陵去乃託流谷三郎右衛門所乞書屏風一雙及扁額等数幅曰吾子明日致之而潤筆金五両送○白華来○樫處俊蔵子謙蕉陰中村屋某鷺畝敬齋等前後来訪○南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八四

塘癡王来訪曰今夕宿逆旅明朝復来白華示絲魚川相澤安靖㐂東々曰見報旭荘先生将過我境屈指相俟願宿敝廬聞其匆々貪程然欲強留七八日也凡幸先容○島小以方舟旨示綿彦東々曰廣瀬先生件既奉嚴諭不得相迎遺憾莫甚焉我應親就謁也島小曰今日方舟訪綿彦蓋謀此件也○與樫處謀止能州之游将直赴富山樫處欲親送余焉預遣一人告所識乃屬與高梨嚴吉東○島小元壽去○夜樫處来携主税去曰将供鯨肉○朝来歯大痛

堅輔亦然或云食鯨未下塩必發齒痛

晦

主税帰曰昨夜返打戸無應者不得已宿梩慶氏矣○白華来告別○夜来為南塘作成趣園十勝詩成南塘癡王至乃書之○梩慶俊蔵宮城順安等前後来○二客来観余作書不通名去○未下牌携主税登主人三層楼数日前安中父子（安中恵順父也）引上楼乞詩楼北控山東對海實無雙勝槩余為名綜勝今日為詩成（萬象森羅入危欄孤高縹緲在雲端冬暾燒海茶烟暖夏雨沈山研氣寒樵徑似蛇穿坦

迤釣舟如鶩趁汗漫一樓綜得洋哉勝毋乃頴師琴屢彈）主人供酒向之二客至梩慶来二客去雨起山姿海態濃淡百変使人不堪應接至黄昏無所見下夜俊蔵来詩會○亥牌謂二生曰今後我飯時一人煮茶一人侍坐可○朝来齒痛始知食鯨肉之徴服下剤（使俊蔵調之）○戌牌大揺動四邉老樹鞺鞳波濤天明始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